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六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388/13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六九冊目次

## 史部·詔令奏議類

撫豫宣化錄四卷

〔清〕田文鏡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自刻本

一

河防疏畧二十卷附崇祀錄一卷墓誌銘一卷

〔清〕朱之錫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寒香館刻本

三四六

赤城論諫錄十卷

〔明〕謝鐸 黃孔昭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王氏柔橋隱居鈔本

六二九

大儒大奏議六卷

〔明〕邵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王德明刻本

七五六



撫豫宣化錄四卷

〔清〕田文鏡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雍正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撫豫宣化

錄四卷》提要

宣化錄序

今

天子龍飛九五膺圖纘緒百度維新

旰食宵衣所其無逸孜孜焉以

化民成俗為首務於是慎簡習

撫大臣分布直隸諸省俾各因

宣化錄序

一

其地之土宜風尚酌劑乎中正

以為治

陛辭之日咸稟

聖訓再三徃復懇摯詳盡洪纖具舉

遠邇不遺固已統八荒而包六

合靡不在

九重運量間笑歲甲辰大中丞田公

由晉藩調豫不踰年晉秩巡撫  
公天姿明敏臨事果決數磨中  
外四十餘年更事多而練習久  
於吏治若駕輕車而馳坦道若  
揚高帆而行順流又若庖丁解

宣化錄序

二

牛批卻導竅無不洞中機要故  
為力不勞而收效倍速三年政  
成豫以大治爰集其文章條教  
所與屬僚相誠勉者彙而梓之  
命曰宣化錄蓋宣

上德意以成化於下且以昭示來許

俾知所率循甚盛心也嘗考自

古極盛之治時雍風動斷推唐

虞而究其所以致此治者固不

獨都俞吁咈與廷臣交儆於一

堂念由四岳十二牧分猷莅政

各治一州敷播德澤於外以共

宣化錄序

三

成郅隆之上理蓋內外相維岳

牧之任其重如此今之督撫古

之岳牧也豫居天下之中四方

於是觀型焉其責視他省為更

重而表率倡導樹之風聲以為

天下先其稱職視他省為更難



公之治豫開誠心以布公道杜請托而絕苞苴不市恩不避怨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有善必獎有惡必懲有廢必興有政必舉廉能者升庸貪墨者屏黜人無飾貌物無遁情賦無逋懸獄無

宣化錄序

緒

四

枉縱吏胥洗手而奸猾革心民咸樂其業而安其居治績班班可考治效彰彰可覩矣夫民可與圖終而難與慮始方公之初受代也承積玩之後思有以鼓舞振起之故信賞必罰略無毫

髮假貸若有近於嚴厲駿肅者之為一時豪強內不自安而庸蒞吳悞之流又以不能苟容為懼及其政成而上下相安頑夫廉而懦夫立然後知雷霆雨露莫非滋生長養之恩而火烈之

宣化錄序

緒

五

難犯遠勝於水弱之一敗而不可揀已且夫為治必有其本不探其本而徒泥其跡不可以言治

聖諭

督撫大吏非智仁勇兼備者未易當斯任而獨為田公首屈一

指大哉

王言洵服官之寶鑑而從政之良規

也公觀人有洞垣之明察事有然犀之照人咸服公之智利害不足動其心毀譽不足搖其志人咸服公之勇而不知其精明

宣化錄序

卷

六

強幹一本於至誠惻怛以出之此醫之所謂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蓋不忍於一路之毀與欲謀萬世之利則雖至於任勞任怨而有所弗恤焉爾彼庸裘之謗曾何損于東家誰嗣之歌復何

加於東里哉余與公共事久每於論議間見公慈祥豈弟之意徃徃溢於辭氣之表因歎公之仁心為質以善成其智勇實有非尋常所能窺測者誠哉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使也今宣化錄

宣化錄序

卷

七

出受而讀之庶幾共喻公心而信余言之不謬矣

時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五月丙午

朔日丙辰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河道副總督



管理河南山東黃河等處地方  
吏部右侍郎年家眷弟梁谿嵇  
曾筠頓首拜撰



宣化錄序

嵇

八

撫豫宣化錄目錄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敬梓

卷之一

奏疏

恭謝

天恩等事

謝署巡撫印務

聖德獨隆等事

謝河工安瀾

欽奉

上諭事

謝頒到朋黨論書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目錄

一

欽奉

上諭事

題採買米麥運糧日期

恭謝

天恩事

謝實授署理巡撫印務

恭謝

天恩事

謝補授巡撫

恭請

陛見等事

恭謝

天恩事	謝買米奏運補加三級
聖德極隆等事	賀七政呈瑞
請留能員等事	題署湯陰縣事楊令治喪百日來豫補用
遵	
旨覆奏事	題陳世倌可否調任南汝道伏候
聖裁	
欽奉	
上諭事	謝領到清漢書
欽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目錄
上諭事	各官謝領到
聖諭	
聖德高厚等事	紳衿里民謝
皇上祈禱雨澤	
皇恩叠沛等事	紳衿里民謝舊欠錢糧分年帶徵
欽奉	
上諭事	題捐軀報國入祠
恭謝	
天恩事	謝接到五禾花翎

聖德廣被等事	祥符士民謝回回舉建堤
恭	
進瑞穀等事	
聖恩浩蕩等事	陽中封三縣士民謝豁免沙礫地糧
請誅奸惡悖亂等事	題年羹堯明正典刑
欽奉	
上諭事	謝領到清漢書
皇恩普被等事	祥符等州縣貧民謝賑濟
欽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目錄
上諭事	各官謝堤工漫溢免其奉處
恭謝	
天恩事	謝
詔封三代加三級	
欽奉	
上諭事	生員謝領到生民未有匾額
請留賢能郡守等事	題歸德府祝守在任守制
遵例自陳等事	
恭謝	



天恩事 謝清船二月出境加二級

臨河地方緊要等事 題通判萬國宏等補詳符等

皇恩浩蕩等事 詳符縣紳衿里民謝豁免沙礫地糧

恭請

陛見等事

特舉希世遐齡等事 題旌表一百一十八歲老民

恭謝

天恩事 請頒到

聖諭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一目錄

四

恭請

勅封衛河源神等事 題懸掛靈源昭瑞匾額日期

恭

進瑞穀等事

欽奉

上諭事 題明舉虞城店令稱職

欽奉

上諭事 題阿其那即正典刑

恭謝

天恩事 謝蒙省地產瑞穀

欽奉

上諭事 官民謝黃河安瀾

欽奉

上諭事 舉人謝會試寬期

要地需員等事 題扶溝郭令等調補太康等缺

欽奉

上諭事 題近堤村庄佃戶認夫修工

欽奉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一目錄

五

上諭事 題考城高令能改舊習

特奏豪紳等事 題進士王獻倚勢不法

恭謝

天恩事 謝免其降調

恭

賀河清大瑞等事

恭謝

天恩事 謝黃河澄清加級

聖世河清等事 各官謝黃河澄清加級

要飲必需賢員等事 題別氏楊令國補陝州知州

恭

進瑞琴等事

恭謝

天恩等 謝被謝濟世誤泰

恭報藉田嘉穀等事 題祥符藉田瑞穀情形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目錄

六

撫豫宣化錄奏疏卷之一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敬梓

奏為恭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仰蒙

聖恩不次擢用由侍讀學士署理山西布政使印務已逾

非分之榮復蒙

特恩補授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夙夜兢兢正愧涓埃未

報茲又蒙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一

特旨署理河南巡撫印務聞

命自天悚惶無地臣惟有殫心竭力正已率屬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所有感激微忱理合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九月

日

題爲

聖德獨隆千古河工永慶平成等事該臣看得豫省黃河兩岸堤工前經黃水漫溢恭蒙

皇上

念切民瘼

思由已弱

指垂方略既動帑項以搶修

相度機宜復設臣工而監築務期堤工鞏固水患永平

又於瀕河地方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二

敕建金龍神宇祀典攸崇

特頒匾額寶橋河靈助順是以堤岸安于盤石工程固若

金湯自春但秋共奏安瀾於九曲由南而北已徵大

有於三時皆我

皇上至成格

天宜彼臣民歡呼動地從此億萬年成平著績長享

帝力於無疆千百載底定與歌永樂

神功於有道矣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田文鏡管河道副

使陳世倬據詞詳請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雍於

上聞理合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三



題為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仁普堯天

光昭舜日

心惟精一邁有道之百王

治本至公同無私之兩大固已

明良喜起極廣歌慶拜之休抑且

都俞盈庭躋熙皞雍和之盛矣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四

念陛下未除朋黨之習

特頒

上諭並

製不磨之書賞給羣臣用垂法守

宸章煥發共凜

聖訓周詳

寶翰流宣如對

天顏咫尺臣輩薰跪誦敬謹珍藏惟有朝夕嚮導永矢忠

蓋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而已茲據布政使田文鏡按察使張保恭請

代

題叩謝

天恩前來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五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浙江江南沿海地方偶因海潮泛溢卽

蒙

皇上軫念災黎惟恐失所

特頒

上諭令臣買米四萬石運交蘇州撫臣平糶賑濟臣接准

部咨查豫省所產糧食小麥小米居多間有出產大

米之處甚屬有限若購買大米運送徒稽時日必致

有悞賑濟如竟買小米又恐江南人民食用不慣臣

據豫宣化錄

卷之一

六

再三籌畫惟有白麥一項南北通行買運平糶庶與

災民有益隨於十月初三日一面具摺奏

聞一面動用雍正二年司庫地丁銀四萬四千兩委開歸

河道沈廷正領麥價并車舡脚價共銀三萬七千兩

分發開封歸德懷慶河南四府鄭州一州遴選廉幹

州縣各官買白麥三萬五千石又委署南汝道事候

選道盧官保領米價并車舡脚價共銀七千兩前赴

光州固始光山息縣四州縣買大米五千石選委歸

德府通判張廷案河南府通判馬嗣統爲押運又選

委光州州判陸見龍商邱縣縣丞鄭鍾峰洛陽縣縣

丞盧元慎鞏縣縣丞耶熠延津縣典史劉權鹿邑縣

典史郭植新鄭縣典史余俊臨潁縣典史王瀚杞縣

典史劉國興固始縣典史阮允文等十員分領船隻

攜帶印烙斛斗由黃河正陽關兩路押運今催據開

封等府具報已於十月三十四十五等日陸續開

行前赴江南交卸本月十八日據臣查摺家人恭捧

硃批

諭旨到臣臣隨跪接盥手捧誦知芻蕘微言仰蒙

據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七

皇上俞允不特微臣感激

聖慈卽江南億萬生靈亦莫不踴躍歡呼羣歌

皇上再造隆恩於無旣矣除採買米麥價值及雇覓車船

用過銀兩統俟事竣造冊另報外所有採辦米麥起

運日期合先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仰蒙

皇上不次擢用出侍讀學士署理晉藩又蒙

特恩補授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夙夜兢兢誠恐不足報

効前因撫臣石文焯奉

旨速往浙省署理巡撫印務河南巡撫印務

命臣署理已逾非分之榮臣以為暫行署理勉力支持三

月以來涓埃未報今復蒙

特旨河南巡撫事務着臣署理河南布政司事務着楊文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八

乾署理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臣何人斯膺此封疆重任蒙

皇上付托之隆一至於此臣惟有正已率屬仰體

聖主宵旰圖維治求益治之至意隨時隨事殫盡血誠以

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仰蒙

皇上聖明獨斷不次擢用由內閣侍讀學士署理晉藩

至河南布政使到任半年涓埃未報雍正二年九月

初一日恭蒙

特旨巡撫河南印務着臣署理臣以為暫時署理猶可勉

力支持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蒙

特旨河南巡撫事務着臣署理布政司事務着楊文乾署

理俾臣端心料理巡撫一任之事已逾非分之榮不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九

謂恭膺

命旨甫逾十日又蒙

聖恩補授河南巡撫

恩綸疊錫

簡升彌優聞

命之下心神俱驚手足莫措臣不知何脩何幸而遭逢

聖主恩遇之隆一至此極也臣荷

恩日重圖報日難惟有益加勉勵潔已率屬殫心竭力竭

盡血誠以仰報

皇上高厚隆恩誠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恭疏

奏謝伏乞

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十

奏為恭請

陛見仰承

聖訓事伏念臣猥以菲材展膺

拔擢歷任以來深受

國家養育之恩毫無犬馬報効之績仰蒙

皇上不以臣為謏劣由內閣侍讀學士署理晉藩游至河

南布政使雍正二年二月內聯日瞻仰

天顏跪聆

聖訓又蒙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十一

皇上欽賜

宸翰匾額袍帽等件為臣奕世光榮傳家至寶

陛辭抵任刻骨鏤心虛糜半載未報涓埃今又蒙

特旨補授河南巡撫竊思封疆重任上關

國計下繫民生必求欽承

聖訓奉為章程庶幾臨民率屬政無巨細有所遵循不致

隕越以贖職守雖經奉有

上諭明年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酌定來京日期咨明吏部

行文晉河南巡撫田文鏡於大將軍年羹堯來京之前

到來等因欽此臣瞻

天有日喜躍非常但巡撫職任重臣大非之愚所能勝任一切機宜事務若不恭請

皇上指授則吏治民生茫無所措委難遲至明年方得跪聆

聖訓仰懇

聖慈臣所請即乘此封印後減從馳赴

闕廷叩請

聖安跪聆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三

聖訓則不但微臣犬馬戀

主私忱得以稍慰即全豫臣民莫不共戴

皇上造就隆恩於世世矣謹恭疏

奏請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吏部咨為欽奉

上諭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

事內開議得署理江寧巡撫事務何天培疏稱該臣

看得太倉等州縣海嘯淹沒蒙

上諭安慶等省撫臣買米運蘇平糶據布政使鄂爾泰詳

稱蘇松地方民間多食本地米石而河南山東係產

小米高糧小民口未經嘗不能發糶變價歸帑若易

麥運交實為民便等情前來臣謹合詞奏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三

聞奉

旨前諭山東河南二省買米運送江南平糶據何天培奏

稱江南小米不能發賣請易小麥等語此事曾經署河

南巡撫田文鏡具奏江南人不食小米請買小麥運送

朕覽奏甚喜曾諭朱軾張廷玉據田文鏡所奏辦理甚

善山東亦當照此行彼時朱軾張廷玉回奏小米糴粥

甚好江北人亦多食之朕從其言遂未降旨與山東巡

撫今何天培所奏與田文鏡相同可見田文鏡辦理盡

心朱軾張廷玉不過因張廷璐之事歸怨田文鏡欲使

所奏不行耳大將軍年羹堯會奏田文鏡居官平常員  
員隆科多亦會奏過此皆輕信浮言未得其實現在請  
買一事卽是實心辦事之確據陳世倌料理之處遠不  
及田文鏡山東所買之米今到江南不能發賣著陳世  
倌照依時價在江南地方自行發賣其不敷之價著草  
率辦事之陳世倌賠補田文鏡辦理此事既好應著吏  
部議敘具奏欽此查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今歲河水甚大齊蘇勒率領河員保固修築平穩殊爲  
効力齊蘇勒著加三級欽此欽遵在案原署理河南巡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一

十四

撫事務今陞河南巡撫田文鏡以江南人不食小米  
買小麥運送實屬實心辦事務期有濟應將田文鏡  
照河道總督齊蘇勒加三級之例加三級等因於雍  
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題本月十三日奉

旨田文鏡著加三級欽此抄部移咨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恭蒙

皇上聖明獨斷不次擢用受

恩日深圖報愈切前欽奉

上諭山東河南二省買米運送蘇州平糶臣以江南人不  
食小米請買小麥運送皆由

皇上平日訓誨周詳臣得奉爲法守仰體

天心敢以小民口食之微冒昧奏請乃蒙

特恩敕部議敘加臣三級聞

命自

天惶悚無地竊思加級已爲逾格而保全尤屬

殊恩臣何人斯得蒙

皇上信任之專恩遇之隆一至此極鏤心刻骨聲淚俱無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一

十五

臣惟有益殫血誠恪供乃職以仰報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謹具疏恭

謝

天恩但臣接准部文正值封印例不辦事

奏謝稍稽理合聲明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奏爲

聖德極隆嘉祥不應普天同慶恭

賀純禧事欽惟我

皇上

德合乾坤

功崇位育

聰明睿智建一中以宜民

文武聖神統百王而建極

至治極寬熙之盛和氣足以致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七

大公化朋黨之偏誠心自能動物故河清海晏地德久

已凝承雨順風調

天心早爲協應矣然當茲

聖人在上舞麟儀鳳固不足以爲奇秀穗嘉禾更不足以

爲瑞惟璧聯二曜珠貫五星既共萃乎司宮復交輝

於一旦陽德宣和於令月泰運初開祥光會聚於清

晨昌期肇啟以唐堯之大聖始一見於中天溯歷代

之相沿獨擅隆於

今日此誠爲

聖人而後開此大瑞亦必惟

聖人而後膺此弘庥也乃我

皇上

謙德彌深

孝思不匱

功德必推其所自

續承復遠以爲期然惟

聖祖篤生

聖人又惟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七

大孝克繼大統

一人有慶昭亘古罕觀之奇

萬壽無疆兆於今始著之盛頒諸薄海內外千百國共慶

昌隆付彼珥筆詞臣億萬年永垂典冊臣欣逢

聖世幸觀嘉祥雖職守封疆未獲瞻

天而屬拜惟心馳

闕陛益深向

日之徵忱矣臣無任踴躍懼忤之至謹具疏恭

賀伏乞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六

題爲請留能員以收實效事竊惟教育斯民惟以吏治爲要循良課吏尤以得人爲先臣雖至愚極陋頗知以人事

君汲引賢才之義恭蒙

皇上殊恩拔置巡撫重任無刻不仰體

天心以吏治民生爲念竊見人才雖多良吏難得所有原

署湯陰縣事候補知縣楊正緒現年三十四歲係四

川進士候選知縣於雍正二年七月內奉

旨揀選發往河南候補前經委署湯陰縣印務於九月初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五

六日任事臣正在繕疏

題請實授間不期伊父在籍病故該員卽於十月初六

日聞訃離任臣見其人年力精壯辦事明白士民無

不悅服紛紛至臣衙門懇留再四臣因其到任止有

一月未敢冒昧據呈

題請今該員已於正月十八日領咨回籍臣訪諸民情

尚在思慕如此賢員未能遽得臣受

恩至深付托極重委因吏治民生起見不敢壅於

上聞伏乞

皇上逾格天恩准其在籍治喪百日容臣索取來豫遇缺

補用不但地方得人而臣亦得收臂指之助矣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壬

題為道

旨覆奏事竊惟大小臣工委身事

君莫不當廉潔自愛公正為懷然尤貴於善識時務相度  
機宜固無取乎膠執已見動招怨尤也况河工事務  
關係重大工程有平險緩急之分料物有隨時長落  
之價固當未雨綢繆先時預備免致事起倉猝措手  
不及故向來河庫錢糧得以通融那借以濟急需臣  
恭蒙

聖恩簡畀巡撫無時無刻不以河工為念每於河員進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壬

之時諄切訓誡令其加意河務上緊修防臣查管河  
道陳世倌發銀遲滯過於徑執恐致貽誤節入檄催  
該道并移咨副總河臣嵇曾筠令其暫於河庫項內  
通融在案而該道畏首畏尾不肯全發催至本年二  
月二十八日始據該道冊報於雍正二年冬間暨雍  
正三年正月起至二月二十六日止陸續共發過本  
年歲搶銀四萬六千二百二十兩零遲延之咎誠所  
難辭既經副總河臣嵇曾筠奏奉

旨管河道陳世倌問田文鏡如可用調補南汝道如無可

取發回交部嚴加議處欽此臣跪讀之下神魂悚惕手

足靡寧進退臣工出自

皇上天恩臣何人斯敢叅未議然臣受

恩深重豈敢於

君父之前不以實告臣觀陳世倌操守頗好謹慎有餘至

於居心過刻行事瑣細易招怨尤在所不免南汝道

員缺雖較之河道略爲簡易而統轄南陽汝寧二府

汝光二州下隸二十九州縣地方遼闊界連吳楚亦

屬緊要非清正明白之員不能勝此表率之任陳世

倌

撫東寧化錄

卷之一

圭

倌可否調任南汝道之處伏候

聖裁

雍正三年三月

日

題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德超堯舜

孝邁虞周

體

聖祖之心以爲心克繼久道化成之美

法

聖祖之治以爲治不憚宵衣旰食之勤

撫東寧化錄

卷之一

圭

侍膳問寢者四十年早悉仔肩之重大

身體力行者一二載倍知繼述之艱難然而

聖敬日躋於高明而臣下視之蕩乎難名其廣大

聖躬誕登於先岸而臣下視之茫乎不知其津涯是非

端拱乾清宮大揮

宸翰

垂裳西煖閣煥發

綸音則爲君難之一言

宜尼僅指其大端考亭未詳其奧義溥海內外安仰克

銀厥后之

聖心大小臣工孰識無忝所生之

聖德然羣臣愚陋未能仰測

皇上之高深而

皇上聖明兼能垂念羣臣之辛苦用人則錄其偏長之一

得理財則權其經費之萬全而且開誠布公以與

君臣合德而且同好共惡以消朋黨偏私甚至體恤存懷

欲成就夫爲臣之易益見憂勤不釋更無解於爲

君之難此

無事宣化錄

卷之一

詩

清漢二書布之中外直與二典並傳奉爲珍藏垂諸萬

年益著者也臣猥以菲材謬膺重任欽承

聖訓仰見

帝德之無私凜佩

皇言更覺

至誠之動物從此報効益切精白自堅惟日以

皇上之難存諸寤寐斯不敢以微臣之易懈其靖共矣臣

正在繕疏恭謝

天恩又據布政使司布政使楊文乾按察使司按察使張

保恭請代

題叩謝

天恩前來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四月

日

無事宣化錄

卷之一

書

題為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德邁唐虞

學符洙泗

統百王而立極聲教無遠勿周

建一中以宜民治道於今為盛承

聖祖久道化成之天下固已於變時雍以

皇上聰明睿智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美

聖躬自可垂裳端拱而乃加

恩庠序既崇六籍以右人文猶必留意顧蒙

特著萬言而垂

廣訓條分縷晰綱舉目張首重人倫先申孝弟之義次

昭雍睦尤敦遜讓之風衣食足而正賦早完况崇節

儉鄉黨和而讐忿自解何有虛誣律法既明則子弟

之非為可戢士習一正則異端之曲說難容守望先

施夫窩逃五夜無驚樓鼓風俗必由於民志九州共

服先嗜由是而

聖諭十六條昭垂億萬世清治乎如江河之行地煌煌乎

如日月之經天臣雖極愚思謬庸撫綏是用敬付剖

刷廣為分頒向則期望一宣者今可朝稽而夕考向

則鄉約一舉者今可父授而師傳四海奉為章程即

編氓咸知教化萬邦遵為典則俾婦稚盡識彝倫治

極邦隆玉燭常調乎有道風登渾聖金甌永固於無

疆矣除捐資刊刻頒發布政司轉發所屬外臣正在

繕疏恭謝

天恩又據布政使司布政使楊文乾按察使司按察使張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美

保恭請代

題叩謝

天恩前來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四月

日



題爲

聖德高厚難名臣民感激無地願請代

題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德協乾坤

功隆參贊

備裁成輔相之道兩大藉以設施

致中和位育之仁三才於焉建立此必准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天

聖人之盡性而後能然契乎

天心亦必惟

聖人之至誠而後能旋轉乎造化是以

感應不爽

呼吸可通乃三春之雨澤偶稀而萬民之病瘼倍切

修省交至

齋被維勤越三日而大沛甘霖霑四野而歡呼

聖德將成之秀穗其盛也與與未種之良田其耕也澤澤

從此黍稷並熟萬方咸遂生安康阜興歌兆姓皆登

衽席臣見同坐并議類管窺祇以禱祝之微虔希得  
挽回乎

天意豈知感通之至理必須昭格於

宸衷自悔入

告之遲間聞受困每思陳情之晚踟躕靡寧恭逢

異命遠頒愈見

乾行日健惟有益加龜勉仰報夫

覆幬持載之

聖恩不敢怠荒自盡夫戒謹恐懼之臣職而已臣正在繕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天

疏具

題間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司按察使張保詳據各府

州縣紳衿士民等咸請代

題謝

恩前來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五月

日

題爲

皇恩疊沛無已輿情咸戴彌懇懇懇代

題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德位三才

恩同兩大

惠鮮懷保萬民蒙樂利之休

宵旰圖維四海慶昇平之瑞此任土作貢取於民者原

撫澤宣化錄

卷之一

年

有其制而兩公及私事乎

上者樂輸其誠分所宜然理當如是乃我

皇上勤求民隱疊沛

天恩當

龍飛御極之初便爾停徵一載及元氣力復之後又令帶

徵三年全豫臣民屢沾

恩澤此已從古罕有曠世難逢者矣茲因春雨偶爾愆期

宸衷於焉昭格甘澍立應民困頓甦猶

念舊欠已多並徵宜緩

特頒

諭旨將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帶徵錢糧並雍正元

年未完民欠俱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五年帶徵聞

命自天懽呼遍野臣謹將

上諭刊刻告示通曉臣民按欠分年依限完課務使民力

寬裕納賦舒徐以仰副

皇上勤恤民隱至意再嚴飭屬員不得多徵少解並勸諭

黎庶益宜務本勤農從此

聖壽無疆億萬年均沾

撫澤宣化錄

卷之一

年

浩蕩

皇圖鞏固千百國永沐

生成矣茲據分年帶征各州縣紳衿士民具呈由署布政

司事按察使張保詳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五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三

題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堯仁廣被

舜治光華

崇德報功採訪不遺乎臣節

聞幽發隱表揚且及於行間以

軫卹忠藎之

隆恩寓風屬人才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三

盛意未聞自古僅見於

今

特降諭旨令將本朝創業以來臨陣捐軀守土授命之文

武諸臣以及偏裨士卒赤心報國奮不顧身者建祠

崇祀等因移咨到臣隨行布政司確查造報去後茲

據署布政司事按察使張保詳稱查有商邱縣李之

性睢州陳武柘城縣趙邦試湯陰縣李墳汲縣李實

發許州郭萬國劉澤久等七名俱係忠烈報國舍生

取義之人允宜

題請入祠以光

盛典以勵臣節者也既據該司造具各籍貫事蹟清冊詳

報前來除冊送部外相應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五月

日

掛錄宜化錄 卷之一

三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六月初三日准陞任廣東巡撫臣楊文

乾頌到

皇上欽賜臣五采花翎到豫臣隨出郊跪迎至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頂戴

天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至微極陋蒙

皇上隆恩畀擢全豫職守封疆蒞任以來愧無報効疊蒙

掛錄宜化錄 卷之一

重

天眷寵錫頻加既邀議敘加臣三級之榮復以

覃恩封臣三代之遠受

恩愈重圖報益難卽寢食之間常存警惕而魂夢之際屢

切驚惶惟恐辜負

聖恩莫追臣罪乃復荷

皇上欽賜臣五采花翎天巧人工法琅傳諸

內府雲蒸霞起制度迥出塵寰臣何人斯遂此

異數加諸冠上時戴

帝眷之隆形諸目前更稟

天威之近珠毛璀璨

寵遠勝乎貂蟬葆羽威榮實逾於衮玉臣惟有益加砥

礪竭盡駑駘以期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一雍正三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奏

題爲

聖德廣被兩河安瀾永慶萬世仰懇

題達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聰明天亶

睿智日昭

謀一事而必計及乎萬全

建一業而必功垂於萬世如黃河由秦入豫險逼三門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毛

而大溜自古迄今水無一定上關運道下切民生既

發

國帑以加幫復予金錢而歲搶建統司庶職以分董其

事設河兵堡夫以共襄其成寸土寸工俱銷正賦一

夫一料不動民間尤念地既臨河不無沙礫糧多積

欠盡免輸將因已普天共沐

皇仁率土咸沾

聖德矣惟茲祥符縣之同回寨對過潞長大灘直出河心

以致河勢直趨南岸同回寨老君堂等處河流掃潯

堤根施瀾經副總河臣嵇曾筠會疏請挖引河欽奉

皇上睿慮周詳指示方略於對岸建築挑水堤一座挑溜

順行以對新河之口引水東注以保南岸之堤勢若

建瓴刷就千尋軌道功成不日涸開萬頃膏腴從此

堤工永固于金湯禾黍豐登乎玉粒萬世之利澤普

於崇朝

九重之睿算燎如指掌威

皇恩之浩蕩兩河童叟騰歡祝

聖壽之綿長四海昇平永慶矣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奏

焜管河道副使佟鎮豫詞詳請益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違

上聞理合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七月

題為恭

進瑞穀仰祈

睿覽事該臣看得造化之凝祥必有所由兆而物華之告

瑞必有所自成苟非時際昌期即多稔多黍之年嘉

禾罕見若乃

孝繼大統雖忽旱忽水之地瑞穀咸登欽惟我

皇上

德並乾坤

功同覆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奏

仁風廣被升歌屢奏豐年

化雨匝濡太史頻書大有固已普天同慶萬國咸寧矣

惟是豫省今歲春間雨澤偶爾愆期

聖心於焉軫念三月二十九日

聞奏虔禱四月初三日大沛甘霖惟臣愚方悔罪其入

告之遲而

天心已昭示其感應之速由是而主伯亞旅四野同奮其耕

耘黍稷稱梁一朝並觀其厭傑不但金風薦爽黃鐘

滿地金稼玉露澄清白過盈阡玉粒而且秀出兩岐



者無地不然更有叢生三穗者所在咸是此皆

皇上祈雨之精誠所格而大瑞即應於兩河此尤

皇上聖德之感召無窮而嘉祥並呈乎百穀者也茲據布

政使司布政使黃煇呈送前來謹函封恭請

睿覽伏乞

勅部垂諸史冊以昭

聖世之休符用光萬年之紀載臣臨疏不勝踴躍懼忭之

至

雍正三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卑

題為

聖恩浩蕩難名萬姓銜感五切等事該臣看得農民安耕

鑒之常皆由

帝力草野免追壓之憂更沐

皇仁欽惟我

皇上

德被萬方

恩覃九有

蠲租稅者動輒數百萬普天共慶登寧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望

緩催科者寬至五六年率土咸歌康阜此從古未有之

盛典為

當今特沛之

隆恩矣猶以兩河之民附居堤岸之近且惟三邑之地更

當漲溢之衝或積為沙灘以流成支河春秋無可容

其力作或以涸作鹹或因乾生棘雨澤不能轉其土

膏動農蠶米而興嗟婦子蓬年而鮮飽萬姓之艱難

未遑

九重之診恤已殷

特命部臣乘軒而履阡陌爰集

廷議計畝而免輸將未被水災以前應完正賦者予以

分年既被水災以後應准豁免者盡從

寬典艱於墾種者緩其升科以待變轉之期易於耕犁

者助之牛具而濟貧農之急茆屋於焉改色部簪遠

爾生春此誠以

父母之誠心而入赤子之懷抱

天地之大德而遂黎庶之生成者也臣接准部咨大張告

示廣宣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聖德普告

皇仁務使農夫實惠均沾不令有司隱糧不報從此家家

戶戶祝

聖壽之無疆蕩蕩巍巍頌

皇圖之永固矣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黃焜詳據開封府

知府孫蘭芬申據陽武封邱中牟三縣紳衿里民呈

詞領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國理合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題爲請誅奸惡悖亂之逆臣以正

國法事該臣看得自古功臣多有不克保全其身家者  
非國家待之以薄皆由此輩之不克善居其功也果  
能如殷之尹說周之旦尚以及漢唐諸賢臣何嘗不  
全其名節保其後裔哉况我

朝以忠厚開基上自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無嫌宜化錄卷之一

聖

聖祖仁皇帝各以天地之量堯舜之仁厚待功勳保全臣下

世其爵秩錄其子孫迄今封廕不絕及至我

皇上以

至聖之聰明

大孝之純德續成大統整綱肅紀法度彰明而寬待臣

庶尤復

恩禮有加不但百爾臣工咸思感激共圖報効卽昆蟲

草木亦莫不向榮沾化同遊此

仁恩浩蕩之天是以

聖德廣被乎遐方

天威遠振於殊俗懷德畏威者非一姓輸誠向化者不

家卽青海之小醜兩爾陸梁而

聖睿之神謀已無遺策行間大小諸臣不過奉

皇上之指授以振軍旅遐

皇上之方略以攝人心年羹堯惟知擅作威福恣意殺戮

而已惟知冒濫軍功遍植私黨而已又何功之有哉

而

皇上

無嫌宜化錄卷之一

聖

聖德淵深

天懷廣大不自以爲功而以爲年羹堯之功不自以爲能

而以爲年羹堯之能推心置腹格外加恩晉以太保

之崇階賜以上公之世爵榮封祖父廕及子孫名得

之錫等於懿親褒諭之加過於賢哲臣以爲如年羹

堯者卽鞠躬盡瘁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而乃妄自尊大驕縱異常隨其喜怒以爲黜

陟任其好惡以爲刑賞以屬禮待督撫受其跪道而

不以爲侈臣下視屬員令其坐班而不以爲僭

天子之詞臣而等於奴隸

天子之侍衛而供伊前驅種種悖逆罄竹難書此一無忌

憚之小人也而且贖貨無厭惟利是圖指軍需而減

敍勦公帑而冒銷薦舉一人必索謝路祭劾一缺必

售私人奪鹽竊縱夾帶算及錙銖販私茶運川木鄙

同賈豎此又一斗筲之小人也如此欺

君罔

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誅之不容少緩須臾者也而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不即加誅猶復逐一令其明白回奏

蘇東宜化集

卷之一

吳

臣以爲年羹堯又當愧懼交迫痛自悔艾竭力報効

以贖前愆矣而乃更肆欺罔怙惡不悛希掩飾其悖

亂之行於敗露之後仍日事其詭詐之謀於怨望之

餘此又一慙不畏死之小人也今

廷臣恥與同列亟請正法而

皇上聖明猶以爲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食謀

畫一仰見我

皇上與衆共棄之

聖心乃寬

聖德四海外萬世之遠亦無不共仰共見者也伏乞

皇上俯如

廷臣所請明正典刑以彰

國法臣不敢復有異議緣係奉

旨酌議具奏事理貼黃難盡合併聲明

雍正三年八月

日

蘇東宜化集

卷之一

望

題爲欽奉

上諭事恭惟我

皇上

德並乾坤

光昭日月天下惟

聖明始治尤首重於用人臣工非爵賞弗榮更貴寄以心

替此所以

任之勿貳以作其公忠

信之不疑以期其報効宜予勅躬盡瘁莫少殫其精誠

無豫宣化錄

卷之一

只

一感激涕零直欲捐其頂踵而乃肯

恩作恩特

寵生驕結黨營私招權納賄魑魅跳梁於

赤日之下窮奇肆橫於白晝之時幸惟我

皇上錄其微勞

恩賞直隆於霄漢

察其劣蹟放流更捷於雷霆此誠如

天地之無所不容而益以成其大日月之無所不照而益以

見其明也乃我

皇上猶不以爲奸邪之負

恩而且以爲信任之太過既寬其首惡之罪孽復恕其

黨與之株連雖

聖度寬宏尚予以自新之路而臣心義憤直欲請

尚方之誅倘不痛改前非已自不容於

聖世若敢仍蹈覆轍更難邀免於

仁恩臣跪誦

皇言欽承

聖訓知

無豫宣化錄

卷之一

只

若恩當報務夙夜之勤求臣節宜堅必冰淵之時惕從此

羣工庶職咸知警鑒非遙萬載千年共仰

聖明無既矣臣正在繕疏恭謝又據布政使黃煇按察使

張保恭請代

題叩謝

天恩前來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九月

日

題爲

皇恩普被萬姓樂業懇賜詳請

題謝以達輿情事欽惟我

皇上

德被萬方

恩覃九有

獨租賜復兆民樂利之休

耕作勤農率土慶豐登之瑞固已人安康阜戶樂盈亨

矣茲以豫省夏秋以來雨水過多災塲高原未經濡

無豫宣化錄

卷之一

率

潦瀕河窪地間被水淹卽蒙

皇上念切民瘼

特頒

諭旨俾殫心以詳察務實惠之均沾乏食貧民按口而授

之以食無居赤子比戶而寧之以居且使窮幽極僻

之區恭邀

惠澤并令實心誠求之下弊絕侵漁

如恤子孫呼吸相關於疾痛

如辦家事經營必計乎安全似此

聖諭之詳諄益致民風之皞皞或水或旱每

預籌於宵衣旰食之時議賑議蠲不待行於拜跪陳

之後此誠亘古所未聞於

今爲特見者也臣才識愚陋職任封疆不能弭災禔於

未然上履

宸慮敢不竭心力於事後膜視民艱一面遴委賢員分頭

賑恤一面大張告示宣布

皇仁凡在應賑地方嚴飭所遣官吏不使一夫失所必求

百弊盡除生計不至於蕭條人鼓舞升斗有資於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獎發在在歡呼卽田間偶爾沮洳仍逢樂歲彼室廬

不無傾圯旋即安居從此中土蒼生咸受

生成之賜兩河黎庶羣遊

浩蕩之天矣茲據布政使黃焜詳據開歸彰衛懷五府汝

陳許鄭四州詳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墮於

上聞理合恭疏代

題伏乞

金施行

雍正三年十月

日

無像宣化錄

卷之一

聖

題為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德邁唐堯

功高神禹

念黃淮之浩瀚籌畫必期於萬全

恤赤子之瞻依誠求惟恐其勿至

巍巍至德久已下逮於兩河

湯蕩弘仁亦且永垂於萬世矣茲以夏秋以來雨水過

無像宣化錄

卷之十

聖

多必黃交漲臣奉職無狀修防失宜以致蘭儀二縣

板廠大寨兩處堤工漫溢乃蒙

皇上覆載弘恩疎防各官免其叅處銜開決口免其賠修

尤且

聖德淵深引為洪濶之示警以致

皇躬惕勵默期災祲之旋消臣跪讀之下感激涕零愧汗

無地惟有董率河員搶築以垂永固增培堤岸預防

以保無虞已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河臣嵇曾筠合

詞題謝



天恩仰祈

睿鑒矣臣隨欽遵

諭旨遵委能員實心查勘除兩所田地並無衝沒隨即

出現種麥苗長發無庸

題請

豁免已據布政使黃焜另詳咨部在案一面開倉賑恤

務期實惠均沾按口投糧不令一夫失所大張告示

宣布

皇仁人人知粒食之所由戶戶幸生成之有自歡呼載道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番

羣歌

聖壽於無疆踴躍陳情共慶安瀾於勿替矣茲據布政使

黃焜管河道佟鎮詳據開封府詳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墮於

上聞理合恭疏代

題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三年十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堯仁廣被

舜治光華

大孝承乾

立千古人倫之極

至誠動物開萬年有道之長

聖恩遠駕乎古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曠典直同於覆載以

仁孝治天下故廣推錫類之慈以

爵賞勵羣臣井下及重泉之賁臣至愚極陋不學無知

既蒙

聖祖仁皇帝養於前又蒙我

皇上超擢於後

推待之厚

知遇之隆誠有加而無已烏烏之私犬馬之報亦兼摯而

並蒙臣蒙

皇上教訓於賑恤運奏偶效一得之愚誠乃

勅部加恩竟邀三級之寵錫臣愚以為一人受

皇上之隆恩不如使臣之先人同受臣一身膺

皇上之殊眷不如使臣之先人共膺臣請免加臣以三級

求

封臣以三代此微臣涓昧之孝思不自知其越分蒙

皇上優崇之大典乃竟出於非常

特沛恩綸晉封一品既封臣以三代之遠復加臣以三級

一之榮不特臣宜圖報於當躬自臣會祖父母以下莫

撫謙宣化錄

卷之一

柔

一不啻結於在地不特臣未能仰酬予萬一即臣子孫

一氏族之徵亦莫不思其效其忠誠矣理合稽顙恭謝

天恩為此具本專差提塘官張務愷賡謹具奏

附伏候

勅旨

雍正三年十一月

日

題為欽差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德邁唐虞

道符鄒魯

冠百王而立極默契泗水之心源

建一中以宜民獨紹尼山之奧旨

追封遠祖五王邀顯爵之榮

改避嫌名四海仰優崇之典此固亘古所未有於

撫謙宣化錄

卷之一

柔

今為獨隆者也乃以生民未有之

聖人而遇生民未有之

天子

聖與聖合

道與道符既相須之甚殷故有加而無已

特頒

御書生民未有四字匾額

京師為教化之原首輝煌於

太學闕里為鍾靈之地旋昭示乎杏壇由是而

盛京而直隸而各省共仰

宸章由是而府庠而州庠而縣庠同瞻

磨藻將見

文風丕振開萬年有道之長

聖德弘宣集千古大成之統矣既據布政使黃焜詳據各

府州縣生員呈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理合恭疏代

題伏乞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一

五

府鑒施行

雍正三年十一月

日

題爲請留賢能郡守在任守制以收得人之効事竊

知府一官有表率屬縣之責甚爲緊要求一才守素

優老成練達之員不易多得況歸德府統轄一州八

縣處豫東偏與江南之亳州徐州山東之曹州曹縣

連界幅員廣闊奸宄盜賊最易潛踪必得廉幹勤緊

知府督率稽查方與地方有益且所屬商邱虞城考

城三縣均有河工一遇汎水漲發之時堤工在在危

險更須知府督同搶護斯屬員不敢怠玩從事

皇上殊恩畀以巡撫重任無時無刻不以吏治民生爲念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一

五

勤加訪察歷試以事各屬才守知之頗切歸德府知

府祝兆鵬自雍正二年九月內奉

旨補授以來力砥清操自甘淡泊且才猷敏練辦事勤慎

更能表率屬員共守官箴查雍正三年六七月內雨

水過多黃河漲發商虞考三縣險工林立該府駐宿

河干不分風雨晝夜奔馳搶救幸保無虞非但熟諳

河工尤能相機料理既不糜費帑帑亦不動用民夫

官民感激如此賢員委屬難得今以母憂去任知失

臂指爲地方河工起見不揣冒昧仰祈

皇上天恩准其在任守制該府必益加奮勵以圖報效而

歸德一府庶可收得人之效矣可否留任伏候

聖裁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一

李

奏為遵例自陳不職祈

賜罷斥以肅

察典事伏念臣謏劣庸才至微極陋前荷

聖祖仁皇帝洪恩榮養四十年未能仰報萬一恭逢

皇上龍飛御極仰邀逾格

天恩竊臣自雍正元年以至雍正三年一兩膺

使命再試旬宣罪愆實多有召厥職蒙

皇上不加譴責

恩遇益隆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一

李

特授河南巡撫一歲重遷驟致雲霄之上三年考績似無

絲粟之勞

賞從重以

垂恩封三代仍加三級

罰則輕而宥過寬一案又免一年臣何人斯遭此

異數雖事無巨細悉皆奏請

睿裁而質本庸愚未能奉行

聖訓心欲酬夫

高厚力已殫於驚駘揆之犬馬戀

王之心雖填溝壑而莫釋當茲澄叙官方之際敢食爵祿

以優容伏乞

皇上卽賜罷斥用彰不職之條

特簡賢能庶免封疆之悞矣臣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提塘官張務信賞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雍正四年二月

目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奎

奏爲恭謝

天恩事伏念臣才至庸臣任實重兢兢業業惟期少免罪

尤敏敏皇皇自分毫無報効故凡事無巨細俱上請

於

睿裁倘有一得愚誠亦必本乎

聖訓

君恩已極臣有何知前因豫省漕糧關係甚大每歲抵通

達限遲悞匪輕臣仰體

天心敢以漕艘所經滑濬內黃三縣改隸豫省管轄以便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奎

督催冒昧奏請乃蒙

皇上睿鑒無遺

聖明獨斷既均屬邑之多寡復專運道之責成俾漕糧船

隻於本年正月內盡數出境豈知

聖不自聖歸功於臣

恩復加恩

特隆其典

勅部議叙加臣二級聞

天惶悚無地受

恩愈重圖報更難惟是

朝廷之爵賞無私親戚者咸知相勸乃知臣子之報稱

盡身受者出自何修惟有益加潔已率屬殫心盡職

以仰報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私忱理合具疏

恭謝

天恩伏乞

睿鑒施行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奏

雍正四年四月

日

題為臨河地方緊要請定州縣調補之例以收得人之

效事該臣看得開封府屬之祥符儀封二縣地界河

濱其知縣員缺甚屬緊要例應選擇調補前因祥符

縣知縣俞汝翼溺職糾參儀封縣知縣吳燿患病乞

休隨行布按二司及管河道查報去後茲據布政使

費金吾署按察司事分巡南汝道副使陳世倌管河

兵備道副使佟鎮會詳祥符一邑係附省首縣地方

遼瀛事務殷繁兼管南北兩岸堤工日夜奔馳與隣

河他州縣不同若非年力精壯才堪肆應之員鮮能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奏

勝任在於現任知縣內詳查或有才具頗優而並未

請募河務或有會築過堤工而又非泛應長才委難

其選查得開封府現任管糧通判萬國宏年力才具

俱有可觀亦復熟知河務請以萬國宏調補祥符縣

知縣庶幾首邑得人堪資料理再儀封一缺雖屬臨

河尚係簡僻查有現任湯陰縣知縣錢應榮前在寶

豐縣任內委築堤工諳練河務該員原係調繁補授

湯陰仍請以之調補儀封縣知縣亦屬人地相宜等

情會詳前來相應遵例

題請如蒙

皇上命先則開封府管糧通判湯陰縣二缺伏乞  
勅部銓補施行

雍正四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突

題為

皇恩浩蕩難名萬姓歡呼動地謹抒輿情恭疏代

題叩謝

天恩事該臣看得田賦上關

國計自當按額均徵地畝近處河濱不免頻年淹沒欽  
惟我

皇上

仁同覆載

德被寰區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率

居九重而洞悉民艱無異巡行阡陌

拯萬姓而如同已溺何須繪進流圖大河之水汎無常

竟致桑田倏變窪地之淹流難涸將來布種無期陽

中封三縣既蒙

恩旨於前彼祥符一邑又沐

皇仁於後不但以前之積欠得免追呼并將以後之錢糧

從茲

豁免猶有不能耕種之土特俟其變遷而陸續報復至

於稍可鋤耨之區亦寬以歲月而次第墾科似此

與命類宣

臨恩登沛實從古未有之

盛典於

今獨盛之休風臣接准部咨大張告示廣宣

聖德普告

皇仁務使農民實惠均沾不令有司隱糧不報從此藏高

履厚羣祝

聖壽之無疆鼓腹含哺共慶

皇圖之永固矣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費金吾詳據開封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亥

府知府孫蘭芬申據祥符縣紳衿里民呈詞領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四月

日

奏為恭請

陛見伏祈

恩賜俞允以申大馬微忱事竊臣猥以菲材至愚極陋仰

蒙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任大責重時凜冰淵識淺才庸無由

報効自奉

旨署理以至實授迄今將及兩年吏治之賢否民生之休

戚與夫錢穀刑名河工驛站兵營水利漕務鹽法諸

政務莫不當悉心體究竭力奉行然內有土俗未宜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亥

民情未合者亦莫不當相度機宜調劑盡善雖才者

能者膺此重任猶必竭蹶不遑而况魯鈍如臣者哉

是非躬請

聖裁跪聆

聖訓斷不能詳舉而畢該者也臣清夜自思罪愆日積恭

逢雍正四年

京察大典臣遵例自陳仰祈

皇上鑒臣不職立賜罷斥另擢賢員乃又欽奉

恩旨着臣照舊供職蒙



恩愈重闕報愈難茲蒙

皇上聖德格

天今歲雨暘時若豫省二麥十分收成詢之鄉農父老皆云  
十餘年來不得覩此豐登之盛市中糧食充盈民皆  
樂育又蒙

皇上大發帑金將南北大堤增卑培薄各處埽填堤工普  
律興修現在加緊僦築勒限汛前完工將來伏秋二  
汛可保無虞秋闈鄉試一切事宜已預行料理停  
妥乘此六七兩月政務稍閒伏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羊

聖慈容臣將巡撫印務暫交布政使臣費金吾護理臣即  
單騎減從兼程趨赴

闕廷得以叩請

聖躬萬安跪聽

天語垂訓庶於封疆大事賴有裨益而犬馬積年戀

主之忱亦得以稍展於萬一矣

雍正四年五月

日

實

盛世之休徵

恩及高年尤

聖朝之鉅典茲據布政使費金吾詳稱杞縣查報一百一  
十八歲壽民蕭俊德靈鍾間氣瑞應昌期捐囊篋以  
維危郡邑之搜揚足據記春秋於往代青齊之稽核  
無訛東省雖未察舉今在豫省查出實爲昇平人瑞  
允宜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羊

旌表等情造冊取結詳報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分送  
部科外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六月

日

奏爲恭謝

天恩事准吏部各欽奉

上諭各行到臣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臣跪讀

諭旨乃從古

聖王未發之絲綸萬世不磨之至論不覺涕泗交頤失聲哽咽凡爲臣子者達此

聖明之主遭此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三

知遇之隆實舉莖不能得之於堯舜伊呂不能得之於商

周者也臣竊謂人臣事

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事此心惟知有

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

君而並不知有已斯可以出其身以任封疆之重矣若徒

以清名要結乎外而內以遂其巧宦之私其心安可

問哉彼蓋以爲

君臨天下四海之大豈能周知惟大臣可以進言屬官亦

多援救強紳劣衿更能捏造浮詞胥吏盜賊尤善播

傳物議是以畏憚而不敢禁其爲非姑容而不能繩

之以法而不知

皇上之聖哲天縱之聖哲也

皇上之聰明天竄之聰明也卽捧讀今日所

頒之

聖諭天下何事不在

皇上洞鑒之中天下何官不在

皇上涵蓋之下而尚敢沽名干譽苟且自容乎臣蒙

皇上天恩簡畀豫撫民不能安吏不能察教不能興政不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三

能舉不肖者不能查叅豪強者不能約束奸吏不懲

盜風不息廢職曠官莫臣爲甚此臣問心自疚夙夜

靡寧者惟因臣切不讀書性多愚想起家縣佐受

恩獨深止知力圖報効遂致動多愆尤今蒙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卽臣披肝瀝膽跪奏於

皇上之前灑血陳情願言於簡牘之上安能上及乎

天心之洞達

聖諭之周詳臣何人斯而仰蒙

皇上鑒臣之苦衷念臣之艱難一至於此臣惟有益加勉

勵奮不顧身竭盡忠誠實心任事以仰報

高厚隆恩於萬一耳謹恭跪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十四

題為恭請

勅封衛河源神懇

賜御書匾額以光祀典以重漕運事欽惟我

皇上

堯仁溥被

禹知旁周

大孝格

天吉曜齊輝於乾道

至誠動物朝宗效順於坤元不但四瀆安瀾共答懷柔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十五

殊典抑且百川力至用昭不匱之

睿恩從此萬艘直達

天庾挽運致相因之蓄兆民得分河潤田疇起大有之歌

既著神功宜邀

寵錫

欽頒靈源昭瑞四字以光祀典臣准部咨行據布政使費

金吾管河道佟鎮合詳據府縣詳稱欽遵

御書靈源昭瑞四字鈎勒端正製備精工匾額神牌於雍

正四年七月十二日送至衛源神祠敬謹懸掛安設

致祭訖等情會詳前來臣謹會同副總河臣嵇曾筠

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

奏

題為恭

進瑞穀仰祈

睿覽事該臣看得造化為

聖世而呈祥故不自愛其實物華當

昌期而獻瑞尤必各竭其才一歲兩登春麥與秋禾並茂

一莖數穗高寒與下濕齊收婦子樂盈寧均謂從來

未見老農知稼穡亦稱亘古希聞欽惟我

皇上

堯時敬授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

奏

舜德重華

安愈求安體恤下周乎民隱

聖不自聖欽承上契乎

天心不但以崇墉比櫺之觀黼黻太平之隆盛而惟以甘雨

和風之美報稱

聖德之純全故今歲豐收自雙穗以至八九穗者盈阡皆

是且兩河告瑞由十穗以至十三穗者無地不然在

皇上之聖敬日躋仍無懈於朝乾夕惕而臣下之蒙休獨

裕能自己於拜手颺言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費金

吾呈送前來謹函封恭請

睿覽伏乞

勅部垂諸史冊以昭

聖世之休符用光萬年之紀載

至

雍正四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夫

題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知人則哲

立賢無方既

親總乎萬幾尤旁求於百職固已雲從

龍而風從虎共奮

昌期梧桐生而鳳凰鳴羣歌喜起矣然

聖人以人治天下惟以得人爲最難人臣以人事

君尤以知人爲先務故

撫豫宣化錄

夫

諭令密奏之後又

諭令明舉一人仰見

皇上明目達聰求賢若渴之

聖意臣雖庸愚受

恩深重敢不矢公矢慎以求至當但查通省道府州縣除

曾經密舉及奉

旨補授外如新任未久者未盡周知在任已久者全才

又少或操守介潔而才即平常或才具可觀而守多

難信欲更求其心篤忠誠志存不二者尤難其人惟  
有虞城縣知縣唐綬祖自奉

旨補授虞城縣員缺感激

天恩力圖報效到任一年有餘催科得法聽訟公平士愛  
民懷政聲卓越虞邑當豫省黃河下流地方緊要雍  
正三年秋汎水漲險工林立該縣駐宿河干力爲救  
禦克以保全臨河村庄偶被水淹者該縣捐資周恤  
俾無失所究心河防至今始終不懈洵屬才守兼優  
之員理合遵

宣化錄

卷之一

全

吉明舉

題奏再該縣係臨河縣分應俟保固秋汎後容臣給咨  
令其赴部引

見伏乞

皇上鑒施行

雍正四年九月

日

題爲欽奉

上諭事竊照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况罪大惡極天下共知  
者乎伏惟我

皇上以聰明睿智之

聖人爲

天與人歸之

聖主而又

大孝格

天至誠動物則凡天下含生之類血氣之倫莫不涵濡於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一

全

仁至義盡之中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矣至所以尊其

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以篤懿親者又豈千古

帝王所能希冀萬一者哉爲阿其那塞斯黑者位極人

臣地居密邇正當輝其忠誠竭其智慮以輔佐乎

聖明則寄股肱之任者莫如伊膺心膺之托者莫如伊指

山河而盟帶礪萬世子孫不失王侯之爵豈非與

國同其久長者乎乃不量其德之薄而才之庸惟日事

其心之奸而計之狡

皇上屢加之恩而不知勸

皇上屢訓之切而不知德直至大罪昭著極惡彰明

神人共憤中外共棄我

皇上

仁同覆載

量合乾坤猶不允諸王大臣之亟請而

特深遲回不忍之

天心及今塞思黑惡貫滿盈冥誅隨及我

皇上聞奏之下

聖心猶為惻然則四海九州莫不仰

懋謙宜化錄

卷之一

全

皇上之至仁千秋萬世莫不頌

皇上之大德矣今又欲將阿其那從寬曲有聖詢

內外臣工可知

皇上平日天恩下逮二人無時不望其悔悟無事不求其

可寬自始至今未嘗或釋者也然而

皇上之欲從寬曲宥者

大舜之心臣子之不敢順從者臯陶之法伏乞

皇上將阿其那即正典刑以稱快乎人心以垂戒乎萬世

臣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

旨

題請

雍正四年九月

日

懋謙宜化錄

卷之一

全

奏爲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德備中和

仁敷海甸

合閭間而登仁壽無過五風十雨之間

基宥密以格

蒼穹只在朝乾夕惕之下是以

九重之宵衣旰食即可以驗之民風而萬國之鑿井耕田

摺陳宣化錄

卷之一

全

何莫非偏爲

君德

藉田之黍稷嘉禾早供

馨香直省之豐登瑞穀頻書大有自雙穗以至八九穗

者四海皆同由十穗以至十三穗者兩河更盛

上天之昭格呼吸可通

聖德之純全誠求立應從來

聖君哲后之世禮明樂備之朝未有如

今日者也

臣跪讀

諭旨既不以地方之事卸責於臣工乃復因

簡用之人引歸爲已任

發千古所未傳之與旨

宣六經所未載之微言苟能細繹

繪音而盡心於封疆重寄則

君臣一德豈徒廣明良喜起之歌尤必欽承

天語而加意於吏治民生則都俞盈

廷且共慶龍虎風雲之會

臣

愚以爲凡在督撫諸臣敬

天勤民之道宜仰效乎

摺陳宣化錄

卷之一

全

皇上而爲

國爲民之誠宜取法於怡親王倘存心悠忽辜負

聖恩行一文張一示以爲臣已奉行不殆舉一吏劾一官

以爲臣已盡職無忝卽不然遵

皇上之諭旨勉行數事凜

皇上之天威矯廉自持又以爲臣心已殫臣節已清此皆

非純臣事

君之心也蓋純臣事

君之心心卽



也

君即

人也初無三理原本同歸此心可以對

天始可以對

君此心惟能敬

君斯能以敬

天而後臣子之心於

上天之赫赫明明一舉念而旋通於

皇上之雍雍肅肅儼爰牆而如見凡在人倫之內恩義俱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

全

不可負而忍負

皇上之深恩乎凡屬自好之人內疚且不可存而忍令

皇上代為受過乎苟存此心不但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近在及身違貽後嗣而清夜之中幽獨

之際莫不有一

天在也能無慙然愧悚然懼乎

臣惟有凜遵

諭旨益加勉勵殫盡血誠務期吏治循良民風勿穆以仰

報

天恩於萬一耳所有微

臣感激私忱理合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一

全

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豫省黃河水越三門更覺奔騰迅駛堤

綿兩岸實為保障憑依欽惟我

皇上

德邁唐堯

智超神禹

極丕變時雍之

盛治固已海晏河清

運久安長治之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全

宸謀猶塵宵衣肝食綢繆預定羣欽

睿筭周詳

指示咸宜共服

皇猷遠大於加幫歲搶之後復

大發帑金將兩岸大堤并通越格堤增卑培薄一律興

修高似弘岡大阜儼然千里金湯厚如疊嶂層巒允

作兩河砥柱是以伏秋交接水皆循軌以趨迄今霜

降屆期堤更環河而峙從此陽侯飲跡河伯效靈大

道中流遠數千里而安瀾入海左阡右陌且億萬年

而大有頽書在徵上奔走河干固沐

聖恩之浩蕩而小民生居禹甸永遯

帝澤之綿長矣茲據布政使費金吾署管河道事禮部王

事朱藻詳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雍於

上聞謹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河臣嵇曾筠合詞代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全

雍正四年十月

日

題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

德邁堯仁

功高舜治

臨雍講學既崇六籍以作人

廣額開科復闢四門而求俊前科會試

賞給資斧以言歸明歲南宮

特予寬期而赴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全

聖恩疊沛諸生之鼓舞難名

帝德遐敷多士之歡呼倍切將見三年貢舉庶免冰雪之

載途萬國觀光共快陽和之有脚禮闈賜宴盈盈綠

柳染輕衣

國學題名陣陣香風飛淡墨奏離階於鳴鳳春生桐樹

一千尋神變化於飛魚浪暖桃花三級既足以彰文明

之象更足以徵

隆盛之休誠自

今

特沛之

殊恩爲從古未聞之

曠典也既據布政使費金吾詳請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壅於

上聞理合恭疏代

題伏乞

睿鑒施行

一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全

題爲夢地需員請

旨調補以收實效事竊照縣分有大小之不同則政務有

煩簡之各異知縣一官大半皆初登仕籍而求其精

明練達才能肆應者卒難其人我

皇上勵精圖治愛育黎元每於初選引

見之時即驗其人才酌量員缺補授凡得緊要之缺者其

人多與其缺相稱諸政備舉百廢俱興地方自有起

色臣荷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敢不仰體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十一

聖心於吏治民生時刻加意臣查有太康縣一缺係附近

省會之大縣紳衿百姓强悍者多最稱難治知縣張

對輝現准部咨解任解京又唐縣一缺亦屬大縣孤

懸豫省西南與湖廣連界各省流民俱借墾荒名色

雜處其地匪類易於潛踪以致盜案叢積知縣周璠

怠玩性成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縱賊諸務廢弛

經臣特疏糾叅各所遺員缺均屬緊要必得年力精

壯勤緊辦事之員方克勝任臣查有扶溝縣知縣郭

紹璣係奉

有揀選命往人員補授扶邑二年有餘克勤克慎聲名素

好臣察其人學問甚優辦事明白扶溝小邑實不足

以展其所長現在委署太康縣印務請卽以郭紹璣

調補太康縣庶稱人地相宜固始縣縣丞程秉禮臣

准吏部咨雍正四年九月分籤掣山西平陽府浮山

縣知縣缺行令臣給咨該員赴部引

見臣查程秉禮年力精壯才具亦優兩次經臣委署光山

息縣印務辦事動緊於地方積弊力能革除奉行保

甲極其謹嚴請將程秉禮留豫補授唐縣知縣必能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全

整頓地方維持風俗臣爲員缺緊要起見冒昧

題請如蒙

皇上俞允則扶溝浮山二缺

勅部另行銓補倘太康縣現今部選有人可否卽以部選

之員改補扶溝縣員缺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十一月

日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sub>臣</sub>看得虞城縣縣丞李榮條奏附近大堤佃戶認夫一案奉

旨着<sub>臣</sub>與副總河臣嵇曾筠會同悉心酌議并與紳衿富戶公平商酌據實具奏伏查豫省南北兩岸大堤關係運道民生極其重大我

皇上軫念河防愛育黎庶不惜百萬帑金多方修築又設歲搶相機銀兩以備急需河兵堡夫以資保護

聖謨睿筭詳密無遺是以一夫寸料俱係雇買並無絲毫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累民歷有年所但臨河居住之紳衿百姓生當

聖明之世飲和食德久無力役之征共切子來之義况田園廬舍皆在河沿踴躍從公已非一日惟因

皇上愛民若子凡有工程俱動帑雇夫按方給值以故從

前地方官不敢派擾民間侵漁工價此所以縣丞李

榮有個戶認夫之請也河性變遷不常當汎水長發

之時素稱平易者忽成險要暫用民力每歲於夏至

後將凡有田地村庄相離大堤一二里者傳集公所

各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偶有急工堤上鳴鑼爲號

各照所認名數無分雨夜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計日可竣之工按名給與工食在於搶修項下核實開銷詢據紳士無不感戴

皇恩僉稱出一時之夫力享萬載之安瀾河工有益地方不擾實可長久奉行並無不便之處與情允協倘非汎水長發之時亦非向無夫料忽成險要之處印河佃戶用錢買脫派及一二里外無力窮民者查出卽行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聖

題奏請

旨革職究擬庶幾行之無弊而於堤工不無裨益矣今據

署管河道事禮部主事朱藻布政使費金吾會詳前來

<sub>臣</sub>謹會同副總河臣嵇曾筠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十一月

日

題爲欽奉

上諭事欽惟我

皇上明目達聰求賢若渴

特諭督撫暨布按二司各於道府州縣中明舉一人如有

挾私任情草率濫舉者從重治罪

天語煌煌凡在臣工敢不矢公矢慎各舉所知茲因副總

河臣嵇曾筠保題考城縣知縣高鏜奉

旨高鏜係高璜之子向來爲人甚屬平常朕所深知與嵇

曾筠保題本內優獎之語甚不相符觀查嗣庭之屢以

據謙宜化錄

卷之一

親知屬託嵇曾筠則嵇曾筠平日之不能謝絕情面可

知至高鏜之出身若嵇曾筠不知則甚屬糊塗若嵇曾

筠知之而特行保奏必係以高鏜曾在朕侍從之列而

爲此迎合之舉或高鏜向來平常而近日居官能改舊

習亦未可定著將此詢問田文鏡秉公具奏該部知道

欽此

諭旨不勝悚惕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伏查自雍正二年三月十八

日抵河南布政使任此時高鏜已經前撫臣石文焯

於臨河地方緊要等事案內由魯山縣知縣保題詞

補考城縣奉

旨依議補授高鏜卽於雍正二年四月十八日到任

心吏治凡在屬員無不刻意體察及蒙

皇上殊恩陞授巡撫更加剔釐時刻稽查宣布

聖訓令各屬洗心滌慮勉爲良吏實不知高鏜係高璜

之子曾在

皇上侍從之列高鏜亦未在前吐露一字不知其出

身實係糊塗之處但雖至愚極陋三年以來屬員

據謙宜化錄

卷之一

賢否頗有見聞惟人心莫測忽而改操易節者有之

忽而遷善悔過者有之止能據其現在而論除高

鏜在魯山縣時未至河南不能深知外查該員在

考城縣聲名甚好當詢據歸德府知府祝兆鵬稟

稱該員審理詞訟甚得民心稽察保甲亦無盜案至

謹慎河防承築堤工委能竭力料理與所訪無異

今奉

諭旨垂詢益加詳察高鏜現在離任領卷赴部引

見復行審訪該員離任後民情尚知愛戴均稱高鏜在

任審事明白稽查保甲並不擾民築堤辦料發銀公道百姓有去了一個好官之語則是高饒近日實能改其舊習臣不敢通同迎合理合具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十一月

日

無報宣化錄

卷之一

七

顯為特察豪紳劣衿倚勢囑民以安良懦事竊惟紳

一邑之望士居四民之首必須品端行立為鄉里推

重斯士庶奉作楷模而風化於焉無阻臣蒙

皇上殊恩畀以巡撫重任無時無刻不以士習民風為念

蒞任之始即留心察訪但善善之心不可不先於惡

惡故於各屬凡有淑身自好者分別獎勵復出示廣

為勸諭許令惡人改過自新寬其已往諄諄教導不

遺餘力恭逢

聖明在上聲教四訖正斯民有恥且格之時乃不謂猶有

無報宣化錄

卷之一

七

宜頑梗化如發難齊文進士王轍者臣先前訪查王

轍為諸生時品行不端鄉黨不齒及中進士愈肆猖

狂然猶望其畏法斂跡飭令地方官委曲勸勉詎王

轍怙終不悛今臣訪得王轍於雍正四年二月內監

生胡虞義與監生胡大林叔姪爭產互控陳州批項

城縣查審轍令伊族武生王旬極包攬其詞說明胡

大林謝銀一百兩先交二十兩後因親友處息大林

不肯給銀轍因生員王弘霏在大林家教書於本年

九月十九日假寫弘霏之字誣大林至寢家敬

人李三胡經將大林驛子奪去口說作銀三十兩

要找足又侵佔鄰人徐應運熟地一段應運親領佃

戶單回至今應運不敢安寢又令伊伯武生王允葵

侵佔王天壽地畝又武生王允葵仗伊姪王輟進士

之勢騙佔生員于嗣哲地畝計訟數年至今不結此

臣所訪查確實者其餘劣蹟似此類者不勝枚舉經

恩畏勢飲恨吞聲受其魚肉者莫不切齒繕疏間披

布政使司布政使費金吾署按察司事布政使費金

吾驛鹽糧務司等衙門河三府陳許禹鄭陝五州道

撫陳宜化錄卷之一

副使楊慶環陳州知州林貽能項城縣知縣徐璋各

揭報前來所當待疏

題奏請

旨將王輟革去進士與本內有名人犯嚴審究擬以安良

懦者也除武生王允葵王甸極務各學臣于廣襁革

外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十一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一介庸劣至愚極陋仰蒙

皇上天恩昇以巡撫重任雖兢兢業業時切悚惶而汲深

綆短罪尤日積臣將終鎮阻撓秋審并張球隱諱盜

案以原報竊案詳文補報即據原文年月批查飭緝

並不題奏正當嚴加治罪以為奉職無狀者戒部臣

照狗庇例議處已不足以蔽臣之辜復蒙

皇上天恩着銷去加三級抵降三級免其降調跪讀

諭旨感激涕零臣仰沐

聖恩更深恐懼惟有益加勉勵竭盡血誠以仰報

皇上高厚隆恩於萬一耳謹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日



題爲恭

賀河清大瑞以昭

聖治事欽惟我

皇上

德備中和

功同參贊

天地位而萬物育悉本於

大孝之敬修四時行而百物生已臻於無爲之

聖治是以

天不愛道而七政齊輝地不愛寶而九河告瑞既歷深數百

一尺而循軌東趨復澄清千餘里而安瀾一色臣於雍

一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自衛輝府兌清事竣回署由

祥符縣之柳園口渡河親見浮冰開凍之處微覺清

澈不似往日濁流心以爲異不敢冒昧隨委員西至

陝西交界東至江南交界分路上下查看豫省黃河

西至陝州以下東至虞城縣一千餘里自雍正四年

十二月初九日起漸漸澄清至十六十七等日竟與

湖淀清水無異據管河道祝兆鵬詳報前來臣於雍

正五年正月初二初三等日復委臣標中軍遊擊

孟儀親至河口看視至今尙然清澈又於正月初六

日據下南河同知劉永錫稟稱由北渡河見水猶清

臣考之典籍黃河千年一清

至聖之君以爲大瑞然從未有清至一千餘里久至一月

如

今日之獨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歡呼踴躍稱頌

皇上朝乾夕惕

聖德格

天昭此大瑞以垂億萬斯年之弘庥遇此奇逢幸生入道化

成之

盛世臣謹恭疏奏

賀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雍正五年正月

日

奏為恭謝

天恩事欽惟我

皇上

德則堯天

功敷禹甸

成平底績一人開有道之長

允翕典歌萬世享無疆之福以

大孝而秉乾應運固已深契乎

天心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頁

至聖而繼統光前尤能不承夫

祖德是以

彼蒼默佑乎上而無瑞不呈

聖祖保明其身而無福不備黃河濬源西極為元氣之萃蒸

循軌東趨象中央之正色則是渾渾濁濁亘萬古而

如斯湜湜清漣恒千年而難遇不意光凝玉液久及

三旬抑且朗澈冰壺長綿五省卽上溯唐虞之盛未

聞致此奇祥縱博觀經史之書罕見登茲異數普大

率土莫不歡呼白叟黃童咸知慶幸以為

深宮之敬修未可見仰觀天道而卽知

聖人之端拱若無為實體乾行而不息乃我

皇上

聖不自聖

謙而愈謙受眷於

天益信照臨之近歸功於

祖乃蒙陟降之休慶賀之典禮不行

景陵之祭告維謹臣於此仰見

聖學之精微若夫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頁

論祭

河神猶廣懷柔之德至於

賜恩臣庶更宏

錫賚之仁臣於此益見

聖心之廣大臣自慚庸劣躬沐

天恩惟有欽遵

聖訓之昭垂益加勉勵祗凜

上天之鑒照愈矢公忠以仰報

皇上天恩於萬一耳謹恭疏

奏謝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五年三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稟

題為

聖世河清

天恩寵被領請代

題謝

恩事欽惟我

皇上

大孝乘乾

至仁育物

朝乾夕惕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稟

聖心上合平

天心優見輒聞

聖德丕承夫

祖德是以致此奇祥之驗登茲上瑞之休乃

覃恩廣被

寵眷誕敷加秩百僚各賜一級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費

金吾按察使司按察使彭維新分守道楊夢琰河務

兵備道祝兆鵬分巡道孫蘭芬詳據各府州縣呈請

代

題恭謝

天恩前來臣不敢墮於

上聞理合恭疏代

題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五年三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臣

題為要缺必需賢員請

督補授以收實效事竊臣查直隸知州統轄屬縣與知府

等但知府惟表率屬員而知州兼身任地方較之知

府更難必得才守兼優之員方能勝任臣前因陝州

地方遼闊路通秦晉員缺緊要請將杞縣知縣陳賁

懿陞補陝州知州即以尉氏縣知縣楊弘緒調補杞

縣知縣部覆以楊弘緒奉

旨調來引

見俟引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一

東

見候

旨遵行杞縣知縣陳賁懿任內有載罪徵收停陞緝拏各

案不便准其陞補飭將陝州一缺俟臣預保賢員到

日遇缺掣補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臣查預保賢員現在接准部咨行

布政司查明各員從前會否引

見咨臣另疏請

旨尚需時日則陝州一缺未便久懸臣伏查尉氏縣知縣

楊弘緒原係雍正二年七月內奉

旨命往河南候補之員前因署湯陰縣事丁憂經臣以員

吏難得於請留能員等事案內

題明回籍治喪百日期滿來豫補用嗣准四川撫臣法

敏移送到豫又經臣於知會事案內

題補尉氏縣知縣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吏部

咨為欽奉

上諭事內閣交出雍正五年正月十二日奉

旨傳與吏部將河南尉氏縣知縣楊弘緒調來京引見欽

此咨行到臣隨即給咨該員赴部引

據豫宣化錄卷之十

頁

見在案仰祈

皇上天恩即將楊弘緒陞授陝州知州則要缺得人不致

久懸而臣亦得收臂指之助矣相應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五年四月

日

題為恭

進瑞麥仰祈

傳覽事竊以天道為

盛世而降祥則三春之雨陽時若地道為

聖人而呈瑞則二麥之穎果先登欽惟我

皇上

德邁唐虞

仁同覆載

居深宮而朝乾夕惕

據豫宣化錄卷之十

五

聖敬已備於羣黎當

熙世而海晏河清

湛恩覃敷於九有况

至誠足以上格

天心則默佑者必廣

純孝又能仰繩

祖德則俾受者必昌莫春而錫以冰牟普天同慶康年而受

此明賜率土同歡豈止全豫豐收兩河告瑞而已哉

臣生逢

堯舜職守封圻雨雪溥而高下咸宜收成盡足十分之數

婦子寧而謳歌載道阡陌尤多雙穗之奇身所經者

已無地而不然目所擊者敢函封而入

告茲據布政使司布政使費金吾呈送前來臣伏查三種

者一枝雙穗者六十四枝理合恭

呈

唐覽伏乞

勅部垂諸史冊以昭

聖世之休徵用光萬年之紀載臣臨跪不勝踴躍歡忭之

摺謹宣化錄卷之一

聖

至

雍正五年四月

日

奏為微臣奏謝

天恩仰祈

睿鑒事伏念臣一介寒微至愚極陋仰蒙

聖祖仁皇帝養深恩歷任四十餘年拔置清華侍從

內閣恭遇

皇上續承大統逾格擢用由布政使昇以巡撫重任受

恩深重圖報無由且臣既無祖父門第更乏交際提携子

然孤立親戚亦無委致既專瞻顧盡絕三年之前臣

即知任怨招尤在所不免然臣之敢於奮不顧身者

摺謹宣化錄卷之一

聖

惟侍

皇上聖明超越千古

覆載無私既如乾坤之大

隱微必照又同日月之明臣又何慮臣又何危但臣竊

以為一味懇直恐有疎虞刻意慎重謹而又謹凡忝

一屬員惟恐訪聞不確幾費躊躇必實在劣蹟彰著

確有可憑委難一刻姑容者方敢列諸章奏臣又以

為平民誣告尚有反坐加等之條督撫經奏更當律

以欺

君

上之罪如臣在任有一事敢於欺

君

上臣必不能瞞衆人之耳目而掩其指摘之口臣嘗爲

科多所排年羹堯所擠然彼未必能指臣之劣蹟也

未幾而李紱入

告矣未幾而修鎮內揭矣黃振國係一

計泰革職知縣

皇上特用爲知州自當感激

無嫌宜化錄

卷之一

臺

天恩竭力圖報乃敢倚仗蔡珽勢力妄言奏摺恐嚇同官

到任未久貪鄙不堪臣特疏糾泰本無冤抑泰後又

以致死滅口之事造言誣毀結黨朋姦汪誠才具原

屬平常經臣

題請調簡奉

旨調補固始縣知縣到任之後即勒借鹽當商制錢縱容

小稱賣鹽民多淡食邵言綸老邁庸才縱容書役大

駁收糧重加火耗民怨沸騰此二令者駐實欽確經

臣糾泰亦無冤抑而乃督求翻案比附匪黨即擬

一犯委署光州勒借邵言綸銀兩并諱匿盜案臣始

被其欺賤後經告發查出卽行

題泰實無私徇俱蒙

欽差刑部侍郎臣海壽工部侍郎今調補吏部侍郎臣史

貽直審明如少有冤抑

欽差豈肯代臣容隱臣縱不懼真誅豈敢不畏

國法倘黃振國等數案之外如臣所行之事尚有一二

足以誅殺臣者李紱或不盡知修鎮必不輕恕今

於

無嫌宜化錄

卷之一

臺

欽差審明之後九卿議奏之時忽有臺臣謝濟世從而糾

泰科道係

朝廷耳目近臣督撫而干科道糾泰則罪不容追而法無

可貸矣第臣又以爲臺臣風聞糾泰職固當然然在

欽差審後風聞應并泰

欽差不應止泰臣一人方見公直今蒙

皇上離明乾斷不但不將臣治罪而反將謝濟世革職

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贖罪此乃我

皇上爲天下萬世人心風俗計解散朋黨懲創刁風一皆

本乎大中至正之

天心而準乎公是公非之至理俾天下臣工仰見

皇上聖明莫不感激奮勵各釋憂譏長護之私而其矢致  
身事

君之義臣又何敢復言但

皇上因恭劾臣而處分言官臣不勝恐懼悚惕之至況臣

賦性庸愚受此

天高地厚之恩無從仰報今臣年六十六歲精力漸不如

前雖深自勉勵豈敢自信為無過萬一奉職無狀不

堪錄宣化錄

卷之一

聖

但上貢

聖恩抑且獲罪後世臣用是惴惴食不知味寢不安席矣

然臣一點天性愚誠則不特在生一日當竭蹶圖報

一日即委填溝壑之後生生世世敢不矢效犬馬以

盡臣心此臣敬書至此泣血哽咽而不能言也所有

微臣感激私忱理合恭疏

奏謝

天恩伏乞

睿鑒施行

雍正五年五月

日

錄宣化錄

卷之一

聖



題為恭報精田嘉穀以昭

聖世休徵事該臣看得天因

聖人而不愛道則景星慶雲呈其祥地因

聖人而不愛寶則秀麥嘉禾昭其瑞然未有九推之

大典甫

頒制作于寰區而百穀之滋生即布休符於藉地如

今日者也欽惟我

皇上

堯時敬授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夏

禹甸勤農

大內之慶修鑒觀者惟

上帝

深宮之懷保軫念者徧群黎既雨暘之時屢

天心復稼穡之克勤民食不特

三推之禮

躬親耒耜於京畿而且百畝之耕共效精誠於守土

視九州為一體太和翔洽夫自然

運四海於一心實意交孚而不爽是以奇祥疊產異

類生豫省四畝九分之中自變穗以至八九穗者累

疊成行當此五風十雨之際几十穗以至十餘穗者

亭亭秀出臣據開封府知府陳世倌詳符縣知縣萬

國宏詳報前來即於七月初二日恭率文武僚屬履

畝視驗無異老農觀

德化之成咸謂從來未覩此盛稚子樂

熙和之世亦知此生幸際其奇臣即告諭黎元當知所

自奉宜

聖德共曉由來此皆我

撫豫宣化錄卷之一

東

皇上以至誠肫懇之心舉行耕藉以輔相裁成之道昭格

仁穹之所致也但與與翼翼正當施其保護之功而厭厭綿

綿未即觀其奄觀之事容俟載獲以後函封

進呈敢將瑞穀情形先行入

告豐登預兆億萬年蒙樂利之休史冊光垂千百世仰嘉

祥之盛矣茲據開封府知府陳世倌詳符縣知縣萬

國宏詳報前來理合恭疏奏

聞臣臨疏不勝踴躍懼忭之至

雍正五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目錄

河南巡撫 臣 田文鏡敬梓

卷之二

條奏

欽奉

上諭事

題兌漕不拘衛輝小灘

請增營汛等事

題豫省兩鎮增添官兵

詳請仍留堡夫等事

題原設堡夫斷難裁汰

直陳司印紅簿等事

題停止司印紅簿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目錄

脩陳私鹽私茶等事

題私鹽私茶之積弊

責成河道等事

題河道加兵脩衙專管河兵

欽奉

上諭事

題滑濟內黃三縣官兵歸北鎮管轄

欽奉

上諭事

題勸截留及太陽渡收捐米麥賑恤貧民

請嚴府州交代等事

題府州交代之例

請

旨事

題磁州營改歸彰德營

敬陳陳情等事

題清釐仍舊冬兌冬開

詳請題明等事

題豫省丁監地畝

敬陳羅借倉穀等事

題羅借倉穀之法

請定武職陞遷等事

題武職陞遷之法

條陳稽察工料等事

題稽察工料之法

請定教職督課等事

題教職督課之例

恭請復設等事

題復設河北道並府州城歸併延津

恭請

特留巡察等事

題留巡察戶科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目錄

請停城鄉分辦之例等事

仍照舊例一體辦理并停

敬陳出借倉穀等事

奏敬陳出借倉穀之積習

遵

旨具奏事

題豫省倉穀存積承運存七糧三仍照舊例遵

撫豫宣化錄條奏卷之二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敬梓

奏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豫省兌運漕糧原在衛輝府北門外自

明季移於直隸大名府小灘鎮康熙三十五年前撫

臣李輝祖訪知衛河爲行漕故道疏請改復業蒙

俞允康熙三十五六兩年豫糧在衛交兌並無遲悞至康

熙三十七年運丁張文安等以衛輝路遠河淺情由

叩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一

閣部議將水次仍改小灘兌運後經前撫臣李國亮以官

民未便又請改復奉

旨允行在案迄今二十餘年今奉

旨確查定議具奏伏查衛河自屯子馬頭至老鶴嘴一十

八里係太行山發脉河底多石水深則舟行無碍水

淺則阻滯難行此運弁旗丁所以樂受兌於小灘而

不願於衛輝水次但小灘受兌在弁丁固屬有益而

豫省官民則有未便者蓋河北之彰德衛輝懷慶三

府及陽武原武封邱三縣起運漕糧并給軍行月等

米共該一十萬四千餘石自康熙五十八年奉

旨改徵本色以來俱係民間納米交倉候兌今若運至小

灘遠者不下七八百里近者亦至四五百里舟車盤

運費既浩繁且嚴冬雨雪跋涉長途不惟遲悞堪虞

且多折耗滲漏此不便於本色之米者一也若夫開

歸等五府一州漕糧行月等項共該米一十五萬餘

石係各屬折徵銀兩解赴該道採買若就近於小灘

購買則一隅之地斷難取辦十五萬之糧如於別處

買運跋涉更艱且隔省地方牙行囤戶故高價值勢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二

所必至以每石六錢五分之銀買米恐尚不敷再加

舟車運送費從何出此不便於採買之米者二也切

思漕糧關係

國儲運道必期無阻查康熙三十五年請復衛輝水次

之案原云採買之米不必拘定水次隨處可以購買

卽隨處可以受兌總求民便通融糧無貽悞等語今

應否將本色米一十萬四千餘石仍在衛輝五陵水

次兌運外其採買米一十五萬餘石自衛輝府至小

灘鎮沿河一帶地方不拘何處買米卽於彼處交兌

不必拘定衛輝亦不必拘定小難則允運既屬便宜而漕船亦不致遲悞矣既據糧儲道副使沈廷正布政使田文鏡會詳前來臣覆查無異理合具奏伏乞

肅鑒施行

雍正二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四

題為請增管汛官兵以資防禦事竊照河南一省居天下之中地形四達為九州之腹心諸夏之閭域分立兩鎮官兵控制南北星羅棋布措置已極周詳然豫省八府其處萬山之中而素稱險要者莫過於河南一郡係河北鎮臣所轄離省四百餘里離鎮一百四十里中隔黃河孤懸西鄙設有河南營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馬兵一百三十四名步兵五百一十四名共轄一府兩州一十四縣東西相距六百餘里南北相距三百餘里地方遼闊俗悍民頑且山多菁密最易藏奸今以孤營防禦地險兵單不似不足以資彈壓而勢亦不能兼顧無遑至於陝州新分直隸分轄靈寶閿鄉二縣離省七百餘里逼近潼關為山陝咽喉最稱險要再查嵩縣一營止一守備並無千把管轄嵩縣永寧盧氏三縣相距三百餘里兼之四面皆山層巒疊嶂莫可端倪臣等伏查河南營原設參將一員因順治十八年裁割提督改參將為城守營都司嗣於康熙七年奉裁提督參將因未復設臣等請復設參將一員駐劄河南府將河

南營都司改為守備移防陝州另為陝州營河南營  
原有之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仍歸叅將管  
轄分防洛陽偃師鞏縣孟津宜陽登封新安澠池汝  
州魯山郟縣寶豐伊陽等十三州縣如將都司改為  
守備移防陝州應更設把總二員分防靈寶閿鄉二  
縣其兵丁照陳州營馬兵酌增七十二名步兵酌增  
二百六十八名其嵩縣營亦應添設把總二員分防  
永寧盧氏二縣除將都司衙署改為叅將衙署無庸  
更張營房既未添兵亦無庸增造外惟移防陝州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五

守備陝嵩二營添設之把總各衙署并新設兵丁營  
房及盔甲旗幟器械為費無多臣將所存無碍充公  
銀內量支蓋造製備無庸動用正項錢糧至於官兵  
俸餉查叅將一員守備一員把總四員馬兵七十二  
名步兵二百六十八名每年應支銀六千五百二兩  
八錢四分零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俱於地丁銀內  
按年支給造入兵馬錢糧冊內奏銷再汝寧府屬之  
遂平縣境內有名平頭梁嶺呀山者長百十里界連  
四縣山深谷僻奸宄易於山沒係南陽鎮臣所轄地

方從前止設把總一員帶馬步兵丁六十四名分防  
遂平確山兩縣亦屬地險兵單請於汝寧營酌增把  
總一員馬兵三名步兵二十七名駐劄平頭梁嶺呀  
山扼要之處肅司防禦其俸餉米石亦於地丁銀內  
支給按年奏銷至於衙署營房盔甲旗幟器械等項  
臣等亦支公項造備如此一轉移間實武備以固疆  
圉示軍威而垂永遠長享太平於億萬斯年矣臣謹  
會同河北鎮臣紀成斌南陽鎮臣佟世鐸合詞具

題伏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六

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正月

日

題為詳請仍留堡夫以重修防以資鞏固事該臣查得  
豫省於撥江南河兵一案前准部覆除武陟縣堡夫  
一百名仍留以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堡夫秋後盡  
行裁汰等因隨行管河道遵照去後茲據管河道陳  
世倬詳稱切查黃河南岸堤工綿亘千有餘里向設  
堡夫九百餘名令其按堡修防嗣因連年黃水泛漲  
堤工在在危險堡夫為數無多不足備修防搶護之  
用蒙我

皇上軫念豫省河工關係緊要酌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七

列各堤共資防禦是河兵之設原以增堡夫之所不  
足今南北兩岸新建埽堤歲搶各工不下數十處若  
設兵裁夫則防守之人仍不足用難免顧此失彼之  
慮且歸德府屬之商邱考城虞城等縣並未派列河  
兵今若裁去堡夫則數百里頂冲險堤竟無一人防  
視矣伏查河臣齊蘊勸原疏內稱俟過秋汛水落工  
平盡行裁汰但每年俱有水長水發之時非一落之  
後竟不長發也堡夫甫裁而挑汛卽屆加帮大堤又  
係新築之工更須巡防保護新來河兵雖捲歸下埽

鐵填釘椿固所熟諳然而一年一換新舊接替本處  
之地形水勢未必深知至於搜尋狼窩窟洞鼠穴水  
溝雨塌時加填補及瞻望水勢風防雨守無分寒暑  
晝夜是河兵又不若土著堡夫之熟悉也務需兵夫  
兼用協力修防方有實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  
再查堡夫工食又係各州縣於額設各役工食內撥  
給並非額外增加之項更可無庸議裁惟於給發工  
食時嚴加確核務令均沾實惠不使稍有虛冒再堡  
夫中如有學習埽堤鐵填等事試驗得實者卽准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八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正月

日

題為直陳司印紅簿無益虧空徒滋擾悞請

有敕部停止以省案牘事竊惟州縣徵收錢糧每易至於虧空一遇盤查無弊不作久在

皇上聖明洞鑒之中故屢頒

諭旨至詳主悉即廷臣條奏凡可以杜絕虧空者無不兼聽並用以期永絕弊端惟有布政司印發紅簿一事不但與虧空無益抑且擾累遲悞臣職任封疆事無巨細凡有奉行自當體察民情風俗悉心斟酌務求盡善咸宜庶幾無負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九

皇上委任至意一有見聞敢不據實直陳仰祈

睿鑒臣查豫省各州縣民間買賣田地每年俱俟歲終彙齊過割於次年開徵之前查明各戶收除數目造定紅簿鈐蓋州縣印信催徵由來已久今准部咨令於上年十月內將紅簿申送布政司鈐蓋印信此時民間買賣未完收除未盡若促令造送必致遺漏舛錯以啟爭端若不俟其過割清楚次年又無完納錢糧若必待彙齊查造則已屆開徵之期印發不及此不便於民者一也各州縣紅簿必由戶書糧總造

定有上年十月內用印之限屆期不至飛檄催

容刻緩而各戶過割未清憑何造送勢必印將上年紅簿依樣葫蘆以塞一時之責次年錢糧應收者未收應除者未除一至開徵戶額不符紛紛訐告此不便於戶書糧總者二也豫省錢糧丁地分徵糧額最少之州縣其紅簿不下二十餘本非比別項文冊可以封發備司傳遞必須專人資送冊少而路近者往返盤費無多至於冊多路遠之州縣所費不少及至省城挨次印發既不免守候之艱而府吏司胥又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十

不無需索之弊况錢糧關係重大四月例應完半若必待紅簿開徵恐致悞餉勢必先立草簿私收雖屬違例然亦不得不然此不便於州縣者三也既設有司印紅簿上司盤查必以司印之紅簿為憑萬一不肖州縣雖有司印紅簿必托言填錯不便改正仍用縣印紅簿先行徵收再行賸入司印簿內徵多填少任意刪存更難究其虧空此不便於盤查之上司者四也再布政司印信所關匪小斷難假手於人除日行事件用印外必須朝夕坐視鈐蓋方克有濟而布

政司爲錢穀總匯收支出入政務殷繁豈能兼顧此不便於布政司者五也臣以爲欲杜州縣之虧空全憑上司蓋防微杜漸原在道府直隸州之不時盤查而清本澄源尤在督撫之正已率屬督撫得人則大法小廉司道府州奉法惟謹平日既絕苞苴臨時無容瞻徇爲州縣者豈盡不知國法甘心自蹈刑辟乎臣受

恩深重凡有一得之愚無不思竭力報效臣查豫省雍正

三年紅簿直至四月二十六日方得印完深爲擾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十一

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年如此後年可知臣目擊其事洞悉其情豈敢隱匿不爲我

皇上陳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緣係陳奏事理貼黃難盡仰祈

聖鑒全覽施行

雍正三年六月

臣

憲爲備陳私鹽私茶之積弊請祈

奏部定例以杜奸商以裕

國課事竊照鹽法茶政均以官引爲泥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觔爲一袋帶耗五觔又商人販茶每引照茶一百觔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若引貨相離及夾帶餘鹽餘茶并將舊引影射者俱以私論經由之地方官失察故縱者各有處分律例何等森嚴自當恪謹遵守乃自年羹堯爲川陝總督而茶政壞及管理河東鹽務而鹽法亦壞臣蒙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十二

皇上天恩簡畀巡撫重任凡於地方事務留心體察豫省地處中州爲四方咽喉商賈往來雜沓鹽茶兩項不但私販充斥抑且夾帶橫行殊干法紀故於抵任之始卽飭各地方官如有鹽茶經過驗引放行以絕諸弊無如山陝商客皆年羹堯私人倚勢藐官甚多掣肘其欺臣遠遠一時耳目不及隱忍徇縱者不知凡幾間有奉法惟謹如靈寶縣知縣多時琦者盤獲私鹽具文通詳而年羹堯不由有司審擬亦不咨會臣衙門擅自銷案反責地方官以不應如盧氏縣商人



李乾勝於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三日獻鹽二千四百九十六觔至靈寶縣止有引八道內開鹽一千六百觔再加耗鹽五觔并除袋皮十五隻約重四十六觔外淨多餘鹽八百觔且查引內吏扒係雍正元年十二月內所印顯係舊引影射通詳撫臣鹽臣當經前撫臣石文焯批行河南驛鹽道查報而年羹堯久不批發隨有署河東鹽運司事神木道李世倬據李乾勝夥商盧克呈稟批飭咸寧縣知縣嚴士俊差役執秤前赴靈寶縣稱較并飭該縣作速較明審供詳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十一

覆母任以憲批未至故延拖累該縣以嚴令發來之秤較之靈寶鹽秤每引重鹽七十餘觔詰訊脚戶楊日楊齊誌僉供商人稱鹽時秤錘上加箇爛火盆鐵詰訊商人李乾勝供鹽是公爺的稱稱下的與別處秤不同又問引是去年十二月日期怎麼今歲纔發鹽呢供商人回過道裡吩咐著商人代他帶運的等語該縣以官秤輕重懸殊恐係來役中途滋弊關會咸寧縣煩其封固移較共稱少鹽六百九十二觔外尚夾帶餘鹽二百零四觔該縣因靈寶一邑每歲額

銷引五千四百八十張有零暨盧氏內鄉兩邑之鹽經過盤驗俱用十六兩官秤並無多餘今咸寧縣奉運司頒發之秤每引約重七十餘觔嗣後凡官鹽到境或照運司所發之重秤稱驗或照十六兩官秤稱驗一並審擬詳請在案嗣於雍正二年六月初五日督臣年羹堯始將該縣原詳批仰河南按察司確審招報脚戶既不知情給還驢騾先行省釋李乾勝因見脚戶省釋審無對証捏稱係脚戶夾帶倚恃生員護符不便刑訊正在詳請稅革間又於雍正二年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十四

七月十五日准咸寧縣詳奉鹽道批鹽場發鹽制秤較定已久三省通行非特靈寶一邑爲然也仰卽移明一體遵照到縣查此案有無夾帶河南按察司尚未招報突於雍正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年羹堯惟據鹽運司詳批鹽引既無夾帶仰河南按察司轉飭速給該商領運並嚴飭該縣毋再違例留難致干未便等語草率銷案矣臣於雍正三年六月十二日據驛鹽道沈廷正驗報到臣詳閱之下不勝驚異臣查豫省河南南陽二府汝陝二州所屬州縣并許州所

之襄城一縣俱食河東鹽而靈寶一邑路當孔道私販出沒現在積引難銷豈容鹽梟橫行該縣例有查驗之責安敢輕縱但私販之無引挑運者易於察捕而奸商之夾帶影射者實難稽查非稱不可總之年羹堯倚勢顯貨利盡錙銖紊亂

國家定制捏情條奏便適已私又於鹽場遍置私人神木道李世倬咸寧縣知縣嚴士俊俱係黨羽袒護奸商肆行無忌以致私鹽充斥官引難銷流毒豫省治為積弊伏乞

撫陳宜化錄

卷之二

七

皇上敕部將雍正二年十月十七日內閣抄出年羹堯條奏速行另議改正請嗣後仍照舊例用較準每筋十六兩官秤許經過地方官稱掣放行如有夾帶餘鹽照律治罪若官役指索留難查出嚴加叅處如此用法得平庶奸商知所畏懼而積引不致壅阻矣再查茶商運茶出口交易更屬緊要關係非輕茶引不得相離而近日止用川陝總督印票販運並無茶引相連亦無勛包數目自楚入豫一路由裕州至稱山伊陽宜陽澠池陝州靈寶閿鄉出潼關一路由舞陽至

葉縣鄆縣汝州新安澠池陝州靈寶閿鄉出潼關臣今附近潼關之各州縣驗引放行現據靈寶縣報稱查獲商懋官等有票無引茶五千四百一十五包閿鄉縣報稱查獲馬世傑有票無引茶六十二擔半俱稱有引隨後臣姑令寬限一月送引驗放又據靈寶縣查獲吳宗直無引私茶二千四百筋假裝布駝擅行駝販訊供潼關外有小路叫做禁溝有人引路黑夜可走等語臣現批布按二司飭審招解在案容臣審明另疏具題外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原任

撫陳宜化錄

卷之二

七

川陝督臣年羹堯奏據西安撫民同知楊廷相詳稱蒙憲給發船票赴湖廣買茶遵行已久一旦遽令引文隨茶方許放行舊例領引之時先繳佐充軍需銀二萬兩是東商必不能將雍正二三兩年之引一時并領接濟前途運發茶筋等情相應移咨轉飭經過地方官照依舊例驗放等因到臣臣因咨內所云舊例係何年月日所定之例無憑稽查咨詢去後迄今年羹堯已經離任尚未咨覆總之年羹堯貪利無厭以印票運茶又不開明包勛數目止令心腹楊廷相

盤驗不許經由州縣過問據咨兩年之引不能一時并領一到潼關該同知又泄何盤驗截角違廢茶引相隨之成例止圖小票行私之便宜以致私販充斥茶政廢弛萬一夾帶違禁貨物私從小路禁溝出邊所關不小臣請

皇上敕部定例先令湖廣督撫嚴飭產茶之各州縣凡商

茶照引運茶先行申報本省督撫咨明前途轉飭經

過地方引茶到豫止令附近潼關之陝靈閭三州縣

驗引移送出關守取西安撫民同知收明回文備案

蘇東直化錄

卷之二

七

督臣船票槩行禁止如無官引照律拿問則私茶絕

跡而

國課自裕矣臣職任封疆凡有闕碍

國計民生者自不敢避忌嫌怨隱忍不言今年羹堯已

蒙

皇上乾剛獨斷調任杭州將軍而伊在陝時所作所為臣

恐一時難以盡改日久相沿遂成積弊而私鹽私茶

充塞載道上虧

朝廷商課下累州縣考成若不盡一定例永遠欽遵貽患

不淺臣為日後地方起見不勝籌慮再三縷晰上陳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六月

日

蘇東直化錄

卷之二

六

題為責成河道需管河兵以免曠工以收實效事竊臣  
伏查豫省南北兩岸堤工關繫運道民生仰蒙

皇上庸慮周詳不惜百萬金錢設官修築遂使河流底定  
得奏安瀾又因原額堡夫不足防禦

特諭調撥江南河兵來豫修守隨經河臣齊蘇勒抽調十  
河管兵一千名千把總六員分派險要協力防範嗣  
因正副總河議請裁去堡夫以致上厯

聖懷諭令詳悉斟酌議奏復經副河臣嵇曾筠  
奏請停裁經臣

摺請宣化錄

卷之二

九

題請照舊仍留併令堡夫跟隨河兵學習格埽鑊墊等  
事於每年南兵將換之時試驗得實即准其拔作河  
兵以免淮兵遠涉之勞俱經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但臣伏思堡夫之欲習格埽必須責令  
河兵教導而河兵之四散逍遙必須分責河員董率  
或一月一試或按季一驗內有教習勤而成就多者  
則給賞以獎勵之或有懶於指示怠於學習者則責  
治以儆戒之方克有濟臣查撥到河兵雖有千總三  
員把總三員為之管轄然而官卑職小不足以資彈

壓況南北兩岸堤長千里一時耳目難週約束不及

至於印河各官則又文武不相統攝毋論其不能令

河兵教習堡夫即遇有險要急工亦多不服驅使委

任雖有河兵之名究難收河兵之效臣愚以為守巡

二道舊有兼帶兵備之銜而撥到河兵又無操演營

務之事原與堡夫不相上下應請責令管河道統攝

稽查并分責各河同知董司教習如有抗玩不服怠

惰偷安者許管河道徑行責治并許各河同知會同

千把總究處如此河兵必咸知法度不敢抗違而堡

撫宣化錄

卷之二

十

大學習格埽等事亦易於成功不過二三年內盡皆  
諳練明白均可拔作河兵毋庸再調南兵矣如蒙

俞允惟將管河道

勅書內加入此欽便可遵循臣因河工起見謹會同總河

臣齊蘇勒副總河臣嵇曾筠恭疏具

題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七月

日

題為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豫省滑船自衛輝府水次受兌前進經由滑潯內黃三縣中多沙石淺灘需夫挑挖在滑潯等縣以河南滑潯為隔省之事不甚相關而押運官弁又以非本省所屬呼應不靈每致抵遲遲悞仰蒙皇上睿鑒周詳軫念運道所關綦重

特降

諭旨以滑潯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衛輝則運道得端責成著九卿速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皇上聖明之所運行無微不矚無遠勿届也臣接准部咨除應徵地丁正雜錢糧並起運存留各款及一應卷案業經戶部行文直隸督臣李維鈞逐一分晰造冊移交應伏移交到日造具各收管清冊送部查核并一切大小事宜隨行布按二司確查妥議容臣次第舉行外臣查有部議所未及而事關緊要者不得不為

皇上陳之如管汛是也滑潯內黃三縣今既改歸豫省所屬不便再令直隸官兵防守查彰德衛輝二府原屬

河北鎮所轄汛地應在河北鎮標營分撥弁兵駐防但該鎮營汛歷來派撥已定今茲以三縣地方止就該營現在官兵內抽撥誠恐汛廣兵單不敷調用若另議增設官兵又不免糜費俸餉臣請將直隸原駐防滑潯內黃三縣之官兵一并改歸河北鎮標如分隸衛輝府之滑潯二縣即將原有官兵改歸衛輝營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庫內支領造入該年兵馬錢糧冊內奏銷如此一轉移間則官兵俸餉無俟加增而三縣汛地防守仍不乏人矣抑臣再前請者各省教職俱係本省舉人貢生選授今滑潯內黃三縣現任教官亦應遵例令其離任赴部改補另將河南之舉人貢生選授但教職前司秉鐸無甚關碍地方可否將現任各教官仍令照舊管事俟該員陞遷事故卸任之後再行照例將本省之人選授統聽部議至於印佐等官如有河南本省之人臣即查明令其同避另補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一

三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今歲豫省夏秋以來雨水過多各屬窪下地方未免被淹兼之本年七月十三日黃河水長狂風驟雨以致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堤工漫溢各十餘丈濱河村庄更被水淹臣星夜僱備紅隻分頭濟渡被水災黎加意撫恤不致失所恭蒙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無遠不屆

特降

撫豫宣化錄

卷之十一

詣

諭旨儀封蘭陽兩處冲開決口被災人民著速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卽動正項錢糧衝沒田地詳細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等因欽遵在案又蒙

皇上

殊筆

上諭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爲惻惻該督撫作速遴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不得收穫房屋倒塌不安厥居者卽一面賑恤一面具

奏等因欽此欽遵臣隨即飛行布政司遵員查勘進冊賑恤容臣另疏奏

聞外臣查賑濟災民例應動常平倉積穀但康熙五十九年六十一年截留漕米及陝州太陽渡捐收米麥原係備賑之項臣因米麥積貯年久易於微爛經臣繕摺

奏請平糶易穀業蒙

皇上洪慈

勅部議覆奉

撫憲宣化錄

卷之二

圭

旨依議欽遵在案惟據各州縣報到止賣過米二萬餘石因時值秋收新穀雜糧並登市價減賤且小民俱食新米糶買無人應俟明春青黃不接之際再行平糶臣因念常平倉穀及漕捐米麥均屬備賑倉貯均係正項錢糧常平倉所貯粟穀尚可耐久應將未糶漕捐米麥動撥賑濟但

題請需時災民碍難久待臣不揣愚昧一面繕摺奏請一面隨檄布政司會同糧儲道除無清米之州縣仍動常平倉穀賑恤外其有米各州縣俱用應糶清

米賑恤所有動用過米石數目俟賑恤完日容臣進冊報部查核似此一轉移間而

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理合題明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三年九月

日

撫憲宣化錄

卷之二

庚

題爲請嚴府州交代之例以端責成以杜虧空事

我

皇上自御極以來軫念

國計民生宵旰勤求或

特降

綸音或傳採羣議凡所以杜虧空而實庫儲者業已區畫

周詳盡善盡美矣然以庸愚謬膺重任雖時刻提

防嚴加查察其如幅幘廣濶耳目難周惟藉知府與

直隸知州不時盤查如有虧空令其據實揭報况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七

府與直隸知州與所屬州縣最爲親近倉庫有無虧

空原無不盡知苟能徹底清查自可預杜侵那祇因

平日瞻顧情面甚或怠惰偷安雖有不時盤查之責

失察分賠之例以爲事犯者少倖免者多敢於通同

徇隱及至水落石出叅追虧空着落不盤揭之該管

上司按股分賠其間又不無丁憂事故陞遷離任歸

旗回籍之員卽移咨各省旗籍紛紛催追不免往返

稽延一時難以歸結臣伏查雍正元年八月二十日

定例內開各省常平倉存貯米穀督撫陞轉離任將

冊籍交代新任督撫限三個月查核奏

聞等因臣查督撫統轄兩省一省離任之時尚今查核交

代而知府與直隸知州所屬州縣最多不過十餘處

離任時將各屬倉庫錢糧查明造冊交代更屬易舉

臣請將知府與直隸知州離任時除本任內倉庫錢

糧仍照定例限兩個月交代外其所轄州縣一切正

雜錢糧米穀等項亦照督撫三個月查核交代常平

倉米穀之例於定例兩月外寬限一個月造冊交代

令署官盤查出結如被署官查出虧空揭報卽着落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天

前任府州分賠署官亦照正印官於離任時造冊交

代令接任官盤查出結如被接任官查出虧空揭報

卽着落署印官分賠逾限不卽交代者照例叅處如

此則府州各官誠恐離任後交代不下或被後官查

揭分賠斷不敢再爲徇隱必能留心體察不時盤查

所屬之員亦不敢任意侵那懇求府州擔承扶同出

結卽或交代時查出虧空着落分賠均係現在之員

勒迫自易亦免吞追往返之繁而於倉庫錢糧大有

裨益矣是否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九

題爲請

吉事竊查豫省磁州一營原管轄彰德一府八州縣汛兵因該州界連直隸爲豫省北路咽喉故令該都司駐劄磁州城內以爲保障該營存城馬步兵丁二百一十一名內分防大路墩臺及解汛馬步兵丁七十三名今將磁州改歸直隸則兵營自應并歸直隸管轄但該營非但管轄一州若徑改歸直隸則彰德一府七縣汛地無所統屬如并歸衛輝營管轄查衛輝營汛當衝道且係三省接壤又多山險重地原轄一府八縣今再益以一府七縣恐致鞭長莫及若在彰德府再立一營未免添設官兵另起爐竈臣再四籌度務求萬全請將磁州營所屬分防彰德府千總一員移駐磁州留存城馬步兵丁四十名內馬兵八名步兵三十二名以供差遣城外分防馬步兵丁七十三名內馬兵十四名步兵五十九名統領該千總管領盡歸直隸造冊移交至該千總應歸併直隸何營統轄統聽直隸督臣李紱擬定外其原設磁州營都司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卽帶領該營存城餘下之馬步

兵丁共一百八十一名移駐彰德府城別立彰德營  
名另換印信仍管轄一府七縣至於衙署都司令其  
駐劄原有之察院空廨守備卽住千總衙門畧加修  
理毋庸蓋造其帶回餘下之馬步兵丁共一百八十  
一名每名應給營房二間共三百六十二間應照河  
南營之例將所存無碍充公銀內量支修葺無庸動  
用正項錢糧如此一轉移間度磁州改歸之後巡緝  
仍不乏人而彰德一府七縣汎地升兵又得備營管  
束不時操練於營汎不無裨益矣是否允協臣謹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同河北鎮臣紀成斌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五月

日

題爲敬陳豫省等事該臣看得豫省漕糧例應冬兌冬

開直隸督臣李紱奏請夏兌夏開部咨行臣夏兌夏

開較舊例冬兌冬開果否更加利便有無貽誤悉心

詳酌妥議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隨行糧務道會同布

政司妥議去後茲據驛鹽糧務分守道楊夢琰布政

使費金吾會詳呈稱豫漕二十餘萬實關俸餉急需

不容少缺定例十月徵收十二月兌開定限於三月

初一日抵通卽遇雨澤短少衛水微弱之年幸時日

尚寬批挖盤剝漸施人力亦可催償前進故歷歲抵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通從無悞情之事夏兌夏開則爲期孔迫萬一遲悞

俸餉咎將誰歸况豫省河道每當夏時漳水漲發溜

急難行而臨清以南汶衛合流尤爲險急以漕糧重

務而輕涉不測之慮深爲不便五六月間亦難必其

決然大水萬一天時稍亢河水仍淺彼時何以設法

濟運若仍然挑淺盤剝則僱夫於冬間農隙之時稍

易僱夫於夏間農忙之候更難且沿途兌米不止一

處若一處而建一倉恐工費浩大一時難造若任其

露積則泡爛折耗誰爲賠補卽以河北本色而言秋

收豐盈之際小民易於完納至青黃不接之時則難  
爲力矣以河南折色而言當秋收價平止數脩辦若  
遲至明年四五月米價昂貴勢必難於採買以上數  
條奉准部議已極周詳再查定例東省漕船爲七省  
首帮次及河南而各省漕船始得叩尾而進毋許慢  
越若改爲夏開應尾隨何帮之後况夏開必係冬回  
此時正值守凍必當停泊河干及至凍開而各省重  
運又絡繹不絕豫船從何路回空且爲日無多安能  
如期修船抵次以接下運是夏兌夏開不獨有悞本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五

年俸餉且恐有悞來年之運夏兌夏開似不如仍舊  
冬兌冬開之爲便也等情會詳前來臣查通州倉糧  
積貯雖多各有款項豫漕雖止二十餘萬係每年撥  
定俸餉急需並非無甚關係之項即使沿途設立倉  
廩而小灘等鎮尚非豫省所轄如何越境建造又不  
便委官看守糧船雖有歲修銀兩豫省並無船隻縱  
能修令堅固而北方河道水勢洶湧難免風波之險  
至云風小水緩然後開行而夏秋之間大雨時行水  
正漲發卽無風之時亦多險溜自夏及秋守候無日

事關

天庾重大臣敢不悉心詳酌夏兌夏開貽悞甚多

無更加利便之處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題爲詳請

題明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事該臣看得豫省丁銀不隨地派民間苦樂實屬不均臣前在布政使任時已經通飭各州縣確查妥議因各州縣紛紛議詳不一屢經駁查及蒙

聖恩簡昇巡撫之後節次嚴催茲據布政使費金吾詳稱丁糧同屬

朝廷正供派之於人與攤之於地均屬可行然與其派在人而多貧民之累孰若攤在地而使賦役之平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

五

盛世人丁永不加賦則丁銀亦有一定之數按地均輸更易爲力查各屬人丁多寡不等今就一邑之丁糧均攤於本邑地糧之內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畝輸將如某縣原額丁銀一千兩攤入地銀一萬兩之內則每地銀一兩應加丁銀一錢以此核筭在丁少地多之區每兩不過增至分釐卽間有丁多地少之處每兩所增亦不過一二錢而止如此則地多之家力能輸納而無地之民得免光丁之累矣至豫省州縣每年均有報墾陞科以及遇閏之年糧額無定嗣

後地糧如有陞增應將丁銀隨年另行均派攤入正閏銀內照數收納庶額賦無虧其有裨於

國計民生實非淺鮮再查太康汝陽正陽新蔡信陽羅山許州鄆城光州光山息縣商城等十二州縣雖係按地收丁然丁糧仍分則等終難免避重就輕躲閃偏枯之弊今應與各屬一體按糧均攤以昭畫一以垂永久統於雍正五年爲始攤入地糧之內收納至各屬丁冊及更定賦役全書候

題允部覆至日另行造送等情詳報前來相應具

據豫省化錄

卷之二

五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八月

題為敬陳羅借倉穀之法以俾貧民實惠

聖恩事該臣 看得出羅倉糧一以接濟民食一以平減市價此誠

國家於獨賑之外推廣拯濟之仁政也 臣 接准部咨戶部議覆掌陝西道事廣西道試監察御史馮長發奏敬陳羅借倉穀之法等事一案欽遵緣由隨行布政司通飭欽遵去後查雍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准戶部咨為請定外省奏報等事內開嗣後凡 臣 部陳奏及議覆條奏事宜部文到日將可行不可行之處限一

據實宣化錄 卷之二

奏

月內具疏奏明請

旨等因遵照在案今據布政使費金吾詳報到 臣 愚以為發羅一條尚當因地制宜相機料理伏查各州縣倉廩建在州縣城內者多間有四鄉設立廩座者貯穀亦復有限若每州縣應分八方一方各設一廩庄多戶密者或設一二廩各預定日期該州縣官親盤監羅雖可便益窮民杜絕囤積但羅賣倉糧原為救饑平價起見刻不容緩如入廩同日開倉出羅則州縣一官不能分身勢必委諸衙官教職立能查禁奸

商豪勢囤積之弊若各定日期羅過此廩再在彼

監羅跋涉往返亦需時日窮民豈能久待况聞一方先開一廩則七方之民亦必雲集擁擠及至別廩開羅而羅過之村庄又來混雜勢不能禁弊更叢生再四鄉原貯有穀者或可就近設廠羅賣彼附近水大可通舟楫之州縣一船可載多穀輓運尚易為力按方設廠猶為便民至於倉穀俱貯在城鄉村僅通陸路且山路險峻跋涉維艱之州縣從城運穀至鄉非一車載駟駝不可遠則竟有八九十里近亦不下四五

據實宣化錄 卷之二

奏

十里口袋從何措置腳價從何出備州縣官力不能捐仍必派諸行戶累及里民夫以救濟窮民之良政而致有派擾地方之弊端尚未盡善盡美也且民不可使之太勞亦不可使之過佚當

皇上軫念窮黎開倉平糶之時

仁恩下沛至優至渥而小民尚惜此舉步負戴之勞竟欲坐享其利似非下土小民分所宜然况平糶與賑濟不同賑則按口給食雖老弱廢疾俱宜到廩羅則止須一家之壯丁赴羅間或家無成丁之人亦可持

親隣代買則此遠涉守候之苦又似無庸適為民慮也臣前為牧令時曾奉文出糶倉穀倉貯俱在城內每日清晨將倉穀量出發至四門關廟設法糶賣仍親身周流巡查不但無奸商豪勢囤積之弊並不致小民有守候之苦再州縣一官有錢穀刑名之責於早半日賣穀晚半日比較錢糧審理民事均無有誤此臣所身經親試者臣深受

皇上殊恩凡有一得之愚不敢自隱冒昧具

奏伏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奏

皇上勅部再加議覆施行其餘各條洵稱良法實屬可行

雍正四年九月

日

則為請定武職陞遷之法以收實效事欽惟我

皇上

至聖至神

允文允武

備三才而立極固已萬國咸寧

建一中以宜民久致四方來賀乃猶以為

聖人之治天下惟首在於用人而

聖人之享太平更不忘乎武備故自

龍飛御極以來日理萬幾之下武職不論大小俱令引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卑

見循

待諭各省督撫提鎮自副將以下遊擊以上除地方有事

曾經引見過外將漢仗好做官聲名好者每省不過四

五人着陸續輪流保送來京引

見又屢頒

諭旨直省各標千總內有弓馬嫻熟漢仗好人去得者各

挑揀一員保送如千總內不得其人即於把總兵丁內

揀補送部引

覓則是天下武職無大無小孰優孰良莫不俱在

聖上洞鑒之中

聖明甄別之下矣今部臣以副將以下陞選之法涉於煩

碎謹擬規例十條至詳且悉我

皇上聖不自聖必下詢於衆謀之同

精益求精欲廣收夫芻蕘之得奉

旨這本內補授副將一款所議是補授參將等官之處着

行與各省督撫提鎮各抒已見確議具奏等因欽此欽

遵仰見我

皇上廣收博採問察用中之

樞密宣化錄

卷之二

呈

聖意竊謂

國家用人雖不拘一定之成格而中樞推補自當立一

定之章程如論銜則有加銜調任之煩論缺則有後

來居上之弊莫若較俸陞轉之爲得也然較俸陞轉

之中品有大小則俸有深淺如部議將遊擊都司合

爲一項令管衛守備陞補主參將缺出亦令遊擊都

司一併較俸陞轉但臣以爲遊擊都司雖不甚相遠

而品自不同俸亦各異遊擊陞參將無庸置議矣至

都司之陞陞參將應論都司之俸或免其遊擊之

轉而加以食俸之年月守備陞都司無庸置議矣至

守備之陞陞遊擊應論守備之俸或免其都司之

轉而加以食俸之年月至有軍功加銜者或得均免

加俸庶幾各得其平抑更有請者管衛之設不但

沿邊沿海缺係緊要卽內地各省亦有要缺或建營

於山關水口之間或扼要於衝衝孔道之際或聯絡

之聲勢稍遠而呼應不靈或犄角之依倚稍偏而孤

管獨立此等緊要之缺參將有之遊都亦有之臣請

皇上勅部行令各省督撫提鎮除沿邊沿海題補員缺外

樞密宣化錄

卷之二

呈

不論參將遊擊都司將此等要缺查勘明白繪圖造

冊送部由兵部核定參將若干缺遊擊若干缺都司

若干缺凡遇此等缺出請照副將之例查有軍功保

舉并曾送部引

見

皇上面試人才壯健弓馬嫻熟諳練管務歷俸三年之記

名人員繕摺進

呈奉候

欽點庶幾管衛得人而控制有賴矣其餘各缺仍歸部核

俸推補別條請照部議

不揣愚昧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呈

題為條陳稽察工料之法仰祈

聖鑒定例以垂永遠事據署理管河道事禮部主事朱

藻呈前事詳稱竊惟堤工全恃修防而修防專資物料

是物料為河工第一要務辦之固不可不預而稽

察尤不可不嚴也謹省黃河關係運道民生我

皇上睿慮周詳不惜帑金歲搶二修先期預備固已使兩

河永慶安瀾萬世共登衽席矣今不揣冒昧酌議稽

察工料之法伏乞查核

題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四

勅部定例以便永遠遵守

一辦料宜有定限也嗣後各河同知領銀辦料定於

本年九月內河道先將河庫所貯銀兩酌發採買次

年歲搶修料物各河同知領銀到手即遣家人衙役

自行採買不許轉發地方官代買務於三日內先將

發銀分辦緣由具文通報其辦料至一百萬斤者限

以十日內交貯工所辦料二百萬斤者限以二十日

內交貯工所照數遞增依限報完專責河道帶道如

過期不報完交者一面提家人經承究比一面即將



造限職名揭參庶限期有定而各員上緊採辦矣

一各河同知遇有緊急工程轉發銀兩代辦料物宜取承領人員印甘各結也

欽工物料定例部法紋銀每斤一厘河道動發帑項必須當堂兌給邊珠俱全令承領人員驗兌領出不得藉毫短少至各河同知轉發各員承領辦料務期足數給發方無偏累嗣後如有緊急工程各河同知不能兼顧分發汛官銀兩採辦料物即取分辦人員照數領足價值印甘各結申送查核如無分辦人員印甘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聖

各結送核定係該同知侵扣短發即當行查揭參庶承領分辦之員免扣剋之苦而採辦料物無不踴躍爭先矣

一交收料物須屢汛互相秤收犬牙相制也每年歲搶工料廳官自行採買自行秤收勢不能不派家人衙役分理其事但家人衙役恐其勾通作弊或需索勒捐或大秤高收或折銀肥己以無做有捏發實收不顧本官之功名圖飽一己之私乘嗣後廳官承辦之料責令汛官秤收汛官承辦之料責令廳官秤收

間有印官分辦者亦責令廳官秤收務要互相稽并取具各該廳汛遵照十六兩準秤秤收及並無留難需索短少虧空印甘各結存案如違即將該廳汛職名揭參庶廳汛交制而收料可無短少矣

一料物不可混行堆貯也預辦料物原以備險汛一時之急若就近任意堆貯於險工何益嗣後各河同知務將料物堆貯險工處所每堆定以五萬觔為率編立千字文字號插明牌櫟五日一報以便盤查違者即提管廠家人徑承究處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聖

一盤查不可不嚴也竊查州縣倉庫互為盤查交出結倘有虧空責令分賠誠為良策今河工料物即係

國帑况藉此修防濟

欽工之險急保民社於萬全尤為綦重若不早為稽查至有虧空雖官參吏處於工何補嗣後各河同知承辦料物報明運完之日河道詳委就近賢員盤查果係銀料相抵出具印結申送如有虧少據實報參即着落承辦秤收之員勒限分賠倘有瞻徇一經查出虧

空照盤查倉庫之例責令委盤之員一併分賠庶幾  
登者不敢草率囑而無侵帑候工之事矣

一領銀官員宜預爲扣留也承修一切堤工例應保  
固一年如限內雨淋狼窩鼠穴權洞水溝車轍等項  
仍令承修之員修補如式歲修埽填限內塌卸亦應  
承築官員修補在任承修官員離任之後遂致推諉  
不加修整請嗣後赴河道領銀官員每兩扣留二分  
存貯道庫遇有陞遷事故留伊嫡屬一人在工所修  
工程間有殘缺該河同知驗明約需銀若干動發該  
撫議宣化錄卷之二

聖

管汛員限同承修官員留工嫡屬募夫添補保固限  
內如存銀不足仍令承修之員設法添用倘保固期  
滿存銀有餘承修之員願同如此庶無歧誤矣  
以上六條據詳前來臣謹會同總河臣齊蘇勒副總  
河臣嵇會鈞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部議覆施行

雍正四年十一月

E

題爲酌定教職督課之例特嚴士子自告之風以端士  
習事欽惟我

皇上宵旰憂勤勵精圖治

特簡學臣慎選教職凡所以正人心而勵風化者無不用  
詳備舉規爲盡美矣臣雖殫思竭慮豈能仰贊  
高深於萬一但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既有見聞敢不敷

奏於

聖主之前臣思學校者風化之源也考課者訓迪之法也

撫宣化錄卷之二

聖

表

朝禮明樂傳教讓與仁固已久道化成士風丕變但教職  
一官多屬老年衰邁才具平常之員每將月課季考  
視爲具文以致士子毫無約束不但文理荒疎而且  
涉畧外事此最於人品學業攸關非細故也臣請嚴  
定則例飭令教官查明國學生員內除真正丁憂患  
病及出外游學者免其考課其餘現在肄業者定限  
每年四季季考按月月課如有托故不到者飭令教  
官嚴加戒飭三次不到者教官即行詳報月課試卷

教官批閱以定高下仍行具報季考試卷按期解送  
學臣批閱秉公分別優劣等第發回該學以示勸懲  
教官不得自行品題以致有名無實虛應故事如該  
教官果能實心訓迪化導有方學臣卽行薦舉倘因  
循苟且瞻徇庇護亦令學臣核實糾參至於武生一  
項尤多敗類更宜責令教官嚴加約束并令其與文  
生一體按期督課如有騎射不堪文理荒疎以及品  
行不端者許該教官不時詳請學臣卽行褫革再  
伏查各州縣詞訟母論戶婚田產細事卽命盜重案

憲報宣化錄

卷之二

兇

亦多有劣紳倚恃護符或偶因同姓而卽認爲嫡支  
或畧關親道而卽認爲瓜葛竟有別人被盜而彼出  
頭冒作失主別人被殺而彼出頭冒作屍親從中把  
持居奇訛詐無所不至更有並未老病卽告給衣頂  
仍冒稱生員窩賭窩娼窩賊窩匪無惡不作及至地  
方官申詳學臣補革始查係告給衣頂之人此等刀  
風雖屢加嚴飭有犯必懲然非奉有嚴例終難頓  
改請嗣後文武生員如果事關切已及同居未分  
家之父兄許其出名告理仍用抱告倘事非切已或

父兄子弟分居已久并代親族具控作証或認爲失  
主親親者飭令地方官嚴查并許被告証佐以及鄉  
地隣佑人等稟首開明事由申詳學臣斥革之後始  
審其是非曲直倘屬虛誣按律反坐再文武生員告  
給衣頂必經歲考十科之外真正老病不能應試者  
方准告給如未逾十科並非老病者一槩不准告給  
衣頂倘規避歲考臨期告老告病者卽予歸農倘學  
臣准准告給事發卽將學臣嚴加議處如此則士子  
咸知儆惕不敢復與外事而考課維動自必閉戶潛

據報宣化錄

卷之二

平

修庶幾積習可化而風俗可端矣又伏查雍正二  
年八月二十七日定例內開一切捐監捐貢其有倚  
恃護符妄爲生事好訟武斷人品不端者許地方官  
申報督撫學臣造具清冊歲終彙送禮部查核等語  
嗣臣於雍正二三年凡有應革監生俱移咨學臣  
斥革於年終造冊送部內部駁令仍照舊例咨部斥  
革思捐納貢監之敢於妄爲生事原因無人約束  
所致而歸併約束之法惟在斥革自由方足以昭法  
守而示勸懲今若將緣事實監仍照舊例咨部斥革

則是學臣毫無約束之權且與文武生員歸併學臣約束之例亦不盡一上請嗣後凡有吞革貢監生許令地方官申報督撫移咨學臣即行補革無庸咨部斥革仍於年終造冊送部庶事權畫一而捐納貢監有所畏忌不敢復蹈故轍妄為生事矣再有一等考職吏員原係各衙門書辦五年役滿赴部考授八九品并未入流職銜即倚恃護符毫無忌憚其作奸犯科更比文武生員為尤甚蓋其平日在衙門服役年久本係積盜故也臣請嗣後此等人員有犯乃係知

法故犯之人並非無心之過立即咨部斥革應加凡人一等治罪庶幾有所畏懼有司不為其把持小民不被其魚肉矣臣為士習民風起見不揣愚昧謹將條奏各款恭疏具

題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緣係陳奏事理貼黃難查仰祈

睿覽施行

日

題為恭請復設河北道員以資政治事臣伏查河北事德衛輝懷慶三府向設守道一員於康熙六年奉裁九年復設又於二十五年前據臣王日藻請裁部覆

旨依議在案迄今四十餘年似可無庸更張但臣蒙

皇上簡昇殊恩至隆極重無從仰報敢不仰體

皇上宵旰勤求盡善盡美之

聖意留心地方力求至當臣查河北三府共轄二十三縣

幅員甚廣與直隸山東山西三省接壤雖係內地但

撫臺宜本臣卷之二

三

臣與兩司各道俱駐劄河南中隔黃河鞭長不及一切倉庫錢糧與夫吏治民生全賴知府督率而知府無道員統轄則動情得以自由且河北大堤延袤數百餘里河道駐劄省城一至汎水漲發南北奔馳呼應不及近又蒙

皇上軫念邇道民生將小丹河百泉洹河等水修築疏通以濟漕澤民必得一大員兼轄料理方與地方有益應請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舊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銜將河北一帶堤工

埽填廳汛各員河兵堡夫并應用錢糧分與該道就近督率修防小丹河等水利一并令其巡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以濟漕者俱令斟酌疏通彙流入衛以濟漕運毋致淤塞并稽察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除河工

天計聽河臣考察外其兼轄地方事務仍歸臣考察抑臣

更有請者臣查衛輝府屬之胙城縣地方窄狹錢糧止有一萬三千餘兩事亦簡少離延津縣僅三十五里臣查延津縣錢糧又止六千六百餘兩亦屬事簡

無濠宜化錄

卷之二

蓋

小邑請將胙城縣裁并延津縣管轄每歲科取文生各八名歲考取武生八名廩缺二十名每科歲貢生一名仍准其歸附延津縣學照常考取應銷鹽引亦歸延津縣照常督銷縣既裁并則知縣教職典史之官俸役食即可移作復設守道俸工至於守道駐劄衙門臣查臨河適中之地莫過於武陟縣且與沁河小丹河逼近查有副總河臣嵇曾筠原任衙門今副總河臣嵇曾筠移住下汛現今閒空即可作守道衙署無庸另行蓋造似此一轉移間河北三府地方得

一大員料理不但臣得總臂指之助而汛水激發之

時濟渡維艱之際亦不致河道分身不及均沐

皇上天恩於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臣為地方起見不揣

庸愚冒昧陳請如蒙

皇上俞允則河北道員缺甚為緊要非才守素著熟練河

務之員未能勝任臣查有禮部主事朱藻係隨副總

河臣嵇曾筠到工協理河道事務効力年久雍正四

年十月初二日副總河臣嵇曾筠委署管河道印務

臣見其熟悉工程且才守俱優請以補授河北守道

無濠宜化錄

卷之二

蓋

員缺實屬相宜是否可行臣謹會同總河臣齊蘇勒

副總河臣嵇曾筠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勅部一并議覆施行

雍正五年正月

日

題為恭請

特留巡察以資政治事欽惟我

皇上

聰明天璽

學問日新

宵旰勤求固已無遠之勿屆

勵精圖治又極措置之咸宜

特設巡察官周流查察端管保甲墩臺驛站三事一年以

來所屬府州縣不敢不力行保甲修葺墩鋪即營汛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董

官兵亦知整惕協力防護至於驛站夫馬亦復膘壯

足數不敢虛糜實有益於地方更有以補臣之不逮

仰見

皇上至聖至明從古未有盡善盡美無以復加者也今河

南巡察戶科臣張元懷於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一年期滿臣接准揭帖已經

題報現在候

旨回京復

命臣查長元懷操守清廉辦事勤慎輟軒到處吏畏民懷

臣不揣愚昧仰祈

皇上天恩將張元懷仍留豫省再巡一年如蒙

俞允查雍正二年三月十七日准兵部咨各州縣每歲

設立民壯五十名每名歲給工食銀三兩三分三厘

零使之學習長鎗鳥鎗弓箭以資捍禦恐操演不

勤未免技藝生疎稽查不及未免老弱缺額再大路

兩旁所栽樹木不特足以蔭庇行人而青蔥表道實

屬

王道之大端臣恐地方官奉行不力以致枯活不齊以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美

二事臣雖竭力訪查不時嚴飭而幅輳遠濶耳目不

週在勤繁之地方官自能料理而不肖之府州縣未

免欺朦臣再查民壯一項原與保甲捕務相為表裏

應請歸巡察官於巡到之處就近調試技勇考其勤

惰大路栽樹巡察官往來經由必及亦應請歸巡察

官順便查驗以上二事如查有技藝生疎老弱缺額

及奉行不力枯活不齊者許巡察官與會疏

題奏請

旨勅部議處臣仍行嚴查申飭非敢諉諸巡察於此二事

臣即可以卸責倫安也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五年正月

日

撫康宜化錄

卷之二

奏

奏為請停城鄉分緝之例應捕協緝之條以專責成以靖盜源事竊臣猥以庸愚蒙

皇上天恩畀以巡撫重任事無大小莫不悉心研究務期萬全况盜賊為害民生失事處分綦重敢不竭力體察時刻隄防是以文武印汛稽查緝捕之法府佐廳員督同協緝之事及捕役為窩作線縱點誣良之弊臣頗能得其一二不敢謂

國朝已有定例內部已經頒行即緘默不一言以苟容於

撫康宜化錄

卷之二

奏

聖明之世臣請為

皇上敬陳之臣於雍正五年閏二月初七日准兵部咨為緝盜各有分司等事內開嗣後城內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文職同城武職令其協助道路墩舖失事緝拿之事專責之武職該管州縣文職照同城武職之例令其協助等語及至限滿不獲官則罰俸降級各有輕重之不同捕役兵丁則有賞罰勸懲之各異在兵部題請定例之時亦以文武各有責成自能嚴查兵役各分界限免致推諉意非不善但臣以為

朝廷之設官設兵設役各有所司如知州知縣管理一州

一縣則此一州一縣之中無論在城在鄉皆其版圖

赤子一有盜劫之事莫不當竭力緝捕此其職分所

當為臣查

聖祖仁皇帝時定例城市關廂失事處分較嚴於道路村庄

因其地有疎密之不同故也此誠大公至正之道萬

世不易之經也且地鄰是其所治之民捕快係其所

官之役一呼而應責比無辭臣請緝賊之事城鄉俱

當責之有司也至於武職汛弁分駐州縣者皆係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吏

把微員且有一員而兼防二三縣不等者非若州縣

之專理一邑也其所管之兵又不過馬步二三十名

及四五十名而已操演是其專責防禦是其專司有

賊而窮追務獲是其專責至於被劫之後賊既遠颺

彼無能為也若夫兵丁則有存城守舖差撥之不同

其存城者守城守庫守獄乃其事也其守舖者瞭望

盤詰巡防乃其事也其差撥者解糧解犯遞送公文

按期調操乃其事也曠班則當懲離汛則有罰又非

若捕役之可以執批遠緝也况以趕趕之武夫令其

入小民鄉井搜捕盜賊則賊未一獲而難大逞其已

為之不寧矣獨捕役一項較他役為最熬原係積年

慣盜改惡從良則充為捕地方官不得已而用之如

殺人毒藥有時而藉其救病則醫家不棄彼其平素

原與賊通賊之窩線彼無不知賊之風聲彼無不曉

賊不先投拜捕役門下而欲入其境拘捕剪絡尚且

不能況強却乎且彼既為捕役則鄰邑鄰郡鄰省之

捕役亦無不聲應氣求彼此照應此處獲一盜而即

為彼處有案之犯彼處起一物而即為此處待賞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卒

賊各能暗地通之稟官關會即賊之去向下落知者

必告且彼又能改扮行裝稽查密訪此所以捕役緝

賊如探囊取物其不獲者地方官不能勒限嚴比耳

苟能如臣平日所行馭捕賞罰條約實力行之鮮無

不效臣所行者飭令各地方官遴選捕役之最熟而

有家屬者大州縣不過十餘名中小州縣不過八九

名而已愚而無用老而聾聵者悉沙汰之厚其工食

養其家口其家口所住之處着令鄉地鄰佑具保看

守仍着各捕役聯環互保互結防其挈眷違備已無



事則借以巡查使百姓安堵無恙有事則給批踴躍使盜賊不致遠颺並懸厚賞以待之勒嚴限以比之彼前則望賞而後則畏比不數日而彼即擒盜中之最愚最弱被盜首誘脇入夥者以塞其責點賊首盜則不肯獻也苟地方官必欲窮盡根株賞比不怠彼亦必獲而出無如各有司以爲一案已獲一二人便可成招此後即懶於嚴比或接任之員而視爲非已任內之事漠不關心無怪乎盜之不能全獲也若照兵部新定之例則州縣城池不過如孟子所云三里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五里官兵聚居商民輻輳之地較之道路墩舖自更嚴密盜案竊發者少稍加防範則匪類絕跡矣有司則以爲城內無警則吾職已盡捕役則以爲城內無事則吾役已供他無所問也使兵丁而緝捕道路墩舖之賊則是以馭車者而使之行舟以爲農者而使之賈販也既不能窮賊之窩線探賊之風聲又不便於離汛遠緝不過束手以待叅罰而已究於盜案何補彼捕役見有兵丁以代其責不但袖手傍觀以爲笑樂且縱其投拜門下之賊肆行於道路墩舖其貽

害曷可勝言哉再查兵部定例止分別城內道路墩舖而已至於州縣東西南朔四鄉儘有僻處村庄離道路甚遠從未設有墩舖者一縣之中什嘗八九此等地方失事當責之文職乎抑當責之武職乎責之文職則曰我管城內者也責之武職則曰我管道路墩舖者也不幾置村庄於無人管轄乎部中未經議及無可遠從臣以爲文武俱屬

朝廷臣子

凡事俱當秉公據理

臣

係文臣不敢庇護州縣

而使管員武弁獨干嚴譴且州縣而處分一輕慢視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三

盜案則貽禍民生爲害地方所關甚鉅臣又不獨爲武職偏枯起見也故臣請

皇上停止兵部新定之例仍照舊例一體緝拿一例處分而限年緝盜之叅罰獨當責之有司捕役有司怠玩則督撫題叅捕役廢弛則道府提比賊自無不獲矣又臣於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准刑部咨爲會議事內開九卿議覆山東兗州府泃河通判張若矩條奏一摺內開嗣後同知通判等官有捕盜之責者俱令添設捕役於所轄州縣分報承充遇有盜案該廳即

查明原報充之州縣易地差遣協同緝拿等語臣查外省同知通判有捕盜之責者不過令其督捕非若四路同知之令其緝緝勿捕也四路同知因係畿輔重地

特設并設有該管兵丁番役處分較外省督捕廳員甚嚴未可同日而語故外省同知通判衙門從未設有捕役責令協捕如同知通判果能不徇情而按限提比或因公下縣之時逐案就近查比則經承捕役俱不敢玩法作奸受賄縱賊矣且同知通判名係州縣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查

司官屬佐貳閒曹雖節禮捕規久經禁革而平日物產土宜不能不邀惠於有司緩急所需不能不望濟於屬吏因此而求其廉介自持正已率屬者十不選一尙能大破情面毫無瞻徇乎雖行牌提比無非虛應故事行提之廳差又不過索縣捕之酒飯差錢州縣官徇庇已役代爲具一稟帖求請寬限便可回銷臣於此等嚴行申飭已不啻額禿辱焦究之無一廳員能秉公執法臣不得已近日嚴飭各道府提比并亦自行提比矣且官場痼癖鮮不庇護自己

視當山值役之輩卽同世僕家人凡上司行提卽以我無顏屬員觸犯卽曰目中無我衙役知有本官出護每多足高氣揚肆行不法臣於此又嘗嚴行申飭至再至三竊恐能改此偏僻之私一秉至公之理者尙難其人況以州縣之捕役而欲其緝拿屬捕賄庇之賊盜乎此必不敢也如原條奏內或捉拿一二穿窬混行搪塞等語此誠縣捕之弊但廳捕與縣捕有何區別縣捕如此能保廳捕之不如此乎廳捕而貪賞竊恐搪塞者不止穿窬實係良民不幾多一役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查

卽多一擾乎且捕役一項非他役可比高賊養賊縱奸誣良無所不至加以廳捕之勢力不同於縣捕廳捕妄行地方官投鼠忌器既不敢自行拿究又不敢申訴上司則更肆無忌憚雖曰易地差遣而此輩聲氣甚通總難絕其扶同養盜之弊更有廳捕所養之盜不許縣捕緝拿則盜必倚廳捕爲泰山而盜賊更不可窮詰矣雖動支庫項錢糧養此無益之廳捕統天下計之府與直隸州大小不同卽以每處六名計之每年不過需銀一二萬兩爲數無多但一府一州

地方即多六名庇盜縱使之所關甚大且州縣既  
爲同知通判之屬官則州縣之捕役即可應同知通  
判之差遣何難依限提比今既不肯勒比州縣之捕  
役而又求其勒比屬捕共可得乎再臣覆查兵部議  
奏城內責之文職道路徵餉責之武職各有分界各  
有責成則將來州縣捕役尙且一無所事必至廢弛  
開曠又何必添此廳捕乎廳捕又豈能與兵丁協緝  
乎臣請

皇上停止廳捕一項以省錢糧以杜窩緝併將同知通判

撫豫宣化錄卷之二

奎

不提比捕役州縣官不捕役解比作何處分

勅部嚴行定例未必非捕盜之一助也臣至愚極陋但爲

外官既久凡有親知灼見之事不敢隱默於

君父之前謹獻芻蕘非敢干亂定例也仰祈

皇上鑒宥愚是否可行伏以

睿裁容具

題臣不勝感激踴躍之至此謹

奏

雍正五年六月

奏爲敬陳出借倉穀之積習不可不除伏乞

睿鑒事竊惟常平等倉穀石關係重大自當出陳易新以  
防紅腐故於青黃不接之時有存七糶三之例春間  
出糶秋收後買補還倉又有存七借三之例春間出  
借秋收後加息完納法至善也乃各州縣奉行不善  
每於開倉出借之時卽有頑紳劣衿奸牙積蠹串通  
鄉保地方官俱將佃戶家人姓名填入冊內臨點應名  
影射地方官無從查其誠偽雖每名下不過借穀四  
五斗不等當官零星借出卽文伊王彙聚成多一人

撫豫宣化錄卷之二

奎

名下竟有二三三十石不等究之無食無種貧民顆粒  
不得到手及至秋收後徵比還倉俱係紳衿牙蠹出  
頭赴比皆稱實係伊等借欠方知借數時所造花名  
乃係捏造紳衿倚恃護符得難責比牙蠹又復刁頑  
不畏刑敲詳則不勝其詳章則不勝其章倘有賢能  
州縣從中擇其欠數最多者詳章法究庶幾誅一警  
百乃復瞻徇因循不肯作惡揆至次年春間只得倒  
換借領將去秋之舊欠改作今春之新借以愚盤查  
官耳目俾出陳易新之良法遂成虛套故事此輩習

以爲常牢不可破一  
至交代時新官賢而能者或不肯接受令舊官代賠或竟詳揭虧空在舊官名下追賠倘新任之員係一庸吏竟視爲民欠可以代徵居然接受及至無完又蹈前轍而抗欠穀石之紳衿牙蠹反得脫然事外臣請

勅部嚴行定例每年春間借出穀石自秋收後徵比勒限十月終務令盡數完倉造具完穀冊收申送報部年終知府直隸州下縣縣查其府州倉穀責令該管道員盤查出具印結申報如逾限不完或捏造冊收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五

府道員印行揭報叅處除本官照數追賠外仍令欠戶照數完納不得因本官既賠此數即將欠戶豁免以市私恩倘查係紳衿牙蠹所欠不論多寡槩行詳革加賠追還仍照抗欠錢糧例枷責其代爲造冊之鄉保地方嚴審有無受賄分別治罪如該管上司不行揭報察出照狗庇例議處庶幾立法嚴而各知有畏懼不敢捏名冒借抗欠不還而無食無種貧民得以均沾實惠矣臣不揣愚昧謹獻芻蕘如臣言可採伏乞

特下

旨

勅部定例永遠欽遵施行

雍正五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六

題爲遵

旨具奏事伏查倉貯關係重大自當悉心研求從長計議未可輕執一見以爲可以剔弊除奸永遠遵行者也蓋積貯原爲備賑而典守貴于權衡臣愚以爲倉穀之設偶因水溢旱乾則當開倉賑濟此按其口之大小以授食而不令民還倉者也若夫收成稍歉民食尙不致艱難或至次年春麥未登之際青黃不接之時則當照例出借至秋收後每石加息穀一斗還倉以接濟民食者也至于歲當大有戶慶盈寧可以無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堯

藉于倉穀矣但至舊穀將沒新穀未升之時市價不無少昂貧民難于買食此又當減價出糶以平市價者也如此轉移不但米穀流通小民不致乏食而朝廷倉糧亦得藉此出陳易新免于紅腐此誠一舉而兩得矣臣蒙

皇上殊恩由布政使擢授巡撫復陞總督五年于茲矣無時無刻不以倉貯民食爲念常將各屬所有積穀或當委官盤查或乘新舊交代俱令其分別積數年分久暫每樣各取一石碾驗米粒成色則新入倉者每

穀一石得米六斗五六升其次則六斗有零矣再其次則五斗有零矣穀愈陳則米粒愈細往往止存半粒者且陳米炊飯不能漲發一升止得半升之飯又食之易至饑餓一人常兼兩人之食此臣得之親試而無訛訪諸老農而不爽者也由此觀之則倉穀之不宜久貯明矣今以地方官奉行之不善而欲停糶借之例仗之常存于倉卽數十年而穀仍自在者誠不經之論也地方官不能無賢愚勤惰之分胥役人等不能免中飽侵漁之弊賢而勤者自能剔釐而除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李

去之愚而情者則當糾劾而更易之至于胥役舞弊又當峻法以懲治之此督撫之責司道府州之事也今不責之督撫司道府州各上司嚴其稽察而惟守此數十年不易之陳穀以絕其弊端是猶行舟者惡風濤之險而收帆駕車者恐覆轍之虞而投轄有是理乎臣查豫省倉糧俱經易穀存貯惟雍正三年常平倉奏冊內尙存米豆三千餘石自應一并易穀以免蒸霉而春借秋還存七糶三仍請照舊例遵行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雍正五年七月

日

總錄宣化錄目錄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敬梓

卷之三上

文移

諮訪事 各屬地方應行應革事宜

大計屆期嚴禁擅騙等事 查拿擅騙棍徒

嚴飭教職正已訓士等事 申飭教官加意課士

飭革

大計冊費以除積弊事 飭革冊費

無隙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上

再行嚴飭事 嚴飭刑名

欽部事件依限完結

嚴行申飭事

大計停止各官益加勉勵

嚴禁府差下縣滋擾縣役赴府聽差等事 飭禁差提聽比舊習

嚴飭慎用大刑等事 不許輕用大刑

飭查驛站馬匹以重郵政以嚴虧空事 驛站馬匹造冊出結

嚴飭事 各路禁備速遞公文

再行嚴飭教職等事 嚴飭教職正已訓士

嚴禁剪伐酸棗等事 荒地自生酸棗禁止斬刈

嚴行申飭事 革役歸農入里當差

飭知事 被泰之員早完虧空以保性命

再行嚴飭事 驛站馬匹草料不許派累里民行戶

嚴飭事 申飭屬員不許擅離職守

飭知事 赴衛兌漕不許供應

通飭查禁事 查禁暴露枯骨

飭知事 嚴禁假充家人在外招搖撞騙

飭禁屬員叩賀年節事 禁叩賀年節舊習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三 目錄上

嚴禁貪緣鑽利等事 屬員當奉公守法

嚴禁擅受民詞等事 佐貳不許擅受在理刊刻狀板

嚴飭管汛以期共効事 各營汛遵照條約

勸諭約束衙蠹等事 屬員於衙役當嚴加約束不得縱容

飭委署理事 署理直隸州印信不許勒索屬員

欽奉

上諭事

皇上賜福字

飭知事 知府迎接上司不許跪道

嚴行嚴飭等事 屬員格遵條諭

嚴飭豫防蝗蝻發生等事 預為撲滅以免滋生

特揭保甲之要法等事 遵照條約

飭委盤查事 所屬州縣倉庫錢糧出結

再行嚴飭封植等事 府州各官委員拆棺以杜虧空

嚴禁當舖濫收賊贓等事 當物必得熟識保人收當

再行嚴飭事 修過大堤重行夯礮結實

嚴飭事 聖地聽民首報不許派累

嚴行飭查等事 飭查河庫各工錢糧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三 目錄上

嚴禁私茶事 禁私販茶餉

飭查書院以崇義學等事 各屬整理書院

諭各屬照依摺內項款逐一詳晰登答

詳明馬營漫場工程等事 查馬營漫口辦料銀兩

揭報隱漏等事 飭查河工那用虧空錢糧

嚴行飭查事 查河庫錢糧

嚴飭事 飭修大路敬臺營房并栽樹木

飭委巡查事 吏目典史不時巡查大路栽植樹木

嚴飭修防事 修沿河堤岸

飛飭事 嚴飭機城城邑

飭查獄囚等事 監厥勤加打掃

誠求雨澤事 祈禱雨澤

咨請嚴飭修防事 修防堤岸照依四防二守之法

再行嚴飭修防事 飭修沿河堤岸照依四防二守之法

再行嚴禁重戕加耗等事 飭屬員痛吹前非

嚴禁私開礦硎等事 飭禁奸民私開礦硎

嚴行申飭事 上行事件依限完結

奏銷在即嚴禁勒索等事 禁奏銷造冊使費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上 四

嚴飭事 遑諱

聖號

再行申飭事 申飭屬員遵照條約

設立三催之法等事 遑完案件

嚴行申飭事 申飭報雨不許遲延

清理監獄等事 嚴禁輕罪人犯不得濫刑收禁

飭查定議渡河船錢等事 定議渡河船錢

條約事 勸諭生儒崇尚實學

河帑關緊重大支發不得不慎事 申飭支發

通飭祈晴事 通飭所屬祈晴晴明

嚴飭遷墓塋夫等事 塋夫學習釘椿捲掃

飭知遵照事 嚴禁非徒楚甘茶勸不許混行查驗

嚴行飭防事 飭防堤岸共保無虞

飭查事 飭查新出險工確估領銀修築

再行嚴飭保甲等事 申飭前頒條約竭力遵行

通行嚴查事 禁革小糧公費

再行嚴飭勤加勸諭等事 設法嚴禁民間開墾

再行嚴飭速完案件事 屬員應辦案件速行呈結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上 五

再行嚴飭等事 府州表率屬員不得仍蹈舊習

勸諭各崇節儉等事 飭遵頒發告示

飭行事 修補環臺營房照前承蓋



撫豫宣化錄文移卷之三上

河南巡撫臣 田文鏡敬梓

諮訪事

照得本署院恭膺

簡命旬宣豫省下車半載凡有益於地方有害於民生者  
莫不次第興革與民共樂昇平然全省幅員遼濶一  
人之耳目難週今又仰蒙

皇上畀署撫篆任大責重益深兢惕所有民間應行應革  
從前所未及舉行者自應脩悉查明繕疏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告況我

皇上御極以來朝乾夕惕治益求治誠恐閭閻疾苦不得

上

聞使在廷諸臣逐日條奏並令外官州縣以上本地方有  
應行應革之事申詳督撫核明奏

聞欽遵在案凡在大小臣工尤當加意採訪豈容默然苟

安一無建白以負我

皇上勵精圖治之至意合亟諮訪為此牌行司道該  
仰府州官吏遵

照牌內事理文到即便轉飭所屬各彈智慮虛衷下

詢仍一面出示曉諭凡田糧水利鹽法驛站稅課  
及深山窮谷衝僻緊要處應設防衛并勢惡土豪  
盤踞吞占詭計包攬大為民害等事一切有關

國計民生者務須先與本地老成練達品行端方之紳  
儒耆老商確停妥合乎人情宜乎土俗脩晰分別應  
詳者明白詳報應稟者密封投送以憑斟酌具

奏本署院留意民瘼濡毫以待各屬毋得視為具文置  
之度外亦不得以無益細事膠執已見致滋煩瑣本  
署院即以各屬奉行之善否覘其才具之優庸各宜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二

稟遵均毋有違慎速望速

雍正二年九月

日

大計屆期嚴禁掩騙以肅

功令事照得三年

大計熟陟攸關本署院恭奉

簡命署理撫篆正當激濁揚清矢公矢慎凡在屬員優劣

俱已考驗於平日無俟察訪於臨時且本署院自抵

任以來從不輕差一書一役前赴各州縣公幹誠恐

一不法棍徒及院司書吏承快久等藉借奉差察訪為

名寓居僧寺道院關廟飯店招搖撞騙而各屬希圖

瓦全不惜買囑遂有竊書從中引線暗地贈金以飽

撫篆宜化錄

卷之三

三

貪索亦未可定除出示嚴禁查拿外合行飭知為此

牌行仰該司府道州該官吏查照牌內事理即便轉飭所

屬各宜凜遵

功令靜聽考核如有前項棍徒人等到彼招搖撞騙許一

面封函密稟一面將撞騙之人立拿解轅究治本署

院卽以強項能員註考如敢徇隱私相往來贈金買

囑一經訪聞立即拿拿斷不姑容留入八法也文到

先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九月

嚴飭教職正已訓士以崇學校事

照得教職一官有訓迪士子之責自應敦品立行端

方嚴潔庶幾上行下效無忝厥職欽崇我

皇上振興文教加意贊庠凡在教職俱用正途出身誠以

約束生儒端崇士習任最鉅也豈可不講明聖賢修

已治人之實學以上副我

皇上慎重儒臣之至意今訪得各屬教官並不留心士習

勤加訓飭凡職分所當為之事視為具文概不舉行

一味聽信學書門斗交結劣紳鑽營奔競或出入有

撫篆宜化錄

卷之三

四

司衙門請托不行因而把持或濫受民間詞訟索詐

不遂因而刑責甚至搶種學田與農民爭利霸踞厘

市與商賈奪行多收掛名濫役赴州縣求免門差分

遣該路齋夫下四鄉催取束修種種汚下恬不知怪

師長如此無怪乎士風之澆漓也本署院恭荷

特恩命署撫篆益宜整綱肅紀豈容此等劣員苟居生儒

之上除密訪查叅外合亟嚴飭為此行司該吏遵照

牌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教官各宜深自警惕司改

前非以遵

功令果能訓迪有方興行教化使文武生員守分讀書不

入衙門不抗錢糧卽爲稱職之員本署院不惜薦剡

破格保舉如敢陽奉陰違怙終不悛一經訪聞立即

飛咨該府州縣平日不嚴加約束事犯又徇庇不報

一并叅處學書門斗倚官擾民許地方官嚴拿革役

與民一例究治該教官不得護庇代爲求饒文到先

取該學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九月

日

撫康宜化錄 卷之三上

五

飭革

大計冊費以除積弊事

照得三年

大計黜陟攸關誠鉅典也本署院恭膺

特旨署理巡撫印務益矢冰惕整肅紀綱乃訪得各屬每

逢

計期有冊費一項大州縣一百餘兩中小州縣不下七八

十兩總交府經承料理不詳此項銀兩於何處使用

各州縣因係

撫康宜化錄 卷之三上

六

大計使費不敢不從必致那用別項致虧正賦亦未可定

除嚴飭院司經承不許勒索分文外合行禁革爲此

牌行仰該司府該官吏遵照牌內事理文到卽便

飭各屬將前項冊費盡行革除如府承府快仍前下

各州縣需索者許各州縣將府承府快姓名到縣口

期銀兩數目據實稟本署院以憑嚴拿解轅處

該管知府立以縱容衙役婪贓

題叅决不寬貸各屬亦宜凜遵

功令靜聽考核賢否優劣在於平日居官原不係冊費

之有無也勿得藉此營求致干一併泰究未便文到  
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九月

日

再行嚴飭事

照得錢穀刑名

欽部案件例限甚嚴非可任意耽延本署院恭膺

簡命旬宣諫省下車之始卽開明限期設立三催之法檄

飭各屬實力奉行依限完結在案今又仰荷

聖恩昇署巡撫印務任大責重益深兢惕務期各屬協力

共濟凡事早完案無留贖庶幾無忝厥職近准部咨

奉

旨改設直隸州分轄各縣則一府所轄州縣無多已無鞭

長莫及之虞諸事易於辦理查得各州縣急公辦事

者固不乏員而闖茸怠玩者亦復不少更有司府州

經承需索冊費故爲沉擱不卽轉送及至司道飭催

該府州並不細查此案從前已據報到一任玩承送

票差提以致案件遲延臨限迫促則是該府州之漫

無覺察以致通省上下衙門大費周章也本署院以

辦事之勤惰定各屬之賢否豈肯聽容玩承從中舞

弊今合定章程以脩查考爲此牌行司官吏遵照牌

內事理文到卽便轉飭嗣後一切錢穀刑名

欽部事件該府州以文到之日即便轉行該州縣以奉文

之日為始務於半月內申府州轉報承審命盜案件

務於一月內審解仍一面將奉文日期申府州日期

總具一文錢穀徑報布政司刑名徑報按察司各道

所管之事徑報各道存案備查如府州有應駁換之

處即行明白指駁定限十日內回覆該州縣仍將奉

駁情節日期回覆日期照前徑報司道查核倘各府

州玩承將不應駁換之事任意混駁或竟不駁換任

意沉擱該司道即查明州縣報文將該府州立刻揭

廉察宣化錄

卷之三上

九

報以憑察處如州縣不將奉文日期報府州日期徑

報司道顯係州縣遲延即將州縣揭報察處司道不

行稽查徇不揭報定行飛提該管經承嚴加究治決

不寬貸各宜凜遵毋貽後悔慎之速速

雍正二年九月

日

嚴行申飭事

照得豫省

大計屆期前經本署院

題請恭奉

諭旨停止轉飭一體欽遵在案是豫省大小臣工想皆潔

已愛民奉公守法已在我

皇上洞鑒之中因是益加勉勵始終如一共為循良以勤

盛治豈非至願第恐其中有制行匪真謂

計典已停便可改行易操遂至貪婪之心復萌催科之術

廉察宣化錄

卷之三上

十

頓拙敗檢情徵亦未可定除現在密訪查察外合行

嚴飭為此行司道該吏照票事理即便通檄所屬各

府州縣仍須共立廉隅恪遵

功令以仰副

皇上停止大計之至意本署院自宜特疏薦揚以表廉吏

倘有改行易操敗檢情徵者各司道一有見聞立即

具詳揭報以憑察處毋得徇縱致干未便文到先取

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嚴禁府差下縣滋擾縣役赴府聽差以安吏治

事

照得刑名錢穀以及  
欽部事件例有定限該府州務於奉文之日立即轉行該  
州縣務必上緊辦理依限申報差提滋擾久經嚴禁  
在案今訪得各府州怠玩成性一任書役舞弊或將  
上司牌文沉擱多日竟不轉行或將屬邑文冊任意  
指捺竟不轉報快皂兩班又向經承買差而該府州  
並不查核內號將已報到事件仍作未報差提一役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十一

下縣騎驛坐馬攜帶龍陽嫖宿娼妓淫收屬縣下程  
經承酒水經月累日坐食飯店事完重索差錢代還  
店用更有一差甫至而拿就者接踵遂至絡繹不絕  
支應實繁此府差下縣之笑也至於縣快赴府聽差  
皆係無賴蠢役不過聽皂快頭驅使而已如修理衙  
署置備物件惟向聽差索取先在行舖賒用開賬向  
本官要錢用一開十無從查對且府州經承需索冊  
費阻滯事件不到稟官責比又不肖府州或因舊有  
常恐州縣解遲不及染指嚴比聽差並無一事

因公徒滋敲朴此縣役聽差之笑也除已往不究外  
合亟禁革為此牌行該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  
屬一體遵照嗣後刑名錢穀

欽部事件屆限不到該府州查明內號如係州縣遲延即  
將州縣揭報如係經承沉捺即將經承責革不許濫  
行差提其聽差一役立即革除如該府州陽奉陰違  
或差一役下縣或留一役在府各州縣據實指名密  
稟如敢徇隱本署院耳目最近一有所聞均以白簡  
從事決不稍寬各宜凜遵勿得自貽伊戚也文到先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十一

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嚴飭慎用大刑以全生命事

照得夾棍拶指等刑原不得任意濫用恭蒙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欽恤民命凡在大小衙門自應仰體聖心慎重刑獄雖有疑難之事苟能設法推求隔別研訊實情無不吐露間或命盜重案刁猾之徒狡口支飾萬不得已始用夾拶亦不可連拷疊夾如重刑之下果得其情尚為不枉萬一痛楚難忍信口成招則羅掛吉網無從再雪盆冤問刑者即倖逃夫清議安能免於冥誅本署院披閱各屬詳到刑名案件不日連據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樓不承即曰屢經大訊等語殊屬可駭及細查犯証供詞儘有前後矛盾彼此互異之處不無縫隙可以指摘何難訊取確情總因問官粗浮未審之前不肯細閱參宗臨審之時又不肯耐心駁詰肝火上升怒從中發願指氣使遂不顧階下之存亡矣既乖哀矜勿喜之言無復視民如傷之見豈所以廣

皇仁勸

盛治耶本署院願諸同事共勉為漢室于公勿甘作人頭羅剎除密訪查悉外合行嚴飭為此行司道該吏遵

照牌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嗣後審理大小案件務

宜秉公細心體鞠勿得酷法嚴刑草菅民命至若厭繁喜事聽信權書蠹役不問情由恣意夾拶或經訪聞或經告發本署院立即飛奏決不少貸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十四

飭查驛站馬匹以重郵政以嚴虧空事

照得驛站馬匹自應足額喂養臚壯以供差使如有倒斃即當買補豈容任意缺少并將疲瘦老病瘡痍不堪者虛冒支銷本署院奉

命旬宣下車之始即行嚴禁奉差員役不許擅騎驛馬有

驛州縣不許濫行應付半年以來馬匹既得安閒自當調養得所不期各州縣見近日差使不繁即便短少馬匹將曠缺草料侵扣入已以致驛站廢弛殊于

法紀合亟飭查為此行道該吏查照牌內事理文到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五

即將通省驛站馬匹遴委附近各州縣印官輕騎戒從訓驛查驗務期臚壯足額即行逐匹印烙將毛片齒口造冊出結報道驛道加具印結呈院查考如有缺少並疲瘦老病瘡痍不堪亦即據實開明匹數揭報余處毋得聽其借用營汛及民間馬匹影射以滋貽累至於塘遞馬匹雖屬捐項有關貢送

奏摺本章以及傳遞緊急公文而設亦須脩足臚壯不應短少疲瘦任意拊塞倘敢彼此徇隱扶同出結或經另委賢員查出或經新舊交代揭報定行一

余所少馬匹着落出結之官獨賠本署院言由中山

執法如山各宜自愛慎毋身試仍將委查職各先行

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六



嚴飭事

照得律載舖兵遞送公文晝夜須行叁百里公文到舖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不許等待後來文書等語何等嚴切今查各塘舖遞到公文並不依限飛遞任意稽留以致緊急事件措辦不及貽誤不小合行嚴飭爲此行道該吏查照票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路塘舖兵夫嗣後凡遇在京

部院等衙門及各省督撫咨文并本署院移咨在京部院等衙門及各省督撫咨文以至撫屬大小文武

撫豫宣化錄

七

申呈詳驗文書務須登填到舖時刻隨到隨即晝夜兼程飛遞不許片刻稽留如敢仍前怠玩定行挨查提究地方官不嚴加飭查以致該管塘舖遲悞查出叅處不貸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火速飛速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再行嚴飭教職正已訓士以崇學校事

照得本署院振興文教首清學宮士子賢否責在司鐸果能潔已率徒訓迪有方使文武生員守分讀書不出入衙門不抗欠錢糧不武斷鄉曲不挑唆詞訟不詭寄田地不包攬糧差卽爲稱職之員本署院不惜薦剡破格保舉如敢陽奉陰違怙終不悛一經訪聞立即飛叅該府州縣平日不嚴加約束事犯又徇庇不報一并叅處學書門斗倚官擾民許地方官嚴拿革役與民一例究治該教官不得護庇代爲求饒

撫豫宣化錄

木

業經嚴檄飭遵并取遵依在案第恐不肖教職不能痛改前非聊具遵依虛應故事亦未可定合再嚴飭爲此行司該吏查照前檄及今票飭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務期實力奉行著有成效切勿視爲具文致干叅處慎之慎之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嚴禁剪伐酸棗以保護民地事

照得附近黃河地方河水泛濫四境多成荒沙大風捲逐沙積處便成邱隴沙移處卽作深坑不但未墾荒地飛沙無定卽已墾熟地重被沙壓貽害無窮保護之法全在多植酸棗令其繁衍俟其根深蒂固可以堅土枝多葉茂可以蔽風庶幾沙土凝結以免隨風輕揚尚堪耕種各處皆然延津尤甚但墾種良農視酸棗爲性命之依而無知小民又視酸棗爲樵薪之利鄰邑恃強剪伐本地乘間竊取地方官屢行示禁抗不遵依殊可痛恨伏思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一九

皇上念切民依廣招開墾固欲令天下無土不耕以致家給戶足而鄰河百姓尤在

九重憂勤宵旰之中豈可使飛沙壓地熟土皆荒失業農民資生無策除出示發開封歸德衛輝懷慶河南五府鄭州抄勝轉發沿河各州縣遍貼曉諭外合行飭知爲此行司道該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嗣後有業主地畝地方官多方勸諭責令栽植樹木其無業主荒地自產酸棗嚴禁斬刈務期加意培植使之暢茂上

可蔽風下可堅土仍擇立保約一名當司巡察如有仍前恃強剪伐及乘間竊取者卽行報官按法重究其在鄰封百姓移文闡究并飭河防廳汛一體嚴禁河兵堡夫不得擅行剪伐倘該管官不嚴加約束以及河防廳汛鄰境縱容庇護立即詳報本署院卽以慢視民瘼入

告決不寬貸毋違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丰

嚴行申飭事

照得各衙門冗役已經奉

旨裁革在案自應編入里甲當差安歸農業今訪得仍有

指借上司衙門書役名色在各屬地方出入衙門武

斷鄉曲招搖生事殊屬不法除密訪查拿外合行嚴

飭為此

行司道該  
仰府州官

吏遵照牌內事理文到即便轉飭

所屬出示曉諭毋論院司道府廳州衙門吏書旗牌

舍人承差官頭快手門皂等役其已經革退者與民

一例即現在上班應役人等槩不許在外招搖生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如以切已之事在地方官處控告許即秉公審斷倘

情曲理虧應當法究者據實申報本署院以憑提究

至若以不干已事代人作証或貪圖賄賂在官乞恩

并武斷鄉曲魚肉小民者該地方官先行按法重處

然後具報本署院即以賢能保薦該役立提杖斃如

地方官瞻徇此輩情面縱其肆橫并反為交好聽伊

指使或經訪問或被告發定以罷軟叅處其上司庇

護衙役反與地方官為仇者並許密稟立刻飛章入

告均不寬假本署院鐵面難干慎毋視為具文也文到先

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飭知事

照得倉庫錢糧係累爲重故虧空叅追之例不獨限於本犯而并及於承追督催之員一經逾限均干議處本署院奉

命旬宜因念豫省節年虧空大案人亡產盡俱屬無着經巡撫都院石文焯繕摺

奏請將通省火耗歸公抵補恭蒙

皇上俞允欽遵在案則是火耗填補虧空必須人亡產盡無可追求之項方准填補至於新叅虧空甫經離任

據奏宣化錄

卷之三

三

其人現存其產未盡者桀不得妄生覬覦觀望不完蓋虧空之員原非貪黷不肖者可比往往有賢能素著才堪大用者不得已因公那用致罹叅追殊屬可惜故定例特寬以限內全完准其開復之條第恐若輩無志起用因循不完又特嚴以本犯正法家屬追完之例凡在虧空被叅人員自當痛省努力奏完候請開復若因火耗歸公希圖代伊完項在

皇上之天恩斷未有不俯從所請本署院以公完公亦未有不樂爲若輩清楚但以已之私財而完公帑則不

僅侵那之重罪可免而原官之品職亦可復苟其不然則必待本人正法家產全追之後也與言至此本署院之心已惻然矣可不懼哉再豫省各項錢糧俱有定額所徵耗羨已經摺

奏有額有數動用之後亦須

奏明有收有除並非可以任意那動無庸銷算之項不將耗羨清還虧項則若輩尚得苟延殘喘若早完一日則早正法一日本署院所以再三躊躇將解到耗羨暫存司庫仍向本犯名下嚴追者蓋不忍也非不

據奏宣化錄

卷之三

三

肯也若輩清夜亦曾思及否耳且此種耗銀原爲現任各官所應得之財今將其應得之財而代人完補彼亦無辭但被叅之員不論盈千累萬即有公耗可補而又不至於殺身則在任各官又何所懼而不虧空耶無此

國法無此人情合行飭知爲此牌行

司道

該吏查照牌內

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令承追印官將此牌全抄無訛發現在被叅虧空之員各一張俾其留心寓目早完國帑以保性命慎勿再作癡想甘罹大辟也本署院仁

厚居心不忍見此羣鮮首市曹故特披瀝肺腑預爲  
警醒諦聽毋忽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再行嚴飭事

照得驛站馬匹所用麩料草束地方官自應照民間  
市價現銀平買本署院奉

命

旬宣蒞任之始卽訪知豫省積弊驛站所用料豆泚之  
斗行麩子泚之磨坊飯舖草束泚之里下殊爲民累  
當經頒示嚴禁飭取遵依在案詎各該州縣陽奉陰  
違仍蹈前轍或按地畝泚錢或發半價賤買甚至草  
束則加二交收麩料則斗半折筭保約原差指名多  
取家人馬夫額外措索否則經日守候更有差使經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三

過供應中伙酒則一二文一壺內則七八文一勛擾  
累小民莫此爲甚本應糾叅姑再嚴飭爲此行司該  
吏照票事理文到卽便轉行所屬大張告示曉諭務  
使積弊盡除民困頓避如敢仍前泚累本署院耳目  
甚近聞見最確一經飛章入

告身家性命攸關後悔無及倘該府州視爲具文既不能  
約束於前復不能揭報於後則必與貪黷屬僚同作  
一家哭也慎之毋忽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嚴飭事

照得

朝廷分土設官各有攸司自宜夙夜殫心靖共爾位方稱無忝厥職豈可端事違迎希圖邀結本署院秉性介直不喜趨承旬宣半載諒兩河屬吏靡不周知今奉特旨署理巡撫事務任大責重報効無由正深警惕無喜可賀誠恐所屬文武官弁踵習陋規違來叩賀不惟有違

功令抑且廢事失時當此隆冬歲暮地方甚屬緊要豈可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毛

擅離職守本署院惟以政事之廢弛懲下吏決不以諂媚之未工屈賢能也如有緊要公事必須面稟請示者先將此事緣由詳明靜候批示方許輕騎減從赴省隨到隨稟見見後即便出城不許逗遛片刻除出示五門不許放入外合行飭知為此稟仰司該吏照票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宜勤修職業毋許遠來叅謁如敢故違定行叅處決不寬貸慎之毋違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飭知事

照得本都院赴衛兌漕除一切供應稟發現銀平價買備夫馬損轎自行僱賃總不受屬官一絲一粟不用該縣一厨一役驛站一馬一夫不累民間一草一物外所有中伙住宿公館各屬徂於舊習巧為逢迎舖毡蒲懸燈彩設圍屏結牌樓搭天棚豎鼓亭棚頂隔貼對聯又脩下程送酒席安置燭炭草料又出郭遠迎又聽從隨役需索過山小包換站幫貼種種陋規事所必有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州官吏照牌內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毛

事理務必仰體本都院一片愛民恤屬苦心悉行停止不必預備候本都院下馬之時惟將地方利弊小民疾苦詳晰稟知足見上下玉成之美意若抗不遵依仍蹈前弊定將經承立時究責倘本都院跟隨員役擅作威福需索絲毫即行指名密稟以憑立置大法該縣仍行從優獎勵如指借本都院經過名色派擾里民一經查訪得實則該縣之身家功名又在不在保也文到即出示沿途遍貼曉諭仍先且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通飭查禁事

照得民間不論貧富貴賤凡有屍棺俱當以入土為安况

聖朝厚澤深仁淪浹枯骨誠恐無知愚民不將棺柩掩埋或久停在家或浮厝在地甚至疊積荒郊白骨暴露畜犬殘毀深為可憫故律載凡有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又定例內開各直省地方凡有暴露無收枯骨責令地方官設法料理建立義塚等語久經檄飭遵行在案今日久玩生訪得仍有暴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露屍棺不即掩埋者合行通飭查禁為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即便通檄所屬州縣飭令嚴查各該管地方境內如有停柩在家浮厝在地者勒令死者之子孫隨分殯葬務期入土至於無收屍棺該地方官設法捐建義塚責令掩埋諒為民父母者各有仁心自能實力奉行毋俟本都院之諄囑也倘文到三月之後查出民間仍有托故久停及官無義塚暴露枯骨者則地方官平日之懈弛又可知矣仍取具並無停柩不葬及暴露枯骨印甘各結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寧宣化錄

卷之三上

飭知事

照得本都院歷任噴外四十餘年所有用過家人實繁有徒一經不法卽行驅逐現在各處行走者不少此輩從前曾在本都院署內伺候一應家世履歷俱所悉知通以告人最易聽信誠恐此輩聞知本都院恭膺

簡命節鉞中天卽便潛入豫省假充家人在所屬地方捏

稱差訪招搖撞騙亦未可定屬官一不之察卽悞墮

此輩術中幅幘既實耳目難周合行嚴飭爲此牌仰

撫寧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該司道府官吏查照牌內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出示

遍貼城市關廂通衢集鎮寺廟庵院飯舖茶坊酒館

之中嚴行稽查一遇前項不法棍徒卽刻鎖拿解轅

以憑按法重究再本都院從不輕差一役在所屬地

方察訪吏治民情如有本都院衙門各班人役到彼

驗有牌票者催令速行不許片刻逗遛亦不得私相

往來暗中投贈至驗無牌票卽係假冒一併解轅究

治本都院定將該府以強項保薦倘敢徇容隱匿別

有發覺立卽飛奏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文到各



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三上

聖

飭禁屬員叩賀年節事

照得新正令節所屬大小文武各員往往赴省叩賀新禧不但往返糜費亦且曠廢職守本都院恭奉

特旨撫綏茲土惟期吏治民安大小屬員協力同心共報皇恩一切逢迎誦媚繁文縟所痛惡今新正在即誠恐各屬跋涉遠來有違

功令除出示五門不許放入外合亟預爲飭禁爲此票仰

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宜防守城池

巡查倉庫勿得來省叩謁致干叅處如有重大緊急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三上

肅

事務詳稟內未能聲說明白者欲乘此封印無事之時赴省面稟先行詳明靜候酌調減從東裝前來事完卽回不得擅離職守該府州亦宜凜遵并飭止屬員不得赴府州叩賀文到各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嚴禁貪緣鎖刺以正官方以肅法紀事

照得

朝廷之黜陟關乎大典屬吏之賢否出於至公本署院旬宣豫省已逾半載冰心自矢鐵面無私諒各屬良窳所共悉今又恭膺

特旨陞署巡撫事務整綱肅紀正已率屬尤為責任况

天恩高厚圖報彌涯寤寐之間尚深恐懼豈敢蔽賢縱枉

益滋罪戾師生一道平日痛惡於心故歷官四十餘

年從未曳裾於顯要之門差堪自信各屬員果能遵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聽本署院訓飭奉公守法潔已愛民本署院雖不敢

自以為師而以人事

君之心如饑得食如渴得飲倘不自愛敗檢逾閑即親如

骨肉密如好友亦不敢枉法徇私曲為庇護至於央

情囑托徒費營求蓋滿朝大臣俱係

皇上簡用皆剛方正直君子自不肯緘牘言私本署院又

賦性確介從無往還總之功名品行貴於自立于人

無益若拜門生求青目如此行事人品已屬可鄙遑

問其居官乎遑問其臨民乎除出示曉諭外合行嚴

飭為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牌內事理文到即便轉

飭所屬各宜自做好官勿萌此念倘敢巧為貪濫仍

前鑽刺即便據實入

告決不少留情面惟賢太守良有司其共諒之毋忽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美

嚴禁擅受民詞副狀銷號以肅吏治事

照得民間詞訟應赴正印官呈控靜聽審勘佐雜首領等官例不得擅受印官失於覺察均干嚴譴煌煌功令何等森嚴今訪得豫省同知通判衙門竟刊有格式

狀紙經歷照磨州同州判吏目丞簿典史巡檢驛丞等官俱用黑面手本不論事之有無理之曲直情之虛實一見即准同知通判竟行硃票差役下州縣提人其餘佐雜首領或出票差拘或即於手本尾末填註差役姓名硃筆一點此等衙門人役俱係無藉餓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

三

秤較之印官皂快更爲狠毒一到被告之家即索取酒飯差錢送官人事有錢者人犯不必見官即便銷案無錢者故意延挾多般嚇詐必遂其欲而後止故往往印官審斷之後理屈問輸者即借此等衙門索錢出氣又有一班奸黠么麼原係積蠹出身端意結交本地惡宦惡衿白食光棍或代爲比租追債或奉命出票拿人以得其歡心此輩不發開言便可放胆魚肉鄉愚矣更有副狀一端尤爲積弊如訪得羅山等縣凡民間告狀知縣一張典史必有副狀俟知縣

審結之後典史復行差拘銷號以飽貪壑一處如此

則各州縣可知且州縣賦性昏庸疎懶者每視詞訟卷宗爲煩瑣不論事情輕重大小批發衙官而衙官得此半邊斜印五字批語即奉爲聚寶盆搗錢樹狐假虎威更無忌憚此等惡陋之習若不嚴行革除小民何以堪此除出示曉諭外合行嚴禁爲此牌仰該道府官吏查照牌內事理即便嚴飭所屬嗣後佐貳首領雜職概不許擅受准理月刻狀板即行劈毀亦不許接收副狀拘喚銷號並不許印官濫行批發如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

三

敢故違查出定行咨參斥革堂官以失察并叅本都院仍責之知府暨直隸知州若不嚴加警誡使此輩仍然猖獗即將該府州註以下考決不輕恕文到於各衙門前刊豎木牌永遠禁革仍刷具牌摹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正月

日

嚴飭營汛以期共効事

照得

朝廷設官文以治民武以治兵文治民以養兵武治兵以衛民是文武之途雖分然其義則相通而並重也本都院恭膺

簡命界撫中天封疆任重日切汲深綆短之虞幸際兩鑒

碩畫鴻猷平日加意營務使步伍整齊巡防有藉本都院實選舟濟之誼矣今當斗轉春廻正官弁兵民奮志從新之際除文職衙門另立條告行布按二司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五

轉飭外所有武職營汛事宜合行一并飭知凡汛防地方文武協和兵民輯睦一也充實營伍毋使老弱虛糜二也勤加訓練使技勇嫻熟足資防禦三也整甲旗械務必鮮明堅銳以振軍威四也朝夕巡防不致擅離職守務使奸宄絕跡五也一遇有警協力救護追捕不分此疆彼界六也頒給俸薪米餉毋得克扣使士馬飽騰七也喂養馬匹按限查驗毋致羸瘦八也沿途守望烟塹務選精勤壯丁携眷嚴加看守實力稽查九也實能効力兵丁漢仗技勇好者記名

記名拔補把總以示鼓勵十也嚴禁賭博不致糜弛

營務十一也或遇帶兵巡哨之時嚴行約束不得騷

擾百姓十二也不許以借食糧名色窩賊窩娼貽害

地方十三也酗酒打架概行禁止以息爭競之風十

四也小民肩挑担負物件務必照價平買不許恃強

搶奪十五也以上十五條凡在營汛將弁各大書一

張粘貼座隅時時觸目警心果能實力奉行使各有

成效本都院定當特疏保薦倘敢陽奉陰違一經查

出官則會疏糾參兵卽按軍法重處決不姑貸慎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毋忽等因除行標營開封營遵照外相應咨會爲此

合咨貴鎮煩爲查照希卽轉飭各營一體查照施行

雍正三年正月

日

勸諭約束衙蠹以肅關防事

照得各衙門吏書皂快等役原因衙門而設並非奴隸之流可以久遠役使也各官視衙門爲傳舍而此輩視官長更爲過客一經陞遷事故卽抱琵琶過別船矣况閭人旣多則奸猾愈甚一官到任巧於逢迎先爲結識宅門家人及管事親戚以爲進身之基當官奔走殷勤小効微勞因而日近日親在官長竟視爲腹心手足而不覺此輩旣邀寵用必攬事權在外高驛大馬揚揚得意以爲官府聽信凡事由我遂爾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望

指官嚇詐遇事生風在內串通家人親戚舞弊作奸瞞官嚮民人人視之如虎個個目以爲彪民怨由此而騰官聲由此而壞上司訪查得實此輩同罹法網不然或以庸劣被參或以溺職去任而此輩竟飄然法外矣况此輩跟官如蠅逐臭利之所在羣起而趨此外別無想頭貪贓贖貨原無足怪惟在明白官長能時時覺察之而已倘官一糊塗卽便肆行無忌借官之威權吮民之膏血或爲妻孥歡樂之資或供朋友賭博之費究之此輩意中毫無感激而反以木偶

貌視興言及此凡有血氣者決不甘心訪得豫省各

衙門州縣之書役蔑視士民府州之書役卽蔑視州縣至於院司道房班并府州而蔑視之矣皆由官爲之縱容而此輩遂得倚冰山爲泰山作威作福無所不至欲杜絕此弊只有一法惟不聽其言而已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則山鬼之伎倆已窮而官長之身家可保合行勸諭爲此牌仰

司府道州

官吏照牌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望

結料理妥當則畧加獎賞倘怠玩從事卽行責儆如一至舞弊作奸不論平日有功素所寵愛立刻究革如雷霆雨露令其莫測至若並非承行承辦之事分外多管或故獻殷勤巧爲迎合突如其來無因而至者皆此輩誘官之餌也防之察之勿以辛苦得來之功名爲其孤注則本都院幸甚文到不必出具遵候各大書一通貼於座右時寓目焉毋忽

雍正三年正月

日

飭委署理事

照得光州界連楚潁地方甚屬緊要且新分直隸統轄四縣責任匪輕今據布政司詳請該縣署理本都院因念該縣年力精壯才具頗優如詳批委該縣自應仰體本都院委任至意星夜束裝赴州接署該州錢糧倉穀鹽課驛站稅務分按年欸徹底清查絲毫糧粒毋容虧空依限交代至於所屬四縣倉庫正雜錢糧亦應分頭嚴加盤查并正已率屬廉潔愛民凡屬官餽送點水寸草不得沾染地方積弊悉行革除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具報毋得仍留絲毫以爲民累約束家人衙役毋許招搖滋事勒索屬官門包陋規凡民間疾苦及一切有益民生之事留心體察詳晰稟報以憑酌奪飭行兩地往返少帶隨人沿途毋得滋擾其

欽部事件預爲查限設法催結不得濫差皂快下縣屬員才力平常怠玩從事者卽行秉公揭報毋得容徇至於各屬土產如光州之鴨固始之鴉與米息縣之魚商城之鹿鹿雉兔等類本都院久經禁革卽現錢平買亦當避薏苡之嫌毋得染指合行飭知爲此牌仰

該署州官吏照牌事理文到遵照本都院檄飭加意勉勵務爲好官倘敢自暴自棄凡事因循視諄諄飭誠爲紙上具文其心不肖致負本都院爲地方起見一片遴委婆心則本都院耳目最近翻轉鐵面立刻糾叅決不稍假姑容毋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慎之勉之母忽

雍正三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欽奉

上諭事

照得本都院於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繕摺恭請  
皇上聖躬萬安今於雍正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戌刻貢摺  
家人捧回

殊批

上諭朕安新年大吉大利你閩省風調雨順百穀豐收兵  
民樂業官弁平安諸凡遂你之心如意平安也新禧等

因欽此又

撫憲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望

欽賜御書大福字出郭祇迎到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本都院伏念

聖恩高厚垂念河南通省大小文武官弁兵民

御翰親書諄諄祝願

皇仁格

天新年以來自致閩省風調雨順百穀豐收不但本都院

人仰荷

天庥凡在官弁兵民無不安居樂業遂心如意也擬合行仰

為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牌內欽奉

諭旨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欽遵知照各宜仰體

聖心文武和衷同心協力愛兵恤民至於兵民亦宜熟習  
勤操務本安業共召

天和上慰

聖懷俾全省封疆得以仰副

恩綸則從此海晏河清咸樂昇平於無既矣本都院有厚

幸焉勉旃毋忽

雍正三年正月

日

撫憲宣化錄

卷之三十一

吳

飭知事

照得知府繫方面大吏隼旗熊軾皂蓋朱轡卽古之師帥郡將也責任既重體統宜優豈可與廳員佐貳州縣雜職等員同班况恭逢

聖天子宵旰勤求留心吏治凡在郡守加意簡擢本都院身任封疆自應仰體

聖心予以優崇養恤廉耻俾爲守者知已官職匪輕更加自愛諸凡率屬臨民之事有一不出於端方廉潔不但上負

撫廉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君恩抑且有慚衾影如此存心則事無不濟政無不舉雖如汲長孺之長揖不拜益見風操倘賦性庸劣甘處下流本都院卽當肅法驅除如鷗擊雀豈容其巧事逢迎僂僂屈節於車塵馬跡之下乎所有跪道儀注合行飭免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嗣後如遇本都院公出道經各府地方該府迎送俱免跪道毋得故違

雍正三年正月

日

再行嚴飭以肅官方事

照得豫省大小屬員潔已奉公小心自愛者固不乏人而怠玩性成凡事因循者亦復不少本都院已經確訪周知若遽置之彈章內有年力方壯初登仕版者亦有科第出身讀書明理者倘能洗滌肺腸豎起筋骨急公辦事俱爲有用之才殊屬可憫故不惜諄諄誠諭再加提撕如錢糧倉穀絲毫糲粒不致虧空一也

欽部事件依限完結不致遲延二也民間詞訟秉公早審撫廉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不致拖累三也城池水利應修應濬設法繕治四也設立義學勤於勸農士民樂業五也稽查保甲不擾不弛盜賊絕跡六也地方積弊盡行革除民無科派七也現錢平價買辦食物不苦累行戶里民八也嚴拿訟師惡棍以致獄訟衰息九也約束家人書役不許招搖生事十也禮待紳衿使無怨無德不貼德政歌亦不貼無名揭十一也勸立社倉使荒歉有脩十二也至如催科有法捕私不懈禁賭博以恤民財嚴打架以重民命諸般善政紙不勝書惟在賢守牧良



有司隨其土俗之宜順乎人情之正斟酌以行之無俟本都院之瑣瑣也當此

聖明在上求才若渴正宜自奮以際風雲其廉能素著者益加勉勵而闕茸無爲者猶可及時猛省倘能敬聽本都院訓言共爲好官本都院決不吝惜薦剡使嘉猷實績壅於上

聞自蹈蔽賢之誚倘言之者諄諄而聽之者藐藐其心不肖終無改期則鐵面無私卽係本都院至戚密友世交故舊亦必以白簡從事斷不肯片刻姑容留爲民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兗

害古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可不懼哉文到不必出具遵依徒事虛文各將牌文大書一張貼諸座右觸目警心使無時無刻皆如爾等赴省晉謁之時則本都院幸甚萬民幸甚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

司府

道州縣卽便遵照毋違

雍正三年正月

口

嚴飭預防蝗蝻發生以保田禾事

照得災不生於有脩患當防於未然豫省近年以來各屬不免蝗災毀傷田禾皆由地方官平時怠惰不以民生爲念預爲撲滅以致潛滋暗長不可救禦今自去冬入春以來雨雪霑足兼之建立

剴猛將軍祠宇敬謹祭祀神力自然默佑將見蟲災不作年穀順成與吾民共享盈寧共樂昇平也然本都院一片思患預防之心不得不作未雨綢繆之計誠恐去歲飛蝗生下種子交今春融必然出土不可不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辛

預爲巡防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遍諭鄉保地方人等務於二三四等月中不時在於各該管地方深山窮谷僻野畝田及潮濕低窪水草叢生之處細加搜尋仍將蘆荻蕪莠勤加芟除不得少留科株使彼滋生其內倘遇發生一面傳集村庄百姓協力撲滅一面飛報地方官親督汛捕人員多率夫役設法燒捕蓋乘其初生之際物小易於滅絕務使種類盡除若致長成羽翼飛食田禾人力難施漫天遍野殃及鄰封大爲民害各

州縣遴選幹役四路分查仍於因公下鄉之時面加  
督惕如奉行不力既不能弭患於未然復不能撲滅  
於既發本都院定以溺職飛奏該州府漫無稽察或徇  
隱不卽揭報一經查出並叅不貸各宜凜遵勿得玩  
視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正月

日

特揭保甲之要法以課吏治事

照得吏治之首務莫過於杜盜源而弭盜之良規莫  
過於嚴保甲故保甲之法前人言之脩矣然地方官  
有賢不肖之分而奉行有善不善之別蓋同一保甲  
也行之不善造烟戶冊有費刻一家牌有費立保甲  
長有費刑書皂快亦莫不有費是保甲未行而小民  
已被擾累矣及至查點時不過虛應故事印官勤者  
自行下鄉懶則委員代點廉者自備供應貪則騷擾  
不堪查點之後不過出告示數張取甘結數紙雖有  
行保甲之名終無弭盜賊之策故往往報行保甲之  
文與報盜之文相繼並至也豈不可掀髯一笑哉蓋  
保甲有一定之要法而行之有不易之章程不徒在  
於造冊懸牌挨門查點而已本都院特爲揭出開列  
於後實力行之是所望於賢有司也

一選擇捕役當定有責成也捕役原與盜賊一氣若不  
與盜賊相通不能爲捕役矣盜賊不投拜捕役門下  
又斷不敢入其境矣務須挑選年力壯健幹捕又必  
有家屬之人將伊妻子家口并原籍住址編造入冊

取具同班夥伴連環保結方許充當分路承緝其應  
管地方少有鼠竊狗偷之事卽着落該管捕役追尋  
務必賊贓並獲免其責比其捕役家口官爲設法養  
贍若能緝拿盜賊到官者分別名數照例給賞蓋捕  
役需於緝捕不比皂快兩班凡催糧行杖承票出差  
各有規例故必須酌給工食使無饑寒之累不然卽  
養盜以自贖也至捕役住家之處又責之鄉保地方  
隣佑倘有匪人出入其家卽行稟官拿究則捕役自  
不敢於養盜殃民也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三

一嚴查窩家使無處棲身也盜賊之竊發若無窩家便  
無托足之所其引線探路起意商謀取齊分贓必有  
藏匿去處方敢肆行無忌若不嚴拿窩家則盜根不  
清而欲拿窩家又當責之鄉保隣佑民壯捕役蓋境  
內有窩賊之家此輩無有不知而不肯生做冤家者  
皆由地方官賞不行而罰不嚴也如不論諸色人等  
有能出首確實窩家贓正証確者照例重賞容隱不  
報者按律連坐則人自不敢窩賊而賊亦無從托足  
矣至於窩家行踪與夫捕窩法則已詳從前頒發告

示內各州縣查照力行可也

一訓練民壯使協力巡捕也奉

古鉅州縣設立民壯五十名給與工食使之學習弓矢鳥  
鎗以資捍禦法至善也地方官當挑選年力壯健有  
家口之人亦照捕役編冊取結使之充當設法捐製  
器械勤加訓練俟武藝嫺熟令其分管地方端以責  
成彼此聲勢聯絡照應一方有警羣起相助分頭追  
捕平日在所管地方協同鄉保營兵捕役嚴行稽查  
如有匪類入境卽行拿解倘肯留心學習技勇捕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多賊者地方官據實詳明本都院從優獎勵其懶惰  
玩法者卽行責革另募頂補若所管地方失事與捕  
役一同嚴比如此則人知警惕而工食不爲虛糜矣  
一寺廟飯店當嚴加查察也此等去處最易藏奸僧道  
實意焚修者固不乏人而無籍惡少托跡於黃冠緇  
衣之流者亦復不少如行劫鹿邑縣閭閻家案內奉  
旨立斬之安福等現係和尚殺死鹿邑縣捕役蔡子亮案  
內拿獲之克犯文太現係道人此輩形踪詭秘更難  
稽查須責之僧道官嚴加盤察如來歷不明卽行稟

官廳逐倘敢狗客一經事犯僧道官一併責革仍着落僧道官追拿其無僧道空廟破落者即行拆毀完固者一槩壘塞至於飯店當嚴出告示設立循環簿朔望倒換即於同街開店之中挑選一人爲店頭使之經營其事約束各店凡有客商到店務須盤問來踪去跡詳登簿內倘無行李而生可疑之人槩不許容留安歇早關店門天明放行如敢故違按律究治則匪類自無處安身矣

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五

一高臺囉戲應嚴行禁逐也查得豫省每於集鎮街要處所紮搭高臺演唱囉戲動輒三五日不散戲臺之旁開設酒鋪飯棚而各處匪類開風羣集白日當街賭博黑夜行竊行強捕役得錢故縱鄉保狗情不報如地方官禁止查拿卽有附近勢惡土豪出而把持惡習相沿不可救止況此等戲子並非梨園子弟業在其中不過游手好閑匪類一時烏合隨口亂談無腔無板有會卽聚而唱戲無戲卽散而爲盜故多養於捕役之家該地方官嚴行禁逐以絕盜源如敢故犯立將行頭貯庫嚴拿爲首之人究治倘有不肖紳

矜并各衙門書役營兵人等從中阻撓卽行指名詳究苟能實力奉行卽此一件已消滅盜風過半矣

以上五條係行保甲要法若能行之無倦則無事查點虛文而盜跡自絕境內平安通省州縣協力行之全豫可無劫殺大案矣本都院不惜諄諄告誡如果能實力遵行俾有成效自當列諸薦臚飛馳入

告豫省幅員雖屬遼闊至於保甲一事本都院惟以報到

盜案之多寡定各屬奉行之力與不力如敢陽奉

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五

陰違難逃鑒察各宜猛省慎之勿忽

雍正三年正月

日

飭委盤查事

照得各州縣倉庫錢糧關緊

國課例應不時盤查以杜虧空今值開徵之始舊歲正雜各項又當截數全完以副奏銷誠恐各官不無那新掩舊之弊其倉糧又不無虛出倉收仍無實貯合亟飭委盤查為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即便移行各道府州文到或單騎減從規詰盤查或調委正印廉員盤查務將新舊地丁并舊歲應解俸工稅課驛站裁扣皮張倒馬一切正雜錢糧常平等倉穀石

撫康軍化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并捐監穀石應貯應買漕米漕穀逐項徹底查清已完在官者查明解批領狀未完在民者嚴訊總催取具甘結如有絲毫顆粒虧空即行揭報叅追如無虧空該盤查官脩造清冊出具不致扶隱如有虧空情願獨賠印結具報查考倘盤查官不潔已奉公希圖盤查陋規或餽送吃食禮物并派累供應鋪墊濫用夫馬及縱容家人胥役勒索小民者許各州縣即行密稟倘徇隱不稟本都院訪查最確耳目最靈一有所聞與受同叅決不片刻姑容慎毋忽視墮膽莫及

文到先將委官職名起程日期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正月

日

撫康軍化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再行嚴飭封櫃以杜虧空事

照得州縣徵收錢糧不無徵多解少之弊每易至於虧空業經行令封櫃俟徵有成數詳請委員折解在案誠恐日久玩生而不肖州縣因而從中舞弊亦未可定茲當開徵之始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官吏查照牌內事理即便轉飭各府州將所屬州縣收糧銀櫃照舊標發印信封條委官固封俟徵有成數該州縣於半月前詳報該府州遴委附近不徇情面廉員單騎前往公同面拆立刻發匠傾鎔正耗兩項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五九

盡數解司不得存留絲毫仍卽具文呈報其直隸州銀櫃該道既有盤查分賠之責應令該道標發印信封條差官固封該州卽詳請該道委員拆解該道府州仍不時嚴查如有封櫃之後將錢糧不收入正櫃另設私櫃徵收希圖那用或委拆之員通同容徇不盡數報解查出一併揭報官則飛章奏處承庫櫃書立拿杖撻如該道府州不行嚴查揭報一經本都院查出定行一併嚴叅勒令分賠決不寬恕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本

嚴禁當舖濫收賊贓以杜盜源事

照得開張典當原以接濟貧民緩急之需止許從公  
取息若貪圖賤當濫收賊贓固在禁例近訪得豫屬  
各當舖見物即當並不查問來歷凡有劫竊衣贓盡  
歸當舖以致盜賊充塞若無當舖收贓彼必不敢公  
行無忌及隣邑捕獲供招雖當票丟棄而所當衣服  
顏色件數銀錢月日鑒鑒可據移關查起而不肖州  
縣平日俱受當商餽送交接便爾從中袒護不日遍  
查各當舖並無其物即曰已將原當衣贓起貯在庫先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李

行關取當本方肯發贓詎不知當舖濫收盜贓起出  
質認必俟定案正法之後方在各盜家屬名下追還  
當本若必先索當本倘一時無出盜案終不結乎各  
處皆然惟祥符之朱仙鎮陳州之臨蔡城商水之周  
家口西華之小么鎮河內之清化鎮磁州之車騎鎮  
等處爲尤甚除密訪查察外合亟飭禁爲此牌仰該  
司府州官吏查照牌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將本都  
院牌文大張告示實貼各當舖門首曉諭嗣後凡押  
當物件除平日熟識之人即於號簿內註明姓名外

倘面生可疑形跡詭秘即當嚴加盤詰根由必得熟

識保人方許收當若無的保不得貪圖微利濫行接  
受大凡盜賊入店最易鑒別爲盜之人面帶兇形一  
也舉止慌張恐人覺察二也物多價賤即便肯當三  
也當貨零亂並不整齊包裹四也自言自語滿口支  
吾五也掌櫃之人一見便知但明知故犯者因有利  
無害也嗣後各州縣拿獲盜賊招出當贓不論有票  
無票訊明顏色件數銀錢月日即刻備關飭委捕員  
星飛查起倘隣邑袒護當商指贓不發立行詳報本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奎

都院以憑批行該管上司查起官則飛稟當商隨招  
解究決不寬貸本都院爲杜絕盜源起見法在必行  
切勿違忽文到先取遵依并當商結狀具報查考慎  
速慎速

雍正三年正月

日

爲再行嚴飭事

照得沿河一帶大堤單薄蒙

皇上發帑加幫以資捍禦承修各官憚怠從事去秋經本

都院日事嚴催始於冬日趕築但訪得新加之土俱

被水凍及今春融水消土鬆兼之人畜蹂躪風揚雨

淋不無殘缺若不及早加土另行夯礮堅固安能耐

久合再嚴飭爲此牌仰管河道官吏照牌事理文到

即便轉飭承修各官將冬間新築之堤逐段查勘如

有凍解土鬆及人畜蹂躪風揚雨淋之處即行加土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

七

修補重行夯礮結實此係未經驗收之工承修各官

若不加謹防護修理斷難如式如何准銷河帑本都

院除委官查驗外將來必親詣河干逐段閱勘一經

查出土鬆之處即刻飛奏此時悔之晚矣慎勿謂本

都院言之不早也至於未完堤工該道嚴加勒催尅

日報完轉盼桃汛卽屆慎勿任其玩延均干未便火

速飛速

雍正三年正月

日

嚴飭事

照得豫省田糧除荒甚多地方官自應遵

旨勸墾而紳衿百姓亦應將已墾成熟之地遵例首報依

限陞科今訪得各州縣奉行不善未墾之荒既不勸

民認墾已墾之荒又不聽民首報非履畝親丈卽差

役陋查殊滋擾累更聞得西華一邑該令特出新裁

不論有無欺隱凡士民戶內有糧地一畝派令首墾

三分糧地一頃派令首墾三畝該令視爲至公無私

不致書役里甲舞弊獨不計此法一行有欺隱者反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

七

有首報不盡之弊無欺隱者多抱有糧無地之冤殊

不解該令何所見而按畝均攤也其爲民病豈淺鮮

哉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通

飭所屬痛改前非嗣後惟將未墾荒地勸民墾種已

墾荒地聽民首報不得仍蹈故轍苦累士民如或奸

民漏課不卽報熟成糧一經事犯到官之日按以欺

隱田糧之律治罪勿得預爲查丈勒令首報如不將

本都院牌文留心寓目再有違錯該司卽行嚴查飛

揭以憑料參仍提不諳經承解轄從重究處毋違



三年二月

無殊宜化錄 卷之三

五

嚴行飭查以清帑項事

照得河庫錢糧關繫重大

皇上宵旰憂勤無刻不以河工爲念故設官分職增兵添役不惜數百萬帑金指授機宜各處修防無微不至凡在臣工俱宜仰體

聖心加謹節用豈可任意糜費從中侵蝕雖工程緊急之際一時需用孔迫向有通融接濟之例然必一面詳請題報一面那動錢糧仍取具承修各官印領存案事完卽行據實造冊報銷方爲公便若事在忙促不

無殊宜化錄 卷之三

六

能從容辦理以致虛糜耗費固屬庸劣之員至乘其倉猝故爲蒙混浮開冒銷侵欺入已如此居心狗彘已不食其餘矣本都院據該道詳送各冊披閱之下殊爲駭異內中那用各項錢糧混相牽扯勾連不斷及至查檢卷宗本都院衙門大半無有間有一二詳案俱係事經年餘含糊混詳希冀批發彼其意以爲已經詳批便可據爲鐵案更不必問其年月之久暫工程之有無亦並不計及日後如何題銷內部如何覆准也本都院何難據詳入

告但河工事案繁多官非一手該道冊內尚未查清令其

動用者的係何衙門牌票何年月日由道發給者的係何衙門承修有無印領所做工程有無現存實據所辦料物有無實在開除所發銀兩是否與工料相抵俱欠確實若即據冊題案嗣後在河各官萬一遇有緊急工程均皆畏縮不前得難措手必致遺悞

欽工甚有未便故不厭精詳於冊內細加粘簽再行飭查

為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會同楊署

道井從前經手之府廳州縣經承書役照粘簽處所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七

逐案徹底清查務期有領有冊井一面勘驗工程料

物務期有工有料稍有虛懸無着即便將承發承領

承修承辦各官職名開明分案由司揭報以便核參

審追毋得仍前含混籠統具詳致干未便仍將應調

各官先行詳明以憑咨會副河院暫免撤調勿違

雍正三年二月

日

嚴禁私茶事

照得偷販私茶律例甚嚴地方官怠於查察以致奸商肆行無忌甚至於私茶內夾帶礮硝等物更屬不法但私茶之充斥皆由於官引之影射不但無引者固屬私茶即有引者亦係私販若不設法稽查官私莫辨無從禁止合行飭禁為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即便通查所屬如係茶商經由地方井設有發茶官店牙行州縣嚴飭嗣後凡有官茶起程預行報明該地方印官查驗引號填給關移文內開明包數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七

斤數先將商人姓名引目字號起程日期包勛數目

一面申報各上司一面移行前途經過州縣俟官茶

到境驗明引文查對數目方許轉移前進如有引無

文或數目不符即係私茶盤詰來歷嚴行羈留通報

飭審除將奸販按律治罪外即將發覺經由之州縣

據實揭報定以失察究參牙行店主一併重究决不

寬貸各宜凜遵毋違

雍正三年二月

日

飭查書院以崇義學以廣風教事

照得教化行而後士習始端士習端而後民風始厚蓋以士爲四民之首舉凡一言一行皆爲民所做法也然興行教化不可無其人尤不可無其地其人爲誰郡守牧令教職師儒是也其地何在前人書院是也查豫省各府州縣地方有從前原有書院現在完固者有從前原有書院而歷久傾廢者有從前未設有書院者本都院前在布政司任時已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勸諭設立社倉卽有立學延師一條飭令各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六九

屬遵行在案今奉

特簡昇撫中天則仰體

皇上重道崇儒至意興行教化尤爲職任攸關故於三冬足用之後春光明媚之時分檄觀風披覽試卷各屬能文之士蔚然興起美不勝收自當拔取其尤勤加督課案查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欽奉

上諭現在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後葺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着方官查出改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等因欽遵在案合行飭查爲此仰該司府官吏照

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除現有書院幾座贖田數頃

每歲租課若干卽行清查造報外其各處或舊有書院現在傾圯應修者或從無書院現有生祠可以改設者查明造冊詳報倘賢守牧良有司情愿捐資修葺延師課業者亦各據實具報毋得虛應故事沽釣美名仍會同儒學將所屬紳衿貢監內品行端方文學素著爲後進推服者開具履歷經書冊報本都院酌奪延請送入各書院爲師各地方官日省月試勤加督課務使人文日盛毋徒視爲具文辜負本都院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三

一片培養婆心也慎之速速

雍正三年二月

日

巡撫河南都察院加五級田文鏡諭各屬照依操辦  
項款逐一詳晰登答如昔有今無者即於條下註明  
係何年月日奉何衙門禁革如從來無有者即於條  
下註一無字現在所有者恐條下紙窄不足填註另  
用摺據實開載寧詳毋簡如署過各處印務之員即  
將署事地方另開一摺不可假托書辦之手以致洩  
漏亦不可聽信利害之言以致開寫不實亦不得同  
寅彼此互相商會本都院並無別意不過欲深知各  
地方官民疾苦而已倘敢以無為有以多作少希圖  
欺誑本都院將原存底摺查對不符即當屏諸不肖  
之流終不齒及如肯實言本都院調至省城而加指  
示寬令改舊從新以觀後效仍將本官記名於賢員  
之例從優獎勵勿得潦草塞責辜負本都院殷殷垂  
詢一片苦心也密封釘送毋違

雍正三年二月

日

州府

今開

一州衙門

修理衙署各屬分修處所

鋪墊陳設各屬分修什物

心紅紙制各屬若干

轎傘執事各屬分管若干

盤查規禮

屬官謁見有無門包小費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七

各項冊費六房俱有

水火轎夫每縣出若干名

過往屬縣供應

騎用夫馬

有無過山規禮

新官到任有無轎乘夫損銀兩

當商鹽商規禮

鹽課奏銷每引若干

辦事書吏若干名

捐班書吏 若干名

聽差皂快 若干名

捐班皂快 若干名

貼班門子鎗手厨子并支值衙門各工匠

巡更守宿夫役

同知通判經歷照磨儒學并同城武職各衙門本

官賢否

有無擅受生事

捐班書役門斗名數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事

各項陋規

各屬縣出產土物

開明何物出何處

每年發買取用餽送 各若干

其餘摺內開載未盡者有即另開于後足見無欺

某州縣

今開

一道衙門

修理衙署

鋪墊陳設

心紅紙劄

轎傘執事

門包小費 若干

盤查規禮 若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書

各項冊費 若干分項開

水火轎夫

過往供應

騎用夫馬 若干

過山規禮 若干

額外借貸

一新官上任

轎乘銀兩 若干

夫馬價值 若干

一本州

修理衙署

到任鋪墊

驛站草料

作何採買

需用大匠

水火轎夫

每歲牙帖若干每張納銀若干

雜稅若干

老稅若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十五

活稅若干

以上四項分別解司未解

晒麴廂稅

棉花行稅

油行篋規

當商稅規

鹽商驗引

引額全銷

辦事書吏若干名

捐班若干名

聽差皂快若干名

捐班若干名

貼班狼夫若干名

貼班馬牌子醫獸各若干名

貼班禁卒門軍鎗手管支斗級各若干名

貼班水火掃堂夫各若干名

貼班木匠泥水匠刻字匠裱糊匠裁縫書匠搭棚

匠鐵匠錫匠厨子銀匠

貼班屠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十六

解餉鞘木鐵箍

巡更守宿夫役

儒學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吏目典史巡檢驛丞駐防

千把總各衙門本官賢否

有無擅受生事

捐班書役門斗名數

各項陋規

本地民在院司道府廳衙門充當書役姓名有無

減耗免差情弊境內有無名大鎮店

係通何處馬頭客商有何

貨物

境內城垣有無殘缺

境內河道溝渠有無淤塞

境內名山大川叢林古廟 屬具坐落險要形勢

境內惡宦劣紳土豪訟棍 開具赦後實跡

境內品行端方學問醇正鄉黨推重耆老士民

境內土產何物 有無上司衙門買取餽送值行當差

境內有無私鹽私煎私鑄

境內出產硝磺礮礮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

主

境內有無官庄學田 各若干租若干

其餘捐內開載未盡者有即另開于後足見無欺

詳明馬營漫場工程等事

據管河道詳前事內開馬營漫決工程布政司庫動過銀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內五千兩准前司牟於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解交前署道轉發懷慶府辦料現無着落已於揭報隱漏等事案內詳請參追其餘銀兩俱係司庫自行給發及張署道任內經手無案可查而馬營漫決工程前後題覆內但有先行酌動錢糧於承修各員名下追賠還項等因並無議動正項錢糧工完請銷字樣則司庫所發銀兩似難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

主

作正開銷細查舊案並不將各員應賠銀數聲明分晰日久淆混恐多賠累等情詳請批司確查前來據此隨批布政司查報去後茲據該司詳稱細查前項銀兩並未 題准

部文至應賠確數以及作何開銷之處事隸河工應聽河道詳議請仍批河道查議顛末易明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為查河院齊原題武陟水長情形等事案內開六月十二日沁黃交漲大水異常由姚其營出漕泛濫幾與秦家阪大堤相平幸賴

皇上洪福埽填平穩而馬營夾埽填土合龍之處亦幸而

未動等語則是此案似無需用埽填之處也又聞惟梁家營二舖營土堤詹家店馬營月堤接連榮澤太堤之遙堤格堤漫塌八處先行的動錢糧起修完工之日查明做過堤工丈尺用過銀兩數目於承修各員名下追賠還項等語則又似需指堤工而言也該道日事河干做過工程難逃目鑒辦過物料亦必有用處務須徹底查明前司牟發過銀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係何項人員具領某員名下領銀若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五

所辦物料已用者現在何工未用者現在何處所做工程若干丈尺若干土方是否水工搶修承築何官當年用過工價若干有無浮開冒銷工完之日

河兩院會否遵照原疏查明做過堤工丈尺用過銀兩數目作何着落僅隔年餘經手之官吏俱在該道衙門自應存有文卷何難一目了然又據該道詳稱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准布政司爲武陟水長情形等事案內補鮮築馬營詹家店漫決堤工銀一千八百一十七兩一錢九分九釐照發懷慶府分發委

員補築已詳奉前院分檄開衛等府在於原修人員原任中牟縣胡弘度原任榮澤縣李模衛河通判李先益開糧通判江增城山東黃河同知牟錦元名下各照應賠數目行追繳庫牟同知應繳銀二百七十六兩九錢已交司庫等因則又似乎止令其賠此一千八百一十七兩一錢九分九釐矣的係何人估定前司何所見而補鮮前署道何所見而詳請

前院又何所見而檄追開衛等府又何所見而獨追賠此項也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六

文到即便細經前後題覆并詳批原案查清各官領狀勘明實在工料分別某處堤工若干土方若干需銀若干何官承築某處用料若干有無現存埽填何官承修某處貯料若干現在未用何員收管某官領辦料銀若干交料若干有無未完先動司庫之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是否止係此案辦料有無通用別工日後作何開銷補發之一千八百一十七兩零是否止係各處漫口堤工銀兩應否令其止賠此數抑或統前發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亦令均賠必



須追究到底務期銀工相抵寸土寸料俱有着實不致虛懸否卽查取承發承領承修承辦各職名據實分案由司揭報以憑核叅審追毋得仍前含糊籠統混詳干咎未便速速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揭報隱漏等事

據該道詳前事內稱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布政司爲請發庫帑等事案內移解馬營舊漫口等辦料銀五千兩給發懷慶府購料修防查

總河部院齊蘇紱武陟水長情形等事疏內題明馬營漫塌堤工先行的動錢糧於承修各員名下追賠完項并恭報馬營等事疏內並無工完開銷字樣何得扶同冒銷着落前署道及該署府速行繳庫又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布政司爲亟請批發等事案

內移解

御垣秦家廠等工預脩料物銀五千兩給發懷慶府購辦前藩司冊開支發雍正貳年歲搶修項下報部在案今署道忽稱前項辦料銀兩該署府於十月內借爲搶救

御垣之用請於河庫動支還項希圖冒銷亦應着落署道及該署府繳還清欸等因據此隨批行布政司確查去後茲據布政司詳稱有無做過工程作何遺漏之處河道親臨工所查勘虛實自能脩悉本司無案可

稽實難懸揣等情到本都院據此爲查河工支銷銀  
糧關係重大該道揭報冒銷自應徹底查清今查請  
發庫帑等事案內動用司庫銀五千兩係楊署道詳  
請 前院批准給發雖

河院武陟水長情形等事既內有馬營漫工在承修  
各員名下追賠之語然亦有工完之日查明做過堤  
工丈尺用過銀兩數目字樣似止以賠修漫場堤工  
而言今以辦料之五千兩着落保守各官追賠是否  
與原題 部覆無悖必須查清方爲妥確又亟請批  
據東直化錄 卷之三上 全

發等事案內動用司庫銀五千兩雖係分給各員辦  
料預脩雍正二年修防之用經藩司開入二年歲掄  
修項下報明 大部但楊署道奉 前院飭查詳明  
前院批准動支河庫銀兩還項在案在 前院必有  
所見方准撥還豈漫無所據遂爾批准該道應將前  
署道搶救

御堤工程查勘確實并將當日經手搶救之官弁夫兵訊  
問明確前署道會否造冊通報其冊內作何開銷該  
道經承豈無存留底冊今文內俱未聲明明白亦未

便據詳卽行題奏者也合行取查爲此仰該道官  
吏照牌事理文到限三日內遵照指駁情節逐項登  
答務必句句着實字字清楚叙具妥詳由司核轉以  
憑查核余追毋違速速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據東直化錄 卷之三上

全

嚴行飭查事

照得君子之存心當公而恕大臣之臨事貴明而決如河工之動用錢糧不可執一而論倘安瀾循軌自可從容料理計工發帑萬一事起倉猝忙不及待若坐失機宜不免後至之誅惟挖肉補瘡且救眼前之急此又人情大抵皆然也故稽查河庫錢糧先須認定題目如此工果係搶險惟查其隨後有無詳報文書所奉牌票及領帑者何官有無印領存案承辦者何人有無工料現據如道庫既有文案領狀可憑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問諸承領之員工所確有工料可抵當造入交代之內至於開銷錢糧又當查明此案會否題銷若未經核奏未蒙覆准則其權又操之管河大人工二部非屬員之所能爲也若夫那移墊借之項更易明白如此項應動司庫忽那道庫錢糧墊發如此工自有錢糧忽借彼工銀兩接濟則又須查司庫項下曾否解完所那道庫可否即抵其缺解之數有無溢額浮支一目了然如查明果有浮溢日後碍難奏銷必須核算浮溢確數分釐不多絲毫不少如司庫有發道庫

無領即揭道員虧空如承修無工承辦無料即揭承修承辦之員侵欺斷難姑恕蓋交代錢糧自有不易之章程而題奏虧空又有一定之成格若錢糧既未查清工料又未驗實既不接受交代又不據實揭奏惟含糊一冊籠統一詳第云當責令某人歸款當着落某人繳還以爲已經詳明便可推出奏與不奏與我無干此又非所貴也本都院受

國深恩竭誠報効目力心血兩所不惜豈敢草率從事冒昧具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題該道係

聖明特簡由垣中出授河工與本都院諒有同心故開心布公不厭詳細務求確鑒清楚以報

聖恩合再飭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冊內粘簽處所逐款查明限文到三日內分案遵例由司詳揭毋得仍前含糊籠統瞻顧游移致干未便速達

雍正三年二月

日

為嚴飭事

照得大路有墩臺處所添蓋營房以資防禦并沿途栽種樹木以資庇蔭不令孤累里民亦不令各官捐脩俱著支領價值此係何等事件各州縣自應實力奉行各府州亦應嚴加查看營房必須蓋造完固墩臺必須粉畫鮮明一應牌坊旗杆等項必須齊備所種之樹必須挑選粗枝大幹均勻接連栽植動加灌溉保護使之生活茂盛毋致枯萎務期勝於鄰省方為實心辦事乃本都院密行查訪彰衛懷三府營房無報宜化錄卷之三上

全七

朝廷臣子俱應出力報効况又照價給發銀兩並無賠累之苦乃竟苟且因循一任本都院大聲疾呼置若罔聞是何肺腑除一面飭取溺職職名糾參外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飛飭各府州嚴飭所屬大路州縣速將營房墩臺稍不如式者另加修整完固樹木未栽者乘此清明之前即行種植動加灌溉保護務期生活毋得仍前潦草塞責仍

將修蓋過墩臺營房高低寬窄尺寸所種之樹自某處交界起至某處交界止共種若干逐一造具清冊申送查核該府州仍親詣查勘倘再不完整如式即行揭報以憑叅處如敢仍前徇隱互相捏報查出一並嚴叅决不寬假慎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速速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撫報宜化錄卷之三上

公

爲飭委巡查事

照得動用公項錢糧於大路兩旁栽植樹木新栽之時培土不免鬆浮根株未能牢固或被風雨搖拔或被行人踐踏或被樵牧斧斤或被乳畜蹂躪以致枯萎者有之傾倒者有之合飭委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嚴飭各府州縣委所屬吏目典史在於該管境內不時巡查該州縣印官仍令鄉保地方嚴加看守并出示勸諭附近村民地主協力保護務令生活毋致殘毀本都院以境內樹木之暢茂定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允

印捕各員奉職之勤勞如敢怠玩偷安苟且從事一經查出立將捕員咨斥該管印官並叅不貸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二月

日

爲嚴飭修防事

照得桃汛在即正河水發漲之候沿河堤岸理應加謹巡防倘有堤身低薄沙土鬆浮之處并水溝鼠穴俱窩穰洞以及車轍馬跡若不預爲修補恐致疎虞關係匪細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飛檄該廳印河官并督率兵夫人等駐守沿河堤岸無分風雨晝夜加意巡查凡遇低薄鬆浮水溝鼠穴俱窩穰洞車轍馬跡殘缺處所并去冬所做新工被凍之土不能結實務須從新挖起開溝灌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允

水墊平填實夯碾堅固仍多取乾土堆貯堤上遇有冲刷盤陷立即堵築照依四防二守之法務保無虞如敢慢不經心任意懈弛一經本都院查出官即飛叅兵夫人等嚴拿處死决不寬貸各宜慎之仍將嚴飭過緣由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二月

日

飛飭事

雍正三年二月十七日據衛輝府稟稱汲胙延三縣地方有十分之一二麥根生有細蟲詢之士人俗名蠟早蟲得雨即消滅等語據此為查蠟災發生惟蝗蝻難於撲捕此等細蟲尚可設法救滅合亟飛查為此票仰該司府道州官吏遵照票事理文到即便嚴飭所屬四處查勘一有此等細蟲發生或多用肩水灌溉之法使麥根有水便可消滅再細訪年老土人查詢從前有無此等之蟲於何年生過曾否傷損麥苗何法撫康宣化錄卷之三上

空

可制務期如法撲捕不得養成蠟賊貽害田禾倘地方官不實力巡查設法滅除一致成災大干未便再連日風沙天氣稍覺亢旱其缺雨之各州縣亦即齋宿致虔以祈甘霖均毋有違慎之速速

雍正三年二月

日

飭查獄囚以示矜恤事

照得天道亢陽兩月不雨本都院憂心如焚竭誠率屬步禱終不能感召

大和除齋居修省外所有各屬獄囚合行飭查為此票仰按察司官吏遵照票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將

欽部命盜大案重犯加謹固監嚴飭獄吏禁卒人等監厥勤加打掃錄肘不時洗刷毋致穢污薰蒸地方官加給囚糧捐脩草簾病則給予醫藥不許獄卒凌虐至於戶婚田土錢債賭博鬪毆細事並各案牽連人犯

撫康宣化錄卷之三上

叁

文到槩行保釋應審結者即行審結毋得濫禁在獄班房羈縻亦不得押禁一人其現在枷示未經發落人犯該地方官查其情罪之輕重記明檔案召取的保暫行開釋俟得雨後另提發落具報仍將應禁人犯及文到保釋各案人犯造具清冊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三月

日

爲誠求雨澤事

照得春雨霑足二麥始能暢茂今省城自二月以來  
雨澤愆期而各屬申報得雨日期亦屬寥寥則春風  
多屬天道亢陽不問可知矣雨澤鮮少麥苗何藉以  
滋生二麥乾枯小民何由而得食本都院念切民瘼  
憂心如焚當茲

聖人在上自能感召

天和旱魃豈敢爲虐惟本都院京德庸才政多乖舛以致厲

此一方今本都院特於本月初二日起禁止屠沽竭

撫謙宣化錄卷之三

三

誠齋戒除檄飭祥符縣於城隍廟建立雨壇敬詹本  
月初八日躬率文武僚屬赴壇步禱以祈甘霖立沛  
外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卽  
便通行所屬如有久未得雨地方一體致虔祈禱無  
得虛應故事倘一得雨卽刻將得雨日期分寸四野  
有無霑足情形馬上飛報本都院查考毋違

雍正三年三月

日

爲咨請嚴飭修防事

照得桃汛已屆河水發漲之時沿河堤岸理應加謹  
巡防搜尋水溝鼠穴狼窩雅洞以及車轍馬跡堤土  
鬆浮之處預爲修補毋致疎虞除屢檄管河道及各  
河廳飛飭印河官弁督率河兵堡夫駐守沿河堤岸  
無分風雨晝夜加意巡查凡遇低薄鬆浮水溝鼠穴  
狼窩雅洞車轍馬跡殘缺處所並去冬所做新工被  
凍之士不能結實務須從新挖起開溝灌水墊平填  
實夯礮堅固仍多取乾土堆貯堤上遇有衝刷墊用  
立即堵築照依四防二守之法務保無虞外相應咨  
會爲此合咨貴部堂請煩查照希卽檄管河道並各  
河廳轉檄印河官弁督率兵夫人等加意巡防感荷  
匪淺仍祈見覆施行

雍正三年三月

日

撫謙宣化錄卷之三

書

為再行嚴飭修防事

照得桃汛已屆河水發漲之時沿河堤岸理應加謹巡防搜尋水溝鼠穴狼窩灌洞以及車轍馬跡堤土鬆浮之處預為修補毋致疎虞前經飭行在案近訪得各屬陽奉陰違並不實力奉行本應嚴叅合再飭查為此票仰管道官吏查照先今票內事理文到卽便飛檄該廳印河官弁督率河兵堡夫駐守沿河堤岸無分風雨晝夜加意巡查凡遇低薄鬆浮水溝鼠穴狼窩灌洞車轍馬跡殘缺處所并去冬所做新

無業宜化錄卷之五上

奎

工被凍之土不能結實務須從新挖起開溝灌水墊平填實夯碾堅固仍多取乾土堆貯堤上遇有衝刷蟄陷立即堵築照依四防二守之法務保無虞該道廳不時嚴行稽查如有仍前陽奉陰違怠玩從事者立即揭報以憑糾叅兵夫人等嚴拿處死倘該道廳徇庇不卽揭報一經本都院訪查得實並叅不貸毋謂言之不早也仍將嚴飭過緣由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三月

日

再行嚴禁重戕加耗以戢民困事

照得

國家正賦既經定有惟一之徵而有司催科不得舞其侵漁之弊火耗一項原因傾實折耗起解腳費而設自不得額外多徵苦累糧戶本都院前在藩司任時業將各州縣火耗酌量定額出示曉諭在案詎有不肖州縣因耗羨歸公另營巧取之法或重戕稱收或額外加耗委拆之員封數零星固難逐戕看稱而拆完之後又不看平彈允惟查其起止月日日報總數

無業宜化錄卷之五上

榮

而已更有不肖委員受其逢迎通同徇隱以致恣意吮剥毫無忌憚又有一等胆小劣員或恐委官拆封查出或恐上司檯櫃親拆通同收役徇風同眠故將花戶銀封不卽入櫃先行提出多耗另包繳入亦有本官昏庸縱令親戚子姪家人串同收役瞞官作弊將重戕稱收之銀剪邊取零彼此分肥者種種弊端指不勝屈爾等筮仕

天朝榮膺百里幸際

聖明在上仕路擴清正當勉力廉隅爭相進取豈可計及



錫錄苛求無厭諺云官久自然富何忍以皇家性命  
易此蠅頭不解是何肺腸一經敗露身罹法網將來  
駢首市曹狗彘即不食其餘矣安得如醉如癡不一  
猛省除出示曉諭外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官  
吏照牌事理即便嚴飭所屬恪遵

功令痛改前非勿謂故智可以欺瞞大法可以倖免如親

戚子姪家人代爲設此巧術此等匪類豈得久留在  
署日侍左右速宜打發回籍若衙役書辦舞弊作奸  
即當立斃杖下慎勿姑息苟容甘心身殉該司道府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上

九

州亦應不時密訪嚴查墜櫃吊拆如有前項情弊立  
卽以貪劣揭報以憑飛奏倘該府州不留心察訪或  
曲爲徇庇一經本都院查出定行並奏決不小假姑  
容以留民害各宜慎之勿遺後悔文到先具遵依報  
查毋違

雍正三年四月

日

嚴禁私開礦祠以靖地方事

照得山多峪密之處間產礦砂奸民每多盜挖久經  
禁止在案凡有山之府州縣官自應設法稽查務期  
絕跡倘巡察偶疎必致匪類潛聚貽害地方莫此爲  
甚故當嚴加禁逐卽小民偶犯亦必按法重懲防微  
杜漸之道無過於此詎有身爲地方官並不實力奉  
行而反陽奉陰違差委家人書役經理其事招集多  
人入山開挖從中分肥如陝州鄆州范疇緒者利慾  
薰心愍不畏死誠恐上司知覺乃巧將各省流民通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上

九

解幾人以爲吾已逐去或買出山中無賴枷號兩人以  
爲吾已責懲今日一稟明日一文欺瞞上司耳目而  
暗地通同礦夫賄囑防弁搭蓋窩舖供給飯食取礦  
煎銀三七分受業經本都院訪實糾奏請

旨革職與本內有名人犯嚴提究擬在案誠恐奸民聞聲

四散復流至別處潛聚偷挖亦未可定除密訪查拏  
外合行飭禁爲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  
轉飭確查該管境內如有產礦山祠立刻填塞卽在  
附近山祠村庄遴選誠實老人數名免其雜派差徭

責令輪流巡察倘有奸民私自開挖協同鄉地  
拘拏送官除該犯枷責外其老人查照所獲名數  
量給賞如一年之內果能勤謹巡查礦賊絕跡該地  
方官詳請獎勵苟怠玩偷安卽行革退另換卽捕汛  
弁等官亦應不時查捕毋得通同開挖見利忘命陝  
州范牧卽係前車之鑒各宜慎之文到卽便出示遍  
貼曉諭仍將設立老人花名造冊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四月 日

嚴行申飭事

照得上行事件例有限期而辦事勤勞自當依限完  
結况該道衙門係專理河務經管河庫錢糧尤爲緊  
急前道任內本都院凡有所行屢催不覆初以爲官  
之遲延也及該道奉

旨調補以來而諸事稽遲仍復如故則其咎不在官而在  
吏矣總因道書疲玩已久漸成積習苟非勵以精勤  
策其怠惰粹難頓易合行嚴飭爲此崇仰該道官吏  
照票事理嗣後一切案件或奉本都院行查或令該

道議覆俱當依限查明加具切看速行詳報如應轉  
行印河各官事件必須設法勒限嚴催屆限不到卽  
提經承痛懲倘再敢玩視立即指名詳揭以憑叅處  
該道亦應親查內號三日一催五日一比務期速轉  
毋得仍前任意怠玩若該經承需索冊費或故爲捺  
案或尋釁苛駁以致遲延該道嚴行飭禁犯卽責革  
庶幾積弊可除而案無靡積矣如該道姑容本都院  
目當代爲整飭勿謂言之不早也慎之勉之文到先  
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四月

日

蘇蒙宣化錄 卷之十三上

百

奏銷在即嚴禁勒索冊費陋規以甦官民困苦  
事

照得奏銷各項錢糧例應造冊以稽完欠而司府書辦亦應量給飯銀以供紙筆尚在情理之內今訪得豫屬各府向年每逢奏期冊費盈千累百索取無厭該府不以錢糧之完欠爲考成而惟以冊費之遲速爲高下冊費照舊規送到者早爲造轉冊費不到吹毛求疵駁詰紛紜駐吏之舞文一至於此如丁地錢糧則有確冊奏銷優免存留首墾批廻顏料潤布牛角黃蠟民屯改撥循環等冊費漕項錢糧則有臨德月米行糧優免派徵折席等冊費驛站錢糧則有支放草料工食皮張倒馬建曠等冊費鹽課錢糧則有銷引驗引等冊費河工錢糧則有河銀考成酌增堡夫工食全河歸故等冊費倉貯錢糧則有常平義社新建等倉民借平糶等冊費雜稅錢糧則有牙帖老活房地當舖等冊費甚至三年一大計五年一編審歲舉老農有費印發紅簿有費恩賞老民老婦有費捐報米糧價值有費總之無一冊不求全責倫無一

蘇蒙宣化錄 卷之十三上

百

案不額外苛求指不勝屈筆不勝書視為成例分毫不可少習以為常時刻不可遲更有一等不肖知府縱其需索暗地分肥以致此輩猖獗無忌凡事遲延則叅罰在官與伊無涉屬官稟達則庇護衙役上下為譬同食

朝廷大俸大祿而竟存此不肖肺腸殊所不解本都院訪得前項冊費有出之官者有派之民者官則公務繁多無項可出民則私派禁絕豈容擾累合亟嚴行飭禁為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責令

撫陳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五

知府並直隸知州即將前項冊費逐一清查何項應竟行裁革以絕苞苴之念何項應酌量給與以作紙筆之資定為確數造冊先行詳報聽候本都院核定飭知遵照嗣後不得額外加增倘有不肖府州陽奉陰違仍縱令書辦勒索許各屬密行稟報書辦嚴拿杖斃府州定以失察飛叅如各州縣借冊費名色派擾里民一併從重叅處決不姑貸此事本都院端責在知府並直隸知州限於十日內酌議造報嚴加禁止永違違守務期弊絕風清以甦官民苦累若視為

具文經久不為造送本都院決不再催各府州

毋忽

雍正三年四月

日

撫陳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五

嚴飭事

照得人臣品職有大小爵位有崇卑而尊

石敬

君之心自無岐二故咫尺

天威美增如見原不止在堂簾殿陛升降拜跪間也卽一  
矢口一舉筆間自當兢兢業業若臨若對方不爲昭  
昭申節冥冥墮行之人何况文移達上官之前而爲  
萬年脩案之件豈容忽畧卽我

皇上寬弘廣大如天如地凡與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夏

聖號同音旁字相類者俱免避忌豈

聖號本字而竟可以不避乎近見祥符縣爲據復呈報事  
詳寇三砍死王日正一案又洛陽縣爲稟報事詳李  
起祥同胞兄李起正砍死李玉生一案日正起正等  
字俱未避改雖草野愚民不知忌諱而居官食祿之  
人何可不觸目驚心一任無知胥吏混呼混寫祥符  
王令出自黃榜詞臣洛陽郭令又係簪纓世胄尚不  
知

聖號之背避則其他魚魚鹿鹿如醉如痴何望其復知

天日乎卽使該縣簿書執筆署中寧無佐理之人卽使

辦慢不經心從旁豈盡瞽盲之輩茫乎不知

君父之尊視顏列於臣子之位苟非木石能不驚惶假令

本都院據此咨題不較之久惕朝乾而獲罪更甚耶  
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  
所屬嗣後詳驗文移務托忠實勤謹之人小心磨對  
毋得仍前疎忽如再不知避忌不忠不孝已見一斑  
禽獸無異又何難焉本都院惟有付之一嘆而已不  
齒而已各宜慎之毋忽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夏

雍正三年四月

日

再行申飭事

照得牧民之官惟在操守廉潔斯爲地方福星貪利之輩不顧小民脂膏一味恣其吮喻此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雖愚賢不等於義利之辨不能盡明而好惡同情於生死之關豈猶未曉當今

聖天子在上聰明睿智無微不察卽郡縣之吏凡有一德可取片長足錄者莫不越次超陞以普天地之公倘有自甘不肖聲名狼籍者亦必繩以大法以彰仁人之惡諸君子久列縉紳亦必見之切而聞之熱矣本

撫豫宜化錄

卷之三

專

都院奉

命撫豫以來將及二載有利必期於盡興不使有須臾之稍緩有弊必期於盡革不使有纖悉之或遺諄諄告誡欵欵數陳諸君子既在同舟亦應知之深而行之力矣乃據各屬詳稟將前官任內閭上行私之事備陳楮間指不勝屈甚駭觀聞如派用里夫有禁矣而鄧陵前任仍令擡轎禹州前任仍用厨夫多收火耗有禁矣而陳州前任毀示濫徵確山前任丁糧重斂濫食催收有禁矣而息縣前任俱有陋規禹州前任

仍圖賄賂派買料草有禁或仍發官價餽送土產有禁或仍取西瓜甚至受銀匠之賄而任其剋剝糧民納糧書之賍而任其稱收舞弊白役奉旨嚴禁而終不汰革行帖奉

撫豫宜化錄

卷之三

頁

部行查而依然抽稅此是何等肺腸而固守此不肖之心此是何等面目而其作此無耻之事本應不論在官去任立刻題參擊此餓虎饑鷹以爲民快然君子待人之道當以忠厚爲先朋友責善之誠當以苦言再告合再粘單嚴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洗心革面改過從新恒思父母之名當視民如子每念身家之重當奉法維嚴一時之隱匿所得幾何後官之宣揚可耻實甚本都院與各州縣約定限一月以內各將地方未革之積弊未除之陋規逐一查出徹底稟明務期絲毫無隱一字不欺本都院從中酌量於理法無碍者仍留與爾等養廉應勒石永禁者仍寬有爾等前愆倘再不回頭尙圖中飽則良心喪盡充耳不聞或在任而設本都院查出或去任而爲後官申詳必從特疏參追

請

旨治罪決不稍容瞻徇該司道府州亦不時嚴加查察立

刻揭叅勿爲此輩所欺則本都院幸甚斯民幸甚文  
到仍大張告示通行曉諭士民咸知將貼示處所并  
遵依緣由報查毋違

計粘單一紙

一件再行嚴禁等事勒石永禁攫取餽送土產

一件再行嚴飭事嚴飭所屬痛改前非潔已愛民

一件嚴禁徵漕積弊以甦民困事嚴禁辦運漕糧派累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賈允

里民

一件再行嚴飭封櫃等事嚴飭州縣錢糧銀櫃照舊標

發印信封條委官固封

一件再行嚴禁等事嚴禁重戕加耗

一件通行嚴查事查各州縣有無小糧公費名色

一件嚴禁點充櫃書等事雍正四年櫃書里長應擇殷

實老成諳練之人充當止宜簡少不宜多設

一件嚴禁包納錢糧等事嚴禁衿監衙役不許包攬錢

糧

一件嚴禁鋪堂陋規以肅法紀事飭書役人等不許抽  
借鋪堂名色需索銀錢

一件嚴禁革除單丁積弊等事嗣後徵收丁銀令小民  
照額完納止許照正糧分數加耗不許多收絲毫其  
餘盡行革除

一件嚴禁濫用夫役以甦民困事禁止濫用夫役

一件再行嚴飭事飭驛站馬匹應用麩料草束不許苦

累行戶

一件嚴禁取用各行戶什物以甦商困事嚴禁不許取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賈

用各行戶什物

一件嚴禁私派以甦民困事嚴禁借公私派之弊

一件嚴禁賭博以杜命盜之源事飭捕官捕役鄉地人

等不時查拿

一件嚴拿強竊窩家以杜盜源事飭凡在城市村庄逐

戶挨查

一件嚴飭慎用大刑以全生命事飭審理案件秉公細

鞠勿得酷法嚴刑

一件飭知事飭承追印官將牌抄全發被叅虧空之員

高目早完

國帑

一件嚴禁借命詐財以杜刁風以安民生事飭屍親坦

詞呈控希圖詐財

一件再行嚴飭力查保甲加意巡防以杜盜源以靖地

方事飭保甲務要加意巡防

一件再行嚴禁窩賊窩娼窩賭以靖地方事飭不法紳

衿兵役嚴加密訪

雍正三年四月

日

撫康宜化錄

卷之三上

五

為設立三催之法以整舊情以清塵案事

照得

欽部刑名錢穀等案件各有例限各局俱應於文到之日

加意辦理按限完結方稱厥職無如不肖有司於奉

文之日並不留心寓目即便發房而不請書辦又不

問事情緩急緊置高擱官吏俱在醉夢之中竟不將

內號一查外號一比及至上司行催始行辦理已遲

延矣及申到上司而上司書辦又惟利是圖冊費不

到一駁再駁終不緩急肯轉竟視本官為升本之緣

撫康宜化錄

卷之三上

五

任其指使以致例限已滿任催不到深可痛恨擬合

立法戾飾為比牌仰該局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戾飾

所屬嗣後一切案件如兩個月限者勒令四十日到

院四個月限者勒令九十日到院六個月限者勒令

四個月到院一年限者勒令十個月到院務期多餘

數日以留駁查往返地步如敢仍前怠玩本都院一

催不到即發二催二催不到一面提究經承一面再

發三催不到如將各屬遲延職名報到者止叅屬員

如無職名該管上司一併糾叅決不代人受過稟之



慎之仍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四月

日

撫豫宜化錄

卷之三上

三

爲嚴行申飭事

照得豫省入春以來雨澤愆期恭蒙

上念切民瘼齋心虔禱

勅令得雨馳驛奏

聞上慰

聖懷何等緊急本都院屢次嚴檄飛飭令各州縣一得雨

澤卽將得雨日期分寸有無霑足卽於郵筒面上註

明報雨公文馬上飛遞字樣限時呈報今查閱各屬

申報本月十七十八等日得雨公文並不於封袋面

無嫌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上註明仍由鋪司遞送以致遲延玩忽已極豈各州

縣竟不將本都院前檄一爲寓目如盲如瞶殊所不

解似此等事並不留心尚有何事肯實力奉行不過

徒具遵依一紙虛應故事而已本應叅處姑再嚴飭

爲此牌仰該

司府道州

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嗣

後得雨該地方官親自驗明分寸據實叙具簡文遵

照前檄於封袋面上註明由馬上飛遞倘能自備槽

馬端人飛送更見勤緊慎毋再由鋪遞以致遲延

將忌玩不諳經承該府州提究具報再二麥收

數該地方官親詣四鄉查驗實在收成分數亦於封  
裝上註明飛遞不得任意高下亦不得聽信書役鄉  
地之言混行捏報如違查出致干未便

雍正三年四月

日

清理監獄以重民命事

照得因圖重地羈禁罪囚雖當鎖鑰謹嚴亦應不時  
體恤茲值炎暑將至若重犯多人厥房以小穢氣薰  
蒸最易染病合行清理為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  
理即便通飭所屬各府州縣文到親詣監所將現禁  
人犯逐名點查除

欽

部命盜大案重犯照常加謹固禁外其餘輕罪人犯并

跡涉疑似者一槩不許濫行收禁仍將厥房嚴飭吏

卒人等勤加洒掃多備蒼木白芷不時燒薰鎖鈕錄

錄不時洗滌用大缸多貯凉水以供渴飲按名各給  
涼蓆一床相扇一柄病則提出外厥撥醫調治人犯  
重多之處或捐給囚糧令在監禁卒炊爨均食若重  
囚稀少每日務給兩餐粥飯每犯官脩瓦礫一個上  
掛犯名木簽禁卒早晚赴宅門領給務使均沾實惠  
毋得縱令牢頭禁卒用強扣剋至於燈油錢月規長  
例等項永行禁革不許苛索州縣監獄例係吏目典  
史端管責令每夜查點時嚴加約束如敢漫不經心  
告累獄囚一經訪聞定行咨斥該管印官亦干未便

慎之毋違

雍正二年五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事

飭查定議渡河船錢刊榜嚴禁以甦商民困苦

事

照得黃河界限南北商賈行人往來絡繹設立堰頭渡夫造脩船隻以供濟渡自不肯河印汛弁各員索取堰頭陋規不但行查禁反縱容此輩措勒船錢苦累客商以致奸貪不法之船戶日無王章恣意需索必至滿愁方肯裝運放到中流拋矛停滯逐人苛求取足始行撐駕若遠來孤客鄉間貧民不能多帶盤費無以供其所求遂至百般凌辱忍氣吞聲無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事

訴曰而且停泊河岸必俟聚集多人滿裝貨物然後開船不但行人有守候凍餒之苦一遇風濤沉溺致傷人畜總之此輩止圖恣取厚利不顧他人性命與言及此殊可痛恨除密訪查拿外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府廳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飭查沿河有渡各州縣將所轄境內渡口若干處大小渡船若干隻堰頭渡夫水手若干名開具花名造冊申送再將每大船一隻應載人若干名車若干輛畜若干隻中船應載若干小船應載若干貨車一輛連人畜給錢若干

千糧食車一輛連人畜給錢若干柴草車一輛連人畜給錢若干空車一輛連人畜給錢若干滿載小車一輛連人給錢若干空小車一輛連人給錢若干驢駝每頭給錢若干空驢每頭給錢若干驢駝每頭給錢若干空驢每頭給錢若干牛每隻給錢若干猪羊每隻給錢若干騾驢每乘連人畜給錢若干擡轎每乘連人給錢若干車每輛連人畜給錢若干不拘糧食油酒雜貨每擔連人給錢若干擡担每担連人給錢若干車騎行人馬騾一頭連人給錢若干驢一頭連人給錢若干如塘驛馬止給人錢若干老幼殘疾婦女僧道人等可否無庸給錢每逢水長河濶雨雪之日可否量增若干逐一議定開造清冊限文到三日內詳報核奪以憑發刊木板豎立渡口通行曉諭嚴禁永遠遵守毋違

雍正三年五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吏

為條約事

照得

國家當全盛之時天地為之鍾靈山川於焉毓秀多士克生人文蔚起溯自

本朝定鼎以來偃武修文明經取士繼以

聖祖仁皇帝壽考作人菁莪棫樸之雅化迄今八十年又當

聖天子繼承大統政教維新舉孝廉停捐例開恩科而錄

士廣解額以儲才慎選詞臣以充學使甄別正途以

重廣文此正明良喜起茅茹彙征之候也况中州古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軍

稱才藝理學文章功勲名節甲於天下際此昌期雲

烝霞起龍影風雨之才宜倍於昔本都院恭膺

簡命撫莅茲邦恒思以身事

君不若進賢之大以人事

君不若教育之宏督學王公暨方伯廉使守巡各道郡縣

吏均有同心於是重新書院剏六經起耘渠王先

生於茅山洮水之間尊為岳麓嵩陽之長獎掖後進

啟迪諸生其循循善誘井井有條自在司教者之大

其設施至於屏黜諛譁鈴束隨從則又守令之責也

本都院無庸贅言所有玉成大器喫緊工夫特爲揭出開列於後

計開

一先器識而後文藝夫器所以載道也識所以明理也士無器則局量褊淺而無深邃冲容之度士無識則游移兩可而無高明特達之奇士無器識則所見諸文藝者詞意必無根底議論豈能宏通雖鋪張揚厲極其絢華不過餽釘糟粕耳曷足貴哉然所以養其器廣其識者不出乎詩書禮樂如饑之於食寒之於

無像宣化錄

卷之三

五

衣刻不可離則變其氣質淑其性情日久月深有不期然而然之妙而後韓潮蘇海遊行自如由是而援魏科魁天下鹽梅舟楫舍于其誰與歸

一點浮誇而崇實學顏淵以沉潛之姿而希聖人曾子以椎魯之質而開一貫務實學也豫之前人如呂蒙正之禁足謝顯道之去矜何嘗有一點浮誇之念著其胸中哉夫實學之士自不敢浮誇而浮誇之徒必不能實學何也士苟浮誇讀書則曰吾學古人畧觀大意不求甚解也行文則曰吾學古人嬉笑怒罵皆

成文章也此最悞事然欲去其浮禁其誇又非易易浮誇之形於外者可矯而飲也浮誇之存於中者不可察而遏也必謙謙君子日中常見人之勝於我而意中常覺已之不如人而後浮誇可去實學可崇

一禁標榜而務闇修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孟子曰聲聞過精君子恥之蓋以言實學之必有類應而虛譽之不可濫邀也夫蘭生幽谷無人自芳士苟闇修何患無日章之美哉乃朋儕徵逐互相推許更且依附顯要交結縉紳以爲科名捷徑此誠士中之盜也吾

無像宣化錄

卷之三

五

無取焉吾願諸生潛心欽志兀坐窮年如處子之閑身如賈胡之藏寶與其交滴天下不如日對古人蓋古人之言行卽我異日立朝之經綸也太史公曰顏淵得孔子而名益彰必如顏子之好學顏子之德行然後附孔子而聲施沒世若處士虛聲如殷深源輩鮮有不敗者

戒作輟而嚴課程夫人必有時習之功而後學有日進之境今日不學而有來日今年不學而有來年因循失時無足論也進銳退速始勤終怠此是學

病然其病根則在於今多務博厭舊喜新淺嘗浮其  
之中原無定見觀物而遷引之而去作輟之所由來  
也故欲戒作輟先嚴課程一日之內應讀何書作何  
事立定成規如著衣吃飯斷不可少則日就月將積  
少成多自有左右逢源之妙蓋課程一定時時讀書  
一時曠廢則惜此一時之光陰日日讀書一日閒遊  
則悔此一日之無補深於學者其自知之

以上四條本都院所望於諸生者大所期於諸生  
者遠不徒欲多得幾篇好墨卷為海內傳誦而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夏

有志之士當不以言為河漢

雍正三年五月

日

河帑關係重大支發不得不慎事

照得豫省河工運道民生所關綦重自武陟決口以  
來連年漫溢到處危險蒙

皇上不惜帑金多方指示正副河院臨工相度修防得宜以  
致大溜歸漕安瀾永慶又蒙

皇上增設歲搶修銀兩今又預撥司庫銀五萬兩給副河  
院相機應用將來桃伏秋汛可保無虞自不至險工  
林立如從前之搶護倥傯矣但查從前因總河部院  
駐劄南工鞭長不及豫工未設有副河院之時錢糧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夏

混支混發既非奉有明文亦未詳明各憲或將彼處  
工料捧入此處開銷或將此工錢糧混那彼工應用  
皆由在工各員得失繫懷只顧遮飾眼前不計日後  
銷筭而貪婪之徒乘其倉猝從中侵蝕事定之後無  
工可抵無料可存不敢入告經年累歲尚未奏銷互  
相捧混交代不清本都院披閱該道文冊殊為寒心  
將來萬一奏銷不下經手各員卽粉骨碎身賠補不  
盡所有議定條則合亟飭發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官  
吏照牌後開條則事理逐一遵照如敢故違本都院

卽刻查奏決不代爲奏銷勿謂言之不早也

計開

一嗣後河工一應急需卽奉

旨動用司庫錢糧者俱令布政司移解河道兌收轉發取

領存案具文通報不得仍前徑向司庫支領以致一

案工程一半在司庫發銀一半在道庫領帑事不畫

一碍難查核如布政司不解河道轉發徑行支發者

不准銷算責令布政司獨賠

一河庫錢糧雖有移緩就急暫時通融之例然必須此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稟

工之銀此工之料毫無存貯一時急需等待不及那

動別工銀料權宜接濟隨即報明方准撥還歸欵如

現存有此工銀料故向別工那借希圖混銷槩不准

咨請歸還

一河工險出意外並非估報過工程一時搶救不及題

請須一面發銀委官搶救一面報明河撫三院存案

工完卽行造冊申報以憑勘明銀工相抵立時奏

聞咨達不得仍前經久並不報明行查始行捏飾以致

項虛懸久未歸結

一嗣後承修承築屬印各官凡領河庫銀兩俱令本官

將領銀日期數目當時通報備案以便俟河道報到

兩相核對存案不得仍前止聽河道具報以致稽延

一嗣後河工縱有急需動撥錢糧各上司不及行牌面

諭支給事後必須詳請補繳存案倘該道並不請補

檄文仍混稱奉憲面諭等語卽係該道捏飾決不代

爲奏銷

雍正三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稟

通飭祈晴事

照得豫省六七兩月大雨時行連陰不止河道溝渠處處盈滿山水不時暴發下流未能迅洩以致地勢低窪之處積水不消淹及城社村庄茲據各屬具報被水情形本都院披閱之下憂心如焚隨一面飛檄布政司並各府州縣多備船隻救護被淹人民酌給口糧加意撫恤不致流離失所一面行布政司委官分頭查勘有無損壞民房傷及田禾造冊具報以憑酌量賑濟在案本都院本月十五日親詣蘭陽儀封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署

查閱堤工於二十日回署途次所見各處庄稼俱皆茂盛異常但目下正值百穀結實之時須得天氣晴明上晒下蒸方能受氣滿足實穎實果豈可長陰久雨驟至寒冷除檄祥符縣禁止屠宰本都院躬先齋戒率屬虔禱外合行通飭為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凡在得雨久長地方遵卽設壇虔禱務期誠格

天立賜晴乾伴百穀得以堅好登場民間婦子均有盈寧之樂毋得泛視民瘼虛應故事慎之切速

雍正三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署



為嚴飭選募堡夫以收實效事

照得堡夫工食甚微從前俱係地方官僉報一年一換並不學習椿埽雖有如無兼之不肯官役扣剋工食在工兵役家人頤指氣使稍不如意鞭棍交加餐風宿雨誰為憫恤以致臨河百姓畏避不敢充當鄉地僉報有錢者即少壯亦免無錢者即老弱亦充是以堡夫終不得人於河工毫無裨益今經本都院特疏

題留部覆允准此番堡夫不比往常雖本年暫領工食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將來拔補河兵不可不慎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廳印各官出示勸諭廣為招募挑選年力精壯之人充當令其協同河兵在工防守隨即學習釘椿捲埽等事該管廳印不時省試務期熟諳其懶惰不肯學習者查出責懲不得仍前着令里地僉報逢年更替其情願投充者驗係年力精壯即令入冊着役派撥堤工令其巡防毋許書役勒索使費規例不得以老弱不堪者備數塞責該地方官仍將應募堡夫照額募足造具年歲籍貫冊

由道核轉查考如有怠惰偷安致誤巡防者即行覈革另換至給發工食該州縣當堂足數逐名散給毋許書役夫頭代領亦不許宅門家人描索如違立即揭叅徐同知殷鑒不遠各宜慎之毋忽文到先取遵依報查速速

雍正三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上

爲飭知遵照事

至得康熙四十三年十月

戶部覆茶馬黨踴據川督博題覆嗣後茶勛止應於陝境交界處盤查其行人沿路攜帶十勛以下停其搜捕如有驢駝車載驗無官引者卽係私茶照私鹽律治罪失察官員照私鹽之例議處又康熙四十五年正月

部覆甘撫齊私茶十勛以下仍照舊緝拿處分各等因遵行在案本都院因楚茶由豫省出潼關私販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事

充塞恐有夾帶硝磺違禁之物檄飭附近潼關之州縣驗引放行仍行布政司查明自楚入豫茶商經由之各州縣確議妥詳以憑入

告諭未令通省州縣設立巡役搜捕亦未令將內地販賣之各色茶勛通行查驗前檄甚明業經本都院繕疏特

題請

旨勅部定例矣各州縣自應細繹原檄實力奉行方爲允當乃有陳州太康等州縣擅設巡役沿途搜捕將並

非由潼關至陝甘發賣茶勛亦行留難殊屬不合

行飭知爲此牌仰該司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飛飭

所屬嗣後惟楚省由豫出關赴陝甘口外交易茶勛

令附近潼關之洛陽澠池陝州靈寶閿鄉等州縣查

驗引茶相符移行前途照文放行嚴飭茶商駐宿之

牙行歇店引茶到地開明商人姓名茶引數目具報

該地方官親詣查對如有夾帶違禁物件並引外多

帶影射情弊始許將人茶暫行留住具報查奪毋得

多設巡役借查驗爲名需索銀錢將無引私茶徇情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事

賣放反將茶引相隨之官商必欲令其開包驗視多

方掙阻至於並非陝省引茶止是內地人民食用諸

色粗細茶勛不論其是否楚茶有無官引槩不許混

行查驗掙勒需索假公濟私如敢故違或經本都院

查出或經司道府揭報或經商人告發官叅役斃決

不少爲姑容各宜凜遵文到大書告示曉諭仍取遵

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七月

日

爲嚴行飭防事

照得大雨時行沁河交漲黃水出漕衍漫與堤岸相平各處工程在在危險本都院時刻繫懷屢經嚴行飭防在案今據虞城縣稟報江南邳州南岸朱家海於六月十五日漫決大溜竟由宿遷虹縣泗州而達洪澤湖其缺口之下正河淤淺水不下流而漫溢處所又未成河形水雖散漫未能暢洩所以上游有長無退等語據此則是下流水勢一時難以消洩上游之水日長日增伏汛未盡秋汛踵至各處堤工豈可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重

七

不相機度勢預爲綢繆共保無虞合再飛飭爲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駐宿工所督率兵夫晝夜巡防并多財物料凡有低薄淤墊鬆塌之處相機補葺其雨淋水溝狼窩鼠穴等類隨有隨卽填築務期一律完固廳印汛弁各官協力同心不辭勞瘁共保安瀾如敢怠玩從事侵蝕歲搶工料本都院不時差官密查一有所聞卽刻糾參斷不敢少爲姑容各宜慎之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七月

日

爲飭查事

照得黃河兩岸堤工關係運道民生蒙

皇上不惜帑金預備物料僱夫修築絲毫不許派累民間沿河廳印各官自應仰體

皇上軫恤民瘼至意凡所需物料照定價採買所用夫工照土方給銀不許尅減分厘務期工程完固方爲稱職乃訪得有等不肖州縣平日承築堤工止知扣剋土方價值肥己草率完工或用土塊玲瓏填砌或用飛沙浮面加高並不夯碾堅實一經大雨時行汎水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重

漲發之時不但水溝鼠穴狼窩窟洞在在皆是甚至塌陷分裂引水受灌到處危險異常因而見兔顧犬亡羊補牢重加搶護既不敢冒領河帑又不肯破費已財惟以地方官聲勢派用民夫每日不下四五百名殊屬擾累除現在訪實料參外合行飭查爲此牌仰河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飛行嚴飭臨河各州縣嗣後凡有新出險工急宜修築者卽刻詳明確估領帑興工如在估過歲搶修內者卽動歲搶項下銀兩修築若平日承修不力潦草報完工程有被雨水淋

塌淤陷者即令承修官各出已資僱夫加築完固倘  
敢仍前派用民間一夫一料該道即行揭報以憑飛  
叅該處仍不時嚴查慎勿徇隱以致本都院訪聞一  
并叅處各宜慎之文到先取遵依具報查考毋違  
雍正三年七月 日

再行嚴飭保甲以靖地方事

照得彌盜之法莫善於保甲而奉行保甲者非徒在  
於造一烟戶冊取一朔望結而已蓋強盜無賊線不  
引無窩家不聚本都院前經條分縷晰條叙檄飭在  
案各該地方官如果實力奉行務清致盜之源宵小  
無處藏身匪類自然絕跡又何盜案之有哉數月以  
來據所屬紛紛呈報盜案不減於前而歸德南陽汝  
寧三府爲尤甚此皆因各州縣官庸吏劣將本都院  
前檄置之高閣以爲通行具文並不留心着意以致  
盜賊肆行如入無人之境小民不得安堵如此因循  
苟且豈不被穿窬之流竊笑於後乎茲值秋禾登場  
正民間蓋藏之際若不嚴加巡防不免匪賊竊發合  
再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將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  
所屬務將本都院前頒條約竭力遵行責令兵丁捕  
役民壯鄉地勇保牌頭人等逐戶挨查互相稽察晝  
則警誠勸勉夜則輪流巡守如有賊線窩家並來歷  
不明形踪詭秘之人卽行稟官拿究至於庵觀寺院  
飯店歇家務查明白登註循環不許混行客留安歇

若境內破窰空窰以及無僧道住持菴廟應封鎖者  
即行封鎖應堵塞者即行堵塞應拆毀者即行拆毀  
該地方管汛各官不時單騎親詣四鄉查察兵丁捕  
壯鄉保人等怠玩者亦即從重究處務期奸宄潛踪  
鷄犬無警方稱吏治循良倘復怠玩偷安本都院定  
以疎曠註考壯捕嚴提處死决不稍為寬貸各宜凜  
遵毋貽後戚文到實力奉行不必出具遵依徒事虛  
文慎之速速

雍正三年八月

日

無象宜化錄

卷之三上

署

通行嚴查事

照得滑潯內黃三縣奉

旨改屬豫省本都院訪得三縣各有小糧公費名色每兩  
錢糧派銀二錢三錢三錢五分不等上下兩季開徵  
竟用火票催比紳衿幸免民莫能逃除現在出示嚴  
禁並檄司府轉飭勒石署前永行革除取具碑模報  
查外誠恐豫省所屬州縣亦有此等名色私派里民  
各府州代為朦蔽亦未可定擬合行查為此票仰該  
司官吏照票事理即便嚴查所屬各州縣如有此等  
情弊痛行嚴禁照依檄飭滑潯內黃三縣所行勒石  
署前永行革除取具碑模報查如無此等情弊取具  
該州縣並無小糧公費名色印結該府加結申送查  
考該司道仍不時嚴查如該府瞻徇隱匿即行揭報  
以憑飛參毋違

雍正三年八月

日

無象宜化錄

卷之三上

署

再行嚴飭勒加勸諭以重人命事

照得人命最重犯則必要抵償人身難得一死不能復活本都院奉

命撫豫之始披閱各屬報到命案謀故鬪毆者既多輕生自盡者亦復不少業經出示嚴禁委曲勸諭以冀愚夫愚婦少知悔改各保身命豈期一載以來兇風並未少減短見仍復如前通詳驗報之件無日不有此豈各地方官禁之不力勸之不勤乎抑亦本都院德薄才庸不能轉移風俗乎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稟

官吏照牌事理即便移行道府州轉飭所屬將民間鬪毆之事設法嚴禁其一應小刀庫刀背扎刀鐵尺鐵圈鐵刈等項兇器概不許持以鬪毆地方鄉保隣佑人等一見打架卽行喝散如有不遵卽稟地方官究處地方官准理鬪毆詞狀驗係傷多者有傷一處卽在行兇之人名下追銀一兩給付被傷之人以爲調養之資按傷計算立刻追出行兇器械貯庫仍勒立保辜限期倘兩造傷均者俟平復日拘拿到官毋人先責三十板然後剖斷是非曲直至於兩造無傷

止是共毆者事發到官卽各責三十板逐釋其鄉地

隣佑見鬪不卽喝散者照不應重杖若婦女輕生短見懸梁投井者將本都院前發告示或刊刷或抄錄令鄉耆里老父兄本夫之識字者解釋勸諭使愚蠢婦女各惜生命不敢逞其悍潑如再不悛自殘其生該地方官遵例驗訊明白卽令殮埋不許屍親人等僭屍居奇告狀詐財本都院爲愛惜民命起見不覺長言不足賢太守良有司各宜實力奉行務使兇風少息短見勿萌則吏治循良祥麟彩鳳必集其境靈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上

匾

芝瑞草必產其郊矣望之勉旃

雍正二年八月

日

再行嚴飭速完案件事

照得

欽部錢穀刑名等案件各有定限偶逾限期必干叅處且從此可以課吏治之勤惰事件早完不罹叅罰者必係精明廉幹之員倘積案不結任催不應者必係昏庸溺職之吏本都院奉

命撫豫之始力圖與大小屬員共相勉勵務使案無留牘

上下俱免考成方稱厥職誠恐府州縣精勤而司府胥吏向有捺案摘索之弊行令各該府州縣將一切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四

事件詳府轉司日期驗報本都院查考以絕此弊去後又經設立三催嚴行申飭在案豈期各屬視為具文並不實力奉行仍蹈遲延積習揆厥由來皆由司府州縣經承打通一氣各避對房之嫌不敢將申報事件日期遵行報院一任司府經承沉捺或州縣有司昏惰並不查比號件以致諸事蹉跎甘心叅處殊可痛恨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將奉到

欽部錢穀刑名事件內立簡明號簿扣清限期逐日親目

查閱上緊辦理仍將本都院前次兩檄查出并此

抄貼案頭時時寓目警心不致胥吏朦蔽照依前頒

三催嚴限如兩個月限者四十日到院四個月限者

九十日到院六個月限者四個月到院一年限者十

個月到院務期多留數日以留駁查往返地步仍將

本都院頒去格式各行刻刷將報司報府事由日期

照依填註明白具報本都院查考如州縣已經報送

而府州不轉罪在府州府州已經轉詳而司道不轉

過在司道本都院即於咨叅遲延文內註明統聽部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五

議仍提沉捺經承究訊倘府州縣有所瞻顧不敢將申報日期具報縱係上司遲延本都院亦惟各府州縣是問至於有所駁換亦即將駁換情由報明倘有仍前臨限不到或至餘限內始行詳到以致趕寫本揭咨文忙促不及本都院惟提司道經承痛加責懲該司道府州各亦挨提經承究處仍將遲延之員照例報叅慎勿瞻徇文到先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八月

日

再行嚴飭以警官邪事

照得知府與直隸知州之總理一郡也與屬邑最親與民虞最切凡刑名錢穀之事大小俱由斯轉州縣之賢否無有不知州縣之勤惰無有不覺此誠州縣之父師而爲各屬之表率也刺史賢則良有司知所遵循不肖有司知所忌憚不若院司各道之遠駐省會統轄分司也院司各道之誥誡所未及者惟賴府州爲之提撕院司各道之耳目所未週者惟賴府州爲之通達則刺史之任豈不大而刺史之責豈不重哉本都院恭蒙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臺

聖王隆恩由本省布政使陞授巡撫蒞豫日久冀與各府州共砥清操立端吏治故節壽僉送有禁騎用夫馬有禁恣取土產有禁縱容家奴衙蠹需索門包規禮有禁已不啻大聲疾呼愷切詳明矣而各府州內多係

皇上特簡特放之員更宜爭自鼓勵以圖報効果能甘荼茹蘗始終表裡如一則當此

明良喜起之時不難驟致青雲豈終老於郡吏本都院細

加察訪各府州中兢業守法者固不乏員而屬衙

偷者亦復不少節壽僉送來而不却矣驛夫驛馬昂然騎用矣土產土儀照常索取矣家奴衙蠹聽其縱肆矣非黃甲詞臣卽老成宿吏豈尚不能打破嗜欲關頭洗滌貪污腸腑而爲此不公不法之事如蠅逐臭如蛾撲燈必至死而後已殊所不解請問各州縣中止有養廉一種大縣千兩中縣八百小縣六百此外不過房地牛驢雜稅稍有盈餘而已安能當各府州之不時吮喻揆諸恤屬之心恐多不忍况州縣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臺

力既不能支又不敢抗仍復取之民間世有祖父母令其子殺孫以供膳而能食之下咽乎隼旃熊軾朱幡皂蓋之大夫而存此賈豎之心作此乞丐之狀在屬員之賢者鄙而賤之於心不肖者貌而視之於目既貪其餌必被其釣縱有敗檢踰閑之屬吏尚敢過問乎該府州勿謂上憲可欺下吏易虐入省進見時舌如鼓簧稟辭回署日自欺幽獨

皇上深居九重外省郡縣吏某某賢某某否燭照數計莫能逃遁本都院耳目雖屬庸愚亦斷不如土木形骸



之無所覺察也近奉

諭旨恐督撫大臣枉叅屬吏許赴都察院衙門陳告則嗣

後彈章所及必列實效實蹟一經題叅卽確

國憲非若從前之僅以庸劣不職等字樣惟令革職解

任不致姑容民上而已可不懼哉除一面再加確訪

特疏糾叅并提家奴衙蠹究處外合再飛飭爲此牌

仰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嚴飭所屬各將本都院

前後諸檄大書特書粘於座右朝夕寓目警心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如臨在上如質在旁縱卽溺於餓死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夏

不宜貪此嗟來刀頭嘗蜜甘與死隣倘或仍蹈故轍

勸不回頭卽與本都院親同瓜葛誼切金蘭決不敢

少爲瞻顧自蹈欺罔之罪各州縣被其威力不敢抗

違亦卽據實密稟以免同入彈章玉石俱焚若諂媚

逢迎不求而獻此又陷人於不善之小人也死有餘

辜泰何待言諺云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慎之藥之母

貽後戚

雍正三年八月

日

爲勸諭各崇節儉以裕民財事

照得農民三時力作以望一時收成三歲勤勞以餘

一年積蓄此古人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道也唐風

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言不可過於快樂當思農人

職分之所居耳此等文義農民雖不能解說然都能

會其意故老成良農訓誨子弟口誦心出來暗與古

人相合總以節儉爲主不可恃有收成就便胡亂用

去了爾等百姓們生當

聖明之世完納正項錢糧之外並無一毫襍派差使就是河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上

夏

工用柴夫料也是動用錢糧現僱現買的你們住居

村庄耕種自己田地收了上來完過錢糧父母妻子

一家衣著食用不盡豈不快樂今年春間天氣稍旱

了些

皇上於三月二十九日

聞奏卽齋戒虔禱四月初三日就得大雨你們得以佈種

秋花夏秋以來雨水雖多除窪地被淹百姓現在查

明賑恤外高處庄稼十分茂盛收的各色糧食顆粒

粗大比往年不同此皆

皇上至誠感格以故爾民得遭此豐年豈可不從長計議各自愛惜如秋冬報賽祭祀土穀神祇此是庄稼百姓少不得的演戲酬答也可殺牲祭獻也可但須有個規則少則一日多則三天止宜白晝不宜黑夜就要歇手不可多飲銀兩毫無底止至於戲場之下酗酒賭博打架招非更當切忌鄉地耆老時加勸訓毋許少年子弟只顧一團高興浪費銀錢再婚嫁喪葬隨家豐儉還有一定之分不可僭越聞得豫省婚葬有散帖派助之例每當嫁娶殯葬散帖與各親友轉撫豫宣化錄

一足以敗家至於窩賭窩匪窩娼更立能破產民間費錢之事或大或小指不勝屈告示所不能盡載者鄉耆老人父兄師長俱當愷切教訓務期痛改各將今年所收糧食除納糧外計家下多少人口可能吃剩幾時便可接着新麥其餘或有貯在家以備荒歉或糶易銀錢置買地產即婚喪大事當稱家有無日用必需當量其出入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不可無時想有時此言甚為得理須時時記念總之今日省得一文則後日不缺一文之用今日留得一升則後日必得一升之清切勿以本都院之言為不必聽也再今年夏秋雨澤足土膏滋潤經水淹過地脉更肥爾民當乘此晴和及時耕翻多種二麥明春必加倍收穫共享盈寧合行通飭為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本都院刊發小示頒行各屬照式刊刷多張遍給各里鄉耆逐戶散給朝夕解釋教導使各知遵守力崇節儉則家家康樂戶戶安寧共遊化日共慶昇平也本都院幸甚毋違

雍正三年八月

日

爲飭行事

照得去歲各州縣所修墳臺營房夏間雨水過多不  
無雨淋殘缺處所正宜乘此農隙僱覓人夫苦益修  
葺擬合飭行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票事理即使  
轉飭所屬各經管地方將上年益造過大路墳臺營  
房逐處挨查凡雨淋殘缺處所速即僱覓人夫作速  
苦益修葺一律完固仍照前式采畫鮮明具報查考  
毋得派及里民致滋擾累倘過期不修或草率從事  
本都院查出定行嚴奉不貸該府州亦不時巡察勿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

四

得任其玩延干咎未便

雍正三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目錄

河南巡撫田文鏡敬梓

卷之三下

文移

嚴禁包納錢糧等事飭令小民自封投櫃

再行嚴查驛站馬匹等事查造驛站馬匹口齒冊

嚴禁點充糧書里長等事飭州縣革除分規秉公點

嚴行禁逐等事驅逐流氓土妓以正人心

獎勵善行等事給匾獎勵善行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目錄下

一

再行嚴禁等事申飭紳衿兵役不許窩藏窩娼窩賭

再行嚴飭力查保甲等事申飭遵照條約

飭行公舉密報之法等事飭行窩盜之家鄉地赴官

設立循環等事立循環簿查屬員功過

再行嚴飭事嚴飭府州將屬員賢否據實揭報

再行嚴飭事大路栽植柳樹務須深穴堅實

分別勸懲等事申飭勤惰各官共向上進

嚴禁遞送公文等事遞送公文馬夫不許勒索船戶

通行印印事飭知屬員以參革知州黃振國爲戒

飭查蓋造墩臺房屋等事

修葺墩臺舊房併整旗杆

再行勸誡事

勸誡屬員務為循良有司

再行嚴禁等事

不許私開礦湖

嚴飭事

屬員有被薦舉調補者益加勉勵

嚴查買貯穀石等事

速買穀石貯倉

再行設法嚴禁等事

一應事件嚴行催提不許溢差

嚴禁鋪堂陋規等事

禁止各衙門不許借鋪堂需索

飭查逃荒男婦等事

申飭各官稽查撫恤

通飭事

揀選身家殷實精壯之人充當民壯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下

二

再行飭防事

飭修南北兩岸大堤一例增高培薄

再行飛飭修防等事

南岸大堤上緊修築

再行嚴飭事

嚴飭各屬彌盜之法

再行通飭事

飭各屬柳株照式剪除萌芽

再行嚴飭預防蝗蝻等事

不時在各官地方搜查撲滅

嚴飭申報命盜重案等事

命盜務須查確

再行嚴飭事

各屬命盜案件不許諱匿

再行嚴飭事

察訪賢能貢方之員廉實舉報

再行嚴飭保甲等事

各屬彌盜當首嚴保甲

嚴飭速買倉穀等事

乘此豐收立即買運

飭查水利等事

及時疏濬溝渠以備旱潦

再行嚴飭加謹防範等事

加謹防範監獄

敬陳管見等事

查工年鶴詎告安信員虛報賢人祠

再行嚴飭河兵事

河兵做工不許聚賭強買物件

飭知事

幕友家書送祥符縣投遞

通行飭知事

紳衿以恭章進士王敬為戒

再行嚴飭修理墩臺等事

修理墩臺嚴查保甲

嚴飭事

盜案必起確贖命案務須通報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下

三

再行嚴飭創懲等事

嚴禁捏傷誣告倚屍詭詐

再行嚴飭事

屬員不得用親族奴僕親近聲色方術

再行嚴飭事

命案不得任意諱匿

再行飭委盤查等事

道府州文相盤查

嚴飭事

丹河百泉等工委大員挑濬勒限完工

飭委事

委協河道督催丹河百泉等工

通行飭知事

各屬皆以密縣莊令為戒

再行條約事

屬員清廉愛民恪遵諭條禁止科派

通行飭知事

各屬皆以涉縣黃令為戒

飛飭事 丹河各徵員工程盡責令懷慶府靳守接

再行嚴飭慎重等事 監獄重地務須防範謹嚴

嚴飭事 飭強竊盜案照檢驗屍傷之例驗明通報

再行嚴飭事 申報強竊盜案照例分別城鄉

嚴禁恃強率眾等事 河灘不許搶割麥苗

再行嚴飭查拏等事 嚴拏老爪惡賊

通飭出示曉諭事 鄭當時倚監捏報強劫

嚴飭新舊交代等事 不許開摺具稟

再行嚴禁等事 嚴禁各衙門書役不許在州縣搖擻

豫豫宣化錄 卷之三目錄下

勸諭遵

旨盡首稅課等事 稅銀勿得隱匿不報

再行嚴飭等事 申飭歇店小心照看守夜

嚴拏人窩謀害等事 逃荒夫婦入境嚴行稽查

再行飭查等事 嚴拏匪類以靖地方

飭查事

天計停止各官益加勉勵

豫豫宣化錄文移卷之三下

河南巡撫 田文鏡敬梓

嚴禁包納錢糧以杜虧空事

照得輪納錢糧原係小民自封投櫃按戶徵比故不

許詭計田糧不應差徭亦不許大戶包攬小戶代為

完納再查定例內開文武生員及上司衙役將錢糧

包攬等弊該管官查出如係生員統革責四十板衙

役責四十板柳號兩個月該管官不行查出被上司

查叅罰俸一年至州縣官有完糧之民不給印票照

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私派例革職拿問司道府等官明知不報者革職督

撫不行題叅者降五級調用等語

功令何等森嚴本都院撫豫以來凡於吏治民瘼無刻不

留心體察有利必興有弊必除今訪得豫省各州縣

徵收錢糧竟有不令小民自封投櫃縱容劣紳銀匠

櫃書串通包攬代為完納空填流水出給串票直至

拆封之日方行入櫃甚至地方官別有急需不拘本

年次年向包攬之徒預借錢糧應用不入流水不給

串票以致拆封者無憑驗其徵多解少盤查者無從

究其已完作欠相沿日久漸致虧空此等積弊豈可

不急為革除出示嚴禁外擬合飭行為此牌仰該

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嗣後錢糧俱各

遵照定例令小民自封投櫃眼同櫃書登填流水即

給串票將銀聽糧戶自行穿線入櫃不許交給衿監

銀匠櫃書原差代納而該

司府

道州不特稽查如有前項

包攬棍徒立即嚴拿詳報以憑照例分別褫革枷責

倘州縣官希圖向此輩借用錢糧明知故縱朋比為

奸該

司府

道州即行揭叅毋得徇隱均干未便毋違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二

雍正三年九月

日

再行嚴查驛站馬匹以肅郵政事

照得驛站無論衝僻馬匹俱應足數務期喂養臚壯

方堪供應繁差恭崇

皇上軫念皇華不許擅騎濫應

功令何等森嚴本都院蒞任之始亦即嚴加申飭檄令該

道查驗取結迄今將及一載未據申送一紙無怪乎

驛站之廢弛也茲訪得各屬驛馬不但十不及三抑

且疲瘦暗腐不堪聽其倒斃並不買補竟將日支草

料扣侵肥已及至新舊交代惟有折價交銀若經委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三

官查驗即借民間馬騾充數委驗之員仍復通同捏

結但上司委查不過歲一舉行動則一年兩次而平

日之不時查驗全賴該管之知府知州或順便經過

忽爾吊查或乘其不備親行勘驗如有缺額老病者

即刻揭叅庶幾雷霆風雨忙不及防而有驛之員不

敢安享此空曠草料也茲又訪得知府知州不但

肯查驗抑且不敢蓋平日鼠竊狗偷不能廉正率屬

以致屬員毫無忌憚即就驛站而論出門則違例騎

坐矣按季則索取規禮矣如此行徑其欲不貓鼠同

眠得乎此所以不敢查驗也 咏做好人者上  
司嚴飭視為紙上虛文明知缺額亦已遲而不問亦  
思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豈不當竭力清查甘心尸曠乎  
本都院屢次大聲疾呼而上下大小僚屬竟無一人  
同心協力此驛站之廢弛所自來也合再嚴飭為此  
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另委廉幹正直之員  
分頭調驗務令據實揭報不得通同徇隱先將委員  
職名申送查考并將各驛額馬毛片齒口查造清冊

無家宜化錄

卷之三

四

飛送本都院以憑密查該道仍移會南汝道單騎斌  
從將歸德河南南陽汝寧汝陝光等各府州親詣查  
驗其開封彰德衛輝懷慶鄭許陳禹等府州該道單  
騎斌從親詣查驗臨行之時嚴飭家人隨役不許索  
取小包不許騷擾驛遞預行傍知各屬不許預備供  
應不許沿途馬夫傳遞報單到一驛必將查驛諸弊  
大張告示曉諭并面詢各州縣有無使費即刻追還  
將索取之人役重處務期秉公無私徹底清查毋瞻  
徇情面徒事虛文毋苟且因循竟不申覆事完出具

並無扶同徇隱印結報查如有虧缺老病者一面勒  
令員補一面飛揭請參查後并嚴飭各府州痛改前  
非洗心革面不時查驗仍將從前委查抗不出結之  
員逐一開具職名先行報參倘再不實力奉行本都  
院扣限查參該道亦大干未便除飛檄驛鹽道外一  
併遵照毋違

雍正三年九月

日

無家宜化錄

卷之三

五

爲嚴禁點充櫃書里長以杜私派以肅吏治事

照得櫃書經收錢糧不過填記流水串票止應選擇家道殷實老成諳練之人充當而里長一役久經禁革一應地丁正雜錢糧俱令花戶自封投櫃並不許衙役里蠹包收包納近訪得豫省各州縣每於上年冬間以至次年開徵之前先點櫃書此輩俱係衙門積蠹明知經收一年錢糧從中便可飽填貪壑或派收里地幫役或索取糧民冊費或串通里長銀匠擎用錢糧或執威重稱糧銀私增火耗因而銀不入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六

暗地先自剪邊甚至拆拿短封竟無一戶得免至於索取串票錢私收紙筆費又其小焉者也因有此等利息無怪乎爭欲搶充鑽營備至不肖有司竟受點櫃之規者有之無品幕友先取謀充之禮者有之署內親戚宅門家人俱欲染手無所不至此點充櫃書之弊也若夫里長甲首單頭總催等各名色不一而足舊例相沿庸碌有司不能頓革亦應從中清查不致苦累方爲便民此等里役或按年輪當或糧多應值自有一定之規除紳衿例有優免不得令其充當

外其餘如各衙門書役與夫奉祠樂舞諸生應與小

民一例當差輪該應值之年不得躲閃今訪得豫省里役既不輪年充值又不按其糧額多寡惟據各里甲混行舉報憑官僉點以致有財有力者盡皆買脫或免情求免惟一二窮民勒令充當一州縣中多者一二十人少者亦不下數百每於開徵之前報點現役房有使費官有分規一至比限紛紛入城不但往返盤費而經承櫃書不無酒水站堂皂隸不無小包倘或委令衙官代比更有比規且印串流水紅簿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七

房紙筆奏銷冊費等項俱令出脩非按糧科派卽計畝均攤正賦尚在可緩雜派絲忽難逃此點充里長之弊也本都院查訪既確豈肯姑容除一面出示嚴禁外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嚴飭所屬嗣後分規冊費嚴行禁革櫃書里役秉公點充倘復有仍蹈前轍吮民脂膏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定行叅處決不姑貸該司府亦卽不時稽查如有前項等弊立即揭報以憑飛章究叅毋得徇庇致干並叅未便文到仍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二年九月

巳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八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九

爲嚴行禁逐流娼土妓以正人心以端風俗事  
案據鄭縣詳稱流娼土妓最易蕩惑人心誘集匪類  
乃有勢力之家及劣衿豪監窩養在家終日彈唱淫  
樂父子兄弟絕不避忌妻妾子女視同一家宴客則  
出以佐酒良賤莫分品不知耻或聞上憲嚴禁或被  
地方官查逐則薦往別州縣聲氣相通之人彼以爲  
薦妓投我大有臉面而己之製衣飾贈銀錢又復引薦  
別所通爲吹噓以致此輩到處便有片停勝如狡兔  
三窟又大路客店皆養有娼妓凡行旅往來認識其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九  
店卽停留嫖宿在在皆然莫可窮究無知之徒迷戀  
忘返輕則花費銀錢重則傾家隕命甚至招集匪類  
誘賭抽頭棄舊迎新爭風打架命盜案件往往由此  
而出則其流毒地方甚於盜賊等情到本都院據此  
爲查樂戶一項久已奉

旨除籍改賤爲良而流娼土妓又經嚴行驅逐在案今值  
秋禾登場人民樂育之時誠恐逃荒婦女過於饑寒  
前來赴食土豪勢棍因而留薦引亦未可定合行  
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

大張告示嚴行禁逐如敢仍前窩留薦引者該地方官查出立拿解究鄉地兩隣狗容不即舉首者一體連坐地方官奉行不力以致此輩肆無忌憚或本都院查出或被旁人首告即以溺職糾參決不寬假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九月

日

撫政宣化錄

卷之三十

十

爲獎勵善行以彰風化事

縣得爲政之道莫大於勸懲而賞善之事當先於罰惡蓋善不先賞則無以勸人修行而惡不後罰則無以予人自新本都院恭膺

簡命撫豫以來無日不以維持風化爲念但訪之未確查之未清不敢冒昧舉行必賞一人而通屬之爲善者知勸罰一人而通屬之爲惡者知懲斯爲賞罰得中激揚得宜如大康縣鄉宦原任禮部主事耿燮綸舉人王者棟通許縣貢生王思恭徐作舟監生王國生

撫政宣化錄

卷之三十

十一

生員司百讓妻繼善耆民何從坤老農趙典奇馮友孝子侯報公馮奏平蘭陽縣原任訓導李官榮商邱縣拔貢湯念祖生員李猶龍寶璋耆老韓天錫里民胡成玉馮雲漢睢州貢生湯準崔岱生員楊學誠考城監生趙良墩柘城舉人邢振先貢生魏弘重耆老邵正安陽縣舉人黃絳生員劉麟瑞劉暉吉耆老陳士登林縣舉人劉作梅監生李永壽生員蘇梅牛宿耆老李欽王貴余冲蜚獲嘉縣舉人馮錫采濟源縣舉任京堂時廷祐修武縣鄉耆周大備孟縣生員薛

瑞溫縣進士楊兆瑛舉人范蕙任戊戌貢生趙慎  
王錫命生員張至淳王錫齡耆民李堯勳李世正李  
清任偉世侯大煥張顯曾原武縣貢生薛昭繩池縣  
貢生劉之溥伊子生員劉元英廩生王霄鶴登封縣  
舉人邵煜貢生焦欽宸監生傅論廩生李觀光耆民  
黃士鳳宋聚文孟津縣舉人王常裕貢生宮元英柴  
士俊嵩縣舉人張暉貢生高廷綬生員高廷舉紀暉  
葉如麟張繩祖永寧縣貢生常士備生員張煥耆民  
張文英新安縣貢生游喬廩生韓崇孟盧氏縣貢生  
王麟振蘭宗相唐縣舉人段珍玉李樛李致中生員  
郭際隆曲元標原任刑部郎中李雍耆民喬桂之農  
官余化龍鎮平縣貢生畢敬修生員喬文庸耆民李  
發美鄧州生員李英浙川縣貢生白瑛廩生張聖經  
任文穆聖仁遂平縣耆民魏振德張機信陽州貢生  
郭于藩汝州農民樊廷貴鄉縣舉人程邁貢生楊直  
生員王克念鄉民李蛟伊陽縣貢生夏毓鳳沈邱縣  
內閣中書致仕劉瑞固始縣舉人吳夢淵歲貢徐臻  
祺陝州里民李如恒靈寶縣廩生楊清李熙許州

舉人王朴副榜郭峻貢生忽長祥襄城縣舉人萬邦  
榮劉青震劉青芝貢生李縉毛起鶴廩生姚肅趙太  
綸李夢鰲賈崇元農民劉欽劉世瑾鄭州舉人于大  
鯤貢生張如湛監生魏贊化廩生鄭葵榮澤縣貢生  
王博農民朱時運禹州生員孫廷尉張素聞老農賈  
之鉉密縣武生張玉琦耆民劉希堯新鄭縣原任內  
閣中書廣東主考劉日桂貢生范惟馨廩生蔡克讓  
以上縉紳舉貢生監耆民或立品端方或持躬謹飭  
或傳經授業或閉戶讀書或天生純孝鄉黨皆稱或  
樂道安貧非公不至此等英耆善士皆爲一鄉之所  
推重風化之所由行彼雖林泉自樂介潔爲高並不  
邀譽於當途抑或鄙棄乎俗吏然而爲政者採風所  
及獎善旌良乃第一要政況當  
聖天子在上久道化成風聲四訖褒崇貞節徵舉孝廉官  
老農以勸稼穡頌  
廣訓以教頌蒙廣搜山林隱逸之士澤及披堅執銳之家  
潛德必彰幽光必顯宜乎鄉黨自好之士聞風而起  
爭自樹立者不知凡幾本都院既有所聞嘉言懿行

竊竊不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心豈能默然一  
爲之表揚獎勵以誘掖夫後起者哉合行給匾旌獎  
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將本都院所贈匾  
額照抄轉發各該地方官做成青地金字牌匾兩旁  
書明年月銜姓備具花紅鼓樂該地方官親送至門  
懸掛但取本人名帖手本具文回覆毋許書役家人  
訛索賞錢致滋擾累仍將本都院牌文大書告示在  
於城市關廂四鄉集鎮遍貼曉諭勸人爲善共樂昇  
平其平日把持衙門武斷鄉曲抗糧唆訟之輩果能

撫康甯化錄

卷之三下

十四

乘此回頭猛然悔改本都院不念舊惡急與自新更  
加優禮如真頑不靈不知悔悟現在訪查已確罰惡  
之舉隨後即行以符本都院忠厚待人先賞後罰之  
意各宜慎之同此性情同此好惡同居鄉間同有子  
孫勿甘心於彼禮我刑彼榮我辱則本都院幸甚有  
公祖父母斯民之責者視爲具文不實力奉行又非  
本都院所屑齒者也各宜凜遵毋違

雍正三年九月

日

功令事

再行嚴禁窩賊窩娼窩賭以靖地方以肅

照得盜賊竊發必有窩藏之處而嫖賭兩項卽爲盜  
賊之媒本都院下車以來業經分條示禁不啻至再  
至三矣各屬實力奉行雖不乏人而耳目所不能  
及勢力所不能制政教所不能化者固不在於守已  
安分勤農務本之良民也今訪得窩賊窩娼窩賭之  
輩竟出於紳衿而武劣爲尤甚以賭博爲消閒之具  
日夜不休以娼妓爲行樂之場更相推薦抑且窩賊

撫康甯化錄

卷之三下

十五

窩賭甘爲盜首以爲紳衿之家不養賊在地方上卽  
無體而無恥至此敗壞風俗莫此爲甚其次則在營  
兵當此太平無事之日領糧差操而外舍此三件竟  
似無一事可爲墩臺營房遂爲藏奸之藪無人過問  
更有庸劣武弁嫖賭二事原係平日熟慣卽在駐防  
汛地之內無所不爲甚有貓鼠同眠與兵丁同嫖同  
賭縱賊分贓者官旣如此無怪乎兵丁之不法也其  
大則在上下文武各衙門書役倚藉官衙橫行鄉曲  
一種酒肉而皮狻猊性情原令人畏懼鄉隣不敢舉

報而印捕各官又復投鼠忌器知而不言以致此輩  
敢於猖獗毫無忌憚以上三項或倚恃護符門第甘  
居不肖或倚恃營兵官役任意胡行鄉保捕快無可  
如何地方印捕不無瞻徇一任本都院大聲疾呼而  
城狐社鼠終不肯斂跡埋踪此所謂耳目不能及勢  
力不能制政教不能化者也然禁此等事捕此等人  
原另有法如令鄉保舉首誰敢虎頭搔癢如令捕壯  
巡拿誰敢搗巢入穴如令地方官訪實通詳誰肯結  
仇招怨全在乎英明果敢之吏平日留心民社不吝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七

魑魅魍魎居其化字之下訪察得實應詳者即脩文  
通詳應稟者即密函具稟以憑嚴拿按律究擬雖不  
能削草除根庶幾乎殺一警百除密訪查拿外合行  
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速即轉飭所  
屬時刻留心嚴加密訪如有前項不法紳矜兵役即  
便遵照檄文酌量分別詳稟本都院定以賢能証考  
倘或視爲具文毫不留意或畏首畏尾長惡容奸一  
經本都院訪拿先將瞻徇容隱之員立刻

題叅決不少貸倘上司庇護衙役營員庇護兵丁反與

地方官爲仇者則又非本都院所屑齒者也各宜遵  
遵毋得泛視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七

再行嚴飭力查保甲加意巡防以杜盜源以肅

### 地方事

照得彌盜之法莫善於保甲而巡查保甲之法又莫善於用人一家之中責在家長聯十家爲一牌一牌之中責在牌頭聯百家爲一保或爲一田而一保一甲之中責在保長甲長復責令鄉約地方互相覺察再挑選民壯之精健者令其學習弓矢鳥鎗按期操演以資捍禦內有老弱不堪怠惰無能玩法滋事者卽行革退另募補充務期足數又責捕役之有家室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六

勤緝捕者設法養其家口信其賞罰責令巡緝吏目典史保耑司捕務之官宜不時巡查駐防營汛有盤詰奸宄之責宜不時稽察而州縣印官或於朔望查點之時嚴加訓飭或乘下鄉公出之便到處提撕多設柵籬密置柵欄輪流派夫每夜五名支更值宿人入協力個個同心一家有警則一村共救一村有警則各村皆應聲勢聯絡追捕爭先再遵照本都院前頒保甲各條實力奉行則盜賊何處潛踪宵小從何竊發也

國家考課吏治首重保甲定例處分各官首嚴盜案本

### 都院自奉

簡命撫豫以來大張告示嚴檄申飭并各屬因公進見之時而加訓勉至再至三不當類視古散矣無如各府州視爲具文竟不督率查考各州縣玩愒從事並不實力奉行則無怪乎盜案之多而地方之不寧也茲值秋收蓋藏之後寒冬歲暮之時益宜加謹巡查合再分條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將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各營汛痛改從前之怠玩勉勵嗣後之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七

精勤上下同心文武協力日則勤勉夜則巡查務期四境晏然小民安堵使遠方強刦之徒聞風而胆落近地鼠竊之輩畏法而潛逃方稱吏治之精明不媿斯民之父母倘再苟且偷安因循忽畧本都院訪查得實卽刻飛奏該州縣官不據實揭報並衆不貸各照後開條約遵行勿違

### 計開

一城垣之宜修葺也凡有雨淋殘缺設法修築堅固并查閱四面如有可以踰越之處多置棘刺仍添設窩

鋪多撥入夫擊柝鳴鑼每夜往來週巡無俸早關晚開以嚴啟閉

一倉庫監獄重地宜嚴加防範也除庫吏收書倉房斗級提牢獄卒照常令其守宿外每夜必須多撥營兵鎗手民壯更大并看堂守門兒隸輪流看守該州縣於夜長寒冷之時多置草薦捐給油燈令其徹夜防護每夜令將派值之人開單送閱仍不時親身查點勤者量加獎賞倘有該班不到者即行究責如此則賞罰明而人不致玩忽矣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一城內大街小巷關廂鎮店村庄俱宜安設柵欄也其柵欄木植必須堅固鐵搭鐵鎖必須牢壯早關晚開每柵一座夜則撥夫五名擊柝看守以司啟閉至於各處圍牆應修築者督令本處居民協力修築務期高厚堅實

一各處夜巡宜多設柝鑼也柝聲不能間遠必須鳴鑼酌量人戶令其公脩其有力不能多脩者官爲捐給令上首巡夜之家交明下首每夜如是如上首無交即令報明鄉保稟官究治仍令賠償一遇有警連聲

擊柝附近村庄一齊鳴鑼接應如古人利鼓之法此所謂守望相助也

一印捕汛官之宜夜巡也初更方起勿庸虛應故事自二更以至四更此其時矣而月暗天昏風寒雨雪之夜更爲緊要然官出巡夜亦自有法如或預行吩咐衙役則必早爲聲張彼皆預脩巡亦無益必須小燈快馬多帶家人隨役出其不意則怠玩者無從措其手足因而責警一二人人畏法矣遠處大小鎮店村庄官不能到者責在鄉地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一紳衿本身固當優免上下各衙門書役一身不當二役亦應豁除至於子弟家人佃戶人等槩不得庇護不出俱令與民一體輪值蓋小戶貧民家藏有限不足以招盜賊而盜之所刦賊之所偷常在大戶貧民之出夫爲大戶守也大戶之出夫自爲守也此處不可不知如有大戶抗不輪值鄉保徇情開脫或受賄隱匿者官爲清查必須詳究

一各省流民必須嚴查驅逐也逃荒難民負擔而行必携妻抱子其鳩形鵠面不辨而知至於精壯後生面

日克惡或假粧行客結夥聯朋或借名遊方打拳以藥或肩無行李樓宿破窰空廟或牽猴拉犬假作乞丐窮民此等形踪詭秘最易物色鄉地保甲一有所遇卽宜盤詰卽街坊諸色人等亦應公舉立爲驅逐務令出境遠去不得一刻容留

一本地賊線不可不嚴加查捕也強盜卽無窩家必有賊線本都院披閱各案盜夥俱係各處烏合之衆若無本地之人爲之牽線不但路運不熟亦不能深知誰家殷實焉能上盜而賊線之所在斷不能瞞過捕盜源先除賊線欲除賊線先嚴捕役務必着落捕役協同鄉保嚴加捕緝不許徇縱賊線遠颺一境安然無恙矣

雍正三年十月

日

卷之三

圭

飭行公舉密報之法以靖盜賊以安民生事

照得保甲彌盜之法本都院聯串登飭不啻至再至三各州縣諒必實力奉行豈有怠玩從事甘居不肖之列者然而盜未嘗靖民未嘗安者蓋由保甲雖行而養盜窩盜之積弊未除也查匪類中有等積年慣賊作奸於遠近地方者引類呼朋處處有其黨羽凡文武衙門經捕兵役以及勢豪土棍無不廣爲結交串通線索兵役以此輩爲庄田而利其養盜豪棍以此輩作生涯而樂其窩盜此盜賊之所以敢於橫行據報宜化衆卷之三

毫無忌憚者也然此等養盜窩盜之家所與往來者非面生可疑卽形踪詭秘同里共井之人晨夕相見無有不知無有不曉本都院前檄中條分縷晰甚明且切且令地方官懸賞待首乃遲之既久並無一入奉報者一則畏其唆盜扳誣一則畏其借盜仇害也但公然出名具報誰肯與盜賊爲仇故明知爲賊線明知爲窩家而不敢過問也若行公舉密報之法如一人爲盜鄉保地隣羣起而攻一家被誣鄉保地隣連名而保其兵捕豪棍有養盜窩盜者並許開局住



止姓名赴官密稟官亦將原稟之人姓名代為隱匿  
惟密傳操演技勇之民壯親身率領擒拿如迅雷不  
及掩耳毋得偷安不出轉委捕官汛弁仍差兵捕拘  
緝轉展遷延以致賄縱擒拿到案亦止嚴訊該盜確  
供追起真贓不得令公舉密稟之人對質拖累滋擾  
如贓真情確即將公舉密稟之人分別密行獎賞倘  
仍不肯公舉密稟該地方官自行查出鄉保地隣以  
扶同徇隱之罪罪之如或挾仇捏報仍以誣良為盜  
之罪罪之庶兵捕豪棍不敢養盜窩盜盜無容身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重

地而盜風自息矣合再飛飭為此牌仰

司府道州

官吏照

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實力奉行大張告示曉諭人  
民令其公舉密報共杜盜源如地方官舉行不力即  
行揭參毋得瞻徇文到取具遵依並張貼告示處所  
數目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十一月

日

為設立循環以稽功過事

照得地方民生之起色全憑乎吏治而稽查吏治之  
賢否全在乎功過功過分明則吏治之賢否不待考  
覈而自見矣本都院恭膺

聖明簡擢由布政使洊至巡撫二年以來無時無刻不以  
吏治民生為念故於一切應行應禁之事無不次第  
舉行各屬因公謁見之下又加諄諄勉勵務期協力  
同心共勤

盛治乃各屬之勤慎自愛者固不乏員而因循自棄者亦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重

屬不少本應據事指參以為不職之戒但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偶因一事之失即令名掛彈章亦屬可憫  
合先設立循環以稽功過除印簿飭發外為此牌仰  
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將發去循環  
簿各將任內記功記過次數開明某年某月某日因  
某事如何施行其屬可嘉奉何衙門記功一次某年  
某月某日因某事如何處置甚屬不合奉何衙門記  
過一次逐一填註上蓋印信如此月無功無過即註  
明並無功過字樣月終申送循去環來倘不據實填

註一經本都院查出除將本官特記大過三次外定  
提玩忽經承究處決不寬貸如積有大功三次小功  
五次者從優獎勵有大過三次小過五次者即行題  
叅各宜凜遵毋得視為具文慎之勉旃

雍正三年十一月

日

縣志

卷之三

吏

再行嚴飭事

照得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臣子食祿事

君靖共爾位院司大僚駐劄省會地方遠邇耳目有所不  
及訓飭有所未週則與屬吏最近而與士民最親者  
莫過與知府與直隸知州刑名錢穀鹽驛水利等事  
得以兼司統攝非若司道之各有所端也一切大小  
事件俱由該府州核轉非若司道之非其所司即不  
預聞也凡在屬員操守之清濁才技之優劣政事之  
勤惰聲名之賢否省城上司目所不得見耳所不及  
聞者該府州莫不見之真而聞之切也倘該府州果  
能正己率屬不貪餽送不取土產不濫用夫馬不墮  
徇情而不受人囑托不顧同年世誼是曰是非曰非  
廉介而賢能出衆者舉而薦之貪污不肖敗檢逾閑  
者揭而黜之孰敢與該府州仇而該府州又何所懼  
即不肯明與作惡又何難密行稟知不謂豫省州縣  
并佐雜等官有賦性貪污婪賍不法者有重賤加託  
官役分肥者有出借名穀額外加息者有領價買穀

久不買貯者有縱令紳衿包攬錢糧者有聽斷詞訟不公不決者有懶於理事盡委衙官者有不查保甲盜賊蜂起者有縱捕殃民盜無一獲者有不能約束家人衙役出入不謹者有短價買物苦累行戶者有強借鹽當商銀錢者有驛馬殘缺不堪者有倉穀短少不補者有耽酒任性行事乖張者有墩臺營房并不修葺完固者有借河工名色派用里夫者有沿途栽柳並不留心者有縱容佐雜擅受病民者有一任衙官作奸毫無覺察者種種劣蹟指不勝屈筆不勝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三

書本都院訪問之下毛髮頓豎前曾兩次密諭各府州令據實開查賢否而該府州所稟並無纖毫過失悉堪卓異人才與本都院所訪迥異是豈該府州形同木偶不知不覺乎抑豈徇庇屬員故爲欺誑乎殊所不鮮今當三陽開泰百政維新之候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該府州各宜猛然深省洗滌肺腸抖擻精神紫掙筋骨嚴飭所屬痛改前非潔已愛民仍將各屬賢否時加察訪一有所聞卽據實揭報倘有顧忌不妨密稟本都院得

藉爲指臂之助自當遵例保薦如勸不回頭仍前徇庇圖做好人本都院訪問既確定將不揭報之上司一并題參決不叅後取揭白點欺罔之罪也該府州各宜慎之勿得視爲具文自誤伊戚文到先具切實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无

再行嚴飭事

照得各州縣沿途大路栽植柳樹實得其法如柳株必須擇其青潤能生活者按定尺寸在於路之兩傍民間地頭處所以木樑打成深穴將柳株敲釘穴內入土務深再用土蓋護堅實風雨不能搖動牲口不能觸倒不時澆灌枯者補栽並出告示諭令道路行人村庄百姓各相護惜毋得作踐損壞不數年間便成林矣惟全在於賢能州縣加意查察教之以種植之法而勤勞捕官又時時躬親督率方能有效此雖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手

動用

朝廷公項該地方印捕不過稍盡職力然日久相傳亦即該地方官之甘棠餘蔭也若奉文到日官吏行一張紙牌鄉地派幾名夫役胡亂捕上幾株以完公事而欲其生活豈可得哉不惟無益於事而且白費錢糧如此小事尚不能行凡有民社之責者清夜捫心能不媿死本都院親臨水次兌漕見沿途所栽柳樹因地土未凍竟不掘深惟將柳株浮插地而上用碎土從旁鬆護現在有被風吹倒者且不栽入路旁地頭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三

竟有在於大路之中車溝內栽植者以致行人車馬有碍不知是何肺腑各地方官深居簡出即或偶爾經過如撞一木偶塊豈竟不留心寓目無怪乎鄉地之虛應故事潦草塞責也合行嚴飭為此牌仰該州官吏照牌事理目下臘底嚴寒地土凝凍暫停栽補俟春後土膏方動之時印捕各官分頭親行督率務照本都院前法在於道旁民間地頭打成深穴將柳株敲釘穴內入土務深蓋護堅實不時澆灌不得浮插地面虛土鬆堆亦不得在大路車溝旁中栽植仍

違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分別勸懲以策吏治事

照得吏治之賢否當考其勤惰而獎勵之良法必先嚴勸懲勤者不勸則無以鼓其奮勉之心而惰者不懲更無以開其自新之路本都院自奉

命撫豫以來無日不以吏治民生為念如果才守兼優賢

聲素著之員不難特疏保題倘或敗檢踰閑不遵訓飭之輩亦必特疏叅處此外亦有勤於辦事而功不可沒情於臨民而過不容寬者現在設立循環簿以稽功過則又貴用勸懲之一法也今訪得各屬驛站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三

之整齊者如睢州夏邑洛陽西平肆州縣不特馬匹無缺亦且臚壯出眾是當用勸各記大功一次至於餽師澠池貳邑馬皆疲瘦且有缺額本應叅處但現在交代未清姑將前任知縣俞汝翼劉湘井漫無覺察之河南府各記大過一次各屬墩臺營房之整齊者如歸德一府及洛陽新安靈寶三縣應將歸德府井所屬有墩臺州縣及洛陽新安靈寶各記大功一次又保甲立法之善奉行之力者惟洛陽新安宜陽三縣亦應各記大功一次其餘州縣驛馬不免疲瘦

且半皆買補之新馬未能臚壯墩臺被雨水淋壞或現在興工修葺者保甲或奉行未力者姑寬限一個月各屬務必將驛馬買補足額喂養臚壯墩臺營房如式修葺完固保甲實力稽查勤者仍與記功倘一月之後猶復如故重則叅處輕則記過各該管府州亦干未便決不稍為瞻徇也除再行密查外擬合就行為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遵照勤者愈勤情者勉而為勤共向上進共存廉耻共保身家則地方幸甚本都院幸甚毋得視為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三

具文甘心不肖而不悔也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嚴禁通送公文之馬夫勒索船戶積累客商以

安行旅事

照得豫省中隔黃河南北往來文書必須船隻過渡  
今訪得各屬馬夫指借通送公文名色一至渡口托  
故遷延不即過河惟佔定渡船不容濟渡行人且向  
船家勒索以致船戶不敢開渡客商貨物壅積河干  
更有客商或已經下船待渡或船已滿載正在開行  
馬夫一至將待渡之客商驅逐上岸將滿載之船隻  
亦即攔阻倘或不從即加鞭打迫至船戶無奈情愿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將所得船錢按數均分始將此船放行又佔別船肆  
惡無厭甚且包攬客貨驅使裝載必滿其貪婪而後  
止船戶既被馬夫勒索則必取償於客商竟不遵照  
本都院前定過渡船錢數目加倍索取困害民莫  
此為甚此皆臨河地方官平日不能嚴行查禁以致  
此輩肆行無忌除密訪查拿外合行飛飭為此牌仰  
該司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嚴飭臨河州縣各渡  
口遵照本都院檄文所載刊刻木榜立示渡口嗣後  
如有馬夫通送公文一到河口即速登舟許船戶酌

量渡船大小搭渡行人即便開行不許片刻遷延倘

敢仍前托故遷延肆行勒索許被詐之船戶被累之  
客商立即扭稟該管地方官除公文另撥馬夫通送  
外將此不法之馬夫解赴轅門以憑處死如地方官  
不實力稽察或有人扭稟徇縱不解一經本都院查  
出定行飛叅決不寬貸其各衙門奉差員役亦不許  
需索船戶水手致干究革仍將榜示緣由并刷榜摹  
具報查考毋違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爲通行飭知事

照得貪官污吏甚爲民害人人得而誅之本都院身受

國恩至深極重凡有見聞不敢稍爲姑容如信陽州知州黃振國者賦性狂悖肆意貪劣業經本都院特疏題

奏請

旨革職提問在案合行飭知爲此牌仰該

司府道州

官吏遵照

牌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將黃振國奉爲前車之鑒毋得勒索派借壞法害民以致身家性命均在不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保務期有則速改無則加勉不致再蹈覆轍倘若茫無警惕以本都院耳目爲可欺不即悛改一經訪查得實則本都院鐵面無私將來一家哭者又不獨黃振國一人已也慎之毋忽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爲飭查蓋造墩臺房屋以裨防守事

照得大路墩臺營房久經端委南汝道勘估飭令及時修葺以憑移咨兩鎮撥有家室兵丁携眷居住晝夜巡防屢經嚴催迄今未據造報茲訪得各屬墩臺營房已經修葺者不過潦草塞責未經修葺者仍復一堆荒土殊屬怠玩合行飭委查勘爲此票仰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用黃布小旗一面書盤詰奸宄稽查盜字樣其營房務須如式蓋造七間馬棚一間不致風雨透漏當路立木牌坊一座大書塘鋪地名旁註上至某處若干里下至某處若干里營房之外仍用一木架上插虎頭硬脚牌一面紅黑棍二根毋得草率從事如一處不合式一物不齊備該府即行指名揭參先查各地方官如未領銀兩晝夜詳明本都院飭知布政司照原估數目立時給發具領如該府慢不經心徇庇不報查出一并參處文到先將起程查驗日期報查

毋違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三

再勸誠事

照得朋友有責善之道上下有相成之義本都院智  
愚才淺荷蒙

皇上殊恩昇以巡撫重任至今兩越年歲矣報効徒殷寸  
長未展虛糜爵祿罪譴奚辭但一人之心力有限而  
僚屬之協助無窮本都院之職首在於課吏安民吏  
治不諫則民生不安而本都院之責任遂多有未盡  
去歲春初將文武大小各官應盡之職應爲之事已  
經條分縷晰條陳於諸君子之前一年以來考其政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三

續有實與本都院同心而奉行維謹者亦有視爲具  
文而棄置高擲者此人有賢不肖之不同而臧否善  
惡因而異趨然諸君子委贊爲臣誰其以不肖自居  
者當少年讀書時往往以國之棟樑民之父母自命  
故常見古人今人中行一事而善曰我得志當法此  
見古人今人中行一事而否曰我得志當改此其所  
發諸議論者皆本諸天理協乎人情果能以此施之  
於官加之於民大則可以爲臯夔稷契小亦不失爲  
循良有司而卒不能如其初願者蓋由利欲薰心而



得失之念奪之也本都院賦性介直雖平日疾惡如仇而未嘗不許人以改過自新之路故貪婪肆縱勒不同頭如下北河同知徐志巖陝州知州范時緒信陽州知州黃振國光山縣知縣傅之誠者一有所聞立置白簡刻不容待下之微青小過則諄諄之勸誠自不能已昔夫子假年學易以無大過遠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聖賢尚復如此諸君子之中寧無猛然省悟從此洗心滌慮者乎今當斗柄東指天下皆春之候萬物俱欣欣向榮豈人獨因循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染本都院亦益加省惕補過不遑而各僚屬同爲臣

子其忠

君報國改過遷善之念自應較本都院而更切故不厭煩瑣復爲提撕如以本都院之言爲然則從前頒行條約俱在逐案查出從頭細閱未行者立見施行未禁者立即禁止毋耽燕樂毋好逸遊毋怠玩而失時毋畏難而自阻百政維新口碑噴噴則本都院聞見之下忻幸何如倘怙終不悛其心自外雖本都院至親密友亦必從此割席絕交況

朝廷糾繩大典豈敢稍爲枉縱乎賢太守良有司其共諒之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司將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勸誠毋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再行嚴禁私開礦硎以靖地方事

照得山多峪密之處間產礦砂奸民每多偷挖久經  
禁止在案本都院恐有山之州縣官巡查偶踈匪類  
潛聚貽害地方業經檄飭該府州縣確查該管境內  
如有產礦山硎立刻填塞并令附近山硎村庄遴選  
誠實老人數名責令輪流巡察倘有奸民私自開挖  
協同鄉地巡兵拘拿送官在案第恐日久怠玩奉行  
不力以致奸徒復行潛聚私自偷挖如鎮平縣居民  
王聚招集匪類盜挖礦砂該縣漫無覺察及至汎汎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聖

緝獲移送該縣又匿不申報殊屬溺職除行布按二  
司嚴查揭發外合再飭行嚴禁為此牌仰該司府官  
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確查該管境內如有礦硎之  
處細加搜查盡行閉塞并將附近山硎村庄遴選誠  
實老人責令不時巡察倘有奸民私自開挖協同鄉  
地巡兵拘拿送官除該犯枷責外其老人酌量給賞  
如一年之內果能勤謹巡查礦賊絕跡該地方官詳  
請獎勵苟怠玩偷安卽行革退另換印捕汛弁等官  
亦應不時查捕若不實力奉行或徇縱容隱通同開

挖從中分肥該司卽將該府州縣立卽揭報叅處毋

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下

聖

嚴飭事

照得官人以爵

朝廷之典事

君以人大臣之道故賢者薦之不肖者罷之能者舉之不  
及者調之無非爲地方起見毫無私意存於其間爲  
本都院所薦舉者自當益加勉勵較前更進一籌卽  
爲本都院所降調者亦應爭自濯磨比人尤宜奮勉  
則不但功名可保祿位可崇而行誼政事才品攸關  
特見在一郡則一郡謳歌去一邑則一邑尸祝也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四

自本都院奉

命撫豫以來經保題而奉

旨陞用者如儀封之陞陝州郡陵之陞禹州經保題而奉

旨調用者如光州祥符蘭陽儀封商邱虞城湯陰臨漳汲

縣淇縣洛陽南陽遂平確山滎澤經保題而奉

旨未准者如上蔡以上各官或因其操守頗好或因其政

聲頗優或因其年力尚屬精壯或因其才具尚堪驅

策並無有賄賂請托夤緣交結情弊倘一有敗裂則

本部院翻轉鉄面立刻飛奏必不因前會薦舉稍爲

瞻徇此各屬之所共諒其知者今訪得各官之內竟

有因此輕狂恃爲可久或大言不慚或肆行無忌或

蔑視上司或輕侮同寅或縱容家人坐省招搖與人

打架令人敢怒而不敢言殊可痛恨除一面密訪叅

拿外合亟遍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官吏照牌事理卽

便轉飭所屬急宜痛改前非各自約束倘仍狂背不

悟或經司道府州揭報或經本都院親自訪聞卽行

嚴叅請

旨從重治罪決不少爲寬貸如有被其蔑視欺凌者不妨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四

據實具稟以憑察究從前調簡各員內果能頓起精

力務爲好官本都院並無成心仍行保薦各宜勉之

毋灰乃志文到先取遵依徑報查考毋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嚴查買貯穀石之州縣以實倉廩事

照得積貯要政關繫重大必須平日乘豐收穀賤之時預爲買貯一有急需始有接濟若止將穀價存庫萬一需用穀石必致臨時無措遺悞非輕本都院訪得所屬州縣將各案買穀價銀赴司道衙門領回並不上緊買穀不肖者竟將銀兩暫爲那用謹飭者亦惟封貯庫內置之高閣該府州盤查以及新舊交代見有銀兩貯庫亦卽代爲出結竟不作該員虧空詳揭以致倉貯空虛緩急無濟除密訪查奏外合行飭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聖

盤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將各案應買穀石照數作速買完出具倉收申報該司道卽於開印後遴委能員調縣盤查如有將銀兩領回竟不買穀虛出倉收者不論有無銀兩存庫卽以虧空揭報毋得徇隱出結致干分賠嗣後該府州遵例盤查并新舊官交代務期穀石實貯在倉顆粒不少方許出結如止有穀價存庫不許代爲擔承倘果穀少價昂實在難買必須據實詳明聽候查察毋得借詞支飾本都院爲積貯起見法在必行若

州縣不買貯穀石該府州緊親臨上司斷無不知如

再仍前不催不揭一經本都院訪查得實定將該府州特叅勒令獨賠決不少爲寬假也慎之慎之仍將

委員盤查職名日期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聖

再行設法嚴禁濫差之弊以肅法紀事

照得大小衙門承辦一切

欽部錢穀刑名等事件俱有限期如果依限完結則司道之差可以不至府州府州之差可以不至州縣無知各屬忘玩性成不至差役提催決不肯將此一事上緊辦理則承差之打公堂鬧宅門鎖經承索下程取使費固所不免在關下不肖之員雖出自甘心而差役之狐假虎威本官卽十失察是不可不慎也更可笑者州縣所辦之事本可照轉或府州經承使費未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哭

到或府州皂快謀買此差一任混駁混提指使本官如教猱升木以致臨限不到司道不得不發差催提也司道之經承皂快亦無異府州不得其費不賣一差自不能已司差道差到府更覺張皇挾龍陽宿娼妓無所不至此輩之貪腹難填而本官之聲名俱殉言之殊堪髮指合再設法嚴禁爲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嗣後一切事件初次行牌催提二次簽提玩承倘再不到應揭叅者卽行揭叅如萬不得已必須差提亦應揀選殷實老成之役諭令不得借端騷

擾依限銷牌仍將因何事遲延於某月某日差某人

往某處催提具報本都院而被提之府州縣亦將因

何事遲延於某月某日奉何衙門差役某人催提有

無勒索據實具報本都院以憑查考卽將發去報差

文式刊刷填報該司道府州仍不時查察毋任書役

混駁混提如不應駁而稟駁不應提而稟提者卽將

經承究處各州縣亦須體諒本都院一片惜屬婆心

勤緊辦事早爲完結如有不應駁提而駁提者亦將

不應緣由詳晰密稟毋庸顧忌倘再視爲具文甘居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哭

庸碌則本都院惟有白簡從事決再不爲諸君饒舌也各宜慎之仍轉飭所屬州縣一體遵照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嚴禁鋪堂陋規以肅法紀事

功令何等森嚴各衙門自應嚴加約束將一應從前所有

鋪堂陋規出示裁禁今訪得汝寧府衙門凡鋪堂使費書役人等需索甚重該府竟同木偶毫無覺察殊干法紀然一府如此各府皆然上而院司各道下而兩廳州縣諒無不然除本都院衙門已經出示嚴禁并令中軍巡捕官不時查察稟究外合行通飭為此

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嗣後凡審理詞訟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欽部命盜案件隨到隨即示審約束書役不許指借鋪堂名色向解差原被需索銀錢仍大張告示遍貼曉諭倘有承行書辦錄供招房值堂門子用刑皂隸站班快壯頭門二門把門人役提牢禁卒人等或指借紙筆之費或假稱酒飯舊規甚或增割口供輕重刑法舞弊作奸不分兩造任意勒索即許解差原被當堂稟究立行責章如本官徇縱姑容或經告發或經本都院查訪得實定將書役所犯之贓坐於本官枉法名下從重科參本都院疾惡如仇執法如山各宜慎

之母徒視爲紙上虛文也仍轉飭所屬州縣一體遵

照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飭查逃荒男婦以安流民事

照得邇來匪類固宜查逐而逃荒流民自宜矜恤今訪得直隸山東等省之人因去秋雨木過多收成歉薄紛紛赴南汝一帶地方尋覓餬口携妻挈子擔鍋負絮絡繹載道但此中有實在饑貧無資離鄉背井者亦有假扮冒充形跡詭秘者男女成羣奸良莫辨若概行驅逐則實在窮民無所依歸如濫准容留則奸宄小人又因而竊發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州縣嚴諭該管鄉保地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方逐日稽查除有親戚可依外內有父母妻子之流民間其所能何事或令人募佃或僱與傭工不許本地棍徒誘買妻子以致流離若縱妻賣姦之流卽行驅逐不許土棍容留以壞風俗再孤身男子如果年老殘廢無可依歸者官爲查明原籍住址願歸者酌量捐資送回願留者令入養濟院酌量捐給口糧毋致失所其單身少年必須問明姓名來歷果係落本農民能於耕種者如境內有伊殷實宗親保其無他亦准其暫時傭工資食盡而日可疑語言不對三五

成羣朝東暮西並無熟識殷實之人出保者嚴行查

訊驅逐出境庵堂寺院飯店酒棚門房車屋空窩孤朝之中概不許片刻容留鄉保地方怠於稽查者從重責革地方官不實力奉行查出必叅再以上可以容留男婦官必竭力撫恤務使安置得宜一俟麥秋其原籍地方可以謀生者卽便出示曉諭令其迷卽還鄉仍勤耕作毋得久羈他方荒棄本業本都院不時密訪如地方官果能稽察精明撫恤得所定以特疏保薦以風吏治決不食言各宜鼓舞從事毋得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視爲具文也文到先取遵依徑報查考毋違

雍正四年二月

日

爲通飭事

照得設立民壯原爲巡查地方捍禦盜賊故令學習  
鳥鎗弓箭長鎗按名給以工食與兵丁無異與捕役  
皂快不同該地方官自當挑選壯健人材製備衣帽  
器械勤加操演務使技藝嫺熟隊伍整齊兼管捕務  
之同知通判州同州判亦當不時驗試以別勤惰以  
示勸懲屢經飭行在案今本都院公出於途次見陽  
武縣民壯人材壯健頭帶盔視身穿一色青布袍褂  
不但器械完備兼有旗幟鮮明隊伍極其整齊與兵  
無異宜化錄

卷之三下

著

赴郡城如內有老弱不堪懶惰偷安者卽行裁  
刻招募頂補毋致缺額倘各州縣慢不經心查有缺  
額不補或無器械或不嫺熟卽刻揭報以憑嚴察再  
郡守原有師帥之責所屬州縣大小事宜無一不當  
管理不得以民壯一事全委同判毫無覺察亦宜時  
加查考嚴行申飭至因公下縣之時亦卽傳齊考驗  
一不如式飛揭請叅若彼此徇隱或被本都院查訪  
確實或被司道揭報並入彈章決不稍爲瞻徇其有  
操練如法者亦卽詳請照陽邑之例記大功二次以  
獎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著

備查考仍令各州縣將民壯花名年貌住址器械數

目造具清冊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三月

日



再行飭防事

照得入夏以來大雨時行山水盛發河流驟漲近據各屬稟稱有淹至堤根七八尺者有竟與堤頂相平者有從堤上溢出者有浸久滲漏幾於潰漫者甚屬危險此皆堤頂低矮堤身單薄之故現在飭發帑銀將南北兩岸大堤一例增高培薄又有歲搶等銀擇險先修如承築各官果能上緊趕築高厚堅實何致山水驟漲便爾危險至此轉盼汎水卽到何以抵禦合再嚴行飭防爲此牌仰該道廳官吏照牌事理文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奏

到卽便轉飭承修各官乘此水落天晴之時多僱人夫預備料物應加高者照原估丈尺加高應培厚者照原估丈尺培厚應歲修者擇險先修應搶築者先期趕築務期層加細土遍處行礮與堤身舊土浹洽膠聯如堅城保障仍將做過丈尺每五日一報查考工完之日亦卽具報以憑委驗該道廳亦不時嚴加巡察如有玩視工程或寥寥數夫或料物不全或竟無一人在工或虛鬆塞責卽行揭報嚴叅倘該道廳徇隱不揭本都院密行查出一併叅處本都院爲

欽工起見法在必行慎勿視爲具文自貽伊戚火速飛速

雍正四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奏

再行飛飭修防以保萬虞事

照得黃河南北堤岸關係緊要伏秋兩汛轉瞬卽屆業經屢行嚴飭乘此天氣晴明上緊修築去後今查得承修各官仍有任意逍遙不但不將應修堤埝工程及時興工卽鼠穴狼窩水溝穰洞沿堤皆是并不令河兵堡夫時常填補息玩已甚歲當丙午雨水必多較之往年更當防範茲據寧夏府呈報於四月十四日卽長水一尺四寸比往年長水亦早沿河一帶不可不預爲修防除密差查訪如有漫視河堤不卽

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興工者特疏

題奏外合再飛飭爲此牌仰該道府州縣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卽便飛飭廳印汛弁各官將估

題過堤埝工程應增高者速行增高應培厚者速行培厚應下埝者速行下埝應廂墊者速行廂墊其餘歲修工程擇險先修仍多備料物積貯工所以備不時之需凡有狼窩鼠穴水溝穰洞以及車碾畜踐虛鬆損壞之處立卽卽令河兵堡夫乘時填築堅實所做工程丈尺五日一報查考該道府州縣不時分頭巡

查相機催督本都院定於五月初十日後不懸牌示知日期亦不先傳起馬牌票單騎從猝然而出巡閱兩岸堤工倘有修築不如式者料物不預備者定將督修承築各官立刻飛奏河兵堡夫從重究處此時壁臍不及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慎之速速

雍正四年四月

日

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再行嚴飭事

照得盜賊竊發無時巡防不宜稍懈况值二麥未登  
尚屬青黃不接之食貧民更易起而為盜相聚行劫  
連日據各屬報到盜案甚多皆係雨後農忙又值天  
氣漸熱踈於防範所致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府  
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嚴諭鄉保牌甲人等  
照常白日挨戶稽查黑夜輪班守宿一家有警各家  
羣起救護一邨有警各邨羣起追拿並嚴查菴院寺  
廟歇店毋許容留務須盤詰如有附近水火地方凡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卒

船隻往來停泊亦須詰問明白方許附岸否則立刻  
稟官拿究空廟空窩應封鎖者封鎖應堵塞者堵塞  
新設民壯原為巡查捍禦盜賊而設自應選擇妥當  
之人充當令其四散分地追捕如係伊所該管地方  
失事先行責究鄉保牌甲怠玩從事者亦即責革另  
換該地方官不分晝夜間出查察該府州亦不時嚴  
行申飭并移營嚴飭塘卡兵丁協力盤詰查拿務期  
盜息民安倘追捕不力以致失事多案者定行叅處  
決不寬貸各宜慎之毋得視為具文自貽伊戚文到

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空

爲再行通飭事

照得大路栽植柳株向有枯損不堪案據檄飭補栽雖經各屬報到柳數無缺而成活之後剪除之法未必週知今據扶溝縣詳稱新柳初生其萌芽多發於根上若聽其下節叢生將來上枝漸槁必須剪除萌蘖令其精液直達枝梢殊爲得法等語合行通飭爲此票仰該司府州官吏照票事理文到卽便轉飭所屬將境內大路柳株補栽一律成活者務照扶溝縣式樣將根上萌芽盡行剪除令其精液上達庶使發生暢茂毋得視爲無益之舉慢不留心以致成活之柳復見枯損查出太干未便各宜凜遵毋忽

雍正四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奎

再行嚴飭預防蝗蝻發生以保田禾事

照得災不生於有備患當防於未然蝗蝻生發各有其時地方官果能不時查察刻刻提防一經發生預爲撲滅何致潛滋暗長傷毀田禾本都院業經通行嚴飭所屬不時在於各該管地方深山窮谷僻野版田及潮濕低窪水草叢生之處細加搜尋仍將蘆荻蕪蒹加芟除不得少留科株使彼滋生其內在案豈意各地方官視爲具文故套並不實力奉行今中牟原武陽武三縣詳報蝗蝻除飛飭上緊撲滅并查取不力職名報奏外合再通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遍諭鄉保地方人等不時在於各該管地方深山窮谷僻野版田及潮濕低窪水草叢生之處細加搜尋仍將蘆荻蕪蒹加芟除不得少留科株使彼滋生其內倘遇發生一面傳集村庄百姓協力撲滅一面飛報地方官親督汛捕人員多率夫役設法燒捕益乘其初生之際物小易於滅絕務使種類盡除若致長成羽翼飛食田禾人力難施漫天遍野殃及鄰封其爲民害匪淺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奎

州縣自宜遴選幹役四路分查仍於四公下鄉之里  
而加警惕如奉行不力既不能弭患於未然復不能  
撲滅於既發本都院定以溺職飛奏該府州漫無稽  
察或徇隱不即揭報一經查出並叅不貸各宜凜遵  
勿得玩視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下

去

嚴飭申報命盜重案以肅吏治事

照得命盜二案事關重大例應通報依限審緝若諱  
匿不報處分甚嚴各州縣因懼承審承緝之叅處甘  
罹諱命諱盜之嚴叅孰輕孰重茫然無辨殊所不解  
夫命案兇犯現在則不難於審解即或脫逃緝究亦  
有限期盜案勒緝無獲處分較嚴然亦寬以年限至  
獲盜過半即免處分定例昭然身膺民社者熟聞已  
久無庸布告若夫諱命諱盜則朝不保暮一經發覺  
身家盡喪并連累上司亦干嚴譴豈尚未之聞乎本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室

都院奉

命撫豫以來諄諄訓誡不啻至再至三今查得所屬州縣  
尚有敢於諱匿者除現在訪實嚴叅外合行嚴飭爲  
此牌仰該司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嗣後  
凡遇命案除驗係短見自盡別無傷故者仍訊明確  
供取具甘結照例完結驗報外其餘畧有干碍可疑  
隨驗隨即通報以憑批審即或屍親情願攔結亦必  
訊明按擬詳解聽候審奪不許私和至於盜案不論  
強竊遵例通報并移管汛及隣封州縣協緝擒拿不

得逼抑失主以強作竊以上命盜兩案俱自到官之日起通報不得過十日致干查叅其報命文內務必開明報官日期鄉地報呈屍親告狀驗明屍傷填具分寸顏色開明係何器械所傷註定致命不致命字樣克器務與傷痕比對相符聲明貯庫如或尚未追起比對亦將緣由於文內聲明後叙當場簡切口供毋得泛叙開文報盜文內開明到官日期鄉地失主報呈并失單什物查驗出入形踪及地隣更夫簡切確供如拿獲盜賊先開明獲盜日期起獲贓物失主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李

認領緣由驗明有無捕役私拷傷痕并訊究高家賊線下落同夥未獲逸盜年貌住址有無行劫別案逐一開報毋得遺漏隨詳書冊內口供務必另提開寫先將一人口供寫完末用是實二字煞住另提一行再寫別人人口供不得接連壓寫其書冊內字踪務須端楷清楚不得以蠅頭細字挨緊并連致難查閱該州縣遇有命盜之事查照定例遵行勿得聽信不諳經承與無知親友匿不申報自誤功名司道府州並管捕同判亦須不時嚴查倘有仍敢諱命諱盜者即

刻揭泰不得姑徇致干查出并叅各宜慎之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李

再行嚴飭事

照得盜案不容諱匿人命例應通報稍有隱諱泰處  
某嚴凡身膺民社者諒必知之深而聞之熟矣盜案  
通報之後緝賊尚有年限人命通報之後獲究何難  
審詳即使克盜未獲贓証難明因此去官猶不失為  
因公望悞與夫諱匿於前行同穿箭被泰於後悔若  
鑒臍同官視為爛鑒上司鄙為不肖者奚翅霄壤且  
一經發覺隨掛彈章又不如屈限去官之久也以此  
較量孰輕孰重孰緩孰急即目不識丁之徒亦能辨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矣

其是非定其從違况儼然民上者乎更有一等抑勒  
失主改強為竊者其存心設想更不可問既身邀百  
里之榮家食

天朝之祿民生休戚攸關閭里痼瘼在抱平日既不能緝  
盜安良臨時又逼令改強作竊清夜自思想沐猴而  
冠者亦竟安之耶本都院諄諄誠飭已不啻頽為之  
禿而舌為之敝矣各州縣褻如充耳竟置罔聞今本  
都院舉一榜樣與諸公作前車之鑒如原任信陽州  
今調鞏縣知縣陳綬來是也伊在信陽州任時生員

許肇家失事抑勒改竊秦良志致死張秀據攔完結  
俱不報聞及今年餘始行發覺本都院已特疏糾參  
矣此即榜樣也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道府州官  
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各屬各宜留心寓目嗣後不  
得諱匿一案亦不得改強為竊凡有從前諱過之案  
查出重行補報本都院寬其已往勉令自新如再  
執迷不悟或經同省州縣獲盜供招或被隣省督撫  
獲盜咨查或本都院查訪得實或司道府州揭報前  
來定行立即題參決不少容片刻該管上司亦不時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究

嚴加訪察一有所聞即行詳揭不得通同徇隱致干  
並參再各府州管捕同判并各州縣吏目典史俱有  
處分嗣後凡有盜案如州縣堂官不報許伊密行據  
實徑報一併飭行知照文到先取具切實遵依報查  
毋違

雍正四年七月

日

再行辭飭事

照得

朝廷設官大小各有所司同寅協恭耳目共期有濟雖意見或各有不同而賢否自不能倒置本都院深受

國恩撫豫兩年無日不以吏治民生爲念諄諄勸誡幾

至舌敝而頰禿刻刻留心不容陽奉而陰違寧居過

於刻薄之名不敢少有嫌怨之避無如各屬以本都

院一人之耳目爲可欺以各上司通同之徇庇爲可

恃甚至面加誡飭或口是而心非退有後言備檄通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五

行不留心而寓目視同故紙以此上下異轍彼此異

心豈能於吏治有絲毫之益而民生有日起之色哉

揆厥所由皆因各上司避忌嫌疑欲做好人之故屬

官之賢能廉潔者平日宜有所知不妨公同薦舉而

避嫌不肯言矣屬官之貪劣不肖者平日豈無所聞

何難據實揭報而避忌不肯爲矣且與州縣最親者

莫過於府州知之最詳且悉者亦莫過於府州本都

院屢經飭諭令其將所屬賢否開報而各府州所報

政蹟人人皆卓異之才處處皆精明之吏則其言之

召之祿當忠

君之事素餐貽譏曠官足誚又何貴乎爲官也本都院焚

香自矢明與諸公約合再通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府

州官吏照牌事理嗣後各宜放出良心勤加體訪賢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

五

而能者卽行薦揚貪而劣者卽行揭報本都院自當

秉公區別務期舉劾得宜倘仍前各做好人默無一

言本都院自行訪確疏內卽不敢借重衙各叅後亦

不敢違例補揭如本都院是非顛倒賢否混淆諸公

卽遵例赴部院寺科各衙門申辦本都院自當恭聽

也各宜慎之勿謂言之不早致切致切

雍正四年八月

日



再行嚴飭保甲以杜盜源事

照得彌盜之法貴預之於平時而政令之施當首嚴於保甲

皇上之諄諄教諭可謂至周而極備矣

內部之條分縷晰可謂至明而極切矣本都院之法言異語可謂智盡而能殫矣履行之概在案而可查也分列之條甚詳而可覽也各州縣果能實力奉行則不患盜竊不除盜風不息各上司果能時刻提撕則不患愚者不明柔者不强無如各視為具文苟安於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七

且夕則煌煌

聖諭尚不欽遵何有於部文更何有於本都院之章哉今

又奉

諭旨特嚴地方官並兼轄統轄之處分定有獎賞治罪之

嚴例若再不實心以圖實效則非木偶形骸即是襟裾牛馬如此之人留之民上代為覲顏刻之飛章亦計白簡豫省通屬中豈尚有此等之人乎但各屬中目為故套者有之憚其煩難者有之潦草塞責苟且從事者亦有之行之不善騷擾里甲者亦有之而其

病根皆坐於懶之一字蓋行保甲之法全在乎人戶

自戶長牌有牌頭甲有甲長保有保正外又有番役民壯之巡查捕官汛弁之稽察而地方印官不過總其成而已所謂總其成者非謂造一烟戶冊編一十甲牌今日點某牌明日點某甲而已當刻刻留心時時查考朔望之日必諄切勸諭臨民之時即隨便叮嚀或因下鄉相驗而經過之村庄即可稽查或因出門踏勘而附近之烟戶即可盤詰或白日而單騎出其不意巡及會集之場或深更而携燈親至街衢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七

警更夫之情土著之民有故他徙者即行註明開除遠遊之子今日忽歸者即令報名入甲不使有一人之或漏不致有一戶之欺瞞酒棚飯店應設循環道院僧寮更宜防範廢窳空堡壘塞必固孤庵獨廟鎖禁必嚴如此勤繁行之經年數月之中有不盜竊少杜盜線少戢盜夥遠颺者吾不信也令再嚴飭為此仰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大張告示發屬張掛通衢并令州縣各官務將從前行過條約逐案查出加意奉行而該司府並管捕廳員亦不時查考如

有行之得法盜風少息者卽行舉薦倘奉行不力辜  
率從事者卽行揭報萬勿俟本都院查出致干並奉  
各宜慎之毋忽

雍正四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去

爲嚴飭速買倉穀以實積貯事

照得

朝廷倉糧關緊要既顆粒不容虧空亦顆粒不容虛懸  
自當千倉萬箱加謹收貯以備不時之需况

功令森嚴督撫有三個月保題之條府州有三個月交盤  
之例督催之司道亦有處分凡在臣工不但州縣當  
乘時買貯卽各上司亦當不時稽查豈容上下因循  
苟延時日本都院屢經嚴飭不許盤查官驗封銀兩  
不許接任官交代價值乘麥熟則買麥至秋收則易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去

穀可謂至矣極矣如州縣果能實力奉行則早可買  
完如上司果能秉公盤查則誰敢怠玩總之上司徇  
庇通同捏飾而州縣卽慢不經心聞茸從事今當秋  
收豐熟之後若再不及時料理則倉糧終無實貯之  
日萬一當有急需存庫價銀豈可療饑而果腹乎合  
再勒限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卽便  
嚴催所屬乘此豐收穀賤之時立卽查明應易應買  
應還數目截漕常平借糶款項限於九月內應易者  
速將麥石糶易應買者速卽發價採買應還者速卽

勒限追還分別欸項造具冊收由州府道司核轉務  
在十月初旬該司道印詳委能員分路盤查出結申  
報查考如逾限尚無冊收該管上司即將玩視倉貯  
職名飛行揭發本都院仍不時嚴加密訪倘徇隱不  
揭本都院疏內印據實開明何衙門並未揭報字樣  
決不敢違例聽從奏後補揭也慎之慎之毋忽

雍正四年八月

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飭查水利及時疏濬以備旱潦事

得各處河道以及田間道旁溝渠旱則宜蓄以資  
灌溉潦則宜洩以防淤淤是水利一道有關於民生  
甚鉅爲有父母斯民之責者第一要政如西門豹之  
爲鄴令召信臣杜詩之守南陽趙尚寬之知唐州均  
加意於溝渠陂塘使民無水旱之患宜其尸祝至今  
也後之爲政者豈其讓美於前人哉夫亦畏難而苟  
安耳茲當

聖天子在上軫念民瘼留心水利輶軒肆出採訪無遺開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主

鑿創興疏濬並舉惟期早有所蓄潦有所洩而已凡  
爲臣子者苟能以

皇上之心爲心勤於政事務使水旱無憂民歌康阜則無  
俟本都院之薦舉而

九重自能洞鑒不次擢用指日可期豈可不因此明良喜  
起之時爭自鼓勵奮致青雲其終老於郡縣吏乎夫  
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自古皆然惟在爲政者善  
用之耳孔子曰使民以時又曰先之勞之又曰因民  
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此數

語者童焉而習之夫豈有不知者果能身體力行乘此農隙之時親行境內查明故有河道溝渠塞者通之淺者深之淤者起之有關於隣封者詳明關會協力以治之務期有益於民生毋致擾累乎百姓舉紳之品行端方者以諮詢其利弊擇鄉黨之老成持重者以董課其工程不假手於吏胥不委任夫佐貳不許鄉保飲錢不許奸民漏役明白曉諭躬先勤勞以本地之民力治本地之河渠利本地之田畝貴賤同工貧富協力一以至公無私民雖至愚有不踴躍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亥

爭先子來趨事者哉至若闢葦無能偷安苟祿事未舉而鄉保吏胥之囊橐已滿工未興而紳衿士庶之怨謫已盈則又必干嚴叅徒取罪戾是非所望於各有司也合亟通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通行所屬先將境內河渠溝澮逐一查明上游何自下流何歸現在有無淤塞挑濬寬深應需若干丈尺每丈需工夫若干或堤岸卑薄者卽將起出之土加高培厚或道路窪陷者卽將起出之土填築堅平乘農隙以興工務一勞而永逸事完繪

圖造冊具報以憑委員查驗此雖民間無窮之水利而實則在位君子不祧之遺愛也勉之望之毋違  
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亥

再行嚴飭加謹防範監獄重地以保無虞事

照得斬絞流徒軍杖等犯例應嚴加鎖鑰牢固監禁  
况此輩俱係兇惡之徒如虎兇在押無時無刻不思  
奔逸豈可不加意防範查越獄定例不但該管有獄  
官吏不得倖免併知府直隸知州亦必照案議處卽  
因公出境之員仍照越獄例處分何等嚴切各屬自  
應益加小心稽查勿懈乃各屬申報越獄者比往日  
更多按厥所由并非印捕各官不知定例甘棄功名  
亦非知府直隸知州不加嚴飭甘心代人受過皆因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中

不肖有司遇有越獄等事明知提牢典吏禁卒人等  
受賄故縱或凌虐所致因避失察之愆往往代爲隱  
諱俱以審無賄縱凌虐情弊字樣詳覆希免已過而  
不知此輩罪不及已何懼不爲或關通在外之捕役  
得錢賣放或商同在內之重囚聽許財物鬆其錄錄  
去其桎梏臨晚而故不收風開門而故不下鎖監牆  
低矮故不稟修禁卒曠班故不稟究或伺印官因公  
出境而乘機脫逃或因兵役防範少疎而偷空遁逸  
此皆提牢禁卒爲之傳消息也彼既賄縱又恐官

長識破或故將頭顱打傷飾爲反獄之形或假稱偶

爾睡熟裝點不覺之狀而畏避處分之庸吏有不墮  
其術中唯唯從命者哉以致越獄者多此皆官縱之  
也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  
飭所屬嗣後凡有應禁人犯照其罪犯重輕分別監  
禁圍牆務必高厚多加茨棘獄門務必堅牢重重下  
鎖鉄鎖錄錄必驗明粗壯每晚收風必親詣查點外  
則多撥更夫鳴鑼擊柝內則多撥禁卒輪流守夜白  
日不許縱放閑人進內一切應禁物件概不許傳遞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中

入獄如遇公出及良時佳節尤當嚴飭吏卒交屬  
一員加謹稽查小心防守凡城內監厥重地前後左右  
禁止演習夜戲免致疎防知府直隸知州仍不時提  
斷警覺毋任屬員終年醉夢倘敢視爲具文陽奉陰  
違越獄初報文書一到本都院卽以溺職題參決不  
聽爾等支飾並嚴禁獄卒人等毋得苛索凌虐應給  
囚糧按時散給冬則量給綿衣勿令凍餒此又仁人  
君子之用心或亦免令出押之一助也慎之慎之

雍正四年十月

日

爲敬陳管見等事

照得獎善旌賢

國家之大典明嫌別微守土之端司也今據布政司驗報鄧州鄉賢安信後裔安海赴

部呈領奉祀執照呈蒙

提督學院王 批詳前來本都院批閱之下不勝駭異如安信果無善行可取輿論未協前人冒濫入祠當雍正二年奉 部行查之時即應訪查明確將不應入祠實據開報遵照 部文刪除該府州何得開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三下

全

造事實出具印結申送今經本都院會同

學院報 部在案則安信之入祠非冒濫可知矣王年鶴一人欲以地土雀角細故從中阻撓似此刁風豈容漸長如果王年鶴別有見聞確有指實該府州奉學院批查之時即當立拘王年鶴審明令其舉出安信不當入祠在鄉敗行實據確有可憑即應將安信木主撤毀開具從前出結職名送參并執照繳銷倘無實據惟止一人好惡之私亦當詳請痛懲以警刁風執照給領此爲至當之道不易之法乃含糊混

覆將照存庫俟日久論定給發

朝廷設官分職豈不能確查明白而必俟日久自定則潛德之幽光竟無闡發之日而刁民之讐口豈有止息之時不幾曠

朝廷之大典而一仕居官者之悠忽耶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查明務期的確如安信果有敗行實據即着王年鶴舉出該司核實將從前出結造冊各官職名并 部頒執照詳送題參本都院并不敢規避處分也倘係一人私意阻撓

撫康宣化錄 卷之三下

全

大典即將王年鶴按律定擬招解以憑審究庶使刁風少戢善行不致湮沒并將王年鶴是否生監先行查明報奪如再含糊徇延本都院定將該府州先以罷職不職糾參并提司府州玩承寃處決不寬貸慎之速

雍正四年十一月

日

爲再行嚴飭河兵事

照得河兵日支錢糧與營兵無異營兵食糧則常操河兵日糧則當做工乘此冬月之時例應日堆土牛且沿堤水溝狼窩獾洞鼠穴並堤土鬆浮之處亦應不時補築方免曠玩之咎今豫省河兵逍遙河上竟若無人約束者本都院前日公出兌漕經由堤岸並無一處做有土牛節間或一二堆俱低小不堪本都院留心訪察查得各處河兵不但並不做工每日聚賭嬉游在街強買什物稍有拂意羣起而譁居民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銜

敢恕而不敢言怨聲載道一至有事衣冠而至堤上惟手執一柳棍指點堡夫而已稍不遂意即提棍亂打嚴然一督工之人並非做工之人殊可髮指本都院除現在訪實俟開印後提解轅門究革該管廳汛叅處外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廳印汛弁各將所轄河兵嚴加約束不許生事擾民亦不許聚賭一室仍照江南河工成例每兵三名每日取土一方勿得任其曠玩如土不足即行重懲該道亦須不時嚴查毋負兵備之職仍太

書告示張掛凡有河兵之處通行曉諭如再有聚賭強買等弊許鄉地被害人等立稟地方官飛報本都院以憑鎖拿解轅盡法痛處倘廳印汛弁毫無約束任其肆行該道即行揭叅該道通同狗隱一經本都院訪查得實并叅不貸慎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慎之慎之文到先取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銜

爲飭知事

照得本都院恭屬

簡命昇以巡撫重任總理通省

欽部事件以及錢穀刑名并題咨大案不厭周詳務必聘請幕賓共資檢校查核應聘之賢俱係本都院夙昔交好其人品行誼素所深信本都院又量桂性成永淵時惕賓主之間晨夕盤飧相對彼此交相勸勉惟祈不悞

朝廷公事但幕中友人遠去鄉關各有衰親在籍家書自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全

應時通惟因

功令森嚴關防謹密一應閉口封函碍難投遞近有友老母在籍病故從數千里外遣人報信而格於巡捕號房幾至不聞似非

朝廷以孝治天下之意亦非本都院所以待朋友之道本都院體恤備至合行立法飭知除飭知祥符縣遵照外合行曉諭爲此牌仰巡捕官暨掛號房知悉嗣後凡有本都院幕友從原籍寄來家信婉言請令寄書之人親赴祥符縣衙門將家書投遞該縣拆驗明白

備文申送如敢違悞查出定行嚴加究處不貸特示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全



爲通行飭知事

照得紳爲一邑之望士居四民之首必須品端行立爲鄉里推重斯士庶奉作楷模而風化於焉無阻本都院蒞任之始即以士習民風爲念留心訪查但善善之心不可不先於惡惡故於各屬凡有淑身自好者分別獎勵復出示廣爲勸諭許令惡人改過自新寬其已往諄諄教導不遺餘力恭逢

聖明在上聲教四訖正斯民有耻且格之時乃不謂猶有

冥頑梗化如癸卯科文進士王轍者訪得王轍爲諸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文

生時品行不端鄉黨不齒及中進士愈肆猖狂雍正四年二月內監生胡虞義與監生胡大林叔姪爭產互控陳州批項城縣查審轍令伊族武生王甸極包攬其詞說明胡大林謝銀一百兩先交二十兩後因親友處息大林不肯給銀轍因生員王弘霏在大林家教書於本年十月十九日假寫弘霏之字誣大林至霏家轍令家人李三胡經將大林騾子奪去口說作銀三十兩還要找足又占隣人徐應運熟地一段應運親領佃戶犁回至今應運不敢安寢又令伊伯

武生王允葵侵占王天壽地畝又武生王允葵仗伊姪王轍進士之勢驕占生員于嗣哲地畝計訟數年至今不結此本都院訪查確實者其餘劣蹟似此類者不可枚舉鄉愚畏勢飲恨吞聲受其魚肉者莫不切齒業經本都院特疏

題參請

旨將王轍革去進士並武生王允葵王甸極各革衣頂提

問在案合行通飭爲此票仰該司道官吏照票事理卽

轉行所屬府州各縣出示曉諭凡在豪紳劣衿勢豪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文

土棍各宜以王轍等爲鑒改過自新毋得怙終不悛致干參究各地方官及教官均有父師之責如不嚴加約束勸導一任此輩猖狂遺害地方一併揭參仍飭將出示曉諭緣由並貼過處所出具遵依造冊報查毋違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日

為再行嚴飭修理墩臺嚴查保甲以靖地方事  
照得墩臺為稽查奸宄之門戶保甲為防微杜漸之  
章程舍此二件盜賊公行民不安堵縱有別項德政  
惠及羣黎均不足以報循良而書上考也我  
皇上念切民瘼勵精圖治欲使民安必先盜息盜不息則  
民不安也

上諭詳詳至三至四又

特簡巡察使之端理此二事何等嚴切本都院查得各省

墩鋪俱皆煥然一新各省保甲又復稽查嚴密此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卒

事件一省舉行各省俱當齊應一處整頓各處俱當  
效法否則盜賊流通彼為之驅而此為之納也豫省  
墩臺保甲申飭幾至額禿勸之不行則必法以繩之  
保甲廢弛如陳州蔡牧唐縣周令已經

題奏惟墩鋪一項尚未料劾宜乎共睹共聞必引為前  
車之鑒矣豈期置之度外竟如下愚之不可移視為  
具文且謂居官之不在是如洪縣修武桐栢等處墩  
臺潦草保甲未行惜已經離任而署事之員又視為  
不切已事五日京兆以待後人而已諺云做一日和

尚撞一日鐘既署此邑之事而慢不經心其何以自  
問又將何以告人然而本任已自爾耳何有於署事  
之數日本都院又多此一段招尤也揆厥由來其咎  
不盡在州縣舟楫既具必藉長年騷擾雖良不忌鞭  
策使知府知州果能雷厲風行即疲玩屬員亦知警  
惕如徒藉本都院一人為之大聲疾呼則上行一牌  
票下具一遵依而已於事易有濟哉除訪查糾參外  
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  
飭所屬應修理者速行修理應編查者速行編查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卒

管府州仍不時督催稽察毋致懈怠倘催之不行即  
大破情面立即揭報如既不行催又不揭報本都院  
並無別法再能奉勸也諒之毋違  
雍正五年正月  
日

爲嚴飭事

照得盜案獲賊必先追起贓物贓經主認方爲此案確盜如贓非失主原物卽詳請保釋比捕另緝確盜畧有影射疑似卽當細心推究務得實情勿得恣意酷夾致斃人命至於命案稟報到官例應通報飭審倘無正兇候批勒緝凡身膺民社者諒必知之深而聞之熟矣無如有靈寶縣知縣梁昌年青境內居民姚紹諦家被盜獲賊陳弘福趙金洪劉心榮等三名又續獲劉漢臣一名劉心榮等三犯市報患病卽報撫豫宣化錄卷之三十一 奎

病故而陳弘福一犯患病病故報文又係一日換到顯有酷刑致死情弊又邵琳繼妻劉氏帶有兩子被入背綁土寨口鼻棄置東關趙姓枯井之內次日救起長子已死次子被救得甦井至家人及鄉地稟縣該縣並不緝究亦不詳報視盜案如同兒戲而酷刑連斃三命視人命漠不關心而任意譴壓不究似此草菅人命慘酷已極斷難一刻姑容據司道暨陝州詳揭本都院已經糾參請

旨嚴審究擬在案合行飭知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

理卽便轉飭所屬嗣後盜案必起有贓物方爲確盜不得滋意酷刑斃命命案亦須通報勒緝確兇更不得任意諱匿如各州縣不以梁昌年爲鑒遇有前項情事該府州訪確立卽揭報慎勿待本都院查出並叅各宜凜遵毋得泛視自貽伊戚文到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十一

奎

爲再行嚴飭創懲捏傷誣控唆訟詭詐以息刁

### 風事

照得借命詐財法所必懲捏誣唆訟罪難寬恕屢經嚴禁而刁風至今未息皆由地方官罷軟所致或視爲屍親而不加之以法或恐其上控而故聽其所爲或檢驗未明而認案不確或只求無事而草率完案視屍親一紙攔詞卽奉爲靈符實錄以爲又完一件公案矣死者之含冤生者之受累俱不之顧如此而曰我地方官也我民父母也愧乎不愧不知人命案

海錄宣化錄

卷之三十

七

件只要認得真切先行細心檢驗屍傷不致刑房件作作獎再訊當場確實供詞不許旁人訟棍挑唆除真正謀故毆殺律應擬抵者按法審擬招解外如短見自盡及醉餓患病跌躄身死等人命鄉地具報到官不論風雨立即親詣相驗查明果無別故卽刻押令屍親掩埋如敢借屍居奇或捏傷誣告或受人挑唆或擇肥而食希圖詐財卽行一面通詳一面嚴審務必究出主唆之人分別按法究擬使彼罪無所逃卽畏罪具攔槩不准其息結法在必行則刁民不敢

借端生事而唆訟之徒亦不敢鼓其簧舌矣若一味

因循只求無事爲安穩則無故受詐彼產蕩家固不必言而惡棍效尤刁風日熾此皆庸懦之吏釀之禍也近據息縣詳楊玉彩昏暮醉歸泥途路滑跌撲身死屍妻屍子並不出控惟族侄楊燦聽信楊玉美主唆模糊捏告及驗無傷痕當場定讞而楊玉美搶先爭辨及將楊玉美鎖押取保繕詳間隨令屍妻屍子具攔求結人命何事而起滅自由惟意欲爲倚相驗不慎則擇人而食路整不滿不休如得其情則以一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七

攔完局以衙門爲射利之藪以官長爲挾詐之媒豈國法所許乎等情到本都院據此除批捏傷誣告倚屍訛詐及至究審復具攔詞起滅自由此風最惡該縣力能創懲以息刁風殊屬可嘉記大功一次仰按察司速飭嚴審捏傷誣控唆訟實情分別律擬招解訊明無干先釋外合飭通行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通行所屬嗣後人命務須細心如法相驗凡有捏傷誣告唆訟詭詐者卽行重懲若至究審畏罪具攔起滅自由槩不得准其息結使屍親訟棍咸

知儆懼以息刁風本都院卽照息縣一例記功倘似前罷軟該司立即揭叅慎毋瞻徇文到卽大書告示通行曉諭仍飭將貼示處所遵行曉諭緣由具文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二月

日

爲再行嚴飭事

照得士君子學古入官當以砥礪廉隅爲首務清剛能公公則生明此一定之理也不但才具平常者固當茹藥飲水卽才能肆應者亦宜清心寡欲我

皇上至聖至明澄清吏治選擢正途正有志之士彈冠相慶之日各宜奮致青雲爲

盛世祥麟爲高岡鳴鳳豈可甘心不肖以賄焚身近口官場中盈千累萬之虧空諒無其膽矣吸血吮膏之貪污諒無其事矣况科甲中人半由寒士出身節儉樸

素是其家風非比膏粱子弟統袴兒郎肥馬輕裘惟藉父兄之餘蔭饌金炊玉不知稼穡之艱難僕從如雲家口累百然而又有一種毛病不得不爲諸公言之漢人任內多用親族或以手足而充奴隸之事托以腹心或以子弟而作內幕之賓任其喜怒甚至女婿嬌客也而無事不管郎舅內親也而無惡不爲更有封翁而下侵子權囑貪教誨夫人而外兼官政雷厲風行房師座師所薦之長隨皆視一官爲孤注母黨妻黨所推之親戚咸以轉斗爲居奇然幸而此輩

器量褊淺者多才智高明者少不敢妄作狂爲却恨  
掂斤播兩六錢則畏縮首尾小錢則算及錙銖或買  
物而多扣秤頭短給價值或詞訟而單管准狀并賣  
貪差或下倉而需索陋規或拆封而偷竊銀錄或管  
驛而扣尅楚料或管印而勒取小封此等陋弊指不  
勝屈內中或侵損於本官或累及於百姓狗偷鼠竊  
視之則事若無妨日積月深按之則賍必滿貫在本  
官或經介自守而身外茫無所知或溺愛不明而署  
內縱其作惡且有明知其非而情有不得不隱忍者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六

甘受其敗而勢有不敢不委托者清官至此難爲矣  
好官至此不能自主矣本都院不得不爲諸公危也  
外又有世家宦裔富室後賢居鄉時反得裕如到任  
來更覺拮据其平日眼孔原大視財原輕千金養廉  
數百餘稅寧當得大手段人一時揮灑立志圖上進  
者必從家鄉囊金裹糧而來以爲任所補補所以有  
宦成而素封之家反致空虛者然官或知自愛不敢  
貪饕親族子弟亦屬矜高不致鄙屑而豪奴悍僕嫖  
賭爲生之徒安能受此清苦鮮有不敗法悞公者且

此等世家富室自奉固豐不但飲食服飾而已器具  
必求其美脩居室必極其奢華而且參朮不離奇方  
必購清音悅耳斷不可無美色銷魂却不可少尚有  
談星相面之士朝夕相陪岐黃古董之流時常在側  
官卽不貪不取而能免此輩之不求大老官轉薦不  
向大老官抽豐者耶此雖簷前之喜鵲其實映內之  
蠹魚本都院又代爲危之諸公自思果能出此窠臼  
不受牢籠此卽當世之大英豪大人物否則內有一  
二語切中諸公之病讀本都院之數而觸目驚心防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六

微杜漸未有不霍然而愈者倘仍怙終不悛則二豎  
已入膏肓扁公亦當却走矣豈不殆哉合行通飭爲  
此牌仰該司道府州縣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  
屬一體留心寓目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鄙官場之  
惡習力回仕路之頹風則當此

聖明極盛之世豈止一歲三遷而已哉望之望之

雍正五年二月

日

爲再行嚴飭匿命以重民命事

照得人命重情一經告發到官例應通報嚴審究犯究抵如或脫逃亦卽勒緝務獲庶究徒不致漏網死者亦免含冤豈容任意諱匿而無隻字報聞乎乃不意署汝陽縣事遂平縣知縣魏玉相將革職繆令任內曹均等謀死曹明一案通同隱諱俱未詳報直至離任之後方始移關接任官代報似此玩視人命溺職已甚據司道府詳揭已經

題奏請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一百

旨 在案合行飭知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嗣後命案一經屍親告發者立卽檢驗錄供通報候批分別飭審緝兇按律究抵不得任意隱諱如各州縣不以魏令爲鑒仍敢諱匿該府州訪確立卽揭報慎勿待本都院查出并叅各宜凜遵毋得泛視自貽伊戚

雍正五年二月

日

爲再行飭委盤查以嚴虧空事

照得豫省常平義社新建等倉以及賑穀捐穀清米易穀二百萬有餘我

皇上庸慮宸謨務期實貯一有急需用之不竭故首嚴虧空不容短少糶粒昨又奉有

諭旨何等嚴切凡有知覺能蠢動者莫不食生畏死況垂紳搢笏之士乎俗諺謂人則願其生男爲盜祝人則願其生子爲官及至釋褐登

朝爲父母者之願望亦副矣爲祖先者亦可以含笑於

撫豫軍化錄

卷之三下

直

地下矣乃一至虧空問擬侵欺與綠林萑苻之輩同一駢首蒿街不幾諺之祝人者卽詈人乎以顯親揚名之人忽而目之爲盜戮其身以辱其父母孝何在耶忠何在耶豫省各屬自本都院在布政司任時以至陞授巡撫四年以來耳提面命者亦已久矣嚴檄申飭者亦已屢矣不肖叅追羈身囹圄累及妻孥戚黨者亦已有人矣諒諸君子各知儆惕同惡盜各所謂侵欺虧空者似可無慮此矣但虧空之弊多端不止監守自盜或兩漏而漸至霉灰或氣蒸而結成大

一塊或民欠不還而虛出倉收或家人作契而折收貼一物或管倉之人私偷羅賣日積月深以致虧額或平糶之時那用價值久假不歸以致虛懸或因人捐納而折收銀錢或領價買穀而尚存銀兩或兩官交盤而私自抵折或留麥不易而希圖借民種種陋習皆不勝屈如此等事全憑該管府州不時覺察盤查或不致因循偶犯近日之府州如令所屬羅賣倉糧餉送入已者或無其人矣抑勒新官接收虛出印結者或無其人矣素取盤查陋規通同徇庇者或無其人矣而求其不顧情面實力盤查者絕少不過因屬員進見之時假作笑容而囑之曰近日

功令森嚴上司刻薄諸公切勿虧空拖累及我在屬員則應之曰太爺只管放心決不敢累及而已然能如此一叮嚀者即賢郡守良州牧也恐視之若不切已事否則怕得罪人一言不發者比比而是甚而聞有虧空一亦甚代為着意初則嚴檄行查及至屬員具稟求寬或到郡面懇即令其速為措補又復代為掩飾而求其據實詳揭者更難其人是不得不責在布政司糧

道矣是不得不設法調盤調盤之後再盤矣合行飛飭為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移會糧儲道將該道應盤何處南汝道應盤何處八府七州應各調盤何處逐一詳報以憑批委飛即分路盤查不得預為通知務期排順路程親身按臨逐廠量算如有升合虧空或變色霉爛僅存銀兩別物者即行揭報並該管之府州并從前委盤出結之官一體並揭其有私借與民或詳借未還捏出倉收者開明具揭並將領銀新建之廠座是否如式照數一併勘驗必須大破情面毫不瞻徇盤過一處即便具結造冊先行徑報本都院查考再一面分別該管倉糧移送司糧核明該司隨到亦即將結冊申送不得任意玩避承等齊彙送以致經年累月尚無結冊至於庫貯錢糧并難稅銀兩除並無分年帶征歲內全完之州縣外此時正值那新掩舊之時亦必順便清查稍有絲毫無着或捏稱民欠者並行揭報委官務必輕騎減從沿途不得索取供應騎用夫馬并約束隨從衙役家人廚役門子馬夫人等不許私毫侵擾倘敢私索



門包冊費以及過山小禮等項本官立即自行處死  
仍卽具報倘本官毫無覺察或明知故縱經本都院  
查出定作本官婪賍題參決不少爲寬假如委官盤  
查不實出結之後本都院隨卽另委盤查一有虧空  
卽題請着落委官獨賠愼之要之道員從無盤查州  
縣倉庫之例但守巡二道俱係

皇上特簡之員本都院素仰其廉正不徇情面不圖做好

人故爾飭令詳委母負本都院委任之意藩司糧道  
宜總其大成加意詳察留心體訪如有委員怠玩或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徇情掩飾亦必卽行揭參定限兩個月內將通省倉  
庫徹底查清具報倘因循苟且責有攸歸除並叅外  
仍提怠玩經承按法重處各宜愼之勿以本都院之  
言爲河漢也

雍正五年二月

日

### 嚴飭事

照得人臣之分一經委贄事

君自當致身竭力况受

恩深重比衆不同卽報効少疎罪當萬死豈坐視悠游而  
能無媿於心乎小丹河百泉等水濟運澤民關係甚  
巨奏動

皇上帑金數萬務須上下同心及時趕築以告成工乃竟

委之一二雜職微員而若道若府若廳若縣毫不經  
心催趨日久時長工無一二豈不知天時難得汎水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卽來上流既發土壩安能抵禦勢必漫溢冲潰而下  
流從何施工將來大工不成而該道府廳縣從河御  
責必至特疏糾叅身家盡棄而後悔者此愚人也豈  
有志之士乎本都院訪得小丹河自武陟縣交界起  
至修武小寨村止工長二千丈僅委一典史朱楚玉  
承挑面寬少二三四五六七八尺不等深少三四尺底  
少一二尺不等夫不足四百名修武縣小寨村起至  
竹禁村止工長一千丈委驛丞陳大章承挑內有五  
百餘丈面寬少三尺六尺八尺九尺不等深少三四五

尺底少尺餘不等其四百餘丈方始開工夫不足四  
百名竹禁村起至高村東止工長一千丈典史俞聞  
善承挑內八百餘丈面寬少七尺及一丈二尺不等  
深少四五尺底少一尺不等其一百餘丈尚未開工  
夫不足五百名高村東起至東長衛東止工長一千  
丈巡檢陳文機承挑內三百丈面寬少七尺五寸深  
少四尺五寸底少四尺不等七百丈方始開工夫不  
足五百名東長衛東起至修武縣南關止工長二千  
丈大使章坦承挑內八百餘丈面寬少四尺七尺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車

一丈二三尺不等深少四五尺不等其一千一百餘  
丈尚未開工夫不足二百名即此五員承修之工如  
此各處工程可知而且每工照料工程之家人衙役  
不過三四人夫役或高卧或閒談一日之內未做半  
日之工似此耽悞所關不小除另委員分頭查催外  
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將雜職  
微員停其挑築另委屬印大員赴日挑濬該道府亦  
不得深居簡出竟視為不切已事况小丹河等處地  
方官奉

青據選熟諸河務者調補原當責成廳印並非典史巡檢  
之事而各縣知縣並無一人到工亦無一人領帑承  
築殊所不解該道府尚自謂調劑得意乎本都院特與  
該道府約務必親詣河干上緊督率巡查勒限文到五  
日內如式完工本都院不日親到武陟陪祭

河神順途查閱如此時尚未完工做不如式決不止將  
雜職微員各斥定將該道府嚴參此時悔之無及此等  
檄文套話止可加諸惟法是繩非刑不畏之人至於  
受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車

國深恩力圖報効者諒不俟本都院之諄諄然本都院  
必預為告知可知其非套話也慎之毋忽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三月 日

飭委事

照得百泉小丹河兩處工程已據河道稟稱銀兩盡行發給自應作速興工迅修趕築勒限完竣放水濟清誠恐督修承修各官怠玩從事或做不如式致悞漕運關繫匪細該協道熟諳工程日下尚值大工稍開之時合行端委為此票仰該協道照票事理即便束裝自小丹河斗門以下直至獲嘉並輝縣百泉沿途應修工程逐一親詣督催務期遵照原估丈尺一樣寬深限於十日內具報完工候察告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

東

河神

欽差大人按臨本都院親往陪祭之時順便逐一親勘其勤緊做工如式修築並怠玩從事做不合式者該協道先行分別稟報候本都院臨工查驗亦即分別獎

賞

題恭慎之速速

雍正五年二月

日

為通行飭知事

照得縣令一官躬膺民社本任內固當潔已奉公即署任內亦不宜改操易節不意有密縣知縣莊歆者於署魯山縣任內有監生高紹元為寵妾休妻一案得銀四十兩隨包四兩典史許國根過付罰高紹元蓋造把總衙門以結斯案又監生李漢為家中防賊因在本院內洗打烏鎗悞傷張孝命案又得銀一百二十兩屍親張有才得銀一百二十兩具攔和息領屍埋葬魯山縣知縣黃淇並不通揭止將典史許國根通賄玩法揭報汝州又將莊歆得銀一百二十兩具稟汝州汝州知州宜廷樞又不查明轉揭將黃淇揭內通賄玩法四字改為生事招搖四字轉報南汝道曲為莊歆開脫似此貪婪溺職各員業經本都院特疏

題恭候

旨職提問在案合行飭知為此票仰該

司府官吏遵照

票內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州縣并各首領佐雜等官各將莊歆等引為前車之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毋

得再蹈覆轍以致身家性命均在不保倘若茫無營  
惕一經訪查得實本都院鐵面無私定卽  
題叅決不寬貸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三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車

爲再行條約事

照得欲難民困先整官方未有官方不整而民困得  
甦者也本都院自蒙

聖恩簡畀巡撫以來凡於屬員開誠勸誠務爲清廉仁愛  
之官勿作苟且貪污之事至再至三至詳至盡不知  
者視爲上司禁約屬官使之手足無指其知者當謂  
爲朋友忠告善道引之共底於成苟能如本都院之  
言時時警惕刻刻提防則不但現在之功名可保將  
來之富貴無窮論其制品則居君子之流考其存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車

又在仁人之列何懼而不爲倘若陽奉陰違希圖鼠  
竊狗偷品行心術俱不足言矣斷不能逃於叅劾免  
於刑誅遺父母以危爲子孫之累兩者相較孰得孰  
失無俟高明者決之矣雖或上司之耳目可欺

朝廷之法網可漏行險僥倖於一時竟有不致於敗壞決  
裂者然亦當思天地父母之生我固當如是乎鄉黨  
親族之望我舍此無所希幾乎不做貪官本身卽無  
飯喫子孫卽作餓殍乎如做貪官便可長享田園之  
樂世世子孫昌吉乎胡弗從而審思熟計之也如敢

上司贖貨賄賂公行盈千累萬之餽送迫之不得不  
食日削月朘之誅求使之不得不取將謂盡非爾過  
尙或有說之辭試問通省上司中尚有此等無耻要  
爾一錢者乎卽或有之爾等何難明目張膽而言之  
乎本都院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爾等不過以爲好官  
多得錢耳取之於民無過錙銖聚之於我便成塊壘  
故不論士民無分書役凡有可以假公濟私損人利  
己者莫不刻意請求留心剝削前官裁去一件以爲  
不與後人留餘地上司革去一條以爲偏與屬吏做

撫憲宣化錄

卷之二十二

五

寬家竟視爲己所當得分所當有者吾甚不解其何  
心也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孟子曰鴟鴞而  
起萃草爲利者跖之徒也此兩句書童焉而習之無  
人不爛熟於胸中豈服官而遂忘之乎蘓子瞻云天  
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小  
民取非其有則謂之盜充類至義之盡而官之取於  
民卽不謂之盜乎此孟子所以謂爲跖之徒也清夜  
自思亦當愧死乃敢打鼓升堂排衙喝道直手而受  
立者卽是過贓之吏匍匐於堦前者無非出錢之人

有何面目相對乎天下豈有爲父而攫子之財爲  
而奪兒之食而不赧然於中者乎將本都院所訪各  
屬陋弊條分縷晰爲爾等告之

計開

一催糧之里書單頭坐差收糧之庫吏經承櫃書傾寶  
之銀匠每年終點充時各有規禮久經禁革在案而  
各屬陽奉陰違仍有私收入已者

一叅充典吏點充皂快頭弁不論其人之能否惟錢是  
取點充之後而欲禁其壞法貪賍其可得乎通省竟

撫憲宣化錄

卷之二十三

五

一無一人知之者

一新官到任衙內鋪墊什物名曰填舍久經禁革而各  
屬仍有安享無愧者

一新官到任及年終更換轎傘執事鐵筒架硯等物久  
經禁革而各屬仍有取之於民者

一修理衙門不許白役工匠白取民間草木磚瓦等物  
而各屬仍有派之里地竟不給價者知府同判衙門  
亦然

一本官生日如果平日恩惠及民民知愛戴聽其赴衙

叩頭慶祝而已乃有借生日各色往里地派錢每人  
二三十文一二百文積少成多徵收入已者

一日用薪米肉食柴炭等項并地方土宜久經嚴禁而  
各屬仍有白取竟不給價或給價而恣行尅短者

驛站草料久經嚴禁不許派累斗頭行戶飯店等給

發官價而各屬仍有不遵竟行派之店戶買交除不

收官價外每斗尚須補貼原差錢文令其代買交納

者

一驛馬遇有疲瘦病損者或發給牙行另換好馬或發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給里書人等另換好馬每匹交價至十餘兩苦累不

堪者

一徵收錢糧濫加火耗紳衿上役不令與民一體完納

任其減輕而取償於百姓小戶令完制錢每銀一分

完錢十四五文至二十文不等苦累貧民毫不知惜

者

一民間荒地果有已墾未報地方官自應勸令報出陞

科如敢欺隱查出按律治罪地畝入官乃有因查欺

隱地畝竟令里書按地一項加派十畝糧銀縱役滋

苦累百姓者

一辦解白蠟木杆繫開銷正項錢糧官爲買解乃有派

之於民并運腳收費亦繫民出冤苦無伸者

一採買倉穀俱繫照部價發買仍有短價分派鄉地衝

役代買交倉苦累及民者

一常平倉穀春借秋還照例每石加息穀一斗而已乃

有違例加息至二三斗不止并令尖量踢斛凡拋撒

斛外之谷不許借戶收回盡收入倉者

一應錢糧等項冊費久經核定裁四存六令地方官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五

出脩以給司道府經承飯食紙筆之需乃並不遵依

司道府經承仍行濫索派累及民者

一民間過割地畝竟有分上中下戶每畝勒索銀三分

二分一分五釐不等飽官貪壑稍不如意卽不許更

立戶名濫差催索者

一衙役各有經制數目倘不敷差遣應遵例詳明召募

聽民情愿乃有每年令里書鄉地舉報擇肥而食百

姓畏懼充役營求買脫賄賂公行者

一經制衙役之外各衙門俱有掛名書役卽門子馬夫

禁卒斗級門軍餘手等役亦有掛名竟不上班官免點卯每名得銀二兩四兩不等者佐貳首領教職衙門亦然

一民壯每縣五十名俱動正項錢糧給以工食乃有仍令鄉地里書舉報一年一換輪流當差官將所領工食收入肥己者

一採辦河工料物俱繫官給價值照民買運乃仍有派之里地者

一民間車驢船隻久經嚴禁俱令照民間價值雇用乃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吳

仍有派累里民行戶不給價錢或給價短尅者

一民間桌椅床凳等物并各行舖什物俱不許借用久經嚴禁在案乃仍有借用久假不歸者

一鞭春祭祀俱動正項錢糧官爲買脩乃仍有派之行店里民屠戶苦累不堪者

一各色工匠俱令照民間價值雇用仍給飯食乃仍有白役或止給飯食或併飯食不給者

一民間里夫久經嚴禁非公事不許擅動乃仍有用民夫搬運所置私物者

一內衙并馬房夏間搭蓋涼棚仍有取民間椿木簾箔柳枝等物者

以上各款或歛錢入已吮翳脂膏或不恤民艱誅求無厭豈不知到官者一分則里下派取者已至十分紳衿衙役不敢過問祀生樂舞亦免苛求惟此一二小民剥皮割肉以供窮奇一事未完後派又至甚至有賣妻鬻子棄產逃荒或逼而爲盜爲匪皆由貪吏之所致此等窮民不敢往上司衙門告發爾等恃爲無恐獨不見封使君辛時變虎其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吳

謫難逃廬州帥焦湖作獺人言可畏耶本都院不惜長篇累牘大聲疾呼惟望諸公見之聞之如當頭棒喝急急回頭倘執迷不悟怙過不悛如蒼蠅之趨沸羹飛蛾之投炬火不死不休本都院亦無可如何矣司道府州既不能防微杜漸於前又不肯刻欵揭叅於後恐亦不免爲伐檀君子所笑合再通飭爲此牌仰該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一體寓目毋違

雍正五年三月

日

為通行飭知事

照得知縣一官身膺民社辦事宜勤乃有盜案竟不查緝逾限又不詳報如涉縣知縣黃大成承查李從謙被盜強竊例限已逾始行報到以致駁查不及則怠玩之咎斷難姑寬業經本都院特疏

題恭請

旨

司府道州

官吏遵照牌內事理

即便轉飭所屬州縣等官各將黃大成奉為前車之

鑒凡

無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頁六

欽部命盜重案毋得怠玩從事致干叅處務期勤緊辦完

依限早報若茫無警惕則本都院鐵面無私扣限嚴

叅後悔無及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三月

日

為飛飭事

照得小丹河工程關係漕運民田兼之時將入夏雨水卽至自應作速償修尅期告竣豈意懷慶府將一萬餘丈大工盡委雜職微員分挑每員名下承挑一千丈至二三千丈不等各微員家人衙役不過數人照顧不及告竣無期前經檄飭該協河道並懷慶府速將微員掣回另委廳印大員上緊備築無如該府仍行徇庇並不掣回止將寧郭驛驛丞陳大章工派令溫縣知縣劉大觀幫理河內縣大使章坦工分給濟

無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頁九

源縣知縣湯權承修一千丈署修武縣縣丞魏士健

工分給原武縣知縣嚴良承修一千丈尚有孟縣典

史俞聞善邵原關巡檢陳文機河內縣大使章坦原

武縣典史丁翔鳳仍各承修一千丈修武縣典史姜

履其承修一千丈三百二十餘修武縣縣丞魏士健

承修二千丈以上各工所少丈尺甚多各員顧此失

彼萬一遲誤關係匪輕卽將微員盡行斥革追索賠

修究於工程毫無濟益若不責令該府接修將來終

難告成如微員已將所領錢糧侵肥花費亦卽著落



該府衙賄賂賁有攸歸而工程亦不至遲悞矣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河道官吏照牌事理文到立將小丹河各徵員工程盡行責令懷慶府接修勒限五日內報竣該河道不時親詣查驗務期寬深底面丈尺與原估相符方爲合式該河道出具保結申送以憑會同副河院親臨驗收該河道徇延並參不懲慎之慎之

一雍正五年三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事

爲再行嚴飭慎重監獄以防疎虞事

照得監獄重地固當防範謹嚴斬絞重犯尤宜小心錄錄倘門柵堅牢時加封鎖墻圍高厚多種棘荆并多撥禁卒更夫民壯鎗手不分晝夜內外隄防人犯何由而越獄反獄哉本都院披閱各屬所報越獄反獄之案俱有病弊或乘印官公出或乘新舊交代或乘佳時令節或乘風雨晦冥此皆人不及防之時也至於越獄反獄之犯皆係強盜此又有故強盜必多夥黨捕役仰其羽翼強盜之反獄越獄未有不由於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事

捕役打通也提牢禁卒係捕役同衙門熟識之人捕役爲之說合擔承則提牢禁卒卽爲之裏應外合矣以故越獄反獄之案賄縱者多不覺失囚者十無一二且有禁卒故將頭顱打破飾作被囚打倒之狀更有同班禁卒實不知情內止有一人賣放一加嚴審鮮不得情地方官避忌處分明知係禁卒得錢賣放必代爲掩飾仍問不覺失囚牢不可破致使禁卒胆大包天此皆庸吏畏懼處分之所致也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卽便轉飭所屬

署將監房苦蓋完密欄門戶裝錠堅牢墻圍加築  
高厚墻頭佈種荆棘務多其重犯嚴加鎖鍊錄  
錄不許鬆放未晚收封辰時放飯印捕各官時常親  
詣監內查看吏目典史朝夕必至更於公出交代節  
令風雨之時卽半夜三更亦須親至監中稽察一應  
閑雜人等不但不許放入並不許在監門窺探不論  
輕重人犯一概不許剃頭再監內刀棒磚石等項凡  
可以殺傷人并敲開鎖鑰接腳上高之物槩行查點  
卽押禁卒搬出不許留放一件在內且人犯常用磚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臺

石枕頭尤當嚴禁官爲給草枕換出至於鑰匙更爲  
緊要有用者俱令常帶在身無用者卽行燬棄一切  
輕罪人犯不得濫收入禁如能於監中捐資多蓋房  
屋分別內外輕重男女此又仁人君子之事賢有司  
之所爲不妨具報本都院定當刮目倘仍因循苟且  
慢不經心一有越獄反獄事犯不論有無拿獲本都  
院先將印捕各官照溺職例題叅摘印其提牢禁卒  
人等另委賢員嚴審務得買通賄縱確情嚴加治罪  
使之無所瞻徇至委員及司府州不審出實情原廳

刑縱草率轉詳一經本都院自行審出立即並奏本  
都院不惜諄諄告誡慎毋視爲具文自貽伊戚文到  
先取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閏三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

臺

爲嚴飭事

照得強盜不論得財俱當斬決竊盜贓必滿貫始擬絞監候其情罪之輕重不啻天淵不可不慎若不嚴加詳辦一任事主捏報疎防期屆必致題奏捕限其嚴必加勒比捕役被比不過只得將竊賊拘拿到官燕塞比限官因係泰過疎防之案不敢再向竊案一邊審擬務令招承大盜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勢必裁贓買贓教唆口供扳累無辜斷鍊成獄諸弊叢生不可究詰及至解審人犯畏懼再夾只得依樣招承永

撫豫宜化錄 卷之三下

夏

問各官又不詳審細察依樣照轉南山可移此判不易一經題達

部覆

命下不數月而駢首蒿街矣冤魂不散必至追尋捏報之事主錯審之問官冤冤相報事所必有事主其尚能昌盛乎問官其再能發達乎然此尚屬一家細事萬一上干

天和釀成災殄爲禍不小遺害無窮如此看來事主豈可以竊爲強問官豈可不加詳察乎地方官諱匿盜情或

以強作竊固干嚴譴而事主以竊爲強或毫無影响捏報盜劫挾制官府亦當照例治罪以遏刁風然欲嚴盜竊之分必地方官先慎於始一聞報盜不論遠近無分風雨立即會同防汛單騎滅從飛赴事主之家先驗前後出入情形再驗有無遺下器械油捻之類再驗事主有無拷燎傷痕再訊地隣更夫救護人等有無知覺影響則是竊是強思已過半矣然後再加詳審事主雖役口如簧安能遁飾如云定例不許苦累事主則又不然實在強劫則事主報盜認贓之

撫豫宜化錄 卷之三下

夏

外自不得再有苦累若盜係捏報事當推求者原不得謂爲苦累也全在地方官認得確拿得定則公道自在人心定例豈可拘泥如地方官一味懶惰只圖安樂聞有民間失盜之事不但漠不關心抑且以爲害已不過喚鄉地一問委衙官一查給捕役一批而已強竊從何而辨虛實從何而分哉只得甘心忍受事主之挾制事主以爲縣官畏我居然自大因而人效尤刁風日長此皆各有司自貽之戚也合行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嗣

後凡有呈報強盜打劫者照檢驗屍傷之例務必印  
官親詣事主之家查驗出入情形遺下器械拷掠傷  
痕地隣口供俱填註通報文內若印官公出衙官先  
同防汛武弁親詣查驗一面申報本管印官印官同  
署仍行親赴再勘是否與衙官查驗相符亦即註明  
通報文內倘印官公出日久已據衙官報文通報同  
署再驗之後另文申報毋得違悞如習慣成性不可  
救藥或仍委衙官或竟不驗勘通報文內仍不聲明  
或竟將未曾目見之情形捏作親驗填報除概不許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五下

稟

取具是竊非強印甘各結希圖草率完案外仍將地  
方官照溺職例即於踈防疏內附奏并提經承解  
重究該府州若將不親驗情形之屬官徇庇不揭一  
并題奏本都院決不托諸紙上空談慎之毋忽此本  
都院披閱各屬頑矜劣監捏報盜案甚多故設此一  
勸一懲之法各屬亦不得因有此行遂將確係強劫  
之案故作情形不符抑勒報竊致干嚴例文到先取  
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閏三月

爲再行嚴飭事

照得盜案之處分定例原分城市關廂鄉村地有不  
同處分亦異久經嚴飭各屬凡報強竊盜案俱於文  
內聲明離城若干里字樣無如各屬並不遵依今又  
奉定例分別城鄉文武處分則初次通報與夫踈防  
詳內務須聲明方可着落捕緝以定叅處合再嚴飭  
爲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文到即便轉飭所屬  
嗣後凡報強竊盜案初次通報及踈防詳內務照定  
例分別城鄉字樣如再仍前踈忽官印於踈防疏內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五下

稟

照溺職附叅吏提重究決不寬貸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閏三月

日

為嚴禁恃強率眾搶割麥田等事

照得民間田土各有界限收穫之時各當照界釐割即間有典賣侵佔不清亦止應控官審理不得恃強率眾搶割乃有一等刁奸不法棍徒專恃強橫每逢田禾成熟或指地土界址不清或稱重疊典賣不明聚齊多人各持兇器肆行搶割以致彼此格鬥致傷人命各處皆然而河灘窪處無糧地畝為尤甚茲值二麥扁豆成熟收割在即除密訪查拿外合行飭禁為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文到即便飛檄所屬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真

各州縣嚴行出示曉諭飭禁如有地土界址不清重疊典賣未明者止許告官審理不得恃強率眾搶割滋事釀禍倘有刁奸棍徒不遵禁約仍蹈故習該州縣立即鎖拿解縣除盡法究處外仍將搶獲籽粒加倍追償業主倘該管地方不嚴加禁止查拿一經致傷人命定行糾參慎毋故違

雍正五年閏三月

日

事

為再行嚴飭查拿老瓜賊以靖地方以安行旅

照得老瓜賊兇惡異常奸險莫測初用同行同歇背勒擡埋之法後用在途劫殺改裝路死之法為害地方商賈不寧莫此為甚久經本都院備細揭出情形設令杜源絕流申飭各屬一體遵行查拿在案無如各屬奉行不力以致沿途殺害仇盜未明之案叠報連泰今又奉

旨向來河南有老瓜賊為害於往來行旅近見該省屢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真

圖財害命不知克犯姓名之案或係老瓜賊潛匿傷人亦未可定着巡撫田文鏡按察使彭祖新設法緝拿務除匪類免致拖累無辜等因欽此欽遵在案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司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將本都院前行編查保甲條內所載以及本年正月內所行杜源絕流之法逐一查出實力奉行倘各屬尚有妙法良謀可以絕其根株盡除匪類行之於本管邑中試有明效者不妨條分縷晰詳本都院按察使通行文武衙門一體遵照查拿足見上下相成

之德倘檄文行到並不留心寓目竭力施行惟發承行玩吏行一牌票出一遵依以完厥職本都院再爲不能查拿老瓜賊之兼轄地方各官設一勸懲之法如守巡道員一年內所屬地方無仇盜未明之案記大功三次府州管捕同判一年內所屬地方無仇盜未明之案記大功二次州縣一年內無一案者記大功一次道員一年內有七案者記大過二次府州管捕同判一年內有五案者記大過三次州縣一年內有三案者即照溺職例特疏奏革知府不同城照道撫豫宜化錄卷之三下

事

員記功過同城照同判記功過如所屬州縣一年內三案者道府州縣員仍於參溺職疏內附參其經承捕役民壯一年內有二案者飭提解轉本都院親行究比決不寬貸如有諱匿不報者照諱匿命盜例嚴參此係本都院得以按冊逐件考核者不比別事或可欺瞞僥倖漏網各宜慎之各宜慎之仍將如何奉行如何查拿緣由具文申報查考該司按季將各屬仇盜未明之案造冊報查均毋有違

雍正五年四月

日

通飭出示曉諭事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據陳州申監生鄭當時於二月初十日晚夜間爲打花鼓起釁與佃人高琰等吵嚷當時於十一日早至宅門喊京隨即傳訊據稱夜一有數十餘人從牆上跳入院內明火持刀撞門燒搶一家生命未保存亡伊見兇惡逃出稟報當即委捕廳帶領捕役飛往擒拿並令該監生補呈具報及該監生所補呈詞又指實係佃戶高寶兄弟率領多人門前放火復從牆跳入伊家手持兇刀聲言殺死伊

撫豫宜化錄卷之三下

事

從樓後跳出等語卑職見其所呈與在前口報之言不同隨即卑職前往查驗該監生家內情形其牆頭之草撥落據云係多人由此跳入其院門上插關之壓木及朽舊小門脫落據云係高姓等用脚踏其毀鎖據云係高姓扭折其燒破並在地衣服據云係高姓所燒雖據鄉地彭萬甫薛里有到鄭當時家當時之弟逢時口稱高琰兄弟放火燒其林楷搶去銀一千五百兩兩包衣服之供而細訊隣証人等止見其因打花鼓吵嚷經衆勸解及救火已畢各皆散去

不獨並未見高姓兄弟曾有進伊院內之人且並未聞鄭家院內有言及有賊一字卑職再加駁詰當時始行自供其所稟驗打落之門原係舊門破損自落也其所稟驗扭壞之鎖係因不見鑰匙自己打壞也其所稟驗被燒之衣服原係偶爾落地被燒及打花鼓所穿丟放在地也其所稟驗跳牆處牆頭上之草原係自己推落故草從內落外也其弟逢時所稱拾去之銀與衣服當時既供稱未失而逢時亦供實係兩家胡賴也再查被燒之秫稻去該監生住房甚遠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即燒之亦於該監無害高煥等何必作此無益胡爲且既經放火則該救多人斷無當衆人屬目之時而敢徑進人家公然搶奪之理是該監生以全無影響之事捏報重情相應詳請憲臺俯賜查革按律擬處等情到本都院據此嗣據該司詳除咨革飭審免擬擬合通飭曉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通飭所屬將鄭當時誣告個人高實等行劫放火咨革究擬請由張貼告示通行曉諭使通省之紳衿皆知以鄭當時爲戒不敢倚勢違禁誣控嗣后

有鑒空妄告生事擾民者俱照鄭當時成案一體咨革嚴審治罪決不寬貸稟之慎之仍飭將貼示緣由具報查考毋違

雍正五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三

功令事

爲嚴飭新舊交代不許再用稟帖以肅

照得倉庫驛站河工稅務正雜錢糧關係重大接任  
官自應逐項清查依限造具冊結申送如有虧空未  
清應開明款項數目據實揭報奏追定例昭若日星  
人當共曉乃近見各屬交代既不依限出結又不將  
舊官如何虧空如何短少據實揭報惟開一清摺具  
稟并差家人請示或親至省城請示殊所不解各項  
錢糧有司道分管州縣交代有府州督催本都院衙  
門惟舊官虧空則參新官勒指則參上司逼勒則參  
而已他非所知也此皆督催之上司中懷不肖意有  
偏袒假托本都院之言使舊官聽之竟有所恃新官  
聽之不敢遽詳是以紛紛具稟請示深可痛恨合亟  
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嗣  
後交代俱令限內查明除無虧缺者造具冊結外倘  
有絲毫顆粒未清卽行揭報如督催之上司偏袒抑  
勒一併詳揭以憑飛奏若有所畏縮或瞻徇不揭開  
摺具稟請示本都院卽據稟入

撫豫宣化錄卷之二十一

臺

并將督催之上司題參決不少有姑容各宜慎之文到

先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卷之二十一

臺



功令事

爲再行嚴禁各衙門書役在州縣招搖以肅

照得各上司衙門書役不過辦本衙門之事聽本衙門之差衙門雖有大小而役則並無尊卑也各書役得免本身門差已幸矣乃訪得豫省惡蠹一入衙門即恃爲護符竟同職銜狀詞手本則書某衙門書吏某人某衙門某役某人公然出入或在經過州縣招搖撞騙或在原籍地方惹是生非有等庸碌有司視爲上司衙役竭力奉承或送下程或送銀兩甚至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夏

開正門延見親自回拜聽其說情詐錢而且爭用空地告債票租無不瞻徇情面以致曲直不分小民被其魚肉各役遂忘其本來面目高睨闊步足高氣揚倘或少有拂意則一種酒肉臉皮變作牛頭馬面一張翻口舌慣能海市蜃樓使州縣官不得不懼怕不敢不容情卽有一二強項之吏受不得如此委曲者未嘗不欲詳稟懲治無如投鼠忌器之心人所不免更有一等不肖上司一聞屬員與自己書役作對外則咲顏可掬極口贊揚而內則挾恨懷仇代爲報

復并有愚魯而直率者卽形諸顏色口角之間不責

已之約束不嚴而曰屬官目中無我此所以屬官鈴口不言各役猖狂無忌也再各衙門書役甚多在衙門辦事應差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餘俱屬掛名幫貼並有足從未至衙門之中日從未識本官之面者在外更屬招搖地方官何從而辨卽一二在衙值役之人豈能在本官之前說長道短乎陰中暗傷乎本官稍加嚴厲此輩站立在旁亦必汗流肉顫有何權柄能害人乎如本官聽信其言護庇其人則其本官可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夏

知矣苟能密稟本都院當先去其大者也合再通飭爲此牌仰該司府道州官吏照牌事理卽便轉行各屬嗣後如有各衙門書役人等在外招搖撞騙說情詐錢立卽鎖解轅門審實按以大法定將拿解之州縣以強項保題如在地地方官告理詞訟與民一體審斷理曲而情虧者卽行責治倘敢把持抗違仍行解究各上司亦自嚴加約束毋得代役報仇與屬官爲難上

貢

朝廷下漸幽獨也如因此輩掛名彈章亦可置之

慎之

雍正五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二十一

奏

爲勸諭遵

旨盡首稅課以立品節以全身家事

照得君子貴立品節固當嚴一介不取之防小人知惜身家亦宜凜以賄焚身之戒況

朝廷國課豈容私徵商賈輸將豈容人已如豫省牙帖雜稅一項有老舊新增之名濫收者竭盡錙銖報解者無過什一接任者雖非自我作俑後來者莫不率由舊章竟視爲官所應徵之條已所當得之物從無一官爲之不染亦無一吏爲之報增可見廉介之難而君子之少也夫亦知品節卽從此而壞身家將從此而喪乎案准部咨欽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奏

諭旨各省稅課銀兩向來隱匿者甚多雖經奉旨稽查而徵收官員瞻顧從前隱匿之罪仍復支吾不將實數盡行報出及至敗露則隱匿稅課之外又添欺罔之重罪愈不可追朕心實爲不忍今特沛寬大之典准各處將實在數目自行首出其從前多收之處免其究問朕既如此開恩倘再有隱匿情由日後發覺定從重治罪着該部通行曉諭知之欽此通行查照欽遵在案則是各

隱匿稅課之弊

皇上至聖至明固已無不洞悉自首免究之典

皇上如天如地又屬人所未聞凡爲臣子者跪讀之下自當涕泗交零及早首出纖悉無遺以蓋其從前隱匿之尤以免其將來欺罔之罪乃訪有不肖州縣尚爾貪戀蠅頭迷不知悟竟若挖肉醫瘡不肯和盤托出或彼此會商令一造報請示府州尚圖容隱或議爲額外牙帖添入新增款項照新增額數具報或議爲新增額稅開明行戶請帖而贏餘畧報一二露尾藏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單

頭如鬼如蛾誠不可解通省州縣大小不同稅額多寡不一雖幅輿遼闊耳目難周似乎可以欺瞞不知本都院自雍正二年奉

命旬宣以來在豫不爲不久昔日布政使任時已將各屬雜稅悉令開摺具報又恐州縣所開不實并令知府直隸州查開且去任之官有將任內所徵之數徹底稟報者署事之員有將此邑所徵之數據實直陳者可謂詳且悉矣本都院尚恐有遺復差委妥幹員役各訪確實彼此勘核對內竟有數目相符者間有

未符不過大同小異而已是各州縣每年所收之稅

本都院已燭照數計毋庸掩耳盜鈴者也各州縣之畏首畏尾不敢盡報者亦非盡屬寡廉鮮耻罔上行私之故謂一邑之中公務繁多千金養廉止足家口衣食全賴此雜稅贏餘以充肆應若盡數報出未免拮据故爲此過慮冒罪欺罔不知此稅之外仍有別項進益固非一清如水一塵不染者也如房田稅契原無定額鹽當私規向有成例驛站不無餘剩拆封仍有平餘新進儒童尚有公堂之費監生旗匾亦呈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單

贊見之儀地方士興一利數必先儘州縣常規衙門中辦一公務決不令印官白過諸如此類指不勝屈各宜清夜自思捫心獨想勿謂無米之炊巧婦所難藉詞飾過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民間疾苦無不格知熟悉況大小臣工官場宦况乎苟能恪矢公忠自甘冰蘖爾既報以赤心則

皇上必酬以顯爵家居之小民尚必欲使之各得其所豈居官之士夫而反忍遺以內顧之憂乎此理之所可

自信而諸公可以坐而待也若事不憑理一味存私謂裕

國之商賦可以任吾吮翫上司之耳目可以任吾欺瞞皇上寬大之天恩可以辜負小臣欺罔之重罪可以倖逃如此存心汗下惟利是圖則所謂品節二字不必與言矣又有一等本屬貲郎捐官而求厚實原無學問僥倖而得科名日暮途窮早灰上進之思衰年釋褐又無在得之戒則所謂顯爵二字又不必與言矣至於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聖朝之法網雖疎而自投者終難解祝

皇上之用刑不濫而欺罔者在所必誅須知一官之去留固屬無常而後來之賢達未必知我我鼠竊而狗偷自謂上司未必覺察我彌縫而巧宦自謂上司亦必徇容萬一後任通詳民間告發此在情之所必有事之不可知者如永寧縣政教知縣楊殿鳳私徵隱糧已為署事之新安王令通詳矣光州華職知州高瑛多收稅銀已為署事之正陽陸令揭報矣現在批司行查將來一經叅究則連類而縲繫者不止一人追

、賄而治罪者不止一吏勿謂必無此情必無此事也况

皇上既特予以寬大之典赦其從前則必嚴以欺罔之條治其日後本都院雖或一時不及查察任爾等隱匿即行

題覆然本都院決不敢一毫徇屬一字欺

君侯爾等造報

題定之後亦必留心體察密遣嚴查必致敗露斷難支飾此時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聖

題叅不獨貪汗不肖之州縣名列飛章即失察之道府造冊之布政司并題報之本都院亦必開具職名入

告請

旨從重治罪矣再各屬稅課既經奉

旨清查則凡在大小臣工皆當竭力報之固不容或漏查之亦不可不嚴布政司為錢穀總匯固當總理其事守巡道為監司方面亦當分任其勞州縣之稅課責之府州府州之稅課責之各道州縣上於府州府州上於司道州縣欺隱而府州知而不舉罪在府州府

州欺隱而司道匿而不報罪在司道務期秉公協力  
密察嚴查任怨任勞無贍無徇各處稅課司所管稅  
務一體查報盡歸

公務各免私徵則世皆立品立節之君子幸矣卽不然  
而使盡爲懷刑畏法之君子猶爲幸矣擬合再行勸  
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卽便一體查照先  
行出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五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喜

爲再行嚴飭歇店守夜以安行旅事

照得過客行商風塵僕僕前途並無親故雖郵亭一  
宿戴星而行而身家性命頃刻相關惟藉經由地方  
官吏賢明入其境而宵小潛踪風霜無恙預飭鄉保  
地方先嚴擇開張歇店之人務須殷實老成之輩其  
異鄉來歷不明者不得容其在境招商而擋槽一項  
大半匪流更當謹慎務必多出工食僱覓勤緊守分  
良民還要中保的確勿得貪彼價賤或僅圖一飽便  
爾收留此等油頭花臉游手好閒之人平日慣能與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喜

賊相通有客到店其行裝之重輕同伴之多寡彼必  
先知預爲賊線及到夜間故意早眠不肯敲梆守直  
一至有警客人驚覺呼喚又故意粧聾作啞就延不  
起縱賊遠颺此歇店之所以常報失事也至於店家  
主人自當殷勤謹慎使賓至如歸客初到之時則當  
問明來踪去路登記循環夜則囑令客人小心照看  
率同擋槽之人敲梆巡夜天明放客與其有失到官  
拖累不如守宿二三更之爲妙也且既歇有行囊厚  
實之客縱有空餘房屋不可貪圖微利徇留並不認

識之人同住一店安知非賊預爲埋伏內應也該  
不將辛苦意難得世間財既欲開店招商則辛苦亦  
說不得巡更守夜分所難辭若懶惰疎虞罪亦不枉  
地方官苟能嚴行保甲竭力勸諭稽查不懈卽僻野  
窮鄉亦必雞犬無警况當大路通衢往來輻輳之地  
乎歇店被刦被竊地方官之疎防更甚至事後通詳  
稍有心胸者必自愧其尸官曠職也又諺云路上行  
人口是碑入其境而行旅不安怨聲載道欲入於此  
官此職其可得乎吏目典史但知苛索枋店陋規兵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賈

房捕壯鄉保地方但知派取循環冊費一經發覺俱  
係堂印官之過其將誰諉再客人到店雖鞍馬勞頓  
行路辛苦亦宜各自照管勿謂身已入店便可肆然  
安逸暢飲酣眠且有無知少年邀致取樂更易招尤  
不可不戒合再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  
即便轉飭所屬嚴飭鄉保地方稽查店主並飭歇店  
主人慎選擋槽敲梆守夜凡本都院牌文所及一一  
格遵倘仍不實力奉行官吏因循則鄉地怠玩鄉地  
怠玩則店主疎虞本都院特設一法嗣後凡有一商

失事具報到官則先罰印官出銀十兩捕官罰出銀  
三兩店家罰出銀三兩資助事主以作路費先歸免  
其守候流落仍將店家并擋槽之人嚴押勒緝確賊  
確贓關查事主原籍使其再來具領若官與店家抗  
不出銀幫助俾事主窮路難行許事主赴轅控稟定  
行嚴參本都院仍另立號簿逐案稽查倘一年之內  
一縣之中連報行客被賊三案者卽以溺職飛參道  
府直隸知州及管捕廳員不能時加訓飭查察者亦  
必附參不徇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若行客並索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賈

失賊入店住宿過夜於次早假捏被竊希圖訛詐者  
立刻稟官親詣店房驗無出入情形訊據店主擋槽  
果係徹夜巡更不倦卽將捏報之行客重究不准幫  
給路費并飭將本都院牌文刊刻小示遍貼枋店之  
中仍刷示模一張出具遵依報查毋違

雍正五年六月

日

爲嚴拿人窩謀害姦占畧販以重人命事

照得夫婦爲人道大倫生離爲

下法不宥况謀害本夫姦占畧販乎本都院奉

命撫豫以來屢經飭禁查拿各官奉行不力以致奸徒惡

棍毫無畏懼殺害肆行近訪得各州縣沿途被殺不

知姓名屍首半係老瓜賊圖財劫殺飾作仇謀半即

係此輩見婦生心設計誘害蓋豫省地居天下之中

四通八達各省逃荒貧民携妻負擔遠涉依親覓主

佃地傭工情已可憫且此輩俱係椎魯愚氓或老夫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頁

幼婦婚配不均更有淫惡之婦嫌貧憎老本心原有

不顧無奈隨行者豫省奸徒於深山僻野之中多蓋

茅庵草舍設立人窩招搖游手好閒匪類扮作逃荒

形狀四散分行遇有單夫獨婦之人認爲鄉里作伴

同行稍相熟識隨結乾親彼逃荒夫婦窮路孤踪只

得暫相依倚即便指點某處有房可賃有地可佃引

領而去及至人窩之處將婦女安頓在室誘其本夫

或人山尋活或出外營生暗地殺害棄屍荒郊歸而

姦占其婦或嫁賣他方得財分享此婦女不知殺害

之情者也又有一種本婦嫌夫原不願從或在家先

行通姦或在途被其淫佔誘至無人之處將本夫殺

害棄屍而逃此姦婦知情同謀者也更有一等僱作

傭工原圖其婦給地佃種非爲其夫隨即誘哄通姦

繼而同謀殺害將屍首或墜於井或棄於野在紳衿

劣監吏具有勢力之家尤爲不免此等奸徒惡過响

馬狠逾瓜賊豫省各屬地方皆有而南陽汝寧二府

爲尤甚若不嚴行查拿則沿途無收屍骸斷難絕跡

是仇是盜究無獲犯查明之日除密訪嚴拿外合再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頁

嚴飭爲此牌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

嚴飭鄉約地方牌頭保長如有逃荒夫婦入境務必

嚴行稽查其同行同伴者是否平素熟識或在途中

相認倘有言語支吾形跡可疑者即行稟官審究通

回原籍其地方上設有人窩慣歇此等夫婦者鄉保

牌隣定無不知亦即稟官拿究拆毀庵舍并飭捕役

人等凡緝拿路死無名兇手當從此處跟查大半可

獲地方官宜將本都院前次飭拿老瓜賊牌文與此

檄並行不怠務期行道無虞路死絕跡仁人君子諒

有同心倘若視為具文慢不經心彼既視顏民上則

檄文套語申明

功令繁文亦不必與之長言而讀告也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六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事

為再行飭查保甲嚴拿匪類以靖地方事

照得保甲不嚴則匪類日聚匪類聚集則地方不寧故保甲一法貴於能久而不忘也但編查保甲非止盤詰逃盜訪拿窩線而已其游手好閒之輩飲酒賭博之徒與夫學習拳棒刀棍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以及外方流氓棍徒來歷不明在集耍拳飽解走狗弄猴賣藥說書看相算命打流星擺若勢變戲法唱歌詞等類至於民間茶搭高臺搬演夜戲村鎮寺廟開設會場商賈輻輳最易招集奸徒貽害地方本都院奉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十下

臺

命撫豫以來屢經嚴行飭禁驅逐查拿在案誠恐地方官

奉行不力日久玩生以致保甲廢弛匪徒聚集亦未

可定合再嚴飭為此牌仰該

司府道州

官吏照牌事理即

便飛飭所屬將從前編查過保甲冊結門牌攜帶下

鄉四路查點如有遠出還鄉或全家他徙者重行編

造務期一戶不遺一名不漏倘牌甲之中有前項不

法棍徒查係本地人民安插得所責令鄉保地鄰不

時稽查父兄嚴加約束不許作歹為非若係外鄉人

民即刻稟明地方官訊明責究遞回原籍不許容留



一人庵堂寺廟酒棚飯店歇家一體嚴行稽察至於  
空廟空窠卽行壘塞圍牆棚欄早爲修置日則按牌  
挨查夜則鳴鑼巡值一戶有警衆戶齊應一村有警  
衆村共救地方官仍大張告條懸賞示罰不論諸色  
人等將前項匪類舉首一名者賞錢若干鄉隣族黨  
狗隱一名者罰與同罪再慎選捕快民壯協同鄉練  
老成之人四路稽查務會營汛同心查捕但須嚴飭  
兵役不得滋擾良民縱賊貽害若不實力奉行司道  
則查府州府州則查州縣務必據實揭報請叅如狗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臺

隱不揭一經本都院訪聞一併附叅決不瞻顧至於  
游手好閒匪類亦當革面洗心改其惡習盡爲良民  
如山西大吉村現因飲賭學拳起釁已經拿獲審究  
陷身大法後悔無及各宜慎之文到先取遵依報查  
俟查編保甲完日仍將如何編查如何稽察之處詳  
晰具報毋違

雍正五年柒月

日

爲飭查事

照得三年

大計黜陟攸關雖舉劾並行而儆貪懲劣之意居多今蒙

莫大

皇恩勅令停止凡在大小臣工正當感激涕零力圖報効

則從此奮勉不特可以驟致清華安享榮祿而且可  
以端其身品不媿聖賢但天之生人上智與下愚絕  
少而中材恒多中材之人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有  
所懼而不敢爲惡卽無所希而不肯爲善當三年報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臺

最嚴加考核之時則莫不兢兢守法時以

大計二字銘諸心版常恐身罹入法之中不與卓異之選  
故雖平日最貪最酷者亦知仁廉平日最罷最軟者  
亦知奮發家人衙役亦能約束矣地方事務亦能料  
理矣雖才力無可復加舊習不能頓改而邀榮之心  
轉而爲樂善之心畏法之念轉而爲寡過之念才能  
者愈加勉勵不肯者亦不覺其深自斂約况外而知  
事之書役亦嘗以利害代爲之警內而關情之親友  
亦嘗以得失代爲之謀下而感恩之家奴亦嘗以榮

辱代爲之慮則官之耳所聞者皆患得患失之盲目  
所見者皆患得患失之人藉此而誘掖之獎勵之提  
撕之警覺之雖非所繩仁人君子之道亦宦海迷途  
中之鞭策也棒喝也一聞

計典已停如半空中掣去霹靂書館中掣去嚴師又如放

下千勛重擔消釋萬種疑團故態復形侈心復作本  
勤者未免不勤本慎者未免不慎本廉者未免不廉  
而况原未必勤未必慎未必廉者乎書役不以利害  
代警矣親友不以得失代謀矣家奴不以榮辱代慮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書

矣耳無聞目無見上下縱肆毫無忌憚鼠竊狗偷而  
以爲上司未必聞知背理妄行而以爲上司未必覺  
察更有何人爲伊募鼓晨鐘懸鞀警鐸乎更有一等  
庸劣可鄙者不思

朝廷政事不可一日不辦民生休戚不可一日不知每逢  
大計之年諸事閣起雖不預爲打疊行囊未有不爲之束  
手靜聽地方上應與應革之事曰俟

大計後舉行民社中朝期幕望之恩曰俟

大計過區處諺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豈未曾還俗耶

不撞鐘乎又云早上不做官晚上不作揖豈現做差  
官即不作揖乎今

大計

停矣可以頓其精神料理民事矣乃又籊籊桐散不  
復收拾何日爲諸公圖治之時乎總之居官行政要  
法無他惟理與情地與時而已果能悉秉公心力求  
至理則是非曲直莫不洞然別人止看一層我能看  
透數層別人止守一隅我能四通八達由是而去邪  
歸正趨吉避凶頭頭是道處處逢源昧此者私欲蔽  
之也所謂情者凡人莫不有情而情有邪有正我行  
撫豫宣化錄卷之三下

書

一不當行之政宜拂乎人情矣而反順于情之邪者  
譬如居官而貪派累里民此非順情之事也而遇事  
生風之書役從中分肥之鄉地實以爲快心得意之  
事故曰順乎情之邪者也至于行一當行之政宜合  
乎人情矣而且拂乎情之正者譬如居官而勤開渠  
灌田此非拂情之事也而難與圖始之百姓因循苟  
安之民情實以爲妨農病稼之事故曰反拂乎情之  
正者也惟此處須具權衡焉不當行者即有人怨  
而凜然若危當行者即有人思而毅然不顧久之

而人情究無不順也至於地則同一美政有宜於南而不宜於北者卽一省之中亦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因地置宜斷不可少若夫時則更難言矣故時中之聖人惟孔子所獨而識時之俊傑在凡人實難是不得不有望於諸公者也泊天下國家之道莫備乎古先聖人之書讀書之君子出身而加諸民臨政而行其學宜無不當矣但恐信古過泥不參時務以本朝之律令爲不必講讀以現行之則例爲不必深求惟以紙上之空文而欲行目前之經濟不但迂疎寡效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畧

亦且扞格難行則仕而優又不可不學也惟願諸君子於公餘退食之暇潛心力學無書不着意觀摩無事不留心研究而且慎選有學有行之人以爲之友去其計功謀利之私行險僥倖之巧狡猾狙詐之謀凡事平以天理合以人情士俗之要時措之宜則日聞正言日商正事有不覺其匪僻之思消歸何有精猛之念起自何來則不特

朝廷黜陟之大典可以永停并使本都院有舉無劾慰我以人事

君之心拜惠于諸君子更非淺鮮矣苟其不然則

大計雖停而本都院之考察仍在竊恐特疏糾參更甚于

掛名八法也令行飭查爲此牌仰該

司府道州

官吏照牌

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將本都院牌文留心寓目如所

言得理望惟採納上下玉成倘鄙而棄之亦在諸公

布政司係方伯大僚其所屬之催科撫字孰勞孰拙

諒必悉知并倉庫錢糧有無虧空地畝稅課有無私

徵辦事誰勤而民有起色才力誰優而政無不舉誰

爲私派累民誰爲闢葺不職誰爲徇庇屬員誰爲縱

撫豫宣化錄

卷之三下

畧

酒懶惰誰縱親友出入而不知檢誰令衙役橫行而不知懲按察司爲刑名總憲其所屬之聽訟斷獄孰枉孰明諒必悉知誰將

欽部事件任催不完誰將命盜重情任提不解誰勤于稽

查保甲誰懶于緝捕克剋誰馭捕役而無術誰置民

壯而不操誰准民詞而經年不理誰受賄囑而審斷

不公自道府以下教官雜職以上各秉公逐條開列

密封送查至守巡各道職任監司所蒞屬員較兩司

爲少且平日周流巡行其賢否知之更深并大路墩

補孰修孰圯沿途樹木孰茂孰枯若管理河務者并將何人所築堤工堅固何人所築埽堤虛鬆有無狼窩鼠洞有無權穴水溝自府廳以下雜職以上秉公逐條開列密封送查若知府直隸知州居古師帥之任爲州縣親臨上司一切事件俱由申轉此州縣之咽喉也所知較司道而更確自同判首領以下吏目典史以上各秉公開列密封送查知州知縣職任端城所屬無幾不必開列賢否但將地方煩簡緣由士民循頑情狀如何催科如何撫字盜如何弭訟如何

無彙宜化錄 卷之三下

夏

理墩舖如何修樹木如何植水利如何興城池如何固社倉如何勸輸地畝如何勸墾所革者何事所存者何條鄉黨之賢而自好者何人頑而不法者誰氏據實開報密稟以聞可道而下務期言言皆實事事無虛毋圖做好人惡開成卓異之員亦毋一味刻薄盡撫拾無憑之事自出機杼毋借煩幕賓之文辭釘封密送毋委任書吏之低昂本都院雖不據各屬所開之嘉猷而卽薦亦不據各屬所開之劣蹟而卽參不過借以合諸本都院所訪是否相符則好惡之公

私從此可辨屬吏之賢否從此可知賢者或可用以鼓勵而使之更進于賢不及者或可用以訓迪而使之克改其過本都院幸甚矣倘諸公徇私混開言非其實本都院亦存而不論俟另有所聞不過疏內不借重諸公銜諱而已勿謂言之不早也各宜慎之毋忽

雍正五年七月

日

撫豫宣化錄目錄

河南巡撫臣田文鏡敬梓

卷之四

告示

嚴禁逞兇鬪毆等事

嚴禁少年好鬪責令父兄勸阻

嚴禁賭博等事

令印官實力察拿

通飭嚴拿老瓜惡賊等事

令歇店天明放行

再行嚴禁勒取土產等事

嚴飭大小屬員不許勒取土產

申飭事

令書吏各役恪遵法紀

撫豫宣化錄卷之四甲錄

關防詐偽事

訪拿不法棍徒

嚴禁勢惡土豪等事

嚴禁勢惡土豪藐法殃民

嚴拿強竊富家等事

嚴保甲以杜盜源

曉諭事

運蘇米麥俱係公平價值

嚴禁河兵滋事擾民等事

令河兵遵守法紀勤加修防

勸募民夫協力儉修等事

勸諭百姓赴工修築

嚴禁徵漕積弊等事

附近水次漕米不許多派里民

嚴禁借命詐財等事

自盡人命不許藉勒恐嚇

嚴禁剪伐酸棗等事

禁斬刈以護民地

嚴禁旗丁搶奪擾害等事

禁旗丁沿途生事

觀風事

觀風牛備

嚴禁賁送本摺承差家人等事

禁承差等不許騷擾

嚴禁濫用夫役等事

借用夫役許屬員據實審察

召募着役事

召募殷實農民充應旗牌承舍

嚴禁流氓假冒墾戶等事

不許假冒墾地

嚴禁誘拐逃荒子女等事

不許誘買逃荒子女

嚴禁擅騎塘馬等事

禁擅騎塘馬

嚴禁取用各行戶等事

令各衙門所用物件俱發現銀

撫豫宣化錄卷之四目錄

嚴禁借穀還倉違例等事

禁違例加息

嚴禁迎神賽會等事

禁各屬迎神賽會

再行明白曉諭事

禁當商不許一概尋保

條禁事

戶婚田產無據不許告爭

禁逐坐省家人等事

驅逐屬員生省家人

再行嚴飭汛弁等事

令河兵各守汛地勤慎修防

嚴禁剋減墾夫工食等事

給發勞要足數足色

欽奉

上諭事

飭令帶徵錢糧錢徵

嚴禁渡口乘機勒索等事無論官和民和俱赴渡  
嚴行禁革小糧公費等事飭令小糧公費勒石永禁  
欽奉

上諭事 爾儀二署夾口被水貧民各安厥居

勸諭各崇節儉等事勸民節儉以裕民財

嚴禁包納錢糧等事飭令小民完糧自封投櫃

嚴禁點充糧書里長等事糧書里長俱擇老成殷實

嚴禁囤販以濟漕糶等事禁止富戶奸商買米

嚴行飭禁事禁止各埠頭強拉民車

津豫宣化錄 卷之四目錄 三

勸誡短見輕生等事令父兄夫男訓導勿輕生自盡

再行嚴禁旗丁搶奪擾害等事飭令旗丁奉公守法

嚴禁私派等事私派許民控告

嚴禁舖堂陋規等事禁轅門書役借端需索

嚴禁出票拿船等事公私事務需用船隻照民價

嚴行禁約事禁各衙門差役拿船伺候

請照陽封等縣等事詳符縣沙礫地畝豁免錢糧

嚴禁編審積弊等事禁止使費

嚴禁富戶奸民等事禁止富戶奸民買米以濟清

再行飭拿勢豪土棍等事嚴禁地方官姑容惡徒

再行勸諭愚民愁忿等事令父兄勸諭子弟戒賭

再行勸諭農民節儉等事令民量入為出

嚴禁徵還借穀等事禁止違例多收息穀

嚴禁抄寫轅門報單等事禁止抄寫省報棍徒

嚴禁代女出氣等事禁止代女出氣惡風

再行勸墾荒地嚴禁需索阻撓等事墾荒條約

嚴飭查拿老瓜賊等事查拿老瓜賊之要法

嚴禁紳衿敗類奴僕橫行等事嚴飭紳衿守法不許縱容家人生事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目錄 四

撫豫宣化錄告示卷之四

河南巡撫 田文鏡敬梓

嚴禁逞兇鬪毆以恤民命事

照得豫省向因連歲歉收加以黃河為患地方凋瘵

民力維艱今仰賴

聖主鴻庥水慶安瀾年逢大有在爾民正當安生樂業敦

族睦隣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優游閭里共享昇

平詎有無知等輩每因細故口角遂至凶命逞兇更

有隣佑鄉地不行勸解在場親族助毆加功輕則受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一

傷重則斃命迫告發批罪拘禁罔始覺從前妄作

追悔無及嗟爾小民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奈何不忍

一時之忿以致身投法網使父母日夕懸心妻子悲

號慘目耶本署院披閱命案深為惻憫除檄行各屬

示諭禁飭外合亟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各屬軍民人

等知悉嗣後務宜各安生業退讓謙和勿因一言爭

角勿以小忿挾嫌其在少年子弟或負氣凌人好勇

鬪狠凡為父兄尊長應訓飭管約毋得偏庇縱容

鄉地隣佑必須竭力勸阻勿得袖手旁觀倘敢仍前

鬪毆致有被傷身死者該地方官即將不行勸阻之

鄉地隣佑及兇犯之家長嚴拿重處毋得姑貸爾等

各宜凜遵慎勿負本署院告誡苦衷亦慎勿以身試

法特示

雍正二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二

嚴禁賭博以杜命盜之源事

照得清律首嚴開場誘賭立法皇皇又查現行條例分別一等二等枷責有差場屋入官自應稟遵無犯乃訪得豫省惡習每於鬧熱場集置放寶案鋪設賭席不論他鄉別縣無賴惡少羣聚角逐巡查捕役鄉約地方逐處抽取規例規例到手不但不查拿解究抑且徇隱出結地方官耳目有限豈能周知因而賭風日盛肆無忌憚獨不思賭博一事所關最大或索取賭賧剥衣奪物鬪毆致命者有之或無物償還逃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往他方短見自盡者有之况愈貪愈賭愈賭愈貪始則鼠竊狗偷繼則料夥行劫若不將此輩盡填于法何以禁絕命盜之源除檄飭各該地方官嚴行查拿外合亟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宜痛改前非各安本業倘敢仍前故犯許諸色人等當場現獲賭具財物稟報到官即將財物賞給拿首之人或有關碍并許密首領役飛拿如同賭之人據實出首免其治罪仍追還所輸財物賭犯按照定例枷責放頭抽頭之人加倍治罪場屋入官仍在

各犯名下量罰充賞捕官捕役鄉約地方不時嚴查有犯必報如敢抽取規例徇容不報與賭犯同罪寶案賭席鋪放何人門首何人地內即將地主以窩家論隣佑照保甲法并究地方印官視爲具文不實力查拿嚴究一經本署院訪聞或經告發定以失於覺察照溺職例飛奏決不寬貸此係本署院愛恤民命杜絕盜源一片婆心各宜稟遵均毋有違慎之慎之  
雍正二年九月

口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四



通飭嚴拿老瓜惡賊以安行旅以靖地方事

照得豫省居天下之中東西南北盡屬通衢行旅往來絡繹不絕商販必携資本游客亦帶行囊使中途結伴漫不擇人歇店起身失之太早未有保無意外之慮者昨陝州審詳老瓜賊李四等刦殺逆君同等一案李四等夥黨十人途遇逆君同等三人同行兩日及宿張茅地方次日五更早起李四等先創坑等候乘君同等將近坑邊用繩各背勒一客剥刦衣物填屍坑內而去又據李四供還在陳留臨潁南陽確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山陝西渭南等縣刦殺過客人等語本署院披閱卷案不勝髮指伏查康熙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奉旨老瓜賊甚是兇惡一個也不可饒欽此遵行已久今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西陲報捷四海昇平而中州年歲豐登民安物阜豈容老瓜賊遺害地方除移咨兩鎮並檄飭各府州密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各屬軍民人等客商歇店知悉嗣後凡開歇店之家各置簿一本每晚遇客投店詢明姓名籍貫一行幾人何去何

來備登簿內該鄉地於起更時逐店按簿稽查即令店家將門上鎖次日天明放行爾客商各宜自愛性命慎勿催逼開門貪程悞事如天尚未明店家敢有放客出門者鄉地稟官究處其或鄉地怠玩偷安通同徇縱併借端勒捐客商該地方官立拿枷責倘該地方官奉行不力及有老瓜賊發覺者定以溺職科參本署院亟欲安全行旅故爾告誡詳詳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雍正二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六

再行嚴禁勒取土產以甦民困事

照得上司潔已率屬不取絲毫屬員守法愛民不行  
覬送方爲無忝厥職本署院奉

命有宣下車以來一切積弊陋規革除殆盡每於屬員謁  
見之時諄諄誠諭固已舌敝而頰禿矣今又恭膺

特旨昇署巡撫印務

天恩高厚仰答無由惟有董率大小臣工愛恤民財民命  
以圖報萬一而已但查各屬地方俱有土產歷來上  
司勒取屬員如開屬之汴綾綿紬手帕西瓜歸屬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木瓜牡丹永棗崗榴懷屬之地黃山藥竹器汝屬之  
光鴨固鵝西絹平原州縣之麥豆水田州縣之大米  
附山州縣之木炭獸皮野鷄鹿兔等類每年呈送者  
沿爲舊例封價發買者仍繳原銀各州縣緡力難支  
豈能照價買辦不過苦累行戶小民或合境攤派分  
文不給或短發價值貽累不堪并運送之車輛驛頭  
亦出里下經收之家入書役俱有小包使費不到尚  
要請勒不收等候累月寒冬將屆正值其時查各屬  
廉潔自愛者固不乏員而陽奉陰違者亦復不少當

進見本署院時莫不指天自矢一清如水及至回任  
貪婪之性復熾彼意以爲舊例如此非創於我而屬  
官百姓亦以向有成規莫不順從任其恣取均未可  
定除現在密訪查奏外合亟勒石永禁爲此示仰撫  
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宜仰體

聖天子軫恤民生至意砥礪清操共立廉隅爲上司者勿  
恃勢力而攫取爲屬官者勿藉餽送以結歡本署院  
自當特疏保薦以表循良如敢仍前勒取土產各州  
縣照舊例送者或經訪聞或被告發一併飛章奏處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八

决不寬貸各屬勿以口腹奉養之微不保身家性命  
之大慎之慎之須至示者

雍正二年九月

日

申飭事

照得豫省爲天中重地事務殷繁本署院奉

旨署理巡撫印務任大責重惟有正已率屬輯兵愛民以報

皇上簡畀隆恩爾書吏各役人等均須恪遵法紀毋得泄視所有申飭事宜開列於後

一凡係題奏本章最關緊要紙張須擇潔白光細字畫務遵正韻書寫端楷細心對讀逐字逐句磨看毋得潦草歪斜遺落洗補及舛錯筆畫其隨本各揭及通

無豫宜化錄

卷之四

九

政司批廻提塘諭單塘牌逐一送進查驗後發出用印仍照前製脩大護書收貯至於部院及本省外省文武衙門咨文亦要用心辦寫查對不得一字錯落違者必處

一 欽部事件務要嚴行查催以憑依限完結票頭上俱寫一

催二催字樣如四個月限者催至三個月不到卽發號籤嚴催不得待至逾限以致詳覆未協難於覈查其緊要事件不拘時刻一到卽行

一每日發出各屬詳文各房立簿掛號卽時擬批夾入

套內於每日午刻一同送入閱奪其驗文或應轉行或應稟明存案者逐一清楚不得沉捺

一凡具稿送閱務將原行原卷夾入稿內以便查對判發至於僉套於每日午時彙齊送宅均毋違錯

一錢糧批廻關緊恭重應掛發司道者卽日轉發收兌分發各屬粘卷不許遲延

一每日二點僉押發出各吏書細加檢封毋得疎忽致有舛錯

無豫宜化錄

卷之四

十

一或錢糧款項未清刑名律例未協許摘叙要語具稟候奪至於別項疑難事件亦許具稟請示但不得舞文弄法致干查出究處其衙單查問事件隨稟繳銷一本都院封鎖衙門機事宜密一切文移各書吏俱當奉公守法毋得傳遞消息如敢故違一經覺察定行重法究處

以上各條爾書吏人等各宜實力遵行慎毋忽視自干罪戾未便特示

雍正二年九月

日

關防詐偽事

照得本都院賦性廉介冰蘖自茹歷官四十餘年深沐

國恩矢志圖報旬宣半載謝絕交游凡有宗黨戚友或筮仕中外或在京肄業從無一人奔走風塵往還官舍爾軍民人等素所稔知今又恭奉

特旨巡撫中州受

恩愈深報効愈切法紀重地益用澄清合行出示曉諭為

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倘有不法棍徒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上

指稱本都院親知名色在外招搖撞騙許諸色人等立即稟明所在官司嚴拿解轅重究如或妄冀攀援扶同徇隱一經訪聞定將容留之地方官白簡從事歇家里降發問刑衙門按律治罪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慎之毋忽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嚴禁勢惡土豪藐法殃民等事

照得貪官污吏固為民害不可不除而勢惡土豪流毒地方更為慘烈蓋賦性庸懦之員鮮不聽其指使同惡相濟稍有清廉正直之吏則多方把持把持不遂因而媒孽其短糾眾挾制地方官一受其挾制狐羣狗黨肆無忌憚或包糧唆訟出入衙門或借事生風武斷鄉曲或重利盤算人妻女或假契霸佔人產業他如販私養盜局賭窩娼無所不為甚至貼招聚眾壘署關城無所不至我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皇上乘乾御統旰食宵衣無日不以吏治民生為念聲教所被靡遠不屆中州密邇京畿首沐

聖化更當革面格心乃猶有怙終不悛愍不畏死如太康

武進士柳國棟庚戌生員任掄英任嘉樂監生范曰

璠湯陰武舉岳湘監生李淳生員王元春儋州咨華

州同李世楷監生董五行生員劉三岑武生趙珂齊

彬之郝之達汲縣生員張纘宗王元照洛陽武舉張

若良張雨捐貢郭九綬武生盧振廬氏光棍常克欽

生員閻作師蘭

廷遴趙涵閩鄉縣光棍符

祥馬文章王定喜姜龍璽寶武生陳毓光棍梁復興  
上蔡武生白坤昭光棍周宗臣固始武生杜遷等尚  
有役滿吏員份生各衙門書役人數正多名不具列  
俱繫滅倫敗檢劣蹟多端之徒本署院下車半載訪  
聞最確今蒙

特恩昇署撫篆剪惡安良尤屬職任攸爲除

赦後復犯者現在叅革拿究外其事在

赦前者從寬網開一面予以自新合亟出示禁諭爲此示

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宜埋頭歛跡痛

撫篆宣化錄

卷之四

十三

改前非保全身家性命如敢仍蹈故轍本署院耳目  
最近嫉惡如仇定行鎖拿赴轅民則立刻處死紳衿  
則叅革問擬該地方官不時嚴加約束勸諭改過從  
善倘聽從指使濟惡長奸或一任此輩鴟張莫敢過  
問本署院卽以罷軟飛叅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致  
噬臍莫及須至告示者

雍正二年十月

日

### 嚴拿強竊窩家以杜盜源事

照得盜賊潛踪必有棲身托足之所欲杜盜源先拿  
窩主此嚴保甲法中第一要着也訪得各州縣坐里  
捕快之家以及僧庵道院羅戲處尤爲盜藪更有  
惡宦劣衿份生吏員各衙門書辦皂快營兵汛卒自  
恃以爲官役不能訪拿里地不敢過問肆意窩養坐  
地分贓殊爲民害但平日窩賊之家極易訪察必有  
遠方來歷不明匪類時常往來早晨黑夜多有閒人  
出入形踪詭秘之狀本家原無幾人多買酒肉食物  
或羣聚賭博彈唱耍拳習捧或常有衣服首飾携出  
當賣種種情形斷難欺瞞附近耳目鄉地隣佑無有  
不知何難捕獲總因地方官怠玩不設立賞格實力  
查拿應捕之人與賊打成一片而鄉地隣佑又視爲  
無與已事互相容隱以致盜賊盤踞地方不寧查定  
例內開武官拿獲真正大盜窩主者題請紀錄拿獲  
小盜窩主者督撫旌賞隣里出首窩主番捕捉獲窩  
主者以所起贓私一半給賞或窩主悛改前惡擒盜  
出首免其應得罪名又定例內開藏匿強盜窩主之

撫篆宣化錄

卷之四

十四

隣佑知窩盜情由不行首告者照例責四十板等語  
本署院恭肅

皇上殊恩昇署撫篆正當戢盜安民以盡撫綏軍民之職

特將定例拈出通行曉諭爲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弁  
軍民人等知悉凡在城市關廂村庄鎮店逐戶挨查  
不時稽察如有前項窩家不論諸色人等俱許據實  
擒捕首告地方官審實照例議叙給賞如敢通同徇  
隱一經發覺照例連坐挾仇妄扳者依誣告律治罪  
印捕汛弁不實力查訪窩主徒以月取耳結夜派巡

撫豫化軍錄

卷之四

五

更以完保甲具文查出立刻叅處決不妨容各宜凜  
遵毋違須至示者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曉諭事

照得本署院於本月初三日接准

部文欽奉

上諭在豫省動用司庫錢糧買米四萬石運交 蕪州撫

院平糶以濟饑民但河南所產小米江南人民食用  
不慣運送至彼卽減少價值恐一時無人糶買徒多  
販涉究與饑民毫無裨益而豫省大米又出產無多  
本署院從權酌量檄委南汝道在光州等處買大米  
五千石檄委糧驛道在開歸衛懷河五府鄭州買白  
麥三萬五千石運赴蕪州交卽本署院俱飭發足色  
足錢現銀照時價平買並不短少分釐誠恐該地方  
官指借奉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旨採買各色少發價值換用潮銀并縱容家人經承差役  
牙行斗級人等任意扣剋需索使費或大斗淋尖或  
扇颺過刻以致農民商販苦累不堪再運米需用船  
隻本署院亦飭發足色足錢現銀照民間價值僱覓  
視其船之大小定載米數多寡每船給斗一隻到蕪  
較準包裝包卸又恐地方官短發工價并家人書役

埠頭人等尅苦苛勒均未可定除密訪叅拿外合示  
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採買各員役并牙行商販船戶  
埠頭人等知悉如有前項不法官役牙行埠頭擾累  
農民商販船戶者許被害之人據實赴轅呈控官則  
飛章叅處役則立拿杖斃如農民商販故將米麥隱  
藏希圖長價不肯公平糶賣船戶故將船隻撐駕躲  
匿高擡船價不肯公平領運許地方官嚴拿解轅一  
併究處本署院鐵面冰心執法如山絲毫不容寬假  
各宜凜遵毋得身試噬臍莫及須至告示者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嚴禁河兵滋事擾民以肅法紀事

照得豫省黃河南北兩岸險工關繫緊要仰蒙

皇上俯念堡夫未諳埽工改設河兵調撥十河管兵一千

名赴豫聽候

副總河部堂就近使用則是河兵之設原使下椿捲  
埽修補狼窩鼠穴獯洞以代堡夫之役非僅守汛防  
險而已今訪得在工河兵因繫江南調來居然自以  
爲客並不出力修防任意逍遙甚至強買市上什物  
硬燒工所物料目無印河各員官役種種不法殊屬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八

藐玩此皆管河同知通判平日瞻徇優容而千把弁  
員又不嚴加約束以致此輩肆無忌憚除現在查拿  
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沿河文武官弁兵民人等知  
悉嗣後嚴飭河兵遵守法紀勤謹修防毋得仍前滋  
事擾民如敢故違查出定行嚴拿解轅從重究治管  
河同知通判仍不時巡查稍有違犯卽行詳報并飭  
千把弁員嚴加約束勿得徇縱致干

題叅本署院言出法隨後悔莫及各宜凜遵均毋有違  
須至告示者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勸募民夫協力償修以竣

欽工事

照得豫省連年被淹皆因河堤低矮卑薄以致黃流漫決仰蒙我

皇上軫念民間田園廬舍相度機宜指授方畧不惜數百萬帑金加幫興築沿河一帶堤工以防伏秋二汛此誠

皇上未雨綢繆一勞永逸之至意爾民自應仰體

皇仁仗義急公乘此初冬農務閒隙天氣晴和踴躍赴工

欽定四庫全書

九

協力償修一則以餘暇之力博取工價可為卒歲之資二則堤工堅固民間田舍可免淹沒之患三則底民子來不日告成足見爾民愛戴之誠也況土方工價大部頒有定數承築各官不得短少分釐俱繫足紋足數爾等慎勿謂今歲豐收家有餘糧可以坐食即束手就閒甘心遊惰除飭委印河各官僱募償修外合行出示勸諭為此示仰沿河居民鄉保人等知悉即便勸諭大小村庄百姓各帶鐵簍赴工運上夯

三日計方領給現價夫頭鄉保不得扣剋務期堤



工堅固刻日完工永保無虞共享昇平切勿懶惰偷  
安舍眼前之實利貽日後之大患本署院報

國愛民之心交切於中故不惜諄諄勸諭倘敢抗玩不  
遵仍前躲避一經查出定以游手好閑匪類嚴加究  
處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告示者

雍正二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干

嚴禁徵漕積弊以甦民累事

照得豫省漕糧荷蒙

皇恩附近水次州縣徵本色不近水次州縣徵折色解糧  
道採買兌運久經遵行在案今雍正二年漕糧附近  
水次州縣應徵本色米石正值辦運之期誠恐不肖  
官役希圖耗羨折徵銀兩暗行扣剋仍發里民辦運  
及縱容家人衙役大斗徵收淋尖踢斛或借稱米色  
不好刁難需索或通同約地里蠹私派運費種種弊  
端大為民累除現在密訪查拿外合行出示嚴禁為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二五

此示仰撫屬官吏糧里人等知悉今歲附近水次漕  
糧務遵部頒斛斗徵收不許絲毫派累民間如不法  
官役折徵米價銀兩暗行扣剋仍發里民辦運及縱  
容家人衙役大斗量收借稱米色不好刁難需索私  
派運費等弊本署院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官則飛奏  
役拿杖斃決不姑貸慎之毋忽

雍正二年十月

日

嚴禁借命詐財以杜刁風以安民生事

照得懸梁服浦投河自盡人命定例內開許總甲等帶同屍親當日據實報官別無他故者照律免檢卹令殮葬若並無他故地方官不卽完結總甲屍親不卽呈報妄行捐勒並衙役驗屍之人有恐嚇行詐等弊地方官交部議處總甲人等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若受財計所受之財從重治罪如有他故聽死者之祖父母父母親屬於是日具告卽於是日檢驗審係妄捏虛詞亦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等語何等森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嚴豈可違犯本署院訪得豫省民風婦女率多輕生或因翁姑偶爾詬誶或與夫婿間有齟齬或妯娌不和或隣居吵嚷輒便短見自盡爲父兄者不能訓誨於平時縱其刁潑反欲居奇於死後借此苛求甚至告及全家拖累婦女地方官不問事由混行准理原差鄉約講處燒埋賄息私和種種不法官吏只圖結案一紙攔詞卽萬事全休均置不問訟師土棍分錢不均往往唆撥首告以致弄小成大案久不結如此刁風豈容漸長除將唆訟惡棍現在密訪查拿外合

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父訓其女兄誡其妹夫勸其妻慎勿逞刁撒潑短見輕生恣怒易消人身難得倘愚蠢無知不聽勸誨偶因口角自戕生命官卽驗埋如有屍親捏情呈控希圖詐財者卽行按法懲究地方官縱容勒索本署院決不准其攔息扣限嚴叅更有借病死之人無主之屍混行控告者一經查出定將原告照光棍例從重治罪斷不寬貸本署院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慎毋身試須至示者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嚴禁剪伐酸棗以保護民地事

照得附近黃河地方河水泛溢四境多成荒沙大風捲逐沙積處便成邱隴沙移處卽作深坑不但未墾荒地飛沙無定卽已墾熟地並被沙壓貽害無窮保護之法全在多植酸棗令其繁衍俟其根深蒂固可以堅土枝多葉茂可以蔽風庶幾沙土凝結以免隨風輕揚尚堪耕種各處皆然延津尤甚但墾種良農視酸棗爲性命之依而無知小民又視酸棗爲樵薪之利隣邑恃強剪伐本地乘間竊取地方官履行示撫豫宣化錄卷之四

語

禁抗不遵依殊可痛恨伏思我

皇上念切民依廣招開墾固欲令天下無土不耕以致家給戶足而鄰河百姓尤在

九重憂勤宵旰之中豈可使飛沙壓地熟土皆荒失業農民資生無策合亟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有業主地畝地方官多方勸諭責令栽植樹木其無業主荒地自生酸棗嚴禁斬刈務期加意培植使之暢茂上可蔽風下可堅土仍擇立保約一名嵩司巡察如有仍前恃強剪伐及乘間竊取者

卽行報官按法重處其在鄰封百姓移文關究倘地方官不嚴加約束以及鄰境縱容庇護本署院查訪得實卽以慢視民瘼入

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雍正二年十一月

日

撫豫宣化錄卷之四

章

嚴禁旗丁搶奪擾害以安民生事

案准戶部咨開欽奉

上諭旗丁運糧進京沿途行走理應奉公守法如有爭鬪傷人及搶奪擾民之事該督撫卽行奏聞請旨於彼地立刻正法欽此又准戶部咨開嗣後空重漕船入境該地方文武各官不力催償防護協拿以致旗丁水手生事擾害該督撫題奏將專管官照溺職例議處兼轄官照失察例議處該督撫等徇情容隱不行查奏照狗庇例議處等因俱經遵行欽遵在案今值受兌起運之期誠恐旗丁水手日久玩生在於泊船之處結黨成羣強買食物橫毆索詐甚至搶奪擾害居民躲避押運官弁及沿途經過地方文武各官又不嚴加鈐束催償防護協拿以致悍丁藐法亦未可定合行示禁爲此示仰領運官丁及沿途經過地方文武官弁知悉凡漕艘到次旗丁運糧沿途行走務要奉公守法不得生事擾民如有強買食物橫毆索詐搶奪擾害者該幫官弁不時查拿自行究治倘敢徇縱不行覺察查出定行奏處斷不姑容各該地方官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不時巡查如遇前項不法旗丁頭舵水手卽行據實詳報本部院以憑嚴拿究治居民人等各安生業公平交易不必驚惶遠避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雍正二年十一月

臣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觀風事

照得豫省地控三州野分七曜崧高維嶽峯開二室之雄景員維河瀾漾三門之壯不但此也若太行廣武諸山其磅礴鬱結之勢亦能鍾奇瀝洛汝淮等水其紆迴浩淼之神俱堪毓秀藏經笥裡芸編暗辟蠹魚香造字臺邊竹簡光傳蝌蚪汗故從來文雅莫盛天中而自古定評皆歸月旦尋源探本理學無過於二程秀句奇篇文章向雅乎三謝袁彥伯之流風獨寫筆落人驚石延年之詩文自豪才由天授詞源翻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无

玉浪載侍中奪席談經麗藻燦銀河畢學士燃薪讀古胸吞韓錦濯雲錦於靈池筆夢江花舞天花於香水他如潘安仁賦雄一代呂蒙正足禁九年名士高臥乎南陽德星奏聚於東并才皆拔萃代不乏人且彼舞勺舞象之年即多俊秀因而秉簡秉翟之子亦有奇英故朱光庭十歲能文洵稱佳士任長孫三經名世共號神童五色呈祥嘯唱有雲驚太史九經及第海邦今日觀宣尼亘古如斯於今爲烈蓋由

人聖人振興文教再錄寶書

聖天子加意作人廣增解額昔洪園葉竹早興君子之致

彼汝墳條枚亦沐仁人之化而况膠庠喜洽泮水歡騰者乎本都院薇省公餘即有心於擁篲念多士棘闈初撤恐無意於揮毫因待足學三冬不即試長一日今膺

特簡昇撫兩河登平子讀書之臺獎題恐後開公著禮賢之館汲引宜先顧正禮於二龍固所願也許明公於一鶚竊有志焉庶幾鑒崑山之玉價抵連城莫教道滄海之珠光韜照乘合行出示通曉爲此示仰撫屬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无

貢監生員儒童知悉敬涓吉日用選佳題青泥緘發宣傳八郡之豪白絹封馳大集七州之彥穆松風於智府皎鏡月於靈臺涑木院中獨抒已見曜華宮裡各賦所長探周情孔思之微緒尋伊頴發宋艷班香之秘紙貴洛陽自當薈薇露浣手讀奇篇附稱知已抑且梅花堂授餐館賢士培植斯文將來拔取其尤送入大梁書院爾等願來者聽法同程氏講堂捐消俸以佐膏油延名師而成後學森森千丈必成大厦之棟梁濟濟多才盡是公門之桃李席觀講五經同

異鳳池典一代文章金匱抽來還作紫衣之伴玉堂  
草罷又吟紅藥之篇本都院有厚望焉惟多士其共  
勉旃須至示者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手

嚴禁賁送本摺承差家人騷擾塘站事

照得賁送

題奏本摺關係緊要沿塘應付遲延固爲不可而賁送  
承差家人橫行騷擾尤干法紀本院恭奉

特旨補授巡撫蒞任伊始本摺較多誠恐賁送人役途次

肆橫一路需索銀錢下程酒席嫖妓宿娼稍不隨意  
鞭撻兵房馬夫甚至到州縣公堂宅門出言不遜自  
京回轉又復多帶私物重壓背包種種不法殊堪痛  
惡除密訪查拿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沿途塘站官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手

吏人等知悉嗣後如有本院承差家人到站驗明牌  
票卽應付捐脩塘馬前進不許片刻停留如有前項  
諸弊該管塘站官卽便據實密稟以憑立置大法倘  
畏縮徇隱以致此輩猖狂無忌本院查出定以罷軟  
飛叅如各塘馬匹疲瘦致悞緊急公務亦于未便各  
宜凜遵均毋有違須至告示者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嚴禁濫用夫役以甦民困事

照得守牧丞倅等官有統率郡邑之責務須潔已奉公恤民財力則下吏自當守法惟謹不敢借端科歛矣我

皇上勵精圖治無刻不以吏治民生爲念凡上司修理衙署擅用夫匠以及出門動用夫馬人役一切苦累屬員派擾百姓之弊飭革殆盡本署院恭荷

聖恩命署撫篆益當察吏安民以圖報効訪得豫省府廳公出經過所屬地方濫取供應多用夫馬而跟隨家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人書役厨子門子馬夫前站俱有過山小禮稍不如意打碗碎盤罵官撻役無所不至或指留手本不與傳稟或鼓弄簧舌尋事中傷以致官則出於無奈惟求打發出門役則畏之如虎常恐逢迎不及更有賈勅印拿執事扶轎牽馬等項一任皂快頭派取各屬衙役卽吏目典史衙門均所不免名爲護送實索幫貼索不滿慾卽捏稱半路逃歸累彼墊僱稟官飛提究追請問此輩窮役安得如許脂膏供彼吮吸若非遇事生風詐愚民錢從何出既已沿爲積弊卽清廉自

愛之員亦被蠹役朦蔽不免誅求倘或賦性貪克常此騷擾况又分轄直隸各州則上司更多莫不效尤創設雖偏僻小邑亦變而爲衙衢孔道矣除密訪察拿外合亟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官公出沿途中伙店川草料損架繩蓆心紅紙筆等項自行脩買人夫車脚自行僱覓立發現錢不得短少扣剋亦不得發縣代買代僱併約束家人隨役不許假威使勢凌辱官役其過山幫貼等費嚴行革除如敢借用一夫一馬濫取一草一物及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縱容人役肆行勒索者許屬員據實密稟官則飛稟家人書役立拿處死倘屬員隱忍徇容指名派取或經訪聞或被告發一并叅究決不寬貸本署院耳目最近執法最嚴各宜凜遵慎勿輕試須至告示者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召募着役事

照得巡撫衙門向有旗牌舍人承差三班人役以俾差使歷來俱係武進士武舉考職州同貢監武生吏員充當但武進士武舉考職州同吏員人等俱係候選待補之員貢監武生又係

朝廷士子各有功名豈可違例重役殊玷名器再查三班內惟承差一班有吏十名五年役滿照例咨送考職亦須農民方可其餘各班不過奔走効勞並無從此可以進身以爲功名捷徑又何所羨而其心人役乎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三

總之此輩並非安分善良不過借充巡撫衙門名色上班在轅即便招搖生事及至下班回籍又可武斷鄉曲出入衙門與地方官頡頏故爾自脩鞍馬聽候差遣殊不知一加虎翼即便橫行地方文武受其凌挾者不知凡幾愚民百姓受其魚肉者不知凡幾沿途驛站受其騷擾者又不知凡幾本署院恭奉

特旨界署撫篆正宜剔弊除奸豈容此輩張牙露爪於榮戟之下除係自身農民准其照常供役其武進士武舉貢監武生考職州同吏員盡行革退槩不許充

外合行召募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如

一有土著殷實農民情愿投充本院衙門旗牌承差舍人各役者俱着親身赴轅隨文投遞認狀聽候本署院當堂驗看徵取地方官及里隣印甘各結准其着役並不許賣缺頂替亦不許需索使費倘有一人向伊等勒索銀錢酒食許投充之人面稟立拿究治再革退員役卽着各回本籍若仍在本院轅門招搖或在各州縣肆橫者巡捕地方等官立時拿解以憑衆究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示者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三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嚴禁流棍假冒墾戶擾累土著農民以靖地方

以安民生事

照得雍正元年五月內欽奉

諭旨凡有可墾之地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又元年十

一月內定例直隸各省督撫飭令各州縣衛所官確查如有未墾之地有無從前種地之人勸諭開墾有力者自備牛種無力者官借牛種秋收後還官各等因欽遵在案如果係無王古荒實在務農百姓應聽其自墾自報照例陞科近訪得外省流棍並非力田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之人結黨成羣朝秦暮楚假借墾荒名色擇肥而食擇懦而欺將民間已經墾報行糧之地遁呈認墾始則告官橫爭繼且強犁硬佔以致強者刀仗相加弱者有糧無地往往殺傷人命獄訟繁多且此輩一爭到手並不安心耕種隨即轉頂與人又往他處佔奪一肩行李去往無常甚至在途行走即爲老瓜惡賊殺害行商聚集一處即便糾夥行強劫人財物擾害民生流毒地方莫此爲甚除密訪嚴拿外合行禁逐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真正

成片無人古荒先儘土著人民開墾其外省他府之

人必須查係務本勤民携有家室資本者地方官查取原籍印甘各結量其資本人力指荒令墾不許半途逃棄亦不許轉頂與人若間段夾荒爲數無多勸諭四隣逐漸墾報地隣不墾查出即以惰民究治外來之人不許混爭至於孤身流民來歷不明行止莫定者一入境內卽行驅逐倘敢以墾荒爲名霸佔熟地一經告發地方官按法懲處遞回原籍如各州縣不實力嚴查鄉長地方不報明驅逐狗庇容留貽害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地方本署院查出定卽官叅役憲法在必行斷不爲爾等寬假也各宜凜遵慎之毋忽特示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嚴禁誘拐逃荒子女以全骨肉以息爭訟事

照得逃荒難民携妻挈子適彼樂郊以延殘喘情殊可憫近蒙

皇上軫念災黎加意撫卹惟恐流離失所屢頒

恩諭令地方官周濟回籍各州縣自當實力奉行以仰副

皇上惠鮮懷保之至意乃訪得各處奸民揣意串謀畧誘

或活拆其夫婦或騙賣其子女或招爲佃戶而強行

姦占或假意周卹而遂致拐逃甚至謀殺本夫杳無

下落冒親夥賣得財分肥種種不法難以枚舉爾民

疎疎軍化錄

卷之四

五

無妻無妾者何難本地聘娶買奴買婢者何妨本地

售賣而必聽信光棍哄騙貪圖賤價以致人甫入門

而夫家以活拆生妻控者有之母家以女命無着控

者有之後娶後買之人知人欲告先以人財兩空控

者有之鄉保地方之輩分財未遂又以出首免累控

者有之獄訟繁多刁風不息殊可痛恨除密訪查拿

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

後如有別處逃荒難民携帶妻子入境鄉保地方卽

開明姓名原籍住址據實稟官官卽酌量撫卹如有

原籍可歸者沿途酌給口糧通送原籍收管如無籍

可歸之人卽着鄉保代爲覓主或與人傭工或與人

佃種務期安插得所不許富惡土棍姦占拐逃倘敢

串謀說合誘買誘賣定將賣主買主媒中按照和同

畧賣律究治仍追財禮入官其買主如不知情照不

應律重杖人歸原主價追入官地方官不實力奉行

鄉保人等不秉公舉報致難民入境流無歸着富惡

土棍私自容留者本院一經訪聞告發官則飛稟鄉

保人等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得有違須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五

至示者

雍正二年十二月

日

嚴禁擅騎塘馬以肅郵政事

照得豫省進京大路沿途各站安置塘馬二匹塘夫二名後因公務繁多往來絡繹夫馬不敷又自邯鄲至常辛店共十九站每站加馬三匹夫二名此項夫馬惟因賁送章奏傳遞部院咨文而設並非供應別項差使也近訪得沿途州縣竟有擅騎豫省塘馬者且不論有事無事每日必令脩馬二匹赴衙門伺候馬夫身處其地不敢抗違濫行應付以致馬匹勞頓疲瘦倒斃不堪驅策一切緊急奏章及部院咨文俱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罕

為就候所關不小除咨直督部院暨行驛道飭禁外合行嚴禁為此示仰沿途塘馬夫知悉嗣後凡有公務到站必須驗明兵部暨本都院印信火票登記號簿方許騎坐倘無印信火票指稱各衙門差使擅自騎坐并地方官恃強派令出差者概不許濫行應付仍稟報本都院以憑咨會查辦倘該馬夫狗情應付隱匿不行稟報查出定行嚴提究處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慎之勿忽

雍正三年正月

日

嚴禁取用各行戶什物以避商困事

照得行商坐賈將本求利其風餐露宿受怕擔驚最宜憐恤訪得省城暨朱仙鎮等處各行戶俱有當官應差陋例本都院前在布政司任內已經嚴行禁革無如各屬陽奉陰違陋例相沿不能一朝盡除今恭

膺

特簡撫綏兩河更當正己率屬恤商愛民自本都院衙門

起先行裁革如署內需用一切銅錫竹木磁瓦器皿俱發現錢照價買製窻戶頂桶並未派令裱糊間或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罕

宴賓送席所需桌圍坐褥椅墊碗碟食盒等物悉皆自備出巡公館亦不令其懸燈掛綵鋪毡鋪蓆紫棚貼對到任以來從無絲毫擾累商民此本都院所可自信者并嚴飭文武大小各衙門俱發現錢自行買備不得仍前指稱公事縱役恣取在諸僚屬諒有同心除傳集各行戶給發永不應付印照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如有指借公事名色縱容蠹役借取各行舖什物者許被害牙行店戶執照赴轅喊稟官則飛參從拿杖

保地方柳責不貸所有裁革各條開列於後各宜遵  
遵須至告示者

計開

一門簾帳幔綵紬桌圍坐褥椅墊等物不許向綢緞  
行借用

一紫棚纏柱紅綠青藍布疋不許向布行染店借用  
一碗碟盃盤等物不許向磁器行借用

一桌椅床凳食盒損架等物不許向木器行借用並  
不許擾累紳衿富戶寺廟飯店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聖

一應銅錫鐵器不許向各行鋪借用並不許擾累各  
匠役

一應紅綠紙割不許向紙行取用則平價公買

一應紅毡花毡等物不許向絨貨行借用

一高糧蓆片竹床竹椅苧麻繩素概不許向各行鋪  
借用

一車輛轎子牲口俱應現銀僱覓不許向行戶借用  
並不許擾累紳衿里民

以上各條指其大概而言其餘一切日用零星

雜項什物不及盡列總之二票一絲自行買備  
寸草寸木不致擾民方是好官倘敢陽奉陰違  
即係不肖名列彈章亦覺汗我白簡也慎之毋  
忽

為給照事照得嗣後各行鋪一應什物文武大小衙  
門概不許指公借用如敢差役強取除永不應付外  
許被害之人執照赴轅稟究須至照者

右照仰

行戶遵執

雍正三年正月

日給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聖

嚴禁借穀還倉違例加息以甦窮黎事

照得常平等倉積貯穀石當春月農作之時正值青黃不接小民餬口無資有情願借貸者官爲詳請照出陳易新之例春借秋還每石止許加息一斗造入倉收冊內申報從前偶因早潦不均收成歉薄民間借穀不能當年還完者詳請緩還諭令鄉地人等換具借領沿爲積弊本都院前在藩司任內痛加革除飭令查追今訪得各州縣並不遵例收息乃按年起利多收肥已或收息不報竟入私囊殊屬不法除密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四

訪查叅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糧里人等知悉示後凡春月借給貧民常平等倉穀石務要照數當年秋後還倉每石照例加息一斗其從前借出未完者現在追還穀石無論年分多寡每石止許收息一斗不許按年起利亦不許私侵不報至收穀入倉之時該印官務必親詣倉所公平驗收不得假手家人衙役小出入淋尖踢斛并勒索使費使貧民守候無期各欠戶亦不得攪和糠粃砂土致壞倉糧如敢故違或經本都院訪聞或被貧民告發官

則飛章糾叅役卽立拿杖斃本都院執法如山决不寬貸

雍正三年正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四

嚴禁迎神賽會以正風俗事

照得異端邪教最易煽惑人心以致鄉愚男婦聚處混雜不但敗壞風俗抑且陰作匪爲若不嚴加禁戢日久釀成禍患誠非細故然聚衆必有其由而入教必有其漸揆厥根源皆自迎神賽會而起蓋小民每於秋收無事之時以及春三二月共爲神會挨戶歛錢或紮搭高臺演唱囉戲或裝扮故事鼓樂迎神引誘附近男女招集遠方匪類初則假托三皇釋門清茶等名色以鼓惑愚民經旬浹月聚而不散遂成黨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四

羽因而焚香設誓布散謠言日染月深而有羣刀鉞鞭等會之名牢不可破此卽邪教之所由起也欲杜邪教先嚴神會查雍正元年九月內奉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禁止神會演戲等事欽遵在案誠恐日久玩生仍蹈前轍亦未可定除密訪查拿外合行飭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士庶軍民人等知悉嗣後男耕女織各務本業毋得聽信奸棍騙誘伴修善事甘入邪教除民間秋冬祈年報賽凡在應祭神祇許復知鄉地赴地方官具稟批准止許日間演戲祭

告不得繼之以夜亦不得過三日如敢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地方官不時嚴查犯則立拿解轅照巫師邪術例分別首從從重治罪婦女有犯罪坐夫男鄉保地隣知而不舉一并連坐各州縣奉行不力一經本都院查出定以溺職飛參該管上司失於覺查及徇不揭報並叅不貸本都院法在必行慎毋身試須至告示者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四

再行明白曉諭事

照得本都院前禁各當舖不許濫收賊贓一檄原爲杜絕盜源起見檄內開載甚明必而生可疑形踪詭秘之人卽當嚴加盤詰根由須有熟識保人方許收當並非令其一槩取保也今訪得本地各鄉村寒士貧民攜帶衣物赴城鎮當舖押當銀錢該當舖亦令尋覓保人以致保人需索保錢殊爲苦累此皆地方官怠玩成習並不曾將本都院先發檄文細心寓目及各當舖奉行不善又不能明白解釋諭令悉知檄

撫豫直化錄

卷之四

哭

中之意致使良法病民深爲痛恨合亟曉諭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並當商人等知悉嗣後本地之人卽非平日熟識其面貌並非可疑形踪並無詭秘言語並不支吾衣物整齊較爭價值者俱係實在貧民不必令其尋保卽將本人姓氏住址問明登入號簿照價當給如敢故意措勘不當許被措人等赴地方官稟究倘該州縣不細閱前文告示實力奉行以致貧民被措緩急莫濟本都院查出定以不職糾參決不寬恕若並非本地之人語音各別行止慌張叢括多表

零星倒亂物多價賤卽使肯當者如無保人仍不許當倘不細加盤詰濫收入當一經別州縣獲賊供招卽差捕員飛行查起令事主當官認領卽將當商以違禁濫收治罪後悔無及各宜凜遵毋再違錯須至告示者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撫豫直化錄

卷之四

哭

條禁事

照得戶婚田土錢債等事俱要原媒原中爲証婚書契券爲憑方許告爭如無確實証據及年遠日久之事原不許捏詞妄控官亦不得濫行准理今訪得各屬刁健之徒脫空告狀騙准之後經年不結差拘候審曠悞農工鄉民拖累不起聽憑講處以飽食整肅得和息又復興詞如此刁風豈容漸長合行分條飭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遵後開條禁息訟寧民毋得仍前故犯致干罪戾所有應

條豫宣化錄卷之四

李

禁各條開列於後須至示者

計開

一禁假冒復業循良土著自不肯輕去其鄉惟遊手惰民易於遷徙遺下差徭累及同族同里之人至他鄉無依原籍豐收仍回故里如果有舊田載入赤曆止許開明坐落四至報官入籍行糧倘並無舊田借稱還鄉復業混爭他人田地擇肥而食地方官卽行按律治罪

一禁瓜分絕產老年無子之人宗房族長自應依律立

繼以承宗祧所遺家產俱歸繼子管業如無子之人死後兄弟子姪並不立繼將絕產瓜分以致此門竟絕屍骨香火無人收管一經告發地方官明立繼嗣追還田產照律治罪

一禁漏稅不過民間置買田地自應立時過割以杜爭端豫省田糧有經年累月並不過割者甚至買主轉賣而地糧尚在原業主戶下者以致重疊典賣有糧無地等弊紛紛許告日遠年長官亦無從稽查案久不結嗣後買地不卽過割者按律治罪

條豫宣化錄卷之四

李

一禁換鍾定親婚嫁大事自應明媒正聘寫立婚書禮帖卽小戶窮民亦不應草率從事豫省男女婚姻止憑換鍾並無媒聘婚帖以致男家棄親不娶女家賴婚另配許訟不休查割襟指腹律禁甚嚴換鍾結親與此何異地方官嚴行禁止違者按律治罪

一禁先儘業主田園房產爲小民性命之依苟非萬不得已豈肯輕棄既有急需應聽其覓主典賣以濟燃眉乃豫省有先儘業主隣親之說他姓概不敢買任其乘急措勒以致窮民不得不減價相就嗣後不論



何人許買有錢出價者即係售主如業主隣親告爭按律治罪

一禁重疊典賣凡將地畝田產典當與人應俟年限滿日倘價贖出另行出賣倘未回贖不許另賣違者重究業歸典主價追入官如典業未滿強行回贖與年限既滿指不許贖者一併治罪

一禁搶割強犁民間地土不清應告官審理乃課省刁民竟有並不告官及既經官斷之後並不遵依或乘穀麥成熟之時率眾搶割或於地土佈種之後用強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犁毀以致各持克器互相鬪毆每至喪命亡軀地方官嚴行禁止違者立拿解轅從重究處

一禁重利放債律載私放錢債每月取利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訪得豫民違禁取利竟有每月加五六分至大加一五不等窮民任其盤算凡有勢力之人官亦聽從指使代為追比殃民殊甚除從前借欠者照律交還本利外嗣後不許再犯如違重究

一禁錢行私抽市集設立牙行經紀原令估物平價息

乎杜偽如用斗用秤之物恐不公平交易馬牛牲畜之類恐有來歷不明必須經由牙行許其照例量抽用錢至於以銀換錢自有定價彼此可以交易何用牙行從中抽稅苦累小民地方官嚴行禁止不許濫給牙帖如違並究

以上九條雖屬細事而豫省人民多易犯此本都院為地方起見諄諄告誡倘不悛改則三尺具在不能為爾民寬也凜遵毋忽

雍正三年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禁逐坐省家人以省繁費等事

照得

朝廷設官分爵各守疆土而上下關防尤宜緊嚴卽所在屬官苟非緊要公事尚不得輕赴省會私行干謁豈容不法家人久居省城偵探情事本都院深荷

聖恩由藩司洊至巡撫蒞豫一年凡事開誠布公諒各屬素所深悉至于方伯廉使而下又皆

皇上特簡清正大員其居心行事與本都院若合符節光明正大事無巨細均可質諸幽獨告諸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審

聖人下逮文武僚屬紳士軍民故一有舉行卽便分敍飭知從無遺隱不但節凜四知風清暮夜卽一應冊籍文案俱係親自裁決從不假手胥吏此本都院所可自信亦可代爲各司道共信者也各府州縣官果能爭自濯磨共相勉勵爾等亦卽可以自信無俟偵探上司之喜怒預爲調停若貪饕可鄙闖茸無能卽親身在省城晨趨暮謁亦屬無益况各衙門封鎖嚴密雖有黠奴猾僕止可在飯店坐卧而已彈唱而已吃酒嫖賭而已偶聞巷語街謠卽信以爲實密打稟帖

而已間遇掛名書役卽合意饒謀招搖撞騙而已

竟不能見上司衙門中一人之面不能開上司衙門

中一人之言不能探上司衙門中一日之事徒自騎

驢壓馬跟隨馬夫從役花費銀錢爾等養廉之外卽

有些微出息本都院已自燭照數計安有餘銀支給

日久月深漸至虧空且此輩狂奴皆係奸猾長隨否

則積年賣身惡僕一生伎倆止能恐嚇家主欺騙財

帛誰肯實心辦事替王出力爾等名列縉紳尚不免

罔上行私豈能責之奴隸下賤乎而欲其一毫無欺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審

諸事妥當斷不能也本都院恐爾等迷而不悟不惜長言告誡除行按察司嚴行驅逐並密訪查拿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坐省家人速行撤回飯店歇家不許容留窩隱至有緊要公文恐舖遞遲延遺失及押解錢糧等事必須差家人來省者務選老成謹慎之人限定往迴日期責送如有逗遛在省該主卽行首稟以憑拿究倘敢仍前縱容久住省城一經本都院查出官則飛稟家人立拿杖斃店家連坐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須至

刁者

雍正叁年貳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奏

再行嚴飭汛弁約束河兵以靖地方事

照得河兵一項原因掩掃下埽釘椿鑲墊而設故雖同營兵一體食糧而獨免其差操白應肅心河務晝夜巡防不得暫離工所今訪得各河汛弁平日不能約束以致河兵不守法紀或飲酒賭錢或坐卧高歌或強買食物或取用料草甚至砍柳做柴生事擾民莫此爲甚前經出示嚴禁在案不期此輩目無法紀並不悛改日下桃汛已屆正資巡防豈可令其四散逍遙以致工所寥寥乏人除密訪確實會叅外合再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奏

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沿河文武官弁兵民人等知悉嗣後管河同知通判時加巡查並飭千把弁員嚴加約束務令河兵各守汛地動慎修防倘敢仍前生事擾民除河兵嚴拿解轅從重究治外定將該管弁員會疏題叅河道廳印各官亦多未便本都院執法如山各宜凜遵毋得故違自貽法網須至告示者

雍正叁年叁月

日

嚴禁剋減堡夫工食仰沾實惠事

照得沿河堡夫兩宿風餐手胼足勞苦萬狀最宜憐恤其工食一項例在父州縣民壯工食內支給自應按名隨時發給以資日用之需不得短少分厘今訪得下北岸同知徐志巖竟將堡夫工食提解到署私自稱封扣除四季規禮并查柳賣草陋規分作小包註明字號總包一大封當堂發出隨令快手將陋規小包從宅門繳署居然入已殊爲可耻此等窮民出盡汗血惟藉此些須工食以爲養命之資乃任意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刻剥居心何忍官既如此狼籍則下而家人經承快皂從中染指誅求無盡小民何堪除會同

正河院特

疏糾參請

旨韋職究審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沿河堡夫人等知悉嗣後爾等支領工食俱開明領狀赴該管州縣衙門領給務要足數足色如有水色低潮戡頭短少並指稱各項陋規名色扣剋另封或家人書役從中分肥情弊許被害之堡夫赴轅據實喊稟以憑察拿治罪不得徇容隱忍甘受抑勒各宜凜遵毋違

雍正叁年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准戶部咨河南清吏司

案呈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內閣抄出奉

硃批

上諭諭戶部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寬裕俾咸臻安阜故

于各省雨暘節候時時咨訪體察無刻少釋于懷近聞

河南山東春雨少缺朕心深切軫念雍正元年七月曾

降諭旨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分年緩

徵未完錢糧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分帶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辛

徵未完錢糧俱着停徵一年雍正二年二月復念二省

去歲秋成雖稔百姓元氣方復舊欠新徵恐難兼顧諭

令該撫將實在民欠分作三年帶徵以紓民力今二省

春雨未足民氣未能舒暢朕念本年正供方竭力輸將

而分年舊欠復欲及時完納民力未免拮据用是再沛

恩澤着將河南省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帶徵錢

糧并雍正元年未完民欠俱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五

年帶徵山東省康熙五十八年至雍正元年帶徵錢糧

爲數更多着從雍正二年起限寬作五年帶徵爾部

行文該撫查明實在民欠數目按照年分以便帶徵

開闢納賦舒徐以副朕勤恤民隱至意倘有不肖有司

不按年分預行徵比者卽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其已收

在官者速飭起解毋令借端牽混以致侵蝕虧空爾部

卽遵諭行雍正三年四月十八日特諭欽此相應行文

河南巡撫欽照

上諭事理遵行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到本

都院准此欽惟我

皇上慮周部屋念切民瘼康熙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年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奎

錢糧因念豫省臨河百姓連遭水旱已經

欽部分年帶徵以紓民力欽遵在案今又蒙

特旨將康熙五十九等年分年帶徵并雍正元年未完民

欠自雍正二年起限寬至五年帶徵不特小民手足

得以展舒而官吏考成亦得邀免處分如此

殊恩疊沛

曠典頻頒真千古所罕聞而於

今爲特盛者也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撫屬官紳士民人

等知悉在納糧花戶自應將戶內錢糧徹底查算除

雍正一年錢糧照常於雍正二年奏銷前全完外自康熙五十九年起至雍正元年止節年共欠若干共計十分爲率分作五年每年止完二分上緊輸納在催糧之里長單頭總甲等自應按照每年應完民欠分數如數催納毋得欺嚇愚民令其額外多納或鯨吞入己或那墊別年他人戶下錢糧一經糧民告發或被本都院訪聞定行處死在經徵之州縣亦應按照五年每年帶徵若干足數卽止不得逾額多徵苦累欠糧花戶亦不得以完作欠肆行侵蝕如未奉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奎

恩旨之前有已收在官者卽行盡數起解以免牽混在督催之知府直隸州又應頻加示諭不時盤察如有逾額多徵以完作欠等弊卽刻揭報以憑嚴叅毋得通同徇隱致干重糾務期大法小廉奉公守法推廣

皇上隆恩俾小民均沾實惠倘不仰體

皇上愛民之心以爲心不稟遵

皇上仁民之政以爲政則幽有鬼神明有

國法及身卽見不待遠在兒孫也各宜慎之毋忽

雍正三年四月

日

嚴禁渡口乘機措索阻滯行人事

照得汎水漲發河面寬濶各口撐駕船隻濟渡行人較之水勢平緩之時稍覺艱難往來客商自必量情酌增船價埒頭水手正當多駕船隻周流接濟一以廣渡行旅免致守候河干一以多取數文俾得藉以餬口此一舉而兩得也詎訪得各處渡口乘此水長之時竟將渡船藏匿僅以一二隻小船來往河面任意措勒車一輛索錢四五百文馬一匹索錢二三百文卽肩挑担負並空手隻身窮民必索取如欲而後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奎

止盈裝滿載冒險履危阻滯行人莫此爲甚此皆沿河不肖地方官平日縱容家人衙役收受埠頭埒頭船戶水手規禮裝聾假瞎毫不稽查以致此輩胆玩法紀肆行無忌稍有心胸留意民瘼者斷不至此除一面密行訪拿外合亟嚴禁爲此示仰沿河文武官弁軍民商販鄉保地方埠頭埒頭船戶水手人等知悉務將大小船隻不論官船民船俱令撐至渡口每船議定水手數名不許遠離自朝至暮輪流往來濟渡亦不得乘機措索船錢苦累客商守候該地方官

親詣查察仍責令鄉保地方堆頭嚴加管束如有船藏匿水手違離故意刁難卽行嚴拿枷示渡口倘敢徇縱一經本都院查出或被行人告發先將失查地方官以溺職飛奏鄉保地方堆頭水手立拿處死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得身試貽悔莫及須至告示者

雍正三年七月

目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李

嚴行禁革小糧公費以杜私派以甦民困事  
照得滑濟內黃三縣奉

旨改歸豫省管轄今訪得三縣吏治民風竟與豫省迥不相同不但生監把持衙蠹用事買票賄差民受其害乃猶有小糧公費一項不知起自何年始自何人相沿成例甚爲民累每兩錢糧派銀二錢三錢三錢五分不等上下兩季開徵竟用火票催比紳衿幸免民莫能逃請問此項雜派作何使用作何開銷奉

旨乎抑奉部乎奉憲乎當此弊絕風清之際而民間疾苦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李

竟有至于此極者本都院訪聞之下不勝髮指本應立刻

題叅但各省風俗不一該縣新入版圖從寬飭革令其改舊從新合亟嚴禁爲此示仰該縣官吏士民人等知悉立將本年應徵小糧公費停止催徵仍卽勒石署前永遠禁革嗣後不論紳衿庶民每年完納丁地之外不許科派分毫如敢仍前混行派徵一經本都院訪聞或被受害之人告發官則飛奏書役里總人等立拿處死本都院鐵面冰心言出法隨慎毋以身

試法噬臍莫及特示

雍正叁年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亥

欽奉

上諭事雍正三年八月初八日准戶部咨河南清吏司案

呈雍正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內閣大學士馬 等交

出

硃筆

上諭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為憫惻晝夜靡寧茲秋成將屆憂念彌深該督撫可作速遴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不得收穫房屋廬倒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亥

場不安厥居者卽一面賑恤一面具奏務使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至所遣官吏或有草率將事及隱匿不聞甚至捏報賑給侵漁朦混使澤不下究者察出將該管官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姑恕爾督撫宜實心誠求竭力料理如恤子孫如辦家事勿視為具文以稱朕宵旰憂勞之至意特諭欽此相應行文河南總撫欽奉

上諭事理遵行可也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施行等因欽此除行布政司遴委能員分頭查勘外恭惟



皇上如傷在抱饑溺為懷軫念民生務求得所雖深結

九重而四海之大人民之眾其痼瘼疾苦如慈母之保赤

誠求必中至於豫省附近

釐穀尤其洞若觀火無微不徹故今歲以來

陷恩登沛既分伍年之帶徵又蠲三縣之正賦蘭陽儀封

之堤工偶爾漫溢議賑之

恩旨印便飛馳此誠亘古所希關於

今為特見者也又

念河南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奏

諭令遵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

田地被淹不得收穫房屋倒塌不安厥居者即一面

賑恤一面具奏務使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

所如此

逾格天恩有加無已豫民何修何幸而遭逢

盛世仰沐

皇仁至於此極合行宣布曉諭為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吏

軍民人等知悉凡在被水地方百姓各守田廬各安

本業靜候委員會同該地方官查勘果係真正被災

如有田地者照常耕犁多種二麥以待明歲春收該

委員與地方官亦須實心將事毋得聽信書役假手

鄉保或將真正被災者隱匿不聞反將未曾被災者

捏報侵漁查出官叅吏處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慎之

毋忽須至告示者

雍正三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奏

勸諭各崇節儉以裕民財事

照得農民三時力作以望一時收成三歲勤勞以餘一年積蓄此古人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之道也唐風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言不可過於快樂當思農人職分之所居耳此等文義農民雖不能解說然都會其意故老成良農訓誨子弟口裡說出來暗與古人相合總以節儉爲主不可恃有收成就便急促用去了爾等百姓們生當

聖明之世完納正項錢糧之外並無一毫襍派差使就是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河工用些夫料也是動用錢糧現僱現買的你們住居村庄耕種自己田地收了上來完過錢糧父母妻子一家衣着食用不盡豈不快樂今年春間天氣稍早了些

皇上於三月二十九日

聞奏卽齋戒虔禱四月初三日就得大雨你們得以佈種秋花夏秋以來雨水雖多除窪地被淹百姓現在查明賑恤外高處庄田十分茂盛收的各色糧食顆粒粗大比往年不同此皆

皇上至誠感格以故爾民得際此豐年豈可不從長計議

各自愛惜如秋冬報賽祭祀土穀神祇此是庄家百姓少不得的演戲酬答也可殺牲祭獻也可但須有個規則少則一日多則三天止宜白晝不宜黑夜就要歇手不可多飲銀兩毫無底止至于戲場之下酗酒賭博打架招非更當切忌鄉地耆老時加勸訓毋許少年子弟只顧一團高興浪費銀錢再婚嫁喪葬隨家豐儉還有一定之分不可僭越聞得豫省婚葬有散帖派助之例每當嫁娶殯葬散帖與各親友轉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輟相請註名帖內務要如數餽送至若殯葬則派某某出紙器銘旌門綵等項某某脩席待客某某管待僧道飯食叫做派執事不論貧富必竭力措辦況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挖却心頭肉寅年吃了卯年糧所收糧食千補百抵怎當得人情分子無日不有到得年終本家已沒得吃用矣甚而捐納監生各人功名該自己出錢捐納也要告助殊所不解此等都是窮民之累地方官各宜明白曉諭嚴行禁止有犯必究不可寬恕他如好淫好鬪好訟俱

足以敗家至於窩賭窩匪窩娼更立能破產民間費錢之事或大或小指不勝屈告示所不能盡載者鄉耆老人父兄師長俱當愷切教訓務期痛改各將今年所收糧食除納糧外計家下多少人口可能吃到幾時便可接着新麥其餘或存貯在家以備荒歉或糶易銀錢置買地產卽婚喪大事當稱家有無日用必需當量其出入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不可無時想有時此言甚爲得理須時時記念總之今日省得一文則後日不缺一文之用今日留得一升則後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奎

必得一升之濟切勿以本都院之言爲不必聽也再今年夏秋雨水透足土膏滋潤經水淹過地脉史肥爾民當乘此晴和及時耕翻多種二麥明春必加倍收穫共享盈寧合行通飭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各宜凜遵力崇節儉務使家家康樂戶戶安寧共遊化日共樂昇平本都院有厚望焉勉之毋忽特示

雍正三年八月

日

嚴禁包納錢糧以杜虧空事

照得輸納錢糧原係小民自封投櫃按戶徵比故不許詭寄田糧不應差徭亦不許大戶包攬小戶代爲完納再查定例內開文武生員及上司衙役將錢糧包攬等弊該管官查出如係生員褫革責肆拾板衙役責肆拾板枷號貳個月該管官不行查出被上司查叅罰俸壹年至州縣官有完糧之民不給印票照私派例革職拿問司道府等官明知不報者革職督撫不行題叅者降五級調用等語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奎

功令何等森嚴本都院撫豫以來凡於吏治民瘼無刻不留心體察今訪得豫省各州縣徵收錢糧竟有不令小民自封投櫃縱容劣衿銀匠櫃書串通包攬代爲完納空填流水出給串票直至拆封之日方行入櫃甚至地方官別有急需不拘本年次年向包攬之徒預借錢糧應用不入流水不給串票以致拆封者無憑驗其徵多解少盤查者無憑究其以完作欠相沿日久漸至虧空此等積弊豈可不急爲革除密訪叅拿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

後錢糧俱各遵照定例令小民自封投櫃同  
櫃書登填流水卽給串票將銀聽糧戶自行穿緣入  
櫃不許交給衿監銀匠櫃書原差代納如有前項包  
攬棍徒立即嚴拿詳報以憑照例分別褫革枷責倘  
州縣官希圖向此輩借用錢糧明知故縱朋比爲奸  
該司道府州卽行揭參毋得徇隱本都院除獎必盡  
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貽後戚慎之慎之

雍正三年九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嚴禁點充櫃書里長以杜私派以肅吏治事

照得櫃書經收錢糧不過填記流水串票止應選擇  
家道殷實老成諳練之人充當而里長一役久經禁  
革一應地丁正雜錢糧俱令花戶自封投櫃並不許  
衙役里蠹包收包納

功令何等森嚴近訪得豫省各州縣每于上年冬間以至  
次年開徵之前先點櫃書此輩俱係衙門積蠹明知  
經收一年錢糧從中便可飽填貪壑或派收里地租  
役或索取糧民冊費或串通里長銀匠掣用錢糧或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執戥重稱糧銀私增火耗因而銀不入櫃暗地先目  
剪邊甚至拆拿短封竟無一戶得免至於索取串票  
錢私收紙筆費又其小焉者也因有此等利息無怪  
乎爭執搶充鑽營備至不肖有司竟受點櫃之規者  
有之無品幕友先取謀充之禮者有之署內親戚宅  
門家人俱欲染手無所不至此點充櫃書之弊也若  
夫里長甲首單頭總催等各色不一而足舊例相  
沿庸碌有司不能頓革亦應從中清查不致苦累方  
爲便民此等里役或按年輪當或糧多應值自有一

定之規除紳衿例有優免不得令其充當外其餘如各衙門書役與夫奉祀樂舞諸生應與小民一例當差輪該應值之年不得躲閃今訪得豫省里役既不輪年充值又不按其糧額多寡惟據各里甲混行舉報憑官僉點以致有財有力盡皆買脫或免情求免惟一二窮民勒令充當一州縣中多者一二十人少者亦不下數百每於開徵之前報照現役房有使費官有分規一至比限紛紛入城不但往返盤費而經承櫃書不無酒水站堂皂隸不無小包倘或委令衙

縣宣化錄

卷之四

吏

官代比更有比規且印串流水紅簿戶房紙筆奏冊冊費等項俱令出脩非按糧科歛卽計畝均攤正賦尚在可緩襍派絲毫難逃此點充里長之弊也本都院查訪既確豈肯姑容除一面密行查叅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點充雍正四年櫃書俱擇老成殷實書辦令其充當禁止鑽營謀點務期弊絕風清官役家人俱不許再萌不肖之心從中取利貪此蠅頭竟忘性命至于報點現年里役止宜簡少不宜多設縣分雖有大小錢糧雖有

多寡或圖或里或保或所命名雖有不同然其實則無二致如一里之內設一總催每里分爲拾甲再設一首催又有坐差已足催糧應比矣不得仍前多點亦不得偏苦窮民卽紳衿外房子第上司書辦衙役概令充當分規冊費等項嚴行禁革本都院與各州縣約自今歲冬間以至明春開徵之前果能痛改前非革除積弊卽當立登荐剡註諸上考倘復仍蹈故轍吮民脂膏一經訪聞告發則白簡無情必以奇貪黷貨列款嚴叅不徒在於催科無術也各宜慎之毋

縣宣化錄

卷之四

吏

貽後悔

雍正三年九月

日

嚴禁囤販以濟漕糶事

照得今歲辦運漕糧正值買運之期現在委官承辦俱令照依時價公平採買屆期本都院親臨交兌誠恐射利奸徒將粟米收囤貪圖重利不即糶賣以致米價日騰貽誤漕運關係非輕除行該道府嚴行飭禁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辦漕官吏軍民併地方經紀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如有富戶奸商將粟米收囤串通蠹役牙行高抬時價致誤漕運者地方官立即嚴拿解轅以憑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各宜凜遵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毋違

雍正三年十月

日

嚴行飭禁事

照得驛馬車輛各埠頭凡大小文武衙門遇有公事俱照時價僱覓不許強拉押候短發車價派令運送久經本都院禁革在案今訪得祥符縣指借運漕名色差役着落埠頭僱覓車輛埠頭又借官差名色將外來車戶盡行押住候送糧石差役串通埠頭有錢者放回無錢者羈留寒冬臘月苦累不堪以致各處運送客貨車輛不但不敢輕至省城並不收入朱仙鎮等處裝卸臨年百貨昂貴病商累民莫此為甚除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嚴行飭禁并密訪查拿外合亟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衙門需用牲口車輛止許照時價公平僱覓不許差役強拉押候短發車價派令運送如差役埠頭人等不遵禁令仍行強拉需索苦累商民許被害車戶赴轅喊稟差役埠頭立拿處死官則照章究辦決不輕貸再現在押候車輛立即放行不得藉端致干罪累各宜凜遵勿違至告示者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勸誠短見輕生以重民命事

照得壽夭各有天數豈可自殺其身螻蟻尚且貪生豈有人不畏死總因賦性愚昧不明情理一時氣忿便爾輕生男人間或有之婦女指不勝屈本都院披閱各屬報到自盡人命或因公婆一言不合或與丈夫半語不投或妯娌相爭或隣居吵嚷或嫌夫醜陋或妒夫娶妾或夫家貧苦不能守耐或夫欠銀錢不能清還或兒女與人爭罵護短尋死或鷄犬被人傷殘咒詈亡生或借隣人物件不得應手或往娘家來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全

遲舉家撕鬧或街上兒童戲言引爲已耻或平日振鬬口舌招對含羞或佃妻僕婦憤主欺凌或筆耆逃荒擇肥圖賴甚至和姦被人撞遇借稱強逼丈夫賭博輸錢亦爲拚命種種短見往往輕生皆因地方官平日不能嚴切勸誠鄉耆老人父兄夫男平日又不能朝夕訓導以致愚夫愚婦茫然不知一有觸怒即便尋死但查定例內開自盡人命許總甲等帶同屍親當日據實報官別無他故者照律免檢卽令殮葬若地方官不卽完結總甲屍親不卽呈報妄行指勘

並衙役驗屍之人有恐嚇行詐等弊地方官文部議處總甲人等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若受財計所受之財從重治罪如有他故聽死者之祖父母父母親屬於是日具告卽於是日檢驗審係妄捏虛詞亦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等語有此定例若短見自盡無人抵償只當白死卽有人逼迫而死窮究到底不過問一威逼杖一百追埋葬銀拾兩而已人身難得如此太平世界不論富貴貧賤皆知快樂你們家道雖貧窮些丈夫雖愚蠢些也是命該如此若能安命一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全

般樣生男育女成分人家難道肯捨了自己性命叫別人得銀錢白白棄了父母公婆撇了丈夫兒女帶了繩子去見閻王俗云縊死之人要變牛馬胖項常繫一繩如此言果真何苦放了好人不做好景不樂倒去變牛馬受鞭笞呢本都院特編作俚語刻或斗方告示頒發各州縣每家給他一張令其貼於家堂板牆之上家有識字之人常常念與他們聽婦女中或有不懂得的逐字逐句解釋開導他初一十五宣講

聖諭之後不妨將此篇亦請解一遍令男人聽了回去父

訓其女夫誠其妻子勸其母各惜生命即或没人講解將此張貼在牆上萬一氣忿不能自己做主的時候抬頭看見這張紙亦可猛然省悟人身是難得的死了也是白死的或者不去套頸懸梁便可救人一命還吩咐同家居住之大小男婦並左隣右舍自古道識性可以同居這婦人向來蠢潑不明道理凡事就讓他些不必與他瑣瑣計較若他一時怒氣便須委婉勸解日夜輪替看守不可脫人過了些時少不

撫豫宜化錄

卷之四

全

得他的氣會平下來同居男婦隣佑人等與其死後連累見官候審不如破些工夫守勸他為妙本都院不惜苦苦相勸亦為愛惜人命起見凡有公祖父母斯民之責者諒有同心只當修行好事廣種福田刻一張白衣大士刷一紙陰陽文也望之勉之

雍正叁年拾貳月

日

再行嚴禁旗丁搶奪擾害以安民生事

照得旗軍領運漕糧自應恪遵法紀絲毫不得擾害地方况近奉

特旨嚴飭尤宜凜遵乃訪得往年泊船處所一丁主使衆丁成羣強買食物及擅取民間柴草等項並不償給分文價值偶有理論非橫行毆打即借端索詐以致沿河居民被害不淺似此種種不法言之不勝髮指除前經出示嚴禁外誠恐不法旗丁船戶人等習與

撫豫宜化錄

卷之四

全

示仰運官旗丁頭舵水手及地方人等知悉嗣後務宜痛改積習各守法紀如敢仍前結黨成羣強買食物橫毆索詐甚至搶奪擾害等弊許被害之人立即喊稟該地方官嚴拿解轅以憑盡法究處倘該帮官弁不嚴加約束徇情故縱查出定行一併飛參斷不輕恕各宜凜遵毋貽伊戚特示

雍正三年十二月

日



嚴禁私派以慰民困事

平定縣志

照得雜派病民大干法紀豫省大工大役無過河工而一夫寸料皆係動帑僱買並無絲毫累民卽奉

旨採買白蠟木桿並解京車價亦係開銷正項其餘如修

葺墩臺栽植柳樹驛馬草豆麩子地方土產各衙門

所用柴炭米麵工匠夫役迎接新官修理衙署鋪墊

執事上司過往一切車馬人夫下程草料等類久經

本都院嚴行禁革在案詎訪得各府州縣尚有慙不

畏死之徒罔上行私擅行科派或借河工名色派取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夫料或借白蠟木桿派取價值或借供應上苛或借

迎接新任或借幫助舊官或借伺候

欽差或借差鋪使費或借食鹽不足或借修理衙門或借

栽植柳樹或借修葺墩臺或借鞭春祭祀或借慶祝

生日甚至驛站豆料仍派行頭斗戶麩子仍派飯店

磨房草束仍派地方土產仍派出處柴炭米麵或發

半價工匠人夫仍充白役夏月搭涼棚則派椿木柳

枝冬月燒煖炕則派煤炭柴薪更有官不知而鄉地

私派者如查點保甲則派冊費疏濬溝渠則派人夫

遞送什物則派車驢輪報各役則派工食官不知而

里甲私派者到城應比則派盤纏戶房收書則派紙

筆坐催原差則派貼班銀匠單頭則派幫役又有州

縣欺瞞上司鼠竊狗偷者亦有知府知州指令攤派

者總之私派一文卽有十文累民私派十分方得一

分入已內除紳衿吏役并土惡地豪不敢派及止此

愚懦小民有限膏血爲公祖父母者刻意吮剥天理

昭著報應不爽有不神鬼鑒察天誅地滅者吾不信

也除密訪泰拿外合再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七

民人等知悉嗣後爾民除本身丁地錢糧之外如有

地方官并鄉約保地里長甲首單頭指借一切公事

名色派取一文一毫一草一粟者槩不得允從出脩

倘敢用強壓派卽赴隣近上司衙門具告如不准行

許徑起本都院衙門據實陳控本都院止將私派之

官役叅處決不累及爾民司道府州不時查察一有

所聞卽刻揭報若上司壓勒科派亦許地方官據實

密稟如彼此互相朦隱通同作弊一經本都院訪實

定行並叅卽本都院之至親密友亦不敢稍爲姑容

以貽民害各宜洗滌肺腸革除淨盡務期弊絕風清  
農民安堵望之切切須至告示者

雍正肆年正月

日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全

嚴禁鋪堂陋規以肅法紀事

照得本都院陞堂審理兩司解到貪官汚吏命盜等  
重案人犯一應伺候員役自應奉公守法不得需索  
鋪堂干犯法紀合行示禁爲此示仰轅門員役知悉  
嗣後毋得借端勒索鋪堂陋規致干嚴究中軍巡捕  
等官仍不時嚴查如掛號房旗牌舍人承差并轅門  
軍年貼班皂隸值堂門子爲供書吏人等倘有指借  
鋪堂名色向解差原被勒索卽行具稟以憑立置大  
法該中軍巡捕等官徇縱隱匿一經本都院查出叅  
革不貸各宜凜遵毋得身試特示

雍正四年正月

日

撫康宣化錄

卷之四

全

嚴禁出票拿船以慙民困事

照得豫省地方河路甚少間有可通舟楫者民間脩船載運客貨一家衣食之資全賴於此風餐霜宿苦不堪言爲地方官者自當體念此等窮民自覓衣食更加矜恤今訪得凡通水路州縣並不軫念民間或因解糧解犯等公務或因載米載煤等私事動輒出票拿船不論寒冬酷暑白日黑夜令其伺候蠹役因而賣富拿貧苦累不堪家人因而作威作福任意鞭撻卽官量給工食原比民間不敷再兼家人衙役從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六

中尅落及到船戶手中三日常不得一日之價何以餬口本都院訪聞之下不勝痛恨除一面密訪泰拿外合行通飭嚴禁爲此示仰撫屬附近水次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不論公私事務凡用船隻俱照民價僱覓不許出票差拿倘敢違許船戶赴附近該管上司衙門稟究如不准行徑赴本都院衙門控告拿船之官并徇縱之上司一併飛叅役則立拿杖斃決不姑貸各宜慎之毋貽後戚須至告示者

雍正四年正月

日

嚴行禁約事

照得黃河各處渡口擺頭水手駕舟濟渡行人凡車轎牛馬貨物并單身人口過渡已經本都院查照舊卷酌定價值現行河道刊豎木榜禁約毋許苦累行商今值汛水暴漲訪得各船戶將船藏匿乘機恣意勒索又經出示嚴禁密查拿各在案則是埠頭擺頭船戶水手之不法現在飭禁有犯必究矣而大小各衙門因公挈船之弊亦不可不除今又訪得大小各衙門凡有因公他出必預於四五日前出票差役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六

拿船以致各役持票到彼齊集船隻先期伺候不容濟渡客商因而得錢賣放威福自由如理問潘朝宰借押解黃臘爲名預於七月初一日差役王李二人赴黑堤口拿船該役乘機需索適初三日晚有牛客重過河載牛三船出脚錢一千零五十文盡被理問差役得去船戶葛燦章陳君錫劉福榜埠頭行劉永太捏頭韓進魁見証更有各衙門開役並未奉差持票假以公務爲名坐船過渡將過往客商船錢私收入已或認親友附帶或以熟識搭船苦累船戶水手無

怪乎船戶水手之刻剝商民也種種不法殊可痛恨除行兩司飛飭所屬嚴行查拿外合亟飭禁爲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弁軍民人等知悉嗣後一應緊急公務差使驛遞塘鋪責送公文以及巡查堤工水勢官役并押解人犯過往不論官船民船俱令隨到隨卽渡送毋許壅頭水手片刻挾延外如各上司衙門凡有公出開明應用船數行令地方官卽出印票齊脩渡送不得在數日之前預令伺候其餘各衙門人役往來照民間木榜定價一體給錢隨到隨渡亦不得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卒

預行拿脩至於各省鞘餉并一切解部物料亦令先期開明船數移行地方官脩用不許解官差役拿船各埠頭仍設立循環印簿二本凡有各項差使過往渠行登記月終送該地方官衙門查核倒換如有仍前出票差拿並無票開役到渡口滋事擾害卽行揭報并許埠頭壅頭船戶水手赴轅喊稟官則飛參役拿杖斃勿謂本都院言之不早也各宜凜遵毋得故違須至告示者

雍正四年正月

日

請照陽封等縣被淹沙礫地畝錢糧之例等事

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內開查祥符縣被災地一千八百九十頃五十九畝或變鹽鹼或成支河更有水退沙停將好地壓入沙內均難耕種將每年額徵地丁漕折等銀九千四百六兩八錢八分零康熙六十六十一雍正元二三年未完民欠丁地等銀共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七兩九錢六分零請照陽封中三縣豁免被災錢糧之例准其豁免其礫味鹹苦水深沙厚地一千二百七十頃一十四畝俟變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生

轉之時卽行陸續報墾上味稍淡水淺沙薄地五百二十頃四十五畝可望將來耕種應於雍正六年先照下則起科三年後仍復原則等因到本都院准此除行布政司轉飭欽遵並令大張告示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祥符縣官吏并被災黎民知悉嗣後除每年額徵地丁漕折等銀及康熙六十六十一雍正元二三年未完民欠地丁等銀奉

旨豁免外其礫味鹹苦水深沙厚地畝俟地上變轉之時卽行竭力墾報至土味稍淡水淺沙薄地畝遵照部

行於雍正六年先照下則起科三年後仍復原則該  
地方官須仰體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實力奉行務使被災窮黎均沾實  
惠如有逃荒遠出戶口廣爲勸諭招徠乘時耕種倘  
地土變轉不卽勸墾並隱匿不報察出定行糾參不  
貸各宜凜遵毋違

雍正四年四月

日

嚴禁編審積弊以除民累事

照得五年編審

人典攸關職司民牧者務當仰體

皇上輕徭薄賦惠愛黎元至意剔除諸弊矢公矢慎使壯  
健成丁者不致脫漏版圖老弱逃亡者不致光丁遺  
累不得聽憑奸胥任意開收亦不得縱令各役肆行  
派累方爲稱職誠恐各地方官怠惰性成貪污苟且  
視

朝廷審丁定賦之期爲伊飽欲侵漁之候或借心紅名色

或借紙筆之需止圖規例到手一任書役橫行得一  
瓜十民何以堪及至臨審之時又如木偶升堂但憑  
一冊點唱應除者不除應增者不增哀號載道充耳  
不聞且訪得豫省尚有餘丁一項地方官竟敢私行  
徵收殊干不法若不乘此審丁之時卽將此項餘丁  
以補老弱逃亡缺額尚思侵欺人已罪不容誅本都  
院臨期密訪查察外合先條列曉諭爲此示仰撫屬  
官吏糧里人等知悉各宜勉勵精神洗滌心肺謹遵  
條約禁絕弊端務使里里均平丁丁着實循良自勉

當實副手父母之稱貪黷可羞毋甘居於不肖之列  
所有條約開列於後

### 計開

一須自行捐脩紙筆攢造丁冊毋得借名勒派  
一舊有心紅陋規先期出示革除

一先期出示嚴禁不許胥役鄉地人等借名派取按丁

### 需索

一令公直戶頭開報審單丁冊先期呈送務須封入公所彙造外仍加謹巡查不許私通關節賄賣脫漏

撫康軍化錄

卷之四

七

一臨編審之時預先派定里甲出示通知某日審某里某社某甲隨到隨審毋令鄉民守候

一審丁時先期懸示使無地貧民老弱單丁當堂申訴審實卽與開除另補

一舊額人丁應徵賦稅不許戶書人等受富豪賄賂賂賄與開除將無力窮民裁造報補

一老弱無地單丁與夫逃亡死故遺累里甲賠納者取具兩隣甘結卽予開除另行頂補不得仍坐伊子孫親族里甲名下

一舊額人丁自有定則不許書役受賄將上丁挪作下丁亦不許書役挾仇將下丁改作上丁

一丁額內有開除者卽將餘丁頂補如無餘丁遵照

部文將新增人丁審實地多富戶酌量抵補

一審丁時必着本人親到逐細查問年甲如與丁冊不符卽保捏報當立刻審明究處

一紳衿除本身優免外其餘親族人等概不許漏免

一丁抗違者詳究

一地盡糧絕窮民卽值少壯亦編入新增冊內不許加

撫康軍化錄

卷之四

七

賦應納丁糧必須着落地多糧多之人

一除補足應徵丁額外不許私徵一丁致于嚴添治罪

一本都院條列所不及者各當因地置宜設法辦理總期均平公正不使絲毫病民

一各州縣向有編審積弊預爲詳明以憑飭令勒石永遠禁革

以上十六條各州縣如果實力奉行則民心自必歡悅口碑載道固無俟本都院訪實然後註以上考也若漠視民瘼縱役濫派或經察出或經揭報或經

發官則立刻飛奏性命以之身名俱喪役則立舉杖斃決不姑貸慎之慎之毋貽後悔須至告示者

雍正四年四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癸

嚴禁富戶奸民賤固貴糶以濟漕運事

照得漕運關係俸餉米糧例有定價豫省不近水次州縣題定徵收折色解交糧道親赴衛輝水次沿途買兌由來已久詎附近之富戶奸民土豪地棍輒欲乘機取利每于糧道辦漕之時先期收囤以致米價驟昂部定價值不敷採買沿為積弊牢不可破地方官並不嚴禁查拏而奸胥蠹役又與囤戶斗行聯成一氣通同作弊更訪得有等不肖屬員亦令親屬家人爭先買囤與民爭此蠅頭此河北糧價之所以無一年不貴也今歲豫省蒙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癸

皇上聖德格

天雨暘時若年穀順成不但春間二麥豐登即秋收百穀比往時豐稔之年亦多數倍之獲今冬辦漕似易為力但恐民間仍扭前習又復多為囤積藉勒高價臨時兌運維艱又因直隸客商搬運不絕雖奉部行許商船尾隨糧艘而進但漕糧例有定限萬難違悞商販不拘何時皆可收買况漕運所需止在穀米而商販所備尚有雜糧自宜先公後私務候豫漕買足之時

方可聽商人買販或令商人先買高糧芝蔴豆麥等項或先赴河南折徵州縣採買庶與辦漕無碍若聽其將水次米穀爭先買運一空則將來漕亦難辦致悞

陵通兩省所關匪細不得不預為籌度也合行曉諭為此示仰河北一帶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民間穀米不許收囤昂價先儘糧道照部價買運如有仍前將米穀收囤者該地方官不時嚴行挨查并許鄉地隣佑首報立刻押令照時價糶賣以濟漕糧商販人等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米

令其先公後私毋得爭買米穀如地方官不行查禁一任措勒長價并自行囤積或經糧道揭報或經本都院查訪得實定行飛參各宜凜遵毋違

雍正四年八月

日

為再行飭拿獎棄土棍以安良善以靖地方照得賞善欲其長惡惡欲其短善不先賞則民無以勸惡不加懲則民被其害本都院欽奉

簡命撫豫兩年從前查有善士良民給以匾額立加獎賞查有劣矜惡棍亦即出示勸諭許其改過自新如再不悛方行拿究在案此本都院急於賞善緩於除惡一片婆心也續據各屬回稱現在惡徒俱知畏法欽跡倘再肆行無忌即當申究迄今日久未據各屬查報是豈此輩果能改惡從善乎抑或鈐制地方官使之不敢聲言乎但稂莠不除嘉禾不植薜荔不剪松柏糾纏除再行密訪查拿外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速宜革面洗心去頑從善倘怙終不悛惡霸一方許被害之人并鄉保公直赴地方官密稟該地方官訪查無異即刻密申本都院以憑立拿赴轅按律究處如地方官姑容長惡該司道亦即查實揭報務期羣惡盡除小民安堵若從前示諭之後已經改過者亦即指名詳送本都院另加獎賞各宜凜遵毋得故違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米



雍正四年八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一百

再行勸諭愚民懲念戒關保全身命事

照得螻蟻之細尚且貪生倉猝之仇何難排解而豫省民俗强悍好勇鬪狠或因尺寸之土而卽興戎或因升合之糧而卽截殺或一言不合而拳棍交加或細事不和而刀鎗並舉或隣居世好偶因童婦而成仇或聚處集場多因一醉而拚命本都院披閱舊案甚有買物而一錢起釁過渡而一文傷生此等兇徒抵償何惜而不知辱及父母累及鄉隣人命一案招成而徇以身家性命者不知凡幾是以不厭絮煩再三勸諭誠爲地方官者當嚴其關毆之禁犯則必懲爲鄉保長者當竭其巡防之力遇則必勸爲父兄者當戒其子弟毋使逞血氣之剛爲妻室者當勸其夫毋得鼓一時之勇父與人爭子當跪諫兄與人毆弟當力排鎗頭鉄尺止堪防夜之需農器鎌刀莫作行兇之具當一念而不可遏之時宜思入牢而不能出之日卽或邀

赦減等豈是多得之

皇恩近奉釋放追埋亦屬非常之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一百

曠典慎勿視為常有而以為可倖免也合再嚴行勸諭

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宜畏法守身懲忿戒鬪家居遭橫逆即便閉門途次遇克人惟當趨避如戶婚田土之必爭者止宜赴官告理錢債細務之宜論者亦應憑中處和慎勿於一言牴牾遂爾揮拳半語齟齬互相持械一身入獄田園不得治而妻孥不得見矣三尺無情欲死不即得而欲生無可逃矣值此耕田鑿井於熙熙皞皞之時正當含哺鼓腹於光天化日之下旁多識字者務須多方解讀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以相勸誡有意民瘼者自必編作俚語以警愚蒙倘官吏不為禁止則必叅處鄉保不能排解則必究懲法在必行各宜慎之毋忽

雍正四年八月

日

再行勸諭農民節儉蓄藏以充民用事

照得今歲豫省叨沐

皇上聖德格

大雨暘時若年穀順成春間之二麥既較勝於往年而秋後之收成更羣歌乎大有當此滿篝滿車千倉萬箱之時正宜節儉蓄藏以脩耕九餘三之蓄為地方官者應將前頒小示再行貼諭為一家長者應即量入為出戒其太康查民間用財大則先納官糧以免追呼之擾次則當留餘粟以脩終歲之需此外或置產買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三

牛明年當倍而入或娶婦嫁女凡事循分而行或布帛所必需但求溫煖或葬祭所不免毋事奢侈即報賽田功而雞酒豚蹄更多誠意當歲時伏臘而汗錫坯飲饒有淳風若因歲入之既豐便爾用財之無度或赴會場而羣相賭博或進酒館而共快酩酊或恃其有餘而即與人爭訟或只圖適意而不念及將來則口用不保其常充而青黃必致於不接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不可無時想有時雖屬鄙語可為格言合再勸諭為此示仰撫屬官民人等知悉將本都

此示不得視為官府具文惟奉作父兄告誡時時寓目刻刻經心而財有不常積用有不常舒者必無是也有父母斯民之責者其為我轉告之有木鐸警世之心者其為我提撕之有好樂無荒之思者其為我諦聽之毋忽

雍正四年八月

日

嚴禁征還借穀通例收息以甦民困事

照得常平倉穀春借秋還每石加收息穀一斗此定例也今春詳請借穀各州縣目下秋收之後正值徵比還倉之時本都院密行查訪各州縣不但踢斛淋尖之積弊家人倉書斗級需索之陋規俱不能革除而且有違例多收息穀直至加二加三亦有每斛加息一斗此又係暗中加二雖由向來舊習相沿非創之自我何竟無一矯矯自好之士起而革除而甘于因循舊習同居汗下殊不可解該管之知府直隸州毫無覺察亦不嚴行查禁即有所聞通同徇隱以示私恩竟有縱令府州倉房快手亦得從中分肥索取深可痛恨除一面訪確題奏外合亟嚴禁為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示到即便照抄多張各處張掛通行曉諭仍大書特書每穀一石止照例收息一斗字樣實貼倉前使借戶遵守凡有還穀花戶到倉驗係乾圓明淨之穀即照前借之數收倉不許淋尖踢斛并嚴飭家人倉書斗級不得多方掬勒需索小包每石息穀一斗之外不許多收顆粒倘敢故違

一經本都院題奉身家性命均在不保各該管上司亦應不時申飭稽查一有所聞卽行揭報如通同徇隱亦必附奏同受

朝廷殊恩切勿令本都院一人作惡諸公俱做好人雖軫念民瘼之盛心未必人人皆有而愛惜功名之私念或不能一日去諸懷也清夜苟能捫心則本都院幸甚矣慎之凜之毋忽

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軍本

嚴禁抄寫轅門報單之積弊等事

照得本都院撫豫兩載水蘂自操每日開門不過投公文審大案屬員稟見稟話而已從不收人禮物接人書函受人囑托客人鑽營無如不肖有司存心窺探買通在省奸徒惡棍逐日錄報名曰轅門小抄又曰省報而本都院號房每季受其規禮按日抄給內中亦不過今日見某官拜某客審某事收呈幾紙如何批發而已在抄報之人視為尋常不足以得各屬歡心難以索取價值因而假捏新聞訛傳奇說以悅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軍

外府州縣之耳目及至身罹法網駢首菜街在抄報之人固屬無知而刺史牧令何得以錢誘人犯法按之於心抑何忍乎除嚴檄按察司驛道中軍祥符縣密拿重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各宜凜遵

功令不得仍前買通棍徒抄錄省報轅門號房不許按日抄給中軍早晚在轅嚴加巡察如有號房抄給并打報之人赴轅探聽者卽行嚴拿稟究以憑立置大法各路塘鋪司兵不許擅行傳遞不論諸色人等能將

傳遞省抄赴轅出首都院定行重賞止拿抄報之人從重究處决不令有絲毫拖累各府州縣如仍出錢買抄卽刻飛奏決不寬貸各宜慎之毋貽後戚

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東

嚴禁代女出氣登門打罵之惡風以重人命事

照得男婚女嫁人道大倫男長必當娶婦以爲家女長必當配夫以成室則是女子出嫁之後與父母漸同陌路與翁姑不啻親生當移其孝順父母之心以孝順翁姑矣此俗諺所謂生爲夫家人死爲夫家鬼也乃不安婦道撒潑逞刁或與翁姑詬誶或與本夫打罵卽奔歸母家告訴而爲女之父母叔伯兄弟者旣不能訓其女於平日而使之敬戒無違又不自知其女之不賢而曲爲護短偏袒卽便男女成群執持器械竟上婿門打公罵婆勢同抄毀非打傷人命卽威逼自縊此風甚惡合行嚴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務必上和和睦夫倡婦隨翁姑盡翁姑之道夫婦盡夫婦之倫叔伯妯娌姑嫂之間亦必各安其分各守其常不得時常吵鬧卽偶然口角不許奔歸母家告訴而母家亦不許糾約多人登門打罵如敢故違致成人命定將奔歸告訴之女坐以主謀喝令登門打罵之父母叔伯兄弟坐以白晝搶奪地方官卽以罷軟糾奏決不寬貸各宜慎之毋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東

遺

雍正四年十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單

為再行勸墾荒地嚴禁需索阻撓以安民生事

照得豫省荒地甚多入蒙

皇上天恩水田寬以六年旱地寬以十年墾科輸租猶恐民力不繼令地方官資給牛種自應踴躍爭先野無曠土矣乃本都院自布政使任內以及陞授巡撫不惜諄諄勸諭并將已墾成熟未報墾升者免其欺隱之罪題准當年完糧而三年以來不但熟地仍行欺隱而報墾者更復寥寥本都院細加察訪乃知小民不敢墾荒者其弊甚多不得不條分縷晰廣為曉諭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單

嚴禁開列於後

一各州縣荒地無工本者既不能報開有工本者亦不敢認墾蓋一紙墾詞到官先批鄉保地鄰查覆即便需索使費甚而坐圖之原差并催糧之里書掌案之經承羣起而爭更有不肖之員用印一顆尚取其值以致認墾者望而裹足此一弊也嗣後批查勸限秉公據實回覆如果無人古荒四至分明印給印票准其開墾造冊申報不許需索分毫違則官叅吏處一司府經承橫索冊費尋累苛駁駁至無可再駁尚不

肯代爲詳轉本官不能稽查存行爲此輩所使此輩亦必出之墾戶地未墾成而已剥去數層之皮貧民何堪無怪乎視墾荒爲畏途此一弊也嗣後布政司各府直隸州務必刻刻提防凡有州縣報墾冊結核明如已合式卽刻照轉倘有不符卽令經承將不符之處稟明開具冊結式樣發彼州縣照造如敢仍前苛駁橫索一經本都院查出官叅吏處

一問斷夾荒雖屬無人別入不敢過問而四旁熟地相近人戶又不肯墾希圖日侵月削以廣自己地畝欺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聖

隱錢糧此一弊也嗣後如有夾荒地畝卽勒令地鄰報墾如抗不具報該地方官卽將此夾荒之地丈出給與情愿墾種之人開墾并將四鄰熟地丈明如有欺隱卽行詳究追出入官地方官不實力奉行叅處不貸

一頑紳劣衿奸徒惡棍希圖覓成霸佔熟地當報墾之時並不聲言及至墾熟卽出而爭執或稱係祖產或稱係買業每乘地方官陞遷事故離任之時預先捏造假契用印收存執爲憑據告爭不已致墾戶畏縮

不前此一弊也嗣後如有此等告執者卽將假契追燬立案不行各上司衙門亦不許准理批查倘報墾之時執契告爭者查出果係祖產買業卽將地畝入官召募墾種仍開以荒廢田糧之罪地方官徇情准理斷價斷贖以長刁風定行從重糾叅決不留此民害

一鄰州鄰縣界限不清則臨邊荒地此墾彼告彼墾此告以致無人敢墾此一弊也嗣後各州縣務將交界之處查明立石小民不得侵種犯界如將甲縣之地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聖

赴乙縣報墾乙縣之民至甲縣認荒者兩縣會勘明白從重詳究官或袒護亦卽據實揭叅

一地方官私征入已將民間報墾年限已滿熟地并自首成熟地畝槩入紅冊征糧並不造報以致紳衿士庶從而效尤每視欺隱爲無罪故往往一縣並無寸荒而除荒之原額尚屬盈千累百此一弊也嗣後各將欺隱地畝作速詳出姑免其已往之罪若怙終不報一經本都院查出或離任後被別官揭報則死有餘辜斷不輕恕矣

低窪之處並不講求水利以致大雨淋漓之時四方之水無從宣洩積聚一區良田盡成巨浸此一弊也嗣後務必留心水利或開溝渠或築堤堰相其地土之宜俾雨過即涸不致久淹則窪池亦可壅也慢不經心者其能免於鷹鷂之逐乎

一異鄉游手游食棍徒並不驅逐或借屯民名色或借墾戶名頭從中阻撓生事將民間已墾熟地報官認限以致訐訟不休且敢私下行兇鎗棍交加致成人命此一弊也凡此皆地方官庸懦無才以致此輩橫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萬

行無忌嗣後務必嚴加查拿驅逐飭令土著之民速將荒地開墾使無寸荒為彼垂涎指認如土著逾期不墾從重究處

以上八條本都院不過舉其大槩害切民生者言之其有幅幘寥瀾或本都院見聞不及或山城澤國土俗不同惟在賢良郡守州縣於本都院言及者實力奉行於所未言及者明白詳報以便飭行至於藩司為錢糧總匯受

恩深重更當剔除奸弊以安民業倘能其勤厥成使野無

尺寸之荒民有田園之樂本都院與有厚幸焉

因徇苟且一任吏民作奸則

功令森嚴本都院不敢代為分過也各宜勉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

日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萬



爲嚴飭查拿老瓜賊以安行旅以靖地方事

照得老瓜賊貽害客商最慘最惡其種種設謀陷害奸詭伎倆凡老於江湖久慣行客莫不盡知彼知被人識破難於再行近又另設新法害人不但人不及防而巡查官役亦難稽察更爲詭秘本都院不得不明白曉諭使衆共知共聞亦不得不設法查拿使彼容身無地訪得老瓜賊身穿破爛衣服假扮遠來乞丐三五成羣曉散夜聚寄身於空廟空窰車屋草棚之內凡黃昏五鼓遇有孤身及一二人行客卽行謀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害或用刀殺死或用繩勒死隨將被害客人衣服剝取換上所穿破爛衣服旁置籃筐打狗棒碗箸之類粧成乞兒被殺模樣地方官視之認爲仇殺惟緝確兇並不勒比慣捕嚴拿惡賊以致彼得肆行無忌故近日各屬所報路死人命甚多查定例此等案件俱限三個月審明仇盜

題參何等嚴切地方官豈可不實力查拿本都院特設一杜源絕流之法一嚴禁歇家飯舖早放行人將本都院牌文編成斗方小告示刊刻清楚刷印多張凡

境內大小歇店并庵觀寺廟塘房墩舖凡通行商客處通行實貼通曉如勸世文一般使客商聞知不敢孤身暗地行走一將各處空廟空窰空塘房墩舖盡行壘塞車屋草棚稼穡棚內俱令本家不時早晚查看不許任歇一人在內庵觀寺廟中有住持僧道者槩不得擅自容留一凡大街小鎮遇有賣藥拆字說書唱曲打卦算命看相弄猴弄蛇耍拳打彈變戲法擺碁勢打流星等匪類槩行嚴逐出境如敢抗違卽稟官究明押解原籍此杜其源也至於遠來乞丐除

撫豫宣化錄

卷之四

五

老人婦女幼童及瞎眼瘸腿殘廢疾病之人地方官或收入養濟院或令孤貧頭管束許在地方討喫活命若強壯少年毫無殘廢疾病者卽刻拿送地方官問明遞回原籍收管再嚴飭鄉地保甲長牌頭民壯兵役早晚稽查務使此輩無處存身此絕其流也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遵照本都院所設杜源絕流之法實力奉行務使老瓜賊絕跡地方寧謐行旅無虞如敢虛應故事所管地方有一起路死人命除卽捕各官

題系外定提經承民壯捕役鄉地人等解轅究處該府  
州不加稽察一任屬員怠玩者查出并叅不貸如歇  
家早放行人事犯之後照律治罪外仍不許再開歇  
店并將擋槽之人一體究責各宜凜遵毋得視為泛  
常自貽伊戚特示

雍正五年正月

日

爲嚴禁紳衿敗類奴僕橫行以端風化事

照得紳爲一邑之望衿乃四民之首自應居鄉恬靜  
善立風規以表率夫閭里凡有親族子弟奴僕庄佃  
人等倚勢橫行者俱當嚴加約束非公不至邑宰之  
庭閉門不管他家之事斯不愧乎先達而有益於民  
風已出仕而退居林下者曾以斯道治人豈容身犯  
王章未出仕而家居候選者亦將以斯道治人何得先  
居不肖至於明經宿學青衿子衿原爲

國家儲用之才宿典譽髦之選更當埋頭勵志立品端

躬若夫捐貢例監武生以及捐考州同吏員等雜職  
不過博一頂帶榮身保全自己門戶免令地方官扑  
責而已豈得妄自尊大惡霸一方哉本都院訪得豫  
省紳衿除品學兼優矯矯自好者飭地方官製匾獎  
勵外有一等不肖紳衿端以唆訟抗糧爲能事窩娼  
窩賭作生涯或出入衙門而鈐制官長或武斷鄉曲  
而魚肉小民完糧必短封戚耗保甲必抗不當差出  
借倉穀則捏造鬼名而負欠包攬錢糧則詭寄田地  
而侵收收留異鄉無藉之徒以爲僱工佃戶而罔關

其妻女招致游手好閒之輩以爲外班家人而滋擾夫地方甚至挾妓包娼而轉相推薦窩奸隱線而坐地分贓縱容佃戶挑販私鹽違例放錢十分取息惡不勝書罪難屈指又有一等假公濟私好管閒事者尋地方官之過失而供其指摘借地方上之公事而屢至官廳口口公祖聲聲父母刊貼德政豎立碑文隻鷄樽酒而慶生辰卽是說情之漸排難解紛而勢奔走便爲請托之媒鄉地懼其聲威任從指使家奴半充吏役遇事風生百姓攫其鋒只須一張名帖衙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事

官奉其令便如一道靈符正印之體統較尊竟有時而唐突長官之簠簋不飭隨乘此而把持一事不投印號召衆人關城門壘私宅無所不至一言觸怒卽商同無賴散揭帖述公呈必允方休又有紳與紳爲仇衿與衿結怨或因尺寸之土而不共戴天或因他人之事而痛如膚受先糾黨羽私下扎打一場再動干戈當官告上幾狀紳則仗一人之威力而備足以制官衿則藉聲氣之應求而勅稱爲通學且有本身犯事既抗不服拘並子弟家人亦底不令出官差到

彼實屬無可如何庸吏徇情只得置之不問因而奇身門下起有外班之名倚靠鄉紳卽作爪牙之用此輩橫足而行擇肥而食一有所犯主必出頭百十爲羣民受其害除現在密訪嚴拿將頑紳劣衿分別叅咨豪奴惡僕立置大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撫屬官紳士民人等知悉嗣後猛省回頭杜門歛跡將本都院前項分列惡款逐一檢點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并將從前收留異鄉無藉游手好閒之輩立時驅逐不許仍借外班名色私自容留其親族子弟庄頭佃戶僱工奴僕嚴加約束不許生事害民倘惹事招非吃酒行兇被人告發靜聽地方官執法究治不許代爲出頭討饒囑托其佃戶人等果係抗租荒地之人許送官責懲若任一時之喜怒倚勢將無辜之人送官秉公審明照誣告律反坐至於鄉黨平民一槩不許欺壓如有受侮伸冤者官爲准理必將威力欺壓之人盡法痛處敢有一事抗違許地方官通詳本都院

定行

題叅仍將通詳之地方官目爲強項吏記功保薦如地

撫豫軍化錄

卷之四

事

方印捕各官仍前瞻徇聽其說情請托或將無辜  
民枉法責打以博權心并令縱容家人橫行收留外  
班滋擾不加嚴禁本都院一有所聞卽并飛奏以懲  
無耻決不寬貸再方伯承流宣化廉使弼教明刑守  
巡監司職端風憲府州守牧任重襄帷當與本都院  
協力同心嚴行禁革維持風俗以安善良并督施勸  
教俾鴟鵂化爲鸞鳳狐鼠盡作祥麟則本都院幸甚  
地方幸甚

雍正五年正月

日

撫遠宣化錄

卷之四

聖

詳請錄刊撫遠宣化錄文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費金吾河南等處  
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彭維新河南通省驛鹽糧務  
分守開歸河道楊夢琰巡理河南通省河務兵備道  
祝兆鵬分守河北兵備道朱藻分巡南汝道孫蘭芬  
爲會詳請刊撫遠實政以便查閱遵行事竊照學古  
服官自有先型爲模楷脩員執事當奉憲法爲章程  
況副都御史才本性成姿由岳降歷仕中外逾四  
十年臨政既多謨猷練達又恭膺

撫遠宣化錄

文

寵命昇以巡撫重任親奉

恩綸克遵

聖訓其行者皆所試驗而言者必有由來本司等奉行之  
下儆志傾心三年以來今已成帙上自經

國之大政贊勦之良謨以及夫察佐情偽問閭瑣細無  
不具條而又能暢所欲言言必盡意凡理之當然事  
之所有情之必至者皆所詳悉至於酌其緩急權其  
重輕因時而設隨地而施相機而行循序而進者又  
莫不有大中至正一定不易之規焉且下行文告尤

爲吏治金科時而法言揚厲則字挾風霜時而與諠  
溫利則言皆珠玉時而累牘長篇直可振聵啟聵時  
而虛衷下問又能廣詢旁諏妨民者必盡革而無遺  
善世者必遵行而可久因其所言以想見其存心無  
非欲獎掖後進共輔

皇猷鼓舞斯民同歸至善而已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

至誠之睿哲屬精圖治

上諭類頒而且令羣臣條奏執中用民固已巨細畢該美

撫豫宣化錄

文

二

善脩舉矣大小臣工躬奉而力行之猶恐不及今復  
以副都御史之言請而授之梓人公諸同事恐非副  
都御史之意也雖然嘗竊觀夫天焉天高高在上莫  
不照臨而未嘗不藉月露星霜以爲之顯著雷霆風  
雨以爲之發舒四時八節以爲之宣布今

皇上之照臨猶天也副都御史之言猶月露星霜雷霆風  
雨四時八節也當其拜手屬言之後郵封傳遞之時  
凡在屬員雖莫不寓目而經心然奉檄轉行守藏有  
吏是不便於不時吊閱且官之去留不常後來之官

吏苟失於稟聞孰知從前行過有案而爲之稽查遂  
守耶仰祈將章疏條奏文移告示稿案凡上有關於  
國是有資於吏治下有益於民生者悉檢閱較正制  
刷頒行俾屬員各置一冊於案間晨夕展觀奉而行  
之共宣

聖化於無窮洵足稱新進之指南而未可目爲尋常之簿  
書也

雍正五年九月初八日奉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南等處地

撫豫宣化錄

文

三

乃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加六級紀錄三次田 批  
郵隆之代不廢文辭敷政之臣當欽時命本部院恭  
庸

特簡畀以封疆自分庸愚有慚節鉞然而

聖明在上

庸算無遺

諭訓所頒

繪言盡善是以奉無越 以施行嘗觀夫古之明聖教  
者註疏不足則繼之以釋文古之宣聖化者咸使聞

知則重之以韜鐸三年以來書雖成帙試觀此書所

言能有一語出於

皇上訓旨之外者乎敢有一語違乎

皇上訓旨之中者乎其受

恩深重而稽首願言者卽詩所謂

天子萬年是也其芻蕘一得而入告我

后者卽書所謂敷奏以言是也其下諸有司而條分縷晰

者無非同寅協恭之大義其懸諸

國門而令行禁止者無非好善惡惡之公心惟冀在位

撫豫宣化錄

文

四

之君子各以舉夔稷契自居而共著夫

明良喜起之盛在野之小人各以士農工賈自力而共安

於日用飲食之常人人靖獻其謨猷處處歡騰於歌

祝則風聲四訖觀聽日邇時行物生天不言而歲功

自叙垂裳恭已

帝無爲而化道已成如是而代言順

命之臣職庶乎得盡犬馬愛

主之微忱亦庶乎稍安矣此則本部院之志也該司道以

行有常附諸簿書展觀未便請付刻

願俾入經編分授官僚以供晨夕本部院自當敬謹

未敢有違竊自雍正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旨署理巡撫印務起至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奉

旨加兵部尚書銜授爲河南總督止先將巡撫任內所行

各案檢閱較正其刑名駁正悉係對簿之文糾劾封

章應存隱惡之意俱不錄刊外僅得十分之一仰候

本部院自脩資本鳩工鐫刷書成之日恭奏諸

旨進呈

唐覽再行頒發各屬一體查閱本部院才同蠶線學亦面

撫豫宣化錄

文

五

牆雖俚語成編非是韓陵片石但苦心獨綴勿爲驚

詭遺緘高明者另出機杼以補其不逮新進者悉心

研究而擇其可從則同宣

聖化於昌明共贊

皇猷於悠久本部院幸甚矣此繳

宣化錄跋

竊惟豫州係九有之腹心蘭臺乃百司之領袖

聖主承乾而御極必簡任夫賢良蓋臣報

國以宣猷用宏抒其匡濟從來經猷之卓聲

須本學術之深醇上之忠可回

天下之澤能被物和衷恤屬瑣言末議兼收明

照驚人化日光天共凜投難遺大處以鎮

疎朱  
一

靜而無疑錯節盤根愈見展舒之如意如

我

大總制田公

盛世麒麟

熙朝柱石

端方行已苞苴暮夜之藜藿

詳慎居心利弊民風之畢悉勳階屢擢服官

騰傳烈之聲數歷頻經率屬著清剛之譽

爰自屏藩之任膺茲

簡畀之隆其奉

命而撫中州也百城基布星羅東接淄青而西

聯函谷九曲龍門砥柱南通淮海而北枕

神京當

節鉞甫臨不無陽愆陰伏之為慮而隄防鮮

固更多潰冒衝決之堪虞比年聞無麥之

害濱水有其魚之歎

疎朱  
二

公即敷宣因草委婉陳情曲繪閭閻淋漓入

告

九重色動遂停累歲之征萬姓歡騰獲甦八州

之命至其手障狂瀾力支修築孰疏孰濬

總酌量夫高卑為捍為防不少弛夫暑刻

頓使縱橫汎溢盡慶安流四出分岐咸歸

故道而且桑麻井里每事營心弭盜安民

多方設法讀封章之詳明愷切無非七雨

之綱繆捧檄行之實政仁心惟計苞桑之  
鞏固倏覩兩河表裏如坐春臺八郡版圖  
咸歌樂土爰於自公之暇校剗記之紛繁  
退食之餘墜楸移之前後分為四帙勒成  
一書實乃湮遠而詞昌足覘膏深而光沃  
允矣一朝之模楷洵哉百爾之儀型克殫  
勞臣幾載之憂勤以宣

聖代萬年之化理是以弘猷

張

朱

三

上達

天語宸嘉晉階大司馬授為大總制統文武而  
為憲倚任彌崇輯兵民於乂安忠誠倍篤  
且也除奸剔弊每詢及夫剪莠並蓄兼收  
更不遺夫葑菲以藻下僚末見方自慚其  
糝糠而

公若谷虛衷已並登之梨棗斯誠汪洋宏度  
同河海之不擇細流喬岳崇高等泰山之

不讓土壤坦坦之衷共仰休休之度有容  
佇看

德之孚旦晚作鹽梅舟楫行躋三台而上敷  
名勒竹帛旂常將霖雨蒼生由中土而遍  
九州四海黼黻

盛治並

景運而垂億萬斯年藻樛櫟微材

旃蒙謬荷親飲冰之操惟益勵其冰兢仰素

跋

朱

四

綵之風采無慙於素節極知卑不頌尊茲  
難窺智詎於達叩思擬議夫淵深遑恣管  
窺敢稱揚夫高厚祇以久榮

誨言之切彌深佩服之私謹畧綴夫危言用

敷陳乎簡末

分守河南彰衛懷三府兼管北岸河務兵  
脩道紀錄四次朱藻頓首謹識



宣化錄跋

宣化錄者

大司馬制府田公自撫豫以來仰宣

聖天子德化見諸章疏與檄移條教積而成編者也我

皇上天行不息陶鑄萬類大綱小紀一皆誠意

周浹大臣者天之四時也水火金木咸奉

跋

彭

一

所主以從陰陽凡以宣天之化也故煖清  
寒燠不愆其時而百昌遂歲功成矣豫宅  
土中密邇

京師其川河洛其山嵩少其達四達膺是邦

封疆之寄者自非恪於德以臨事若公之  
宅心敷政其能樹四國之型而壹承

天寵克贊太平之治哉公之治豫也稟

訓旨以提撕百職舉賢斥貪毋容有縱私回

棄民事者至於崇儉防淫重農範士覈積  
貯釐賦稅練軍實固河防弭盜曲盡其方  
折獄羣輸其隱蓋自膺節鉞以迄於今夙  
夜匪懈殫精極慮因以形諸紙墨者無非  
欲於

國計民俗確然有所裨益用昭宣

跋

彭

二

聖化於無窮也是編所登則皆其力行而驗諸  
事者矣然公經世之畧蓋實有非偶然者  
公聰敏肅給本諸性生垂髫卽練習吏事  
歷仕中外者四十餘年其更事也久矣上  
自

朝廷之大經大法下及閭閻瑣屑物情人事  
之蕃變靡不洞若觀火照之以高裁而

出之以小心故紛糾當前悉得其平況夫受

寵若驚焉謙不怠美德盛節類足渠式匪但清

慎勤三者頡頏古名臣已也雖然有本焉

本者何誠也新嘗侍公矣論事必盡其言

立言必衷諸道敬

君愛民之心油然而流露於容貌辭氣之間凡所

跋

彭

王

注措皆治實而不治名其疾惡也若免其

引人爲善也則汲汲焉如弗及雖以新之

顛蒙猶必疊疊懇懇導以前路其誠之充

溢者何如哉公之所以盡臣職者此也所

以結

主知者此也所以著之章疏與檄移條教而意

無不達理無不顯者亦此也揚子雲有言

通諸人之噓噓者莫如言傳千里之恣恣

者莫如書昔崔元始明於政體所著政論

言辨而確極爲仲長統所稱然其爲說猶

毗於一偏孰若斯編也寬猛適中是政之

衡也吏之程也民之恒也政揭其衡吏式

其程民立其恒而治益弘矣周官三公三

孤之職曰燮理曰弘化他日者公作霖雨

跋

彭

四

承天時行又必贊宣

元化而淪浹六合焉則繼斯錄而壽諸梓者且

再編三編而未有已也夫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八月上浣之吉河南

按察使司按察使加一級紀錄十二次

彭維新頓首拜識



我

皇上御極以來宵衣旰食勤求化理  
欲舉萬內山陬海澨扶桑戴斗  
航浮索引之區而盡濡之以雅  
化況河南地號天中風雨之所  
會也陰陽之所和也古為二南  
風化之地今密邇

京畿化行自近

宣化錄

一

九重注念尤殷

大總制奉

命節鉞兩河飲食寤寐無時不以

皇上之心為心而思所以宣化夫上

之化下猶金之在冶：化金而  
鎔之為器上化下而至之使成  
其意一也但兩河積翫相仍彼  
簞簞不飭者無論已即智効一

官亦祇一味模稜於地方何補  
以致河流嚙岸民命其魚倉庫  
訟獄弛不加整而盜賊充斥莫  
之能禁

大總制掃除其習而整理之百  
務具舉治化以行史言國雋之  
治鄭也人不能欺西門豹之治  
鄴也人不敢欺宓不齊之治單

宣化錄

二

父也人不忍欺唯

大總制兼綜諸賢之長其高遠  
之識足以卓越羣倫幹濟之才  
足以函蓋一切人不能欺而又  
敷應中外閱事久而更事多吏  
治得失民生利病與夫兵刑錢  
穀水利農田皆得諸親嘗閱歷  
之餘人不敢欺至進各屬而告

之以

君恩

之不可負民依之不可忽官箴之不可玷寓誘掖於勸誡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人又何忍欺故年來貪者化而潔惰者化而勤浮者化而實強梗者化而馴良奢靡者化而儉約且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河清三旬麥秀兩岐

軍化錄

楊

三

穀生蠶穗八九穗以至十六七穗者競出而呈

盛朝之瑞此皆

皇上至德感召而

大總制為

君宣化之效亦于是乎可觀矣今彙

其所著奏疏條奏文移告示分為四帙顏曰宣化錄奏疏條奏

者入告之言也一事不欺一語

不欺凡事苟有益不以格于部

議而輒沮事所不便不以拘于

定例而不言知無不言：無不

盡婉轉周詳無非公忠體

國

之忱文移告示化導吏民之言

也推誠布公反覆開示不啻如

呼寐者而使之覺振聾者而使

宣化錄

楊

四

之聰開瞽者而使之明起萎者

而使之振聞此而不通身汗流

懣然悔悟者則亦物而不化之

人耳迄今兩河吏治澄清民物

乂安山農野老蠶戶溪翁咸泰

然于化日之舒長昨化導有方

而能若是乎

天語褒嘉至再至三

特陞提督晉秩兵部尚書節制兩鎮  
諭直省皆極當為取法詩稱文武吉

甫萬邦為憲其

大總制之謂歟乃

龍眷愈隆倚任愈重

大總制忠誠愈篤報

國之心愈摯事無鉅細必躬必親

鮮明而起需火而止漏三下猶

宣化錄

楊

五

治官書牒、不倦其精勤豈人

所能及也哉夢琰識苦禱昧闇

於經世大略幸得佐下風親承

教誨謙冲和藹如坐春風及論

公事元、委、必區處盡善人

人各如其意之所欲出始知夢

琰平日所見止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識其小而不識其大者之

聖天子

宣化錄

楊

六

讀是錄毋狃於結習而不化縣

以是化其縣州以是化其州司

道府以是化其屬皆能仰體

大總制之心以為心庶於

皇上勤求化理之意有得也夫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仲秋上浣

之吉河南布政使司分守關歸

河三府陳許禹鄭陝五州管理

通省驛鹽糧務道按察使司副  
使加一級楊夢琰拜手謹識



宣化錄



七

撫豫宣化錄跋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保合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又曰萬物化光承天時行厚德載物  
應地無疆蓋法天所以統化法地所以顯  
化天地合德而大化行君臣一德而治化  
成道有必盡理有固然此我

大司馬總憲公應乾坤交泰之運際

跋



一

明良喜起之盛

特膺

天眷而理天中躬行於上風動於下既已潛移  
默運以端化之之本頒政之敬敷教之慎  
又加導迎鼓舞以張化之之具信有法守  
咸興振興率屬重民遂生復性和氣召祥  
嘉言底績爰刊正之曰宣化錄蓋我

公智識超越經術淵深天德王道得其原本  
愛

國保赤王於忠信古社稷臣猶及見之坐華堂  
之上而有憂窮簷之閒於已安之中而時  
厯未然之慮誠求於心而力行惟實明生  
於清而勵精克勤敬揚

聖諭以警籲蒙條教多方以提聾聵謨必訐而  
疎

定命猶必遠而辰告立法幾於神明敷言  
善於感發不啻重巽以申有如家至日見  
極憂民之苦心畢先覺之能事且一本清  
寧之意以施爲紀綱惟布中和之德以有  
其誥誠因時制宜張弛闊關無不與之偕  
行因物有則長養歛藏俾皆與之大順是  
葵是訓會極歸極莫非我

公之鈞胸備至鑑治靡遺者也 鵬自從事河

干及外補宋郡深沐造就今備員巡河得  
追隨道履益遂親炙同沾化雨無私竊幸  
儀型有自我

公挺挺大節治行足傳

煌煌

天語

撫綏第一

寵秩特晉

宸衷獨隆清聲震如雷霆蒼生望爲霖雨有功  
於世無逾此編洵入政之津梁實匡治之  
著蔡豈惟兩河之間奉爲成法不易凡有  
斯民之責皆得準則於茲高山在前景行  
恐後我

公化成俗美端本張具法制今始於家邦聲  
教將訖於四海是陰陽之資輔相品物之  
賴裁成已足以彌

一人和萬邦寅亮天地取諸乾坤固不待他日  
峻燮理之陟宅弘化之位然後符於易之  
義也

雍正五年秋月吉日巡理河道屬員祝兆

跋

祝

四

鵬頓首敬識

宣化錄跋

我

皇上龍飛御極政治維新  
照臨之初首重黎庶熙熙攘攘者咸

居於衽席之上莫不一道同風  
翕然向化用是慎簡大臣撫循  
各省而

大總制田公則以晉藩移豫旋即

界撫豫省夫豫界天下之中為  
二南首善之地北仰

京畿南臨荆楚西抵潼關上黨之  
險東極徐邳濠壽之間西方於  
是乎觀瞻賓旅於是乎駢集而  
公蒞事之初適值歲歉之後倉儲  
未實且河防甫經修築閭閻未  
獲安堵吏胥積翫而政務廢弛



兩河之民望治維殷矣 公則宣示

聖天子之德化而開誠布公殫思竭慮利者因而獎者革缺者補而廢者興貪墨者繩之豪猾者鋤之廉能者登庸而規範之柔懦者振興而休容之為國計酌盈虛之劑為小民謀樂利

之方為屬吏樹表率之條為當世立永久之法不市恩不避怨不邀名譽不拂輿情不惑於疑似不屈於阻撓不固執於盈庭之眾議不拘泥於已定之成規所知者無不言而言無不盡所悉者無不行而行無不宜大綱畢舉庶務咸修百度維新下民

永莫是以

天人一德

上下感通河水有澄清之瑞嘉禾有多穗之祥而豫以大治矣雖然公之政事已燦著於六合之中公之措施惟運籌於一心之內九仞之功初無借徑將伯之助莫任予呼執理彌堅養氣彌正不

偏不倚恰在穀中如射之有的非此莫適如輅之有轂非此莫行而又如太虛之行空渾渾穆穆過而不留絕無凝固肫懇之志溢於寰區亮弼之忠孤行天壤惟

聖天子獨能鑒 公忱悃

賚予寵錫

眷渥優加晉 公大司馬總制兩河

蓋念 公清慎勤苦忠藎為

國服其勞而酬其勛亦惟

公當之而無愧也 公取數年章

奏以及文移條教之屬彙集成

書曰宣化錄明所以宣揚

聖天子之德意而化民成俗於億兆

斯人之故蘭芬方城下士漢水

四

迂愚始以部郎出守開封既授

南汝副使幸屬下吏已四年於

茲矣晨夕依承覲 公丰儀聆

公訓誨親炙既久薰陶漸深所以

知 公者為取悉 公資性明

敏臨事勇決而操存又極慈祥

當其懲一獮黜一鈍頌其勢

或莫挽於弩張而其情必推於

於太始殷勤告誡不惜孜孜若

父兄之於子弟然惟恐失所迨

至無可如何然後與人為善之

心易而為不屑之教誨亦無非

惻怛慈愛充類至義之盡不得

已而為之者也若夫嘉廉潔擢

循良悉如其分量未嘗稍踰於

毫末而使用違其才之憾人

五

孰無心故爭自濯磨共相砥礪

年來人才蔚起散見錯出孰非

我 公以人事

君之大義哉且夫政之體有綱有紀

而政之用有本有末明體達用

惟在賞善罰惡得其要領而已

賞一善令天下之為善者勸罰

一惡使四方之為惡者戒此從

古大臣所以宣猷布化遵循恪  
守與天下公共者也賞不明著  
其善斯謂曲貸曲貸則恩倖之  
路闢罰不彰瘝其惡斯謂中傷  
中傷則枉直之道乖皆公所  
不屑屑者其於釐剔弊政興作  
利益創為規始之際人或沉思  
累日顧此卻彼莫能一得其當

跋

孫

六

而公以片言立定且由端竟  
委洪纖備舉銖黍不遺若素所  
經行者然要皆以大公至正之  
理出之於和平忠厚之心絕無  
矜奇炫異以表示於天下故措  
而行之動輒宜焉而弊以除利  
以興事享其成民食其利人常  
於事後服公之神而公則

天聽

當前裕如也凡此者不可勝舉  
概由公稟昆命旁礴之氣蘊  
之為忠義發之為文章而又敷  
歷中外垂數十年吏治既精推  
行愈當故能隨事順應因地制  
宜洞中款要畧無疑阻之効若  
是

聖天

年以來有如一曰公得効其  
誠惴惴布其經綸所以政治覃敷  
吏民懷服誠哉  
子知人善任而以公為憲萬  
邦作侯封之準則也歟宣化錄  
成蘭芬受而讀之鱗鱗炳炳具  
見我公堯舜君民之心藹然  
流露於楮墨之外不特慮畫周

詳文辭典贍足以取法已也因  
得序其節次而誌嚮往之願如  
此  
雍正五年秋月吉日河南分巡  
南汝道按察使司副使加六級  
紀錄七次孫蘭芬頓首敬跋

宣化錄跋

粵稽史冊上天篤生

聖主臨御萬方又必生名世之臣贊襄化理此  
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克致隆平度越千古  
者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道隆繼述化洽寰區凡所以澄

叙官方肅清政治者罔非惠養蒼生之至

曠

意故親民之官如刺史牧令務得其人而

簡畀封疆之重任尤再三慎擇焉惟

大總制田公具經文緯武之才秉正直公忠

之志英年筮仕所至卓有殊聲洵歷臺閣

清班譽望益著

天子知公才識品行並軼羣倫將畀大任會

山右歲饑

宸表惻然軫念

命公往賑 公仰體

聖主恤民之仁殫力竭誠集鴻鴈而安宅之復

慮倉儲之粟未足博濟窮簷具疏入

告隨亟支帑金分遣能員買穀以繼賑給而區

畫之善察核之明胥吏無敢中飽民沾實

惠全活者數百萬人太行以西至今歌思

跋

弗輟事竣還報

天子深嘉不績遂膺岳牧之

命旬宣三晉先是藩庫虧額日積日深筦度支

者如勞絲莫理 公銳意興除罔所瞻徇

朞月之間懸帑遂足及移任中州豫之藏

猶晉也 公治事精敏如前政成亦無佚

朞月凡賂賦阜民諸大端今之遵行無弊

者皆 公所釐正也不寧惟是 公於治

河之道明如指掌識水性之緩急開渠築

堤而順導之輒奏奇效年來豫遭河患屢

矣一經 公指揮而漸以平寧雖老於河

務者莫能及故歲修完密而河帑無糜費

之虞又實自 公始由是

膚照所及

跋

寵命特頒晉秩撫豫 公夙夜精勤異得當以

報

殊遇冰心朗鑒物無遁形於屬吏中舉循良糾

貪墨惟明克允不爲姑息以干寬厚之名

至於禁科派以紓民力鋤強橫以安善良

游惰是懲奢侈必警使民俗日趨於勤儉

其於愛育 宗元之道至詳且善矣乃又進

諸生於書院給其廩食延師儒而訓課之

兩河之間吏知畏法士知檢身百姓熙熙

咸得遂生樂業於隴畝之內休嘉之氣感

召天和瑞穀盈疇歲書大有徵公一心

之經畫曷克致此與金吾等各司一職每

竭其心力尚懼弗稱厥任而公神明四

照兼綜靡遺疑難立剖舉衆職而樹之章

跋

費

四

程俾隸宇下者雖鈍拙亦得效其能焉且

公閱歷既深明練庶務凡有所條奏洞中窾

要罔不稱

旨爰奉

玉音褒稱爲

聖代名臣第一

特晉大司馬片屬豫省武軍民以示非常

異數他如

尚方珍品之頒月凡數至古所稱泰交之風明

良之會奚以加茲而公猶慮吏治之或

弛民心之易玩化導諄諄不遺餘力凡告

誠屬吏則言言金石敷政之良箴也曉諭

愚氓則啟迪周詳父兄之家訓也豫之士

庶沐浴化澤者既深因舉太平饒樂之民

跋

費

五

以臻一道同風之盛一公之樹績於

昌期者不誠與臯夔比烈哉金吾代置藩垣

親承 渠誨幸稍免於愆尤者實拜公

賜因請哀前後章奏文移檄示都爲一集

登諸棗梨頒示各屬固足奉爲楷模卽以

是傳世行遠寧非黼黻昇平之寶鑑與故

於其成石謹書簡末以志率循罔斁

之意云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四級

費金吾頓首謹跋



費

撫豫宣化錄四卷

內府藏本

國朝田文鏡撰文鏡正黃旗漢軍官至河東總督諡  
端肅是編乃文鏡官河南巡撫時奏疏二卷條奏  
一卷文移一卷告示一卷內文移又分一子卷均  
始於雍正二年七月迄五年九月惟告示迄於五  
年正月前有河南布政司費金按察使彭惟新分  
守開歸河道楊夢珍河務兵備道祝兆鵬分守河  
北兵備道朱藻分巡南汝光道孫蘭芬會請刊刻  
詳文一道及文鏡批詞

河防疏畧二十卷附崇祀錄

一卷墓誌銘一卷

〔清〕朱之錫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寒香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防疏畧

二十卷》提要

引言

朱少保逝世之三載徐子塾  
公持侍御鄴園李公所刻少  
保疏畧十卷眎來且道侍御  
言謂公立

孔叙一

朝至易簣二十餘年行業著在  
朝野咏歌見諸人心而其經  
畫之原具本奏議故其論事  
數切不減賈太傅指畫條晰  
類趙充國忠質不繁過于宣



公且其敬慎愷悌之念溢于  
言表今天下聞少保名者多  
矣而不讀其書是以名見少  
保而弗以實使夫讀其書想  
見其心事宛然如覩少保之

孔叙二

狀貌神明也者故知剡少保  
之䟽始謂深酬少保頌余力  
弗逮也未能成全予志宛陵  
守素見知于少保少保死聞  
其常以未及酬為恨子弟趨

而謀之無弗成者來于是唏  
噓展卷讀未竟不覺涕泗之  
橫溢也猶憶己亥春河水泛  
濫高堰諸險工就潰居民呼  
吸魚鱉來時佐漕淮浦率隸

孔叙三

役遠近數十里民人搶救塞  
決公是時身雜版鐮馳驅泥  
淖中數日而民息始定來于  
時始獲瞻拜公蒙慰勞若家  
人既而呼司河某者切責其

不職狀械繫之怒甚欲竟沉  
河水以謝屈民會來等力請  
謝非人力故且其母老公怒  
解得釋後卒又保全之如故  
蓋公之愛民不遷怒者類如

孔叙四

此役竣來以漕員得與薦列  
故公疏有借箸董理之語洵  
稱殊遇淮浦離任城蓋千里  
達吏未得時謁每啟事公必  
親自裁荅一歲間輒賜札勉

勞者至再自淮干以迄京口  
數年如一日後來以不虞降  
職控部

題復數載旅食計公易簣之日  
正來匍匐長安之時恨未能

孔叙五

走萬里慟哭迄今寤寐音容  
猶如昨日而乃瞻拜儀型于  
斷簡殘編間豈不痛哉公受  
世廟眷最隆以哀慕致毀未幾  
而卒人競傳跡類攀髯信不

謬蚤歲雅好詩文詞氣類西

漢以有

鼎湖之痛輒罷去舊稿隨亦散

失無存者今計奏議二十卷

共百篇首十卷爲侍御李公

孔叙六

剡于浙上以差竣未及終事

後十卷來續剡于宛陵剡成

載貯河署以公之天下後世

倡之者李公成之者徐子來

則黽勉步趨者矣

皆

康熙歲紀戊申孟秋月上浣

舊屬闕里孔貞來頓首撰



孔叙七

河防疏畧序

古在庭之臣拜手颺言面相俞咈  
其後吏事日煩大臣得自陳請連  
章累牘求其坐而言起可行者實  
難其人若夫言有餘忠盡瘁呂夬  
剛尤難之宮保朱公之治河也節

序一

鎮濟寧余方督山左學又嘗獲交  
公于京師最舊呂是知之為詳又  
八率而聞公薨為出涕又三率始  
見其奏議蓋會稽徐埜公所手輯  
侍御李公鄴園剞劂將半吾郡太  
守孔公為之剡成凡二十卷屬余

叙嗚呼公視河十年數千里晏然

無甚昏墊其功當在史冊其學行  
具見李侍御墓誌矣呂余觀之殆  
有歎不可及者總河呂節鉞兼制  
文武權重且專吏呂河為職者相  
望寒暑風雨役夫呂萬計猝有急

序二

剛法重令嚴不難霆震其吏蟻視  
其民于是吏或不能堪而其役人  
之葬魚腹或饑疫者不可勝筭公  
先事無謀指臂心膂如與子弟營  
家事即不任職者論罷未聞其訶  
評聲故群吏感奮效死雖勞不敢

勸其馭役夫則厚其廩給而咨嗟  
拊卹其勞苦故其民荷鍾雲集雖  
死不敢怨黃河為患中國自漢宋  
呂來耗金錢若填巨海其間䟽濬  
塞防古今異勢要有天幸即河防  
諸書所載成法未可膠執也公詢  
序三

討掌故斟酌機宜凡有敷奏必期  
盡可施行事已報可馴馳驟經營  
于泥潦畚鍤之間故河淮要害幾  
潰決者四五而未雨綢繆治之卒  
無患然其精力亦已消亡矣公初  
呂館閣重臣

特簡治河恩賚備至又解

御衣寵其行公是時已誓捐頂踵及  
居太夫人憂再䟽請歸不許余往  
唁之公泣曰荷

天子異數死不足塞責如親喪何輒  
流涕失聲已又顧謂余曰知君賢  
序四

而不能薦呂是負子蓋先是治河  
督府得薦薦學使後格于例故也  
嗟乎公亦何私于余哉公之愛才  
卹下惟恐不及歲有舉劾而不呂  
喜怒為殿最清約如儒生而河帑  
節省多至四十六萬公薨之日兩

河吏民無遠近皆號哭望今驚相傳為河神非公之盛德感人不及此而天既畱其年又靳其嗣嗟乎悲哉此有道仁人之所自惓惓其奏議也徐塾公故從公游經紀其後事而孔公亦嘗自勞績受知于序五

公蓋皆不負公者庶幾古人之義焉若夫公之為人則非自文辭自見者也

康熙戊申七月宛陵後學施閏章

謹撰



序

民生並用五材而操大利大害之權者莫如水古帝王平地成天以治水為首務然後世之治水與上古異當堯之時所欲治者徧天下而後世常在一隅當堯之時憂在

姜序

一

汎濫務洩其有餘而後世無以輓漕恒病其不足故大禹隨山刊木不過由水之道孟子謂之曰行其所無事蓋江淮河漢各有源流可容疏鑿高高下下因其自然而各遂其性所以八年之後工不再舉

一勞永逸而萬世賴之自秦漢以還至於今日輓輸雖不同道大率與黃河相出入往往多築金隄盛水地上有若仰孟櫛比爲防鱗次啟閉使不得驟洩其爲法皆欲遏其就下之性而矯拂之故董其事

姜序

二

者左支右絀恒無長策稍有瑕釁則潰決之禍中于不意

朝廷興數百萬役糜數十萬金錢歲歲而治河不得休息不過爲輓漕計古云三十鍾而致一石相權而論寧非失策追論古者阡陌未開

溝洫猶在列國各自爲食不相假貸柰何棄西北之利徒仰給東南哉然二千餘年於茲雖逢不世出之君非常之佐欲以他策罷之卒不可

姜序

三

世祖章皇帝有憂之憚選廷臣惟吏部右侍郎義烏朱公爲勝其任於是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受命焉蓋盡瘁十載而薨於官兆民戴之遂事公爲河神云公蓋舉近代治河之家若明之陳平江宣宋公禮朱公衡萬公恭潘公

季馴楊公一鬼之屬所爲竭智畢能底績一時者且兼收其長而計時就理不使

當宁憂勞嘆宣房而歌瓠子可不謂偉烈哉轍之先大夫春軒公會以冬官治呂梁洪家夫子又以是官

姜序

四

治張秋世董厥職開治河之事最詳且習計其地蓋二千里而遙非一人之車轍馬跡所能徧至計其人自文武大小官司以至軍吏徒役不可勝算非一人之視聽所能洞其情僞計其器用財賄巨而木

石細而竹柳以至畚鍤芻藁之屬亦不可勝算非一人之心計所能籌其贏絀又水性剽激嘗變起倉卒間雖有智巧材力必難預防是惟大禹千古稱之曰神謂其精誠所格不可以人之意計測也公起

姜序

五

自詞臣年方過壯乃能克奏膚功如此使非神焉烏能至是攷諸祀典能平水土者祀之曰社能播嘉穀者祀之曰稷公之廟食於河亦先王之制爾豈得謂之荒誕哉夫河之爲害古今不同而禦害之方



亦因之遞變公沒而公之勛績昭  
昭在天壤間必欲循其跡而施之  
久之又未必符合至其精神志氣  
寓於經營慘澹之中者則終古而  
不變也我鄉徐子埜公輯公奏議  
精思較讐勒爲不朽之書而山左

姜序

六

李侍御鄴園孔太守元起共謀剖  
剗懸之國門意在是歟後之繼公  
任者得其意而神明之公雖沒而  
公之所以治河者常不沒也疏略  
一編又豈賈讓之流所得而幾其  
萬一者哉

康熙戊申孟冬會稽後學姜希轍  
謹撰



姜序

七

刻河防疏畧引

宮保梅麓朱公一代偉人九年懋績經營疏落不

辭肝胝之勞壁畫灌輸既竭心思之力遂致効于

王事幸勿泯于公言

卹典有加輿情克慰功業垂諸史傳本末載在誌銘

自磨

綸綍之褒嘉無俟草茅之論述惟載道行遠之具所

重文章而體

國經野之謀取徵奏議後死之責端有在於斯文不

河防疏畧

引

一

寒香館

朽之圖顧莫重於茲事此沁之所以綴輯於倉皇

之際收錄於殘闕之餘者也謹奉遺編每增隱痛

是皆瀝披心血措施交格于鬼神構運冥思精感

慙通於

帝座故凡入

告之語輒皆山衷之言不激不隨可誦可法其自丁

酉以至亥臘實公親訂於生前至若庚子以迄丙

春乃沁續鈔於亡後雖聲華永燭原不藉此邀名

幸禁杏猶存何忍闕之沒世沁蒯緱雲食不忘桂

劍之心馬策筆門更切亡琴之慟願登梨棗川煥

琬琰第綿力恐難于竣工非

鼎重不足以集事亭前載酒固多問字之侯芭身

後傳文豈乏聞風之李漢敢謀同志敬質素心不

以此舉爲迂疎庶望相成於道義特中俚鄙肅布

丹誠

稽山徐沁頓首具

河防疏畧

引

一

寒香館

河防疏畧目錄

卷之一

驚聞 新命疏

恭請 陞見疏

恭報到任日期疏

特請歲行舉劾疏

丁艱疏

泣陳守制疏

糾叅河官私徵疏

河防疏畧 目錄

一 寒香館

題留營將疏

題叅營將疏

額請終制疏

特叅怠玩官員疏

卷之二

議覆河夫徵派疏

新河完工疏

特叅貪竊官吏疏

卷之三

兩河利害甚鉅疏

陳明河南夫役疏

酌議淮工夫役疏

查議通惠河工疏

特議建設柳固疏

嚴剔河工弊端疏

卷之四

聲嚴贖盡銀兩疏

慎重河工職守疏

河防疏畧 目錄

二 寒香館

申明河官專責疏

申明激勵大典疏

酌議撥補夫食疏

河道關係甚重疏

卷之五

株實題明疏

議覆淮工夫役疏

覆准黃關係甚鉅疏

卷之六

升旗不法疏

題明河銀支放成例疏

免換官兵船隻疏

運河漫溢疏

特叅抗誤河工印官疏

卷之七

特叅藐玩道臣疏

甄別司道疏

舉劾有司疏

河防疏畧

目錄

三

寒香館

舉劾佐貳疏

卷之八

題叅失誤絳失各官疏

議恤絳夫苦累疏

題補南河同知疏

卷之九

覆河夫徵派當更疏

哀懇歸葬疏

卷之十

覆河水貽害靡常疏

亟議賑恤招抹疏

循例請卹疏

覆河堤關係甚鉅疏

治河必資夫力疏

卷之十一

扶輿回籍日期疏

祭葬事畢謝恩疏

恭報受事日期疏

河防疏畧

目錄

四

寒香館

迅催道臣赴豫疏

恭謝天恩疏

親勘王家道口工程疏

特叅怠玩有司疏

特叅關葺司官疏

恭報督催糧運疏

辭理刑名疏

卷之十二

呈報清口倒灌疏

呈報水勢疏

清口閉壩疏

覆河夫第一告累疏

卷之十二

覆河防利弊六款疏

再舉申明激勸大典疏

遵例考滿疏

卷之十四

呈報石香爐決工疏

河防疏畧

目錄

五

寒香館

董口閉壩疏

曹工黃水陡漲疏

特參河南南岸疎防各官疏

續報黃練集決口情形疏

水患延袤數省疏

卷之十五

特參抗玩有司疏

酌估曹工疏

三舉申明激勸大典疏

呈報石香爐塞決疏

卷之十六

特參庸劣廳官疏

覆秋水氾濫異常疏

題補山清同知疏

題叙石香爐勤勞各官疏

覆續報淮揚水汛疏

題補北河同知疏

卷之十七

河防疏畧

目錄

六

寒香館

敬陳河漕事宜疏

請覆河差三年舊例疏

四舉申明激勸大典疏

特參怠玩廳官疏

卷之十八

覆請裁撤無益河官疏

兵船回空轉至疏

議覆更番河夫疏

五舉申明激勸大典疏

糧運關係甚鉅疏

卷之十九

請禱泰山疏

重運辦抵臺莊疏

請添席劣廳官疏

題留河差各分司疏

開河啓閉有時疏

卷之二十

恭報重運糧船過臨疏

河防疏畧

目錄

七

朱香館

回奏南兌需船疏

題補揚河通判疏

查覆楚省漕船疏

患疾日淡疏

已繕尚未拜發

崇祀錄

稽山後學徐沁楚公輯

兗州府濟寧州爲查議舉行祀典事康熙拾年貳

月初壹日蒙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壹級羅 憲票前事照得

前任總河部院朱 經營九載功著兩河拮据靡

遑鞠躬盡瘁而崇祀未行殊爲闕典合行查議爲

此票仰濟寧州官吏照票事理卽查該州南關外

崇祀錄

有報功祠

前部院朱 似應置主入祠供奉其崇祀名宦開

載憲綱曾否舉行仰卽查明典例確議具詳慎勿

違錯取咎未便等因到州蒙此遵查濟寧州南關

報功祠

前任部院朱 未曾置主入祠供奉亦未曾崇祀

名宦開載憲綱覆查南關報功祠內儒學名宦祠

內各神主有經具

題入祠者有詳請

上臺人祠者允後置立神主一座用香燭猪羊旗  
吹原任執事傘轎神主請于轎上旗吹執事前導  
入于祠內崇祀名宦開載誌書今  
前任部院朱 功績顯著利賴無窮而崇報尚未  
舉行實爲闕典或候  
憲臺具

題入祠上誌或徑爲舉行緣係查議事理未敢擅便  
擬合具文詳請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崇祀錄

二

康熙拾年貳月 貳拾叁 日知州廖有恒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壹級羅 批

仰山東提學道查議速報

兗州府濟寧州爲節鎮重臣盡瘁地方崇祀未行  
公懇設主入祠以表前徽以慰思慕事據本州闔  
學生員姜兆嘉等舊員劉秉忠等公呈前事呈稱  
竊惟載觀河洛膚功自古猶存遺愛甘棠直道至  
今難泯故永祀必垂於俎豆而明德可薦其馨香  
伏念

清故進階資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大宗師起  
家進士文章應

崇祀錄

三

國運之鼎新充選詞林翰藻動  
宸衷之特眷乃山銓貳旋  
命督河先事綢繆輓路之隄防既固頻煩補救天時之  
旱潦堪虞誠由已溺而已飢奚止不乘而不蓋河  
流順軌節水衡莫計之金錢里甲安恬省閭左無  
窮之膏血兵民不擾市廛貿易相安紀律維嚴營  
伍侵漁盡絕自緯夫苦累之疏上而民困得蕪及  
捐俸賑濟之法行而歲荒有賴持身清介仁風旣  
已覃敷賦性慈祥善政實難枚舉顧披星帶月方

介馬于河干嗟殫力銷形驟乘箕于天上此真思  
垂峴首爭傳墮淚之碑宜同廟食灘堆永砥中流  
之柱未昭祀典曷慰輿情伏乞俯鑒士心洞察公  
論申請各憲允祀報功繼康惠之遺徽並光俎豆  
酌洗汶之清酌堪配椒蘭爲此闔學連名上呈等  
情公呈到州據此又據本州五十四里鄉約里長  
孫光祖等呈爲特表鞠躬盡瘁之勞臣懇彰崇祀  
報功之盛典事呈稱竊照桐鄉之奉香火自謂賢  
于子孫畏壘之祝庚桑蓋實深于思慕未有口碑

崇祀錄

四

猶騰道路而俎豆尚缺蒸嘗者也

前任總河朱部院大老爺忠孝性成廉明夙著自  
從抵任經營河務千里安瀾徭役均平公私利賴  
其功德及于他省者未遑槩舉卽如本州兵差絡  
繹最苦者無如緯夫俯念民艱調劑得宜以蘇民  
困者此其一濟當孔道南北應付無船更替議貼  
食米以絕差擾者此其二凡駐州養馬各差設法  
安插間閭安堵以恤居民者此其三歲荒民流亟  
議賑恤招徠存活億萬生靈以拯殘黎者此其四

朱明量首告胡守法一案肆害株連請神公鞫昭  
雪無辜以安良善者此其五至于夫沾實惠市受  
平價農安耕稼境絕萑苻善政流風班班具在痛  
遭薨逝合州人民罷市輟相扶老携幼匍匐慟哭  
若失考妣至今言及無不淚下乃崇祀尚未果行  
思慕何由得展伏乞轉申各憲俯從民請置立神  
主迎奉報功下慰輿情上昭祀典實爲恩便爲此  
激切合詞上呈等情具呈到州據此該知州廖有  
恒看得

崇祀錄

五

前部院朱公八座樞機九河要剌星儀獄實亦旣  
霖雨乎王風勲著鹽梅更復舟楫夫

帝載自待從以歷少宰文章動

天子之顏山河督而晉宮階功業協鼎鑪之鑄測辭

丹陛坐鎮任城南北馳驅萬艘借輓輸之力軍民調劑

羣黎享安輯之休新河間而消介歎呼緯夫蘓而

役工歛福條議損益已無病於民生節省帑金更

有裨于

國計殫心勸賑生活者億人盡瘁鞠躬待茶者十載



厥功允茂其澤靡涯方冀麟閣以報殊勲何意其  
乘而遊冥域誅忠之錄哀感

宸衷插竹之悲淚盈兆姓嗚呼斗山重望不再遽于今  
茲俎豆式儀當垂休于奕禩孤忠照耀已配食華  
川之陰倬烈聖義當尸祝泚水之上是在

憲臺俯從輿論立主酬庸以光鉅典者也為此理  
合備由開冊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康熙拾年貳月

貳拾叁

日知州廖有恒

崇祀錄

六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一級羅 批

前部院朱 政績昭著盡瘁

河于今據士民呈詞愛戴不

忘尤徵公論允宜置主入祠

以慰輿情仰州作速舉行報

繳

兗州府濟寧州為節鎮重臣盡瘁等事蒙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壹級羅 批據濟寧州申詳緣由前事

蒙批

前部院朱 政績昭著盡瘁河于今據士民呈詞

愛戴不忘尤徵公論允宜置主入祠以慰輿情仰

州作速舉行報繳等因批行到州蒙此隨置立神

主一座上書

皇清進階資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兵

崇祀錄

七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用香燭諸子

旗吹原任執事傘轎神主請于轎上旗吹執事前

導擇於叁月貳拾柒日巳時入于南關報功祠內

訖所有原蒙批詳擬合粘連申繳為此理合具申

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康熙拾年叁月

貳拾捌

日知州廖有恒

資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梅麓朱公墓誌銘

今上御極之五年春二月山左撫軍周中丞以河臣盡

瘁計聞於

朝一時中外僚友無不嗟悼兩河之民皆悲號隕涕

其濟州士庶巷哭不已則又匍匐聚哭於堂如是

者累月盛德感人咸以爲近代希有儀曹循典禮

上

請

墓誌銘

一

墓志銘

子卹如例是冬以喪歸聞明年葬有日矣其嗣餘徽

以幽宮之石乞銘於予予向理發夙承風義而公

開府則又辱在照臨今奉

命視浙適會襄事予雖不文而獲操筆以述公之功德

固所願也謹按公朱姓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其

先世深州靜安人宋有諱珍華者始遷江陰其

之間義鄉五傳而生肇永樂間以戶科給事出

鎮江右忤特好梅繞所居植之故名爲隴頭里又

五傳而生秀秀生天動是爲公祖天動生四子長

三鳳卽公父也後俱

覃恩竝贈兵部尚書如公官贈公娶沈太夫人時事計

然業遊京師而生公幼穎異絕倫稍長通經書日

課十餘藝皆援筆立就當南歸入邑庠年甫十五

尋復北遊以首科得薦次年成進士充館選年僅

二十有四時

世祖章皇帝每

幸館雖猝至獨公肄業不輟

上嘉其勤已隱然有公輔之望故後由侍從佐銓未幾

墓誌銘

二

墓志銘

卽

命督河

上諭氣度端醇才品勤敏其所受

知者由來深矣故事節鉞重臣皆由

廷推而公出自

特簡實異數云公聞

命疏辭

不允旋

賜衣帽帶靴鞍馬等物

召赴景山

天語眷篤又解

御衣賜之

恩寵甚渥公感

殊退出語家人曰

陛辭之後頂踵非復已有臣誓當死報矣輒於丁酉

孟冬受事方夙夜奮勵以自効居無何會丁大夫

人憂

上命在任守制再疏泣陳

墓誌銘

三

宋春館

溫古慰留不得已墨緣視事公念

朝廷歲治黃運兩河轉輸東南漕百萬以實京儲惟

此一綫是賴運河自宋康惠公疏會通以達屯氏

後劉公東星濬洳河出夏陽所資汶泗沂沭傍及

諸泉匯而成渠少旱則源微水涸舟膠而不行故

南自臺莊北抵臨清中建各鍾磬閉節宣顧此涓

涓與長江大河迥異舊制淺船有定式粟米有定

數偏漕之禁甚嚴今日益寢廢矣而黃河建瓴萬

里趣中州土疏水悍自榮澤迄山陽境南北兩岸

垂四千里伏秋驟漲湏洞排突其破重障如穿縞

葭而北岸猶爲運道要害苟蟻穴不戒卽決曹單

東注勢且奪河清桃宿四百餘里漕且中斷姑無

論故明徐有貞塞張秋劉大夏塞荆隆曾如春塞

崇墻其役夫費帑不可億計卽

本朝封丘之役六年而始底績動水衡幾百萬近事

可鑒也公凡爲修守綱繆計者無不悉心擘畫以

圖經久如夫役工程錢糧職守及諸弊端中間興

革損益皆商榷至當一一條上幾數十疏俱覆議

墓誌銘

四

宋春館

報可於是河政煥然改觀公奔走無寧時又以祥禪

將屆疏

請歸葬

世廟憫其至情

予假扶輿歸籍僅遶官攝其事以速公至真

曠思也公於庚子季冬復任明年春

世廟上賓大行詔至公日夕哭臨幾不欲生已復自念

竭犬馬以報

今上卽所以報

先皇帝於地下也殫力盡職益勤於初尋錄勸賑功晉  
官銜公感

兩朝恩寵經營河上什一在署什九在外兼以兩賜  
勿若非旱憂淺卽潦憂衝每當各工竝急則南北  
交馳寢食俱廢值盛暑介馬暴烈日中隆冬嚴寒  
觸冒霜雪誠所謂勞不乘暑不益驥駘有古大臣  
風以故首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  
墊公亦坐是日憊欲乞身者屢矣會事格不果乙  
巳冬督催空艘抵臨清夕處兩牖間風露浩浩夜

墓誌銘

五 寒香齋

以繼日不少休息及東旋形神頹頹入春復閱視  
大挑奔馳東臨邛宿間積勞日甚因繕疏請

告未拜發而公遽薨是時經紀後事家無餘貲其歷  
年所節河帑甚裕公在日不欲以餘羨邀功至是  
督撫會疏陳公勤事狀具言歲修額銀爲

朝廷節省多至四十六萬有奇卽此一端可以槩其  
官守此真公忠體

國鞠躬盡瘁者也事

下部議嗚呼公立身許

國之誠自此可以大白於天下後世矣考公歷官丁  
亥夏自庶吉士授弘文院編修戊子纂修六曹章  
奏加一級己丑充會試同考官歸省服闋癸巳復補  
前職甲午歲

單恩授儒林郎公父母俱邀

恩是歲

世祖召試彤箋公進詩以柳公權筆諫爲喻

上大嘉賜衣轉侍讀學士尋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乙未春轉少詹事兼國史院侍講學士是冬

墓誌銘

六 寒香齋

轉詹事兼秘書院侍讀學士奉

旨纂修資治通鑑丙申夏轉弘文院學士加一級每出

入扈從

御覽諸書皆公點乙校讐以

進丁酉夏轉吏部右侍郎兼弘文院學士奉

命清理刑獄尋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

督河道提督軍務辛丑春加太子少保壬寅考滿

賜羊酒文綺命給誥身進階資政大夫其治河也戊戌

冬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

丈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已亥春駐山陽蘇嘴五大險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堤民修之制各保虛糜條議中州夫役悉照十五年以前熟地分別遠近漸次調用人服其公濟釐贖盡銀兩達部充餉辛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集夫挑浚疏

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石香爐工決幾成大患賴公駐工籌畫夫料手口卒瘁凡五閱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成集槐

墓誌銘

七

陳壽

疴疸黃練集俱着有成效而惠民莫如軫恤夫役沛州路當子午挽舟之夫動以萬計僵臥於道者不可勝數公具絳夫苦累一疏備陳其不堪者六曲有調劑者四

上嘉其泰下部議覆民困少蘇會歲役由左中州淮南道殫相望公設法倡賑全活者衆奸民朱明童誣胡守法不逞事株連數百十家公親獄放伏良善獲安其他慈祥惠養固未易更僕數至公之立身清介一切耳目玩好無所尚惟藏書數千卷被服

如儒生布衣蔬食泊如也其接物則一本於誠喜愠不形遇僚屬如家人凡所指授必委曲詳盡嫺嫺不劾或因公事論劾不少假借每寓至仁於大法之中聞者感泣其禮賢下士當世尤多之而其發爲文章淹貫史漢唐宋諸家條晰利害燦若指掌至於封事書牘皆矢口如流雖十吏遞供不給也先是公欲纂輯河防一書續潘公季馴後會世廟升遐遂罷詩文書稿隨手散軼今僅存疏稿數十卷未鈔若公者豈非天下之全德哉初公垂髫出

墓誌銘

八

陳壽

就童子試其王父贈尚書公與俱夢神胡公大帝者來謁公與具賓主禮甚驩神諱則字子式宋端拱間登第常典七州更六路使者奏免衢婺丁身錢歿後婺人虔祀之與公名位亦畧相當後官詞林歸省舟泊黃河夜夢金龍神授公巨鯉鱗紋燦燦復語公云善善好好異時當期相見成禮而出時有曹孝廉文燧以小舫隨公舟亦夢水族鬼物數千百負公舟而行詰朝相語爲異今河上遠近爭傳公歿爲河神雖荒誕未足深信亦足以覘民

心戴公之誠矣雖然古名臣歿爲神者不少驟見  
卽如柳州羅池曼卿芙蓉城事皆昭假非爽况由  
前事推之於公獨何疑乎公生於天啟癸亥十二  
月初七日子時薨於康熙丙午年二月二十二日  
戊時享年四十有四元配沈氏處士女早卒  
累贈夫人繼配沈氏太學生邦禮女累封夫人女  
敬文永字公艱嗣有遺姪無不視公有後及乳爲  
女今尚未聘立從子餘徽爲後用以克紹前徽云  
卜以是年三月二十二日未時奉窆公於方村之

墓誌銘

元

集賢堂

原嗚呼公已矣公其卽安於茲矣銘曰

長河如帶百川吞吐灌輸東南以實天府於穆

章皇疇咨伯禹四載克勤兩河式舞績奏平成化行齊

魯公能壽世而勿壽身乃其壽者永昭令名公能

傳世而鮮傳經究其傳者衍於所生方村之原鬱

葱佳氣生榮死哀精靈長闕信史足徵具載斯志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春上泮穀旦

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加一級巡視兩

浙鹽課前掌陝西浙江兩道巡按山西巡視西北

兩城刑部湖廣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山西司員外  
郎廣東司主事浙江金華府推官充辛卯科鄉試  
同考官卓異

賜衣年家晚侍生李之芳頓首拜撰

墓誌銘

十

集賢堂

河防疏畧卷之一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埜公輯

驚聞 新命疏

奏爲驚聞

新命揣分難勝謹瀝誠控辭懇祈

鑒允以無誤重任事本月二十日准吏部咨內開十九

日欽奉

上諭諭吏部總河事務重大必得其人方能勝任吏部

河防疏畧

卷之一

寒香館

右侍郎朱之錫氣度端醇才品勤敏着陞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寫勅與

他特諭欽此臣捧讀驚惶莫知攸措伏念臣一介微

賤遭逢

國恩歷任詞林躡蹠銓貳自惟叨冒逾涯方夙夜惴惴

以覆餗爲懼茲復特蒙

寵命畀以重任晉以樞衡顧臣何人其能堪此臣展轉

思維人臣致身之義惟

君所命不敢辭難且臣受

皇上破格殊恩卽捐糜頂踵未足仰酬萬一焉敢奢辭

然量能受職人臣之至設倖位素餐人臣之大戒

總河一官司數省之河渠佐

京師之輸輓其間區畫機宜爭於呼吸而吏治民生

錢糧兵馬事務殷繁責任重大卽在老成練達猶

幾幾乎勝任爲難而臣以未逮強仕之年未經涉

歷之務冒昧祇承報効之志雖殷謏劣之才有限

萬一隕越貽戾仰負

殊恩則屬臣一身者甚微而關於

河防疏畧

卷之一

二

寒香館

國事者甚鉅此臣所以聞

命惶駭深思熟慮而不敢不據實披陳於

君父之前也伏乞

皇上鑒臣愚誠收回

成命別選真才授以斯職庶重寄得人而臣亦得以循

分圖報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順治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奏二十四日奉

旨卿以才品特簡河督着卽遵旨任事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五

宋香館

恭請 陛見疏

奏爲恭請

陛見以展微誠事臣於順治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由吏

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弘文院學士加一級欽奉

上諭陞授今職臣自惟才微任重隨於二十一日具疏

控辭二十四日奉

旨卿以才品特簡河督着卽遵旨任事不必遜辭該部

知道欽此臣捧讀之餘益增愧懼恪遵

諭旨不敢再竊竊念臣蒙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四

宋香館

皇上破格隆恩真所謂不世之遇臣雖至愚極陋敢不

誓効捐糜仰酬萬一臣欽承

新命理合面

恩謹於七月二十九日報名鴻臚寺本月初五日十五

日俱以齋戒未得行禮臣惟運道脩濬在於冬月

水涸之時料理預脩刻不容緩近聞邸報見舊河

臣楊方輿特叅黃河南岸脩防失守官員一疏內

稱槐疙疸小長堤一處漲溢漫沒孟家埠口一處

頂衝崩潰臣責任攸關每一念及不遑寧處雖修



河臣楊方興見在河干率屬拮据而臣既膺

委任何敢稽留且臣筮仕以來備員

禁近日侍

天顏今赴任出京去

天漸遠犬馬之誠不勝戀戀伏祈

皇上勅定日期允臣

陞見恭謝

天恩臣既得親承

訓誨服膺勿忘而刻期起程星馳趨任亦可以免於遲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五

寒齋館

誤之咎矣臣無任誠懇待

命之至

順治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奏二十二日奉

旨着於二十四日陞見該部知道

恭報到任日期疏

題為恭報微臣到任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臣謬蒙

皇上知遇佐銓四旬遽膺重寄受

命之後旋荷

欽賜衣帽帶靴鞍馬等物邀被

寵榮已逾涯分九月初九日臣啓行屆期又奉

旨召赴

景山仰蒙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六

寒齋館

皇上解衣贖典賚及微臣而且

溫旨勤倦期臣以報効勗臣以振作

天高地厚卽粉骨碎身何足云酌臣撫躬自誓惟此感

激

恩遇祇服

訓言一念刻刻省惕罔敢失墜而已臣至張灣登舟卽

行管河分司取具各堤口完毀文冊開造前來凡

沿河經歷緊要處所隨日開視除面飭印河

等官督責淺夫不時脩築其應估計工程務令詳

行勘報再憑酌奪斷不容疎虞以病運亦斷不令  
糜費以傷財也又照今歲大挑在即必得嚴催回  
空星速南下以便築壩興工及該臣沿途接到部  
咨俱關緊急事宜不容姑待節於未經接印之前  
檄行各鎮道轉行該屬責令遵照經理外今於十  
月初二日在臨清州地方准舊河臣楊方典咨差  
標下中軍副將楚進功兗州府運河同知佟養鉅  
齋捧

欽頒關防一顆

河防疏畧

卷之一

七

寒香館

令旗令牌六面副并書吏文卷等項移送副臣臣謹  
望

關叩頭逐一接受於初八日抵濟到任訖至於河務軍

民利弊非將現在事宜徹底審度未敢輕率入

告容臣體察詳確續行題

請仰候

睿裁所有到任日期理合恭報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旨覽卿奏到任日期知道了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一

八

寒香館

特請歲行舉劾疏

題為特

請歲行舉劾之例以勵官方以重河道事竊惟

朝廷勵世磨鈍之術莫要於賞罰而臣奉

命率屬所以能令則必行禁則必止者亦惟此激揚之

典足以鼓舞而震聳之耳案查順治十一年十二

月內准吏部咨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以清吏治

以安民生事奉有督撫任滿一年舉劾文武官一

次二年二次三年三次其中丁憂養病及降處休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九

宋香館

致的俱不許舉劾之

旨是每歲間既恐有未錄之勞復恐有僭濫之失可謂

至詳且慎也順治十四年河工告竣前河臣楊方

典以致仕臣以新任故俱未行舉劾但思各督撫

職掌吏治民生兵農錢穀皆督撫按共有司存者

也一切應舉應劾督臣之所未及撫臣固得而行之

撫臣之所未及按臣固得而行之獨河道一事

除臣衙門之外各督撫既非專司公移考稽亦在

所畧而且一歲之內運河之冬春築濬黃河之挑

伏脩防歲有常期若間停舉劾不惟各有司終歲

勤劬遂成泯沒前此闕茸竟致因循而且無以昭

示方來非所以鼓奮興而策頑懦也合無於舊工

報竣之後務將該年勤勞玩誤各官察驗的確分

別具

題以昭勸戒庶功過大彰人心競奮裨益河道良非

淺鮮但未經奉

旨所有十四年各官河工優劣不敢冒昧竊陳倘蒙

睿鑒俞允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

宋香館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順治十五年二月初二日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吏部覆前疏

題為特

請歲行舉劾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

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

該臣等議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原奉

青竹撫任滿一年舉劾文武官一次二年二次三年三次其中丁憂養病及降處休致的不許舉劾今十四年河工告竣前河臣楊方鼎以致仕臣以新任俱未行舉劾請以舊工報竣之後將該年勤勞玩誤各官分別具

題以昭勸戒等語查河臣專司河道原與直省督撫不同相應

勅下該督於每年歲脩告竣即行舉劾可也奉旨依議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寒香館

丁艱疏

奏為丁艱事臣蒙

特恩簡任督河自分殫忠盡瘁少圖報稱乃臣器質淺薄負荷不勝母沈氏在任染病醫藥罔效今於本年二月初七日亥時棄世奄逝臣號慟及五

內欲摧伏念臣受

命以來効職曾無分寸之勞拊膺頓成風木之痛公松內疚維荷覩視無地自容茲應扶櫬回籍守制念臣苦塊之餘神情既多督亂呼應哀懇不靈伏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寒香館

祈

皇上速簡新督星馳受代運道民生倚賴非淺臣無任氣短言塞哀切祈懇之至

順治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奏三月 日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卿以才望特簡着即在任守制不必回籍吏部知道

泣陳守制疏

奏爲

君恩深重非常臣情荼苦爲甚謹據實泣陳仰祈

睿慈矜察事臣緣丁母憂于二月十一日奏

請守制今于三月二十日准吏部咨開該臣

奏爲丁艱事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卿以才望特簡着卽在任守制不必

回籍吏部知道欽此臣跪誦

綸音悲感交集伏念臣一介疎賤蒙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三

宋香館

皇上破格知遇授以重任而且

曠恩與數疊資頻加竊分此身自頂放踵粉爲微塵不

足上酌萬一頃者積咎負愆禍延臣母哀痛摧裂

之中亦復自念仰承

寵命寸勞未効跼天踏地無以自寬况荷

溫綸責以職守之鉅重以褒寵之榮臣非木石敢不感

激圖報勉割私情願臣有萬分哀苦不得不泣額

于

皇上之前者臣父母所生止臣一子父故之後臣母遇

傷成疾間關就養今故于任所停柩在署舉目傷

心若久未就窆則臣母體鬼不得卽寧固情之所

不忍若扶送歸籍則別無親子可以執紼又義之

所難安臣非不知以身許

國不得復顧其私無奈所處之境有倍苦于恆情者

此所以展轉憂思疾痛呼

天而不能自己也目今糧運過淮銜尾北上時入初夏

轉盼伏秋臣在事一日誠不敢一日坐誤以干

嚴譴除謹一面巡歷河干躬行閱視外伏祈

河防疏畧

卷之一

十四

宋香館

皇上憐臣苦衷准臣扶櫬歸營窀穸

特簡新督交代管理臣終制之後卽當星馳赴部仰候

驅使不惟臣頂戴沒齒而臣母有知亦將銜結于地下

矣臣無任哀切悚懼戰慄待

命之至

順治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奏四月初六日奉

旨河務重大知卿才堪總理前已有旨慰留着遵行不

必再有陳請該部知道

糾參河官私徵疏

題爲河官借名私徵告發審有實據謹特疏糾參以  
清河蠹以姓商困事臣于四月十三日乘舟閱河  
逐程行至董口竊見運河一路水勢充盈糧運無  
阻猶恐自春徂夏雨澤愆期邛宿境內河道無閘  
節宣隨經面飭司廳印河各官預建草閘以資利  
濟於二十四日至清江浦據首狀人陳德首爲巡  
視按臨等事內稱扣利折夫原係山清廳收貯河  
工支銷後因屢缺改歸清江工部收納于順治十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五

宋香館

二年九月十一日廳書湯自己王得初朦稟前任  
山清廳稱缺額銀三千餘兩議起代補每千石徵  
銀三兩收至數月並未還項積書王啓亭復稱缺  
額銀三千餘兩串埠李甫等復又接櫃徵收至今  
未止又書牟得白不知爲何缺額設立還項名色  
每千石徵銀一兩五錢目今現徵未止一項運石  
原係王公堤裝運石塊水腳出于埠頭不出于商  
共運水腳七百二十兩因埠貧寒總加于商起名  
曰運石自十四年十月到今未止此三項錢糧徵

商數萬不知申報天臺若干不知河工支銷若干

不知還庫若干有起無止商船途歎被首王啓亭  
朱秀宇牟得白劉瑞徵李甫郭盛揚知証陳時張  
龍汪輝劉德黃鼎泰等因到臣案查臣衙門錢糧  
止有扣利折夫二項近年已歸清江工部分司徵  
解節經歲報在案山清同知並無此三項應徵商  
稅閱之不勝驚愕傳南河分司楊西符淮海道  
霍炳拘集一千人犯公同嚴審隨經各犯交到代  
補日收印簿二本票八十五張還項文案一卷運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六

宋香館

石日收印簿一本收銀數目歷歷可據該臣看得  
河工錢糧一收一放必經臣衙門詳批聽臣衙門  
查覈備查案卷從無此項收支明日而原任山清  
同知吳尚禮見任同知劉文德借題河工官役通  
同擅徵客稅在商旅止知爲河道額解忍痛輸納  
而不知臣衙門之並未與聞也竊  
國害商莫此爲甚除即將狀內人犯并卷簿等項覆  
加鈐印發行淮海道會同南河分司招究至于該  
屬河工臣沿途稽核怠玩員役隨卽懲取且恐蠹

弊尚不止此告發一端臣仍飭該司道嚴行察報

以憑指叅外所據首狀既經審有實據相應特疏

糾叅伏乞

勅部議覆將吳尚禮劉文德革職并有名人犯

勅下該督撫按提問究擬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初一日題本月十六日奉

旨吳尚禮劉文德俱革了職并本內有名人犯着該巡

按御史提問究擬具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七

寒香館

題留營將疏

題為營將資俸已深仰祈

勅部留任以重河防事竊照濟寧為運道咽喉臣標兵

馬分汛防河南北三百餘里一切糧船

貢船銀鞘等船往來防護日無停晷而中軍一官提調

兵馬綜理錢糧尤為四營領袖所關實重且臣閱

視黃運兩河工程外出之日居多必得歷練營將

洞悉地方河道情形乃可任之以收臂指之効查

得臣標下署遊擊管中軍副將兼管中營事楚進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八

寒香館

功原籍遼東鐵嶺衛人于順治元年隨前河臣楊

方典到濟歷任今職勦賊防河屢著功績自順治

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及今已歷俸三年

題薦十次

題敘加級一次案查十二年四月邸報內該兵部覆

直省督臣李蔭祖為請留舊將以重任使一疏內

將都司僉書鄭伯真加銜照舊管督標後營遊擊

事今臣察楚進功歷俸既久智勇優長河防輕熟

正與前例相符合無題

請將本弁加銜照舊管事庶營務得人而漕運地方俱

有攸賴矣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七日題 月 日奉

青兵部議奏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九

寒香館

題泰營將疏

題爲兵丁規避潛逃營將鈴束無術謹據實

題叅以肅軍紀事竊照營將爲一營綱領必能鈴束士卒紀律嚴明斯平時有金湯之固調發收臂拍之功自非然者而駕馭無方人心弛玩

國家亦安賴此營將爲哉臣自蒞任以來嚴飭將領申明紀律不啻再三及將有閱工之役仍預行嚴檄諄諄告誡不意于順治十五年五月十二日閱河回至邳州加溝地方據城守營都司馮如栢申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二十

寒香館

報該營兵丁聞言抽調紛紛逃走等因到臣隨批行濟寧道確查去後臣卽星馳還濟一面出示勒限查點一面取具該營兵丁保人親屬花名細冊着落挨拏其有自行投歸者仍令該營隨點隨報然後潛逃各兵陸續還伍本月二十日臣逐名點閱據本年春季三月餉冊內該營實在兵丁六百七十五名內除四月內抽調過赴浙兵丁一百名裁汰病故開除兵丁七名見在兵丁三百八十一名逃去復歸原伍兵丁一百四十三名實逃兵丁



四十四名除該營中軍守備陳旺先經領押赴

營兵見在臺莊未回似應免議查得倡逃劉丕閏

應仕係該營千總李士良把總戚鳴鸞哨下營兵

該臣當將李士良戚鳴鸞併逃兵劉丕閏應仕按

法細打仍通行道將州縣嚴查未到逃兵保人親

屬挨拏務獲以憑究懲外但該營都司馮如柏身

為將領典守所關既不能約束于前復不能緝拏

于後使非臣曉諭嚴緝衆兵知所儆懼則城守一

營幾成廢旅濟寧漕運咽喉何等要衝豈可令此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王

宋香

庸懦劣弁一日姑容貽誤重地哉既經呈報查實

臣謹會同直省督臣張玄錫山東撫臣耿焯按臣

繆正心合詞

題參伏乞

勅部從重議處施行

順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題六月初四日奉

旨馮如柏着議處具奏兵部知道

額請終制疏

奏為秋期河事已竣臣母旅觀未歸謹冒昧籲

恩俯允終制以伸子情事順治十五年二月內臣丁母

沈氏艱奉

旨任在任守制臣烏私情不能自已再具有

君恩深重非常等事一疏冒懇回籍守制四月二十二

日准吏部咨內開臣

奏前事奉

旨河務重大知卿才堪總理前已有旨慰留着遵行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王

宋香

必再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諭

溫綸上感

慰留之異數下迫哀苦之愚悰展轉涕零罔知所措維

時伏秋已近糧運盛行凜畏

簡書不敢更有陳瀆數月來竭歷河干旱則憂淺漲則

憂衝不惟不敢言哀且幾忘此身之儼然縈絰矣

茲者河防運事俱幸告終簿書之暇每一憑棺慟

心欲絕伏念人之大倫君親并重且臣受

皇上非常之恩方懼末由圖報何敢徑徑自執屢瀆

宸嚴顧臣年齒方壯計由祥而禪禪拍服關自後之捐軀盡瘁或正有時而送疾大事過此遂無所及正昔人所謂報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者也查奪情諸臣俱得扶柩歸窆而舊臣亦有居喪一月之制乃臣自二月至今一日之案牘不停空堂之旅櫬如故是臣獨以忘本之身上汗

孝治之化竊恐非

皇上之所取于臣也用是不避

斧鉞冒昧控陳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一

王

宋香館

皇上俯念時屆深秋河漕事畢准臣扶櫬回籍

特簡新督星馳受事所有未完積案臣一面嚴催料理

候代臣歸營電突比禱除即依限赴

闕則臣未盡之年皆致身圖報之日矣意切言荒統祈

恩宥

順治十五年九月初十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卿仍遵前旨勉留視事不必再

行陳請該部知道

特參怠玩官員疏

題為特參怠玩官員以重河防事臣于本月初八日

一接南河水汛星馳南下沿途續據司道水汛報

文已經再疏題

報矣為照長河數千里每遇漲發在在堪憂且洪流變

遷呼吸萬狀臣東奔西馳分身無術所恃以協力

分猷者惟司道廳印各官是賴前任山清同知劉

文德人既聞聿守更貪汗臣于五月內已因私微

一案特疏糾參奉

河防疏畧

卷之一

王

宋香館

旨提問文德謝事之後臣懼五險工程伏秋已迫修防

孔亟檄催差催特發

令旗手檄督催不翅嚴切蓋皆通判董修已署山清

河務任內事也經管一日即有一日之責乃據淮

海道呈稱埽工折陷該廳竟無一報典守之義謂

何外河主簿郝異彥自估工至今皆其經管水長

埽折亦不早報該廳雖伏秋已過淮黃並漲以致

太行老隄有柴溝姚家蕩之決事出異常而其怠

玩悞事之咎又不特此已也司道均有統轄之責

南河分司楊西狩振飭既疎隄防有悞並應議處

而淮海道霍炳則委防估修五險大工猶能于風

雨之際率衆搶護賴以保全功過相權似應酌從

免議以勸勤事者也山陽縣知縣張世銑雖係新

任臣查本月初十日據南河分司初二日呈報漫

決老堤文內有先據河廳呈報外河水漲卽微山

陽縣撥夫去後該縣猶未派夫赴工本司無奈會

道商確暫借隣近莊夫幫築等因該縣秦越河政

若不並處示懲將來印官推護夫料不前豈克有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五

宋齊鑑

濟況太行隄舊係民修民築揆之民社之義亦難

辭責其柴溝姚家蕩決口據司道原報外有條隄

中泓未撤仍嚴飭司道等官勒限補築至一切裡

外河工臣坐督嚴催分汛搶護務保無虞外所有

怠玩各官相應特疏題叅伏乞

勅部議處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這怠玩河防官員董修已等着分別議處具奉該部

知道

河防疏畧卷之二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門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堃公輯

議覆河夫徵派疏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睿鑒

勅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順治十五年三月初

九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該本部覆河南巡按李御史題前事等因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一

宋齊鑑

順治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題二月初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于二月初六日抄出到部送司

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河工繁興

向稱苦累今按臣李及秀條議豫省各州縣夫役

照附近熟地之多寡計畝派夫酌遠河地方協濟

者倍地愈夫并因時制宜事隸總河臣部不便懸

議應請

勅下總河臣會同豫撫詳議妥確務求民便據實具

題臣部以憑議覆可也等因順治十五年二月二十

五日題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院煩為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計粘抄一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李及秀

題為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睿鑒

勅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

衛防疏畧

卷之二

二

宋香館

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士民環馬而泣念云河夫重

累且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質

宸聰因行文管河道備察派夫有無定額據河道徐必

達冊報察得大工派夫原以布政司則例每熟地

四十五頃派夫一名牌行各府照各州縣熟地之

多寡派夫之多少內有衝繁災苦縣分每熟地九

十頃派夫一名後因工大少詳請各部院具

題加添倍夫只合熟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

卽今歲脩工程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裁仍照

大工數目派催至于有工縣分不在此例等因據

此臣復行文開封府備察有工縣分作何徵派據

開封府知府席式詳開祥符縣所屬河北清河集

堤工每地四頃四十八畝派夫一名河南槐疙疸

堤工每地二頃八十六畝派夫一名陳留縣孟家

埠口堤工每地四頃派夫一名蘭陽縣每地四頃

三十七畝派夫一名儀封縣每地一頃五十畝派

夫一名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黃河為患自古皆然

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

衛防疏畧

卷之二

三

宋香館

則官不能行其私奉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

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

有無止于循例而行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

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為甚酷也臣以為今日之河

工當更議者一當酌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

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此一欵所

當更議者也蓋昔年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

間用夫萬計是以派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

十畝今稍稱安瀾河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

日爲例乎此一款所當更議者也夫岸堤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畝大率五分若河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潁河州縣或每夫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項有奇是河工之費十倍于正項矣襍項偶同于正項民猶告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非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手臣聞

河防疏畧

卷之二

四

寒香齋

附近州縣非河有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似爲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既真敢不據實入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勅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奏請

睿鑒下部議覆施行移咨到臣隨經移會河南撫院并行布政司管河道查議速報去後今據河南布政司徐來麟呈稱准管河道牒呈准布政司照會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蒙總河朱部院批據本司呈准管河道牒呈酌地方遠近照畝派夫緣由到司准此該本司查得管河道所議河夫按州縣地方之遠近熟地之多寡酌量均派夫役名數似應妥便今將原來印冊轉報照詳蒙批該司詳議關係會題必須先將按院原疏質之見行事例逐節剖說明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五

寒香齋

不得永遠通行乃可據以入

告如原疏河工有限豈可以潰決之日爲例一欵見在是否仍以潰決之日爲例或塞決止是一工歲修處處皆險不得不以之爲例乎抑或塞決時除隣省尚有協濟外本省各府無不派到今歲修止派近府協濟原不盡及遠府乎又原疏通長較算酌議協濟一欵協濟之法見在是否通行見在作何議派如何工程應議協濟如何工程不便協濟亦未說明又原疏遠河之地一同按畝計夫未爲情

河防疏舉

卷之二

六

寒香館

理之平一欵見在果否一同按畝計夫或遠河州縣原未盡派抑或先近後遠近府已派之外再有太工然後開一及之雖按畝是同而勞逸原未始無間乎今據開封府議每地十五頃定夫一名有工縣分害既切體勢等然眉自難與他州縣同日而語但按院疏內方以每夫一名止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存乎見多今者十五頃之議未嘗不當然疏內所謂四十五頃二十二頃五十畝原係協濟州縣派夫之數始終未經破明多寡之間不反

嫌于舛戾而難通乎抑近縣非不欲多合地畝但

以河患無常一工用夫多至于餘勢不能減本縣愈窄協濟愈遠緩急既未必得濟而騷動全省反非長便乎至于去河百里加地五頃以漸而增近者既與二十二頃之數所爭無幾遠者或每年盡派或派與不派原以工之多寡爲準詳內亦不可不道破也又如近縣地畝夫數已足而河患忽生垂危之河勢畧刻難待遠府之人夫倉猝難齊勢不得不仍派近縣亟圖搶救詳內云候協濟夫到

河防疏舉

卷之二

七

寒香館

日期扣足將本縣夫先放是矣但不知卽于十五頃內再行跨派如原地一百五十頃止應派夫十名已經派在別工矣今新工再跨十名卽將先所派十名以十五日准作一月乎若是則先派之工倘係土方亦可扣日先放責令後到協濟之夫代爲計日補完乎或別有派法乎詳內未免枝蔓而窳繁之處尚欠明晰仰該司會同管河道再一更正速詳以憑會

題仍候撫院詳行該司覆議詳文限九月初八日內

到院不得再遲等因到司蒙此擬合移會到道准  
此卷查先于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准布政司  
照會前事等因又准本司照會蒙河南賈撫院憲  
牌順治十五年三月初十日准工部咨同前事到  
道准此隨牌行開封歸德二府會同各河廳確議  
歲修各處險要工程應用人工夫遠者作何派取近  
者作何調用照依所屬熟地從長計議務期均平  
水爲定例續據開封府呈稱蒙此隨遵依開會南  
北兩河廳酌議開今該開封府知府席式南河捕  
河防廳舉 卷之二 寒香館  
同知趙汝斌北河捕同知張爾嗣公同會議得如  
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  
所當更議一欵查河工大小原無定局夫數多少  
亦無定額如先年大工先每夫坐地四十五頃後  
復坐地二十二頃卽無定額之已事也今歲修工  
程各處或有或無或大或小或一處數處用夫多  
寡原無定額及分派之時自宜隨時增減各照所  
派之夫數以坐地數不得以二十二頃爲成例可  
也又近河地方當逐一酌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

千一欵查每歲工程近河州縣望協太奢而遠河  
州縣稱苦無已詳額紛紛徒滋觀望先定近河之  
民力後議協濟之多少經久無弊計無善于此者  
今議得近河州縣連年雖頂衝防禦築力已稱匱然  
就近取用猶爲稱便合無每地十五頃酌定夫一  
名如祥符縣熟地一萬四百九頃六十九畝應坐  
夫六百九十四名陳留縣熟地一千四百九十七  
頃八十三畝應坐夫一百名中牟縣熟地五千三  
百五十七頃九十七畝應坐夫三百五十七名陽  
武縣熟地六千八百八十一頃一十四畝應坐夫  
四百五十九名原武縣熟地二千一百二十二頃  
二十畝應坐夫一百四十一名封丘縣熟地二千  
一十四頃三畝應坐夫一百三十四名蘭陽縣熟  
地二千八百九頃七十七畝應坐夫一百八十七  
名儀封縣熟地五千二百四十七頃二十八畝應  
坐夫三百五十名鄆州熟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  
三十四畝應坐夫八十一名榮澤縣熟地一千三  
十四頃六十七畝應坐夫六十九名凡遇有工程

先儘該縣夫數取用或有不足始照數分協可也  
又遠河地方並當酌議非有大工不得輕派一畝  
查遠河之地派夫誠苦于近地但近河之民力有  
限而河工之估計無常卽如歲脩小工不得輕派  
遠地然以數除之小工計之其用夫已有侔于大  
工或有過于大工者矣合無每遇工程除些小不  
行遠派外或有數處工程並興計夫至數千者亦  
當酌量分派以甦近民至于每夫一名坐地若干  
頃臨時酌量協夫之多寡以爲派數是在憲臺裁

浙防疏

卷之二

十

寒香館

酌職等未敢擅專等情據此又據歸德府呈稱蒙  
此隨移牒河捕廳確議去後今准本府河捕通判  
高壁牒呈查得商丘王家壩工起于十四年八月  
初十日鹿柘協濟考城王家道口工始因河患緊  
急原蒙前道撥用大工夫役十一年四年修築婦  
個始獲萬全各夫于歲前撤放本年照例雖寧協  
修于十五年三月初七日上工虞城歡垌寺工永  
夏協修十二年正月十七日上工六州縣之分協  
三縣此舊例也如遇工大遵照隣封協濟事例派

取工中者遵照通省協脩事例派取工小者遵照  
本府協脩事例調用至于徵派夫役必照依熟地  
之多寡方爲均平但各州縣之地畝赤歷冊籍在  
彼應聽本府酌派等因到府准此該歸德府知府  
丘正策看得治河需夫力役之征古所不廢惟奉  
行不善分派無制致遠近權衡之間多寡低昂之  
際俱失其平而民力俱不堪命矣仰蒙本院更徵  
派酌遠近一疏誠均累蘇困之切務當事者所當  
亟爲變通也夫歸德乃全省一隅幅幘未廣距河

浙防疏

卷之二

十一

寒香館

俱未甚遠工力雖不及荆隆口之浩繁然頂衝之  
險則有王家道口王家大壩歡垌寺黃岡壩土樓  
等數處之接所屬除荒不除免熟地止共計四萬  
四千一百九十九頃三畝零至計畝派夫若准以  
布政司則例每熟地四十五頃派夫一名僅供派  
夫九百八十二名則儉于地而夫不足今准以二  
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共計夫一千九百六十  
四名但夫從地出地之多寡不一夫之遠近難齊  
且水性起伏不常夫役工作有限亦惟量緩急而



分別調用即可無偏累不均之歎矣噫此一議也較之前派二千七百五十之名數又額減其少半竊惟經營者有不足之慮第夫宜責實不在多工宜責速不容緩若夫不實而祇以虛冒備數工不速而徒以怠緩愆遲則多者不過反開一包攬銷折之利徑貽害可勝言乎此愚昧之見未敢自信謹按地畝實數起例分派實夫俟憲裁可否後仍責令遵照總河部院

題定之例繕造花名文冊另報以示垂久可也等情

浙防疏

卷之二

十一

東香

各詳議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河工之用夫也有塞決之工有歲修之工塞決之工自大其用夫也自多查前明塞河有用夫至二十五萬與十二萬有奇不等者石碑在總河衙門曾經前總河部院以墨刻送部可考也我

朝惟大王廟決工稱大然用夫不過二萬所以人少工遲而錢糧愈費百姓用愈困也自大王廟塞工告成水歸舊道南北兩岸頂衝處所不得不估計不得不修防是歲修之工用夫宜若可少以工多

幾處合少成多故用夫似多而實實各有估計原

冊在部可查未嘗如大工時用夫之多也查十四年歲修之工榮澤堤工用夫五百五十名陽武潭口寺用夫五百名封丘大王廟用夫五百名祥符河清集用夫一千二百名槐疙疸用夫一千名陳留孟家埠口用夫三千三百名蘭陽劉家樓用夫二百八十四名儀封三家庄用夫一千四百名考城王家道口用夫一千七百七十三名商丘王家壩用夫一千名合之總用夫一萬一千五百零七

浙防疏

卷之二

十一

東香

名耳然中有工完解散者日子多寡不等非一年到頭久役之工也先是奉按院憲查一派夫各州縣有無定數前冊登答大工派夫原以布政司則例每熟地四十五頃派夫一名牌行各府照各州縣熟地之多寡派夫之多少內有衝繁災苦縣分每熟地九十頃派夫一名後因工大大少詳請各部院具

題加添倍夫只合熟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派夫一名卽今歲修工程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增減仍照

大工數目派催者謂派夫照熟地之多寡有前總河部院所行派夫之規可准其後夫也遵其成法不敢有私意軒輊其間非謂准是派夫之多寡亦如原派原倍夫盡起而役之也其有工縣分不在此例者謂河勢變幻無常多寡不一難以意見測度亦難以方圓自畫如近河縣分非不知當加軫念也頂衝成于數日不多調本縣之夫安得有呼立應是一定之法須兼通融而乃濟也如遠府非大工不得調用似也河所經由爲患祇在開歸二

所防疏舉

卷之二

十四

寒香館

府較之開封尤甚地土有限人夫因之中工木竹協濟業奉

俞旨遵行在案若一省之內中工不協歷年只聽本府自爲奔命大工又何以動隣省之協濟乎是勞逸之均必合省計之而乃得也今奉

旨行總撫兩部院酌議隨轉行府廳去後今據開封府與河廳會議臨河縣分以十五頃派夫一名本道謂宜自臨河縣分推而遠之去河百里者加地五頃以次二百里外再加五頃由是三百四百五百

六百七百八百九百率以五頃爲增減至九百里而豫土之極遠者盡是矣其派夫一名者計一周歲爲率以日計算足十二月爲一名其調用先儘近河州縣夫數不足乃按次調用如向者各縣報府府轉報按院之夫中有一夫應一月卽完一年之役者有應數日卽完一年之役者百姓之心以爲丁短易忘其苦各隨其地畝之多少爲力役之久暫縣官因其所欲以示輪番非若大工自歲首至年終之夫也率以各縣自派之數浮報按院及

所防疏舉

卷之二

十五

寒香館

行查俱云十四年地畝與十五年地畝多寡不同又行查各縣回文可據者也謹就原疏三款逐款登答原疏第一款所當更議者此爲歲修用夫言之也朱源寨大王廟兩工塞決除隣省尚有協濟本省各府無不派夫之處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後又加添倍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畝悉係塞決用夫之例大王廟工完各工歲修多係頂衝處處皆險每用人夫廳印官先酌計用夫多少本道復加減裁如工程稍大用夫必多則照中工之例擇

其本省附近府屬協濟原非騷動全省如工小用夫必少兼之縣小民稀一縣之力不能禦必照小工之例擇其本府所屬近河州縣派夫協濟亦未騷動全府總未嘗如塞決之工無不派夫之處也今已議定十五頃一名去河百里加地五頃以漸而增與遠河地方加倍于附近州縣無異但河患從無定局隨年估計量工計夫先近後遠原以工之多寡爲準原非每年盡派亦難定必於不派惟是因時制宜似已妥便伏候憲裁第二款所當酌

河防疏舉

卷之二

十六

東香齋

議者此爲近河縣分言之也每縣浮報夫數前已言明有一月完一年之工者謂之一名有數日完一年之工者亦謂之一名是也不然近河地土一頃值五十兩者最少信如一頃有奇亦派夫一名地之所值尚且不及何以行差之外又能應夫夫河長千里歲修處多合計則見多分用則見少疏內通長較算酌議協濟緣先奉有大工中工小工之例非中工不敢議協外府非大工又不敢議協隣省見在協濟之法俱依

題定事例先儘附近州縣原非一例盡派見今歲修工程中有應議協濟者亦有不便協濟者如十四年陽武潭口寺一工止用夫五百名該縣較之他邑頗大自然不便議協如十五年祥符縣魁星樓一工黑罡一工清河集常家寨一工該縣居開封府屬之首素稱大邑但工多危險用夫既繁不得不議協濟然歲修雖有協濟兼河勢陡變勢在垂危晷刻難待若候遠處夫到勢必誤事派夫頃數既定嗣後以日計算如臨河縣分應照地畝頃數

河防疏舉

卷之二

十七

東香齋

派夫若干一時先行搶救則有十五頃之內再行跨派候協濟夫到日期和足按夫計日如跨夫一倍以十五日准作一月將本縣人夫先放土方各照築過多少領銀其餘土方使協濟之夫代爲補完以示體恤可也伏候憲裁第三款所當酌議者此爲遠府協濟言也查中工本省協濟遵奉在案南陽等府自大王廟大工告竣之後從未派取所屬人夫惟十四年因陳留孟家埠口堤岸衝決估議創築大遙堤一道是時開封派夫已極其難照中

工之例詳請各部院具

題派取河南南陽汝寧三府屬協濟原夫一千一百六十名除去倍夫止用原夫合力通作連迤贖共七月而工畢此外遠河州縣原非但有工程一風按畝計夫槩行起派今議漸遠漸加以後酌量工之緩急大小次第調用與否可也伏候憲裁以上三款僅就按院條議爲之斟酌因細詢前明萬曆天啓年間河未嘗不決每歲不無工程蓋昔時人口既繁催工自賤以力自食日得二分三分于願

河防疏畧

卷之二

十八

寒香館

已足今民間農忙之日催工一日至二錢有餘河工之苦倍于農家土方有限召募無人催夫不易昨年以來派夫皆委之府官以其知州縣大小地畝荒熟且使府縣相近易于稽察派夫之弊本道惟就其集到河干照原估各處查發着工嚴核管工河官清其隱占包折懲其餘安買閒有迹贖則行拘提工告完則速解放而已應給土方銀兩貯于杞庫印領隨到隨爲批發其酌量河勢通融緩急商遠近均煩簡旣不忍偏苦民力又不敢坐懷

河工種種苦情自有洞鑒其有工用夫之處節年

嚴禁屢次申飭管夫河官再行嚴諭剔盡除奸有犯無恕寧嚴不寬而已緣係詳議河夫事理今將查取各府屬州縣熟地數目離河道路遠近坐定人夫清冊三本等因到司准此該本司覆查看得管河道遵照本部院發下詳文逐款覆加參酌妥確分晰更正無容再議惟祈憲裁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道修防全藉夫役而其從事泥塗之中無間風雨之候畏勞稱苦人情固然奈黃流變遷不

河防疏畧

卷之二

十九

寒香館

常伏秋泛漲歲有期會夫多則修築易完夫少則遲緩貽誤用夫故不得不多夫近則利害切已一呼可應夫遠則鳩集既難逃散拘提又費時日故用夫又不得不近也惟是有工縣分偏累難支所以前河臣楊方典題定小工隣縣協濟中工隣府協濟大工隣省協濟奉有

俞旨見在遵行論修防則塞決時河患止此一處今者全河由軌節節皆險工非不多論夫役則塞決時河南通省之外尚有北直山東等處今者止照中

工小工之例且有年計月計日計之不同夫數較  
少今按臣李及秀條議分別遠近酌定夫數所以  
爲恤民生均勞逸計意甚善也據布政司會同管  
河道詳稱臨河縣分以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去  
河百里者加地五頃自二百里以至九百里俱准  
此數漸遠漸加額數既定凡有工程先儘本縣夫  
數調用不足者照舊小工隣縣中工隣府協濟惟  
照工程多寡期于足用而止至于河勢驟改危在  
呼吸近處夫數已自無餘若候遠府解到夫勢

河防疏

卷之二

二十

寒香館

題參相應一併請

旨申飭司道等官一體恪遵既經司道呈詳前來臣謹  
會同河南撫臣賈漢復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日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工部確議具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

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河南按臣李及秀先

以河工苦累條議該省州縣計畝派夫酌遠河地

河防疏

卷之二

主

寒香館

方協濟者倍地食夫臣部以事隸河臣請

勅總河臣會同豫撫詳議妥確具題奉

旨遵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朱之錫會同河南撫臣賈漢

復疏稱夫多工易完成而以小工中工分別地方

遠近照地派夫協濟具

題前來案查前任總河臣楊方典于九年十月內

題爲河工日繁等事一疏內稱民夫既不敢私派矣

查河南一省僅設鄉徭堡夫八百七十二名止供

看堤之用每年歲修并動大工俱係計銀募夫又

千十三年六月內又

題爲遵

諭陳言等事議以小工本府協濟中工本省協濟大工  
鄰省協濟各等因具

題在案查前任總河臣議以按地募夫今總河臣議  
以照地募夫前後疏覆參差不一又查十五年九  
月內本部右侍郎張縉彥

題爲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一疏已經奉

浙防疏畧

卷之二

三

東香錄

旨咨行與此事同一體相應請

勅下總河會同豫撫從長詳議妥確務期上不誤公下

不累民一併具

題以便臣部議覆可也奉

旨依議行

新河完工疏

題爲呈報新河完工事順治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據中河分司李縉明淮徐道李世洽會詳據淮  
安府分司邵宿河務同知孫喬昌呈據宿遷縣報  
稱黃水漲發董口淤塞今于大王廟東議挑新河  
一道原勘長四百丈因天寒時迫隨舍遠就近接  
舊河淺水頭計挑長二百五十丈口闊三四丈底  
闊二丈五尺三丈深七八尺各不等又蒙總河部  
院暨本司并夏鎮分司顧大申淮徐道李世洽親

浙防疏畧

卷之二

五

東香錄

臨工所督同卑職及沂管防漕遊擊史尚仁宿遷  
知縣王如春并各州縣河官分工率夫晝夜開挑  
于本月二十七日完工訖除築隄建壩一切善後  
事宜另議詳報外今將前由呈報到司等因據此  
該司道會看得董口淤澱關係運道議論紛紛幾  
成道旁幸蒙本部院按臨蒞目持籌一志主持改  
挑新河司道各官大小群工躬聽方畧于十一月  
十五日興工至本月二十七日完工不過旬日俱  
已報竣其舊河淺水頭亦已多方疏導一律深通

兵糧船隻揚帆直下除善後事宜見奉本部院牌  
行勘議俟議妥另詳外合將完工緣由擬合呈報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清黃交接淤墊不免自前明  
以來由大小溜溝改而為梁山北改而為茶城改  
而為張孤山東改而為鎮口至開泓之後則又由  
直河而陳溝而加黃並用遷徙不一濁流為害自  
昔而然矣今董口會黃之處經行未久黃水暴發  
倒灌易淤所恃者外水消落內水衝出旋淤旋通  
耳不意今歲秋後黃水倍漲漫堤越壩淤塞甚遠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三

寒香館

臣赴淮之日即預慮運水漸微嚴行司道廳印各  
官盡築運河東岸缺口以備衝刷而竟竟淤高水  
弱人力莫施嗣據司道呈詳議于舊渠迤東另挑  
四百丈以接上流臣復行親勘且恐天寒水凍湖  
水易涸運事可虞即于十五日立刻分工調夫挑  
開多方鼓舞幸于二十七日放水通流共計開過  
新河二百五十丈口濶三四丈底濶二丈五尺三  
丈深七八尺不等見今湖心大壩已行閉塞兵糧  
船隻盡由新河南下至于善後事宜臣已備列單

目行該司道勘議興舉併用過錢糧統俟司道另  
詳到日再疏具

題外所有新河完工緣由理合題

報伏乞

肅鑒勅行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三

寒香館

特參貪蠹官吏疏

題為特參貪蠹官吏以肅河政事竊照治河之役夫  
工料物動以千百計派募人夫築堤捲埽日夜力  
作勞苦萬狀計工受直糊口尚艱至于操辦諸料  
額定官價本廉運費况復數倍是

國家為運道民生計不得不勞民不得不費財者勢  
也苟奉行者凜遵禁令河帑絕虛糜之金錢小民  
免分外之科歛則雖勞費之中仍不失儉節撫恤  
之意奈何不肖官吏愍不畏法恣意侵漁如臣所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三

東香館

訪山陽河工及淮海道淮安府署河廳等揭報山  
陽縣主簿郝興彥山清廳外河經承楊世芳等種  
種奸弊真民生之隱痛河政之大愁也謹據實列  
款為我

皇上陳之

計開

山陽縣外河主簿郝興彥侵詐贓款

一四工樁手八十名每名每日應給工食銀五分  
本官指稱使費每月扣銀二兩四錢八個月共

扣銀十九兩二錢樁手趙禮徐方衡書顧汝秀  
等証

一管工義民四名本官勒詐每名使費銀八兩共  
得銀三十二兩與廳書楊秀宇分肥劉元武楊  
國華李守業馬欽証

一五工經收柳枝本官串同積書楊世芳等虛出  
收管暗自包折約計折柳一萬餘捆每捆折銀  
一二錢不等共得銀一千餘兩與吳中珩吳行  
欽趙之欽分肥王允捷証

河防疏畧

卷之二

三

東香館

一五工估計纜匠工食銀一百八十兩該署河廳  
事董通判入廠親查乃派募夫撕纜未用纜匠  
前項工食本官與楊世芳吳中珩吳行欽分肥  
廠夫陳焦褚趙周吳証

山清廳外河經承楊世芳等扣剋贓款

一楊世芳吳行欽趙之欽支放五工樁手工食計  
八個月每月扣索常例銀十五兩共索銀一百  
二十兩三人瓜分樁手蘇隆宇等証  
一楊世芳等支放五工募夫一千名每名日給工



食銀六分每月索常例銀八兩共索銀六十四兩三人瓜分五工火頭証

一楊世芳等給發各州縣買埽柴銀二千兩每百扣銀五兩共尅銀一百兩與吳中珩吳行敏三人瓜分半元等及柴戶朱潤陳應兆証

一吳行敏等給發各州縣買蘇麻紅草銀一千餘兩每百兩扣銀三兩共尅銀三十兩經手快手楊林等証

一楊世芳吳行敏支發買椿木銀三千餘兩每百

浙防紀略

卷之二

三

寒香館

兩索常例銀二三兩不等計索銀六七十兩木商陳立宇証

以上官吏或依倚爲奸或盤踞肆虐莫大者河政竟作可居之奇莫苦者河夫及同几上之肉雖么磨微賤不足以辱白簡而病民妨河所關實鉅誠不容不從重究擬以釐夙弊而儆積偷者也除臣一面檄行淮海道收禁寃審外相應具疏題叅伏乞

勅下該撫按將郝異彥革職提問並應肅楊世芳等一

并追擬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六年正月十二日奉

旨郝異彥着革了職并本內有名竄犯着該撫按提問追擬具奏該部知道

浙防紀略

卷之二

三

寒香館

河防疏畧卷之三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鄒陽  
稽山後學徐沁

兩河利害甚鉅疏

題爲兩河利害甚鉅脩防物力維艱謹就見行事例酌議增損以裨重計以裨實政事竊照黃河建瓴萬里及入河南以下土壤既鬆群流奔匯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猶從北入海其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徼徭者載在史冊難以殫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一

寒香館

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額設戒愚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間被大害興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荊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至八九萬甚至曾如春曹時聘蒙牆之役連年役夫俱以三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資河之悍激湍流卡易以人力勝蓋其性然也我

朝因明之舊數百萬

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榮澤以至山陽南北兩岸垂

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潰且中斷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政宋任伯雨所謂寬立隄防約攔水勢者治河要策無以出此而竟以工鉅帑詘議寢至于運河自通惠至董口滑口至江共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職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今者司農告匱民力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二

寒香館

凋敝無論舉廢未易卽斤斤歲修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夜焦思實有不能一刻卽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有急修工程俟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

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分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大役一曰酌議准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工一曰特議建設御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撥贍盡銀兩一曰慎

重河工職守一日申明河官專責一日申明激勵

大典一日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

睿鑒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至各疏內事關係議不無字

多逾格統祈

鑒宥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六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三

寒香館

陳明河南夫役疏

題爲陳明河南夫役事竊照黃河經由河南地界南

岸自榮澤縣堤界起至虞城縣界止計六百四十

里北岸自武涉縣堤界起至考城縣界止計三百

四十餘里山東之境僅北岸歷曹單二縣計二百

里每歲修守固有成例但查曹單額設夫數除裁

減抽兵外尚有徭夫一千三百零八名看堤舖夫

一百八十六名河南開歸等府止見在堡夫八百

餘名臣檄查該省河屬舊籍皆已散失無攷僅檢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四

寒香館

得前河臣翁大立疏州內開河南黃河夫役每年

五百里內七十三州縣編做工河夫一萬五千七

百六十二名半每名做工三個月工食銀三兩共

計工食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五錢五百里

外三十五州縣編做工河夫一萬一千六十一名

每名徵銀三兩共計銀三萬三千一百八十三兩

聽候辦料及僱夫支用若臨河二十六州縣又於

均徭內編食堡夫一千一百五十七名看守堤壩

船廠等役每名工食銀一十二兩共計銀一萬三

千八十四兩又檢得前河臣潘季馴河防書內開  
河南山東自遙堤成後無復衝決者夫力多也今  
徐北至單縣界見脩堤壩長一百五十餘里而夫  
役止七百餘名是每里僅四五名耳其何能濟夫  
以百餘里之堤猶以七百名爲少河南兩堤所云  
夫多者又可類推矣隆萬年間該省歲修夫數大  
概如此不知何時更變五百里內亦止一兩銀  
計通省歲額共八萬八千餘兩

本朝來除荒缺額不及三萬此外止察出新增銀一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五

寒香館

千有奇河工歲修仍沿明季之制每年估計準工  
鳩夫計夫給食堤工以土方論埽工以日期論在  
官曰募其實在民不得不計畝而派總以河夫之  
役倍苦日給之食本廉若憑空號召縱懸金市門  
誰則肯應若欲繫從民間平價則河帑雖裕勢亦  
不敷據萬曆時黃河全書內河臣劉士忠有云貧  
者不肯應募富者論地派夫卽翁大立疏內旣稱  
河夫每名工食銀三兩而亦不免曰編者是募夫  
之法又必兼派而行不特今時爲然也若以黃河

已決爲有事歲修爲安瀾衡量夫數則前河臣曾  
如春曹時聘蒙牆之役兩請帑金至二百萬用夫  
三十萬者一決口也去歲雷家集柴溝姚家蕩用  
夫不過數百名者亦一決口也由前言之則積數  
十年歲修而有餘由後言之則第較歲修一工且  
不足是又未可執一而論卽所云安瀾之義正以  
爲河本湍激未至橫流謂之曰安然其湍激之性  
固無分於已決未決也伏秋水漲數里之岸呼吸  
而至一當掃灣迎溜之所非埽護之縱有重障如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六

寒香館

穿縞蔑其防之也一里之堤非三萬餘工不成高  
一丈長十丈之埽非千人數百人不任推挽今歲  
之堤歷再歲而風雨之所淋卸車道摧穴之所毀  
頗高者已卑厚者已薄加以濁流無定條南條北  
縷堤不支棄而守月月堤之內不得不又議土工  
是故

朝廷設官無不以愛民節財爲職獨治河一事以勞  
民者保民費財者經  
國歲修之制載在

勅書豈不欲與民休息哉河之所在勢固無如何耳見

在河南夫數屢經諸臣條陳未免以夫多爲疑臣

惟該省瘡痍雖經新復洪流寧異昔時今雖不必

遠照隆萬舊例若徒一意減縮勢必馴致坐繫之

患案查臣於去年十一月內

題覆河南按臣李及秀河夫之徵派當更一疏據司

道府廳會議通省夫數已經部覆行臣會同河南

撫臣覆議奉有

俞旨但臣職掌所關河道情形得於目擊夫役規則亦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七

寒香館

屬司存任其責而不究事體原委與事體有干典

守而緘默不以入

告皆溺職也除前疏容臣會同河南撫臣賈漢復覆議

具

題另候部覆外所有河道夫役事宜覆議疏內不便

備述謹特專疏陳明伏乞

睿鑒勅部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六日奉

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陳明河南夫役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河南

隆萬年間歲修夫數不知何時更變一例徵銀

本朝仍沿季年之制估計準工鳩夫計夫給食在官

曰募其實在民不得不計畝而派見在河南夫數

屢經諸臣條陳未免以夫多爲疑若徒一意減縮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八

寒香館

勢必馴致坐繫之患等因具

題前來應俟總河臣會同河南撫臣覆議李及秀條

議之疏到日再行另議可也奉

議

酌議淮工夫役疏

題爲酌議淮工夫役事竊照江淮河濟謂之四瀆自明迄今挽河資運會淮注海是以一淮而受兩瀆之全故桃源之上但一黃河爲害清河之下內則淮湖宣洩維艱外則黃淮相濟爲暴每遇泛濫其患尤烈查得前代南河志河防一覽內載淮揚一帶自平江伯陳瑄經理之後萬曆三年河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運道梗阻民生昏墊特遣河臣潘季馴大行葺理請帑六十萬金分委管工自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九

寒香館

司道而下共一百八十餘員徵調徭募等夫八萬名經營數段兩河之流始還故道未幾而十四年外河范家口天妃壩又以決溢告矣二十一年以後高堰裏河連歲報決河臣楊一魁又有分黃導淮減水各閘等工天啓元年高堰並裏外兩河一時共決十餘處自後漫決時有難以悉述計今距潘季馴時又將七十餘載如淮湖高堰外河南岸柳浦灣堤桃清兩岸遙堤崔鎮四減水壩日漸月

風雨剝蝕廢弛過半卽楊一魁所開分水黃壩

新河亦久淤塞

本朝來河決上流南河賴以無事自順治十三年全黃歸故之後去歲水患已見端倪矣夫疇昔之戒甚甚周猶不免昏墊之害今日之河淮如故乃欲安敝壞之餘其萬萬無幸固不待智者而知也但欲議工作須先計錢糧頃者司農告匱搜括爲難無論請太府之金爲未雨之策未敢輕出而歲額河銀昔時二十有七萬

本朝除荒缺額裁減歸併僅十七萬有奇又於此內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

寒香館

撥出九千餘兩解司充餉加之通惠河道從不取給河帑者連年撥解動至數萬常例歲修已不捉襟露肘之苦矣臣去歲在淮卽與司道多下數里五險埽工太行老堤三工似皆難緩五險遙堤官家營引河尚在勘議查得蘇建堤工在前

當時民修官修屢經更變我  
南河年舊官出料物山陽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  
七州縣協濟人夫赴工修築河帑所費亦自

無幾自順治九年該省按臣有

題改之議始設募夫歲計工食銀一萬四千四百兩  
勘估料物不在此數至于太行老堤民築民修司  
道報文確確可據良以前明河帑之設總為運道  
起見山清黃河南岸自草灣以下關民生為多關  
運道為少

朝廷為民賦計百姓固亦自為身家計也

國家愛養民力損上益下恩非不渥然今者帑訓工  
繁使盡照估計支給河銀則黃運兩河各數千里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一

寒香館

傾此失彼萬一運道梗阻所憂又恐不止淮揚一  
閘耳為今之計除五險埽工照舊募夫仍以餘力  
計填高堰石工酌量估計其太行老堤似應仍責  
山陽莊民若更有應舉工程時迫夫少山陽獨立  
難支合無暫派下流七州縣民夫分工報竣或照  
舊自修或酌給食米事關地方力役除臣見在移  
咨漕撫臣亢得時會議按臣俟入境日移會外但  
恐光陰如駛轉盼桃花水汛客臣議確具

題一面通行司道起派償做庶

國計民生可恃無虞而運道河帑亦賴以兼濟矣相  
應具

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酌議准工夫役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二

寒香館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淮揚  
一帶黃河自十三年全黃歸故之後去歲水患已  
見至太行老堤山清黃河南岸自草灣以下關民  
生為多關運道為少除五險埽工照舊募夫高堰  
石工酌量估計外太行老堤似應仍責山陽莊民  
若時迫夫少暫派下流七州縣等因具  
題前來查五險高堰工原係歲修者似應照舊勘估  
修築其太行老堤民修官修屢經更變用資

勅總河臣會同漕撫按臣從長商酌務期上不悞公下

不累民速行具

題以便另議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五

寒香館

查議通惠河工疏

題爲查議通惠河工事據通惠河分司盛治通密道杜漢會詳蒙臣憲牌爲酌定畫一經久之策以重河防事查河防諸書通惠河道浮沙峻水多淺易衝是以前明於所屬州縣設有額夫每歲夏月挑淺春月築堤此外止將本司河銀辦積椿草不聞類類估計別請錢糧本部院衙門從未經管原無案卷可稽但查

本朝九年以前額夫濬築之外亦不聞別有估計九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四

寒香館

年以後歲甚一歲而動支錢糧始行總河衙門補解今經部議歸併本部院於河銀內通融支發合計通屬目今錢糧已減除昔年之半此項工程反增益先年所無勢有必窮安得不徹底計議以圖經久合行查議爲此牌仰通惠河分司照牌事理即便會同通密道查前明每歲修濬某年某年止用額夫修築某年某年曾經估計做何工程動銀若干作何支給見今地畝圍佔州縣倉派額夫給與工食與前是否相同河道原與向時無殊工程



何以頓增數倍自後作何整頓可使費省工堅錢糧可繼糧運不阻可以永遠通行逐一查議妥確會詳報院以憑酌奪毋得含糊塞責取咎未便等因到司道蒙此隨即公同會議間復移霸州道併議去後未准會覆今又蒙本部院憲檄爲二催酌定畫一經久之策以重河防事催同前因不便再緩該本司道會查看得前明修濬並無估計動支銀兩皆州縣衛所額設人夫而爲役不足則從便調集軍民夫以繼之今則衛所夫裁軍民夫不聽調僅州縣額夫而已濬淺猶不足築堤更所難是以前差通惠河始有題留新河夫銀與蓍漁課銀新舊合計八千餘兩總名歲修以資一年濬築未常稱匱自九年以後連年洪水爲害水勢湍漫動則溢漕一二尺遍地汪洋決堤殺稼漂沒糧艘災生叵測非特通惠爲然卽霸薊兩道屬邑數百年老堤盡爲衝決估修動用部錢糧數萬計此皆昔之所未見未聞而近年

所登告者也今通惠一堤之潰動則數百丈尺用

則數千餘金工費盈縮懸殊端啓于此若今歲本司道蒞任來發水不甚洶湧則堤岸卽無甚衝決錢糧亦無甚用度撥濟卽無所復煩矣蒙本部院以經久之圖酌議除見在修築并行廳縣復估者無容再議嗣後沿河堤岸稍有殘缺可虞者責令廳印河官不時查勘工小者乘額夫挑濬之隙詳請調撥及時修補如夫力不敷動支歲修一面報估一面興築免致盪漾寬闊工完數實准與報銷遇伏水泛漲之時仍責印河官撥派額夫晝夜看守遇急搶救違慢疎誤罪坐廳縣官若口岸走洩水利有碍漕運者始詳估歲修築塞如係漫水于漕運無碍止滄溝漢地土者印河官查明申報司道仍力爲風勸凡有地土于此各令照地派夫併力幫修庶沿河一帶係民產者人自爲守關漕運者官各爲衛則公帑可省而河防永固從此工程歲修可支不煩別請要在題明嚴飭或亦永遠可行之一策耳司道會議僉同不知有當于經久之計否擬合呈詳等因到臣該

臣看得通惠運道二百餘里水峻易衝流沙易阻故前明設有州縣額夫八百三十名于條編內日給工食銀三分有零通州等衛軍夫八百零一名於月米屯地內支給工食自二月上工九月終止辦料則有椿草枋栽兩項不足則動新河夫銀共約計銀三千餘兩每年濬淺築堤夫料之數取給於此未嘗稱訕歲終彙報臣衙門一爲奏繳無所事詳估撥解也

本朝來椿草枋栽新河夫銀存留該差如故州縣額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七

寒香館

夫因地畝圈佔條編不足派真定等府州縣協解抵補軍衛裁革額夫無出議撥幫魚課銀五千餘兩充數九年以前照例歲修亦未經別有撥濟九年以後屢有工費俱行河帑補還緣該屬地佔民稀募夫日給銀八分較之別屬派募民自貼費者價值加倍去歲遂佔至數萬金黃運數千里均屬朝廷運道以黃河較之利害不啻萬萬帑詘費增顧此失彼在所不免况新經部議歸併臣衙門責成該屬管理敢不計議萬全以圖經久臣惟運河與

黃河之變遷不常者不同該屬料銀及州縣額夫較前明既無所缺卽衛夫被裁募價稍昂見有幫漁課銀一項若能通融節省諒不過增益數千金已滿衛夫之額據該司回稱亦云從此歲修可支不煩別請此固非懸斷之說也但臣所屬河道南北延長勢不能親履通州閱視萬一詳估數多不從則往返稽延或恐貽誤從之則爲浮爲實臣且難信又無論捉襟之必不能應也查該司以前歲報冊估計土方俱係募夫其州縣額夫八百三十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八

寒香館

名雖曰濬淺豈八個月內日日淺阻不暇他顧不然則既領協銀幫修守護亦皆額夫分內事也總之道印等官秦越河政分司催呼不靈逃贖居多虛名無實耳臣前准部咨已經部議行臣嚴責管河司道各官題估修防奉有俞旨合無定議除該司項下額夫錢糧外臣每歲於河道銀內撥解六千兩司道責成廳印等官嚴督額夫挑濬修築應估工程據實估計印官領銀集未

辦料司道親行查勘工部議奏照例

題參每年節省仍貯司庫以備通融支用毋致浮目  
多估另請借解若係地土漫水無關漕運者例不  
輕動河銀應聽地方有司竭力風勸照地幫修廢  
黃運兩河不致偏枯而臣亦得免于束手矣如果  
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嚴飭司道廳印等官一體遵奉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十二日奉

旨工部議奏

河防疏舉

卷之三

十九

寒香館

工部覆前疏

題為查議通惠河工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部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通惠

河除該司項下額夫錢糧外每歲于河道銀內撥

銀六千兩司道責成廳印等官嚴督額夫挑濬修

築印官領銀集夫辦料司道親行查勘工竣報銷

等因具

題前來臣等查通惠河所管河道臣部去年照例

題併總河今臣等議得每歲若撥解銀六千兩但工  
程有大小之不同則銀兩有多寡之不一似難允  
從奉

旨依議

河防疏舉

卷之三

二十

寒香館

特議建設柳園疏

題爲特議建設柳園事竊照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圉功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貲况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卽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于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潔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猝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一

寒香館

金錢無窮之人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紙子之歌有云河伯許分薪不屬是可見栽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瑣細而其實乃治河者之第一義也

案查前河臣楊方嶠暨臣前後題

請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

諭旨一年以來報裁無幾除臣再行嚴飭外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週臣等亦未能迫履長堤爲虛爲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爲尤宜責

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篠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既便責成而道廳等亦可以親詣稽察伏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之後遍地成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少節民力亦可少甦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爲少但一工用柳多至數萬既非市販之物又重以轉運之難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印官責成里甲均採均運奉

河防疏畧

卷之三

十二

寒香館

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售如有包攬指索扣剋准折等情一經查出定行揭報到臣以憑參究毋得徇縱河道民生之策無以易此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特議建設柳園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黃河

一帶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安置徭堡夫數名

布種澆灌數年之後遍地成林河工有濟河帑亦

可以節民力亦可少甦又稱官給柳價每束五分

但一工多至數萬非一二人所能辦惟嚴行申飭

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售等因具

題前來查柳稍河工必需今議置園栽種以備急需

河防紀畧

卷之三

三

寒香館

此係總河臣職掌相應如議向後應分別多家照

例勸懲至于用柳多若照地均買恐為民累前科

臣陳台孫具有夫柳為河工大弊等事一疏已經

臣部

題覆請

勅總河臣從長確議具

題在案應俟議妥具

奏之日再行另議可也奉

臣依議

嚴剔河工弊端疏

題為嚴剔河工弊端事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

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刑名有刑名之弊河工大

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懲而斷不能因去弊之

故輒議變法併以誤河如語所云因噎廢食也臣

歷任一載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石工

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到法式非空一

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曰器具具有方

船活閘刮板厚斗鐵鏈鐵鑼布機竹筐鐵唇杏葉

河防紀畧

卷之三

三

寒香館

杓鐵簸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

備不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潦草不堪適用一

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嚴夫堡

夫溜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舖夫或食條編或食

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奸豪

包佔一弊也賣富僉貧一弊也賄鬻私逃一弊也

一曰料物有椿木柳梢執石草柴蘆絲灰鐵糯米

桐油等項交收指索一弊也和減價值一弊也折

糶肥私一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

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  
同除屢經禁飭外臣以爲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  
互相覺察據實報臣以憑

題叅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行推諉如隱諱不報  
別有發覺卽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間考語如  
有大相悖謬者治以徇庇之罪在衙蠹地棍者一  
如蠹訪之例責成各屬推官不時開報重者  
題叅輕者究治一歲之內全無察報註以劣考庶奸  
弊可除而河工克濟是則勞民費財中樞節撫恤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五十五

寒香館

之一道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七日奉

旨這所奏河工弊端着詳議具奏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嚴剔河工弊端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這所奏河工弊端着詳議具奏工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

議得河工弊端所授一在清查一嚴責成今據稱  
種種弊端誤工而因病民相應在官責司道府廳  
在衙蠹地棍責各屬推官倘全無察報卽註以下  
考均應如議仍請

勅下總河臣嚴行司道各印官力行剔釐不得虛應故  
事如有前弊立行指名

題叅以憑從重議處可也奉

旨是依議行

河防疏畧

卷之三

五十六

寒香館

河防疏畧 卷之四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楚公輯

釐覈贖盡銀兩疏

題爲釐覈贖盡銀兩事竊照額設人夫或司挑濬或司啟閉或築堤堆埽酒水於狂風大雪之時負土於炎日飛塵之下天下力役之苦未有甚於此者日給工食銀三分一人之口尚不能糊終年力作卽間有休暇亦免與追贖以示優恤未爲不可但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一

寒香館

人情玩愒勤少怠多使逃贖而坐享厚饒之入則勤者徒勞怠者自逸反非所以示鼓舞也故每年有贖盡一項前河臣楊方典題

請隨歲報冊

奏繳於河工內動支開銷奉

旨遵行在案然臣猶竊有慮者黃運兩河延長遼遠萬一不肖官吏秦越河道或那解別項或侵入私囊臣問之則曰做工夫問之則曰扣贖筑筑小民無由控訴當此河帑空虛之日而使有用金錢民損

而官不受其益誠可惜也除臣嚴加體訪得實卽

行指叅外但懲之於後不若嚴之於先臣請自今

爲始責令各管河廳官置立循環每幅首行書某

州縣額夫若干名工食若干中界爲三十格每日

一格內書夫幾名某所做工有無逃贖後行書應

扣贖盡總數工多贖少贖少工多每月造送司道

查明有無實工具文轉報歲終仍將所屬扣過銀

數如歲修例造冊二本到臣臣將原冊一存衙門

稽查一報工部至於天時陰雨非關規避允宜免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一

寒香館

扣節勞示勸再照此項原係給過銀內扣出自無拖欠在民之理州縣印官季終卽行起解河庫如有歲終不完者非係那借卽是侵欺容臣查明

題叅不惟可以少裨河帑而工程亦不敢虛飾誤事

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六日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釐贖贖盡銀兩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贖盡一

項錢糧萬一不肖官吏或那解別項或侵入私囊

誠可惜也請自今始置立循環每造送司道歲終

造冊報部扣銀季終即行起解河庫等因具

題前來查置立循環事屬稽覈侵隱有裨河帑相應

如議可也奉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三

寒香館

吉依議

慎重河工職守疏

題爲慎重河工職守事竊照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

河不下四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

濟者司道廳印耳而道印各官又未必能一意辦

河則司廳專官尤其要也是必預選而後綢繆可

以無誤蓋因材器使用人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

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

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

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爲無過去之無名留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四

寒香館

之有害事後議懲悔已晚矣故非預選不可然人

之才畧可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難期預選

固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逆爲過計改徵胎

誤惟有白簡從之耳預選之法有二一曰薦用除

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勅書內開稱若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指實

薦舉擢用又查前河臣楊方輿於順治十年十一

月內

題爲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縣



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  
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

旨俞允似應題

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日儲材凡有河官懸缺吏部陞補  
之日准於臣曾經歲終

題薦過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  
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特似應題

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成蓋不學能  
知賢哲所難而況治河之事水性之變遷不常修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五

寒香館

防之方畧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  
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施行機變之來呼  
吸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諳習不可然人  
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  
則幸其去諳習亦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代  
爲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諳習之法有  
二一日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  
滿爲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

題覆前河臣楊方典爲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以收實

效事內稱總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  
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誠從河政起見既經具

題前來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爲滿惟通惠一差

一年更代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

籌畫人夫更難整齊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

不知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

傳舍視之誰肯爲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不堅錢

糧益費亦有可慮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六

寒香館

運道河帑不無裨益似應題

請酌議者也一日交代河防職掌刻難乏人員缺代署

不惟利害不切卽驟然經管省解不易難免誤事

除分司例應交代母容更議查前河臣潘季馴河

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爲河湖喫緊之區山東

河南二道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其所轄

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管

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事

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

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  
無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  
修防事宜備開清冊傳告新官建者容臣指

參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

請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  
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七

寒香館

吏部覆前疏

題為慎重河工職守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工科外抄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

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

除河差久任一欵應聽工部查議外該臣等議得

河臣朱之錫疏稱其薦用一欵內稱除道印各官

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勅書內開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指實薦舉

推用似應題

請照例遵行等語查得臣部于十年十二月內覆河臣

楊方輿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一疏以

鉅野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

英補黃河同知奉

旨依議在案如河臣所屬河官有能盡心河務者相應

照例

題請

勅下臣部議覆請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八

寒香館

旨補用儲材一欵內稱凡有河官員缺吏部陞補之日

准于臣曾經歲終

題薦過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等語查河

官缺員若止于河臣薦舉過官員內陞轉恐俸序

職級未必盡合相應仍照舊行又稱河南管河道

并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查照往例陞調

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備開清

冊傳告新官建者指參等語相應如其所

請以後河南管河道并各省州縣管河佐貳官有陞調

降用者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造冊交代可也奉

旨依議

工部覆前疏

題為慎重河工職守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根甚費若一年一易誰肯為經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九

寒香館

久之圖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為三年等因具

題前來查各處河差俱係三年其通惠河于十二年

六月內因滿漢官同差惟滿漢官奉公更調不便

久任故

題照關差一年之例再查先差分司已經報滿似應更換嗣後新差官員亦應照舊例三年更替可也奉

旨依議

申明河官專責疏

題為申明河官專責事竊惟天下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理斷應決文移辦治獨河道一事非足到眼到則形勢之委曲工程之堅瑕鮮不有錯施而誤事者查先臣潘季馴修築淮工調委附近司道八員分管且申飭各官總有應理公務止許工上幹辦此可見經理河事斷非身親不可而況乎分內職業又何暇舍已而耘人也况運河當旱涸之際黃流在暴漲之時一二河官遠者所轄不下千里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

寒香館

州縣佐貳汎內河道亦不下百里刻刻往來尚不免顧此失彼若更有他營豈能無誤案查前河臣

楊方輿題

請申飭河官不許別委已經奉有

俞旨但事久易弛上司差遣必係急事河官自恐取罪

勢又不敢強辭甚至有寧誤本職而勉勉從事者

河漕關係甚重誠不得不逆為過計仰請

天語特賜申飭若河官奉委即自行具報到臣庶萬一

因之貽誤責有所歸河官不報即坐以營求差委

之罪又照按臣考察事關大典豈容苟免但恐值河道多故時郡城相距河干道路必遠若河官不在竟以修防付之老人夫役臨流頓足何濟於事合無容令該轄同事道府代為申明俟河事稍定准赴補考庶責成端而河防得以有恃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二

寒香館

工部覆前疏

題為申明河官當責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一二

河官遠者所轄不下千里州縣佐貳亦不下百里

刻刻往來不免顧此失彼若有他營豈能無誤若

河官奉委卽行具報到臣不亦坐以營求差妄之

罪又稱按臣考察恐值河道多故容道府代為申

明准赴補考等因條議前來查河官專司河道不應再委他事嗣後河官奉委卽行具報總河衙門與夫考察離汎及代申補考事宜均應如議可也

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二

寒香館

申明激勵 大典疏

題爲申明激勵

大典事順治十五年四月初七日准吏部咨爲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以勵官方以重河道事文選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朱總督

題前事等因順治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朱之錫疏稱原奉

旨督撫任滿一年舉劾文武官一次二年二次三年三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五

寒香館

次其中丁憂養病及降處休致的不許舉劾今十四年河工告竣前河臣楊方興以致仕臣以新任俱未行舉劾請以舊工報竣之後將該年勤勞玩誤各官分別具

題以昭勸戒等語查河臣專司河道原與直省督撫不同相應

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行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正在欽遵行查十四年河工勤怠各官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未經申

請不敢冒昧具

題臣竊惟吏治之事皆可安坐而理獨行河一官奔走泥塗不暇停踵憂涸則倉皇于炎日之下防漲則竭蹶于風雨之中較之別官最爲勞苦蓋非此不足以言稱職也況與民休息則河工必墮先事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四

寒香館

綢繆則民怨易生息玩有司博姑息之虛名文倫安之積習甚且反詬河官爲厲民爲多事而肯於任事者亦且灰心沮氣微倖苟安矣又臣河道所轄司道文武各官如築堤估埽挑濬河泉節宣開座鳩夫辦料饋運防河等事經理勞績皆別衙門所不盡預聞使非有以鼓舞而策勵之則勤者徒勤而怠者亦終安於怠事後議懲誤亦不小查吏部覆臣原疏內開河臣專司河道原與直省督撫不同歲修告竣即行舉劾奉有

會旨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竊恐賞罰久廢後効難

期合無仍遵前

旨咨臣照河道衙門舊例于歲終之後通將河屬各官確查賢否動息分別舉刺以示勸懲庶人心兢奮而黃運兩河羣力畢舉矣再照州縣管河佐貳等官官職雖微關係頗巨勞苦尤深誤事獨重其罰而盡職不酬其勞亦非所以示均平也似應量擇其尤另疏薦錄寧嚴勿濫如有貪濫不職一體題參是亦鞭策人材之一端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五

寒香館

勅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申明激勵

大典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謹議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查更

部覆臣原疏內開河臣專司河道原與直省督撫

不同歲修告竣即行舉劾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竊恐賞罰久廢後効

難期合無仍照河道衙門舊例于歲終將所屬各

官確查賢否動息分別舉刺以示勸懲又稱管河

佐貳等官官職雖微關係頗巨似應量擇其尤另

疏薦錄等因具

題前來查河道雖與臣部職掌相關而舉劾河官事

隸吏部相應請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六

寒香館

勅吏部議覆可也奉

旨依議

吏部覆前疏

題為申明激勵

大典事文選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工部外抄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謹議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前吏部覆臣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一疏內

勅下該督每年歲修告竣即行舉劾奉有

依議行之

旨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不敢冒昧具

題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合無仍遵前

旨容臣照例分別舉劾以示勸懲再照管河佐貳等官

亦應量擇其尤劣疏薦錄至貪婪不職一體

題叅等語查十五年九月臣部覆漕督允得時

請明漕竣舉劾之例一疏內議總漕衙門似難與督撫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七

寒香館

事例同論相應仍舊舉劾奉有

依議之旨查河臣專司河道原就本年濬築之勤惰別

其臧否若概停舉劾則管河之官無以勸懲亦不

便與督撫事例同論相應如其所請照舊舉行至

管河佐貳等官官職雖微其河工之責成頗巨如

有勤勞盡職者應行薦舉嚴毋濫其貪婪不職

者聽河臣一體

題叅可也奉

旨依議

酌議撥補夫食疏

題為酌議撥補夫食事案查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

十四年六月內准戶部移咨內開為察議蠲荒錢

糧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河

部院楊方興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四年四月十三

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察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

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河夫驛站官俸役食

等項臣部於十二年題明訂正賦役疏內存留各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八

寒香館

款除荒缺額查有續報開荒地土新增人丁銀兩

先補存留後補起運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又經題覆山東撫臣耿焞題為察議

荒疏內除驛站已將續報丁地銀兩每年動補十

一萬兩其河夫官俸等項未分某項缺額銀若干

復經請

勅逐款分晰某項應補銀若干造冊報部以便酌補去

後今總河臣疏開除官俸役食等項聽撫臣咨部

外其河夫工食銀除荒缺額銀四萬八千二百八

十四兩零內訂正賦役全書將裁剩銀先補過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兩零外尚缺額銀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六兩零今將續報新增丁地銀內抵補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兩零又將續報招墾屯地銀內抵補一萬一百九十九兩零題

請前來既經總河臣查明細數分晰抵補似應准其所請仍將每年終給散過河夫工食數目造冊報部覈銷可也相應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四年五月十四

河防疏畧

卷之四

十九

寒香館

日題本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等因移咨前河臣備經遵行在案該臣看得河道修濬關係糧運山東濟南兗州東昌三府設有泉關淺溜等夫例于條鞭內日給工食銀三分零因各州縣除荒數多夫食不足前河臣楊方典於三年五月內具疏

請復原額夫食奉

旨河夫工食照原額徵給後因十二十三兩年一併除

荒復經題

部覆除將裁剩銀補過外尚有缺額銀兩將續報新增丁地續報招墾屯地兩項銀內抵補既經河臣查明應准所請奉有

俞旨但查布政司原撥各項多係寫遠隔府銀兩各府緩急不關易致逋欠且距各夫本境或千里或數百里窮夫勢不能裹糧赴領必須解交司庫缺額州縣領出給夫衙門隔絕上下易壅一經輾轉而消耗之弊難保盡無又或官胥已經領出羣夫無自而知枵腹從事不免逃散貽誤糧運所關非小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二十

寒香館

今山東地畝奉

旨清丈賦役經制似應畫一以垂久遠臣愚竊謂凡本州縣夫食仍聽本州縣增出地畝補給如猶不足額即于本府內鄰近州縣撥補解府轉發較之藩司支領差易其原撥隔府銀兩任其解司充抵別項在官既自無損項款正復不淆而貧夫沾惠糧運亦藉以飛輓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戶部覆前疏

題爲酌議撥補夫食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查得濟兗東等府屬河夫工食前因除荒缺額該總河楊方典于十四年五月內題

請臣部隨將新增丁地并招懇屯地二項銀兩准其照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三

寒香館

數撥補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河臣朱之錫疏稱本州縣夫食仍聽本州縣增出地畝內銀補給如猶不足卽于本府屬鄰近州縣撥補解府轉發其原撥隔府銀兩任其解司充抵別項等因前來查得各州縣起解各部項下錢糧原有定額不便紛更且賦役久經訂正仍應照舊行可也奉

旨依議

河道關係甚重疏

題爲河道關係甚重地方責任維均仰祈

天語特飭以圖共濟以保無虞事竊照黃運兩河接連數省撫臣身任地方境內河道固亦職守所在惟是全河須審其源流而各省或限于封畛故設總河一官以統其成日久相沿遂失舊治撫臣初避越俎之迹浸成秦越之分長河數千里總河以耶然一身控制其間鞭長不及且調集夫料事體參差未免貽誤查前明南河志部覆余汝爲條陳河

河防疏畧

卷之四

三

寒香館

道一疏內開總河固爲治河之臣巡撫亦兼河道之責事體既各相關利害似難獨任據通將河南山東鳳陽巡撫各地方各分信地共任其責有功並錄有罪並議誠有見治河非一手一足之力故爲此議相應依擬等因茲專任分理統係王臣孤掌之難鳴誠不若衆擎之易舉也臣猥以疎庸濫竽河事日夕惴惴惟恐隕越以玷

任使綢繆荒度不敢自後而獨不能不總總過計者河防利害爭于呼吸如去歲十月內南河泛濫自淮

至濟相距八百餘里司道臨急而具報臣聞報而南馳程途來往已踰旬日猶幸漕撫臣亢得時就近任事徵夫趙料搶護支持臣及抵淮次第補葺又彼時霜降已過故別汛稍平臣得以專督淮上若伏秋漲發長河一帶急則俱急臣分身無策萬一夫料急需司道各官拘泥文移耽延害事爲憂非小臣於前月北閱運河回濟卽遵

旨閱視淮工裏外兩河緣去冬重創之後堤岸受傷危如壘卵何期淮屬自二月來霖雨連旬工作難措

河防疏畧

卷之四

手書

寒香館

未及桃花汛候已告盈溢時入伏秋其險必且甚于去冬憂心如灼除一面嚴檄司道等官上緊修葺並移漕撫臣協力催督共濟修防外但黃河各工如江南之桃雕邳徐山東之曹單河南之開歸兩府在在戒心臣勢難株守一工顧此失彼仰祈天語特勅各該地方撫臣查照往例平時共事綢繆臨急從宜搶救臣任全河撫臣任境內不惟節節周防長河有事而釐察吏弊體恤民隱亦可以互勸不逮所裨河政非淺鮮也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三月初八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

河防疏畧

卷之四

手書

寒香館

河防疏畧卷之五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埜公輯

據實 題明疏

題爲據實

題明事據河南管河道徐必遠呈稱順治十六年二月初六日據開封府南河同知趙汝斌呈稱中牟縣黃練集莊西陽武縣范家莊後陳留縣孟家埠口遙堤補築風拍工程該縣申稱本縣備夫自做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一

寒香館

不計錢糧今催修間奉有按臺憲示爲嚴飭河工以惕積弊以避大累事示仰管河等官知悉各于該管堤口不時往來巡察務要身到眼到因勢導流以期杜患於未然其上也若偶有驟決立時一面堵塞一面修築應用河夫柳梢據實動支額設錢糧照數給發不許濫派民間一夫一束併買免那移偏累小民以及虛冒錢糧朋侵國帑有一於此定將該管官叅拏等因自宜恪遵憲示各縣不敢派夫修築從來修工在此春融之時

轉盼伏水發漲雖有夫役無濟于事失此未雨綢繆之計倘臨時倉卒之變噬臍何及今三縣將欲修之恐違按臺憲令將欲停之又恐誤河工大事此三工者最爲險急萬不容緩者也理合呈請本道速爲酌奪示下以便遵行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修築河工估計錢糧募夫辦料其來舊矣至于小可工程不便動用河帑該縣勸諭聽從居民自行修築在民則爲自保身家田廬之計在官則省估計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二

寒香館

奏銷之煩亦舊例也前據南河廳呈報中牟縣有幫築黃練集之堤工陽武縣有加幫范家莊後之月堤陳留縣有修補孟家埠口風拍裂卸之遙堤此三處均係修補些小工程不便妄求協濟輕動錢糧各情恩乘此農隙于河水未發之前自爲修補以圖萬全今奉按院憲示嚴飭不許濫用民間一夫一束各官無不恪遵但修補小工欲動錢糧恐干冒糜之費欲用民夫又違憲禁之條真事出兩難今據該廳呈詳前來不得不具詳轉請合候憲

裁酌奪若不預期詳明倘河水漲發萬有疎虞與守之責咎將誰諉擬合具由呈請等因到臣該臣隨即據詳移會河南撫按兩院內開照得河工那移偏累虛冒侵欺等弊誤工蠹

國此本部院所深恨而痛惡者屢經申飭諄諄惟恐耳目隔遠釐剔未易伏讀貴院大示禁飭及此具仰舟誼至於因勢導流杜患未然原是治河良策但挽轉溜頭止有挑挖引河一法而此項工程從來動工不准估計錢糧蓋恐水性難定引河雖挑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三

寒香館

而水過復淤導不易導有非人力所能強必者故防護危險尤以築堤下埽爲急着歲修定制其來甚久至于決後堵塞則考之前明有費數十萬人力積數年工程而不克奏績者漕運中梗百計圖維前楊部院塞大王廟決口亦于通屬歲額外請內帑金錢百餘萬事後用力不啻百倍洪流漲發排山倒海或決而南或決而北皆于

國家通道有妨本部院碌碌非才謬肩鉅任晝夜憂惶所藉于貴院共事疆圉左提右筆者實殷且切

案查順治五年三月內准工部咨爲酌議上下均便之策以鞏河防事內開看得河道修築工程每歲所費不資今河臣計議河工重大動用錢糧與工外其小可工程及狼窩車道殘缺等處令附近居民填塞此爲

國民兩利之議既經河臣

奏議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總河衙門通行申飭等因奉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四

寒香館

俞旨蓋河長千里頂衝掃濬築長堤捲掃箇例俱估計錢糧該省每歲額銀除荒徵熟僅存三分之一支給不敷多撥外解前明額夫之制又復久廢故些小工程責成附近居民不時補葺用力有限而公私獲以交賴准照部咨歷年通行在案即見行所估各工引河土工夫採物料多有不計錢糧者原係開明疏內河防舊章四防二守亦有官守民守之例仍恐各印官觀望輟作管河各官又不敢照舊嚴催萬一黃河有誤運河亦阻光陰轉瞬

可憂相應移會煩爲嚴飭道府州縣如有小可工程照舊勘論附近居民乘時補葺運道民生咸荷台庇等因移會去後續准河南撫臣賈漢復回咨內稱准此爲照中州頻年河患修補築濬勞民實甚貴院蒞任之初首禁私派夫料蘇民困釐弊實計無越此但查總河部院移咨因修築工程每歲所費不貲有河工重大動支錢糧興工其小可工程及狼窩車道殘缺處所令附近居民填塞奉有俞旨遵行已久今若照例來咨再爲申飭是與貴院禁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五

寒香館

止有悖倘如不行又恐各屬停工不修過此農暇後來致有衝決之虞運道不惟各屬借爲口實而民生日益勞困想貴院早有石畫計出兩便希惟裁示盡一申飭庶無參差之虞矣等因已經移會按院候有移覆另行申飭外擬合咨覆等因到臣又准河南按臣李粹然手本回稱准此爲照河工之急本按所知也河工之弊亦本按所聞也幸藉貴部院籌畫精詳剔釐嚴切本按無不佩服惟是河夫柳梢素爲中州大累而所以致其累者皆因

庶司之奉行不善也如派夫之弊名日照地均輸而實則以一府之派派之一縣甲縣買免復派乙縣轉展那移謂之流派如折夫之弊名曰計工定夫而實則力役之人十無八九巧以炊爨雜遣爲題不惟侵沒應領之夫價而每名反勒索幫銀七八兩不等謂之折乾加之幫貼如包攬之弊僱夫有包僱之人採柳有包買之家不經其手則有夫不用有柳不收通同官役出入皆其操縱致朝廷額費金錢小民不沾實惠謂之攬頭卽稱河棍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六

寒香館

如侵冒之弊各該管總領河銀非抑勒其時則短少其數致使小民畏不敢領稽之則曰節存任之則飽婪腹更有堡夫之苦當日設立堡夫原爲瞭望水勢給有工食以養之今則強行坐派并勒以栽柳等差每堡夫一名費至七八十兩貽累無窮此本按得之親訪者如此夫中州凋瘵之餘凡額徵新徵供兵喂馬等項業已力盡筋疲若河夫柳梢之弊不稍爲蘇息將必散四方而填溝壑有不忍言者矣節據河道開銷之詳動稱節省多金本

按非不樂於有此而竊恐以尅之小民者邀爲已  
功殊非

朝廷惠民之至意又據該道冊報開有未領河銀一  
萬四千餘兩業經票行催領等情孰孰小民方以  
工資不足糊口柳價不足採辦爲苦豈可役過應  
得之物久置弗取之理是非抑勒之明證乎此本  
按據之詳冊者又如此凡河官作弊或有司不肖  
全在河道之綜核種種積弊該道不知不言是曠  
職也知而不言是扶同也將何以爲該道解平本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七

寒香館

按有禁傍之示所以盡剔釐之職掌仍俟再訪得  
實必會同貴部院入

告非敢于越俎而問也至于派夫之禁適以部科有見  
給工食之條議本按所禁在濫派耳若大修小修  
動銀不動銀自有一定之例應聽貴部院主裁乃  
該道申文中改濫派爲派用而且曰咎將誰諉是  
以本按有巧卸玩工之咎陰開私派之端之批而  
亦非有阻于河工也貴部院犀照之下諒當垂鑒  
急工釐弊自是並行而不悖者也今准前因相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八

寒香館

回復等因到臣又據河南管河道徐必達呈稱  
奉嚴檄方在行查如河庫批發一節從來並無遲  
閣如本日投次日批領再無遲延第二日者三年  
來如一日也就十五年工程總計應用當出庫銀  
四萬七千有零當按院取庫冊之時尚存一萬四  
千有餘冊投于二月初九日自二月初十日按院  
行後至三月二十日共四十日又批領過銀一萬  
存庫不過四千之數則可見未嘗少有抑勒矣合  
一省計之有八府合開歸計之有開之三十四屬  
歸之九屬道里之遙各府縣豈能一呼畢集耶催  
領之票屢下後自就便爲緩急豈批發者使之然  
歟且河工錢糧若干估計之時漫然俱聽領出如  
應估一萬卽發一萬方爲愛民倘河勢一轉物料  
不用人夫當放工作常停潑水難收又何以爲  
奏銷之地若復追之民間恐騷擾之弊又當糾叅矣  
故凡奉本部院批與工辦料之後陸續批發工完  
銀盡者有之工完銀未盡領者于本部院批准  
題銷之後槩發催票催其盡領悉令出庫方爲掌管

錢糧之職分等情據此除臣已經查覆各印官領  
狀覈驗去後該臣看得河道修防全藉夫料民間  
勞怨固任事者所不得辭也而惟是奉行不善道  
廳印河各官不啻數百計下而至于經承皂快里  
總火頭又不啻數千計人情巧偽弊所必有此臣  
嚴剔河工弊端一疏所以有在官者司道府廳據  
實揭舉在衙蠹地棍者各屬推官察報究治之  
請臣于二月內遵

旨閱視淮工不期霖雨連月工作浩繁而太行堤二百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九 寒香館

餘里自議禁民修之後歷年以來民不願聞官不  
敢問淮揚七州邑

國計民生止寄命於一綫土壤臣嘔心血口各庄民  
始漸次趨事然長河千里在在懸心又未卽能分  
身別顧先據河南管河道詳開河南按臣禁示要  
其剔釐之志原與臣同而愚民無知遂妄生觀望  
隨經移會撫按兩臣申飭各官

題估工程上緊儋修小可工程仍遵前河臣楊方典  
題奉

俞旨風勸居民乘時補苴並時發

令旗飭催管河道大梁睢陳兩道未事綢繆庶免貽  
誤在案續准按臣移覆手本內開河工諸弊自應  
參究但未據揭報指實查臣於十六年二月內先  
經行取各官賢否又准部覆嚴剔河工弊端前疏  
現在通行俱未據有造報今准按臣移會復經移  
咨河南撫臣就近確查併備行司道府廳各官嚴  
查去後應俟查報到臣據實甄別具

題者也所有移行過督催工程查取賢否緣由相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 寒香館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初八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工部知道

議覆淮工夫役疏

題爲酌議淮工夫役事本年三月十六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題二月初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于二月初七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淮揚一帶黃河自順治十三年全黃歸故之後去歲水患已見太行老堤山清黃河南岸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二

寒香館

自草灣以下關民生爲多關運道爲少除五險埽工照舊募夫高堰石工酌量估計外太行老堤似應仍責山陽莊民若時迫夫少暫派下流七州縣等因具

題前來查五險高堰等工原係歲修者似應照舊勸估修築其太行老堤民修官修屢經更變相應請勅總河臣會同漕撫按臣從長商酌務期上不誤公下不累民速行具

題以便另議可也等因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題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隨經移會撫按兩院并行司道查議去後今據南河分司楊西符淮海道霍炳會勘得山陽黃河南岸太行老堤延袤三百里則關乎民生居多稽考前明以長堤修繕維艱公帑金錢有限而

朝廷爲

國賦計百姓亦爲田廬計於是令印官出漕米使百姓各領之照領米之村分派堤工丈尺自築自修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二

寒香館

該縣印籍以爲憑歷年以來雖

鼎革之後無異說也迨後荆隆口決黃河北徙淮安水勢微弱民無昏墊之苦前按院秦御史遂有停止民夫之

請夫民心未有不好逸惡勞者因循八九年而民無一實之士官無督責之令獲洞雨淋堤已坍卸至十三年全黃南下水歸故道如去冬大水泛漲以數載坍卸之堤遇波濤洶涌之際柴溝姚家蕩一時並決則今歲之議修急急也舊例既係民修仍當



按原籍分派之鄉村而責成之亦情理之無待再計矣若夫老堤之內有蘇建新淤馬邏五工實當黃流直射之墟稱名爲五大險工雖隸山陽境內而下流之害及於揚屬寶泰諸邑者更倍於山陽也故前明曾派七州縣協濟夫料正權其利害酌其輕重勢不得不然耳亦以

本朝初年河決上流淮安水勢平定前部院

題定在山陽募夫千名五工分派儘足畚鍤乃十三年黃河南下水歸故道五工之險非夫多料廣不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三

寒香館

能支持而山陽一縣實難于一千之外重加力役之征如今歲當大水泛漲之後堤岸僅存一綫見在五工齊舉似仍當照舊例派下流七州縣協濟者也不特今歲爲然也以後如照常歲修則止用山陽募夫一千名若遇大水泛漲或搶修或大修時迫夫少仍照原定額數取協濟於下流七州縣永著爲定例可耳至於量給食米則各州縣官別爲設處或令民間自相貼併當此河庫空虛似萬難議之公帑者也等因又據該司道會詳呈稱蒙

本部院批據司道呈詳高寶興鹽泰州泰興六州縣循照往例協濟夫役緣由蒙批據詳外河危險山陽出夫已多下流六州縣利害切膚義難秦越相視已如詳檄行矣仰差的役守催赴工應給食米酌妥報奪蒙此又經備行淮安府分管山清河務同知賈雲龍查議去後今據該廳呈詳到道據此該司道會看得高寶興鹽泰州泰興六州縣往年協濟山陽縣外河五工夫役其工食原係各州縣自備蓋因保此五險實所以自保田廬而自爲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四

寒香館

身家計也況有舊例仍應祇遵無庸再議也但各夫服勞

欽工距家遙遠或各州縣供億愆期或服役日久勤勞可恤似應預備食米不時賞資雖不在常例之中亦寓賑於役本部院格外賞勸之仁也既經該廳查例具詳前來相應轉詳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山陽縣黃河南岸草灣迤東太行老堤延長幾三百里原在運道之下故係本縣民築民修而新溝建義等五大險工卽大行堤內頂衝掃灣之處

下流六邑協濟修防各保身家歷來久矣自順治九年淮揚按臣

題免鄉夫止於五險各設募夫二百名以供歲修一

帶長堤廢弛不問去年秋末冬初河流漲溢處處

漫塌雖經搶救無虞然補缺加高幫厚工程浩繁

河帑勢不能給除太行老堤該縣已照例催莊鎮

鄉夫興工將次告竣外至五險各止募夫二百名

工多夫少萬不克濟山陽王公堤高家堰裏河各

工並舉出夫已多難以再派據司道呈詳已調下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五

寒香館

流高寶鹽城泰州泰興五州縣各照舊例出夫四

百名興化縣出夫三百名分發五工幫臺推埽協

力償做但各夫盤費原係自備猶恐運給愆期臣

暨司道公議量稿食米稍資乏絕寓賑於役此又

仰體我

皇上優卹勞黎至意出於舊例之外者也俟工完之日

用過米數造冊

報銷嗣後太行老堤應責分定莊民自行補葺無庸贅

議至五險工每年照常歲修止用募夫一千名若

遇河勢危急工程浩大方調下流人夫協做工完

卽放永著爲例既經司道會詳前來臣謹會同漕

撫督臣亢得時淮揚按臣馬騰陞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四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酌議淮工夫役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六

寒香館

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本年正月內據總河臣朱

之錫疏稱太行老堤山清黃河南岸自草灣以下

關民生爲多運道爲少五險堤工照舊募夫太行

老堤似應仍責山陽莊民若時迫夫少暫派下流

七州縣等因具

題臣部請

勅總河臣會同漕撫按臣從長商酌具

題奉

旨咨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會同漕撫臣亢得時按臣馬勝陞疏稱太行老堤該縣照例催夫興工將次告竣至五險工多夫少已調高寶等六州縣出夫協做量稿食米其太行老堤應責莊民自行補葺五險歲修照常募夫若遇河勢危急工程浩大方調下流人夫協濟工完卽放永著爲例等因會

題前來臣等議得山清黃河南岸民生攸關其太行老堤莊民補葺五險堤工遇有緊急方始調夫協濟既經諸臣酌妥會

濟既經諸臣酌妥會

題相應如議仍請

勅下總河臣會同撫按嚴飭司道印官從公會派不得

苦累窮民如有此弊卽指名

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可也奉

旨依議行

覆准黃關係甚鉅疏

題爲准黃河工關係甚鉅宜詳察形勢以護

國課以奠民生事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何可化題前事內開切念河決之爲患非輕治河之爲工甚重黃水安瀾則萬姓受平康之福堤堰衝決則

國賦增度支之憂是黃淮一帶堤口向來動費

朝廷數百萬金錢實耗百姓無限膏血爲河臣者所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八

寒香館

宜爲軍

國至計從長籌畫則百年一勞永逸之良策不可不急講也臣先任浙江曾經淮黃地方留心體訪頗得其槩今於邸報見總河臣朱之錫并漕臣亢得時等疏屢報水勢堤岸突決城池浸沒一方漂陷若是乎岌岌矣然但言一時之事而不及前後也但言衝決之地而不言形勢也臣請以所聞

奏夫淮泗之來自泗州入於陂射等湖北折於清口而黃水合流矣自邵伯而北歷高郵寶應山陽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十九

寒香館

東皆受湖患而城低於堤者丈有四尺其西爲高家堰高良瀾二堤以障水勢而水過大則浮漫而行至淮陽城外西堤皆沙土卽歲有修補終不能固勢必多爲旁瀉之路而後可則治湖之形勢不可不詳也又黃河自清口合淮迄東而至五陰爲堤曲折僅百里其實者不過四五丈耳而河路之狹僅四五百步夫黃水在河南一帶卽狹者亦經五六里今以里餘之地收兩河之水雖神禹不能善其後也又山陽以東有堤其來久遠名曰太荒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二十

寒香館

未然救災於未事也請  
勅下河臣親到淮揚審量形勢湖水若何而蓄若何而洩黃河東下何以收其流何以殺其勢查前朝之故事量今日之情形不病  
國不相民悉心經畫以圖久安漕儲力役均有賴焉謹獻芻蕘末議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等因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題本月十三日奉  
旨據奏淮黃堤工關係地方鹽課著詳議具奏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於十一月十五日抄出到部送司奉  
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臺臣何可化疏稱淮泗之水入陂射等湖高郵等處皆受湖患黃河自清口合淮迤東寬者不過四五丈太荒長堤歲修漫無定額官民修築之利害當講又鹽課百萬取給於此請  
勅河臣悉心經畫以圖久安等因具題前來查得淮黃兩河堤岸關係淮揚七邑民生而鹽課租稅尤今日所最急需者臺臣何可化條議前來應請

初總河臣親赴淮揚審度地方形勢湖水應如何蓄洩  
黃水東下窄狹處所應何以收流殺勢以及五陰  
太荒堤工應如何修築逐一審勘詳確務求有利  
於

國無妨于民經久可行酌議妥確題覆以便臣部另  
議可也等因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初六  
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  
呈到部移咨到臣備行司道勘議詳報去後今據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五

寒香館

南河分司楊西符淮海道霍炳揚州道高光夔會  
詳呈稱蒙此隨行淮揚二河廳查勘詳報續據淮  
安府分管山清河務同知賈雲龍揚州管河通判  
王撫民呈稱蒙此轉行各州縣勘報到職該卑職  
覆行勘明擬合呈詳等因到司據此該司道會看  
得淮揚之治河也較他處不同在揚屬運道與湖  
水相連在淮屬運道係淮黃交流淮河自西而來  
至泗州入諸湖出清口達於黃河以資利涉是以  
治河治漕必並行而不相悖方於

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敢以淮黃之勢言之夫黃強淮

弱黃濁淮清二瀆同至於清口匯合東由安東雲  
梯關以入海此從來不易之勢也但黃流濁河易  
致沙淤必籍淮流蕩滌方不致梗還病民先年嘗  
有分黃導淮之議分黃者於桃源縣迤南黃家嘴  
闢一支河使其從旁分洩以殺強黃之勢導淮者  
導引淮流歸于海以通運道故淮水偶有暴漲於  
南設有高良澗周家橋二閘以備宣洩溢入寶應  
高郵諸湖相聯澎湃各建閘座挑挖河渠累築堤  
岸捍禦衝決由邵伯金家灣入芒稻河或從瓜儀  
注江或通廟灣歸海此蓄洩湖水之法外此再無  
庸於旁瀉矣至於雲梯關之灌口固為黃淮會流  
一路寬廣歸海之處每遇河流泛漲無處分殺必  
從清河上四十五里仍挑黃家嘴經清河至安東  
五港口東流入海分殺暴漲之勢不致南下而清  
口得免黃強抵淮阻運之患至新溝等五險工亦  
可稍免全河洶湧衝漫之虞誠為保運安民長策  
奈河長二百四十里淤澱年久工繁費鉅難以輕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五

寒香館

舉應俟年豐物阜另議舉行其太行老堤山陽境內延袤三百里原係民修民守自秦按院

題免鄉夫之後數年未修又值去歲洪流衝漫處處坍塌卑薄不堪捍禦業蒙本部院具

題已經司道會議查照舊例仍按原籍責成鄉民分修另詳在案再照此堤之內五險工下流關切淮揚高寶等七州縣鹽課亦攸係之歲歲修防勢難緩急若得有引水一支流旁瀉以減正河之勢以免直射之衝誠保五險之要着第查蘇建北岸官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三

寒香館

家營地方舊有引水一河久經淤塞每有興淤議皆未果益緣引河必使深廣同於正河方能借勢而下況黃河諺稱神河闊數百丈底深水溜不惟挑濬匪易借使如式寧能保其不旋挑而旋淤乎亦惟有廣積夫料加意修防以收補偏救弊之功舍此無他奇也司道在河言河管見如此擬合呈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淮揚郡屬地處卑下漚爲諸湖淮黃山之歸墟江海於焉受注客水時至一望汪洋如綫之堤曾不足以禦稽天之浸則疏洩

固在所亟亟也爰自前明挽河資運閘數百載變故卽費數百載經營今其遺跡非不具在然舊貫

固有可仍而時宜又有不得不審者臣請條晰而備陳之淮水自西南來趨東北黃水自西來橫截於清口外淮之支流由清口折而南注通江者所謂運河也淮之正流會黃並驅東下入海者所謂黃河也伏秋之間淮黃交漲淮被黃遏周旋而不得出清口以上滙而爲洪澤等湖則高堰危故堰南有高良澗周家橋兩閘洩水東入高寶白馬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三

寒香館

湖高寶湖東通連運河南從瓜儀入江而地勢微昂宜洩不及則運堤危故運河東岸有涇河子嬰金灣等閘洩水東下射陽廣洋等湖入海有灣頭閘有芒稻河洩水南入於江此運河及諸湖之形勢也堤閘舊制今皆見存間有歲久圯壞者應行酌量估計以時修葺者也淮黃交會由清口而東濁流湍悍衝潰易告查前明萬曆年間曾於桃源縣黃河北岸挑黃壩新河二百四十里分黃一支由五港口歸海以導淮保運卽以殺南岸河患但

淤澱已久工役繁鉅興復實難又崇禎年間塞蘇  
嘴建義兩決口曾挑官家管引河十里暫殺水勢  
未幾仍淤益河不兩行既恐徒費況今歲淮工空  
集亦有未易並舉者姑俟民力稍裕另行酌議至  
於現今河身濶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兩堤  
去河尚有陸地水長則及堤址水落則復河渠洪  
流衝蕩不啻奔馬豈俟人力開鑿收流之議似無  
庸贅此黃河之形勢也總之太行老堤實淮揚七  
州邑一大保障自前朝來原係莊民自修而中間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五五

寒香館

項衝掃灣諸險工亦有鹽城各縣出夫協濟之例  
順治九年間黃河北決淮屬士民燕雀怡堂具控  
按臣遂爲

題免沮格廢弛去歲冬漲幾成大害此臺臣何可化  
特以力役爲言蓋實有見於往例之不當廢耳除  
稟外兩河堤埝各工仍應照例每歲勘確詳估  
題修其太行五險堤修築事宜臣近於淮工夫役疏  
內已經會議

題明應候部覆前疏請

旨遵行以垂永久可也既經司道具詳前來臣復親勘  
無異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一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淮黃河工關係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議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五六

寒香館

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臺臣何可化於順治十五  
年十一月內疏稱淮泗之水入陂射等湖高寶等  
處皆受湖患黃河合淮進東寬者不過四五丈太  
荒老堤歲修漫無定額請

勅總河臣悉心經畫等因具

題業經臣部請

勅總河臣親赴淮揚審度形勢湖水應如何蓄洩黃水  
東下應何以收流殺勢太荒堤工應如何修築逐

一酌議妥確

題覆奉

旨咨行去後今據總河臣宋之錫疏稱淮揚郡屬淮黃因之歸墟江海於焉受注則疏洩固在所亟亟也運河諸湖堤閘舊制見存間有圯壞者應行酌量修葺黃壩新河興復實難官家營引河俟民力稍裕另行酌議清口而東濶者數里狹者亦不下數百丈洪流衝蕩不啻奔馬收流之議似無庸贅裏外兩河照例每歲確估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三七

寒香館

題修其太行五險修築事宜近于淮工夫役疏內題明應俟部覆請

旨遵行等因具

題前來臣等議得淮黃諸湖水有消長不一堤閘舊制既存應行修葺等因

勅下總河臣嚴飭司道廳等官湖水相機蓄洩堤岸及時估修毋俟臨危搶救有誤運道民生至于太行老堤五險堤工修築事宜已經臣部於本年五月內覆明總河臣酌議准工等事一疏奉有

候議行之

旨遵行在案其黃壩新河等處既經總河臣覆明無庸再議可也奉

旨是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五

三八

寒香館



防疏畧卷之六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堃公輯

弁旗不法疏

竊念弁旗不法大變異常事據北河分司葉獻章東  
竟道潘超先會詳前事呈稱本年四月二十五日  
准臨鎮右營駐防安山遊擊朱文舉手本內稱竊  
照本職駐防安山專司護漕屢奉上行催儆糧運  
刻期抵通時不容緩本年四月二十四日有江西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寒香館

新安并杭州等衛船隻齊到安山關上停泊  
任意逍遙本職親至關口見水湧板即令撤散前  
行不期運官張學賢等不容督催率領旗丁小  
千餘各執棍棒蜂擁圍住將職偏身打傷衣服盡  
行扯碎復將本營跟役范保綁拿上船弔打不放  
本日又據安山關官王國昌報稱有南來建甌新  
安等衛重運船三幫已時抵關水有十八捺至未  
時刁肆不過關口卑職恐誤

國家重務催伊開船不容分說旗丁水手棍石交加

將關夫張標等三名提帶重傷等情似此無法無

人情似叛逆但本營以

國儲重大不便相持合當會報請祈貴道煩為轉文  
各部院亟行剪究以正法紀等情移會到道准此  
隨行捕河廳確查續據該廳查覆到道據此為照  
催儆漕船不許時刻停泊屢奉

嚴旨隨到隨催出境文武均有責成今江西新安衛運

官張學賢旗甲吳程韓等船二十一隻建陽衛旗  
甲于克惟趕幫船六隻杭州衛運糧守備郭鎮威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寒香館

旗甲丁三傑等船六十八隻不惟不服督催更且  
恃眾毆傷營弁若不呈請嚴法究處恐將來毆辱  
督催官員又不止此矣既據該廳呈報前來擬合  
呈報等因據此該臣看得漕糧重務沿河催儆屢  
奉

嚴諭臣先於閱河之日面諭文武各官惕以

功令又復檄催差催罔敢刻懈董口至臨千餘里河道  
源高委卑專恃關座啟一閉二為之節宜苟一關  
停延不惟阻壓後幫卽關下亦不免待水以濟雖

臣預飭所屬疏壅淤淺殫竭人力今歲雨澤甚稀  
猶幸深通無阻然亢旱已久正昔人所云理閘如  
理財惜水如惜金之日也據報江西新安衛運官  
張學賢旗甲吳程韓等船二十一隻建陽衛趕幫  
旗甲于克惟船六隻杭州衛運糧守備郭鎮威旗  
甲丁三傑等船六十八隻停泊安山關上積水已  
至盈漕猶然任意逗遛不進遊擊朱文舉分汛安  
山奉

旨催償乃其責任輒敢恃眾不服擁毆職官藐法誤漕

河防疏畧

卷之六

三

寒香館

是其目中尚知有三尺哉非嚴加懲處無以爲改  
尤者之戒除臣復檄行東兗道嚴催北上外所有  
抗催弁丁相應據實

題叅伏乞

勅部從重議處施行

順治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據叅運官張學賢等擅毆職官藐法誤漕好生可惡  
着該巡按御史嚴提究擬具奏該部知道

題明河銀支放成例疏

題爲

題明河銀支放成例事竊臣蒙

恩拔提謬典河漕遠考河患之變遷近憂河帑之匱詘  
蒿目休心實有不敢一刻姑息市恩以自取焦爛  
之悔者故蒞任以來無日不以任怨急公諄免各  
屬而惟是因私叢弊法難寬假凡見聞所得臣俱  
經不時

題奏至於十五年歲終舉劾臣申明激勸大典前疏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四

寒香館

於本年三月內部覆奉

旨必俟通行造報甄別具

題已干閏二月內據實

題明在案但所屬遼瀋開送未齊容臣彙查舉劾外

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接邸報河南按臣李粹然有

河銀膝混等事一疏除徐必遠奉有嚴察議處之

旨相應靜聽部覆但內開有管河道徐必遠于二月初

八日投按臣冊內開十五年工程未領銀一萬四

千餘兩業經票行催領等語關臣職掌有不得不

自一剖明者夫黃河工程初時勘度大勢估計銀數築做之時又不得不相機以盈縮其間故十五年劉家樓工估銀二千七百六十兩後以引河挑成遙堤停築不敢開銷魁星樓工估銀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後亦以引河挑成止開銷銀三千一百一十一兩河性無定呼吸異形應估固不得不估可省又不敢不省故估計之後聽該道轉行該府均派夫料各州縣官應領之銀聽其酌量陸續支領有先支者有續支者有找支者錢糧千係

河防廳

卷之六

五

寒香館

在臣惟期其支發以實冊領分明亦不便專取焉催銀出庫以致報銷之時雖欲嚴減而不可得也況歷來工程或本年銷或次年春銷夏銷不等甚且一估可支兩年則隔年而始銷者查十五年河南共計十工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年正月僅奏銷過二工其餘俱在本年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初九日二十七日閏三月十五日先後題銷臣于此時方將嚴覈以圖樽節而又安得先以盡數出庫督之耶且不但十五年也內祥符縣清

河集商丘縣王家壩二工皆係十四年估計于今春報完自于今春清覈此在十五年春尚不敢責之盡數出庫而況十四年乎又黑堽口一工今尚未行報銷是本年估計謂為本年工程而其實先後遲速原有不可限以一例者至臣稽查之法所據者月則有月報季則有循環歲復有歲報管收除在歷歷難查十四年歲報內有支二十三年銀二萬二百三十六兩十三年歲報內有支十二年銀八千三百五十八兩自十二年以上亦皆

河防廳

卷之六

六

寒香館

有本年支頭年銀開除數目節年奏報冊在部可一一覆查也在按臣見謂十六年二月初旬尚有估計十五年工銀正在催領似屬過期固為恤民起見在臣則非不知恤民而急河工慎河帑典守所在勢又不得不長慮兼顧也臣前據實題明疏內已備述按臣移會手本四月初十日又接按臣河銀朦混揭帖皆有十五年河銀愆期一事如非倒所應然臣聞之既稔豈肯為一刻姑縱

而不卽糾叅者不但恐與歷年歲報自成相左且恐向後鑒爲覆車寧敢過發不敢過存出庫之銀歸集不易河帑之不清方甚耳現今所屬道廳印河等官賢否臣嚴檄藩臬各司道據實開送至再至三如或有誤臣以自干徇庇之譴者臣自應一體

題叅但河銀出納綱領攸存臣旣未便雷同自誤倘緘默不言又恐以溺職取罪謹將支放成例據實

題明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六

七

寒香館

席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

題明河銀支放成例事都水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工

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本年四月內河南按臣李

粹然題爲河銀朦混異常等事一疏稱河道徐必遠于二月初八日投臣一冊內開存貯十五年未領河銀一萬四千餘兩已經臣部請

勅總河臣會同河南撫臣備查河庫夫料銀兩曾否俱經發完尚有未發若干有無措勒情弊奉

旨遵行在案今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十五年河南共計十工十五年十二月十六年正月僅

奏銷過二工其餘俱在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

閏三月先後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八

寒香館

題銷臣于此時方將嚴覈以圖樽櫛安得先以盡數

出庫督之耶在按臣見謂似屬過期在臣曲守所

在勢又不得不長慮兼顧等因具

題前來仍請

勅下總河臣會同河南撫臣速將河道徐必遠未發十

五年河銀一萬四千餘兩有無措勒逐一查明據

實具

題以憑議覆奉

旨依議速行

免換官兵船隻疏

題爲緊急軍務事順治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據清寧道楊奇烈呈前事內稱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蒙本部院憲牌本月二十五日准總漕九部院咨開准二省郎部院咨准操撫蔣部院咨准總督湖廣李部院咨准羅大將軍咨照得本府奉

旨班師回京大兵至沅州盡由水路前行其辰州常德澧州等處必須多備船隻伺候應用至荊州喂養四十日官兵口糧餉銀及馬匹草料槽餉銅桶等

河防疏

卷之六

九

寒香館

項早爲備辦其營房預行料理修葺以便勞苦官兵一到休息事關軍務合行預知備咨前來煩爲查照速賜嚴飭所屬官員預先料理等因准此除駐楚喂養馬匹需用糧料等項另行備辦外惟是羅大將軍遠進黔陽兵士勞苦今由水路班師需船甚多已經本部院會同撫部并按院嚴檄各道府協將封備共一千二百隻伺候坐用但查往例送至江南照數更換今大兵回京期迫勢難緩待相應移會等因又准湖廣巡撫張部院咨前事

併咨前來准此爲照羅大將軍奉

旨班師回京由水路北旋需船一千二百隻往例送至江寧更換自應通省酌派貴部院全省提衡仰祈主裁酌派撫屬若干明白賜示以便轉行道府循照封覓以濟兵需等因到部院准此爲照大兵回京用船甚多事屬急需誠難緩誤自當照例通省均派應請貴部院檄行所屬備船四百隻合三撫屬共合一千二百之數俱解赴省責成驛傳江寧二道收管分發大兵乘坐仍令江寧道覓船一百

河防疏

卷之六

十

寒香館

隻以備不敷又大將軍暨固山章京等官必需座船更換本部院令江南驛傳道預備座船二十隻併池太揚州淮海常鎮蘇松五道各備座船二隻共合三十隻以供更換但查向來各屬解省船隻多有賣放及中途脫逃及致臨期輒以不堪混解耽阻大兵甚爲誤事應于撫屬各府中選風力能幹佐貳二員端委分頭催覓各押船二百隻來省料理可杜遲誤之弊完日准與獎勵以勸勤勞等因到部院准此除行各該道照數封備業經選委

淮安府清軍船政文同知押赴江寧投交料理外  
但查往例送至濟寧照數更換今大兵回京期迫  
勢難緩待相應咨會爲此合咨煩爲查照速賜嚴  
飭所屬道府協將封備共一千二百隻并座船三  
十隻以供更換勿致臨期緩誤仍希覆示施行等  
因准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本道照依咨牌事理  
卽便親詣河干不拘官民船隻封備大樣中樣照  
依派註數目編成字號灣泊月河聽候官兵船到  
更換應用事關軍需毋得刻緩致干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十一

寒香館

功令未便等因蒙此又于本月二十六日蒙本院催票  
同前事又蒙本部院批據濟寧州申詳前事等因  
備行到州蒙此爲照羅大將軍自黔班師由水路  
回京需用大船一千二百餘隻卑職捧讀憲檄驚  
愕無措但羅大將軍需船一千二百餘隻自楚而  
至江南更換自江南而至濟寧更換固屬勞逸適  
均之策但河道之大小與船隻之有無勢有不同  
又難一槩而責成也夫楚省與江南素稱澤國跨  
三江而帶五湖人人以水爲家以船爲業其商賈

貿易大都以船爲生也故船泊如蟻帆影蔽日雖  
用巨艦數千隻指顧之間可以立集若夫濟寧不  
過彈丸之區所管河道南北七十里不過咫尺之  
地豈可與彭蠡江淮同日而語哉雖有往來船隻  
不過重運糧艘鞭催不暇豈容片刻停留顧欲彈  
丸之區咫尺之水而備如許之船誠萬萬所不能  
也查往例亦有大兵經過乘坐大船數百隻自  
北來者俱乘回空糧船自南來者俱係按船貼給  
食米隨到隨行並無更換之例但事關緊急軍務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十二

寒香館

若不預行請明恐致臨期失誤貽戾匪輕雖卑職  
無足惜所關于地方不小也合無申祈憲奪俯念  
無米之炊實難封備急行  
題請准照舊例貼併庶軍機不誤矣等因蒙批仰濟  
寧道嚴飭該州一面多方封貼該道一面確查往  
例速報蒙此隨行濟寧州多方封備并查往例速  
報本道以憑轉報去後今于二十八日據該州申  
稱蒙此卑州遵照憲文親赴河干搜貼船隻查卑  
州所管運河僅七十餘里見今重運如織客船時

難停泊即今沿河一帶或係重運糧艘或係

龍衣差船並無商賈民船可以封貼卑州極目焦思雖

日夜株守河干終屬無益歷查前案凡係緊急軍

務船抵濟寧無船更換或量行貼併隨到隨行此

往例也案查順治十四年三月初七日一件爲軍

務事定遠大將軍世子凱旋座船十三隻並無更

換又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件軍務事駐防

湖廣阿大人班師回京座船一百七十隻並無船

應付北上訖又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土固山班

河防軍

卷之六

十三

寒香館

師回京座船四百四十六隻無船應付北上訖又

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件移會事梅勒吳章京

座船十一隻並無更換又十六年四月初一日一

件軍務事回京押馬章京座船五十一隻並無更

換貼併食米應付訖細檢前案凡係無船更換俱

係貼併食米濟寧咫尺河道即用數隻一時無船

亦難更換况用大船一千二百隻從何得來往例

具在擬合據實回報再照南來大將軍需用緯夫

甚多若俟探明催備而驛遞額夫有限動銀僱覓

亦難合無申祈憲臺嚴檄各屬預行發銀僱覓協

濟庶臨時軍機無誤而卑州亦免慢誤之咎矣等

因申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濟寧一區雖臨河

濱爲南北舟車要道然不過信宿停泊即揚帆攸

往實非會聚之所豈若吳楚淮揚民生澤國非船

則裹足難前捆載無術襟江帶湖極目千里一值

需用船隻片檣號召可以鱗集猶每有不足之虞

今以彈丸濟地如帶漕河而欲與吳楚一同勞逸

即驅官役晝夜株守河干徒有蒿目椎心亦勢難

河防軍

卷之六

十四

寒香館

猝辦今羅大將軍班師回京需用船隻計一千二

百餘隻在楚則有荆襄蘄黃武漢諸郡截江距湖

上下共備在江南則有蘇松常鎮江太淮揚上下

共備如濟寧地方一經江淮一帶備船供應即無

片帆隻艘北上上是江淮備船之檣文方行而濟寧

之舟楫先絕况濟郡所轄之河道南北計程僅七

十餘里乃以矢目立到之地而與江淮相供應又

不啻天淵是以該州一奉備船之檣即驚惶無措

而有爰查往例貼併食米之懇也第邇查往例則

悉以原船貼併食米隨到隨行又皆歷歷可稽今據該州申詳前來合無請乞憲臺軫念濟地非聚船之處俯賜咨部代為具

題察照往例此後如大兵乘坐船隻至濟該州照依原船水手名數貼併食米以速遞往庶該州免無米之炊而于軍需亦無誤矣等因呈詳到臣除需用繕夫臣移會撫按兩臣併另行飛檄沿河各道查探前途事例星速預備外該臣看得班師大兵需船一千二百隻座船三十隻准漕臣亢得時移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十五

寒香館

咨至濟更換臣即飛檄濟寧各道分投封備役騾檄接催去後但山東漕河止盈盈一綫惟有空重兵差船隻往來其間原非官商舟楫停泊卸裝載之所與江南澤國帆檣輻輳者實未可同日而語也且查往例節次大兵經濟俱因無船更替量給食米應付前進茲大兵凱旋臣念軍需重大督催恐後惟是各官殫竭心力止能搜其所有不能強以所無據該道詳稱請照往例貼併食米庶不致臨期有誤除仍嚴檄各道儘力封貼以備缺損

外臣灼見事勢復與撫臣許文秀面相商確委應循照舊例以無誤急需事關軍務不敢不據詳入告臣謹會同山東撫臣許文秀按臣程衡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兵部覆前疏

題為緊急軍務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十六

寒香館

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羅大將軍班師大兵需船一千二百隻座船三十隻漕臣亢得時移咨至濟更換山東漕河惟有空重兵差船隻往來原非官商舟楫停泊卸裝攬載之所與江南帆檣輻輳者不同節次大兵經濟因無船更替量給倉米應付前進請照例貼併食米等因查更換官兵船隻歷年自有已行定例今據疏稱



濟寧無船更替按船貼併食米既係往例應請

勅該督照例酌給無誤軍行可也奉  
旨依議行

河防疏舉

卷之六

十七

寒香館

運河漫溢疏

題爲山水泛漲運河漫溢事順治十六年五月二十  
二日據南旺分司劉元琬呈稱本年五月二十日  
據滋陽縣申據臬夫劉光遠稟稱本月十五日未  
時泗河山水泛漲壩上水高五尺將五閘門盡行  
衝開黑風口下板草塞嚴固沂河水有六分後水  
未定等情申報到司擬合呈報等因據此又據該  
司呈據東平州管河判官王統呈報本月十五日  
酉時陶泰等山山水泛漲汶河水陡長六尺現今

河防疏舉

卷之六

十八

寒香館

督夫看守土壩等情據此又據本官報稱本月十  
七日戌時又復長水一丈二尺現今督夫檣上如  
高等情又據本官報稱本月十六日子時陶泰等  
山山水泛漲汶河水復長七尺連前共長水一丈  
九尺各等情呈報到司據此除一面嚴飭該州印  
河官率領人夫將坎河口土壩積土加高晝夜護  
守外擬合呈報等因又據該司揭報據魚臺縣管  
河王簿張名榜報稱本月十八日晚至十九日卯  
時河水共長五尺六寸本管堤岸高者與水相平

後者漫堤過水現今嚴督分派汛地築壘子堤晝夜築守外理合稟報據此又據汶上縣管河主簿趙應乾報稱本月十六日戌時大雨至十七日午時山水泛漲自汶河上源流入漕河復長水五尺二寸上源各水口俱分派各夫巡守外理合稟報各等情據此理合轉報等因又據濟寧道楊奇烈呈稱據濟寧州管河州判王心介呈報五月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止泗河運河白馬河山水大發陡漲丈餘師家莊以下狂瀾橫溢堤岸坍塌人夫防

河防疏舉

卷之六

十九

寒香館

護力無所施等情報道理合呈報等因又據淮陰道李世洽呈稱據邳宿同知孫裔昌呈稱五月十六日未時探得運河因霖雨連綿山水涌出漲發異常兩岸高者水與岸平低者溢出岸上見今有漲無消呈報到道理合轉報等因又據邳宿同知孫裔昌呈稱本月二十一日據宿遷縣士簿沈時達呈稱切照連因天雨半月有餘黃運兩河水勢並發運河山水更盛自五月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水頭約一丈有餘其湖心大壩石碑口一帶堤岸

平漫鄭家溝洩水不及一分歸駱馬湖黃水雖大比清水稍弱運河清水直射至黃河南岸董口並無妨礙據此理合轉報等因又據濟寧道楊奇烈呈稱五月二十七日據兗州府運河同知佟養鉅揭據魚臺縣申據管河主簿張名榜報稱切照本管河道最屬窪下自本月十五日十七日霖雨異常連日不止河水泛漲由滕縣地方絞股泉出水洶湧入漕逆流北上河水陡漲四尺有邢莊閘迤下丘家大壩馬家口迤下王家大壩滿家口迤下

河防疏舉

卷之六

二十

寒香館

徐家大壩三處俱屬危險要地卑職晝夜往來督率管下人夫加意築防不意十八十九二日又有白馬河水陡長上下水勢相抵甚是洶湧又兼夜間狂風大作將南陽迤東自減水單閘至邢莊閘迤上一帶堤岸漫沒等情據此卑職前目覩水勢三處疊發洶湧異常又兼霖雨連綿復加狂風大作實人力所莫能挽也一面嚴督官夫晝夜培墊外呈報到道理合揭報等因又據濟寧州揭稱五月二十八日准本州管河判官王心介牒稱據師

家莊開官孫士誠報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起至寅時河內洪水大發又復陡漲三尺四五寸不等且地勢低窪又兼山水湖水澎湃而下波浪掀天復將兩岸閘背盡行漫沒一派汪洋等情到職查勘得此水正在泛漲之際甚是急溜洶湧除一面行令本官摘撥人夫在于險要處所搶護外理合揭報等因又據南旺分司劉元琬稟稱昨奉憲諭本司卽馳赴師家莊閱視閘門并過水形勢督催運艘前進據運官朱知良稟稱閘門水勢洶湧不

河防疏畧

卷之六

三

寒香館

敢挽拽萬有疎虞未便本司嚴諭糧運原有程限豈可任意停泊緣天色已昏不便打船次早隨喚運官朱知良設法生纜東岸用淺夫二百名西岸用軍練三百名本司親督快役催趕挽拽其頭船方收拾過閘適差官資棒

令旗憲牌到閘仰藉憲臺威靈衆船始齊挽拽挨序前進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運河一綫漕渠受諸泉之灌注非有支河可以旁洩故稍旱則苦涸連雨則又苦于溢伏秋水發堤岸受傷無歲無之臣

于孟夏自淮旋濟正值天道亢陽嚴督沿河南北司道各官料理重運五月初旬之後既幸得雨而伏秋已屆正擬星赴河南閱視各工不意靈雨連綿山泉四湧河湖交溢甫接水長六尺報文俄而驟至一丈二尺又俄而驟至一丈九尺高者平堤低者漫溢且甚而有沒及閘背者雖船過天井閘者已多而濟寧以南餘船正係上水緣挽維艱除先經嚴督官夫晝夜搶護仍多調淺溜等夫以助挽拽臣復親詣督察外俟水勢畧定卽馳河南徧

河防疏畧

卷之六

三

寒香館

行勘閱所有司道各官呈報運河水汛相應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該部知道

特糾抗誤河工印官疏

題爲特糾抗誤河工印官以保河防事據河南管河道徐必遠呈爲緊急河工事蒙總河朱部院憲票據開封府揭帖內開臨潁縣夫一百九十五名屢催未到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各工人夫管河道於二月內發銀該府分發各州縣募夫赴工僱做延今三閱月屢催該縣尚無一夫到工藐玩誤事莫此爲甚若處處如此則河工盡被大誤矣合行查究爲此票仰河南管河道查照節催事理即將

河防疏畧

卷之六

十五

寒香館

臨潁縣抗違不行解夫致誤河工情由查明并該縣印官職名具文報院以憑

題叅施行等因蒙此查得河工歲修用夫興築何等關係本道於本年二月內呈請各部院預動河庫銀兩發給開封府分發所屬州縣募夫去後各屬先後不等陸續解夫到工築做惟獨臨潁縣知縣熊啟良十六年行府照該縣熟地原派歲修祥符常家寨河夫一百九十五名屢次行催全無一名到工鄆陵縣知縣經起鵬十六年行府照該縣熟

地原派歲修祥符陳家寨堤工夫二百四十一名

屢次行催於五月十三日解到一半夫一百二十

一名南河廳點查到工夫一百名於一半之中又

少夫二十一名似此兩縣藐工抗夫憲臺若不嚴

懲儆惕向後處處效尤貽誤河工豈渺小哉今將

抗違河夫印官職名擬合開揭具文呈送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治河一事全恃夫力各省俱設有額

夫獨河南自額夫廢後每歲修按工估計每築

堤一方給銀一錢而挑引河堆埽箇力作之勞其

河防疏畧

卷之六

二十六

寒香館

實浮于土工數倍臣非不知民之稱苦也但河患關

國計民生黃河安則運道通而民亦享其利黃河危

則運道梗而民且受其害故自前朝來力役之徵

相沿已久今十六年歲修開封府屬應用人夫聽

該道轉行開封府酌量均募蓋河患旣在該府而

州縣之大小民力之豐瘠該府知之自稔必無偏

枯此又與鄰府協濟尚費講求者不可同日語也

且歷平工食俱按土方給銀緣今歲議論不一據

該道詳請動銀四千六百餘兩發開封府聽各州

縣支領每夫議預給銀一兩以資餬糧餘仍嗣後

清覈乃臨潁縣募夫一百九十五名鄆陵縣募夫

二百四十一名節查報工揭帖俱開未到臣復經

屢檄嚴催延至五月鄆陵縣始解夫一半一百二

十一名及到工又止一百名臨潁縣仍然一名不

到時迫伏朕臣刻刻驚憂如當大敵而臨潁縣知

縣熊啟良鄆陵縣知縣經起鵬任呼不應視若贅

疣度其意不過曰抗不出夫自不失為愛民也州

河防疏舉

卷之六

五

寒香館

縣各官孰不欲博愛民之名者使人人如此後

不前河事安措無論橫流汎濫民憂其魚而漕河

中斷數百萬儲精將遵何路以供軍

國之資哉既經查取職名前來相應特疏糾察伏乞

勅部議處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熊啟良經起鵬俱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卷之七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鄒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林

特參藐玩道臣疏

題為湯清允先激濁開報屢催不前特參藐玩道臣

以昭懲儆事竊惟河工一事原為任怨之府故玩

公避怨者臣之所不取而營私歛怨者亦臣之所

不容貸也臣河屬遼濶各官劣迹或得之於文移

或得之於告發此外則惟藩臬道廳等官之開報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一

寒香館

是據十五年歲終舉劾臣以河南河工最繁屢檄

該省行取劣員全無一人開報夫因河政以累民

者事非得已雖怨讟屢至自不足恤如果藉端自

潤貽玷官箴而亦縱焉不問其何以愜公論而愆

輿情乎倘曰實無其人則府廳印河指不勝屈豈

盡一一會史而況別有發覺者又正不乏乎管河

道徐必遠尤屬專司各官曰無劣員該道亦曰無

劣員則其平日之覺察甚疎不待問而知也相應

議處以為來茲者戒其餘藩臬道廳等官皆有廉

察之責事關河政本臣專職乃各官視若贅疣呼  
之徒急應之愈緩且有楊送別衙門而全不以片  
紙隻字呈報及臣者除屢經申飭察取外倘仍前  
抗玩臣自以白簡繼之不敢少為寬假也賢否事  
關大典所有泄玩道臣謹特疏糾叅伏乞  
勅部嚴加議處施行

順治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題七月初四日奉

旨徐必遠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二

寒香館

甄別司道疏

題為申明激勵大典事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准吏部咨開文選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督朱之錫題前事等因  
順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  
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朱之錫疏稱前吏部覆臣  
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一疏內

勅下該督每年歲修告竣即行舉劾奉有依議之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三

寒香館

旨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不敢冒昧具

題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合無仍遵前

旨容臣照例分別舉劾以示勸懲再照管河佐貳等官

亦應量擇其尤另疏薦錄至貪婪不職一體

題叅等語查十五年九月臣部覆漕督亢得時請明

漕竣舉劾之例一疏內議總漕衙門似難與督撫

事例同論相應仍舊舉劾奉有依議之

旨今河臣專司河道原就本年濬築之勤情別其臧否

若無停舉劾則管河之官無以勸懲亦不便與督撫事例同論相應如其所請照舊舉行至管河佐貳等官官職雖微其河工之責成頗巨如有勤勞盡職者應行薦舉寧嚴毋濫其貪婪不職者聽河臣一體

題叅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等因到臣准此爲照順治十五年歲修告竣臣隨行文各省查取賢否去後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四

寒香館

今據冊報前來臣又細加簡覈較之舊額寧嚴毋濫總期于修明河政有裨勸懲而已其他非臣所敢泛及也所有應薦應劾司道謹臚列爲我皇上陳之

計開

應薦司道官八員

夏鎮分司工部郎中顧大申湛識運以精心弘才敷爲實政堤韓莊而帑金無纖毫之損城夏鎮而運道有屏翰之資省

試以時曠冒爲之盡絕先勞罔懈廢墮無所不興

南旺分司工部主事劉元琬珪璋之品盤錯之材疏導泉源涓滴悉歸轉運節宣水利舳舻咸藉灌輸野宿而督大挑乘時而葺橋闌斑斑可紀

中河分司工部主事李縉明立志忠誠視躬勤慎輻輳兩河之名險奔馳千里之長途卽董口挑河一節濡跡泥淖之中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五

寒香館

課工風雨之下成勞尤自難泯山東布政司左布政史記功蘊經濟之才貞紀綱之度接期而給防漕之餉士馬飽騰督屬而均力役之徵編徭畫一無忝諸司領袖允資共濟舟航淮海道僉事霍炳才猷練達志向高明勞瘁弗辭克障懷襄之勢剔釐攸藉無遺銖兩之奸處繁劇而專力修防嚴督催而兼行節愛

分巡大渠道副使沈奎風裁振俗學行超羣惠及窮夫沿河多撫綏之譽才堪劇任一道有循卓之稱築堤賴以鳩僦植柳資其勸相

濟寧道副使楊奇烈鎮靜不浮嚴明有斷克爲伏莽之境緝弭多方濟富要會之衝供需立辦至于繕堤挑淺備運催空勞績尤著

淮徐道僉事李世洽警敏得于天資厝施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六

寒香館

濟以經術緝盜而渠凶就獲均稱而偏累頓甦兩河之轍跡時勤盈庭之獄訟無滯以上司道均應薦揚以昭鼓勵者也

應劾道官一員

天津道副使張道湜本官所轄天津遼南河道緣十五年五月內雨澤愆期來源微濫臣於時督同分司在臨清一帶築壩疏壅該屬東光南皮等縣本官足迹

不到撈漕無人及臣專委分司坐守追催糧艘始獲漸次北進廳印等官先俱經臣叅處在案本官分轄所寄漫不關心何辭溺職此一官者相應照玩誤例議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領大申等酌量敘錄張道湜照例議處所裨河道非淺鮮矣

順治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吏部知道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七

寒香館



舉劾有司疏

題爲申明激勵大典事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准吏部咨開文選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督朱之錫題前事等因  
順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  
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朱之錫疏稱前吏部覆臣  
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一疏內

勅下該督每年歲修告竣卽行舉劾奉有依議行之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八

寒香館

旨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不敢冒昧具

題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合無仍遵前

旨容臣照例分別舉劾以示勸懲再照管河佐貳等官

亦應量擇其尤另疏薦錄至貪婪不職一體

題叅等語查十五年九月臣部覆漕督亢得時請明

漕竣舉劾之例一疏內議總漕衙門似難與督撫

事例同論相應仍舊舉劾奉有依議之

旨今河臣專司河道原就本年濬築之勤情別其減否

若概停舉劾則管河之官無以勸懲亦不便與督

撫事例同論相應如其所請照舊舉行至管河佐

貳等官官職雖微其河工之責成頗巨如有勤勞

盡職者應行薦舉寧嚴毋濫其貪婪不職者聽河

臣一體

題叅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爲照順治

十五年歲修告竣除司道另疏甄別外臣隨牌行

河防疏舉

卷之七

九

寒香館

各司道將所屬印河等官造報賢否去後今據各

司道冊報前來臣又細加覆覈於河道無關者卽

他政超羣不敢濫入薦額於河道有裨者雖他事

難料不忍遽沒成勞較之舊例寧嚴無濫至于敗

檢溺職照揭叅處所有應薦有司十六員應劾有

司四員謹臚列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應薦有司一十六員

兗州府運河同知佟養鉅識歷久而彌精才四應而不匱僨運則片帆無阻修河則餘力不遺卓然河吏之冠

開封府北河同知張爾翮竭蹶防數百里之河功難忘於曲徙咄嗟禦雷家集之變帑不費於纖毫

開封府南河同知趙汝斌周防而甘心盡瘁視河事寧啻謀家遇險而極力爭衡轉危機頓成順軌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

寒香館

淮安府徐屬同知魏喬魯英敏絕倫協衆荒度周而綢繆獨預堤埝羣而濫皆馴

淮安府邳宿同知孫裔昌防淤淺以疏運治堤埝以禦衝精神幾竭於兩河憂瘁靡遑于片晷

兗州府推官趙開雍案理平徭部屋鮮偏枯之累法嚴祛蠹河濱讐盤踞之奸

淮安府推官俞有章剔澄河弊有摘奸發

伏之才協贊急工効捍患禦災之績  
高郵州知州吳之俊老成者其度振作者其才當河湖並漲之秋著捍禦安流之績

封丘縣知縣余縉學識通明操修雅飭荒邑依之若慈母大工賴以爲長城  
儀封縣知縣崔維雅馴裁無滯鼓勵有方  
挑引河而運將倒之瀾廣植柳而儲不時之用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一

寒香館

尉氏縣知縣高桂調夫則咄嗟而應輸料則輻輳而前倜儻既見通才安詳尤徵定力

沛縣知縣郭維新英明集事愷悌宜民夫料之輸委獨先河漕之疏通可恃

嶧縣知縣黃甲第以凋疲之衆當衝劇之區撫循與督責兼行民隱並河工兩顧  
曲阜縣知縣孔胤淳孝友宜家恪勤敷治  
聚工食則羣夫果腹疏泉源則衆派通

流

嘉祥縣知縣張柟撫字存心先勞蒞政夫  
食嚴漏卮之弊河工勤徹土之謀

祥符縣知縣劉朝宗清河集危險驟生一

呼而人夫立集搶救時變遷無定屢應

而柳料不窮以上有司均應薦揚以昭

鼓勵者也

應劭有司四員

歸德府管河通判高璧劣蹟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二

寒香館

一本官該管商虞考等處河夫一千餘

名每月每一火頭索常例銀三錢每

月約得銀三十餘兩交書辦趙名標

門子姚顯收訖夫頭張清宇總甲槐

詳吳國春証

一本官擅收納紙書辦黃應召等五十

名指稱公費每一名納銀三兩共得

銀一百餘兩黃應召并董玉所証

一本官所轄看堤堡夫五十名每名工

食銀七兩五錢支發未明堡夫合

陳天祿王友鳳証

一本官指劉家樓芝蔴莊二渡口每月

差叢快手趙瑞乾赴渡口索常例錢

數十串焦小堂劉士吉等証

新鄭縣知縣馮嗣京劣蹟

一本官指河夫雜項爲名於本年內每

畝地攤派細徵銀三分共四百頃通

追得銀一千二百兩聽信蠹書趙碧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五

寒香館

侵扣指稱存留仍不給放致閔貧夫

大怨派銀總書戴明乾審証

一本官於本年內差快役張祥之領募

夫工銀五十六兩聽信蠹書趙碧扣

侵措抑毫未給發領役張祥之並夫

頭等証

一本官聽信兵書沈光燦指稱協濟名

色加徵馬銀一百兩縱役侵肥公直

趙天真等証此二官者應照貪例革

職提問者也

朝城縣知縣惠光先劣蹟

一本官年近六旬性多執拘往往偏護衙役不能與地方相安

一本官凡派河夫富豪之家從不應役偏累貧民一月一換百姓每苦僉報之擾此一官者應照不謹例議處者也

許州知州汪潛劣蹟

卷之七

十四

寒香館

一本官賦性悠忽凡奉到公文不即察行悉置高閣至河患益屬漠視緩急無賴

一本官近得目疾每登堂理事動輒呼張爲李以致胥役藐玩事多廢弛

一本官起解河夫止以空文搪塞並未逐名點查故夫多不到貽誤工程此

一官者應照不及例議處者也伏乞

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佟養鉅等酌量敘錄

高璧等分別議處庶勸懲彰河事有賴矣

順治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吏部知道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五

寒香館

舉劾佐貳疏

題爲申明激勵大典事順治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准吏部咨開文選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督朱之錫題前事等因  
順治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  
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朱之錫疏稱前吏部覆臣  
特請歲行舉劾之例一疏內

勅下該督每年歲修告竣卽行舉劾奉有依議行之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六

寒香館

旨繼因督撫年終舉劾奉

旨停止不敢冒昧具

題今十五年河工又已報竣合無仍遵前

旨容臣照例分別舉劾以示勸懲再照管河佐貳等官

亦應量擇其尤另疏薦錄至貪婪不職一體

題叅等語查十五年九月臣部覆漕督亢得時請明

漕竣舉劾之例一疏內議總漕衙門似難與督撫

事例同論相應仍舊舉劾奉有依議之

旨今河臣專司河道原就本年濬築之勤惰別其臧否

若概停舉劾則管河之官無以勸懲亦不便與督  
撫事例同論相應如其所請照舊舉行至管河佐  
貳等官官職雖微其河工之責成頗巨如有勤勞  
盡職者應行薦舉率嚴毋濫其貪婪不職者聽河  
臣一體

題叅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六年三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爲照十五  
年歲修告竣除司道有司另疏甄別外臣隨牌行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七

寒香館

各司道將所屬州縣佐貳官查造賢否去後今據

各司道冊報前來臣細加覆檢據照原開冊冊分

別舉劾論官職雖屬么庸計勸懲頗有關係正不

敢以其微員而忽之也所有應薦佐貳官六員應

劾佐貳官六員謹照例臚列開坐上

聞

計開

應薦佐貳官六員

濟寧州同知范有明委管修濬供應兵差

成勞丕著

祥符縣縣丞顧玉鉉拮据河干既勞且苦  
中牟縣縣丞張行生小心供職殫力河防  
商丘縣主簿葉世秀董率羣夫勤勞可錄  
陽穀縣主簿石璿修濬得宜克勝厥任  
寶應縣主簿褚建修築隄防不辭勞勩以  
上佐貳相應薦揚以備優錄者也  
應劬佐貳官六員

陳留縣縣丞鄭明時劣蹟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八

寒香館

一本官於十四年分管遙堤修築夫八  
百餘名內有火頭夫頭杵夫等一百  
六十餘名謂之輕頭本官聽信積書  
李一中蠹役班從禹等每派輕頭一  
名索銀二三錢不等共得銀四十餘  
兩官役分肥李一中班從禹審証  
一本官管南北兩岸堡夫一十二名每  
季行禮銀一兩二錢堡夫賈一龍証  
單縣主簿任熙劣蹟

一本官管徭夫三百餘名派定六牌每

牌扣夫頭錢一千文與總甲高進才  
等分肥委總王國用謝祥審証

一本官堤夫內派水汛六名及報水時  
仍令散夫打報坐占本年水汛半年  
工食與書辦王景皂頭曹惟一分肥  
張堯尹覺宇周文科等証

一本縣額設舖夫三十九名守堤本官  
聽信夫頭兇君用借言查點失悞每

河防疏舉

卷之七

十九

寒香館

名索常例銀二錢約得七兩八錢  
兇君用分肥柴光顯証此二官者應  
照貪例革職提問者也  
虞城縣主簿馮曉本官言貌猥鄙約束無  
術以致夫譁莫禁且賦性懶惰時入  
伏秋猶然偷安私署闢葺已極誤工  
可虞  
嶧縣縣丞鄒國英本官挂名河員潛蹤衙  
舍優任七載寸長無錄質以河務茫

然不知

儀封縣主簿楊復本官神衰才短董率無能該管河勢變遷束手憂惶復盲目雖履任無幾河事殷煩豈可姑容貽誤此三官者應照不及例議處者也

徐州下河州判劉應斌本官年逾六旬步履艱難屢以病告河防劇務非暮氣所能驅勉此一官者應照年老例議

河防疏畧

卷之七

二十

寒香館

處者也伏乞

勅部覆加查覈如果臣言不謬將范有明等酌量敘錄鄭明時等分別議處庶功罪明而人心益知所勸戒矣

順治十六年八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卷之八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楚公輯

題叅失誤緯失各官疏

題爲緊急軍務事據兗東道劉世傑呈稱照得本道自七月初八等日節蒙河撫按三院憲牌准兵部咨俱同前事照得大兵南進所用緯夫數目本部屢經咨劄該撫道飛檄所屬經過地方照數預備今大兵星夜前往所需船隻并應用緯夫相應亟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一

寒香館

催嚴行該道府督率該地方官親詣河干查照明確如數預備不許推諉驛官致滋貽誤聽本部差去圖郎中取討卽照數應付若本驛緯夫不足該道府卽撥附近隣邑州縣協濟如有遲延短少本部郎中卽行指名報部定以違誤軍機該地方官并道府一併叅處等因到院准此合行亟催爲此牌仰本道卽便轉行沿河地方各官如數預備不許推諉驛官若驛夫不足卽撥臨近州縣協濟如有遲悞揭報叅處等因蒙此查得大兵船隻需夫

甚多經過本道所屬嶧縣之萬家驛僅止額夫三百名萬難足用卽飛檄該府并飭附近騰縣與嶧縣遵照協濟外至本月十七日辰時蒙督撫部院憲牌據德州申稱兵部圖郎中于十三日辰時已到德州口稱大兵船隻于十五日可到緯夫需用一萬等因蒙此查得兵船需夫一萬無論萬家驛驛夫不足卽附近之嶧縣二縣亦難催備隨將前奉各院憲行催備南來凱旋羅大將軍兵船緯夫共一萬名嚴催備用查得沂州計夫二千名郯城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二

寒香館

二千名滕縣一千七百名嶧縣一千七百名費縣一千一百名郯縣一千五百名共足一萬名一面申呈各院卽一面差役守催仍勒限齊集本道親詣點查接替職世傑卽於本月二十三日自沂州起身至下莊催查沂郯費三縣夫役而三縣人夫一名未至到晚到蘭陵係沂郯費三縣適中之地查各縣夫役仍然未到有沂州知州田生玉在蘭陵點查夫役尚未齊備隨差役分頭接催本道在蘭陵守候二十五日酉時忽據嶧縣申稱蒙本

道憲崇仰縣官吏卽將前備夫一千七百名該縣照數點齊不許短少一名限二十五日齊集馬蘭屯伺候本道點查接替等因蒙此該卑職隨於本月二十四日卽親詣馬蘭屯除點查萬家驛驛夫八十名外其協濟萬家驛派備民夫照數查點到夫一千三百零七名其未到人夫嚴責各役拘拏間於本月二十五日候本道按臨馬蘭屯查點緯夫而本日午刻兵船卽抵臺莊卑職將前點過人夫親督臺莊接替因馬蘭屯至臺莊二十餘里途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三

寒香館

路逃避者有之及卑職覆查僅存現夫一千五十名及散夫時內有老幼不堪人夫五十名前站逐去止交現夫一千名卑縣仍親謁領兵大元帥定南達將軍備陳嶧苦心甚惻然具有嶧縣到夫一千名并結收去其各州縣協濟人夫並未解到而兵船續至立待需夫探得憲臺按臨蘭陵點夫目穿疾呼一時難至卑職手足莫措懇乞憲臺飛檄協濟州縣刻將應備人夫照數點足星夜趨赴臺莊接替以濟軍機等情據此本道卽單騎至馬蘭



屯據本道催夫快手王天錫報稱大將軍船已過臺莊止有兵船隨後續過所有續到夫役隨到隨替兵船並無停泊等情據此本道卽駐臨河之石佛寺嚴催各縣夫役接替聞二十六日寅時據費縣申稱蒙本道憲票仰縣備夫一千一百名卑職於二十三日點過緯夫六百名委捕官押發前行停宿南鄉中村聽候查點忽接捕官差役具報於二十四日晚二更已盡突然鼓譟四起連衝吶喊闔村男婦驚竄嗣後於二十五日天明捕官查點緯夫已逃去二百三十七名卑職於二十五日赴至中村隨據本處鄉民里老呈報吶喊驚竄緣由到職據此事出變異關係地方細查俱係南山一帶撫民倡造訛言率衆逃走方今應付甚急豈容短少夫役卑職急欲回縣料理再派又恐未派者騷動而在途者潰散事勢窮促參處臨頭除一面招徠補救外爲此激切痛哭陳情懇乞鑒燭前情宏開生路等情據此二十六日未時又據滕縣申稱蒙本道憲票仰縣官吏卽將前備夫一千七百

名該縣照數點齊馬蘭屯伺候本道點查接替等因蒙此遵行已照數催備於七月二十日點查止拘到夫九百四十名差役押赴臨城委縣丞陳斌再行查點卑職於二十四日親赴臨城率領各夫前來不意無知小民誤聽訛傳乘夜逃去夫六百六十名止存夫二百八十名卑職二十六日押赴臺莊交正紅旗明甲暗甲一喇氣收去夫三十八名鑲藍旗明甲暗甲哈申得去夫四十三名鑲白旗明甲暗甲得兒杜收去夫九十九名正白旗收去夫三十二名鑲紅旗收去夫一十九名共收去夫二百三十一名尚存老弱夫四十九名未收各旗逐去緣係軍機重務擬合據實申報等情據此又據費縣稟報卑職於本月二十三日點發夫六百名委典史裴爾玉押解至中村地方離城一百二十里又於本月二十四日點到夫五百名卑職同縣丞林弘先親督至中村不料於本月二十四五兩夜突遭撫民倡造訛言以致各夫吶喊鼓譟逃竄西南山去除已經申報外尚存夫二百餘名

縣丞典史押至項城卑職匍匐前來至蘭陵叩祈  
憲臺詎料滿兵稍夫盡行驚散事干民變併係失  
誤卑職同縣丞典史星夜回縣安撫百姓固守城  
池無憑押解等情據此又據沂州申稱蒙本道憲  
票仰州官吏即將前緯夫二千名押至馬蘭屯交  
替遵於本月二十四日在州點夫二千名卑職親  
押解至蘭陵集忽聞費縣撫民假造訛言以致費  
縣緯夫隨吶喊鼓譟逃竄山內卑州夫役聽此訛  
言卽逃回一千二百一十七名其餘緯夫卑州同  
羅騰司巡檢王振烈督押至臺莊逐名復點尚有  
緯夫七百八十三名送入關王廟內聽候接替卽  
時一齊吶喊衆夫盡皆逃走卑職無憑押解情願  
甘罪理合回報據此查得各兵船於二十七日過  
盡俱南下去訖具文呈報聞於二十八日又據鄰  
城縣申稱卑縣派備緯夫二千名卽差役催齊一  
千四百名於本月二十五日委糧官范士銘先押  
赴馬蘭屯卑職隨同差官甄守志星赴蘭陵投見  
續據糧衙范士銘稟稱押夫自重坊集起身行至

途中忽造謠言不是緯夫係提去當兵疑畏觀望  
不前職見情形勸諭催督二十六日已至邳境連  
峯山各夫齊住吃飯不走職同道廳差役尾後傳  
催意欲宿黃池公次早便赴投道文工房又復回  
親催依舊不行各夫齊變四起吶喊糾合走回押  
差攔阻衙皂周運隆被捉毒毆竟無統紀併後到  
續發人夫蜂擁逃回天時昏暮勢難追拏事關大  
變合先具稟各等情到道據此看得征南兵船需  
夫一萬本道遵奉憲行不敢推諉驛官卽如數撥  
派州縣協濟檄行守催不啻舌敝顏禿親詣點查  
不啻心勞身瘁不意臨期接替惟嶧縣交夫千名  
滕縣交夫僅二百三十一名其餘入夫同沂州費  
縣郯城各申稱已催備押解中途因訛言逃散至  
邳縣距河千較遠人夫未到雖曰兵行神速未嘗  
時刻停泊愚民驚逃難以羈縻前往而接替未及  
沂州守申言甘罪而本道又何敢爲之諱言也又  
何敢自爲求寬也相應據實呈明職世傑同守令  
各官候憲臺分別參處至越過濟甯緯夫或批行

查明責令夫役不到之州縣照數補其夫價一以償越站之勞一以懲奸玩之罪是在憲臺裁行等因據此又據濟寧道楊奇烈稟稱昨送大兵南下緯夫不意沛縣夏鎮臺莊並未替換竟將濟屬緯夫俱打過站已回者不過一半前職奇烈已行濟屬協夫州縣查報又行沿河地方加意收留報道酬賞迄今尚無確數回復今聞各夫竟打越過宿遷地方但宿遷至南陽遠經數百里亦有逃回者路遠餓死打死淹死沿河不絕聞之不覺悽慘除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八

寒香館

將越站及死夫夫數另行查報外若不稟請憲臺拯救則未回之夫斷難生還而將來之供應何賴等因據此又據濟寧州中稱蒙本府分派濟寧州備夫三千名鉅野縣協夫一千一百名鄆城縣協夫一千一百名嘉祥縣協夫八百名蒙此又蒙本府批據卑州申請北來大兵應用緯夫一萬緣由蒙批前奉濟寧道憲行已於本月十七日調魚臺金鄉單縣緯夫赴該州併站協送泗亭驛矣仰候飛檄三縣齊赴接替繳等因俱行到州蒙此查得

預備緯夫共有六縣協應矣卑州遵照派定數目星夜僱夫三千名分外多僱夫五百名以備不足之用至七月二十三日北來大元帥抵濟卑州之夫供應有餘其六縣協應之夫到與未到卑州不敢過而問焉於七月二十五日過濟訖至今八月初六日已逾旬日卑州遍查所僱緯夫歸來者不過一半查自濟寧至泗亭驛不過二百里往返不過四五日今逾旬日不返則前途無夫接替可知矣以致各夫枵腹挽緯竟無稅足之處其中保無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九

寒香館

傷亡者乎痛念軫軫赤子何以堪命誠鄭國不能繪賈汲不能乾者除一面遵奉憲文細行清查多差船隻載運糧糈星夜往南接救緯夫外擬合先行申報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南進大兵萬分緊急每站需用船夫一萬名俱出沿河州縣臣會同撫按節發令箭嚴催山東各道預集河干照站接替查兵船於七月二十二日晚至濟遠濟寧道報稱用夫八千一百二十二名挽拽南下訖及旬日之後歸者尚復寥寥該道及濟寧州屢有呈稟意

其必係前途越送臣正在嚴檄確查開提克東道劉世傑詳稱該驛驛夫見在八十名其餘俱派驛縣費縣縣沂州郟城鄒縣等州縣協濟不期催到人夫臨期疑畏不前夫數衆多一呼盡散以致接替不及自甘參處臣惟軍機至急急則不暇兩全緯夫至苦苦則不容偏累乃竟東州縣催督無方紛紛逃避致令濟寧緯夫越境代僱雖兵船順流幸而無滯而其失誤之罪終不能爲各官解也查該道所屬惟嶧縣知縣黃甲第備夫一千零五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十

寒香館

十名滕縣知縣吳起鳳除逸去外僅存夫二百八十名其沂州知州田生玉郟城縣知縣張重寶縣知縣程九萬各夫俱經逃散鄒縣知縣周嗣昌緣距河較遠夫亦未到除濟寧越站各夫臣已一面行州差撥船隻載運糧粟前迎賑救去後所有克東道劉世傑併該屬州縣失誤各官相應

題請

勅部分別議處至於此後緯夫應行商酌事宜容臣移會撫按另議具

題外臣謹會同撫臣許及秀按臣程衡合詞密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題 月 日奉

旨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十

寒香館

議恤緯夫苦累疏

題爲緯夫苦累已極亟議變通以昭

皇仁以恤民隱事臣自蒞任之後沿河士民無不以緯

夫疾苦號泣控懇各道呈詳有稱陸路屢蒙裁減

河干日議加增民生敝壞不可收拾應貼水手食

米爲便者有稱以有限殘民受無限艱苦逆水量

給鄉夫順水止給水手口糧者有稱民應一夫猶

如赴湯蹈火情願每名緯夫出銀三錢以貼船家

盤費者臣未嘗不深思熟慮處疾首痛心然又仰體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主

寒香館

國家軍行重事旣不能停免不用又苦無策兩全以

故未敢輕率入

告查順治八年內部覆直隸總督張存仁緯夫甚爲民

累一疏內開經過船隻應用緯夫責成該驛應付

等語十四年內部覆山東巡按繆正心沿河民困

于役一疏內開頭號二號三號等船上下水水緯

夫數目如有騷擾等情指名

題參等語十五年內部覆順天巡按董國興民夫苦

累難堪一疏內開調防大兵乘坐回空糧船止照

本船水手給米果不足用該驛僱覓不許捉派民

夫等語是沿河民隱固已上徹

宸鑒而部臣博採條奏計所以延恤之者亦既甚周矣

然議者必曰凌虐需索據實指

參惟是兵船以百十計跟役水手卽不下數千孰

小民隻身克夫偶然同事之人亦皆漠無關切縱

使飲痛以死父兄妻子望眼徒穿究犯爲誰旣莫

考其姓名又孰代爲質証况一家數口死者已矣

生者謀食不給勢不能再捨餘生出身對簿爲有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主

寒香館

司者亦將何所據而爲之伸雪究抑手議者又必

曰該驛僱覓毋派民夫惟是每驛設夫或數十名

至多或二三百名前差未回後差復到尚然不給

一至兵船需夫少者數千甚而至於近萬無論驛

遞錢糧有限船多人雜苦緒萬端州縣官按里派

捉猶且裹足不前今日驛官僱覓豈能濟事是名

雖少變而緯夫受病之實究竟何迫於萬一乎此

二者皆言之甚美而行之實難者也夫百姓力役

公家分所應爾苟行之得法不過用民數日牽挽

之力何得言勞奈何乘船者非不恪遵禮法而駕船水手率多無賴或倚恃氣賦或挑撥兵丁凌虐鄉愚恣行魚肉以致沿河州縣皮骨僅存其苦有非一言盡者臣請得條述而縷陳之一曰守候之苦沿河驛站大約相去百里之間如用夫數千餘本州縣外仍須隣封協濟十餘日前繫繫成群封鎖古廟臥眠飲食不得自由簾糧幾何又將垂盡其不堪者一一曰趕緯之苦每船之夫繩索相連僂僂邪許無分晝夜饑不得食勞不得休船上之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十五

寒香館

人方且輪番持棍任情鞭撻至於折肢體喪殘生者在在有之其不堪者二一日越站之苦各夫筋力有限盤費有限萬一前路緯夫乏集竟將舊夫打過僕餓困憊殘喘如絲幸而得歸乞食無所其不堪者三一日順水之苦黃運兩河水勢建瓴順流直下夫雖疾驅不及船速反曳緯索隨後奔追涉水而行一夫失足衆夫隨之撈救無人竟委魚腹其不堪者四一日攘奪之苦緯夫跋涉遠道携帶衣糧以備往返間有水手跟役恃強勒取以困

頓之餘生加饑寒之迫體其不爲溝中之瘠者幾何其不堪者五一曰強帶之苦前途驛夫更換已足復有狠毒船棍擅留舊夫勒其銀錢資其氣力或盛夏而幽之船底或風雨而驅之當先踰越數站歸者無幾其不堪者六此皆臣得於訪聞與據之詳冊之大槩也雖未必節次皆然然間一有之則是驅無罪之民就必死之地此在地方豐寧尚且上軫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十五

寒香館

容懷多方體恤而况沿河一帶當此災傷之餘加以馬匹經行軍需徵辦偏累已多若緯夫一節再不少爲斟酌無論百姓視爲畏途將來鞭朴徒加終不易集且恐窮迫無聊逃亡奔竄其可愛又有甚者臣前是尚不敢有所瀆陳今者軍興芻牛爲臣子者恨不能荷戟前驅奮身効力何敢妄爲姑息之請獨是臣駐劄河干灼見時勢萬不容已倘緘默不言則是臣仰負皇上如傷之仁而坐誤地方也臣罪滋大故雖計無所出而不敢不以上

聞耳今於未便更張之中曲爲調劑之術謬抒蠶見約  
有四端一者數巨宜節官兵登船之日頭號船約  
載若干人用夫若干二號三號船各約載若干人  
用夫若干一面即將人數船數造冊報部庶不致  
乘坐太濫省一船即可省一船之夫且以裝載多  
寡分別船之大小而冒稱大船藉端多索之弊亦  
可少絕民困亦得因之少蘇矣一者稽察宜嚴官  
兵用船或自一隻以至百隻不妨卽以先後次第  
編爲號數各記船戶頭舵姓名造冊報部每船十  
隻責成一頭領官專司巡察換夫之時州縣照依  
號數以次給散各船戶出一收夫小單存照而每  
船紳士之內僉立夫頭一二名照管本緯如有死  
亡換登等弊查問夫頭行提船戶嚴加根究庶幾  
紛紜揉雜之中事後猶可查攷萬一而人情畧知  
顧忌矣一者水勢宜酌逆水上行必藉緯挽之力  
至於順流船行甚易况各船原有水手除上水定  
數給夫下水則厚加津貼以資食用似於船戶亦  
一便益若恐站銀不足則東克道潘超先每名緯

夫量貼盤費之詳亦出民間情願可否聽從其便  
再行酌議如是則南來北往河流維均而夫力減  
半亦可以少示休養矣一者緩急宜分緊急大兵  
與尋常換班者自是不同似應臨期酌定無論上  
下水一槩給夫以速軍務若其餘緩差仍應遵  
照部覆順天巡按董國興疏議乘坐回空止照本  
船水手緯夫名數日給食米不許派捉民夫萬一  
自南北上乘坐民船下水止行給米上水酌議減  
用另聽部議庶沿河有司遵行畫一而軍機民隱  
兩有所賴矣臣愚昧所及謬論如此是否有濟萬  
一倘  
廟堂之上更有良畫可以兩全是又地方無疆之福也  
事關地方疾苦情形臣謹會同山東巡撫臣許及  
秀巡按臣程銜合詞具  
題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冒昧敷陳字稍逾格統祈  
恩宥

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題九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

兵部覆前疏

題為緝夫苦累已極等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兵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  
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  
緝夫苦累六款并陳救苦四議其數目宜節一欵  
內稱官兵登船之日頭號二號三號等船各約載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六

寒香館

若干人用夫若干名等語查大兵出征乘坐船隻  
并應用緝夫數目向係臣部戶部酌量軍行緩急  
差官前往分發船隻緝夫今該督議定數前來應  
照臣部前覆直省督臣李蔭祖

題定頭號船坐六十人二號船坐四十五人三號船

坐三十人之例遵行仍令地方官造冊報部以憑  
稽察不得以小克大藉端濫索其稽察宜嚴一欵  
內稱船隻以先後次第編為號數各記船戶頭舵  
姓名造冊報部每船十隻責成一頭領官專司巡

察換夫之時州縣照依號數以次給散各船戶出

一收夫小單存照等語查軍行自有八旗船論旗  
先後按次序行不便編號造冊至稱死人搶奪等  
弊應責成沿河各道差的當員役巡察酌立夫頭  
照管本籍如有持棍起緝搶奪強帶越站以致死  
亡者該地方官即根究行兇船戶及被害姓名立  
時呈報該撫按即指名

題系以憑從重處治其水勢宜酌緩急宜分二欵內  
稱逆水上行必借緝挽順流船行甚易上水定數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九

寒香館

給夫下水厚加津貼又稱緊急大兵與尋常換班  
不同無論上水下水一槩給夫以速軍務等語查  
大兵遇有緊急征勦自應如議給夫其餘駐防換  
班官兵等項需用船隻不係緊急軍務者仍照臣  
部覆順天按臣董國興

題定例止用本船水手照例給米至大兵自南回北  
乘坐民船止用該驛額設驛夫無容另議津貼奉  
旨依議



題補南河同知疏

題爲

請補河官以重河防事順治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該

臣谷會河南撫臣賈漢復爲移商

題補河官以收駕輕之效以免坐誤之虞事照得河

性濬悍衝潰時聞蓋排山倒海之勢不可以人力

爭者有之矣未有人力不盡而能晏然無事者也

然河防之理原係專家故非久歷不能深知非淺

知不能取效况歷來河患惟中州爲尤甚則爲官

河防疏畧

卷之八

十

寒香

擇人尤萬萬所宜致慎者查河南緊要河官總其

事者爲河道次則北河同知尤爲關係今管河道

徐必達已經議處北河同知張爾翮又報陞任而

臨河一二印官新任尤多夫道官係新手猶日有

廳官分任之也廳官係新手猶日有道官指畫之

也今則悉行更換初任印官更復茫無頭緒先事

荒度臨期搶修此皆有安危爭於呼吸之勢而竟

無一人可以倚賴及至事後補救所費工程豈止

什伯已也但北河同知張爾翮已陞府正難以議

留查得儀封縣知縣崔維雅修防三家莊工鼓

有方情形洞悉揆之往事似堪任以北河同知之

職且新陞淮安府同知官秩亦復相應但彼中官

評貴部院耳目最近知之更詳

題留一事干係綦重本部院未敢專主可否會

題相應移商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查照如崔維雅

堪以

題補印賜移示以便會同具

題庶駕輕就熟責效可期較之生手嘗試者得失判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五

寒香

然矣移咨去後隨准回稱爲照承大咨因北河同

知缺員議將儀封陞任知縣崔維雅

題補此缺并詢及本官官評本部院查此官在任裁

柳修河催科辦賦任久勞深幹濟才也今以之

題補北河同知誠如貴部院所謂駕輕就熟責效可

期但事關河務應候貴部院繕疏王稿會

題者也相應回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治河一官貴

於諳習臣前懷重河工職守一疏已經

題明覆奉

俞旨欽遵在案況歷來河患中州爲甚乃該省管河道

北河同知俱係新任歸德通判亦復經臣奏處臣

正切杞憂移會撫臣賈漢復從長酌議而南河同

知趙汝斌又以積勞病故告矣一道三廳悉更生

手無論來者果否勤敏總未可知即使凡百究心

亦必需之月日河工水汛節序相催事機之來間

不容髮是何可以嘗試僥倖爲也查原任儀封縣

知縣崔維雅任內修防歷著成績且新任淮安府

同知以之改補南河同知銜亦相當臣恐所見不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主

寒香館

確又經咨會撫臣移覆會同合無請

勅吏部將崔維雅改補趙汝斌員缺一轉移間而素所

通曉較之茫無頭緒者得失不啻徑庭矣臣謹會

同河南撫臣賈漢復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九月十六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吏部議奏

吏部覆前疏

題爲

請補河官以重河防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

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吏部議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

該臣等議得河道總督朱之錫疏稱治河之官貴

於諳習歷來河患中州特甚乃該省河道北河同

知俱更生手而南河同知趙汝斌又以積勞病故

查原任儀封知縣崔維雅任內修防歷著成績新

陞淮安同知以之改補南河同知銜亦相當等語

河防疏畧

卷之八

主

寒香館

查崔維雅於十六年三月內已陞淮安同知今河

臣既將崔維雅

請補開封府同知銜品相當會同撫臣具

題前來相應如其所請崔維雅准改河南開封府同

知其淮安府同知員缺另行選補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卷之九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鄴園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堃公輯

覆河夫徵派當更疏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睿鑒

勅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順治十五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河朱部院題前事等因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一

奏審錄

順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工部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抄出

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

河南按臣李及秀先以河工苦累條議該省州縣

計畝派夫酌遠河地方協濟者倍地僉大臣部以

事隸河臣請

勅總河臣會同豫撫詳議妥確具題奉

旨遵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朱之錫會同河南撫臣賈漢

復疏稱夫多工易完成而以小工中工分別地方

遠近照地派夫協濟具

題前來案查前任總河臣楊方興于順治九年十月

內題爲河工日繁等事一疏內稱民夫既不敢私

派矣查河南一省僅設鄉堡堡夫八百七十二名

止供看堤之用每年歲修并動大工俱係計銀募

夫又于順治十三年六月內又題爲遵

諭陳言等事議以小工本府協濟中工本省協濟大工

隣省協濟各等因具

題在案查前任總河臣議以按地募夫今總河臣議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二

奏審錄

以照地派夫前後疏覆參差不一又查十五年九

月內本部右侍郎張縉彥題爲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一疏已經奉

旨咨行與此事同一體相應請

勅下總河臣會同豫撫從長詳議妥確務期上不悞公

下不累民一併具

題以便臣部議覆可也等因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初

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會同河南撫

院并行布政司管河道會議詳報去後今據河南布政司桑芸呈稱案此隨將抄疏牌行臨河開封歸德二府會同河廳詳議去後續准管河道牒呈議詳緣由到司准此該本司查得萬曆四十八年會計估冊內開河南通省原額徵銀調夫一百七處共夫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名內四百里外徵銀州縣四十四處共夫八千九百三十八名每名徵銀五兩四錢共徵銀四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兩二錢買料應用四百里內解夫州縣除河內武陟二

奏銷是各工之細帳也每歲有歲報是各工之總帳

也豈有徵銀之外又復派夫之理無論上臺不准行該道不敢出即府縣亦何肯奉行耶良由豫口流賊殘壞之餘生齒寥落培養未復若不照地論夫而縣出印領銀給散雖招募終年不得一夫河工無夫是棄河與河聽其爲決爲徙則可若欲修防估計一定少且不足而況於無夫乎且無縣官印領事後又何以奏銷乎其原無重派也如此至募夫按四十五項募夫一名此原任總河所經題請以當日原疏有募之字樣謂之募也可後經按院條議欲分酌遠近則增減多少總此豫中之熟地遠者議增近者不得不議減蓋臨河十五項遠一百里者加五頃漸遠漸減經府廳印河勘議呈詳以當日原疏有派之字樣謂之派也可募與派均是此百姓出此入夫領此上方雜工銀兩所謂異名同實者也如堡夫終歲勤動工食淡薄止可供有水填壘之用與小工本府中工隣府大工外省協濟皆向經

融之

題請成例者是無煩再議者矣今經府廳確議前來該本司覆查看得河務非身經其事未可意為懸揣本司職司錢穀離河寫遠且河務乃河道專責也既經該道及府廳查明前來為此除呈撫院照詳外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具呈照詳蒙批派募二字現行未常非募亦即未常非派名異實同顯然易見無庸費辭矣至十五頃派夫一名漸遠漸加之議質之前按院條陳分別遠近按地會夫合此似更無別法但未免膠柱本部院是以有就近通融之

請今經部覆再議案查該道十五年歲修各府夫數冊河南南陽汝寧等府原未調及開封自為一例正該府所謂就近取用猶為稱便者是也歸德府自為一例又該府所謂派數減少經管不足者是也河北彰衛懷三府又自為一例此又開封府廳所稱遠河州縣徒滋觀望者是也或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就中可否參酌仰司會同管河道再一酌議併臨期急工應否通變明白具詳限文到五日

內送院勿遲仍錄撫院批語報查等因批詳到司蒙此本司遵依批駁情節移會管河道逐細參看詳議去後今准該道牒呈到司該本司查得豫省河患惟臨河開歸二府受害為最是以開封府議先儘有工縣分人夫調用不足則議協濟若就十五年工論河南汝寧南陽原未調用查十四年間因大工畢役此三府人休息已經二年曾調協陳留孟家埠當日詳文內原顯准照大工原夫之數調用故十五年不復調也十五年調懷慶彰德衛輝協濟祥符魁星樓者大工畢役已休息三年魁星樓頂衝如不能救河北先受其害故調河北三府當日詳文內原顯准照大工派夫熟地四十五頃之數調用十分之七誠以開封瀕河就近為便不得不多用而隔府遠來不得不體恤耳開封所稱就近取用與河南河北權宜不同皆未嘗先定為一例而自事後論之若似乎自為一例也其歸德向來所行事例雖寧協考城鹿柘協商丘永夏協虞城嗣後派數既定如河工足用則已不足則

本府協濟之外亦如開封議協隣府則無經營不足之慮也夫黃河自昔稱爲神河局外視之若歲修若決工若下埽若築堤雖似千皆可以人意爲之身在事中黃河千里水勢排山倒海各州縣呼應不靈安危爭在頃刻比及人夫湊集申討得報而事之不測已不可知乃欲一一奉成法以集夫使絲毫不紊皆未登埽臨河之論而已勢之不得不然一語本部院非親歷河工安所得深悉其苦如此且立法不難行法爲難立法之時至公至博

近如通許縣及尉氏等縣夫不逃而樂趨事細詢之皆縣官調理得法不專苦窮民之所致也然後知古語有治人無治法之爲不易之論也若使有司人人如通許縣及尉氏則何法之不可行故行法之人能直致法於人而不用權術不假通變者上古之世或然也至於後世行法能行者與婉轉能行者未有不以權術通變與之推移者也故曰立法之意也明其意是能使勢豪有力不之撓而無所扞格者也故十五項遞遞遞加之例臨河府縣皆以爲可行而無弊者獨惜乎安於四十五項之例恐扞格易生休於預擬之虛數而不肯信爲可行耳設虛設之數既定准量本年應用人夫多少近處足用何事於遠本府足用何事於隣府即不得已而動用隣府亦必酌用十分之幾豈漫然乎法一然後心一心一然後動而有功因派夫之說既盡故援立法更法之意以明之本司總司會計河務隔手不得細知其詳大約近處可酌派夫而遠屬未免反汲西江咄嗟應急自然難安

逸若近屬有司再奉行失調愈滋沈痾惟在道府就近飭覈如管河道所議頗爲周斷惟祈本部院批示以便遵行等因又據管河道徐必遠呈爲酌議夫役事詳稱蒙總河朱部院憲牌前事查大王廟塞決除山東北直協濟外河南本府用夫一萬一千一十五名初時四十五頃一名止是一半及後不足又加一倍故爲二十二頃五十畝一名此不過大王廟一工用夫之數且通省平攤亦似乎從來塞決大工乃有此例自難執此以例歲修卽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九

寒香館

據大王廟塞決係十年至十三年事也雖當時一處受害餘險悉平然此外仍有十年原武祥符封丘蘭陽考城五縣估計歲修十一年陽武祥符蘭陽考城商丘虞城六縣估計歲修十二年陽武祥符考城三縣估計歲修所用人夫又自不在大王廟工數內若更以餘工論之則十三年以前亦尚有不止於二十二頃五十畝一名者查十五年歲修用夫九千餘名併十四年王家壩接工一千名不但無北直山東協濟併河南汝寧南陽等府亦

未派到卽彰衛懷三府協濟亦計地七八十頃始派一名前按院未經詳察河工則誤以多爲少河夫則誤以少爲多至於本府利害切已隔府呼應不靈歲修用夫不得不詳近畧遠者勢也前按院又以爲河患關乎通省不應專責本縣應照遠近派定協濟此爲開歸兩府紓困而言也本府旣已從減遠府又不便調勢必取贏於彰衛懷三府前議十五頃派夫一名去河百里加地五頃除河汝南等府州處設外計夫不過一萬零九百六十五

河防疏畧

卷之九

十

寒香館

名據翁總河疏草五百里內編做工夫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名半又據萬曆年間歲修舊冊四百里內調夫九千零二名以今揆昔適若相符况勞逸稍均開歸人情未嘗不樂而彰衛懷三府士民則見以爲十五年用夫數少一旦議溢又紛紛然怨讟四起矣不知此議起於前按院條陳一疏而派定之額遇有工程先近後遠用與不用尚未可知也但閭閻之間筋力自各照工調夫夫足則止在當局原一本於大工而協濟州縣不調者較十

五年太逸調者較十五年未免偏勞同是一府又且自分秦越本部院謬出一見參酌其間除塞決大工派及數省往例歷歷難以預定每年歲修合無仍照五百里或四百里內編夫之例開歸兩府以十五頃一名百里漸加著為成規其五百里內如彰衛懷等隣府將前定夫數分為三分初調僅用三分之一盡五百里而止則於十五年歲修數亦相同萬一不足然後又從近而遠調第二分至調及二分似亦未必歲以為常如此則在隔府

河防疏畧

卷之九

十一

集賢館

濟州縣既無偏勞偏逸之歎而十五頃漸加之說開歸兩府則全役之隔府則分役之又失本屬隣屬之差至於臨期急工仍照十五年例就近調用事畢即放又不得膠柱鼓瑟以貽焦爛之憂者也未識有當於豫省諸父老之意否該道照牌事理即會各府印官公同酌議各出已見共定良圖若各府事難一例別有可商不妨明白聲說慎勿詭隨避怨亦勿偏執招尤可也勉之勉之蒙此隨行開歸等八府并汝州各印官公同各河廳及各

州縣酌議去後續據開封歸德等府并各河廳州縣各議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勞民動衆大役之工莫如塞決其次即是歲修然塞決之時衆情方休於利害而呼應可借以靈通又塞決之後疑為一勞永逸可以晏安高臥而不知河勢變遷不常頂衝不救即是大決所以歲修一着乃治病未然之策微倖無虞每稱多事一旦開決患貽數省晏安之鴆毒易懷而其亡之苞桑易忽也故議歲修之夫較塞決之夫尤為艱難茲承憲臺計慮除

河防疏畧

卷之九

十二

集賢館

塞決大工派及數省往例歷歷難以預定每年歲修仍照五百里或四百里編夫之例為之酌往准今如開封一府近河各縣以十五頃一名從而百里漸加一例也歸德舊例鹿柵協商丘永夏協虞城睢寧協考城有急搶救合屬量出人夫公同協濟人心倍齊似應仍其舊例不必更改而已善者或准照開封十五頃一名漸遠漸加五頃則費一而可遵又一例也開歸既定各府協濟五百里內如彰衛懷等隣府將前定夫數分為三分調用使



隔府本屬無偏勞偏逸之嘆甚善也其憲行內未及詳河汝南等府州人夫者應是未查十四年曾經調用修築孟家埠口遙堤也嗣後河南三府一州應如彰衛懷等府一例分調可也至於臨期急工事出倉猝遠夫不能一呼立應仍照十五年例就近調用事畢即放又在隨時權變而已乃本道更有說焉豫之河北河南惟衛輝與南陽兩郡衝荒瘠薄為甚衛輝尤時有喂馬任兵之苦或於衝途所經之地即有調募亦必重加減少以均勞苦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七

寒香館

示體恤是又在臨時奉行者之斟酌損益使不致為民累可也如此則於憲行所謂詳近畧遠之中即有均平增減經權常變難以一例者似為得之今據各府州縣各出已見酌議不一有稱憲裁已定候示遵行者有稱地方衝繁供億殘苦妄與求減者有稱離河寓遠照夫出銀均出於熟地之內者出銀之說萬萬不可開端以來鑒金之口然人夫雖定遇有工程先近後遠用與不用臨時相度亦必取裁本部院批允然後下檄各州縣派募庶

幾無弊之政歟今經各府州詳議前來相應呈詳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南按臣李及秀條議三款皆係未經親歷情形詳考事例之論臣前據司道詳議具覆止求無碍職掌不復屑屑置辨但疑以傳疑漸有跬步難行者不得不備細一剖明之據按臣原疏第一款云河工有限豈可以潰決之日為例臣查順治九年以前每年塞決每年仍有歲修難以悉數至於大王廟決工自十年起至十三年止除山東北直協濟外本省用夫初時計地

河防疏畧

卷之九

十四

寒香館

四十五頃派夫一名共夫五千名及後不足又加一倍故為二十二頃五十畝一名共計地畝夫併衛所丁夫一萬一千餘名此不過大王廟一工用夫之數雖當時一處受害餘險差平然此外十年仍有祥符迴龍廟原估續估黑堽時和驛原武趙家莊封丘蘿葡萄家莊等處蘭陽王家樓板廠考城芝蔴莊歲修各工用夫一萬三千餘名十一年仍有祥符陳家寨陽武慕家樓商丘夏家樓虞城歡堽寺土樓考城王家道口原估續估武陟金圪

增歲修各工共用夫七千七百餘名十二年仍有  
祥符守公寨回回寨陳橋等處陽武潭口寺封丘  
中樂城蘭陽板廠考城王家道口武陟傅村等處  
共用夫七千三百餘名十三年仍有祥符黑堽清  
河集陽武潭口寺蘭陽板廠商丘王家壩夏家樓  
廣城黃烟壩土樓考城王家道口歲修各工共用  
夫一萬一千四百餘名以上歲修各夫又自不在  
大王廟工數內歷年

奏銷冊在部可一一覆查也是塞決者乃外省協濟

河防疏

卷之九

五

纂脣館

本省二十二頃五十畝一名通省平攤之夫歲修  
者乃開歸兩府又不止於二十二頃五十畝一名  
之夫十三年以後止照歲修例用夫塞決一項原  
自不用多與少迥殊且不但用夫塞大王廟工通  
省派柳尚有外省協濟十三年以後即本省河南  
河北等府車運亦未派及勞與迥迥殊自七年至  
十三年塞朱源寨大王廟兩次工本省每年額徵  
河銀歲修支用外尚請部發銀十八萬兩搜括各  
省河庫銀五十一萬兩十三年以後雖該省河銀

除荒徵熟僅僅三分之一然刻意撙節即外省撥  
協幸亦無幾費與省又自迥殊按臣不但誤以夫  
少爲多而且誤以塞決例歲修其相去何啻徑庭  
也第二款云河患關乎通省當議協濟臣查自十  
年至十三年除塞決大工用通省平攤夫外各縣  
歲修止於開歸兩府內自相協濟及決工已塞十  
三年六月內前河臣楊方輿因河工需柳無窮本  
境物力有限酌定均協

題請小工本府協濟中工本省協濟大工鄰省協濟

河防疏

卷之九

六

纂脣館

十三年以後歲修用夫遂准此爲例開歸二府夫  
力不足中工間調隣府是協濟之法未嘗不行但  
不似塞決時一槩全役耳而按臣誤以爲惟本縣  
之民是責第三款云遠地近地不同按畝計夫未  
爲情理之平臣查塞決一項遠近平攤歲修一項  
先近後遠截然兩事十四年歲修除開歸兩府仍  
照歷年歲修例用夫外因陳留縣孟家埠估築遙  
堤夫力不足故照四十五頃例調河南汝三府協  
濟未嘗調及彰衛懷也十五年歲修除開歸兩府

仍照歷年歲修例用夫外因祥符縣冠星樓頂衝甚急夫力不足故調彰衛懷三府協濟未嘗調及河南汝也卽彰衛懷三府計地七十餘頃始出夫一名且並非四十五頃一名也是開歸兩府每歲用夫而隣府則間一議調開歸兩府二十餘頃不止一名而隣府或四十五頃一名或四十五頃尚不及一名近勞遠逸原無不均而按臣又誤以爲遠近一例夫河患無常形故用夫亦無定額總在道府各官相工程之多寡因州縣之盈虛酌議請

詳期於無誤河無偏累而已乃按臣以爲徵派當更遠近宜酌下屬奉行惟謹遂議熟地十五頃坐夫一名去河百里加地五頃以次而增共計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查嘉靖年間河臣翁大立疏草內開黃河夫役每年五百里內酌做工河夫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名又查萬曆四十八年歲修冊河南四百里內解夫九千零二名以今揆昔亦若相符又查我

朝歷年開歸兩府歲修用夫或未必一一盡合然大

槩原不相遠至於隣府協濟或有過於四十五頃始派一名者距河太遠從減固宜亦有不及四十五頃卽派一名者酌工調夫足用卽止今歲所調來歲暫停自亦不致有偏累不均之嘆臣故據以具

題然較之前此未免拘泥誠恐有誤急工臣是以復有就近通融之

請是此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夫數乃通省地畝虛額用多用少總未可知而傳聞之誤又且以爲每

歲全役矣至於派募二字臣曾行查祥符縣民間種地僱工價值每日供飯食外有五六分者農忙之時每日供飯食外有至一錢五分者河工每土一方工銀一錢每夫三四日築土一方計每日得銀不過三分而搬草搬柳挑土清積鋪墊釘樁留纜扶梯挑引河推埽箇謂之雜工皆取給於此夫雜工少者不敢估銀雜工多者每歲不過約估工食一月計銀一兩五錢伏秋未畢又不敢盡數全放較之民間工價原自懸絕不但舍派無所爲募

卽民開出夫富者必係僱傭中人之家亦必一人出力衆人助財傭資低昂不得不聽其便卽俗所爲私幫云者固非官所得而強亦併非官所得而禁也若以爲官價何不從厚則時款民稀無論河帑雖裕亦斷斷不能悉照平值况該省河銀原額九萬兩今除荒徵熟僅存三萬兩現在歲估尚且不敷倘率意言增議加派則不可請部發又不能臣亦何敢輕有變更耶故前河臣楊方輿疏稱照地募夫亦此地畝出夫做此土方雜工領此銀兩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九

集賢館

臣疏稱按地派夫亦此地畝出夫做此土方雜工領此銀兩特前河臣疏中殊語以河帑不敷立論故其詞曰募然部覆仍不能用照地字樣是可見未嘗議派以爲募也臣疏因按臣原疏殊語以徵派當更立論故其詞曰派然臣疏中原有工食字樣是可見未嘗離募以爲派也查各州縣民役有銀差力差二項若第云募也則各府解銀開歸兩府有工州縣于工所募夫足矣今考懷慶府嘉靖年間誌書內開灣夫一千六百七十五名乃在

力差項下是又可見在昔時亦原未嘗不派也夫徭役不均民間大病倘出於爲私則派字在所必禁若果因公而行則派正所以爲均也何必諱而又安可諱耶臣復准部咨從長詳議採之衆論參以虛懷除塞決大工查前明有派及四省用夫至十四萬三十萬不等者因事應變難以預定外至於每年歲修工程查每地十五頃坐夫一名此議原起於開封府而管河道推而廣之又定爲去河百里加地五頃之額開封所屬險工原多此該府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三

集賢館

詳內所以云就近取用猶爲稱便也相應仍照前議歸德府所屬歲修工程歷年舊例鹿柘協商丘丞夏協虞城睢寧協考城較之開屬人心頗齊但工多地少此該府詳內所以云額減少半慮有不足也今照開封一例定額如果不是用聽該府酌照歷年出夫例自相協濟倘舊例仍有不足然後調及隣府至於彰衛懷河南汝等六府汝州一州前明五百里內編夫舊制已難盡復卽以協濟大王廟工原夫倍夫準之近者固與二十二頃五十

畝一名相合違者則有過於四十五頃始畝一名者違者較開歸兩府夫數甚減自不待言即近者亦間一調用較開歸兩府每歲千役者不同然人情徃於目前降府之分別甚明將來之更休不計相應將五百里內前定夫數分爲三分除本府夫足自不輕調外若需用協濟則先調一分自百里起至五百里止再不足用然後調第二分如今歲調至二百里止來歲即從三百里接調如此則開歸既不苦於偏累降府似亦不失等差其五百里

河防廳署

卷之九

王

奏

外者距河雖遠然有塞決大工必至通省攤派倘邀天之幸止是協濟歲修則數年之間始一調用以稍寬近河民力似亦非過倘如該道所云內有駐兵喂馬處所酌減均勞是則在該道府之臨期詳奪也萬一倉猝急工自應仍照往例就近調用又不得膠柱以貽事後之悔者也此不過姑就現在籌畫調停欲爲經久之計必須如山東曹單兩縣黃河例設立糧夫數千名每年自二月起至十月止月給工食若干以供各工調用此外再有工

程相機汛募堤工則按土給銀搶埽則計日給食庶可杜絕紛紜但該省額銀現苦不敷臣久已行查新增銀兩必俟額銀充足然後另議更定耳乃臣更有

請者運道不可不通則黃河不得不治黃河不可不治則民力不得不勞邇來議論參差有司望風世玩百姓藉口抗撓竊恐危機當前疾呼不應雖一二河官推胸頓足終亦何濟此尤祈

皇上軫念

河防廳署

卷之九

王

奏

國家根本重以

天語嚴飭地方司道等官無避怨勞共襄

王事庶河官不苦空拳之博而臣亦無憂孤掌之鳴

耳通省河務瑣雜難盡語涉絮煩仰祈

恩宥臣謹會同河南撫臣賈漢復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十二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工科抄出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總河臣朱之錫於順治十

五年十一月內會同河南撫臣賈漢復題覆河南

前任按臣李及秀條議臣部查得前任總河臣楊

方興議以按地募夫今總河臣議以照地派夫前

後疏覆參差不一又查十五年九月內臣部右侍

滿防疏畧

卷之九

三

寒香齋

郎張縉彥題爲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一疏已經奉

旨咨行與此事同一體請

勅總河臣會同豫撫從長詳議一併具題奉

旨遵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開封歲修每地

十五頃坐夫一名去河百里加地五頃相應仍照

前議歸德歲修今照開封一例如果不足聽該府

酌照歷年協濟至於彰衛懷河南汝六府汝州一

州將五百里內前定夫數分爲三分調用其五百

里外然有寒決大工必至通省攤派止是歲修數

年之間始一調用稍寬民力近議內有駐兵養馬

處所酌量均勞在該道府臨期詳奪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前任按臣李及秀條議三款既經總河

臣會同河南撫臣酌妥除決衝大工外至于歲修

分爲三分數年之間始一輪流調用庶民有餘力

勞逸得均內有駐兵養馬處所臨期另行詳奪相

應如議永爲定例仍請

勅下總河臣與河南撫臣嚴飭道府嗣後遇有修築照

滿防疏畧

卷之九

三

寒香齋

此酌調如未調之先有司于額數之外擅行加派

該督撫指名叅處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飭行

哀懇歸葬疏

奏為微臣祥禪已近臣母奄窆未營哀懇

睿慈俯允歸葬以廣

孝治事順治十五年九月內該臣為伏秋已畢母榷未

歸具有秋期河事已竣等事一疏冒昧控陳乞

恩守制順治十五年十月初七日准吏部咨內開臣奏

前事奉

旨河道重務正資料理卿仍遵前旨勉留視事不必再

行陳請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猥以疎庸謬膺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五

奏香

簡拔自痛罹母喪以來屢荷

溫綸勉以職業之弘鉅重以褒寵之光榮是乃臣子千

載之遇撫躬循省即使萬念俱捐一身盡瘁猶且

莫能報塞何敢輒以易身私情屢行陳濟願臣墨

練任事倏已兩秋泣思臣母易簣之際執手嗚咽

猶拳拳以葬事為念乃今子然旅櫬尚停官署愴

音容之如在哀體魄之未安中夜輿懷實有無地

可以自容者今者衰杖悽愴之中倘不獲以一縷

蟻誠上回

天聽過此以往則祥禪之期轉盼而及益不敢冒昧瑣

牘臣之叩心灑血不但情不容已抑亦時不可失

矣我

皇上嘉與作忠在

延請臣凡有以遷葬乞假請者無不蒙

恩俞允乃臣獨覲然忘本自外于

錫類之仁竊恐

特達之鑒未酬數倫之誅莫追此尤臣之所踟天路地

不能刻釋者也用是敢不避煩瀆披瀝至情仰祈

河防疏畧

卷之九

五

奏香

我

皇上憐臣萬苦哀衷及今河事方竣

特簡新督交代總理容臣躬扶母榬回籍治喪事畢之

後即當星馳赴

闕且臣得以循例陳乞邀榮祭葬了此一層以犬馬餘

生自不敢不勉圖報策服勤終身以答

高厚千萬一也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題十二月初十日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准暫假數月扶觀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着遣官暫署應着官  
職名速開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九

十七

衆香館

河防疏畧卷之十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濟南李之芳鄒國甫定  
稽山後學徐沁堃公輯

覆河水貽害靡常疏

題爲河水之貽害靡常綱繆之先事宜周請

旨嚴飭以固河防以濟漕運事順治十五年四月初一

日准工部咨開丁科抄出該本部題臣等竊惟

國家大計專借漕運而漕運轉輸實賴黃運兩河如

河道堤岸堅固高厚雖值泛濫之時水勢順流而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衆香館

下上不悞漕下不勞民如一處有決全河俱壞貽

害誠非渺小近如大王廟決口費

朝廷百萬金錢竭三省無窮民力拮据四載始得告

竣揆厥所由良以管河司道州縣印官漫不躬行

勘驗修防以致衝決屢報也及至衝決之後方行

修築工浩而費繁曷若未決之先預爲捍禦用省

而功易合無請

總河臣嚴檄管河司道及州縣印官凡屬臨河地方

赴此河水未發之際親詣河干逐一查勘有堤岸



低薄者加工幫築有夯杵虛浮者再行培固務期堅久如有奉行不力虛應塞責總河臣卽指名題參臣部從重議處嗣後修完各工如復衝決者小則勒令賠修大則嚴行叅處每遇歲終仍與錢糧一例考成如果修築得法悠久無虞

題准紀錄如是則賞罰嚴而人知警漕運民生兩有攸賴矣臣等職掌所關應行嚴飭仰祈

睿鑒勅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五年三月十八日題十九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二

築耨

旨是依議嚴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移咨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查照本部題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臣備行各司道轉行各府州縣遵行去後今據司道文崇熹等各造送順治十五年分修過河工到臣該臣看得治河一事原無一勞永逸之功止有補偏救弊之策故歲修之制自明迄今數百年來莫之能改部議修過各工每遇歲終與錢糧一例考成以之激勵諸司其法誠善但黃運兩河情形不同修防亦異卽同一黃

河同一運河而南北延亘各不下數千里天時之早潦地利之險平河形之廣狹水勢之趨舍亦有未便一例而論者治河者權衡緩急極力經營總期於防禦伏秋運事無阻非若各屬錢糧俱有一定分數可以一一按其完欠分別等差也至於築堤一節丈尺如式夯杵堅固固爲不易之論查運河臨水爲堤通連泉湖水發瀾漫補葺工程每歲不免黃河泮洞洪流變遷真測頂衝迎溜不得不歲歲捲掃以資捍禦若土堤止可約關漲水河身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三

築耨

倒灣則有創築之堤風雨剝蝕則有加幫之堤卽或單薄未甚增培可緩而一歲之中車道很窩在所必有一或不謹便成大患亦斷無有不事加修而可以歷年保固者故現在之堅殺可以勘驗而得如日悠久與否無論非可預定且恐泥而弗察反不免廢弛貽誤耳除十五年做過工程另造清冊隨歲報一併達部外其怠誤疎防官員臣不時旣已糾叅歲終舉劾臣申明激勵大典一疏已准部覆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紀錄考成似難重複甄叙者也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四

寒香館

亟議賑恤招徠疏

題為亟議賑恤招徠以廣

皇仁以固邦本事據兗西道黃廷獻呈蒙臣憲牌為查  
議賑恤招徠以戢盜源事照得饑寒易起盜萌引  
患先事撫恤今歲水災延廣麥禾失收流離載道  
就粟他方逃人禁例森嚴一離鄉井莫肯容留托  
足無所未免相率為盜不但道殣堪哀抑且流禍  
巨測居民上者豈忍坐視思惟救荒良策在本土  
惟有賑恤在流民惟有招徠但饑民數多綿力有  
限非廣行勸賑鮮克有濟查邸報道府等官以至  
紳衿士庶捐賑及格俱有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五

寒香館

題叙之例而招收流民亦有直省總督題定舊案本  
部院未准部行無例可據相應查議為此牌仰本  
道照牌事理即查原奉部文地方各官以至紳衿  
士庶捐米賑恤從優叙錄全案并直省部院題定  
招撫流離登記籍貫總行原籍稽查以免逃人貽  
累之行一併檢出錄送仍妥議詳院一面張示曉  
諭廣行勸賑設法招徠一面聽候具

題以便事後優叙文到限二日內卽行回授毋得遲  
違未便等因到道蒙此該本道看得今歲水災所  
及江南河南山東咸被其患雖經各省院臺題

請蠲恤而散亡覓食日接見聞昨本道自曹抵濟見沿

路流民敝車羸畜扶老携幼絡繹相繼寒餓之色

所不忍見本道叨蒙憲檄查議賑恤除將原行事

例抄錄呈覽外謹再接考條例恭以管見伏候憲

裁擬合呈詳一責成被災州縣各賑該境人民照

得州縣被災雖有分數之別而貧下小民自是十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寒者

分之厄故無論所災分數不同而小民艱食本處  
既無賑貸不得不轉向他處昨經詢其往止何處  
悉茫然未有所歸只是沿途問人米麥賤處便去  
逃生夫臣子奉

命蒞土流亡入境不爲安插固爲獲罪然使各處不並  
行賑恤而止一二處行之則望風投止者日衆卽  
各處並行而奉行不力止一二處傳聞得法則投  
止者亦日衆倘以三省之流亡奔聚一二處該處  
之物力有限安能濟之則容之無術驅之不可其

害又不可勝言也目今各處流亡既難逼遣別徙

務宜就所至處急行安插一面速乞憲檄山東河

南江南各被災州縣速速實加賑恤倘此後賑恤

得法然後照欵議查草簿戶丁不損及流亡能復

業者許爲題

請優叙其致丁口再有流亡至別州縣而別州縣以安

插報聞者此卽不能賑恤之明驗也亦憑查叅庶

各州縣並行實心賑恤在小民免流亡之苦而各

境亦無壅集之虞矣一州縣畫境分任責成賑恤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寒者

實事照得各州縣大小不同然以闔境而槩之一  
令恐力不能周勢不得不旁寄胥役胥役之賢者  
固幾何也合無將各州縣四境量其大小分畫幾  
區守令及教官佐貳分任其事其守令仍總司出  
納若州縣幅員遼闊本州縣職官不足遍者則該  
州縣申請道府擇降近廉幹教佐充之具列職名  
報院庶地近則易周任專則交勵也受差之口州  
縣卽捐備紙張發給該員該員卽詣所畫鄉集置  
立草簿二扇不得責取鄉社造報致生弊端其一

簿備寫某社某里某集民人若干戶男婦若干名口及查應賑真正貧戶男婦幾名口期於隱奧悉清不得捏報冒賑介現今已來流亡若干係某縣鄉貫一一註明本人名下開列某村集末該員仍將本區內流來戶口籍貫彙揭該州縣以便按籍關查以防逃人冒匿之弊其一簿傳集該地鄉約里長公直耆民公相勸勉其大村好義士民願捐賑者即籍其數於簿照後欵議以行賞激其戶稍殷實而不肯捐賑者亦難強之該員及鄉保人等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八

樂善堂

委曲開譬許或量借斗斛以貸災民所貸之數亦籍於簿若有土災民期今年收成償本其無土者或令傭賃耕作以爲抵償如收成之後有違期負賴不肯償者許赴該州縣稟理按簿追償至於小村貧落勢無捐借及來流移男婦原是無土浮客該員卽照草簿列揭該州縣速卽發所捐儲米麥一一分賑於簿註記明白其或春作之時無土浮客願受田土者卽將拋荒各土不論有主無主該州縣設法議給牛種使其墾播此又於恤災而

寓開荒之一道也各員務於受差之日卽行逐一查登草簿卽將草簿繳道道加鈐印呈院鑒覽不必別牒細冊院加批號仍發該道該道據之不時介馬循行勞問稽察勸緩待賑恤事竣再加抽點如所畫區內各戶口安堵無損卽是賑恤得法請賜

題叙其有怠玩致簿籍百姓流亡別境者分別懲記若受委諸員有不實心任事及才不克副者該道府及該印官有所見聞務卽申報立行罷委請加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九

樂善堂

懲處另擇廉幹以終其事一總計道轄捐賑周恤道轄戶口照得本邑被災固宜本邑捐賑第本邑之鄉紳有無不齊卽有捐矣亦不能必其數之多寡抑或以該邑之職官定其梗概而一邑之官固亦無幾倘被災嗷嗷流亡疊疊而所捐不應所賑事終難濟本道竊謂各該州縣勿止自計宜就分轄各道通融周恤如本道所轄九屬今被災者曹州曹縣而已乃曹縣距河南一衣帶水流民來者雜還米麥價湧故災未及十分而已有十分之實

矣昨覽該縣申詳設賑而凜凜以難繼爲憂如使  
道轄各屬盡行捐賑而總以救轄內之災黎事定  
照例

題叙庶當事者不致興嗟無繼夫普天同王土之義  
況隣疆切恤患之仁二三士大夫諒有同心耳至  
於官紳勸賑已有通行事例惟在遵照勸諭舉而  
行之然本道採之衆議更有卑卑之說如劣等降  
黜生員除行檢有礙不便復列官牆如有一時文  
義荒疎致於駁放者許令捐米官斛百石六等改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

寒香齋

青五等改附其廩增附生許行學道記名科考錄  
送秋試至於民人捐賑有至官斛二三十石及四  
五十石者官亦給扁示獎其殷實子弟能輸米二  
三十石者彙名移送學道遇歲考童子試日竟行  
收考免其府縣錄送凡此三端似屬平易近民而  
亦捐賑之一助也一積儲難敷賑恤別項請暫動  
支照得救災如救焚若俟捐賑畢輸而方行收恤  
則旦夕死損何以待命雖經有部議各州縣積穀  
原以備賑會議通行在案但各州縣秋冬所積固

自無幾合無請允倉積例准動支而外尚有一時  
難措者卽查別項動以克賑俟捐賑輸日分別補  
還庶議定而事可立見也計呈抄錄原案四件等

因又據濟寧道楊奇烈呈同前事又擬充東道劉  
世傑呈爲欽黎續命無術等事各等因詳報到臣  
該臣看得今歲山東江南河南三省悉被水災廬  
舍傾頽麥禾漂蕩所在見告俱經各撫按臣節次  
題報矣臣屢據各道屬詳文各境災民有掘草子剝  
樹皮暫延殘喘者有扶老携幼僅負一鍋挈家他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

寒香齋

適者甚至兗東道劉世傑詳內有云據嶧縣知縣  
黃甲第申稱有逃荒百姓一家四口行至嶧縣地  
方止存一釜換餅十五枚彼此不足療饑夫妻反  
目其夫棄妻而去妻遂不顧子女縊死於樹夫去  
復回見之慘傷又將子女撲死仰天大慟而絕臣  
閱詳至此不覺痛心隕涕伏惟我

皇上懷保斯民捐帑金以賑饑設粥廠以濟乏見介微  
生悉歷

宵旰臣承宣山左乃坐視顛連不能拯救萬一以仰昭

朝廷德意職守之謂何但救荒之策惟有賑恤饑餓  
安集流亡兩端而州縣之積穀有限化饑之赤子  
無窮則賑濟之難流寓之難處既繁逃人之踪跡  
莫辨則安集之難臣查順治十一年六月內欽奉  
恩詔內一貧民失業流離各地方官有能賑恤全活五  
百人以上者覈實紀錄千人以上者即與題請加級  
其有鄉宦富民尚義出粟全活貧民百人以上者該  
地方官覈實具奏分別旌勸欽此又查得十二年十  
一月內吏兵二部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一 奏 奏 奏

題覆彙報捐賑職名等事各疏內地方官董天機等  
貢監生員劉起蛟等武弁甘應祥等捐賑及格俱  
經奉有

俞旨分別旌勸在案又查得十一年五月內部覆科臣  
魏裔介流民死傷堪憫等事一疏內開凡有流民  
至彼每五名或三名取具互結存案及撫字得宜  
特許分別

題薦以示鼓舞亦經奉

行

皇仁所及何異起溝中之餘而予以更生之樂也今歲  
商羊肆虐視昔尤甚嗟此遺子引領  
恩澤不啻雲霓成例具在敢祈  
皇上特賜申飭地方各官遵照十一年  
恩詔併部覆科臣魏裔介條陳原議極力舉行事竣之  
日容臣與撫按諸臣覈實具  
題行以勸懲之法既有重賞以鼓於前復有嚴罰以  
繩於後將見三省官民踴躍急公各勤乃事不但  
數百萬生靈皆蒙

河防疏畧 卷之十 十一 奏 奏 奏

皇上再造之仁而全土著以足賦稅收失業以弭盜源  
所裨政非小也山東按臣程衡適當巡行兗屬見  
此異災與臣蒿目共商檄行各道查議今據兗西  
等道黃廷獻等呈覆前來除臣一面備抄原案通  
行所屬勸諭鼓舞設法力行外臣謹會同江南漕  
撫臣蔡士英淮揚按臣馬騰陞河南撫臣賈漢復  
按臣李粹然山東撫臣許及秀按臣程衡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七年正月初

日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七十

十四

寒香館

循例請卹疏

奏爲微臣恭謝

特恩併循典例額懇

賜卹以光泉壤事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吏

部咨內開該臣奏爲微臣祥禪已近臣母奄窆未

營等事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准暫假數月扶柩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着道官暫署應署官

職名速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臣當卽恭設香案望

河防疏畧

卷七十

十五

寒香館

關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濫竽行河兩載以來偶邀天幸獲免覆餗

實皆仰賴

皇上如天之福撫躬自問安有寸長可紀乃謬被

溫綸褒予洵及茲者復蒙

特賜准假回籍治喪臣考周雅四牡之什嘗以不遑將

母慰勞臣下論者侈爲盛事而臣仰荷

高厚既錫以顯親之榮復教以報本之義方之詩傳所

載不啻過之頂踵奚何其足云報惟有自矢終身

服膺

皇上作忠之訓勿之敢失而已除河屬應行事宜一面嚴催料理仍親督司道稽覈大挑務濟新運候署官到日起行外臣查得會典一款凡文官三品以上其各父母妻必曾授本等封俱照例祭葬又一款凡文官二品三品共實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父母准以三品祭葬又一款凡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等因臣於十一年十一月內蒙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恩陞詹事府少詹事兼弘文院侍講學士係從三品歷陞今職至十五年二月共計歷二品三品俸三年零一個月又於十四年三月內恭遇

恩詔三品以上封贈二代臣母沈氏幸於生前叨逢

封典臣父三屬於七年內逝世亦得邀

恩推贈似皆與會典祭葬之例相符臣自維冒忝已覺

逾涯而

國家孝治天下彙典特隆輒敢循例陳乞伏懇

勅部查議上請倘蒙

寵章之澤下逮幽扁不但臣終天藉樹而臣父臣母魂魄有知亦且啣結不朽生生世世頂戴

殊恩於無既矣臣無任懇祈感悚之至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十七年

日奉

旨該部察例具奏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覆河堤關係甚鉅疏

題爲河堤關係甚鉅請

旨嚴飭以計久遠事順治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准工部

咨前事內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

出該本部題臣等查得黃運兩河歲修工程先據

總河臣估計具

題臣部覆明修築及後工完之日造冊

奏銷臣部止據其冊開修過工程之大小用過物料

之多寡查覈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一 纂修館

題銷至其修築之果否堅固高濶丈尺有無合數工

程物料有無潦草冒破此在司道等官之實力奉

行尤總河臣所當親爲勘驗者但河道歲修每年

動費河銀數萬餘兩如其修築堅固則民力不徒

勞而錢糧亦不虛費堤可悠久運道民生可無後

患若司道廳印等官督修不力報竣未幾而復報

墊陷衝決皆由工力未到夯杵之不堅也如此工

程不惟費帑勞民抑且誤運貽害相應請

旨嚴行司道廳印等官嗣後修築務期親行督

率工堅料實不得潦草塞責工完之日各官各具

修築堅固可堪久遠印結同工料文冊一併具

題以憑稽考覈銷如有修築未幾卽行壞決將經管

司道河印各官

題叅從重議處不得僅議革職戴罪督修可圖開復

至於工程竣日總河臣無暇查勘

奏銷之後或巡歷所至查有潦草冒破者許卽據實

題叅不得徇情容隱如是立法既嚴則各官用心於

上夫役盡力於下堤可經久而亦少省矣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一 纂修館

臣等職掌所關應行嚴飭仰祈

睿鑒勅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六年八月初二日題

初三日奉

旨是依議嚴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備咨到臣准此

隨檄行各該司道查議去後今據通惠河分司文

崇憲通函道武攀龍等及各司道會詳到臣該臣

看得報銷工程取具司道等官久遠印結是誠慎

重河防至意但查歲修之制原以防一歲之伏秋

濟本年之運事自前明迄今數百年來歲銷歲估

未嘗聞輟然且塞決之役屢歲見告今一旦限以久遠則是今歲所估來歲宜停河官之設歸夫額銀之編不幾贅而無當乎河道情形難以更僕臣姑言其大槩如黃河各險埽工皆以衝掃所在非堤可支不得不歲捲草柳以資捍禦此買魯所云惟柔爲能制剛也然而經歷伏秋腐泥蟄陷斷難免若大溜不改及或改而在上在下苟一歲不估未有不立見潰壞者也至土堤止可約攔漲水或卑薄加修或水勢漸逼必得棄舍舊堤退後另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朱香

築以待水至奔杵堅實固是堤工要義但以後日疎密全責築堤者任其功過則又不可夫堤成之後高濶丈尺巡歷所至如式勘量日復一日風濤拍撞霪雨坍塌卸姑且勿論即據一歲之中車道成軌狼窩穴隙在所必有徑寸不戒便可成患故有題明堡夫居民填墊舊例此又本年所司勤惰之故而乃今前人預立結狀誰則敢任倘不亟議更正則窒礙難行不惟開人諉卸之端且恐將來任事者銷不敢銷估不便估徒有督責之名而反成廢

弛之實河事決裂可勝言哉除先准部咨已經一面移覆臣復一面通行查議節經各司道呈詳所據指陳形勢皆得之身親閱歷事理灼然臣職掌所在何敢緘默以後歲修工程相應照舊估銷倘經管各官內有冒破者揭報糾參請

旨提問怠玩者據事論劾照例處分

功令赫然無容少爲寬假至於所轄湯決咎固難辭但塞決之工全在急速若臨事更易停延漸久收拾愈難查各司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朱香

勅書皆有遇漲衝決與春漲之前先塞決口等語此可見治河者原難使水從人惟有人應水似應照舊責成督修以無誤河防大計者也事關河漕得失不敢不詳酌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七年正月十二日題二月二十三日奉

旨工部議奏

治河必資夫力疏

題爲治河必資夫力各屬玩誤可虞特懇

天語嚴飭以保運道事竊照黃運兩河上關轉輸血脈與夫從來舊制歲修不容不動用夫不容不備以至河勢變遷間不容髮或綢繆先事或搶護臨期種種情狀已經屢疏

題明至於各屬原有額夫照例千役萬一工繁事迫各司道遵照

勅書並部覆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旨任在案調募赴工事畢遣放其或工程頗簡民力宜懸如徐州長夫輝縣徒夫等項已據司道詳議酌行減半輪應停役工銀作贖扣庫萬一仍須全役之時卽行照額徵足河南河夫臣已會同撫按具

題悉照十五年前熟地分別寔近所定虛額開歸兩府每歲全役五百里內降府分爲三分漸次調用五百里外降府數年一調及其有真正駐兵喂馬處所該縣具詳到府查確轉詳管河道會同該轄中巡兩道酌量減裁若河勢驟改別工各夫不

便盡撤近局既無可調遠屬調又無及必得於定額外就近通融跨派然後可免事後之悔已准部覆如議永爲定例他如小可工程車道很窩難以盡佔者部覆前河臣楊方與題爲酌議上下均便之策以鞏河防事一疏各令附近居民境內堡夫乘時補葺俱各奉有

俞旨節次通行各屬在案但邇來姑息之議日多觀望之情滋起河屬各官掣肘難行有非一端可盡夫無米不能爲炊空拳不能格飲此必然之理也河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官責任在躬惟恐一覆難收方恨不得重門以待暴投鞭以斷流而局外者絕不知誤河之爲害徒自見恤民之爲名以省夫爲循良以急公爲苛刻不思民固

朝廷之民河亦

朝廷之河無故而勞民則所重在民不得已而治河則所重又在河人情好逸惡勞雖大聲疾呼尚不免秦越相視今臣方望之以保河之功而人反責之以佚民之說然則爲河官者將勞其民以保河

之爲盡職乎抑伏其民以誤河者之爲盡職乎長  
此不已竊恐百姓藉口遷延莫肯効力河官戒心  
瞻顧不敢督催馴至大弊極壞而後追咎誤夫者  
之失計亦何及哉臣仰受

皇上非常之恩謬當重寄今又叨蒙

特假扶視歸塋兩河情形一寢一食亦不敢刻置膜外

閱歷所及何敢緘默不言伏乞

皇上天語特賜申飭地方各官共殫公忠保全運道所

屬印官違例抗夫容臣衙門據實特奏從重議處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庶全漕血脉無憂梗阻而直省地方亦藉以免淪

胥之患則勞民之利上固在

國而下亦未嘗不在民也伏乞

睿鑒

勅部施行

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三月二十四日奉

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爲治河必資夫力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  
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河南河工夫役先該總河

臣朱之錫於順治十六年十月內題覆原任臣部

右侍郎張縉彥題爲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與河南前任按臣李及秀題爲河夫

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議以開歸二府歲修夫役

分別地方遠近照地加派彰衛懷河南汝六府汝

河防疏畧

卷之十

一

奏

州一州將五百里內分爲三分調用其五百里外

止是歲修數年之間始一輪流調用內有駐兵喂

馬處所臨期詳奪業經臣部於十二月內題覆如

議永爲定例奉

旨咨行在案今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邇來姑息之議

日多觀望之情滋起河屬各官掣肘難行有非一

端可盡竊恐百姓藉口河官不能督催至大弊極

壞而後追咎誤夫計亦何及伏乞

皇上天語特賜申飭地方各官共殫公忠保全運道等

因具

題前來相應請

勅總河臣與河南撫臣嚴行司道府廳印河等官

歲修與河勢驟改應用夫役悉照臣部題覆二

事宜速行僉派赴工公同修築如有州縣違例抗

大及司道因循徇縱督催不力以致耽延誤事者

河撫二臣即行指名

題悉以憑從重議處若黃流如常無衝決害患各地

方有司不得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

王

朱

題定歲修額夫之外擅行加派如有多派情弊該河

撫即行

題奏可也奉

旨是依議嚴行

河防疏畧卷之十一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

稽山後學徐

扶輓回籍田朔疏

奏為徵臣祥禪已近臣母窀穸未營哀懇

膺慈俯允歸葬以廣

孝治事順治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准吏部咨開文選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議更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

督朱之錫奏前事等因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初十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一

寒香館

日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准暫假數月扶輓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着遣官暫署應署官

職各速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

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本部題覆等因順治十六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楊茂勲着前往暫署河務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

到臣該臣一面催督大挑一面料理積案至于每

歲修防伏秋工程例在春月覈銷估計臣嚴催各

屬凡有送到詳冊照例覆覈具

題不敢延緩其有未經送到者節序相催時不可失

應聽署河臣楊茂勳到任陸續銷估今署河臣已

於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抵濟除臣原領到坐名

勅書一道照舊遵藏外所有

欽給關防一顆

令旗牌六面副并文卷書吏員役等項專差標下中

軍副將兼管中營事楚進功濟寧州知州陳翼翬

於二月二十五日賁送署河臣楊茂勳接受管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二

寒香館

至於各屬河工險要修防事宜並錢糧夫料歷年

成例自當備細傳告以仰副

皇上軫重河漕至意臣扶送母輓定於二月二十九日

解纜南行抵家之後營塹事畢即當遵

旨回任臣謹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犬馬微誠不勝戀戀所有交代日期理合奏

報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題三月日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三

寒香館

祭葬事畢謝 恩疏

奏為微臣父母蒙

恩祭葬事畢恭陳謝悃事臣遵

旨躬扶母輓回籍治喪接閱邸報禮部覆臣陳乞

卹典前疏奉

旨朱三鳳沈氏着與祭一壇造墳安葬欽此該臣於本

年七月內領到金華府遵給造墳銀四百兩八月

內已經合葬又該署金衢嚴分守道事金華府知

府臣孫丕承於九月初六日躬赴臣寓宣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四

寒香館

諭並祭臣父三鳳臣母沈氏訖隨當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猥以謏劣起自寒微

主春虛膺實切負乘於余影親恩未答徒悲風木於庭

闈乃者烏鳥微情日昧陳籲仰蒙

皇上鑒照不遺曲垂矜憫特賞贖官之罰俾伸喪事之

情

曠典奇遭古今僅見而涓埃之報莫展

覆載之施洵加臣父三鳳母沈氏

龍章既邀錫命之榮馬鬣更荷

匪頒之賜酒肴芬苾疑承甘露於

九天

綸綍輝煌恍照春陽於夜壑荒原茂草並有光榮白叟

黃童咸知感泣在

國家教忠有本或不嫌

令典之從優而臣子揣分知盈能無愧

洪慈之罔極總使頂踵可竭終虞

高厚難酬自是臣累代高曾人人願效乎結草一門子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五

寒香館

姓世世永矢乎傾葵况此生沒齒之年敢自墮捐

軀之節除臣一面遵

旨束裝定於十月初二日啓行赴任俟受事後另疏恭

報茲恭承

恩卹理合具疏陳謝臣引領

闕廷無任銜戴銘鏤萬感萬叩之至

順治十七年九月初七日奏十月 日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恭報受事日期疏

題為恭報微臣到任受事日期仰祈

睿鑒事先該臣額

恩堇母具有微臣祚禪已近等事一疏奉

旨覽卿奏具悉至情特准暫假數月扶輓回籍事竣仍

作速赴任料理不必請代河務着遣官暫署應署官

職名速開具奏該部知道欽此嗣於本年二月內與

署河臣楊茂勲交代扶輓南行治喪事竣不敢稽

延隨於十月初旬遵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六

寒香館

旨北發十二月初三日抵濟准署河臣苗澄咨差標下

署中軍寧左營遊擊吳良棟濟寧州知州陳翼鶚

齎捧

欽頒關防一顆

令旗令牌六面副并書吏文卷等項移送到臣臣謹

望

關叩頭逐一接受管理訖竊臣以至庸之才肩至重之

任拜

命數載止於循分自効實無尺寸建豎可以上副

特達之知茲者恪遵

成旨仍總河務閱歷之後益愴愴焉隕越是懼仰惟

皇上之訓諭懇懇赫若箴銘

皇上之恩遇殷隆淪於肌骨臣亦惟刻刻服膺晷刻盡

瘁以庶幾竭犬馬之愚効萬一之報而已除衙門

應行事空容臣次第料理外所有到任受事日期

理合恭

報伏祈

睿鑒施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七

寒香館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題本月日奉

旨該部知道



迅催道臣赴豫疏

題為河事耽延日久道臣到任無期懇祈

勅部迅催赴豫以保運道事竊照河道修防俱有節序  
先事不周則終年貽害臨期失着則補救彌難况  
刑名錢穀地方責任大小一體而獨治河之事夫  
料藉之各屬過誤專在河員以故其餘道府各官  
痛癢不關意見相掣急者徒急而緩者自緩非得  
練習之才刻刻綢繆而又能挺身任事勞怨不辭  
以支撐于衆口紛紜之際未易勝任而愉快也查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八

寒香館

河南管河道一官乃通省要領自徐必達被論去  
任未幾盛治又以病辭去夏至今皆係代庖近則  
據兩司詳批行南河同知兼理事權未免不一呼  
應終是不靈臣閱十七年十一月內邸報前缺已  
推寧紹道荆世爵陞補即使旦夕抵豫而其人之  
才否未卜河之肯綮未詳猶不免有玩愒之虞乃  
道路相隔杳爾無音轉盼挑伏難免貽誤除臣一  
面咨催外但恐寧紹現係用兵重地萬一未卽離  
任懸缺以待整頓何期仰祈

勅部嚴限本官星速赴豫任事庶監司不致久曠修守

賴以責成所關河政非細故也伏乞

睿鑒勅部施行

順治十八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荆世爵着速催赴任吏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九

寒香館

恭謝 天恩

奏為恭謝

天恩事該臣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為各屬

勸賑事竣官民捐助難泯謹據冊題

報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覆

戶部題覆清運總督蔡士英題前事等因順治十

八年四月初五日奉

旨是朱之錫着加太子少保蔡士英着加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照舊管事餘依議欽此欽遵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

寒香館

移咨到臣該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謹

恩外伏念臣草茅一介游被

同恩荷蒙

先帝拔擢總理河務才微任重瘼癘已多茲復蒙

旨賑卹仰荷

皇上錄及對非

特頒寵命晉秩

官階以臣子當盡之常微

國家異數之典省循非徒不勝悚惶惟有夙夜毚勉

益勵匪躬以無負

高厚於萬一而已臣無任感銘踴躍之至

順治十八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

寒香館

親勘王家道口工疏

題爲估計考城王家道口十八年歲修工程錢糧事  
該臣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內復任適當運河小  
挑之期嚴催各屬絕流興工仍親詣開河逐節勘  
視一面通查十七年伏秋以後黃河水汛各案并  
調附近司廳等官面訊情形備行該司道親詣勘  
估造冊具詳臣酌量緩急分別批允駁正一面於  
三月十五日由山東河南以至江南淮徐所屬各  
州縣黃河兩岸查閱各工直抵揚州方回于四月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二

寒香館

十九日行至高郵州接准工部咨爲估計考城王  
家道口十八年歲修工程錢糧事都水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奉總督題  
前事等因順治十八年二月初五日題三月十二  
日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三月十三日抄到部送司  
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  
之錫疏稱考城縣王家道口頂衝直射堤岸坍塌  
危險可虞

題估料價土方銀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六錢四分

第估計工程務須該道親行赴工勘估工料始無

冒破案查本工十七年歲修止估銀四千四百四

兩零今十八年估至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六錢

四分雖所用工料其中有多寡不同但止憑縣冊

開報恐有虛冒相應再行查覈仍請

勅下總河臣一面及時先行領銀修築一面嚴檄該道

親赴本工勘驗逐一確減估計據實具

題以憑議覆可也等因順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二

寒香館

題三十日奉

旨河道設立總督原宜總覈屬官稽察工程俾無冒濫  
今王家道口一工估銀一萬一千二百餘兩較十七  
年歲修估銀太多朱之錫未經詳覈止憑縣冊輒爾  
草率具題豈是委任總督之意大不合理仍着朱之  
錫親赴本工勘驗另行確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移咨到臣臣跪誦

嚴繪不勝悚惕隨由清河縣登陸馳赴考城縣王家道  
口工所率同管河道荆世爵及歸德府府廳各官

覆加勘度本工西頭第一段長一百三十丈大河  
竟從南來直衝北壩套壓難紮第二段長一百一  
十丈去年大濬北掃埽個墊陷舊壩去堤原闊十  
丈塌去六丈幸加埽塘無虞臣查署河臣楊茂  
勲於十七年七月內具有彙報黃河水汛一疏已  
經

報明在案第三段長一百四十丈內九十丈係初估生  
工去年塌去堤下土壩六七丈不等曾採民柳下  
埽搶護第四段生工長八十丈去歲崖岸坍去四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四

寒香館

五六丈不等今離堤餘岸不及丈許自此以東河  
勢方折而南去委因河溜斜射東北二段以下逼  
堤漸近堤內地形既窪又多衝決故道倘使潰嘴  
而出則全河北徙收拾不易誠不得不備埽防禦  
以保萬全總之黃河萬里建瓴勢如奔馬倏漲倏  
落呼吸變遷所以險工原無一定之形估費亦無  
一定之數臣歷查河南歲修舊案不但隔年之例  
不能盡同卽一歲以內亦有未可預必者如祥符  
縣魁星樓一工節年不估十五年因河勢陡變估

銀一萬九千餘兩後以引河挑成止報銷銀三千  
一百餘兩又陽武縣潭口寺一工十三年估銀一  
萬二百餘兩本年清明之後水發埽蟄又續估銀  
九千六百餘兩卽王家道口一工十三年因全河  
歸故估銀一萬四千三百餘兩十四年估銀九千  
九百餘兩十五十六十七三年估數亦多寡不等  
工小則省工大則增臣固不敢任其糜費以耗河  
帑然亦何敢過事撙節以致工料不敷倉猝無備  
悞運道而妨大計哉至于不肖官吏倘有侵冒臣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五

寒香館

查訪得實定行

題參斷不敢少爲姑息也所有本工估計埽個銀兩  
數目先據該道原冊已經送部相應仍飭道廳等  
官照舊預備修築外臣謹將遵

旨勘驗情形據實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八年五月十七日題六月二十五日奉  
古工部覈議具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估計考城王家道口十八年歲修工程錢糧事  
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  
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覆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  
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考城縣王家道口十  
八年歲修工程先據總河臣朱之錫

題估料價土方銀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兩六錢四分

隨該臣部查得估計工程務須該道親行赴工勘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未

寒香館

驗工料始無冒破但止憑縣冊開報恐有虛冒仍  
請

勅下總河臣一面先行領銀修築一面嚴檄該道親赴

本工勘驗具

題奉

旨咨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臣跪誦

嚴諭不勝悚惕隨由清河縣登陸馳赴考城縣王家道

口工所率同管河道荆世魯及歸德府屬各官覆

加勘度本工一段大河直衝北壩套難緩二段

大溜北掃塘護無虞三段四段委因河溜斜射東

北不得不備埽防禦以保萬全臣歷查河南歲修  
舊案如祥符縣魁星樓陽武縣潭口寺及王家道

口等工十三四五等年估數亦多寡不等工小則

省工大則增臣固不敢任其糜費以耗河帑然亦

何敢過事撙節以致工料不敷所有本工估計埽

個銀兩數目仍飭道廳照舊預備修築謹將遵

旨勘驗情形據實具

題等因前來查得王家道口工程既經總河臣朱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七

寒香館

錫率同道府各官親勘與前無異所估工料係約  
估之數應有餘剩仍請

勅下總河臣朱之錫責令該道嚴加撙節俟工完之日

造冊

奉銷倘有不肖官吏侵冒者立行指名

題參以憑從重議處可也奉

旨依議

特參怠玩有司疏

題爲特參怠玩有司以飭河政事竊照河官督理工程印官辦集夫料此係歷來成例屢經前河臣楊方興

題明在案查邳州南岸水玉堡一工去歲因舊堤塌斷估築月堤一道離河二百餘丈伏秋之後河從地底漸漸南侵地陷作河新堤亦與之俱塌水長漫岸必致橫溢四出又該州董家堂一工北近州城河勢漸逼署河臣苗澄曾據官民條陳有遷城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十一

寒香館

避河之

請見在奉

查議兩工危急勢同壘卵而五工頭青墩營兩工亦俱關運道通塞爲印官者不知宜何如急切拯溺救焚詎意該州署事徐州州同王大臣視同秦越漫不經心水玉堡雖寧縣協築工二百四十丈百計催呼幸而報竣而該州分內河道人夫寥寥反致延緩董家堂諸工捲埽需料原派買柳枝六萬餘束本官催比無術臣于四月過邳尚止完過三

分之一以致河官屢次告急無米難炊轉盼伏秋倘有衝決貽誤運道民生干係非小除臣嚴檄催徐道督飭催集夫料立濟急工外所有本官怠候河工相應特疏糾參伏乞

勅部從重議處施行

順治十八年二月 日題 月 日奉

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寒香館

特參關茸司官疏

題為特參關茸司官亟請

勅部另差以重河防事竊照南河所屬外河則有王公堤天妃壩五大險工以及太行老堤兩岸數百里要害內河則有天妃閘以至瓜州閘四百里運道而巨湖相連一望瀾漫南江東海尤為萬水歸壑之地中間督察察屬區畫修防責綦重矣且遠在東南距濟千里所恃以協力分猷者實惟該司是賴乃南河分司陳天清奉行文移率致沉閣及至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壬 寒香館

嚴催送到又多含糊草率屢費批駁道途往返動經月餘臣頃者南巡見其語言遲鈍神情寬緩詢以河務肯綮之間亦復茫然河工何事南河何地即使精明奮迅尚恐拮据不遑而可容才力不振之人因循貽誤哉臣目擊既真相與共疏

題參仰請

勅部照例議處并請

勅下工部速差別員勒限赴任庶綜理得人而河工不致廢墜矣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八年六月 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陳天清着議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壬

寒香館

恭報督催糧運疏

題為恭報微臣山巡臨德督催糧運事竊照重運船隻關係軍

國急需節節嚴催難容刻緩臣於正二月間料理小

挑臨濟一帶悉經身親勘閱其開河以北原難絕

流亦經屢檄撈濟及多置木閘以備亢陽嗣于三

月中旬巡歷黃河先在途次慮恐濟北各船逗遛

濡滯特委標下中軍副將白璧賁捧

令旗自濟至津督同司道廳印等官逐程鞭驅仰副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主

寒香館

節次嚴催之

臣於五月間回署料理銷估各案查據濟寧州天井

開報於五月二十五日止已催過重運糧船三千

一百零四隻節次北上訖復據臨清鎮揭報於五

月十三日止已催過德州境糧船一千七百五十

六隻節次北上訖河水多者十餘捺少者亦不下

漕規六捺之限船糧俱各通行無阻何期本月二

十五日據北河分司呈稱江西吉安九江等幫船

大載重吃水至十二捺見在臨清開外阻壅後經

今已催有剝船自應嚴催前進但天道久旱

亦漸消落本司一面呈報一面開放蜀山海水接

濟等因到臣臣惟臨清口外河身既濶來源甚微

早熯已久運事所關憂心如炙當即差官守催衛

河分司查勘衛河上源導引接濟又差官守催北

河司道隨宜疏濬并安設木閘集船起剝仍特委

泉閘分司駐營南旺督閉柳林南閘數日使汶水

全注于北以濟口外重船臣拜疏之後即於本日

星赴臨德親行查督務期設法疏通無誤飛輓所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主

寒香館

有外河水勢及催過重運船糧

聞外謹將山巡催運日期具

報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八年

旨



辭理刑名疏

題為題明事順治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准吏部咨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題

前事內開查臣部事件有奉

旨行各巡按查覆者正在行都察院轉行聞該院為違

論陳言一疏停止按差請

旨將巡按自理事務交付撫臣其臣部見今咨院者盡

行發回相應

題明將一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王

案查

勅巡按事務改咨該撫其經該撫題參駐款各官奉

旨提問者相應咨行該督審擬可也等因順治十八年

五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移咨知照案呈到部

移咨到臣該臣看得臣衙門所轄黃河河南除浙

江止有錢糧外其于係河道修防者北直河南山

東江南各不下數千里早則懼淺漲則憂衝竭

道路之日多而寧虞衙門之日少一應公文遠出

既難盡携投遞亦無定所况當奔馳之餘案牘停

積拮据靡遑原與地方總督不同茲准部咨撫臣  
題參各官應行該督審擬查奉

旨察議各案臣衙門間有奉行者臣固不敢諉卸但審

擬刑名文牘浩繁批駁往返即山東境內臣以終

歲奔走之身冒昧承辦顧此失彼尚恐不免若再

加以隔省鞭長不及不惟有稽

欽件萬一河防運務因之耽延則軍

國所關實不得不鯁鯁過計也臣謹據實

題明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王

案查

奏鑒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八年六月 日題七月初八日奉

旨該部議奏

吏部覆前疏

通為題明事該本部覆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吏科抄出河道總督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部送司相應議覆案呈到部

議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臣所轄黃運兩河其于

係河道修防北直河南山東江南各不下數千里

竭蹶道路之日多寧虞衙門之日少一應公文案

牘停積拮据靡遑若再加以隔省鞭長不及不惟

有稽

欽件且河防運務因之耽延等語案查本年六月內奉

有巡按既裁巡撫奏應令何衙門何官審擬之

上諭隨該九卿科道會議將河南山東巡撫奏事件

責成河道總督擬議奉有依議之

旨在家不便更改仍應遵前

旨奉行可也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一

壬

寒香館

旨依議

河防疏畧卷之十二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 沁堃公輯

呈報清口倒灌疏

題為呈報淮弱黃強清口倒灌事順治十八年閏七

月初二日准總漕臣蔡士英咨稱照得漕旋大兵

已抵江寧今據河官報稱運口於七月二十九日

興工築壩恐大兵不日雲集除咨會二省郎部院

將築壩緣由轉移統兵大人星速前進外第此官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一

寒香館

兵已經在漕駐防五載值今回旋跋涉萬里歸心

如箭迫欲前進合咨煩為裁酌或飭令司道河官

一面齊備料物收拾興工仍畱過船缺口俟兵船

一過築完似覺兩便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清口黃

泥倒灌并撤行司道勘議築壩緣由前已經臣題

報在案續據司道廳官呈稱築壩一節非奉

俞旨兵馬船隻不能禁其往來等因該臣一面批行估

計興工復慮南來漕省兵船屈指可到此壩一築

誠恐秋漲未過兵船經臨外河既無船更換而軍

行又未可以久待事在兩難臣隨於七月二十六日一面咨達工部一面星赴清口與總漕臣商酌具

題行至桃源縣隨准總漕臣咨稱應候兵船過後築完臣於閏七月初二日抵口勘得黃水盛漲淮水已退回十八里據司廳稟報濁流由口外通濟閘南行至高郵約有二百餘里築壩日遲一日則沙灌日多一日而各船雲集萬難久停淮干勢又未便築斷除臣一面嚴督司道等官多集夫料立將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二

寒香館

高堰高良澗周家橋淮水南洩開口築塞完固使淮盡數東注并多製濬淺器具以待水至協力疏導制沙濟運但恐上源久旱淮水微盛不能預必容臣續行題

報至於口壩工程仍留過船金門雖無救於淤灌而兵船過後勘議挑濬固亦有不吝不築者統俟該司道詳估到臣覈確另

題外謹將勘過運口情形并與總漕臣蔡士英會商築壩緣由據實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八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古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三

寒香館

呈報水勢疏

題為呈報水勢事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初七日據邵  
宿河務同知張四維揭稱本月初六日蒙中河分  
司信票照得秋黃盛漲董口倒灌淤至三壩目觀  
心寒除一面行令該縣辦料築壩修防外仰屬速  
赴董口嚴督併力修築務保萬全等因蒙此卑職  
卽刻赴董口料理俟疏通之日另文再報等因到  
臣臣隨飛檄嚴飭司道廳印各官料理去後續於  
本月初十日據中河分司劉世身呈稱本月初五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四

寒香齋

日據宿遷縣主簿杜榮春揭報黃水自初四日起  
至初五日已時止陡漲一尺二寸黃水內灌本司  
星夜飛奔至二鼓時方到董口立見黃流愈漲洶  
湧異常黃強清弱倒灌已逾二壩本司慮恐淤澱  
立行廳印分頭催辦物料督率官夫捲埽堵塞頭  
壩已於初八日閉合龍門訖俟黃水消落開壩放  
水所有董口開壩日期合先呈報等因到臣該臣  
看得清口者乃黃淮交會之所而董口則清與黃  
交會地也伏秋以來黃漲非常各屬隄防在在告

急而今歲山東河南一帶元旱日久水勢微弱黃

流帶沙而行一經灌入水落淤停卽成中梗臣坐  
督淮干閉塞周橋等閘本月初六日已報完工而  
數日內黃水更漲二尺有餘反將淮水阻回二十  
五里臣方憂心如燭而董口忽又有淤灌之報除  
清口見在黃流內注舟楫通行俟黃勢消落酌議  
挑濬臣誠恐董口沙灌漸遠疏通不易一面嚴檄  
該司道築壩攔黃據報已於初八日閉合龍門訖  
但黃水長落無定惟在相機啓閉保護全漕至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五

寒香齋

南來兵船屈指將到臣思董口築斷運河之水下  
無出路勢必傷攻湖壩東趨駱馬湖而與黃河之  
漲水合兵船倘至自當權宜開導以濟北上臣仍  
一面星赴督勘外所有董口築壩緣由既經該司  
廳呈報前來相應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八年 月 日題 月 日奉

青

清口開壩疏

題爲呈報淮甯黃強清口倒灌事該臣移咨總漕臣蔡士英咨開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初八日准總漕部院咨准鳳撫部院咨開演旋兵船先到江寧者的於初七日北上未到江寧者尚無定期等因准此案照清口築壩前准咨商畱缺以待兵船是以暫停工役但南來兵船已自江寧起行者固可計日而待其未到江寧者尚無定期若前船一過卽築又恐後船繼至未免亦誤軍行貴部院該切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六

朱香館

舟諒有確畫相應移商或前船一過卽築或俟兵船過完然後築壩照依順治十年淮揚大挑之例估計挑浚統俟定議以便轉行勘估預備軍漕兩利等因移咨去後又該臣移咨內開案照清口黃流內灌亟宜築壩遏黃特以滇省大兵前船已抵江寧指日經臨未便久候不得已暫停工役但在後兵船茫然無期而黃水日灌漸遠沙淤漸多淮楊河道三百餘里將來疏通維艱目今黃水更漲內灌愈急運道重大本部院晝夜憂懸不得不懇

懇過計除檄司道勸議築壩通詳外合再移商等

因移咨去後續於閏七月二十六日准總漕臣蔡士英咨稱准總河部院咨前事等因爲照見過南來兵船乃移駐貴州之兵其雲南大師尚未聞有到省日期築壩一事恐難久待等因准此又據淮海道張尚呈稱會同山清河務同知賈雲龍西河船政同知孔貞來公赴總漕蔡部院蒙諭照舊調撥五工高堰清河徭募等夫并查應用各料先着孔同知在口料理築壩又慮築壩之後回空俱無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七

朱香館

去路訪得先年築壩時空運糧船曾由周家橋開投高郵湖入運河隨令山清同知親由周家橋開起至高郵湖出口一帶探度果否通行以憑開闢至運河淤淺處所俟勘明并估計大挑另文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清口倒灌并築壩畱缺以待兵船已經臣前後題

報在案嗣以重口報淤臣星赴督勘目擊黃水有長無消因思清口雖往年亦有黃灌不過暫溢之水隨發隨退尚不免大費工力今歲淮流既微而黃漲

非常爲時甚久若不急行築斷則沙淤口積挑濟愈難是以與總漕臣蔡士英會同商酌今准咨稱雲南後發兵船抵淮無期提司道呈報現在料理築閉且云訪之宿老先年築壩之時回空船隻曾於周家橋由湖入運已擬一面查勘倘果可行船更屬妥便卽或水勢無常而運道重大閉壩攔黃萬難再待至築壩之後乘時大挑以濟新運皆目前急着不容刻緩者也臣現今奉

旨候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八

奏查節

欽遣部臣踏勘河工除一面嚴檄司道等官勘估大挑候詳到之日覆覈具

題仍委臣標右營遊擊張順貴捧

令旗赴淮督催外所有清口閉壩緣由相應具疏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八年 月 日題 月 日本

旨

覆河夫第一苦累疏

題爲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據末議仰請睿鑒事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准工部咨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河南巡按李粹然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正月十四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除自首地畝漕米鹽引草豆等項應聽該部議覆外該臣等案查河南河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九

奏查節

工夫役總河臣朱之錫於順治十六年十月內題覆河南前任按臣李及秀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與臣部右侍郎張縉彥題爲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一疏會同該省撫按詳酌地方遠近

照地坐派漸遠漸加分爲三分數年之間始一輪

流調用業經臣部於十二月內題覆如議永爲定

例奉

旨遵行在案今按臣李粹然條議六事內稱河夫之均派酌調立法稽查定期更替以及修濬內河四款

俱臣與河撫諸臣可以酌妥徑行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銜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二事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極衝極疲州縣駐兵養馬處所總河臣

前覆二疏俱載有酌量均勞在該道府臨期詳奪

酌減之語今以銜途州縣與自首地畝夫役俱各

免派相應請

勅總河臣會同河南撫按詳酌具

題以憑議覆可也等因順治十七年二月初七日題

初八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

宋香館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備行河南布

按二司并管河道逐一查議去後今據河南布政

使徐化成呈稱蒙此遵卽移會管河道會查確議

嗣准管理河南清軍驛傳帶管河道事按察司僉

事陳士本牒呈查看得修防河工人夫首在要務

稽查往例小工本府協濟中工本省協濟大工隣

省協濟遵行已久然黃河利害惟開歸二府爲最

凡遇堤岸卑薄河流衝刷預估修築多照小工事

例派調本府夫役近河人民實屬偏苦蒙前任李

按院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一疏嗣後修築

河工僉派夫役酌地方遠近熟地多寡照地坐派

漸遠漸加永爲定例奉

旨遵行在案至於駐兵養馬處所亦有臨期量減之議

今蒙李按院疏開銜途州縣與自首地畝河夫亟

應全免查得通省自首地畝正供旣且難辦河夫

並無僉派止照舊例行糧熟地起夫再查十七年

歲修各工共計用夫一萬三百八十九名行據開

封等八府并汝州照依地方遠近途路衝繁酌派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一

宋香館

去後內開封府屬祥符陳留杞縣延津四縣該府

冊開次衝俱十歲其二新鄭鄭州榮澤許州臨潁

襄城鄆城禹州八州縣該府冊開極衝俱十歲其

三彰德府屬安陽磁州湯陰三州縣該府冊開極

衝俱全免訖衛輝府屬汲縣新鄉該府冊開供兵

養馬衝途俱全免訖懷慶府屬河內等六縣該府

冊開駐兵養馬俱量減三分之一南陽府屬南陽

新野裕州葉縣南召五州縣該府詳稱饑饉災傷

衝途俱全免訖汝寧府屬確山西平遂平信陽四

州縣該府冊開極衝俱當減三分之一以上八府一州除供兵養馬餼饘災傷衝途州縣減派外止實派夫九千七百九十五名較之本年歲修各工原估夫數尚少夫五百九十四名無可再派惟是酌量工程緩急通融修築以旱河工既竣各該府查議應減應派夫數前來似無偏苦擬合移會等因准此查來文所議與原數未符復駁移會河道覆議去後今准帶管河道陳僉事滕呈查得李按院疏開衝途州縣與自首地畝河夫亟應全免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一

寒香館

慮之至悉但經各府自議前來本道難以更張且查前詳業經呈報各部院批詳在案似難另議擬合回覆等因到司准此該本司會看得兩河地方年來水旱頻仍災傷疊告加以供億繁難苦累至甚非加意撫恤休息無期前疏既悉無容贅矣惟是自首地畝刈獲原未有年一時兩課並徵必至捉襟而肘露餉民力不贍復就拋荒當事者安得不為過計乎是以前李按院具題寬免該屬至論故議之者或應緩之於三年俟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五

寒香館

於五載俾物力稍裕仍照例均派斯為當耳至衝途如磁州安陽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榮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樂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等二十餘州縣兵馬駐牧往來絡繹方苦供應之不暇豈能復肆力於築防故各府或議之於全免或十減其三或三分而減一雖因時揆度然非畫一尚未盡善相應照依前疏一例免派總計其夫之多寡改派於偏僻州縣庶勞逸得均而河工無悞也再如懷慶府屬量免三



分之一彰德衛輝南陽三府詳以所屬非衛州縣  
各以協濟繁難曉曉稱苦原疏未載似未便議及  
但查懷慶彰衛乃駐兵輪牧之區供辦糧料草束  
即各府僻邑協濟在所不免嗣後駐兵養馬處所  
協濟供應州縣或可免其三分之一以示體恤特  
因府詳而併及之是否有當統祈憲臺會酌具

題等因呈詳署總河臣苗澄批詳衛邑免夫應查某  
州縣實係駐兵養馬與頂衝次衝地方從長酌議  
畫一以均勞逸其自首地畝必須議定年分亦照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四

案齊館

例均派俱勿作游移之語至於協濟州縣不便稟  
接此例仰司作速議妥確詳立等會

題仍候撫按兩院詳行繳批行去後未據回詳前來  
該臣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復經檄行查催  
內開照得河防疎虞則梗塞運道夫役失悞則貽  
患河防利害相因事非小可前准工部咨爲前李  
按院具

題河夫第一苦累等事內開自首地畝與衝途州縣  
駐兵養馬免夫緣由檄行該司道會議已久乃州

縣已私自便鮮有急公司道利害不關只知討好  
以致紛紛聚訟訖無成議屢據回詳其間參差難  
解者不止一端如自首地畝一項本部院前  
題覆河夫徵派當更一疏通省共定成熟地畝夫數  
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名此在十五年以前買撫  
院

題報開墾自首地畝事在十五年以後又十六年七  
月內據布政司詳爲河工偏累事內開首墾地畝  
暫免雜差緣由本部院隨批如議新首地畝准暫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五

案齊館

免派夫以寬民力是現在河夫原未派及自首地  
畝況地方雜差不止河夫一項遲則俱遲早則俱  
早何必專專在於河夫較量三年五載此難解者  
一也前

題夫數既在未報首地之先昨據彰德府詳內臨漳  
縣涸稱原有自首地若干頃再減河夫八名林縣  
涸稱自首地該夫二十七名應再減派武安縣涸  
稱自首地該免六名待十年後再派涉縣涸稱自  
首地該免二名若係首地十四年何故報作成熟

明係乘機潤賴此其目中尚知有憲法乎此難解者二也本部院前

題河夫徵派疏內原云真正駐兵養馬州縣方准免派每年不過一處兩處若止云衝途則各有各差該司道乃不能於本差內酌僻濟衝自爲調劑至河工乃軍

國第一要務反專意抹殺此項以償別項徭役之苦此難解者三也且止是兵馬經由大道同一極衝不應復有等差乃開封府屬自開十減其二十減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七

案香館

其三懷慶府屬汝寧府屬自開量減三分之一彰德府屬衛輝府屬南陽府屬則竟稱俱全免訖明係急公有司酌量刪減泄玩州縣借口要求而該司道亦止憑其自說自免並無一語從中剖決卽據上年歲修較之原估夫數已少五百九十四名無可再派萬一河工再增豈河官有遣神役鬼之法能爲

朝廷保河且該司詳內云改派於偏僻州縣不知有何偏僻州縣肯爲若等季代桃僵不費口舌慨然

應役乎此難解者四也前李按院條陳不過亦提賴於出夫州縣任意申詳採掇具

題部覆以原非定議故復行本部院與撫按兩院再行詳酌所難任怨非難市恩免者雖免必使出夫者心服萬一工多人少再議增夫又必使額外加添代爲應役者心服然後可而該司移會河道文內有云應該全免因何開寫減派似與原疏有悖信如此說則當日部覆竟應依允而又有此番詳酌議覆不幾多贅乎此難解者五也原疏內二十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七

案香館

二州縣十七年未經全減夫數已苦不足此外州縣復又藉口協濟紛紛抗夫年來供應繁劇該司道不得不爲均調既爲均調則各州縣耳苦必至不甚相遠况協濟乃該司所派軍需益多派協益廣州縣盡數協濟亦將盡數減免河夫乎此難解者六也有司之抗玩已甚同舟之振刷無聞必待河官束手河事債賴且無論數百萬儲糈倘致中梗可爲寒心卽如大王廟塞決請動

內帑數十萬通省於歲修外解夫運柳勞擾數載彼

時猶得告衝繁求減免否本部院重擔在身不得不矢口傾聽大聲疾呼爲此牌仰司道即便會同細察全牌將河夫第一苦累疏內免夫緣由悉心參酌自首地畝不止河夫一項雜差應否俟別項徭役通行科派之日然後一體僉夫真正駐兵養馬州縣是否每次不過駐劄一州一縣境內每年不過一次兩次必須於次年內開明某年月日某起大兵在某州縣養馬若干日應出夫役方准全免其李按院疏內銜途二十二州縣或量免十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大

宋齊館

之幾此外不得借口協濟次衝濶申抗誤如或異時先衝後僻仍聽該府查確報奪一面議妥通詳具

題一面嚴飭醉夢州縣遵照該管衙門起調夫役如期解工如有仍前藐玩別申求免及遲誤缺少者立刻報參經承拿解處死仍查批發管河道據彰德府詳內各州縣既係未報首地之前派定夫數如何濶稱內有首地應免等語明白報奪其有量減人夫據該司詳稱該派偏僻州縣應派何州何

縣并議確報檄行去後復又屢檄嚴催今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據該司呈稱蒙此遵依隨行所屬確查去後今據開封彰德衛輝汝寧等府覆議各詳到道據此該署管河道南河同知崔維雅看得中州苦累原在養兵養馬而兩河積苦尤在徵夫辦料是供兵者固煩戢民之脂膏而治河者亦竭地方之筋力均是苦海誰是樂郊須彼此通融庶衆擎易舉若曰我供兵者也應免河夫誰爲同舟共濟又曰我臨河者也應免供餉勢必呼庚可虞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五

宋齊館

卽云銜途孔道驛驛煩苦不堪重僉夫役但河工正在煩劇而夫數又必加額累至僻途念僻途何堪重困耶稱苦稱難盡在兩河如云極重當返隔至偏苦難支事干

國計民生豈合左右分租惟於萬不得已之中少加參酌調停之法除自首地畝已經三載俟來年照例派夫外查安陽汲縣新鄉襄城四縣果上年真正駐兵養馬下年夫役應議全免若本年未經供兵養馬次年照額均食著爲定例查榮澤縣大兵

往返過渡動皆數日每年所過不啻數十次較雇兵養馬更苦夫役應議破格豁免如湯陰淇縣磁州鄆州新鄭禹州葉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州等查係極衝州縣夫役酌減十分之三如祥符陳留杞縣延津長葛等查係次衝縣分夫役酌減十分之一至胙城獲嘉等縣係協濟縣分不便援例議免總之減一分亦獲一分輕便但河夫約減千餘而興工急須長計惟是酌量工程緩急通融修築以果河工如河勢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壬

宋齊館

平緩工程無多止用開歸二府夫役修築自不輕調外若需用協濟將五百里內三分中先調一分如不足用然後調取二分如此則開歸既不苦於偏累隣府似亦不失等差其五百里外者距河雖遠然有塞決大工必至通省隣省攤派倘邀天之幸止是協濟歲修則二三年之間始一調用如遇大工夫役不敷臨期再行通計可也除呈總河部院蒙批仰移布政使速詳以憑具

題等因詳批到道蒙此擬合移會請煩查照酌轉等

因牒呈到司准此該本司會看得豫省夙號天中衝繁實倍他省而最苦者無如駐兵養馬與夫河夫辦料之役也况連年水旱薦臻空匱流離倘至其極是以蒙李按院題

請議寬其為斯民之計不得不從長斟酌以期適宜既經管河道酌議具覆擬合轉呈等因呈詳到臣該臣票開安汲新襄等四縣如本年未曾駐兵養馬是否或照極衝次衝之例或原不係衝途務要據實聲說免致不均復行妥議去後今據該道呈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壬

宋齊館

該本道看得安陽汲縣新鄉襄城四縣原係衝疲之邑上年俱經駐兵養馬夫役已議全免若本年不曾駐兵養馬夫役應比照極衝之例酌量除免三分示以體恤擬合呈詳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黃運兩河乃軍

國重計所關運道不可一日不通則黃河不可一日不治民力雖勞勢固不得以姑息之見而貽阻墊之憂者河南夫役屢經部覆行臣會同撫按臣通長計議臣已於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疏內議

定歲修工程俱照熟地每十五頃募夫一名離河  
遠者各以百里爲率加地減夫節奉

俞旨遵行在案倘有真正駐兵養馬極衝極疲州縣司  
道原議臨期詳請酌減而按臣疏稱宜有一定之  
例臣准部咨行提司道從公酌據云嗣後安陽  
汲縣新鄉襄城四縣如果駐兵養馬者次年夫役  
准與全免榮澤縣雖從無大兵駐紮然係渡河要  
地相應十免其六其餘極衝如湯陰淇縣磁州鄭  
州新鄭禹州葉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三 寒香館

西平遂平確山信陽等州縣併安陽汲縣新鄉襄  
城四縣未經駐兵養馬年分俱量免十分之三次  
衝如祥符陳留杞縣延津長葛等縣量免十分之  
一如此則河工庶不致於坐誤而民力亦可因之  
少均至於自首地畝各屬誠恐本年行差所以紛  
紛申控今司道議照三年起科例俟康熙元年方  
行派募其於恤私急公之義庶爲兩得似應允從  
既經司道會議前來臣謹會同河南撫臣彭有義  
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八年九月初六日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河夫第一苦累等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  
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九月二十一日抄出到部該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三

寒香館

臣等案查河南前任按臣李粹然於順治十六年  
十二月內條議河南河工夫役將衝途與首地免  
派隨經臣部請

勅總河臣會同河南撫按詳酌具

題奉

旨咨行去後今據總河臣朱之錫會同河南撫臣彭有  
義疏稱嗣後安陽等四縣如果駐兵養馬次年夫  
役准與全免榮澤縣係渡河要地相應十免其六  
其極衝如湯陰安汲新襄等州縣未經駐兵養馬

年分俱量免十分之三次衝如祥符等縣量免十分之一至於自首地畝議照三年起科例俟康熙元年方行派募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河工夫役既經總河巡撫分別衝緩州縣酌免分數相應如議至於自首地畝以前開墾者照三年起科例令於康熙元年為始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二

十四

奏

河防疏畧卷之十三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闕里屬員孔貞來起元訂  
稽山後學徐 沁塾公輯

覆河防利弊六款疏

題為恭陳河防利弊以備

採擇事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山西道試監察御史余縉題前事等因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題十月初三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一

奏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月初五日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河南河工先經總河臣朱之錫題為特議建設柳園事又河南前任按臣李及秀題為河夫之徵派當更等事又臣部前任右侍郎張縉彥題為河工

國之大政等事又河南前任按臣李粹然題為歷陳堡夫之劇累等事俱經臣部題覆奉

旨遵行在案今據臺臣余縉以疏鑿宜講採青宜禁濱河居民宜卹遠郡夫役宜免堤柳護視宜勤場廩

舊制宏復六款條議前來查得條議數款關係河道但應與應革臣部難以懸議相應請

勅總河臣會同河南撫臣查照疏開各款逐一詳酌妥確據實具

題以憑議覆可也等因順治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

呈到部移咨署河臣苗澄准此隨經備行河南布

政司管河道查議去後該臣復又屢檄嚴催嗣據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二

案香館

布政使徐化成署管河道南河同知崔維雅會詳前事呈稱查看得黃河一役歲費數萬金錢曾不得一勞永逸之計非糾繆之未善誠水性之靡常耳然非局中之人身親經歷必不能懸揣臆度今奉覆議御史余縉條陳六款轉行治河府縣各官詳加酌議深得河防肯綮相應逐款會議仰祈轉覆用裨河工者也一疏鑿之政宜講也會議得水

性涵湧伏秋之交其勢更甚是以所築堤岸雖極堅固每多坍塌之慮今議於水勢平緩之際早爲

相度河形預爲開濬分爲支流導其衝激之勢然

後下埽修築則成功爲易而議估亦可因之節省

也一採青之弊宜禁也會議得捲埽柳枝向照歲

修工程按地派柳令民自運給以價值原不用河

夫恣行砍伐因而啓其詐端以致果木殘毀復有

看守撥運之累相應復其民運舊例則詐騙諸弊

不禁而自戢矣倘有潰決堵塞意外險工隨時權

宜又不在此議也一濱河之居民宜卹也會議

得近河居民貧苦之狀原疏甚悉其難差似可豁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三

案香館

免以示存卹至堡夫課程一項奉有瀝陳堡夫之劇累等事一案見今查造工食足額缺額酌補文冊應俟部議定奪至於採運劈柴久已奉行禁革無容再議一遠郡之夫役宜免也會議得歲修河工應用夫役業經前按院李御史題定照地畝之多寡計程途之遠近僉派近又奉有按院劉御史特疏另議應聽部覆定奪可也一堤柳之護視宜勤也會議得沿堤植柳勤加培養旣可以備捲埽之用而根株盤繞更可以鞏固堤根此誠不易之

良法嗣後應令管河廳官時加巡察專責各縣丞簿督率堡夫於無柳之處多加栽植有柳之處常川守護務令長成無伴折損可也一場廠之舊制宜復也會議得濱河州縣舊有柳場草廠及蔴芝蘆纜堆積之處設立廠書廠夫以司登記出入看守之役今日久廢弛漸成侵盜耗蠹之弊相應照舊設立以資蓄備以濟急用可也等因到臣該臣復行查議去後今據管河道荆世爵呈蒙總河部院憲票前事內開仰道即便轉行南北歸三河廳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四

奉 奏 查 辦

了然第六款歷年看守物料作何青底設立廠書廠夫是否不致擾民或近河州縣一概增設或估有帶工州縣然後於估冊內造入工食但萬一工停餘剩物料責誰看守抑或廠書即以收料衙官苦手克役廠夫即以本縣河夫克役是否長便亦應通長酌妥逐一詳看限文到五日內詳報以憑具

題不必轉行州縣致耽時日速速等因蒙此隨行南北歸三河廳確議去後嗣據覆議前來該本道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五

奉 奏 查 辦



任其勞動疏鑿亦爲無益也總之黃河變遷通塞靡定惟在相機酌調耳採青之弊宜禁但採諸民間莫若照地派運不惟省砍伐之擾且免偏苦之歎至於衝決大工搶救一時不得不在附近採取以救燃眉似難拘於此例場廠之舊例宜復埽料錢糧關係甚重非廠書廠夫監守收支憑何責成濱河州縣自應一體設置以便督責其工食應查舊額支給廠書卽以河官書手充役廠夫卽以河夫充役至餘剩物料卽責成該書該夫看守既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六

宋香

工食自宜常川伺候似屬妥便等因到臣臣查廠書廠夫一欸尚欠妥便復行票議今據該道呈蒙總河部院憲票前事仰道卽查廠書廠夫工食原額若干出於何項既係河書河夫又議支給廠役工食是否重支應否另選設實充役卽刻議妥回報立等繕疏具

題毋遲速等因蒙此該本道覆查得廠書廠夫工食原有舊額就近調查詳符縣條鞭錢糧確數文冊內開廠書每名原額工食銀七兩二錢廠夫每

名原額工食銀六兩廠書廠夫久已奉裁止除荒微熟解交河庫以備河工支用今議以河官書手充應廠書其河官書手自有本身應得工食於河夫內選充廠夫則河夫既免其修築工程自非重役亦不必額外另給工食糜費河帑惟每年於河夫正身內揀選平素守法殷實無碍者取具里長保結充應廠役則廠存物料責成廠書廠夫似爲妥便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患惟河南爲甚而修防之嚴密夫料之繁多較之他省尤費區畫此臺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七

宋香

臣余縉所以據其前任封丘閱歷於塞決大工者見之敷奏而有河防六欸之議也臣轉行司道屢加詳議據查得疏鑿之政宜講一欸河溜所衝無堅不克雖重堤累埽而坍塌蟄陷補救不遑故莫善於挑引河一着但形勢不同引河有可挑不可挑之異水性難定挑引河又有得成不得成之異是又在司河者相機設防期不致於潰決成害耳採青之弊宜禁一欸歲修柳料均派均運原不專事採青已經臣於夫柳爲河工大弊等事敬陳河

工管見等事疏內詳議具

題部覆奉有

俞旨：在案。但歲修之工，可以先期估派陸續催交。至於河勢驟變搶塞決工事機之來，爭在呼吸。若俱俟一分派運到而後舉事，則險者必潰，已潰者必致不易收拾。連年如塞雷家集決口槐疙疸決口，皆於境內亟採贖地堤路柳枝不動錢糧幸而告塞。已事昭然，似又不便膠執一端坐成貽誤。惟是嚴禁河夫戕毀園圃果木及借端索詐有犯重寃，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八

奉旨

不致擾民可也。濱河之居民宜卹一欵查兩岸堡夫率皆取之傍河居民，既已効力河干，何堪復克別役。所有本身門夫雜差似應量與豁免以示體卹。至於劈柴一項嚴禁已久，併堡夫應辦課程俱經前撫臣賈漢復於瀝陳堡夫之劇累等事疏內查明具

題部覆奉

旨：在案。相應仍照部咨通飭遵行者也。遠郡之夫役宜免一欵河夫苦役凡人之情未有不好逸而惡勞

者。但塞決大工尚不免調及各省每年歲修夫數

雖少，遠地既曰宜卹，近者又曰河患原關通省不

宜偏累。近地之民前按臣李及秀條陳疏內固已

曾言之矣。況臣前覆按臣李粹然河夫之徵派當

更等事一疏，河南一省原係分別遠近照地出夫

共在五百里外者仍議閭年始一調用，未嘗不曲

示寬卹。至云免僉河夫派以供兵喂馬等役，則差

徭各有分隸，遠近未必相當。彼此紛紜似屬不便

現今按臣劉源濬復有免夫解銀之議，容臣會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九

奉旨

撫臣另議具

題以聽部覆可也。堤柳之護視宜勤一欵河防之法

全資柳料，若樹藝不繁即使錢糧不乏，人力衆多

亦終於束手無策耳。查部覆前河臣楊方興遵

諭散陳河道錢糧一疏，內開河干一帶栽柳三萬株

及二萬一萬株者分別叙錄，有栽柳不及三千株

并全不栽者分別叅處總河臣

題報臣部具覆請

勅吏部查照勸懲奉有

俞旨臣前者特議建設柳園一疏濱河州縣各置柳園

數處栽植柳株秋冬驗明行以勤懲之例亦准部

覆奉

旨此案但作何叙錄未有定議廳印各官合無定例有

能自置柳園栽至二萬株以上者計將柳園地名

栽過柳株呈報該道務於秋冬之時驗明成活確

數具結報臣准與具

題紀錄其動支官價置買柳園者務至三萬株方准

紀錄如有怠於栽植及柳株枯損不行補栽者指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

朱香館

名

題參分別議處庶勸懲明而鼓勵爭先修防有賴是

亦節帑廵民之一大端也場廠之舊制宜復一欵

建廠貯料仍設廠書以資登記設廠夫以資看守

原係舊例特緣工食除荒裁革已久今議廠書即

於河官書手內選克廠夫即於河夫正身內殷實

守法者選克工食不必別議而責成既切稽覈自

是倍嚴矣既經該司道詳議前來臣覆詳酌妥確

謹會同撫臣彭有義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順治十八年十月初十日題本月二十九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一

朱香館

再舉申明激勵大典疏

題爲申明激勵大典事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  
出該本部會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順  
治十八年閏七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會同議覆該吏  
部都察院謹遵

旨會議得總督河道統轄五省屬員頗多與巡撫止轄  
一省者不同令每年河工告竣所薦官員議定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一 寒香館

數應薦差出部司方面共五員有司十員佐貳四  
員若逾定額不係管轄之官聽部院叅處所薦之  
官不准註冊如在定額之內俱准註冊奉

旨之後行令該督照新題定例薦舉可也理合具覆恭  
候

命下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奉  
旨依議本內漢字首行遺落等衙門字着添補飭行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案照河屬歲修  
例應甄別節經

題明奉有

俞旨今順治十七年河防告竣臣隨檄行各屬造報賢  
否去後據各司道冊報前來臣復嚴加檢覈苟於  
河道無關卽他政可稱不敢濫登薦格果於河道  
有裨雖他事難料不忍遽沒成勞謹遵定數彙列  
薦剌以昭鼓勵至於闡茸溺職照揭叅處所有應  
薦官十九員應劾官五員謹臚列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三 寒香館

應薦部司方面官五員

北河分司工部主事楊毓蘭築堤疏濬區  
畫奔馳不遺餘力重運經臨多方驅償  
二千餘里之內片帆無阻可稱勤勞之  
最係東寬道張弘俊開報

河南左布政使徐化成督徵河銀催辦夫  
料殫力奉行各屬諉玩之習爲之一變  
河防重計深賴助勦係河南按察使范  
廷元開報

濟寧道食事方兆及濟地當南北要衝鳩

工僨運銳意興釐河漕有賴而軍務終

繹供億不窮尤足徵其幹濟係山東布

政使周天爵開報

大名道食事許熙宇督疏衛流而運渠克

濟捐置營械而漕汎有資至所屬河銀

尤能先期嚴催盡數完解係北河分司

楊毓蘭開報

懷慶府知府彭清典修堤植柳克勤河政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四

奏香館

而橋木一項通省各工取辦懷屬更能

如期督解可爲急公表率係河南管河

道荆世爵開報

應薦有司十員

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顧河之荒度必

周鳩役之怨勞不避至於搶救槐疙疸

露宿竣工勤勞尤爲難泯係河南布政

使徐化成開報

開封府北河同知王鎮區畫修防精詳慎

必而率先群夫其苦與共洵云心力俱

勞係河南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揚州府船政同知孔貞來分置淮浦王公

堤清河口高家堰俱屬通道要害借署

董理任事維勤成勞歷歷可紀係揚州

道杜澹開報

兗州府張秋捕河通判呂振之疏淪深通

漕艘賴以飛輓鎮城一帶督理繕葺亦

覺煥然改觀係東兗道張弘俊開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十五

奏香館

揚州府管河通判趙鼎新河漕水利修舉

廢墜無不悉心擘畫而艱瘁不辭尤見

任事之勇係揚州道杜澹開報

河南府推官黃綬除弊懲奸河蠹欽迹夫

食編徭尤能加意稽覈涸月悉清係河

南布政使徐化成開報

揚州府推官王士禎清釐河餉嚴剔蠹胥

一切河工號件無不先勞從事而品騰

尤能詳慎係揚州道杜澹開報

寶應縣知縣王全春徵調有方漕河利賴

復能究心水利誠河干之能吏也係揚

州府推官王士禎開報

樞師縣知縣遲煊夫無逋逃工無贖銀河

銀柳料更能輪解如期係河南布政使

徐化成開報

魚臺縣知縣徐之鶴運道界兩湖之中不

動帑金而備橋固堤克濟奉輓係濟寧

道方兆及開報

河陽疏畧

卷之十三

十六

寒香館

應薦佐貳四員

兗州府經歷宋濬委督挑河勤勞克著係

兗州府知府王全忠開報

商丘縣縣丞陳士性堵塞決工盡心底績

係雕陳道柯士芳開報

館陶縣主簿楊振率夫浴河克勤乃職係

北河分司楊毓蘭開報

考城縣典史李蘭馨委收柳料勤慎急公

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以上各官所當

薦揚以備叙錄者也

應劾官五員

西華縣知縣王鎮寰

一本官怠玩成性該縣原派協濟儀封

柳梢六千七百餘束二三月提催親

玩不前延至六月中始陸續運到

一本官馭下無法該縣協濟祥符封丘

北岸河夫共七十八名五月中旬始

到工所屢次報逃催提不應如鑾如

河陽疏畧

卷之十三

十七

寒香館

曠係河南布政使徐化成揭報

豐縣知縣陳祖煥

一本官年將衰邁吏治廢弛河工急需

呼應罔効

一本官領過本年料銀及十七年未完

料價共四百一十八兩零應辦柳三

萬六千九百三十五束屢次嚴催尚

欠柳一萬六千八百餘束未完係准

徐道項錫胤揭報

鄒縣縣丞吳正

一本官足跡不至泉所該管淵源柳青三角灣等泉土淤草塞幾爲平地亦竟不知

一本官曠廢職掌節經申飭從無隻字回報

一本官泉流入泗之處聽士民爭疏爭塞既不報明亦無管攝視若他人之事係南旺分司張有光揭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六

寒香館

堂邑縣王簿王道行

一本官所轄河道並不關心以致挑河之時各夫偷安工程多誤

一本官性耽懶惰委靡不振詢以工程丈尺該官大數茫然不知係北河分司楊毓蘭揭報

儀封縣王簿龔光美

一本官景逼桑榆血氣已衰繁苦之地難以勝任係河南管河道荆世爵揭

報以上各官所當分別議處者也伏

乞

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楊毓蘭等酌量叙錄王鎮寰等分別議處庶勸懲聿彰河事有賴矣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 日題本月十七日奉

旨吏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九

寒香館

遵例考滿疏

奏為遵

例考滿事照得內外各官歷俸三年俱令考滿先經吏

部題

准欽遵在案該臣現年四十歲浙江義烏縣人叨中丙

戌科進士游歷中秘繼濫佐銓順治十四年七月

十九日欽奉

上諭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河道提

督軍務十月初八日到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丁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二十

寒香館

母憂奉

旨任守制十六年七月內吏部為搶修險工告竣等

事一疏因遺落料值等字部覆罰俸三個月奉

旨着免罰俸十六年十二月內該臣奏為徹臣祥禪已

近等事奉

旨特准暫假扶輓歸葬臣隨於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交代離任十七年四月內吏部為欽奉

上諭事一疏甄別督撫奉

旨照舊供職又為申報坍塌城垣等事一疏因捐助城

工奉

旨紀錄一次嗣臣於十七年五月內服闋十二月初三

日遵

旨復任十八年四月內吏部為各屬勸賑事竣等事一

疏因賑濟饑民奉

旨加太子少保五月內吏部為

奏銷贖寧等事一疏因土方數目互異奉

旨罰俸六個月十一月內吏部為遵

旨自行回奏事一疏因察議楊西符一案不明部議罰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主

寒香館

俸一年削去紀錄一次免其罰俸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自順治十四年十月初八日起至十

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止連閏共二十九個月零十

七日又於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起至康熙元年

正月十七日止連閏共十四個月零十三日除罰

俸六個月不筭外前後通計實歷過正二品俸三

年零二個月例應考滿伏念臣為鈍凡材謬荷

世祖皇帝破格知遇畀以總河重任雖切奮報之志終深  
短絀之慚數載以來日夕惴惴乾則淺阻是患



漲潦又衝潰是虞第勉效補偏救弊之圖實莫解  
勞民傷財之戾雖仰賴

國家如天之福洪流獲免於汎濫漕艘未至於後期

總皆優倖使然安有寸長足錄况考功有議猶蒙

有過之惡循分無奇

特加晉秩之寵受

恩徒深而涓埃莫效歷時愈久而愆咎彌增此臣於黜

由

大興誠有寤寐省循難以自恕者也至臣居憂日月尤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五

宋香館

屬尸素但既係蒙

恩食俸三年考績原有定期謹循例具疏仰塵

容鑒伏乞

勅部嚴加考覈特行罷斥以爲溺職者戒臣無任惶悚

待

命之至

康熙元年二月

日題本月十六日奉

旨朱之錫着復職應得恩典察例具奏

吏部覆前疏

題爲遵

例考滿事該本部覆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吏科抄出該河道總督朱之錫題前事等因

奉

旨朱之錫着復職應得恩典察例具奏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查得順治十三年十月內四川巡撫李國英

三年考滿奉

旨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讀書又查順治十八年八

月內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三

五

宋香館

旨三品以上官員考滿照滿官例給與應得誥命緞疋

半酒其廕子入監着停止今河道總督朱之錫奉

有着復職應得恩典察例具奏之

旨應照例

賜半酒給與應得

誥命表裏各三疋察本官見係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應

否加銜出自

上裁奉

旨朱之錫賜半酒給與應得誥命表裏各三疋

河防疏畧卷之十四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 沁堃公輯

呈報石香爐决工疏

題爲呈報河勢坍塌情形事康熙元年五月初七日  
提兌西道魏紹芳呈據兗州府管理黃河同知倪  
綿祖呈稱曹縣境內黃河石香爐一工大溜北倒  
竟成頂衝去歲五月內將潭坑南面新大堤坍塌  
勢如剝膚卑職遵蒙屢檄嚴督該縣多方設辦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一

寒香館

大堤內備堤繆家莊前二次共下過埽九十箇又  
將備護二堤加幫高厚先經完工呈報在案嗣蒙  
本道率同卑職等相度形勢雖備堤東北有護堤  
一道然不能包過南面河頭且備護二堤止能防  
出漕泛水不能禦其從底掃刷議於安家莊後創  
築大月堤一道計長八百丈後正在督夫僱築河  
勢忽又上提仍不能包過河頭於月堤南頭又續  
估堤工六百丈前後估工共長一千四百丈調集  
曹州金單等縣并縣額夫築做未敢請動錢糧嗣

以工大夫少具詳允集鄉夫一千名畫地分工多

方勸勞晝夜僱做幸於四月二十日告竣訖不意

南岸生灘洪流盡走潭坑之內套灣距備堤僅二

十九丈自四月十二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先後共

坍去二十七丈節次揭報在案緣蒙總河部院檄

催設備埽料將新堤護埽備堤裡面加幫派撥防

守等因卑職隨於新堤東頭一段長五百丈地勢

低窪喫緊之處估護埽一層計一百箇業蒙詳允

捲下併在備堤幫築防守間於四月二十八日卯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二

寒香館

時起至二十九日丑時止又塌進一丈五尺將去  
年備堤南面護埽塌去五箇并堤坍去五尺卑職  
督同人夫在於新堤星夜下埽備護忽於五月初  
一日巳時起至申時止黃水陡長五尺五寸又西  
時起至初二日辰時止又長三尺共長八尺五寸  
將備堤坍塌斷水入新築月堤之內卑職率夫於新  
堤根加套埽箇并多編風埽奈水湧聚比堤高尺  
餘於新堤東頭漫開水口一十八丈將口間新下  
埽坍去幸而水口現深止八九尺但恐變遷難定

除現今星夜集夫二千餘名分散採柳竭力堵塞  
外卑職自去冬至今身親畚鍤拖泥帶水設辦物  
料兼工搶築未敢時刻少懈委係水從堤底搜塌  
又兼高過漫水實非人力可爭相應據實飛報等  
因又據曹縣申同前事各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  
看得曹縣石香爐南岸生灘逼水直射套灣備堤  
坍塌已近本道親詣勘度恐不能保隨於後而估  
築月堤以包全勢不避勞怨糾集鄉夫晝夜僱工  
四月甫成而備堤搜塌愈急復經遵檄下埽搶護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三

寒香館

不意水長八尺五寸刷透備堤新堤之內積水高  
出遂致浸漫水口十八丈本道卽刻單騎馳赴石  
香爐親督下埽刻期堵塞不致遲悞外所有漫決  
緣由相應飛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曹縣黃河石  
香爐一工大溜北衝坍塌日急臣屢經嚴檄一面  
幫護外堤一面搶築內堤一千四百丈並預捲埽  
箇以防水至不啻諄且切矣據報新堤甫經告竣  
設辦椿柳捲下護埽而水汛驟長外堤河頭已從  
地底攻刷衝至新堤以致漫決雖洪流暴漲洶湧

難支而經管之黃河同知倪綿祖曹縣知縣陳澄  
心主簿陳方併督催之兗西道魏紹芳職守攸存  
疎虞之咎臣實不能爲之寬也除臣現今馳赴勘  
閱仍嚴飭各官星夜堵築外相應照例  
題參伏乞

勅部分別議處施行

康熙元年五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倪綿祖等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四

寒香館

董口閉壩疏

題爲呈報水勢事康熙元年五月十三日據淮徐道  
項錫胤呈據淮安府分管邳宿河務同知張四維  
揭報董口黃水泛漲侵口倒灌見在進埽閉壩緣  
由到道據此除一面行令該廳嚴督印河各官齊  
集人夫物料相機捲埽堵禦以防沙淤外本道慮  
恐耽延隨即單騎星赴董口料理擬合呈報等因  
又據中河分司劉世身呈據宿遷縣主簿杜榮春  
揭報本月初二日黃水漲五寸一夜復漲一尺五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五

寒香館

寸又兼西南風揚波廻溜侵口倒灌隨率夫星連  
搶做下過馬頭埽四箇見在進埽閉壩等情到司  
該本司星馳至董口帶領河官并埽手逐段探量  
頭壩內水深五捺二壩以上水深六捺三壩以上  
水深七八捺不等率夫晝夜進埽已於初四日閉  
合龍門訖俟黃水稍落相機開壩另報外擬合呈  
報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黃運交匯之區黃強清  
弱濁沙倒灌斷所不免今歲運河以去年久旱來  
源未免細微倘幸多方疏導船行無阻不意黃水

漲發甚早董口先於四月初五日據報倒灌築壩  
已完隨于初七日黃落清勝壩幸衝開臣復嚴檄  
另築預備以防再漲去後而南河司道亦報黃灌  
清口時長時消臣既恐黃落淤塞運河而彼係順  
流與董口形勢不同時當糧艘盛行若一築斷則  
沙停壩外亦費疏通非可屢啓屢閉事屬兩難臣  
一面嚴檄司道酌量溶防一面尅期南巡而曹縣  
黃河忽有漫決之報臣復兼程西馳今於工所復  
據該司道報稱五月初二日董口黃水又漲已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木

寒香館

初四日閉壩訖雖口外糧艘不無姑待然不築壩  
暫遏則濁沙浸入立成淤澱即欲勉強行船亦不  
可得此固有不得不然者也臣現在山東曹縣勘  
閱黃河除先經差官守催南河司道勘計清口形  
勢併一面嚴飭中河司道各官駐守董口相機開  
築務期設法濟運外所有董口閉壩緣由相應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康熙元年五月

日題本月

日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七

寒香館

曹工黃水陡漲疏

題爲黃水陡漲衝埽侵堤萬分危急事康熙元年五月十八日據兗西道魏紹芳呈據兗州府管理黃河同知倪綿祖呈稱曹縣石香爐新堤衝漫决口量寬十八丈已經呈報在案卑職晝夜督率官夫下埽堵塞奈原備護埽物料有限雖設法採辦難以足用幸蒙本部院本道親蒞嚴督夫車物料漸集查自五月初二日起至十五日止西壩共下過沉水廂邊肚埽三十八箇東壩共下過沉水廂邊肚埽二十三箇止剩金門八丈水勢平緩又恐龍閘一閉水積金堤莫支正議沿堤捲埽於本月十五日大河水長二尺堤根俱有漫水卑職慮恐衝埽傷堤隨於兩壩捲埽套壘並於新堤套護編立風埽間忽於十六日丑時黃水又漲二尺有餘急溜洶湧將西壩邊埽衝去三箇壩工平糞幸而退後套埽方能保守其東壩原係水勢直趨之處又兼水至護堤灣回溜夾攻極力套壓竟不能保致將埽箇盡行衝去目今新堤一帶前水落露灘之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八

寒香館

區俱係水浸見在逐節分汛晝夜防守并有水滲之處立刻填塞外但決口已成大溜不惟急切未能期効竊恐龍門愈窄水勢愈急新堤又生別患除一百於東壩座下裹頭埽箇使堤不坍塌西壩加埽套壓保守壩基仍須將新堤一千四百丈已下埽者急行加埽未下埽者作速搶下沿堤有備然後於決口相機進埽方爲萬全之計但應用物料浩繁雖該縣柳東採取尚稱不乏而各料猶需買辦且本縣夫少力疲實難濟事伏乞本道轉詳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九

寒香館

總河部院照例請派協濟夫車量行估計俾夫料畢集兼工儉做方克奏功若專指該縣夫料顧彼失此終恐貽誤况伏秋立至危在旦夕倘致新堤再潰外無抵塘洪流散漫奪河妨運卑職等固不足惜其所關於

國計民生匪淺鮮矣事千萬分緊急相應澈切呈請等因到道該本道先據石香爐報決隨即單騎赴工相視決口水勢平漫壩頭已護逐日坐駐工所督催下埽忽於十五十六兩日水長四尺有餘衝

射金門排山倒海本道暨廳印官督率官夫極力套壓無奈水勢愈漲搜刷壩根底埽搖動西壩幸而保全東壩悉被衝去採量金門水已深不可測萬分洶猛智力俱窮此固本部院所躬親目擊者爲今之計惟有添夫集料應護者護應套者套應再加幫者盡數加幫惟是曹縣獨力難支除另具詳請照別省小工之例於隣近州縣量派協濟并應用物料俟守催該廳酌估另詳外本道惟有拮据盡瘁督率廳印等官晝夜堵防以庶幾人定勝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

寒香館

天而已所有黃水復漲情由相應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曹縣石香爐黃河潰決道廳印河各官均屬疎虞臣已據報繕疏

題參在案隨於本月初十日馳至工所查勘決口兩壩已經護埽水勢雖微然時迫伏秋漲發不測臣憂心如灼當督飭道廳等官加夫措料晝夜儉工十五日據該廳稟稱決口金門止剩八丈乃十五十六兩日之間水汎果長急流洶猛衝掃護埽漸瀾漸深臣月擊心駭一面督令退後裹護一面亟

圖保護全堤開塞決口之計據該道詳稱需用夫料該縣獨力難支議照別省小工隣縣協濟之例酌調濟急誠屬萬不容已猶幸境內柳株不乏尚可採用但東省黃河連年工簡較之河南習經塞決工多夫衆可以移緩就急者勢甚懸絕誠恐夫料不湊因循日久收拾愈難除臣已經檄行該道轉行該廳所轄六州縣量協夫車採運柳料次第築做如有怠玩從事者容臣叅

奏議處其工程料物一應數目另俟詳到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一

栗香館

報目今河南江南各屬黃河處處告急但此工重大臣必駐守督催漸有頭緒方敢星馳沿河勘督除督飭兗西道廳料理決口其河南附近險工臣仍往來查勘併分頭嚴檄司道廳印官親駐河干加意防守外所有石香館等項復派量調夫車協濟緣由既經該道呈詳前來相應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題六月十六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一

栗香館

特參河南南岸疎防各官疏

題爲特參河南南岸疎防官員事康熙元年六月初三日據河南管河道荆世爵呈爲申報黃河水汛飛溢情形事本年六月初二日申時據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揭報六月初一日未時據祥符縣稟據本縣軍河縣丞趙德弘報稱本月初一日丑時南岸步李寨並劉家店大河黃流飛漲兩處倒灣連前共漲水一丈一尺兩處漫堤而過各有丈餘查步李寨離大河二十里劉家店離大河十八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一

寒香館

里等情到縣卑職隨即親詣河干督差快役催夫千有餘名辦柳者辦柳運土者運土極力搶救大約五日內易於報完等情據此卑職日來查問沿堤堡老水手人等咸云今歲河患非常二十年來不曾再見據沿河報險如中牟黃練集河流與遙堤相平蘭陽縣梁家埠口河勢激刷堤岸危急祥符縣辛莊河流激射與堤相平一覽臺河勢與堤無分高下槐疙疸時時報急職沿堤查催申飭印河官加意嚴防甚而步李寨並劉家店河勢倒灣

飛漲至一丈餘漫溢堤頭兩處距大河二十里十

八里不等目今全力搶救務期數日報完斷不敢時刻遲延俟搶救完固另容申報外今將南岸危急情形並一時溢堤河患等情到道本道卑職親詣搶救外理合呈報等因據此續於本月十七日據該道呈稱遵蒙嚴檄隨即轉督廳印各官上緊堵築并查取各官職名去後續據南河同知崔維雅呈稱查看步李寨原係昔年衝潰過舊埽壩已經二十餘年今黃流飛漲又兼地勢低窪埽朽費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四

寒香館

伏漫堤而過寬有三丈餘水深有二三尺不等卑職督催埽料夫役搶救兩晝夜於本月初三日築完已經揭報訖劉家店係縷水小堤東北湖波無際西北一帶地勢頗高水漲丈餘倒灣傾聚線堤豈能支持溢決寬有四丈餘水深有三四尺不等自初四日督催埽料人夫搶救兩晝夜於本月初六日築完已經揭報訖目今兩工俱在壩上築做月堤堤外酌加邊埽風埽以防水汛約計五六日內俱報竣今將河勢情形並印河官職名擬合呈



報等情到道該本道查看得祥符南岸步李寨原係二十年前衝潰過舊埽塌年久埽朽今值黃水暴發浸泡蟄伏漫決過堤寬有三丈餘水深二二三尺不等至於劉家店原係縷水小堤西北一帶地勢頗高東北湖波無際水漲丈餘倒灣傾聚縷堤一決寬有四丈餘水深三四尺不等二處丑夜溢決人力難施廳印河官疎防之咎固爲難辭幸而未成河患三五日內旋即堵塞完固今將決口寬深並疎防各官職名擬合呈報計開南河同知崔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五

宋香館

維雅祥符縣知縣馬絳張軍河縣丞趙德弘據此又於六月十九日據該道揭據南河同知崔維雅報稱本年六月十四日亥時據中牟縣報稱大河堆圍黃練集遙堤坍塌斷大河水漲二尺卑職駐守堤岸見全河向堤內傾瀉情形危急隨率官夫在月堤彈力防禦理合揭報到道本道一面卽刻馳赴督率廳印河官埽手夫役相機在於月堤加意防禦外理合揭報等因據此又於本日據該道揭稱黃練集河勢堆圍坍塌危險萬分緊急本道於

十五日親詣星夜赴彼查勘搶救十六日午時行至萬勝集據該廳揭稱六月十五日未時據中牟縣揭報黃練集河水陡漲五尺洶湧異常水流堆擁比南月堤還高一尺勢如排山倒海將月堤東頭王家莊東潰陷處所約寬有五六丈人力莫救南岸水已漫流隨急督夫擡土搶救奈水漲不停堤頂過水等情到職卑職率印河官并總河部院差官許世芳管河道委官白碧畫地分汛在月堤頭督催人夫燈籠火把沿岸防禦奈全河傾瀉漏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六

宋香館

天水溢南堤擡土暫禦西廠東趨勢難抵禦從王家莊東月堤下翻花水湧備極堵塞壅潰堤開月堤西頭一段長四十餘丈較之兩邊堤岸地勢原窪今水高堤一尺卑職同印官等督催人夫上面槍築加高但黃水飛漲一夜至辰刻漲至五六尺漫堤流過人力已竭呼天莫應俟水勢消落相機綢繆異常河患理合飛報等情到道除星馳赴工外俟查勘情形另報等因據此又於六月二十日據該道揭報本月十五日定更時分黃練集王家

莊東南月堤又潰一處約寬有三四丈除一面督令廳印河官集夫辦料俟水漸消興工上緊堵塞等因據此該臣查據文內原估埽箇曾召捲下併衝決日期各官職名開報含糊當即嚴行查報去後今於本月二十四日據該道呈據該廳呈稱查得元年原估月堤一千一百丈不計錢糧所計邊埽八十五箇備護月堤原慮遙堤河勢侵掃臨時相核酌下埽箇是以遙堤未潰之先在內月堤不敢輕下邊埽踴廢費之咎不意於六月初十日戊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七

梁希館

時河勢忽變堆圍掃灣坍塌異常至十四日共跑去四十餘丈逼近遙堤隨行闕斷刻刻危險卑職突值危急河患率印河各官在月堤分汛防禦看兩頭地勢窪處捲下護埽十三箇但十五日辰刻河水陡漲五尺全勢傾注止有進路並無去路南月堤一處漫溢東月堤兩處潰陷人力已竭勢難抵禦幸至十九日河勢漸走北岸二十二日卑職親看遙堤刷斷處所漸漸搭沙南堤口河流淤淺東南堤口水溝淺窄東北堤口水溝亦深不過三

八月堤內外俱露沙灘俟七月中旬後秋水少定次第築修工完之日另行呈報今蒙行查一一據實回報等情到道據此該本道查看得黃練集河勢危險本道屢行嚴飭廳印河官幫築捲下期保萬全因河勢北流不敢輕糜錢糧奈黃流頃變暴發洶湧異常有非人力所能勝者然典守攸在職與廳印河官均難辭責所有疎防職名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中牟縣知縣朱之翼管河縣丞惠文彥一併開報除一面嚴督星夜集夫辦料上緊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八

梁希館

堵塞外但慮秋水漲發難以定限俟水勢稍定極力築修工完另行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伏秋水候驗之春汛水長一寸則伏秋約長一尺先據北河同知報稱清明水長二尺臣節次嚴飭各屬司道等官一應估修各工務期及早築堤相機捲埽并境內兩岸舊堤力行風雨晝夜四防官民二守之法倘河勢驟變仍隨機撥護以保無虞不啻嚴切再三矣乃臣於曹縣工所初三日忽接河南

祥符縣步李寨劉家店初一日漫決之報通同時  
接據中河分司呈報邳州張家灣攻透重堤黃水  
逆流灌入清水舊河已逼護城堤下此處北岸緊  
降加河倘有疎虞恐阻運道臣一面將曹工事宜  
備開單日特發

今旗守催道廳并調運河同知赴工協同料理一面  
移咨河南督撫臣就近督飭仍行管河道廳等官  
刻期堵塞并查取決口確實情形各官職名去後  
而臣隨即策騎南下途次復接宿遷直河遙堤坍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九

果香館

塌潰黃相抵報文臣心膽欲碎兼程抵邳幸司道  
在工謹守城堤未致北潰仍立飭添夫集料多方  
防救并搶築直河小月堤一道以免黃水侵運復  
發

令旗守催司道駐工相機督理臣仍自邳回曹并赴  
河南勘閱行至徐州據河南道廳揭報步李寨劉  
家店兩工已於初三初六日幸而堵築及至定陶  
而黃練集十五日決口之報又至矣臣於二十三  
日抵汴查步李寨劉家店漲水全耗兩口俱已堵

完但加築護口月堤工尚未竣至於黃練集一工  
所佔埽箇據稱前則以遙堤之外河勢未坍新堤  
未行捲護繼於數日之間河流環掃遙堤塌陷搶  
護新堤則已無及雖河變汛速然審度綱繆之謂  
何道廳印河各官疎防之咎均屬難逭查步李寨  
劉家店兩工經管印河官則祥符縣知縣馬絳張  
軍河縣丞趙德弘黃練集一工經管印河官則中  
牟縣知縣朱之異管河縣丞惠文彥經管廳官則  
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而管河道荆世爵則實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二十

果香館

有督催之責者也除臣一面嚴飭各官儆築祥符  
月堤并籌計夫柳堵塞黃練集決口其黃練集原  
估埽料見存數目臣已一面確數并勘過決口情  
形容臣另疏具

題外所有疎防各官相應

題參伏乞

勅部分別議處施行

康熙元年六月二十六日題七月二十日奉

旨馬絳張等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續報黃練集決口情形疏

題為續報親勘黃練集決口情形事案照黃練集新堤潰決已經特疏

報在案臣一面確查并督率道府廳縣各官詣工逐一探閱嗣據管河道荆世爵呈據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呈稱黃練集河勢六月十五日以前全河傾注堆圉掃灣坍塌遙堤刷斷洶湧滔天月堤一處溢流兩處潰陷至十九日以後大溜北開決口漸搭淤沙今議口門外水溝相機鋪埽牛上頂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主

果香館

築月堤底八丈頂四丈高一丈二尺所用柳草葦纜係夫採辦橋蘇車輛本縣自備不計錢糧其月堤原估存廠物料如用應在月堤內捲下邊埽完日報銷如不用留下半年估計決口不敢支用等因到道據此本道覆查得黃練集堆圉掃灣坍塌遙堤刷斷水至月堤飛漲泛濫月堤溢潰幸大溜開走北岸決口漸搭淤沙口門外鋪捲埽牛築坐月堤需用物料採辦設備原估物料仍於月堤捲護完日開銷如或不用另行估用等因到臣該臣看

得今歲黃河湧漲歷年罕有南北兩岸無不幾幾平堤甚有搶築子堤幸而捍禦者而河南北岸如陽武之姜家莊祥符之廠門前貫臺考城之王家道口孝城集或俄頃變遷震撼無定或立透重障僅保內堤此皆北趨天津故道尺寸疎虞便成大患臣兩月以來蓋無日不魂驚膽墮也至若黃練集新堤潰決道廳各官職守攸存自難辭咎而以全河論之幸在南岸復處上流漲水旁分北岸防危猶得藉以少殺乃臣所慮者黃練集大河自去歲南侵坍塌老堤月堤牛角堤估築遙堤未幾而坍塌漸近復於堤後亟築月堤五月以前屢據呈報河勢平定忽於六月初十日後數日之間塌斷遙堤而新堤遂不克守夫以全河倒灣之勢潰溢而南塞決之工斷非容易及臣登舟親探遙堤之外忽成檻限大溜反徙北岸攻刷東下月堤決口漸已搭沙此實仰賴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主

果香館

國家洪福有非人謀所可計料者也臣已行令道廳各官調集額夫採辦草柳等料勒限築塞刻期可

竣無庸另行估計至於本工原估護根草埽八十  
五箇前據報已下十三箇現在月堤其未用埽料  
若秋水漸綿仍行節存據實報銷留爲下年估用  
可也除一面嚴督興工外所有勘過情形相應題  
報伏乞

容鑒施行

康熙元年七月初九日題八月初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王

來香館

題爲續報親勘黃練集決口情形事工科抄出該本  
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八月初六日抄出到部該臣  
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黃練集新堤潰決臣  
登舟親探大溜反從北岸決口漸已搭沙行令道  
廳各官集夫勒限築塞刻期可竣至於本工原估  
旱埽八十五箇已下十三箇現在月堤其未用埽  
料若秋水漸綿仍行節存留爲下年估用等因具  
題前來相應仍請

勅下總河臣嚴飭各官勒限築塞其本工未用埽料應  
於工完之日造冊報查可也奉  
旨依議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王

來香館

水患延袤數省疏

題爲水患延袤數省分理河務需人特

請嚴飭責成以圖共濟事竊照今歲陽侯肆虐自夏徂冬北直河南山東江南無時無地不以巨浸稽天懷襄澤洞之勢頻呼叠告臣數月以來雖焦唇繭足差撥四馳而無如百川交漲人力之經營已瘁天河之汎濫無休猶幸河南新潰各堤分頭督責已經補築尚有武陟沁河之下封村中牟黃河之黃練集二處雖塞工易施必須夫料輻輳晝夜兼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五

宋香館

工方可尅期底績且南北兩岸頃經秋水創殘之後河身改徙新險倍增來歲之防急宜預計各府廳官固係分內職掌而管河道荆世爵已經降調呼應不靈深恐貽誤除臣仍嚴飭該道勉力振作料理候代但河道遼濶事緒繁多地方監司原有責任臣復行河北道吳柱分守大梁道王來用新任惟陳道蒸含靈同心協力各將所轄境內河道勘度鳩僇期於克濟倘有疎誤一體

題恭至山東石香爐一工臣駐工數月督集夫柳薪

有成緒不期八月異常水勢已成之塌套墊層層東壩復變頂衝隨護隨潰無有底止費料已屬不貲且溜射决口一日數變淺處皆深工程料物全藉廳官董理而原任黃河同知倪綿祖經臣

題恭復緣別案解任雖已撤行該道速委單縣知縣韓第代署臣復多方鼓勵頗著成效然事屬兼攝未免分營所尤難者該管道官所轄不過數縣夫柳各項不得不取之附近協濟該道緣事關隔屬未免威令難行而州縣印官又以徵夫問料無非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十六

宋香館

欽恣任勞之事其間急公如歸德府知府宋國榮商丘縣知縣劉之驥督採小柳三十萬源源濟工署豐縣事沛縣知縣郭維新採運大柳五萬咄嗟而辦固亦不乏其人然抗玩推諉一夫不出如滕縣知縣李含菴者不一而足容臣另疏甄叙勸懲外近又江南一帶桃宿淮揚所在漫溢臣一面頒發

今旗嚴督該司道赴工搶修所有水勢情形一面勘確另

報弟臣欲坐守曹工則長河千里顧此失彼若舍之而南又恐飭催無人夫料渙散萬一坐失三、夏轉盼桃汛不特收拾倍難必致前功盡棄此臣不得不懇懇過慮者也今一切應添夫料臣已規畫粗定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河工重計無論隔省隔屬附近協濟曹縣夫料州縣暫許該道徑自詳明移行提催如有抗玩揭報叅處庶事有責成人心悚惕決工告竣有期而臣分身南巡亦得免於却顧之懼矣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壬

朱香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康熙元年十月十六日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水患延袤數省等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今歲自夏徂冬北直河南山東江南無地不以巨浸疊告但河道遼濶事緒繁多臣復

行河北道吳柱大梁道王來用肅陳道蔡含靈同心協力期於克濟至山東石香爐一工全藉廳官董理原任同知倪綿祖別案解任雖已檄行該道遴委單縣知縣韓第代署然事屬兼攝未免分營所尤難者夫柳取之附近協濟該道緣事關隔屬未免威令難行今一切應添夫料無論隔省隔屬協濟曹縣夫柳州縣暫許該道徑自提催如有抗玩揭報叅處等因具

題前來河務緊急所有各州縣協濟曹縣夫料暫許

河防疏畧

卷之十四

壬

朱香

該道提催完工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卷之十五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  
稽山後學徐

特參抗玩有司疏

題為特參抗玩有司以儆效尤以濟急公事案准工

部覆臣題為黃水陡漲衝埽侵堤萬分危急事一

疏內開應請

勅臣嚴飭各官照例量協夫車採運柳料速行堵築如

有各官怠玩違誤即行指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一

樂香館

題參以憑從重議處等因奉

旨依議行欽遵通飭在案查石香爐一工臣專駐督催

漸有成緒不期秋水異漲極力套護兩壩僅全急

溜深洪較前加倍應添柳料除兗屬附近州縣外

其餘道路稍遠車運艱難不得已於隣省接壤州

縣採運濟急而道遠官估採決口尚須捲下大

埽三百有餘時日迫促卽日下二埽猶恐歲終不

能底績奈在工之夫除搬運柳草芟繩椿樑各項

雜役煩多推埽壓土日不暇給且乘此水定議挑

引河特行兗州府於兗屬未派運柳州縣調夫協

濟不意催提將近一月杳無一夫到工而滕縣知

縣李含蓋計遣奸里王化遠投呈求免臣已量加

責飭該縣又復抗申堅執一夫不出若人人效尤

則次工停延無時得竣轉盼挑汛雖百倍人力猶

恐未易收拾也除仍嚴飭該府勒限催解倘有違

玩續疏

題參所有該縣抗誤急工緣由相應特參伏乞

勅部從重議處施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二

樂香館

康熙元年十月 日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旨李含蓋着從重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酌估曹工疏

題爲決工水勢倍劇物力措處維艱請祈速賜酌估以無誤堵塞事據兗西道魏紹芳呈據署兗州府黃河同知事單縣知縣韓第呈據曹縣申准管河主簿陳方牒稱石香爐黃河大溜改徙北流衝潰新月堤初計止寬十八丈彼時星夜督夫採辦埽料極力堵禦工程將竣不期五月十五日水長衝刷漸闊漸深退後髮頭屢被衝失兩時相度大勢約估大柳一百六十萬中椿芟纜草束留概隨採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三

寒香館

隨用大椿木絲麻用價辦買其柳束已蒙總河部院分派充屬勸諭輸運除捲護合壩外一面於七月十五日興工至八月十二日兩壩共下過埽工六十餘丈謂可計日成工不意八月內秋水暴發洶湧異常一切物料已下之埽復被衝陷將到工柳草幾爲漂沒東西築成壩臺又費套墊實計水口尚有九十六丈較之六月深更兩倍需料愈多伏乞轉詳請加物料以便僱工等情到縣准此該本縣覆勘無異相應申詳等情到職據此該卑職

查得曹縣石香爐決口前於五月初開始決之際

僅寬一十八丈蒙總河部院同本道并前任倪同知晝夜堵塞止剩龍門八丈未經塞合忽於五月十五十六兩日黃水復漲較前倍甚口愈掃而愈寬底愈刷而愈深極力搶救西壩幸而保固然日晝套墊兩埽未嘗停手至東壩屢經退後裹護無奈水勢滔天漲發不定彼時就近採用柳二十餘萬隨下隨被衝激發陷一時智巧俱困人力難施一面調夫修築月堤一面採辦物料相機興舉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四

寒香館

蒙總河部院酌派曹縣柳三十萬束曹州柳二十萬束單縣柳二十萬束定陶縣柳六萬五千束城武縣柳三萬束又慮不足敷用復行兗州府除派過五州縣外於未派二十二州縣共派採柳八十八萬通共柳一百五十九萬五千束其草芟中椿留概野草爲數不貲俱撥夫採辦調車起運不計錢糧止大椿本地附近不產勢必取諸西河又絲麻需用甚多非同柳枝荒草隨地可採不得不酌行買辦二 分派嚴行催解至七月初間蒙總河部

院同本道率領職等逐一探測水勢少平人力可施且意今夏伏水洪大加倍往年秋水斷無甚於伏水之理又蒙總河部院逐廠查勘各州縣所解柳束已到工者六十餘萬椿橛草芟等料雖未如數察審河勢似足接濟復念兗州府所派各州縣柳八十萬道路太遠車運甚難不能濟急行令免解惟鉅野縣柳稍尚多且去工附近派採六萬又於附近河南商丘縣勸諭採柳十五萬約畧足用隨示在工各官於十五日催工堵築次第進埽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五

樂香館

不意八月十五日河水驟長又兼十七十八以至二十七日霪雨如注大河白浪滔天風狂漾湧其汪洋澎湃之勢較五月再漲之水更數倍矣蒙總河部院躬親指揮本道率領卑職等冒雨衝風督夫搶護相機套壓兩壩於萬難救護之中幸保無虞更所苦者大溜盡注東壩危在頂衝且回流倒刷甚急又將東壩廢堤頭盡數衝坍全河傾瀉不但堵塞決口而東壩又生數十丈頂衝之工此時若不速加套護則從前之工俱棄東壩一去西壩

亦屬廢工故不得不於廢堤頭日夜套埽然所辦塞決之柳尚虞不足奚堪當正壩之外又費如許物料乎至今尚日有蟄陷竟無底止東壩並廢堤頭共下過正面廂邊肚套埽一百三十四箇計工長二十三丈西壩下過正面廂邊肚套埽一百零一箇計工長四十一丈共下過埽二百三十五箇共用過柳二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束并本地椿橛芟草俱不計錢糧又前後通共調曹州曹縣單縣並兗州府運河廳捕河廳東昌府河務廳江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六

樂香館

南徐屬廳額募夫共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名晝夜搶救堵築西壩及加幫修築月堤自五月起至九月止除停工不計外共用工一百五十日俱不計錢糧若照漕規計筭節省已數萬金止用過價買西河大椿一百六十四根綠麻十二萬七千零六十三觔是皆總河部院及本道多方督催各屬急公恐後而職等仰體焦勞晝夜拮据艱苦備經亦皆職分當為無容瑣瑣自述也現今決口九十六丈自經大水之後內少淺者二三丈深者甚

有四五丈不等而五丈之下尚屬淤陷竊龍門愈窄水勢愈急今之五丈深者臨期又未知淺深若何也且東壩蟄脂無休壩後回溜又急是塞決之物料或尚可程而護壩之物料更自難定也今卑職隨同總河部院暨本道并曹縣知縣陳澄心主簿陳方就現前決口估計共寬九十六丈內深水約計應用長八丈高一丈五尺四埽出水者長四十丈稍深水約計應用長八丈高一丈三埽出水者五十六丈連壩邊共用沉水埽三百五十四箇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七 樂香館

并廂護廢堤頭連前下埽用過通共該大柳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三束內除前派過採運柳一百萬零五千尚欠柳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束因查嘉祥鄆城二縣猶在三百里內且境內柳梢尚多解運猶易相應於嘉祥縣量採運柳三萬鄆城縣採運柳五萬又蒙總河部院於附近江南省屬豐碭二縣派採柳共九萬又河南省屬夏虞儀考四縣共派採運柳十四萬現在檄催採運陸續交工共計派過柳一百三十一萬五千束

尚少柳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束草九十三萬九千五百六十一束芟十五萬八千四百二十一套椿二千五百一十根留樑六千一百三十四根雜藤五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三觔以上除柳梢芟草本地大中次中椿留樑俱係採辦不計錢糧並本省運柳不給運腳外內有隣省協採柳三十八萬雖莫非

王事而事屬隔省解運未免稱苦倘催呼不前無以資成今議每束量給腳價銀一分五釐共該銀五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八 樂香館

千七百兩西河大椿木五百九十六根每根價銀三錢共該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雜藤五十四萬九千八百八十三觔每觔量給價銀一分五釐共該銀八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四分五釐以上運脚椿藤價值共銀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七兩零四分五釐至於尚少柳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束查附近州縣柳梢俱已採盡委難再派其河南各工歲修物料時值報銷或有厥存餘剩仰懇轉詳總河部院酌查借調覓船起運塞決完日造冊

粟銷倘仍不足另議派調再查在工夫役或出自地畝或酌調額夫俱有本等工食不計錢糧所有椿埽夫晝夜用工良屬苦役雖未可循照別工事例亦應量給工食查椿夫一百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一錢計三箇月完工該銀九百兩埽夫一百一十七名每名日給工食銀七分計三箇月完工該銀七百二十七兩一錢椿埽夫工食共銀一千六百二十七兩一錢以上運脚椿樁價值并椿埽夫工食通共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四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九

樂香館

五釐伏乞本道速賜轉詳總河部院候一面確駁具

題一面批允動支曹庫銀兩分派置買椿樁運脚并給椿埽夫食用庶事有責成夫料畢集而決工可計日告成矣卑職更有請者各屬未完并新估派借柳束若果爾急公於十一月內齊到工所塞口可以刻期告竣如怠玩愒期恐來歲二月解凍水發龍門未合又不得不停工以待深有所未便也至謀事固存乎人而天時原不可測時當冬令倘

遇陰雨連綿風雪交加船車難前用工維艱又非卑職所敢預定也擬合呈詳等情具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曹縣石香爐始決一十八丈隨即督催採柳捲堵止剩龍門八丈忽於五月十五六日水復驟發衝沒東壩工力難施以至漸刷漸寬彼時相度形勢計非大埽長椿萬難期効一面請調人夫一面分派採辦置買椿樁漸次粗備於七月內相繼進埽彌月方幸底績有期不意八月中旬異常水勢較前數倍兼之狂風驟雨怒浪衝激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

樂香館

壩西陷加以廢堤爲害埽護套壘於萬難救援之中護保兩壩無虞而所備柳料則已費去二十五萬有餘矣及今探量決口尚寬九十六丈水勢深淺不等約計用埽三百五十四箇應用物料除柳草菱藕本地中椿額募人夫通不計錢糧外而大椿樁蔴二項必須價買至陞省採柳又與本省不同若非量給運脚無以責成恐及遲誤埽椿人夫晝夜勞苦亦必照例酌給工食乃可責以効力據估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四分五釐本

道再四審度幾經籌計不得不然實亦萬不容已之役也然不動錢糧設處辦集者所省已不下數十萬金矣至欠柳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三束近地既無可採遠處又難猝至據議於豫省各工就近借用此亦變通之策也伏乞本部院軫念決口重務時日迫促速賜具

題批示下道轉行廳印動支曹庫河銀辦給接濟庶不致臨期停待有誤決工更有請者各官徵夫辦料課督畚鍤無非任勞任怨之事若不立勸懲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二

奏香館

法以鼓勵人心誠恐少有因循必致愆期合無請乞本部院特賜

題明於工完之日將勸輸柳料并在工勤勞急工者一體叙錄倘有抗玩膜視懈惰偷安者立行叅處則勤者益加勉而惰者亦知儆惕奮勵以勸驅策而工程底績有期矣等因冊詳到臣該臣看得曹縣石香爐夾口前此採辦堵塞止餘八丈忽於五月十五日河汛復長洪流湧射多方搶護僅全西壩東壩屢經退後挖槽裹護俱被衝失時因伏

秋已迫漲溢無常形勢尚在未定工力總屬徒施計惟有多積物料俟水勢少平乘時合作臣嚴飭道廳各官一面措集夫柳守護新堤一面於附近州縣採運柳草芟楸并預辦椿榦各料迨至七月終旬事緒漸就遂督官夫次第進埽不意八月之內烈風霖雨秋漲倍甚不但兩壩已成之工竭力套壘始幸保固而大溜北倒東壩又變頂衝壩後復受迴溜三面環攻隨護隨蝕費料不貲該道廳等官於九月二十日逐細探估除前下過埽二百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二

奏香館

三十五箇現在決口較之七月之前淺者已深深者更倍約仍應用埽三百五十四箇臣於九月末旬自豫回工復經督同親勘委與報估情形無異一應本省所辦柳梢野草中椿芟楸就近採運並酌額夫鄉夫通不計錢糧外但錄麻無從採取大椿產自河南必得動銀置買椿手埽夫習藝謀生晝夜勞苦勢須酌給工食并隣省採柳量給運費共估工料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四分五釐若隣省各官倘果鼓勵有法其間車運價銀

尚可酌量從省惟是黃河南岸柳束船戶挽渡日久無食多致逃散不得不於此數之內每束酌抽給銀四釐以資僱覓水手之費查此工實係大工設辦夫料為數甚多估費原不及十分之一臣一面批行具

題一而分頭催辦并佈置周詳嚴督官夫晝夜進埽嗣於十月十九日渡河南巡仍又逐節訓探大溜歸河漸多沙澱向之深者又復變而成淺其工程錢糧并借動物料似更有可以樽節者總之臨期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一

樂香館

相機疏縮俟工完查數據實

奏銷但鳩集夫料催調車船綜理收支課督工作事既煩重更極艱辛全賴奉行及調委各官同心協力勞怨不辭乃能共濟急工赴期底績誠恐無以勸懲未免易生趨避合無容臣循照往例於工完日查果効有勤勞題

請叙錄其或怠玩貽誤從重指參庶群力畢收而決工可以早竣矣既經該道呈詳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決工水勢倍劇等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曹縣石香爐決口前此堵塞止餘八丈不意八月之內秋漲倍甚大溜北倒隨護隨整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四

樂香館

一應柳草中樁就近採運不計錢糧外但蘇麻大必得動銀買買并工食運價共估工料價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四分零看大溜歸河深者成淺所用物料似更有可以樽節者應令總河臣嚴加樽節工完覈實具

題以憑覈銷至於調委各官無以勸懲易生趨避於工完日查果効有勤勞題

請叙錄怠玩者指參如其所請其本地方專官各官應不准叙錄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廳案

卷之十五

十五

樂香館

三舉申明激勵大典疏

題為申明激勵大典事案照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會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會同議覆該吏部都察院謹遵

旨會議得總督河道統轄五省屬員頗多與巡撫止轄一省者不同今每年河工告竣所薦官員議定額

河防廳案

卷之十五

十六

樂香館

數應薦差出部司方面共五員有司十員佐貳四員若逾定額不係管轄之官聽部院叅處所薦之官不准註冊如在定額之內俱准註冊奉

旨之後行令該督照新題定例薦舉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本內漢字首行遺落等衙門着添補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遵行在案為照河蜀歲修例應甄別節經

題明奉有

俞旨查順治十八年河防告竣臣先經檄行各屬造報

賢否去後節據各司道冊報前來臣復嚴加檢覈

惟以本年之內著有勞績克濟修防者列之薦剡

以昭鼓勵荷於河政無裨雖別善可稱他端難料

皆臣所不敢贊及也至若溺職各官除聞見所及

陸續

題奉外茲亦查提揭報照例恭處所有應薦官十九

員應劾官四員謹臚列爲我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二

寒香館

皇上陳之

計開

應薦司道官五員

通惠分司工部主事壽以仁疏淺築堤網

繆克慎受事以來潰溢竟自絕聞輓輸

亦復無阻而督徵河項積逋更爲一清

係通薊道相有度開報

漕儲道參政黃廷慶數千里河漕殫力督

催抵逆特早京口大挑一節奮身獨任

不費帑金而旬日之間空重利涉成勢

尤自難泯係江南右布政使孫代開報

淮徐道參政項錫胤南黃北加諸險交臻

匪晝既中肯綮奔馳不憚勤勞而且致

盜安民催漕剔蠹卓然可紀係中河分

司劉世豸開報

東兗道參政張弘俊挑浚河渠督催載運

繕修城郭安輯流離靡不本諸精詳出

以勤敏監司中之表表者係山東左布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八

寒香館

政使周天爵開報

河南驛傳道參政萬永祚駐劄河濱承委

協理三家莊險工勘驗堤埽督飭官夫

不辭勞怨至於挑濬引河捐貲鼓犒尤

足爲同舟之勸係河南左布政使徐化

成開報

應薦有司十員

歸德府知府宋國榮郡屬隄防督飭維謹

承比王家道口柳料如期運解河患賴



以無虞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開封府同知韓齊范代攝府篆議額夫則

不辭怨謫派柳料則共服均平濬操實

心一時僅見係守梁道王來用開報

兗州府加河通判胡一璉疏濬漕渠節宣

閘座靡不動慎從事南北空重飛輓無

停係夏鎮分司李禧熊開報

兗州府推官余國柱綜覈夫徭剔釐河意

包占之弊一清而河務官評更能詳慎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九

奏香館

不苟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淮安府推官俞有章淮城各工繁劇摘奸

傲惰久著成勞至支給大挑銀兩窮夫

尤沾實惠係署淮海道杜漢開報

曹州知州母配坤編徭既鮮偏累工食盡

絕漏厄故能奉行徵調趨赴爭先可稱

急公能吏係兗州府推官余國柱開報

單縣知縣韓第隄防河道栽植柳株繕葺

城隍清理夫役事事修舉未易材也係

兗州府推官余國柱開報

商丘縣知縣劉之驥加意河防先勞從事

增修堤壩廣儲柳料未估帑金險工恃

以無恐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封丘縣知縣屠粹忠大工河勢變遷無定

鳩辦既能早集董率每必躬親足稱勤

慎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安東縣知縣夏時正課督栽柳所在成林

每遇隣封急工徵夫問料獨能先期協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十

奏香館

濟係淮安府推官俞有章開報

應薦佐貳四員

濟寧州同知潘得榮供兵辦河才優績著

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鄭州判官王世璽築堤維勤樹柳得法係

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徐州下河判官王允讚勉河防具徵實

效係淮徐道項錫胤開報

封丘縣縣丞錢交更委管工程勤勞任事

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以上各官所當  
薦揚以備叙錄者也

應劾官四員

鄆陵縣知縣黃雲鶴

一本官怠玩成性十八年派柳一萬三  
千餘束一任道催藐視不應

一本官十八年應解協濟額夫二百四  
十一名逃去一半屢次催提全不拿

解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主

宋香館

中牟縣縣丞惠文彥

一本官遇黃練集河患危急泄泄從事  
應印官催呼徒急頑鈍不靈

一本官職司河務情形緩急全然不省  
每每失報水汛係南河同知崔維雅

揭報

商丘縣主簿鄭圖南

一本官專習河工遇當春夏水汛之期  
高坐私署竟不察視

一本官鈴束無能一任河夫偷安怠惰  
屢經察飭係管河道荆世爵開報以  
上三官所當照例議處者也

蘭陽縣署管河務教諭郭益善

一本官詐索該縣北岸堡夫八十名每  
名銀一錢五分共銀十二兩又詐南

岸堡夫銀一兩零堡夫劉尚節徐思  
王珩等証

一本官乘堡夫支領工食銀兩二次扣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主

宋香館

銀六兩河書商景輅証係管河道荆

世爵開報此一官者所當照例查究  
者也伏乞

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壽以仁等酌量叙錄  
黃雲鶴等分別議處庶勸懲聿彰河事有賴矣

康熙元年十二月 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吏部知道

呈報石香爐塞決疏

題爲呈報石香爐決口閉合日期事據兗西道魏紹芳呈稱蒙臣票爲

欽工萬分緊急嚴飭料理共效同舟尅期底績事照得石香爐決口幾奪全河雖幸各官晝夜駐工修守保全兩壩但現存口門猶有九十餘丈若不乘此三冬併工閉合轉盼春汛便有不可收拾之勢一應調用各官酌派夫料本部院規畫粗定但長河千里處處告急刻下復擬南巡誠恐各屬怠玩已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五

寒香館

經特疏具

題責成該道毋論隔省隔屬俱聽徑自關行提調所有應行事宜相應逐款開列合行嚴飭爲此票仰兗西道照票事理即便振起精神嚴行催督協濟州縣所有應出夫車柳料各項勒定期限期星夜解運倘有抗誤揭報到院立行叅處並督官夫晝夜進埽務於歲內報完在事各官事竣之後仍聽該道分別造報甄叙勸懲該道責任攸關縱有裁併之議必俟決口塞合方許離任如或因循觀望致

誤歲內限期卽遵部奉前

旨從重指叅斷不寬假慎毋自誤等因蒙此本道遵依隨照單開五十六款應出夫車柳料等項州縣分頭差人嚴催并移會江南河南及本省各道協催外本道專駐河干晝夜督夫下埽決口告竣今於十一月十七日合龍門訖且以本職自奉本部院嚴檄之日河口九十餘丈水深者五丈餘或四丈或二三丈不等不出一月之內而龍門閉合雖曰各官勤劬人夫効力埽料駢至所致實賴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五

寒香館

朝廷洪福本部院至誠感格因而河伯效靈是以成功若斯之速也除將河工應行事宜移送濟寧道督理外所有各官勞苦埽料數目另容清冊詳請本部院裁度可也擬合先行呈報等因又據兗州府管理運河同知王有容署兗州府黃河同知事單縣知縣韓第兗州府管理加河通判胡一璉各將閉合龍門日期呈報到臣該臣看得石香爐一工自五月初旬報決臣卽駐宿河干嚴督搶塞無奈水勢方盛裹頭大埽屢被衝失於是一面幫築

全堤一面催辦各料定於七月十五日兩壩進壩  
漸有頭緒不期秋分以後漲水非常全河入決口  
者以十之八臣徬徨憂迫日則廢箸夜則遶床益  
未嘗一刻敢自寧處也猶幸官夫鼓勵於風雨晦  
冥之中套壓搶救兩壩保全得以廣集夫料晝夜  
兼工捷報已於十一月十七日閉合龍門訖初計  
決口寬至一百六十丈淺者丈餘深者甚至四五  
丈不等如此大役未幾告成此皆

朝廷洪福運道生民之厚幸也而在工各官酷暑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五

五

樂香館

冬任勞任怨半載苦績要亦有不可泯者除善後  
事宜臣已備行道廳悉心勘畫併用過物料錢糧  
及督工辦料各官通俟數明另

題外所有石香爐口閉塞龍門日期既經各道廳呈

報前來相應題

報伏乞

容鑒施行

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工部知道

河防疏畧卷之十六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闕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 沁堃公輯

特叅庸劣廳官疏

題爲特叅庸劣廳官以重河防事竊照山清河道西  
有高堰裏河東有王公堤天妃壩太行堤五大險  
工上關

國計下係民生設有山清同知一官分署此地責基  
重矣况該屬自去歲洪水非常雖一時搶救幸未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六

一

樂香館

成患然創殘之後工作倍繁除應估工程屢催估  
修外至高堰浪窩損缺例有額夫不時填補太行  
老堤二百餘里舊堤卑薄原應民夫分界加幫臣  
嚴檄申飭不啻再四乃山清同知林廷萊歷任將  
及一載河務尚爾茫然今時將仲夏前項工程尚  
無頭緒伏秋轉瞬漲發有期該廳專駐淮潁一味  
因循既無籌畫之能復鮮督催之術河防重計又  
安賴此廳官爲哉况該廳管理河帑出納攸關亦  
斷非若此泄泄弛玩之人所能勝任而愉快也除

山陽各工臣一面頒發

令旗檄調南河分司移駐督理外所有庸劣廳官相應特疏

題叅伏乞

勅部議處施行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題五月初八日奉

旨林廷萊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二

樂香館

覆秋水汜濫異常疏

題爲秋水汜濫異常各官告急接踵微臣目擊情形謹據實報

聞仰祈

睿鑒事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准工部咨工科抄

出該本部覆漕運林總督題前事等因康熙元年

九月二十二日題十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月十五日抄出到部該臣

等看得總漕林起龍疏稱秋雨連綿黃淮交漲洪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三

樂香館

水狂發堤岸衝決除嚴加申飭令其加緊堵築並

咨總河臣備料搶修外仰祈

勅下河臣轉行所屬印河各官一遇危急險工需用物

料准其備辦搶修事後開銷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淮徐一帶水汎先據總河臣朱之錫具

疏題

報已經臣部題覆遵行在案相應仍請

勅下總河臣嚴飭司道等官親駐河干相機搶救如遇

危急處所一面動支錢糧修造一面將應用錢糧

確估具

題至疎稱季家堤等處衝決其决口遠行堵塞仍查明具

題可也等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旨是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隨行淮揚

司道相機搶修查明具報去後續據中河分司劉

世豸署淮海道事准徐道項錫胤會詳內稱遵依

率廳河官上下查勘去歲徐屬城堤郭家嘴小店

三險俱奉估修工程值秋水盈溢皆修築如式已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四

寒香館

具詳冊請銷至靈璧縣睢寧之清水口武官營孟

家灣邳州之董家堂五工頭青墩營孫家灣張家

莊郭家灣及宿遷之直河去歲滔天之水處處危

險在在告急本司任立風雨率夫搶救俱保無虞

除

題估工程已經呈詳報銷外水落之後原無衝決間

有殘缺處所已修補一律並未動用錢糧若季家

堤卽桃源之季太壩也查桃源北岸明季隆萬以

前原無堤防自崔鎮决而黃河北徙隨致運道淤

塞前總河藩部院題築遙堤自古城起至清河止

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丈而河歸故道與淮水交匯

又慮淮揚勢處窪下南河諸湖之水會歸達淮每

至伏秋淮黃交漲黃遇清流不得東出湍激之勢

汎溢衝潰一傾瀉於高澗周橋再澎湃於高堰又

湧注於通濟閘則高寶淮城與淮屬之漕堤民生

甚爲可虞故審時度勢於遙堤之內建設崔鎮徐

昇季太三義四壩既洩漲之水又無奪河之患

且東流入海皆有故道可尋當時遙堤既建而必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五

寒香館

岌岌築壩者以淮揚一帶所關至重且大也查萬

曆七年十月內科道會勘得遙堤既建水歸正漕

田廬可免水患但恐異常之漲河水盈溢故復設

此減水壩於遙堤之中以便分殺且無衝潰遙堤

之患季太徐昇三義三壩之義皆同而俱設北岸

者以其從灌口入海也又於順治十六年間蒙本

部院票查四壩應修築月堤緣由該前任分司李

縉明淮海道霍炳會呈修築石壩非一時可以興

舉合無先築月堤以爲目下救濟急者隨於十七

年間爲淮屬黃河異常水患事蒙本部院具

題部覆在案去歲水漲仍由故道入海原非決口隨

蒙本部院行查已於元年十月二十九等日將季

太等壩次第築完呈報訖但查四壩水發聽其宣

洩水落仍歸正槽相沿已久今一旦堵塞恐難免

潰溢之患欲照舊修復不惟帑藏不敷辦運維艱

而工大費繁又非旦夕可以責效今據廳縣詳稱

該縣士民夏則大等議改建舊洞四座每座金門

闊六尺高八尺其應用樁石磚灰等項該縣設處

海防疏畧

卷之十

六

寒香館

不計錢糧查涇洞之制廣狹雖不及石壩但使修

築堅實不爲草率再查一帶遙堤有卑薄淺缺幫

築高厚而洞口緩流亦可分殺瀑漲亦不致瀾漫

湔沒全河之勢上源既減卽下而清口又免壅聚

逞怒之害安上全下不費公帑民自修築况工少

易成雖因陋就簡名異而實同也等因又據南河

分司吳煒署淮海道事准徐道項錫胤揚州道杜

爽會詳據淮安府分管山清河務同知林廷萊回

稱查得康熙元年自春至秋黃淮并漲水勢洶湧

日甚一日各工告險處處皆同卑職所轄山清二

縣境內河道工程陡遇秋深洪水遽時泛漲異常

危險在在堪虞間有坍塌處所卑職同司道露宿

河干晝夜設法塘護保固無虞并無衝決亦未動

用官帑等因又據揚州府管河通判周道東回稱

看得江都縣境內開座修造年久昨被洪水衝汕

今已設法修築未動錢糧又高郵州城南缺口俱

係土堤從未估修因去歲洪水泛漲高過堤岸以

致衝卸當卽設法築完亦未動用錢糧案查各堤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七

寒香館

岸係從來未經估修之處本司責令該州縣起

派入夫加幫填築並無動用錢糧等因各報到司

據此該司道會看得客歲淮黃并漲黃運兩河堤

岸開座處處危險至秋洪水陡發淮揚竟成澤國

一望汪洋無可收拾該司道督同廳印河官駐宿

河干晝夜防護設法搶救保固無虞並未動用錢

糧今蒙前因擬合回報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去

歲百川交漲秋分以後其勢益甚臣往來奔馳未

常停踵仍分發差徭責成司道等官多方搶救幸

徐邳淮揚歲修各工保固無虞見在查覈

奏銷其有堤岸殘缺俱已修補一律而高江缺口乃從未估修之處亦皆鼓勵搶築並未估計錢糧臣仍於續報淮揚水汛疏內查明另行具

題外至總漕臣林起龍疏內所稱季家堤等處決口

查宿遷古城以下於前明萬曆年間始築遙堤一萬八千四百一十丈至清河縣大河口止仍於桃源縣境內連造崔鎮徐昇季太三義四壩宣洩漲水既以保固遙堤而先分黃怒亦可少減下流水

海防疏畧

卷之十

八

寒香館

惠順治十六年黃水漲溢曾由此壩旁分入海嗣准部咨行查臣行據司道以壩基雖存舊石俱毀興復未易止議暫築月堤水溢聽其分殺水消仍行補修該臣具

題部覆奉

旨依議在案去歲水勢較前倍盛是以復由各壩入海非係決口水勢消落隨該司道集夫補築臣亦於續報淮揚水汛疏內

題明矣第恐以前人洩水舊壩一舉堵塞反滋後患

復行司道從長酌議據稱姑循輿論改建涵洞四

座應用各料該縣設處不計錢糧臣已批行司道嚴督建修至於修復舊壩俟民力稍充另行酌估既經司道會議詳報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年五月初五日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九

寒香館

題為秋水氾濫異常等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於五月二十一日抄出到部該

臣等案查先據總漕臣林起龍疏報淮揚水汛內

稱季家堤等處衝決隨經臣部請

勅總河臣將決口速行堵塞仍查明具

題等因行文在案今據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季家堤

等處決口查宿遷古城以下於萬曆年間始築遙

堤內建崔鎮等四壩宣洩漲水去歲水勢較前倍



盛是以復由各壩入海非係決口第恐前人洩水  
舊壩一槩堵塞及滋後患據議改建涵洞四座應  
用各料該縣設處不計錢糧臣已批行司道嚴督  
建修等因具

題前來查季家堤等處既經總河臣稱係舊壩原非  
決口此案相應註銷至於改建涵洞相應如議可  
也奉

旨依議

海防疏畧

卷之十

十

寒香館

題補山清同知疏

題為循例

請補管河廳官以重運道民生事竊照治河一事節序  
相催既不可以刻廢修防異致又未可以漫嘗故  
管河廳官必於就近有司選擇

題補然後可以倚辦分猷無誤重計臣於順治十六  
年正月內曾具有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該吏部  
議覆內開河臣疏稱薦用一欵內稱除道印各官  
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海防疏畧

卷之十

十

寒香館

勅書內開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心河務即指實薦舉  
擢用似應題請照例遵行等語查得臣部於順治十  
年十二月內覆河臣楊方興就近請補廳官毋誤  
黃運兩河事一疏以鉅野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  
知定陶知縣張鍾英補黃河同知奉

旨依議在案如河臣所屬河官有能盡心河務者相應  
照例題請

勅下臣部議覆請

旨補用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在案今照淮安府屬山清

河道東有太行老堤五大險工西有高堰北有王

公堤天妃壩等工是皆歷來名險要害既關漕運

咽喉而七邑生民兩淮鹽課無不於此焉攸寄原

任山清同知林廷萊庸劣因循臣已特疏

題奏奉

旨議處所遺員缺若專候部選不但生手未諳且赴任

無期懸缺以待未免貽誤臣與總漕鳳撫二臣互

相商確查得寶應縣知縣王全春由拔貢於順治

清防疏畧

卷之十末

十二

寒香館

十一年六月內授職本年十月內到任才幹勤敏

頗著成勞臣於十七年歲終舉劾曾經

題薦河工既所素曉歷俸又稱最深以之就近

題補則朝拜

命而夕受事有裨運道民生良非淺鮮臣謹會同總漕

臣林起龍鳳撫臣張尚賢合詞循例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年六月十三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吏部議奏

吏部覆前疏

題為循例

請補管河廳官以重運道民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督朱之錫題

前事等因奉

旨吏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順治十

六年三月內臣部覆河臣朱之錫慎重河工職守

一疏內如河臣所屬河官有能盡心河務者相應

清防疏畧

卷之十末

十三

寒香館

題請

勅下臣部議覆請

旨補用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查淮安府屬山清同知林廷萊員缺臣部

於二年六月內推陞四川順慶府通判秦生鏡今

河臣朱之錫會同總漕林起龍鳳撫張尚賢以寶

應知縣王全春才幹勤敏頗著成勞擬陞山清同

知前來查王全春於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到任迄

今歷俸連閏八年十一箇月有餘任內有薦二次

紀錄六次應如所請陞補寶應縣任內錢糧查無

拖欠方許赴新任其陞補同知秦生鏡已經奉

旨相應扣憑另行籤補可也奉

旨依議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末

古

寒香館

題叙石香爐勤勞各官疏

題爲決工水勢倍劇物力措處維艱請祈速賜酌估

以無誤堵塞事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工

部咨工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

因康熙元年十一月初八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抄出到部

該臣等看得緡河臣朱之錫疏稱曹縣石香爐決

口前此堵塞止餘八丈不意八月之內秋漲倍甚

大溜北倒隨護隨壅一應柳草中樁就近採運不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末

古

寒香館

計錢糧外但蘇麻大樁必得動銀置買併工食運

價共估工料價銀一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兩一錢

四分零看大溜歸河深者成淺所用物料似更有

可以樽節者應令總河臣嚴加樽節工完覈實具

題以憑覈銷至於調委各官無以勸懲易生趨避於

工完日查果効有勤勞題

請叙錄怠玩者指叅如其所請其本地方專管各官應

不准叙錄可也等因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題

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除抗誤人夫騰  
縣知縣李含菴先經特疏指叅併工程錢糧另疏  
奏銷外今據濟寧道方兆及備將勤勞文武各官造  
冊呈詳到臣該臣看得黃河塞決僅以區區人力  
爭衡於怒濤洶浪之中風雨奔馳實爲艱苦故順  
治四年塞派通八年塞汴口十四年塞大王廟俱  
有分別

題叙之例蓋非特以酬其既往正以爲不如是則將  
來緩急無以作任事之氣而收底績之功耳曹縣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十六

寒香館

石香爐一工決口寬至一百六十丈大溜北徙幾

奪全河夫料繁多頭緒錯出臣調委各官晝夜經

營備極勞瘁前於估工疏內曾經題

請容俟工完叙錄以示鼓勵部覆奉

旨依議在案賴

國家景福決口甚大水勢倍常而河帑之所費無多

龍門之告成甚速在事各官殫心協力克効勤勞

實有未可盡泯者今據該道開報到臣除覈西道

魏紹芳曹縣知縣陳澄心主簿陳方原係該管併

濟寧道方兆及署黃河同知事單縣知縣韓第均  
有分內責成未敢叙列外查有應叙者運河同知  
王有容黃河工程原非專職本官一經承委露宿  
河干酷暑祈寒不辭勞怨催運柳料而源源不匱  
調度官夫而井井有條自始歷終堵塞之功可稱  
獨最其餘文武各官奔走分任實繁有人臣其嚴  
其慎不敢濫及止擇其勤勞尤著者共八人遵照  
舊例開列具

題聽部查叙至各州縣協濟採柳六十六萬餘束計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十七

寒香館

笑漕規值銀頗多州縣各官急公之績均有足尚

應否一體叙錄統候部議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計開

徐州營副將周貴南岸柳束渡運艱難本官

覓解中船一百隻深賴濟急

兗州府經歷宋濬經收柳束百萬有餘備極

勞勩

商丘縣縣丞陳士性親督人夫採運柳枝淪  
溺不避

臣標左營千總陳鑄守催劉家口車船裝運  
柳束保全東壩

臣標中營千總楊璠催辦懷慶府大橋尅期  
運工接濟不匱

漕標効用官孫應禎總漕臣特委催採豐碭  
兩縣柳束完解獨先

東平州吏目李蘭馨經支柳束數目清楚暑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七

寒香館

雨忘勞

沛縣主簿黃志督採樁概不下數千緩急無  
誤

曹州知州母配坤協濟大柳十三萬五千四  
百九十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  
共值價銀六千七百七十四兩五錢

單縣知縣韓第協濟大柳九萬七千三百八  
十八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  
值價銀四千八百六十九兩四錢

定陶縣知縣馬之瑛協濟大柳六萬五千束  
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值價銀  
三千二百五十兩

鉅野縣知縣耿禎協濟大柳三萬五千九百  
零三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  
值價銀一千七百九十五兩一錢五分

嘉祥縣知縣方學舜協濟大柳一萬三百四  
十九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  
值價銀五百一十七兩四錢五分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十九

寒香館

鄆城縣署印濟寧州同知潘得榮協濟大柳  
一萬五千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  
分共值價銀七百五十兩

城武縣知縣王素臣協濟大柳二萬八千一  
百六十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  
共值價銀一千四百零八兩

河南商丘縣知縣劉之驥協濟大柳十五萬  
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值價  
銀七千五百兩

夏邑縣知縣張光烈協濟大柳三萬四千三

百八十四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

分共值價銀一千七百一十九兩二錢

考城縣知縣趙日采協濟大柳三萬束照依

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值價銀一千

五百兩

江南署豐縣印沛縣知縣郭維新協濟大柳

四萬八千八百六十四束照依漕規每

束值價銀五分共值價銀二千四百四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干

寒香館

十三兩二錢

碭山縣知縣林雲鑲協濟大柳一萬六千四

百三束照依漕規每束值價銀五分共

值價銀八百二十兩一錢五分

康熙二年六月十五日題七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知道

覆續報淮揚水汛疏

題為續報淮揚水汛事康熙二年二月初七日准工

部咨工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

因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正月初四日抄出到部該臣

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缺口六處已經築完

今歲百川交漲所在汪洋淮揚以澤國而當此洪

水危急之勢更非尋常臣於十月十九日星馳南

下沿河一一親勘堤岸閘座多被創殘除臣嚴行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壬

寒香館

司道各官詳加勘度預計修築外所有勘過淮揚

水勢情形相應題

報等因前來查得缺口六處雖稱築完係何年做過工

程有無需用錢糧係何官做過者並未說及又堤

岸閘座多被創殘某處係某年做過現今某處需

用錢糧若干未經

題估徑行司道各官勘度預計修築殊屬不合相應

請

勅總河臣逐一查明具

題再議可也等因康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備行該司道確查去後今據南河分司吳煒揚州道杜漢會詳據揚州府管河通判周道東呈據高郵州申稱查得城南五里壩八里舖地方坍卸缺工五處俱係年久土岸從未估修因去歲淮黃交漲高過堤岸不時西風大作根脚酥軟以致漫卸當該前任吳知州督同河官設法築完未動官帑擬合回報又據海防廳聚 卷之十木 主 案香鎮江都縣回稱該卑縣查得境內露筋頭淺減水二閘一座造自順治六年迄今一十五載因元年分被洪水衝油隨該前任熊知縣督同翁王衡設法修築完固並未請動錢糧擬合回報各等因到職據此擬合轉報等因到司據此該司道會看得客秋淮黃併漲堤岸開座無不受傷民舍田廬皆為澤國一望汪洋難以收拾該本司督同廳印河官駐宿河干率領額夫晝夜防護當經設法搶修保固無虞并未動用錢糧照蒙前因擬合具詳轉報

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去歲水勢異漲南北湖河內外交攻不特土堤埽箇悉被衝蝕即磚石厓岸亦無一處不漫激欽卸臣往來奔馳分撥責成司道等官拮据搶救幸未成患而揚屬一線漕堤兩面巨浸兼之地勢窪下雖東堤一帶洩水閘洞盡皆開通無如水頭日長西風大作沿堤而過除先經塘禦外水落之後仍有缺口六處旋即補築臣隨具疏題

報嗣准部咨復行司道確查據稱高郵州城南五里壩海防廳聚 卷之十木 主 案香鎮八里舖地方缺口五處係年久土岸從未估修江都縣露筋頭淺減水二閘係順治六年修過年久衝油缺口一處俱經該州縣印官多方鼓勵設備料物修築完固並未動用錢糧至堤岸開座多被創殘豫東江南所在而然非止一處臣閱歷所及少有損動隨卽飭行修補但歲修工程竣於秋冬猶必通行勘估况當大創之後來年之計更宜早籌臣是以嚴檄司道各官勘度預計免致後時其間設處夫料工程臣卽批行續修無煩

題估倘需用錢糧繁多自必據冊具

題仍於工完覈實

奏銷此俱現行事例雖修防機宜原無一定臣未敢  
膠執成見貽誤重計而事干錢糧必嚴必慎自亦  
不敢容其紊越也除本年歲修各工仍俟司道估  
計詳冊至日次第具

題外所有查明揚屬缺口六處并堤岸開座未動錢  
糧緣由相應具

題伏乞

清防疏畧

卷之十木

五

奏香館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五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工部知道

題補北河同知疏

題為循例

請補管河廳官以裨修防重計事准河南督臣劉清泰  
咨為咨商事准總河部院咨開照得開封府黃河  
南北兩岸均屬險要而北岸關係運道尤為喫緊  
一切修防惟廳官是賴今北河同知王鎮已經陞  
任所遺員缺若候部推不但才品難料且恐赴任  
無期貽誤匪細必得明敏練達曾經料理河工之  
官方克有濟又必須俸序相當身無詿誤方可就

清防疏畧

卷之十木

五

奏香館

近

題補刻期受事本部院遠在東省見聞未周督撫部  
院駐節伊邇藻鑑尤確相應咨商煩為查照希賜  
酌定某官堪副此選察其履歷俸序無有妨碍者  
咨復過院以便會

題施行等因到部院准此為照總河部院藻鑑衡空  
更以虛衷采訪本部院自當悉心相告以副來問  
也今查開封府推官于紀龍負才明達遇事勤劬  
當去歲天雨連綿河水大發本官曾隨撫院查河



卽暑雨不憚更能於緊要修防處所指授中竅不  
辭勞瘁本官勤敏之才於斯見矣且奉委查河於  
河工機宜利弊素諸胸中以之補授此缺則人地  
似乎相當可否

題補惟總河部院酌裁行之可也相應咨覆等因到  
臣又准河南撫臣張自德咨開准總河部院咨同  
前事准此爲照北河要缺應補河員既承總河部  
院虛已下商敢不悉心籌畫擬實選舉以仰副總  
河部院爲地擇人之至意哉今查開封府推官于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三

宋香館

紀龍人既勤劬才復明敏去年六月內隨本院查  
河至步李寨劉家店等處非惟不避風雨不憚勞  
瘁尤能於修守搶救處指授中竅波濤泥濘中催  
督靡懈至於八月十四後雨大河發水與杞縣堤  
平本院力督官民躬冒風雨防守幫築者十五六  
晝夜人皆疲倦不堪惟本官日夜周張始終如一  
則杞之不致淪沒者得本官之力居多且本官四  
載司理數委查河所以於河上機宜知之最悉河  
工利弊知之最詳若以此官改補此缺品秩既以

相當時事不致稽誤人地之宜未有宜於此者也  
至應否

題補是在總河部院裁酌擬合咨覆等因到臣該臣  
看得管河廳官選擇

題補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內具有慎重河工職守  
一疏該吏部覆奉

俞吉備經遵行在案頃臣接閱邸報開封府北河同知  
王鎮已經陞任員缺尚懸竊惟黃河大勢濤悍奔  
放中州爲甚而北岸數百里稍有疎虞自關運道

海防疏畧

卷之十

三

宋香館

通塞一切修防尤非其他河官可比非得明敏諳  
練之人斷未易以任臂指而緩急克濟也誠恐專  
候部選不但赴任無期抑且才具難料河工重計  
貽誤可虞臣移咨該省督撫二臣詳慎商確查有  
開封府推官于紀龍才幹素優任事勤敏去歲黃  
水異漲之時曾經在工協同修守深悉河務據本  
官已陞建寧府同知尚未離任以之就近題

請留補品秩既已相當人地亦復允愜所有建寧員缺  
另聽銓除雖北河同知一官最稱勞苦然臣等爲

官擇人不暇計其私便也臣謹會同督臣劉清泰  
撫臣張自德合詞循例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年八月初三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吏部議奏

吏部覆前疏

題為循例

請補官河廳官以裨修防重計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主

朱 崇香館

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覆河道總督朱之錫題  
前事等因奉

旨吏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順治十

六年三月內臣部覆河臣朱之錫慎重河工職守

一疏內如河臣所屬河官有能盡心河務者相應

題請

勅下臣部議覆請

旨補用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查開封府推官于紀龍已陞福建建寧府

同知開封府屬北河同知王鑽員缺已經陞浙江

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慕天顏但該督疏稱開封府

推官于紀龍才幹素優任事勤敏去歲黃水興漲

之時曾經在工協同修守深悉河務相應如其所

請已陞北河同知慕天顏改為建寧府同知于紀

龍改為北河同知俟

命下之日另行給憑可也奉

旨依議

海防疏畧

卷之十木

主

朱 崇香館

河防疏畧卷之十七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沁埜公輯

敬陳河漕事宜疏

題爲敬陳河漕事宜以速飛輓大計事竊惟我

朝奠鼎燕京轉漕東南上供

王食下給百官六軍之需運河一綫悉仍明舊則凡所

以利涉者自不得不一循舊章修明而謹守之也

順治十三年以前河道多故糧運遲自十四年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一

禦香館

迄今仰賴

朝廷洪福幸漸免凍阻之患矣第有一二規制或自

明季相沿或有日久弛廢尚須急爲講求者臣謹

徵考故籍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閘座運河臺莊以南臨清以北原無閘

座節宣每遇旱乾尤易淺闊者姑且勿論

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

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

導會流於南旺河渠分濟南北而南旺南

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

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

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

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

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瓴之勢一瀉無

餘舟膠而不可行也查會典一款凡運糧

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閘

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二

禦香館

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

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

開閘進

貢緊要不在此例又一款凡閘惟進鮮船隻隨到隨

開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擅開走洩水利

及閘開不依幫次爭閘者聽閘官拿送管

閘並巡河官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

貢物件及漂流官糧並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

干礙豪勢官員參奏究治而且附搭黃馬

快船有禁

貢鮮船隻夾帶有禁令甲森嚴歷歷可攷卽順治十

三年十二月內工部

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開座等事一疏內開開座

啓閉原開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

官商等因亦經奉有

會議嚴飭行之

旨奈邇來官差船隻只顧一已速行之私罔念

朝廷京儲之重每到開口輒聽船役喝令啓板么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舉香館

官夫稍有違拗則捶楚繼之積水既洩開

內糧船不免淺閣卽使洩而復蓄亦不免

加倍耽延甚或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

上開應閉而不聽閉下開當開而不容開

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

運之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却步而求其前

也除臣屢示禁飭本年四月內具有捷報

題奏一疏並將搶開緣由題

請議飭外但往來滿漢官差絡繹如織河水非易舊典

空存未免由而不察仰懇

睿鑒特賜

嚴飭容臣衙門仍照舊例刊刻紅牌豎立各開除緊急

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體遵

守隨漕起放如有逼勒官夫開闢搶越洩

水悞運者應拿究者照例問發應參奏者

據實指參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廢此所

宜講者一也

一日船式重運自過淮後經由黃運兩河抵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四

舉香館

通交納黃河逆水湍急運河源泥細微必

須船米輕便一律然後可啣尾速挽是以

漕船名曰淺船各省漕糧共計四百萬石

各衛所淺船舊額共計一萬二千餘隻查

會典所開淺船頭稍底棧俱有定式龍口

梁闊不過一丈深不過四尺內隆慶四年

一款如糧船過淮驗烙之時查有船不如

式者該管官員不分軍職有司一體參奏

又一款將江北南京等積年損壞缺船行

督糧道照依湖廣江西二省船式就於爪  
儀設廠打造約載正耗米可五百石務要  
底平艙闊入水不深又漕運議卑一款漕  
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  
千原缺若干補造若干現少若干嚴督各  
糧儲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不許仍前僱  
覓民船及將損壞者補數派搭本幫以致  
船重難行如不足額照例奏請即治河書  
內亦有開河運船載正米不得過四百石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舉香館

入水淺不得過六拿六拿者三尺也故船  
力勝米力水力勝船力若不務足船而徒  
搭運以省船河力安能運船而漕大困矣  
歸罪無源之河何益哉等語此皆先年已  
試之法有可考據者也邇來惟江南山東  
河南船式米數不異往制江西湖廣浙江  
漕船梁頭濶至一丈六七尺深至七八尺  
不等空船入水已四五捺且又船數不足  
往往倍載票糧入水多至十捺以外如式

船糧經過黃運兩河不難相連而進而一  
遇重船在黃河則合幫人夫逐船倒絳始  
得過溜在運河則守板蓄水集船起剝倍  
費日時一程間斷積而數程相距必遠在  
後船隻固被阻壅即前船之在下開者緣  
上開候水封閉過時無水下注亦不得不  
停橈以待兩河之水勢猶昨而今昔之船  
米迥殊雖沿河各官凜遵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六

舉香館

會同總漕臣檄行各省糧道備查該省漕  
船因何打造不如淺式又因何缺船倍載  
不行補造其衛其所額船若干現缺若干  
今應作何補造議妥通詳以憑覈奪外但  
比年以來重運回空較之十三年以前爲  
期雖早而該省船隻屢因體式過重阻礙  
全漕江西一省尤多違例若不從長酌議  
誠恐將來必致貽悞合無請

勅該部查議飭行各省糧道遵照舊例漸次補造以備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七

禦香館

輓運庶舊制可復而全漕無阻此所宜講者二也河漕事宜雖不止此而此二者實運事遲速之大關鍵也至於言新運者每責成於回空之早然又必自受兌開幫以至過淮一一如期然後抵通上倉無所不早查會典開載重運抵通完糧屢經酌議初則九月爲期嗣始移於六月卽據最後一條大約自淮以北仍有三月水程而其間必先於冬兌冬開二月過淮之限預爲嚴切者此可以見由先及後遲早相因之故矣况回空各船苟不至東阻歲前自亦不難到次是又在該省之受兌開幫力圖振作無致後時耳時已漢秋轉盼新運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部速議具覆施行再照前議雖有兩款總屬趨運一事不敢分列各疏煩瀆

宸聽統祈

睿鑒

康熙二年九月十九日題十月初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爲敬陳河漕事宜以速飛輓大計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月初八日抄出到部除船式一款應聽該部查議外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臺莊以北臨清以南惟恃諸泉之水會流南旺通來官差船隻罔念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八

禦香館

朝廷京儲之重每到開口喝令啓板積水既淺糧船不免淺擱但往來滿漢官差絡繹如織河水非易舊典空存未免由而不察仰懇

睿鑒特賜

嚴飭容臣仍照舊例刊刻紅牌豎立各關除緊急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官差船隻一體遵守隨漕起放如有逼勒官夫開閘搶越洩水悞運者應拿究者照例問發應奏者據實指參庶人心知警而漕法不廢等因具

題前來臣等議得凡奉

旨急差與緊急兵船暫應讓行外其餘船隻應如總河

臣所請立牌嚴禁如有不遵許總河臣據實指參

可也奉

旨已有旨了

戶部覆前疏

題為敬陳河漕事宜等事該臣等查得總河朱之錫

條議運河往來船隻遵守隨漕啓放不許搶開洩

水候運等語已經工部覆明外其船式一款據工

河防廳畧

卷七十七

九

聖旨

部題稱應聽該部查議前來查十七年六月臣部

覆前任倉場楊義題為漕糧利弊多端等事一疏

內糧船之額式宜稽一款查漕船每隻裝米四百

五十石不許違式大造等因奉

旨遵行在案今總河朱之錫題稱各省漕船打造不如

式并船數不足糧米倍載緣由相應再請

勅總漕各該撫嚴檄漕糧各道務須依式打造其不足

船隻務期補造足數如有違式大造於過淮之日

驗實指參以憑議處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廳畧

卷七十七

十

聖旨

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疏

題為敬陳河差三年舊例請

勅議復以重河防以收實效事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准工部咨為掣差事工科抄出該本部題臣等案查夏鎮分司主事李禧熊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到任起扣至康熙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止連閏三年任滿又衛河分司主事田本沛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五日到任起扣至康熙二年七月十四日止連閏三年差滿以上二差俱應差官更

河防疏畧

卷七十七

十一

禦書館

替因臣部以前乏員未經掣題今臣等置籤糊名掣得都水司主事郭諫管理夏鎮虞衛司員外郎賈雲龍管理衛河俱前往與先差各官交代所有應領

勅書精微批勘合火牌移文各該衙門照例撰給再查臣部河差以前俱係三年為滿今六部司官輪流陞轉不便仍定三年除中河通惠二差臣部已經題改一年外其北河南旺夏鎮衛河南河五差應照中河通惠二差之例俱以一年更替可也相應一

併

題明等因康熙二年十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臣查河防一覽書內故明河臣潘季馴題為申明修守事宜以圖承賴事部覆欵開一久任部臣以精練習前件看得河工最巨治河最難其司道各官非久於其任精於其業鮮克有成者今河臣潘季馴灼知其故申議久任之法特以中南兩河郡中為請而又舉見任郎中羅用敬沈修賢能令歷任九年方行優

河防疏畧

卷七十七

十一

禦書館

擢蓋兩河之地甚要則倚辦甚殷且見任郎中既稱得人是誠不可數易者合無悉如所議今後二河郎中員缺暫下吏部即於工部主事本有曾經分司河上及歷俸稍淺者遴選推補俟後查果職業克修容令歷俸九年方為破格遷擢其南河郎中羅用敬中河郎中沈修俸資已及六年相應比照陳瑛事例俟其九年考滿方與優叙如有異績即於京堂缺內推用蓋必有超遷然後可以行久任此又法之相須者也又查故明給事中尹敬題



爲河工告成敷陳善後事宜以圖永利事內開一  
重久任以便責成照得事理必閱歷而後熟施爲  
必諳練而後精凡一職一事之寄皆然也況河道  
之職關係最重議論最多中間地形之險要水勢  
之緩急工程之難易經費之盈縮或黎民懼而晏  
然或薪積安而厝火或在載籍爲美談而實乖於  
至理或在任代爲良畫而不宜於今時使非久於  
其任者當之則作聰明者涉穿鑿闊大較者昧設  
施蓋涉歷有未諳故臨事多眩瞶耳先年屢經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七

禦香館

准久任然非定立章程甄別淑慝則賢且勞者反  
淹滯而不才者得苟安非所以勸勤勞而懲惰逸  
也合無今後自司道以至府州縣管河諸臣俱令  
久任俾令熟知河務諳練機宜修守有方隄防無  
失如累歲賢勞著有成效者遇三六年考滿准與  
加陞職銜令其照舊管事待其資俸最久績效最  
著然後破格超遷其有遷轉離任者則必就近遞  
補如管河郎中有缺卽以管理泉閘等主事中選  
補管河守巡有缺卽於附近守巡各道中選補一

則濡染久而端委相諳一則交承速而職事無贖  
又必令其新舊交代新者不至舊者不行不惟人  
存政舉緩急有資且使舊政告新傳受有法其爲  
河道裨益非淺鮮也至於才志庸劣不堪負荷者  
則聽總理憲臣不時奏請更易不必拘年終考覈  
因循姑息致誤地方庶幾人思任事而規避不生  
事有責成而鉅工可保矣此皆載在舊章慎重其  
事者也卽我

朝定鼎之後亦於順治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准工部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七

禦香館

咨爲

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以收實效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楊方輿題  
前事內稱竊照黃運兩河上閘

國計下係民生工部專差司官三年一換誠慎重其  
事也查水性有順逆河流有分合地勢有險要隄  
形有高卑某處迎溜作何捲築以當其衝某處掃  
灣作何幫護以防其汕至於酌調官夫置辦器具  
儲蓄物料栽種柳株一切瑣屑事宜種種皆須幹

濟者非久於其任精於其業鮮克有成者此明河臣潘季馴疏中語意也季馴治河二十餘年知之真故言之切而三年一換季馴猶恐不能觀其成又有六年九年之請尤慎重其事也中河分司前因滿漢司官並差不便互異故將三年之差改爲一年之差但司官初到地方河道情形未悉茫然無措必須經歷歲月稍知頭緒尚未諳練而瓜期又至矣方且料理交代文冊不暇安有餘力餘心而治河乎卽有極危極險應修應濬之工不得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禦香館

付之後官及後官一到便可卸肩又何暇計河道之濶通堤岸之宜固當審議之後而後復議之後河政漸弛漸廢不可收拾而思舊例時已晚矣今滿司既歸工司方任懇乞

皇上軫念河漕重務將分司三年舊例准復庶河工收久任之效而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等因順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工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四月二十七日抄出到部送

司奉此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案查臣部河差舊係三年一換後因河道而兼稅課者滿漢並差不便互異

題改一年今總河臣疏稱滿司既裁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誠從河政起見既經具

題前來則中河一差相應仍復三年更換其

勅書臣部移文該衙門換給可也等因本年五月十二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六

禦香館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遵行在案臣又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內

題爲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部覆內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通惠河道地畝經閘錢糧甚費若一年一易誰肯爲經久之圖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等因具

題前來查各處河差俱係三年其通惠河於順治十二年六月內因滿漢官同差惟滿官奉公更調不便久任故題照關差一年之例再查先差分司已

經報滿似應更換嗣後新差官員亦應照舊例三年更替可也等因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題  
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遵行在案該臣看得黃運兩河上關轉漕通塞而民生安危亦於此焉攸寄其間修防之方畧異致節序之流轉相催即使明敏之官亦必得身親歷練然後當機應變施措咸宜無貽事後之悔以故前明河臣潘季馴有管河分司三年一換猶恐不能觀成請以六年九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七

禦香館

年為滿而科臣尹瑾復以管河司道等官遇三六年考滿加銜照舊管事准與破格超遷之議此皆昔日慎重其事以為不若此誠不足以專責成而期實效載在河防刻書之中歷歷可攷也即我

朝前河臣楊方興於順治十四年四月內亦具有

請復河差三年舊例等事一疏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

內復具有慎重河工職守事一疏俱經部覆奉有

俞旨遵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

差議將管河分司亦改為一年更替之例敢不欽

遵

成命第河工關係既重水性變遷爭在呼吸又與他事不同若一年一換初則生手未諳茫然無措及至稍知頭緒而差期已滿年復一年豈免貽誤合無仰請

皇上軫念兩河重計或將兼管鈔務所差滿官一年一換其管河分司漢官仍遵前

旨三年一換差內暫停遷轉俟其回部考覈之後准與叙陞既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太

禦香館

新例無礙而

國計民生可以收駕輕就熟之效所裨河政非淺鮮

也臣職掌所關不敢臆默謹特疏冒陳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 行

康熙二年十一月初二日題本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敬陳河差三年舊例等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

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十一月十五日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總河臣朱之錫疏稱前河臣楊方典具有請復河差三年之疏與臣具有慎重河工之疏各題在案今因六部司官輪流陞轉又兼滿漢並差將管河分司改爲一年第河工關係既重請將管河分司仍前三年一換等因具

題前來臣等案查臣部河差原係三年一換先因中河通惠二差已題定一年是以臣部具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十九

禦香館

題併將北河南旺夏鎮衛河南河五差請俱改爲一年俱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河臣所請不便允從相應仍照前

旨遵行可也奉

旨這河差滿漢官俱着三年更換

四舉申明激勵大典疏

題爲申明激勵大典事案照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會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會同議覆該吏部都察院謹遵

旨會議得總督河道統轄五省屬員頗多與巡撫止轄一省者不同今每年河工告竣所薦官員議定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廿一

禦香館

數應薦差出部司方面共五員有司十員佐貳四員若逾定額不係管轄之官聽部院叅處所薦之官不准註冊如在定額之內俱准註冊奉

旨之後行令該督照新題定例薦舉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本內漢字首行遺落等衙門着添補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遵行在案爲照河屬歲修例應甄別節經

題明奉有

俞旨查康熙元年河防告竣臣先經檄行各屬造報賢  
否去後節據各司道造報前來臣復嚴加檢覈惟  
以本年之內著有成績克濟河防者遵照額例列  
之薦剡蓋河工重大夫料繁鉅其間調度催集非  
此無以鼓勵兼之本年黃水異漲奔馳搶救各官  
勤勞尤所難泯至或別善可稱他端難料苟於河  
政無裨者皆臣所不敢贅及也其溺職各官除聞  
見所及已經陸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主

舉香館

題察外茲亦查據揭報分別叅處所有應薦應劾官  
員謹臚列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應薦司道官五員

南旺分司工部員外王禮搜泉源於曠邈  
之區督挑濬於風雪之際南陽花家淺  
一帶黃運交侵修治緯道重運賴以無  
停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夏鎮分司工部主事李禧熊疏濬河渠節

宣開座調濟夫役靡不駕輕就熟而接

建鎮城崇墉底績成勞尤自可紀係准

徐道項錫胤開報

山東左布政使周天爵防河兵餉解發如

期飽騰克賴石香爐夫柳浩繁殫力督

催大工速竣尤覲勛勤之効係署按察

使王紀開報

河南左布政使徐化成該省按地出夫食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主

舉香館

派均平剔釐嚴密以故黃泥四溢之秋  
輸將輻輳各墊卽寧允稱共濟係署按  
察使徐永祥開報

河南分守河北道叅議吳柱黃沁交漲晝

夜河干而且鳩夫辦料鼓勵有方故能

不費公帑克平巨患誠地方之屏翰也

係左布政使徐化成開報

應薦有司官十員

開封府知府武永成開屬險工最繁本年

水患尤烈解夫運柳奉行督催無不喘  
嗟立應可稱急公能吏係署按察使萬  
永祚開報

兗州府運河同知王有容明敏之才足堪  
四應董役則百廢具興儲運則片帆無  
阻承委塞決勞績尤多係濟寧道方兆  
及開報

開封府南河同知崔維雅沿河三百餘里  
奔馳風雨拮据工料不費絲毫之帑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舉香館

平泛濫之災勞苦難泯係左布政使徐  
化成開報

鎮江府推官王養晦京口爲通道咽喉奉  
行挑淺派夫督工勇往任事尅期之間  
空重利涉係漕儲道王廷獻開報

兗州府推官余國柱石香爐望青採柳百  
餘萬親歷工廠獎勵各屬且申嚴科擾  
之禁民不知累係左布政使周天喬開  
報

濟寧州知州李順昌需樁料則設備有餘  
散夫食則優渥盡絕且水陸之衝供億  
兵差勤勞尤著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定陶縣知縣馬之瑛徭役均平夫工無曠  
石香爐解柳之外助繕助車助募夫無  
不一呼卽應係兗州府推官余國柱開  
報

東阿縣知縣劉沛先築壩挑淺不時躬歷  
河干董工給食夫沾實惠踴躍爭先係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舉香館

北河分司高恒豫開報

山陽縣知縣朱禹錫高堰及裏外兩河無  
月不親行董覈河有實工夫無冒食有  
司中之實心任事者係淮安府推官俞  
有章開報

中牟縣知縣朱之翼鼓勵災黎設辦樁料  
諸料露宿堤上晝夜忘勞故不逾時而  
狂瀾順軌係開封府知府武永成開報  
應薦佐貳官四員

歸德府經歷沈成士委防河汛勞瘁不辭  
係歸德府知府宋國榮開報

東平州判官王統濬淺防壩克盡勤勞係  
北河分司高恒豫開報

曹縣縣丞張世弘承委催料輸解如期係  
兗州府推官余國柱開報

夏津縣主簿朱國材督夫勦勞挑河如式  
係北河分司高恒豫開報以上各官所  
當薦揚以備敘錄者也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寒香館

應劾官四員

鄧縣知縣孟醇

一本官玩視河務該縣原額泉夫四十  
四名應支工食二百八十八兩原有  
設立照票預散各夫收執各將每年  
領過銀數據實登填今吊查該縣元  
年照票俱係一手填寫朦混顯然窮  
夫安賴現在發審

一本官將該縣泉夫帶閘銀九兩六錢

於元年無閘年分混開支給侵冒情  
弊不問可知冊票並據係南旺分司  
王澧開報

山陽縣裡河主簿周繼文

一本官於順治十六十七兩年新正各  
夫投卯索詐叩見節儀每年得銀三  
兩六錢共銀七兩二錢後因各夫稱  
苦方行中止淺夫郭義熊龍等証

一本官於順治十七年六月內因經河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寒香館

西地方居民張木匠等六家栽花種  
菜指稱挖堤詐得叩頭銀一兩有蕭  
瑞甫不曾與銀本官責伊十五板地  
方樊應証

一本官查勘裡河涵洞開閉勒索洞頭  
陋規自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元年計  
四年共得銀二兩二錢地方樊應洞  
頭高三証係各夫告發經淮安府推  
官俞有章審實申報以上二官所當

發審追擬者也

歸德府通判李先魁

一本官疎玩成性任事既久呈詳河務尚多茫昧

一本官每當水漲之期輒以有病請假漫恐貽誤

一本官祭河賽神畱女旦梅五車陪酒暢飲士民指笑係河南左布政使徐化成開報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七

寒香館

榮澤縣主簿黃乘乾

一本官賦性怠惰在工夫役不能稽察

督催一任偷安曠廢

一本官職任管河凡河工大小水勢險

緩物料出入茫無所曉係河南左布

政使徐化成開報以上二官所當分

別議處者也伏乞

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王澧等酌量叙錄孟

醇等

矣

勅下審擬李先魁等分別議處庶勸懲聿彰河事有賴  
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吏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天

寒香館



特參怠玩廳官疏

題為特參怠玩廳官以重防河大計事康熙三年五月初三日據中河分司金達喇漢包元辰呈稱蒙臣票開照得邵宿河務同知張四維前據該司轉詳告發及查本官蒞任三載有餘未經考滿似屬規避之情復經行司嚴查去後近見該司文移中有該廳怠玩各項稽遲萬呼不應之語黃運兩河關係何等重大如此怠玩之官安望倚辦但無詳開指實未便入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壬午

舉齊館

告合行查取為此票仰中河分司照票事理即查張同知怠玩稽遲事件開明密揭封固報院以憑

題參侯另檄行司查議妥員委署毋得徇庇貽誤河工大有未便蒙此該本司遵依查得河工歲修夫料錢糧俱係

題報事件必由河廳轉文到司據查明白轉詳本部院裁酌具

題近因邵宿河務同知張四維先在河工料理催辦頗勤自康熙二年十一月間被盜之後母老受驚

本官即動思歸之念一切河務未免懈弛以致呼應不靈即釐覈贖盡銀兩一案順治十六十七十八三年銀冊節蒙本部院差官守催急如星火本司晝夜焦思自康熙三年正月起到四月十五日止屢次嚴催該廳並不造冊呈報隨分投提取印河官經承本司不得不自行造送又奉本部院檄行裁植堤園柳株本司於去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備行各河廳嚴催裁補去後各廳俱已報完造冊在案該廳尚無隻字回覆又康熙二年歲報於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壬午

舉齊館

年正月十七日行廳查造今已四月將終該廳並不遵式造報本司將取到州縣文冊查明改造發廳用印以上各項皆係緊要事件錢糧重務豈容遲悞目今邵宿雖桃黃運兩河各工修防甚殷本司所恃者廳官專司所轄料理今該廳既告終養督催諸事廢弛今蒙行查敢不備細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邵宿一帶黃運兩河工程

國計民生關係綦重而董口尤為運道咽喉黃水漲消無常修防濬築一惟廳官是賴邵宿河務同知

張四維自順治十七年九月內蒞任以來拮据河  
干頗盡勤瘁至去冬被盜行劫衰母受驚本官遂  
萌歸志具詳告養臣批行司道查例取結仍飭以  
加意料理毋致弛誤嗣據該司開報該廳稽遲事  
件不一而足雖其養親志切然未經謝事輒多玩  
弛則其始勤終怠之咎臣誠不能為之姑息也除  
一面批行該司道查議妥員委署外所有本官怠  
玩緣由相應

題叅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十七

五

舉香館

勅部議處所遺員缺速令銓補施行

康熙三年五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張四維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卷之十八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關里屬員孔貞來  
稽山後學徐  
沁塾公輯

議覆請裁無益河官疏

題為請裁無益河官以省冗費事康熙三年閏六  
月初九日准工部咨工科抄出該本部覆工科左給  
事中徐惺題前事等因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五月三十日抄出到部該臣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一

舉香館

等看得科臣徐惺疏稱夏鎮工部一差所管河道  
不過百里從無沙淤淺澁之患每年額設徒役夫  
工食銀五千餘兩且民間私貼不知凡幾又所管  
閘座北有濟寧分司南有呂梁分司何難兼攝况  
有徐屬同知泃河通判泃縣主簿三官分管其地  
合無將夏鎮一差

勅部議裁或責成濟寧呂梁部司分攝或責成州縣官

專司其事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科臣所議徭夫淺夫工食有無民間私

貼其夏鎮分司應否可裁臣部難以懸議相應請  
勅總河臣查照科臣疏內事宜叅酌妥確具

題以憑議覆可也等因康熙三年六月十九日題本  
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准此隨經備行  
山東兗東道江南淮海道並中河南旺夏鎮三分  
司查議去後續據各司道詳覆到臣該臣看得設  
官分職各有專司無益於公家者自不可徒留以  
滋擾費有關於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二

寒香館

國計者亦未可輕去以俟將來皆不得不慎為審處  
者也科臣條議裁併夏鎮一差誠為節省起見第  
查該司一署設立有年所轄滕嶧沛三縣河道二  
百餘里專為漕輓重計全以人力鑿石成渠惟藉  
上源諸泉之水匯流濟運少旱則涓流易涸水發  
則淤沙噴湧時挑時塞工力艱繁中間閘座十有  
一處地形陡峻有若建瓴止賴啓閉得宜迤相灌  
注升丁之逗遛過船之撓梗端緒錯出非所司者  
調劑其間求其飛輓無阻不可得也至於閘座傾

圯湖流蓄洩修堤度緯隨事施工又皆不容刻廢  
者且濟寧以南宿遷以北五百餘里官司衙署離  
河寫遠是以昔日特設分司駐劄夏陽提調南北  
河道無故似乎修防易辦其如水旱不齊無歲不  
有方且分身不暇患乎官少若果他司事簡或者  
不妨就近兼理而南之呂梁分司所轄黃運兩河  
途長工險北之濟寧分司又專督泉源閘座畫地  
分型本管工程尚費竭蹶又焉能再為遠攝致有  
顧此失彼之虞乎今司道查議僉同臣復詳酌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三

寒香館

勢似應仍舊之為便也其餘河員亦無冗濫可裁  
除夫役更番情由科臣仍有專疏條議另查  
題覆外至於所用各州縣夫役原係按地公派每日  
官給工食銀三分如遇年歲荒歉餬口不足民間  
自為幫貼或有正身不能應役以及散戶不齊而  
轉僱他人代應者備資低昂一聽民便原非官為  
徵派也既經各司道呈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祈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十年十月初九日題本月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為請裁無益河官以省冗費事工科抄出該本部

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案查先經科

臣徐惺條議裁併夏鎮工部一差及夫食銀兩有

無民間私貼等因臣部議覆夫食銀兩有無民間

私貼其夏鎮分司應否可裁請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四

舉香館

勅總河臣確查具

題咨行在案今總河臣疏稱該司所轄河道專為漕

運重計是以特設分司駐劄夏陽提調南北河道

而南之呂梁分司北之濟寧分司本官工程尚費

竭蹶焉能再為遠攝似應仍舊為便至於各州縣

夫役按地公派每日給銀三分如歲荒餉口不足

民間自為幫貼或有轉僱代應備資低昂一聽民

便原非官為徵派等因具

題前來查裁併夏鎮分司并幫貼情由既經總河臣

查明俱無庸查議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五

舉香館

兵船回空轉至疏

題爲兵船回空轉至開河勢難兼行請

勅酌議暫爲通融以無悞新運事竊照開河自臺莊以

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原因輓漕重計人力開鑿

成渠哀會衆泉分注南北得雨則泉盈流湧少早

則涓滴如金故開河河身從來窄狹中窪有坡原

難兩舟並溯且南旺爲運河之脊南北地形陡峻

勢等建瓴中間設閘不下五十座全賴遵互節宣

以資利涉每年重運往北回空往南各有程限始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六

舉齊館

於新運克濟以故運河之啓閉有法偏漕有禁惟

首以漕船爲急而餘船皆在次也至若軍行緊急

原難拘泥故常但兵船數少則暫停待過爲期非

久亦無大悞查臣任內歷年以來經過兵船每起

不過數百隻未有奉撤回京凱旋復

命舳艫相接與南下回空輻輳一時如目前之多者今

歲東省久旱董口清黃不敵例應築壩攔禦臣前

接司道報文據因兵船經過開通稍早未免倒灌

又清口淮水力微黃水過盛亦被濁沙淤澱隨於

九月初四日親馳勘督又慮在北回空或爲過往  
船隻閉閘稽滯萬一兵船入閘南下愈艱更計兩  
口撈濬尚需時日臣一面各發

令旗嚴檄司道等官駐工料理一面亟亟北返逐節

分差併疊飭沿河文武各官乘茲蘇州兵船未到

之時晝夜催趕倘得先過臺莊庶彼此並行兩無

相礙旬餘以來已幸回空五千餘船俱進臨清閘

口至十月初七日過濟者計已及三千隻較之歷

年船數相等固不爲遲惟是寧海將軍臣祖永杰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七

舉齊館

統領防蘇回京兵船一千五百餘隻據已陸續南

出清口今又將入董口矣董口至閘不過二百里

回空南下正在此時倘兵船一入臺莊即使悉係

輕冊計非半月不能過盡若各船之內再有體式

重大入水較深者又不得不挨船逐閘守板蓄水

曠日需時更難預料况湖廣凱旋兵船臣准南來

咨文據稱約計需船亦不下一千五百隻已至江

寧指日將到開河一帶回空魚貫今欲一時並進

勢既萬萬不能若停撓以待無論凍阻難免即使

臨濟以南天日融和而數千兵船屈指月餘尚難  
盡出北關回空各船又安能乘此歲內出口入黃  
赴次受兌而副新運之限乎先經臣與總漕臣林  
起龍再四商確既不敢阻滯官兵又未可貽誤運  
事積眉相對憂心如焚臣惟兵船糧運均關

國家重務不得已而權衡於兩者之間空回一遲便  
難補救兵船少緩尚可通融合無仰請

睿鑒特准兵船暫讓回空先行出關併別項差船共體  
國計不致閉關阻隔大約不過數旬之期臺莊以北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八

寒香館

回空近三千般可以盡數南下來年新運既免貽  
悞而回空過後河道疏通軍行亦不致有所阻碍  
矣除臣一面親赴董口與寧海將軍臣祖永杰面  
商外謹會同總漕臣林起龍合詞具

題貼黃難盡伏乞

睿賜全覽

勅部速議具覆施行

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題

月

日奉

議覆更審河夫疏

題為請更審河夫以節

國計事康熙三年閏六月初九日准工部咨工科抄  
出該本部覆工科左給事中徐惺題前事等因康  
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題本月三十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五月三十日抄出到部該臣  
等看得科臣徐惺疏稱運河額設夫食錢糧每名  
歲食銀十兩八錢而此項夫食各州縣派自地畝  
正戶僱募每名又不下二三十兩請嗣後各州縣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九

寒香館

額夫間為上下兩班其不上班者報贖解部倘有  
衝決大工兩班併力從事每年可節省數萬金錢  
即減小民二十萬僱募等因具

題前來查得河工夫役俱係總河專職今議分為兩  
班臣部難以懸議相應請

勅總河臣查照科臣疏內事宜逐一酌量妥確具

題以憑議覆可也等因康熙三年六月十九日題本

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當即備行董口

以北天津以南各該司道酌議妥確詳報去後續據中河南河夏鎮南旺北河各分司及沿河各道詳覆到臣該臣看得運河自董口至天津延長二千餘里額設夫役除議抽議減并橋閘夫晝夜啓閉打放空重船隻絕流之日仍同淺夫用工無容再議外實在徭淺等夫五千九百七十八名今科臣條議分爲兩班誠爲上省帑金下寬民力起見臣遵卽檄行司道妥議據稱南北地勢不一工程修濬亦殊人夫多寡原各因河道險易而設其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十

舉齊館

有湖河相聯水沒絳道者有清黃相接於漲不常者甚有地形窪下水勢陡峻一派泥沙隨水噴湧者故旱則患淺潦則易漲惟賴此額夫終歲畚鍤隨時挑濬築護以濟漕運倘遇河道多故卽全夫着役尙往往有不足之憂其間或偶有停曠卽將應支夫食扣存報解該印河官按季設有循環登記查覈該司道仍於每歲造冊報臣卽將原冊彙送工部先於順治十六年曾經

題明在案原無容其乘機私扣者也今議分爲兩班

夫力減少捉襟見肘勢必廢弛雖曰遇有急工不妨臨時全調但天時水旱無歲不有夫役徵集倉卒難齊萬一燃眉當前呼應不及誠有如科臣所云一旦有事耽誤重計者不容不懼也況覓郡州縣之夫經臣再四籌度別其繁簡除扣曠之外工少年分仍有議扣停曠兩月者其餘撙節之計亦可謂纖悉靡遺矣至於分班之議臣前因夏鎮司屬嶧縣地荒民逃臨河衝苦所有原額夫數曾於順治十六年內檄行該司道分爲兩班少從寬恤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士

舉齊館

扣曠已久但嶧夫旣虧該管河道已患夫少又非徐滕州縣所可援以爲例概從減削者也除覓屬內州縣及嶧縣停曠月分分班夫數照扣曠銀外若其餘州縣概議分班恐誤運事相應照舊仍飭該司道嚴加查覈倘有工程減少人夫逃曠者據實開報扣存曠銀以實河帑如有借名私扣官役侵肥者揭報到臣從重叅處可也旣經各該司道呈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年十一月初六日題本月二十八日奉

旨工部知道

工部覆前疏

題爲請更番河夫以節

國計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

事等因奉

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案查科臣徐

惺條議河夫閫爲上下兩班其不上班者報曠解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十三

寒香館

部尙有衝決大工兩班併力從事等因臣部請

勅總河臣酌量妥確具

題在案今總河臣朱之錫疏稱除兗州府所屬州縣

及嶧縣停曠月分分班夫數照扣曠銀外若其餘

州縣槩議分班恐悞運事相應照舊尙有人夫逃

曠據實開報等因具

題前來查更番河夫既經總河臣查明難以更張應

如所議其人夫逃走扣曠等項相應請

勅總河臣年終造冊

題報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

卷之十人

十三

寒香館



五舉申明激勵大典疏

題爲申明激勵大典事案照順治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准吏部咨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會覆河道朱總督題前事等因順治十八年閏七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因會同議覆該吏部都察院謹遵

旨會議得總督河道統轄五省屬員頗多與巡撫止轄一省者不同今每年河工告竣所薦官員議定額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十四

舉會館

數應薦差出部司方面共五員有司十員佐貳四員若逾定額不係管轄之官聽部院叅處所薦之官不准註冊如在定額之內俱准註冊奉

旨之後行令該督照新題定例薦舉可也理合具覆恭候

命下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奉旨依議本內漢字首行遺落等衙門着添補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遵行在案爲照河屬歲修例應甄別節經

題明奉有

俞旨查康熙二年河防告竣臣先經檄行各屬造報賢否去後節據各司道冊報前來臣復嚴加檢覈惟就本年之內著有成績克濟河防者遵照定額列之薦別苟於河政無裨雖或別政可稱他端難料皆臣所不敢贊至滿官雖無開薦舊例但中河分司前因決口一案曾經部覆一體處分詿誤既難獨寬成勞自宜並錄故敢一併開列其溺職各官除聞見所及陸續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十五

舉會館

題叅外茲亦查據揭報分別叅處所有應薦應劾官員謹臚列爲我

呈上陳之

計開

應薦司道官五員

中河分司戶部郎中金達喇漢奔馳於黃運兩河之間酷暑嚴寒備經勞苦武官營河勢南徙協同督率寢處河上不費帑金而險工速竣係准海道佟國賴開

報

中河分司戶部員外郎包元辰防徐邳  
桃黃河之衝治邳宿運道之淺上下五  
百餘里分任宣勞克殫心力故能使狂  
瀾底績輸輓無停係淮海道佟國禎開  
報

南河分司兵部郎中吳煒淮屬歲修高堰  
五大險工稽督維嚴堅完可恃而開挑  
芒稻月河二百餘丈疏濬涇河開下四

河防疏

卷之十八

七

寒香館

十餘里幫築高寶江東堤二百餘里皆  
其成勦之難泯者係驛鹽揚州道羅森  
開報

北河分司工部主事高恒豫拆修磚閘費  
省工堅堪垂永賴且督大挑而晝夜兼  
工禦水患而勸輸竣役勞績班班可紀  
係東昌道楊陞開報

江南驛鹽揚州道叅政羅森高寶江儀一  
帶查閱所至整頓無遺挑濬射陽湖大

工受事月餘即能嚴催底績誠共濟之  
弘才也係江南布政司崔澄開報  
應薦有司官十員

河南開封府知府武永成開屬夫柳最稱  
繁劇秉公食派極力督催修防恃以有  
濟司郡中翹楚也係大梁道王來用開  
報

江南鎮江府知府錢升徒陽河道沙停易  
淺不煩催飭而能督屬鳩夫先期勞濬

河防疏

卷之十八

七

寒香館

空重經臨無阻係布政司崔澄開報  
山東兗州府黃河同知黃尊光修守曹單  
堤工往來拮据不辭勞瘁石香爐挑濬  
引河俾全河順軌節省殊多係濟寧道  
方兆及開報

河南開封府推官今陞開封府北河同知  
于紀龍當黃流洶湧之日協同守護寢  
食不遑而於河工蠹弊留心釐剔洵爲  
治河之選係開封府知府武永成開報

山東兗州府河通判房星煥督大挑於風雪之時趨重運於炎日之下殫力驅馳而啓閉節宣尤能苦心調劑係兗東道周文華開報

山東濟南府推官錢志進濟屬爲諸源所匯奉行督飭案牘無畱夫食絕漏卮之奸泉工有子來之效係分守濟南道閻廷謨開報

江南揚州府推官王士禎委盤河庫綜覈

卷之十八

十八

寒香館

精詳至於提搶救之夫嚴包折之禁玩惕之風爲之一振係驛鹽揚州道羅森開報

山東兗州府濟寧州知州李順昌濟地兵差絡繹拮据支應歷著成勞督挑天井開河捐資鼓勵群夫更樂爲用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河南歸德府寧陵縣知縣遲炤夫役均平協修考城險工絕鮮逃曠應辦柳料更

復完解獨先係歸德府知府宋國榮開報

山東兗州府汶上縣知縣汪震元南旺大挑駟工督催全漕攸賴修築上派李家等口設辦椿木尤見急工之績係南旺分司王澧開報

應薦佐貳官四員

山東兗州府照磨楊如楫委督大挑克効勤劬係濟寧道方兆及開報

河防事宜

卷之十八

十九

寒香館

江南淮安府山陽縣主簿顧士棟修堤栽柳具徵勞績係南河分司吳煒開報

江南揚州府寶應縣主簿袁坦防堤浴淺

河政聿修係揚州府推官王士禎開報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主簿康文禮拮据險工勤於乃職係開封府知府武永成開報以上各官所當照例薦揚以備叙錄者也

應劾官四員

河南長葛縣知縣何勝光

一本官玩視河工柳稍任催不前遲至水後始行上納無濟急工

一本官智識昏暗坐堂審事一任兩造喧譁竟日不能判決

一本官年力衰邁動履維艱難司民社係河南布政使徐化成開報

河南開鄉縣知縣栗弘猷

一本官漠視河政耳目不靈一任催呼

卷之十人

手

寒香館

竟置不理

一本官額夫三十九名不委的役押解盡行逃去屢次催提延至三月之後始解夫十七名奉行怠玩貽誤堤工

係河南管河道劉澍開報

江南豐縣主簿袁國器

一本官年力已衰暮氣難振

一本官承催柳料屢費催提急工無賴係中河分司金達喇漢包元辰開報

河南商丘縣主簿錢樑

一本官年過桑榆耳目不靈在廠收授柳梢全無頭緒以致百姓久候費有怨聲

一本官所管上工河夫二百四十名一任逃躲漫無稽查

一本官河工緩急估計埽料茫無調度係歸德府知府宋國榮開報以上各官所當照例分別議處者也伏乞

卷之十人

手

寒香館

河防疏畧

勅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將金達喇漢等酌量叙錄何勝光等分別議處庶勸懲聿彰河事有賴矣

康熙四年二月二十日題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

糧運關係甚鉅疏

題爲糧運關係甚鉅天道元早可虞特

請申明漕禁以全輓輸重計事竊照開河一帶原因漕輓重計人力開鑿衰漚泉分濟南北得雨則泉流常潤湖櫃可收久旱則泉脉先枯湖身日涸且南旺爲運河之脊南至臺莊北至臨清地勢窪下全賴上下四十餘閘遙相灌輸否則一洩無餘舟膠而不可行矣原與長江大河天然利涉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以故運河之水止以六捺爲限故明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三

寒香館

會典所載漕船有定式載米有定數取其入水不淺易於浮送而於各閘偏漕之禁尤諄諄三致意焉且云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閘我

朝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內亦經工部

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開座等事一疏內開開座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奉有依議嚴飭行之

有欽遵在案總緣天時地利不得不然故權衡事勢而

勒爲禁例有如此也况從來潁河地方春雨常少舊例惟恃伏秋時雨盛行收入湖櫃接濟下年新運奈東省自去歲以來乾旱異常境內各山滴水未發雖竭力支持舊漕幸而告竣然山泉之小者多枯大者已弱湖水之舊者盡放新者無收臣日夕憂懸未敢寧處屢經檄行司道廳印等官倍集鄉夫加挑河身多設閘壩搜剔泉源疏通會河務使一勺無遺盡爲漕用但恐雨澤仍屯來源既遠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三

寒香館

人力雖竭難與天爭實有不得不鯁鯁過計者查臣於康熙二年九月內具有敬陳河漕等事一疏內船式一事已經部覆奉

旨頃閱邸抄復經倉場臣白色純等條

奏現行會議然如式打造尚屬遠圖目今急籌尤在僱剝除一面移咨倉場總漕臣會商不敢瑣陳外至於開禁一事已經工部

題覆未奉

俞旨復經兵部覆議內開奉

旨差遣及赴任官員船隻仍令糧船讓路放過在諸臣

固因

王事起見但官差各船原聽隨漕啓放未嘗竟阻行程且所難者不在讓路而在開板內之涓涓水利耳若開禁全弛官差船隻絡繹不絕雖仰體

國計固不乏人其間心急行程惟圖便一己之私不復顧

京儲之重往往到閘勒催啓板積水無存閘內糧船必致淺擱甚有裝載重艦需水浮送船役假藉聚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五

寒香館

集多人分守各閘上閘之應閉者強之使開洩水

下注則重運之在上者阻矣下閘之應開者強之

使閉留水待船則重運之在下者又阻矣當此天

旱源微之日即使恪守漕規毫無紊越猶恐輓輸

維艱若再視爲末務則涓滴幾何節宣盡廢而欲

其汎舟飛渡豈可得哉臣以爲公差緊急雖不能

盡由陸路不妨差船漕船兩相照應至於赴任官

員南來北往無日無之果使遵照水程卽隨漕而

進何致誤限倘志存叱馭則河路紆迴原未禁其

從陸似又不可不盡臣諒以全

國計也仰懇

皇上軫念漕運重務

天語渙頒特賜申飭除緊急差船兩相照應遇便讓行外其餘船隻務遵禁例隨漕前進毋容船役擁聚

閘上強勒啓閉阻誤糧艘如有故違照例叅究仍容臣刊刻榜示豎立各閘庶人心有常目之儆而

漕事無廢墮之憂所裨軍

國非淺鮮也貼黃難盡伏乞

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五

寒香館

容賜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四年四月初二日題五月初七日奉

旨總河朱之錫前奏稱泉之小者多枯大者已弱湖水

盡放新水無收糧艘難行等語及差官往看稱泉水

仍湧湖水亦可以放糧船行走不致貽誤朱之錫係

專管運糧河道大臣理應督率各官挑濬疏通糧艘

副倚任之意據實陳奏乃稱泉枯湖水不可放糧艘

難行虛張具奏殊負倚任之意着吏部議處具奏又

稱十八淺處有石自故明以來未挑如此則每年費如許錢糧挑修者何處此皆沿故明陋習着該督親看督率各官務要力行疏濬作速挑挖勿得仍前委付下官挑濬其有持極緊要勅旨差遣者着照前行如糧船商船齊到開口糧船先過商船繼過如糧船未到商船先到管閘之人勿得借稱糧船將到強行攔阻仍着放過若有強行攔阻者日後事發從重治罪決不饒恕其一應往來各官船上立有欽差等項字樣牌扁着嚴禁永行停止如此等官員船隻借名河防疏畧

卷之十八

三

寒香館

行

緊急擅行啓閉閘口強爭於糧船之先過者該督指名題叅餘依議本內滿字黑案訛黑案衣着改正飭

河防疏畧卷之十九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闕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 沁楚公輯

請禱泰山疏

題爲天道元旱太久汶水來源益微謹循例請禱

泰山巽沛甘霖以利漕運事據南旺分司王禮北河分司高恒豫濟寧道方兆及會呈據兗州府運河同知王有容呈稱開河原非江河之水惟賴涓滴泉流匯注濟運自去夏至今天道元旱雨雪未施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一

寒香館

泉枯河涸雖竭盡人事無奈來源水微又值兵船重運相繼前進倘天再不雨實可憂慮理合預呈等因轉報到臣據此案查臣於順治十六年五月十三日准禮部咨爲運河淺涸糧艘濡滯敬循往例請禱甘霖以資利涉事內開該工部覆巡倉御史范平題前事該臣等議得漕運盛行之時臨濟等處全藉泉水充盈庶漕艘易於輪輓今久元泉乾相應請

勅總河臣嚴督司道各官多方導蓄凡有淤淺處所力

行批濬無誤漕務如有因循怠忽卽指名

題叅以憑從重議處至於祈禱

恭撤事隸禮部請

勅禮部議覆可也順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題本月

二十七日奉

旨是依議行欽此欽遵於五月初一日抄出到部送司

察得順治十四年四月內總督河道楊方輿疏請

祈雨於

泰山恭備香帛祈禱致祭本部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二

案香館

遣官一員往送香帛着該督楊方輿祈禱致祭等因在

案相應具

題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漕運關係重大應如范平

所請照例臣部恭備香帛差官速往該督朱之錫

俟

欽頒香帛到日卽虔誠詣

泰山祈禱致祭謹題請

旨順治十六年五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在案又查順治十七年五月初

三日准禮部咨爲元陽不雨泉流微細謹循例請

禱

泰山與沛其霖以全漕運以甦民生事祠祭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本部題覆署河務

吏部右侍郎楊茂勲題前事緣由於順治十七年

四月初六日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四月二十日抄出到部送司

相應議覆案呈到部該臣等議得漕運關係重大

應如楊茂勲所請行太常寺恭備香帛臣部差官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三 案香館

速往其該督楊茂勲應俟

欽頒香帛到日卽虔詣

泰山祈禱致祭謹題請

旨順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在案今該臣看得運

河自臨清以至董口將及千里地勢高亢不通江

河所賴以濟運者惟藉諸泉之水南北分派故必

挑濬節宣設法利涉尤必得天雨及時然後泉源

暢達河開亢盈獲免膠滯之患此固天時人事交



相須而不可或缺者也去歲東省自夏徂秋膏雨  
久屯汶水源流已極微細臣恐漕河淺澁嚴督司  
道廳邱等官或築壩加挑或水中撈濬疏通泉穴  
搏放湖水竭力支持舊漕幸而告竣詎意閱歷三  
冬曾無寸雪入春以來又復風霾不休元陽更甚  
泉流逾竭河水日微從來乾旱未有如此之久者  
臣晝夜焦思寢食俱廢現在率屬祈禱并屢檄司  
道等官備集鄉夫加挑河身多設閘壩搜剔泉源  
疏導會河務期通行外目今開壩伊始寧海將軍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葉香館

臣祖永杰回京兵船一千五百餘隻內多重滯江  
船尚未過濟江西舊運尾漕以及江浙新運船糧  
絡繹北上若天時再旱不雨則舟行艱難實爲可  
慮臣查順治十四十六十七年俱有所禱

泰山併請

欽頒香帛覆奉

命旨其霖應禱之案臣謹循例上

請伏乞

皇上睿臣躬詣

恭獻虔禱併祈

欽頒香帛昭告明禋仰賴

皇上至德格

天井澍立沛庶運道民生均邀

鴻造而臣亦可以少追不職於萬一矣

康熙四年二月十五日題本月

旨

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五

葉香館

重運鱗抵臺莊疏

題爲重運鱗抵臺莊逐閘蓄水前進謹具疏題

報仰祈

睿鑒事竊照運河於康熙四年二月初一日挑完開壩之後緣東省久旱源流微細挨閘灌塘至初十日水汛始抵南陽迤南兵船開行北上及至過完南旺又須借水北注而南來重運糧船因上源水微閉板下流未免愈艱臣馳赴泇河以及董口一帶料理償運於二月二十八日具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六

奏香館

題在案所有董口以北臺莊以南原無石閘臣嚴督司道等官添建草閘蓄水浮運併各處覓船起剝內江西舊運尾漕船大倍載吃水十有餘捺一時難行反成阻壓臣隨牌諭江西糧船暫讓新漕先進俟船到起剝相機北上續又准總漕臣林起龍咨商亦稱催進董口重船不下二千餘艘若欲挨幫通剝誠恐江右漕船體重吃水必淡值此一綫微派一船淺閣後船俱阻莫若將江右重運令其暫停徐進俟河流稍盈飛催北上先將新運各幫

剝償前發庶不致彼此坐誤等因到臣與臣前行會同富經咨覆并檄中河司道廳官照行外嗣因欽頒香帛到濟臣卽前詣

泰山祈雨復又恭接

恩詔隨照例賡黃頒行所屬間據東昌府管河通判楊興祖揭報兵船已於三月二十七日俱出臨清口開北上臣卽檄行各該司道營汛等官將濟寧前後東昌濮州東平等衛所五幫俱係領兌東省糧船并徐州壽州二衛新漕及江西舊運荊州衛船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七

奏香館

糧前此不能前進者一面蓄水償行又屢次嚴檄南北各司道等官督率額夫再加撈濬凡於人事可盡者務期設法疏通不遺餘力外臣復自濟往南迎催重運擬進過董口新漕船糧俱已催抵臺莊閘下卽尾守板蓄水自三月二十七日起至四月十二日已進過臺莊閘內者淮安大河邳州高郵泰州鹽城通州興化武平洪塘六安廬州各衛所共船四百四十三隻但天旱水微在常時積水止須一二日者今則非三五日不能盈漕放閘並

其餘幫船見在挨次守板蓄水前進此亦事勢所不得不然者耳今淮安衛糧船五十七隻見抵濟寧在臨清口北衛水尚盈可以接濟至若濟北臨南一帶別無支流惟恃諸泉涓涓分注之水歸漕浮連今雨澤未沛來源日微各閘積水愈爲艱澁臣一面赴北料理查督外謹將南來重運挨次蓄水前進情形相應題

報伏乞

睿鑒施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八

寒香館

康熙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題五月十二日奉

旨該部知道

特叅庸劣廳官疏

題爲特叅庸劣廳官以重河防事切照河南歸屬黃河南岸則有考城石家樓商丘蔚家窪虞城羅家口牛頭灣歡垆寺等處在在危險而北岸考城之王家道口孝城集楊家莊趙龍廟崔家壩等處則更關係運道河勢頂衝不一而足所恃以時加荒度悉心籌維督率印河官夫先事預備遇急搶救至切近而有專責者莫此管河廳官若矣臣於五月中旬見運河水發糧艘通行卽星馳豫省勘閱南北兩岸各工乃歸德府通判李達賢本庸愚才復惟魯蒞任已近一載詢以河道情形修防事宜猶自茫然臣前此屢檄飭催不盡詳切今時伏已屆該管工程尚無頭緒况王家道口河身上提生工漸漸內塌埽壩盤陷不止崔家壩舊堤已經塌斷雖後有重堤臨河皆近且堤內地形低窪倘有意外建瓴之勢千係非小本官經理無術呼籲不靈若藉以修防鮮有不誤事者臣見在督飭管河道食事劉澍陳道食事蔡舍靈歸德府知府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九

寒香館

國榮採辦物料調集人夫相機償修并行道府遵

委幹員暨攝料理外所有庸劣廳官相應特疏

題奉伏乞

勅部議處施行

康熙四年六月十二日題本月二十七日奉

旨李達着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

葉香館

題留河差各分司疏

題爲請

旨事康熙四年三月初一日准工部咨開工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開查各省抽稅事務俱交地方官凡各差事務相應

題明案查通惠河中河此二差係修築河道兼抽稅清江廠一差每年打造漕船亦兼抽稅此三差原係臣部各差漢官一員管理後因添設滿官輪差六部官員又北河衛河夏鎮南旺南河此五差差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一

葉香館

臣部漢官各一員專管修理黃河運糧二河道堤岸等處無抽稅除通惠河中河清江廠三差稅務交與地方官不議外此八差造船修理河道堤岸等務應交與地方官又寶源局原差漢官自順治三年添差滿官料理事務收受各省解到銅勛監鑄銅錢此係在京不便交與地方官仍照先定例臣部官員一年一次換差又街道一差原差漢官一員康熙三年奉遵

旨臣部具

題差滿漢官各二員管理管理事務督治疏濬街道  
溝渠不便交與地方官仍照先定例差臣部官員  
一年一次換差又琉璃黑窯原有漢官一員太監  
一名順治九年臣部具

題專設壯達者而機陳應德康熙元年臣部具

題裁去陳應德臣部滿漢設官數內一年一次換差  
料理料理事務監督燒造黃瓦磚料等項亦不便  
交與地方官將臣部能幹官或滿洲官或漢軍官  
一員并漢官一員一年一次換差又古北口一差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二

寒香館

自順治十六年差滿漢官各一員抽分採伐木植  
炭斤本色今各省抽稅事務俱交地方官此古北  
口抽稅事務亦應交與地方官相應

勅下該督撫歸併何衙門抽稅造船修理河道堤岸永

撥何等官員管理作速定議具

題其現在差官員差滿者將印交與督撫歸併事務

撥出永設官員之間暫委官署管歸併事務永設  
官員定妥之日行文該衙門換給印信可也康熙

四年二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隨經移咨直隸  
山東河南江南各督撫并檄行各該直省司道卽  
將通惠河中河北河衛河夏鎮南旺南河各分司  
所管修理黃運河道堤岸泉源閘座等務永撥何  
等官員管理及清江分司經徵河道錢糧應歸併  
何衙門徵收作速定議通詳去後又於康熙四年  
四月二十九日准工部咨爲遵

諭陳言直隸關稅裁併之難敬抒末見懇祈

勅部酌議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直隸巡撫王登聯題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五

寒香館

前事等因康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題本月二十三  
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欽遵於三月二十四日抄出到

部該臣等案查河道一差先經臣部題爲請

旨事一疏令各該督撫定議永撥何等官員管理作速

具

題在案今該撫所題關差事理除天津衛崇文門等  
差已經戶部題覆奉

旨外具疏稱通惠河一差專管修理河道閘座堤岸察

通州薊州道原有河道之責併之亦覺妥便等語查該撫雖稱通惠河一差併之通州薊州道亦覺妥便但河道原係總河專責應俟總河題到之日一併議覆可也康熙四年四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移咨到臣又經備行各該直省司道并批駁從長酌議去後續據各司道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管河分司差部差議亦交與地方官應承撥何等官員管理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四

集香館

旨行臣定議具

題臣隨移會各直省督撫併檄各該司道確議去後查臣河道所轄北河南河中河南旺夏鎮通惠衛河共七分司而中河則兼收河道鈔石清江則不管河道惟兼收由閘等五項河道錢糧者也其北河南旺夏鎮三差山東藩司則詳稱河道泉閘地畧遼遠必皆親身料理今欲併歸各道則東省自裁道缺之後率一道而任兩道之事苦於無官可撥大名道兼轄運河止清河縣二十餘里則詳稱

以印河分其責通判總其成天津道則詳稱北河所轄河間境內河道該道督率於上通判專理於下通惠一差通薊道則詳稱築堤濟淺修閘俱係分司為政該道不過從旁協理若欲歸併兼攝安能以百務紛糾之身顧此失彼勢易道則詳稱永東香三縣雖蠡途遙不能躬親料理見在條議請歸通薊道三縣河務應歸何官並聽裁奪南河中河二差江南藩司則詳稱河道工程各歸原官府佐管理督催稽覈則責之淮揚二道而中河所收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五

集香館

鈔石錢糧歸之淮海道兼攝夏鎮分司事隸兩省其在江南者亦照中南二司之例至於清江徵收河道錢糧扣利折夫歸之山清同知由閘梁頭石價歸之淮安府淮海道則詳稱淮徐河道延袤千里管河府佐原官修防舍此別無可併之官若以中河南河見鎮三司之事萃於該道一身反致顧此失彼驛揚道則詳稱揚屬河道該府議稱除近判之外別無可議議及本道本道既司通省驛傳又兼揚州道務為難分身若議歸府正事權稍

重衛河一差河身雖由直隸地方歷來無甚工作  
大名道則詳稱仍隸府佐州縣河南藩司初則詳  
稱或歸河北守道或歸晉河道繼則詳稱或留分  
司專董各司道詳議參差訖無定論其云難以歸  
併者則以事體重大不敢以一時臆見貽誤河漕  
其云歸併河廳而監司兼理則仍舊貫者又以地  
方各官無可議撥不得不姑爲此遷就之論以覆  
此

欽件也臣惟黃運兩河泉源開座一切事宜皆須一一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六

寒香館

身到足到眼到不比刑名錢穀之事可以理斷臆  
央文移辦治者也天時不齊井水則旱或網繆機  
先或補苴事後或張皇於風雨倉遽之際或調劑  
於左方右圓之間往往數武之地竭千百人之拮  
据而不足河勢變幻呼吸安危夫料工程紛紜繁  
雜司廳等官平時猶可次第措施當急尚且分身  
無術故既設廳官董率於下然必

特差司員重以

專勅分派提調而尤恐跋扈難周復該本地監司兼任

其責凡以重河防而保此一綫運道也北河河道  
南北千有餘里中經開座三十餘處中河所轄黃  
運兩河而董口尤運道咽喉清黃交接濁流易灌  
南河處於淮黃江湖之間東西南北相距萬遠天  
妃關口每多沙淤爲患南旺泉源三百餘處雖在  
濟兗郡屬近者或出道隅遠者幽居僻壤夏鎮地  
屬兩省鑿石通漕形勢陡絕節宣開座尤費經營  
通惠浮沙易淺峻水易衝塞決之役歷歲時有惟  
衛河舊係衛輝府通判專司工程原簡後緣地方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七

寒香館

盜洩水利前河臣楊方興特

請設立分司以重其事各分司職掌載在

勅書難以殫述若云歸併府佐則府佐原有管河之責  
是乃裁革分司非爲撥官管理况徵夫問料地方  
官民視爲苦局皆不樂聞府佐職微權輕上下掣  
肘呼應不靈鮮不貽誤至於地方監司錢糧差徭  
戶口田土盜賊詞訟以至供應兵差緝緝逃人職  
務繁劇一端難竟河屬修防資其協助固不可少  
若責以終年累月往來奔馳駐守河上揆之事勢

萬萬不能況分司畫理源派之上下相濟夫料之緩急通融又與各道界壤迥不相同若應合而分則一閘座也上流以爲應開下流以爲應啓一額夫也在此則欲求多在彼又復患少不但紛競日多必致牽掣誤事更當巡道既裁之後如山東曹縣黃河東阿陽穀等縣運河改併濟寧道兼管是一濟道而兼克西道之任矣又如江南揚州道運河改併通省驛傳道兼管今又兼攝揚關權稅是一道而兼揚關揚道兩司道之任矣淮徐道黃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六

寒香館

兩河改併淮海道兼管今又兼攝板閘淮倉清江權稅是一道而已兼數司道之任矣各關稅務猶可坐理若增一泉汛河汛道里相距率皆數百里而遙百務縝紛此身羈縻渺渺水濱欲其不趑然足音不可得也又况自廳而至道自道而至臣衙署益遠公移往返道路紆迴坐誤事機又有不可縷悉者故臣屬之設有司廳於沿河各境倘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今若專任末寮之佐貳而以事繁地遠紙上兼攝之監司承接其間黃河河各

不下二千餘里臣衙門以一身總理衙辦無人急此而遺彼顧東則失西異時者萬一貽誤運道收拾艱難爲憂方大是安得不爲之長慮却顧哉臣查康熙元年十二月內該吏部題爲河水泛決等事一疏奉有

河務重要應否設專官料理着再議具奏之

旨又工部題爲敬陳河差三年舊例等事奉有

這河差滿漢官俱着三年更換之

旨是河務之難非專官無以責成非久任無以奏效久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十九

寒香館

在我

皇上睿照之中特以議撤關差同屬分司行臣酌議臣身親閱歷所見既真敢不仰體軍

國重計其詳其慎除中河沙石應照司議歸併淮海

道兼攝清江所管河道由開梁頭石價三項司詳

仍照往例歸淮安府相應如議第折扣折夫二項

議併山清同知則該廳經管河務不便兼理應歸

該府一併經收衛河分司一差工程原簡所有疏

濬捌刀泉與禁防盜洩水利事宜責成河北道及



衛輝府通判經官其經由直隸者責成大名道及大名府通判經官似屬妥便其北河南河中河南旺夏鎮通惠六差職務繁鉅原與權稅不同地方無官可以承撥專管相應會

請特留以重河防以保運道者也臣又查部臣疏內有督治修濬街道溝渠不便交與地方官仍照定例差臣部官員等語河漕重務不在街道之下比於此例亦屬允符如恐各部輪差曠廢職務合無亦照往例於工部差遣至於中河通惠滿臣分司原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二十

葉香館

因權稅兼差今稅務既已改撥應否留撤均聽部議仰請

容裁臣謹會同直省總督臣朱昌祚江南總督臣郎廷佐總漕臣林起龍直隸撫臣王登聯山東撫臣周有德河南撫臣張自德鳳陽撫臣張尚賢合詞具題查此案臣於康熙四年三月初一日准到部咨扣至八月初一日限滿臣因往南親催重運併勘閱淮揚河工道路奔馳是以逾限十七日理合併題明再照疏內情節繁多貼黃難盡所有臣具陳

語伏乞

聖賜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四年八月十六日題九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

工部覆前疏

題為請

旨事工科抄出該本部覆總督河道朱之錫題前事等

因奉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二十一

葉香館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案查先經臣部具

題徵抽稅務交與地方官其造船修理河道堤岸等

務亦應交與地方官應請

勅下該督撫歸併衙門承撥何等官員管理作速定

議具

題奉

旨行文在案今總河臣朱之錫會同各省督撫具

題前來除清江廠造船事務總漕臣見在具

題應行另議外查疏稱中河鈔石歸併淮海道兼攝

清江廠所管河道由關梁頭石價并扣利折夫五

項俱歸併淮安府又衛河分司一差工程原簡所

有禁防盜洩水利事宜責成河北道及衛輝府通

判經管共經由直隸者責成大名道及大名府通

判經管似屬妥便相應如議其北河南河中河南

旺夏鎮通惠六河差職司黃運兩河泉源開座各

司尚且分身無術若云歸併各道又有兼攝推稅

河務繁鉅原與推稅不同萬難交與地方官管理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三

寒香館

合無亦照在例於工部差遣亦應如議嗣後仍照

舊例專遣臣部漢官管理至於通惠河稅務應歸

併餉衙門請

該督確議具

題以憑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

開河啓閉有時疏

題為開河啓閉有時空重原非淺阻謹據實陳明仰

祈

睿鑒事臣於康熙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接閱邸抄見總

漕臣林起龍題為南兌需船甚急等事一疏內開

臨清州板開外西河嘴南以及顧家墳梁家鄉等

開處處涸淺開闢淤澁南北空重漕艘俱為遲滯

等因奉

旨提奏臨清州等開處處涸淺開闢淤澁重運膠滯回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三

寒香館

空壓阻漕糧關係重大該管各官不行加緊疏濬設

法催儆殊為不合着嚴察速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除聽候部覆外臣惟運河所憂在淺每歲春月例

應築壩大挑而沙隨水至水落沙留遇有淺滯又

復隨時撈濬臣勘督飭催不遺餘力如果有意玩

從事者自不惜以白簡嚴繩其後何敢少為寬假

第開河情形原與現成江河迥異其開闢細曲折

一端難竟臣姑言其大畧即如上自南旺以至臨

清四百餘里地勢建瓴止是一脉水源歷二十一

開層次灌輸而後下接衛河惟當霖雨漲溢方可  
通漕行舟每歲之間不過數日耳此外則必須開  
板浮送下閘閉而上閘啓水微之時亦可使深下  
開啓而上閘閉水旺之日亦不免淺故必船米一  
律啓閉隨漕而後船行無遲速之異又重運北上  
板宜常閉不宜輕啓回空南下板宜勤啓不宜久  
閉故必過淮過董如限而後無相值相妨之慮此  
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別有智巧出其範圍也今歲  
三春迄於孟夏天旱源微臣督司道等官南北疏  
通設法積水終覺艱澁及五月得雨之後於七月  
十二日止南漕過濟者共四千四百三十八隻然  
重運少遲回空自是不能甚早臣方昕夕徬徨不  
意尾船八百餘隻五月末旬淮黃交漲淮郡之天  
妃閘水高溜湧致碍打放總漕臣林起龍就近駐  
督臣復親馳勘視六月末旬水勢少平多人牽挽  
倍費時日嗣於八月二十四日過董於九月初五  
日過濟臣慮南旺以北別無支流運河之水原以  
六捺爲限尾船之後又有江漕二百餘隻船大倍

載必致阻壅專委標營副將譚捷元尾催仍諭以  
設法起剝幸卽於九月二十三日盡數過臨北上  
較之歷年自濟過臨之期原無遲滯但是時北來  
空艘陸續抵臨重運在上閉板蓄水下閘之水已  
洩上閘之水未來回空停待自是不免若欲洩水  
浮空又致淺阻重運是欲速而反遲矣惟是時序  
入冬河水凝結回空亦不容緩臣於十月初一日  
兼程至臨幸重船出口既久  
袍船兵船適已相繼北去因思河內旣無別船回空用  
水有限臣復申明  
上諭嚴禁阻擾通行各閘勤啓少閉接濟下流又值今  
歲氣候早寒十月十四日以後漸有浮冰臣復節  
節分布預備船隻器具晝夜敲送查總漕臣題  
報過淮船五千一百八十七隻除前已過空船外於十  
月初五日起至十一月初七日止除催募及各項  
事故外又過臨船三千七百八十五隻共過臨舊  
船三百一十四隻康熙四年分新船五千一百六  
十六隻二項共船五千四百八十隻十一月十八

日止除不應過濟及各項事故外共過濟五千三百一十五隻自濟以南臣亦專委標員星夜催催首尾相銜赴淮甚速何乃臨營將弁見謂今歲運事少遲回空必阻預為卸過之計紛紛以無水呈報總漕臣念切新運既准提督臣楊捷移咨催呼之情不能不急今觀東昌府河汛兵目之報原有重運抵汛上無來水等語臨清右營文內亦有九江等船木大載重起剝出口回空船隻必俟重艘放盡始得進關等語夫船式關禁與過淮過董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五

寒香館

限固有一定漕規然天時人事不齊難以拘泥則又在河汛各官以人役水隨宜疏通期於克竣歲運而止至於啓閉不常蓄洩無定一日之間通有淤淺若不窮源究委而止以變時情形為河上罪戾則安在而非指撝之端乎臣查順治十二年以前回空多於次歲陸續過濟順治十三年大工塞合以後回空或四千餘隻或五千餘隻多在十一月中旬下旬過濟而此後零船不與焉總漕臣疏內顧家墳梁家灘西河嘴等處皆在東昌臨清境

內今歲旱涉相仍臣督南北文武各官竭蹶鞭催心力俱殫幸而仰賴

國家洪福重運過東臨而北今已卸完回空過東臨而南今盡過濟此可見因重運而積水因倍載而起制皆運河不得不然之勢而五月內題

報過淮各船究獲於萬難拮据之中挽遲為速則河之未嘗淺阻固有不容繁詞而灼然易見者矣臣身親閱歷彼時情形實實如此職掌所關不得不具疏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五

寒香館

題明仰祈

睿鑒情節繁多貼黃難盡統乞

容賜全覽

勅部施行

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十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

戶部覆前疏

題為開河啓閉等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本部題覆總河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

總河朱之錫疏稱每歲春月例應築壩大批而沙

隨水至水落沙留遇有淺滯又復隨時撈濬今歲

旱澇相仍臣督南北文武各官竭蹶鞭催心力俱

殫幸賴

國家洪福重運漕船於九月二十三日盡數過臨北

上空回船隻今盡過濟星夜催儻赴淮甚速原非

淺阻等因具

題前來查回空船隻既稱盡數過濟相應請

河防疏畧

卷之十九

主

奏

勅總河即嚴督沿河文武各官將回空船隻速催赴次

再請

勅總漕查明回空漕船過淮月日速行具

題以憑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

河防疏畧卷之二十

義烏朱之錫梅麓甫著

闕里屬員孔貞來元起訂  
稽山後學徐 沁堃公輯

恭報重運糧船過臨疏

題為恭報重運糧船過臨事康熙四年十一月二十

日准戶部咨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

抄出總河朱之錫題前事等因康熙四年十月初

十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奉批司查說堂送司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一

奏

奉此查得總河朱之錫題報康熙四年起運三年

分實在漕糧船五千六百七十六隻俱於九月二

十三日盡數催過臨清口關北上訖等因前來查

過臨船隻既經總河具

題無庸再議其回空船隻應仍咨總河查明幫次

題報可也等因呈堂奉批照行送司奉此相應移咨

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該臣查得重運北上例

皆前跟後接挨幫而行無容紊越及至抵通卸糧

回空南下原無次序其人手罷具齊備撐駕捷速

之船則先進開河而無蓬少人及滲漏破壞船隻  
間有零星續進口開者歲歲皆然查今年南漕重  
運總漕臣林起龍六次

題報過淮船至康熙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止共五千  
一百八十七隻內除失風事故併僱募不回空外  
今查據北河分司高恒豫呈報自康熙四年七月  
初一日濟寧衛前幫運官王天錫下旗丁楊自起  
船進臨清口開起至十一月初七日橫海衛運官  
吳士龍下旗丁張鳳等船止共新舊糧運回空五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二

梁香鑄

千四百八十隻內除東昌濮州東平濟寧等衛所  
例不過濟及各項事故外至十一月十八日止共  
過濟船五千三百一十五隻續於十一月二十日  
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止又過濟雜幫零船二  
十三隻通共過濟船五千三百三十八隻內舊船  
三百一十四隻康熙四年新船五千二十四隻俱  
經節節鞭催晝夜敲送南下訖止有橫海衛破漏  
船一隻今據張秋通判馬光遠報稱據壽張王簿  
馬之驢呈報此船原係十一月二十六日入東阿

縣境旗丁外水久已逃盡上蓋門窓俱無船內清  
水半夫隨厚隨滿又令木匠補船今行至壽張縣  
境雖極力敲拽奈舊灰縫潰水不止現令匠役補  
船但目下南旺大批車載不得不率夫南上赴工  
恐難兩顧等情轉報前來所有臨清以南濟寧以  
北除此一船之外並無片帆隻艘矣臣查舊例內  
開運糧程限江南限正月以裡過淮五月上倉湖  
廣江西浙江限二月過淮六月上倉果能如期則  
回空八月九月可以過淮方克副冬兌冬開之限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三

梁香鑄

一向江南船糧自開幫起至四五月陸續過淮方  
畢是則八月九月方得上倉回空必至十一十二  
月方得過淮南下且江西船糧遲至六七等月過  
淮十月十一月方得上倉斯時北河天寒較南倍  
早安得不為東阻今歲江西船糧續於五月二十  
九日六月初五等日七月二十二日共過淮尾漕  
船二百三十隻此係不在總漕臣原  
題數內甚有遲至八月尚未過淮者重遲且不免於  
東阻矣查總漕臣原有特參江省遲漕等事一疏

題泰在案而此船過淮之口又值黃淮交漲天妃關  
水峻被阻臣嚴督驅僨於八月二十四日進完董  
口卽於九月初五日過濟於二十三日過完臨清  
查與董口至臨定限並無遲滯臣慮恐時將小雪  
不但回空凍阻卽重運亦難抵通可否將最後之  
船截留天津等處兵糧或令關剝迎幫起卸毋船  
就彼發回庶或歲內得以獎幸赴入臨清口聞猶  
可敲未催送先於八月十八日備咨倉場部臣商  
酌去後續准回咨內開若後到津之船誠恐沍寒  
未合或令坐糧廳盡撥關剝到津迎幫起卸毋船  
就彼發回或令天津鎮道酌留五年分兵餉三萬  
餘石之外或擇地寄囤俟春融撥運到通庶可使  
毋船得速南下等因在案嗣據天津鎮總兵官克  
德咨呈內稱據左營中軍守備李廷斌報稱尾漕  
自十月初四日辰時起九江衛前幫運官高夢龍  
等九幫至初五日巳時盡入安陵汛本官親督北  
上按汛接催於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止陸續盡抵  
津關起卸續准坐糧廳於十月十七日辰時卸完

九江袁州贛州三幫本鎮隨差城守營中軍守備  
翟仁錫執令箭督押交王慶坨營接催去訖又於  
十八日申時准坐糧廳卸完鉛山永新二幫本鎮  
又令城守營千總張朝瑞執令箭督押交王慶坨  
營接催去訖又准於二十日將新安荊州撫州江  
寧四幫盡數卸完本鎮隨又差城守營遊擊尤順  
行親押回空交王慶坨營接催去訖惟有江寧衛  
運官胡拱璧下幫船四十五隻據拱璧稟稱本幫  
軍船四十隻剝船一隻外自備民船四隻其軍船  
應遵南下民船四隻例不回空稟明留津變價以  
備來歲起運之費等情除此四船之外其趕幫各  
船盡數離津南下矣俟出鎮屬營汛另文再報再  
查河北尚有上元幫空船十九隻儀真幫空船十  
隻及無主空破船三隻時下北河已凍前船尚未  
抵津卽彼處防官竭力敲催俾入鎮屬已仲冬矣  
則五百里迂長漕汛河水愈堅縱使設法敲催何  
能一時出汛萬一凍阻非鎮屬催僨不力乃前船  
抵津時日遲悞之所致也俟前船催入鎮屬營汛

之日另文再報事關呈報尾漕卸完入汛回營日期事理相應呈報等因到臣臣又行天津鎮道德州道將逐程嚴催駛永拽送之檄殆無虛日續據天津鎮總兵官克德咨呈內稱鎮屬漕汛四營除在津起卸之九江等衛所九幫空船業已督催出汛今查右營磚河堡南凍阻無主破爛空船二隻左營薛家窩汛凍阻空船三隻安陵汛凍阻空船共十四隻皆緣各船出北河而入城守營汛已逾小雪爲時最遲復因無主各船更需兵夫挽拽兼

寧右衛後幫共船二百隻重運原在六七月過淮較之二月過淮之限已逾四五月矣江西糧道業經總漕臣以違漕特參雖亟亟北上抵津寄囤而發回之時河水卽以凍結計時論限勢所必然臣現在嚴飭該汛文武各官嚴催抵口大壩一開卽行星夜南下至於總漕臣原題南漕過淮船共五千一百八十七隻今連臨南徐屬并本年續過江省舊運回空共進臨清口開船五千四百八十隻俱已接續赴次而惟是德州吳橋境內有凍阻上元後等衛零星雜船三十六隻并天津鎮前報左右營汛凍阻船內有上元等衛零船十隻俱係五月過淮數內之船抵通卸完不知因何不隨大幫一同南下零星落後以致凍阻難前其中情節未據逐細報明臣已備行津德兩汛各官查落後緣由另題外茲准部文回空船隻咨臣查明幫次題報謹將大幫過臨過濟南下船數日期及津德兩處各官呈報凍阻船數駛永前進情由理合一併題



張伏乞

睿鑒

勅部施行

康熙四年十二月 日題 月 日奉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八

寒香館

回奏南兌需船疏

題為南兌需船甚急北河淺阻堪虞仰懇

天語嚴勅溶償以速新運以裕

國儲事康熙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准戶部咨雲南清

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本部覆總漕林起

龍題前事等因康熙四年十月二十日題十一月

十一日奉

旨提奏臨清州等關處處涸淺開闢淤塞重運膠滯回

空盤阻漕糧關係重大該管各官不行加緊疏濬設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九

寒香館

法催償殊為不合着嚴察速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總漕林起龍

疏稱各屬漕米已經徵貯水次日盼丁船受兌查

天津道揭報回空船隻已有三千二百四十九隻

迄今過淮空船僅有九百餘隻今准山東提督楊

捷移報臨清等關處處涸淺開闢淤塞漕船俱為

遲阻伏乞

皇上勅下河督併沿河督撫諸臣合力疏濬星夜催償

等因奉

臣等奏臨清州等關處處涸淺開閘淤塞重運膠滯回空壓阻漕糧關係重大該管各官不行加緊疏濬設法催償殊為不合着嚴察建議具奏該部知道除河淺不行疏濬以致糧船淤塞應聽工部查議外查漕船關係

國家重務自應星夜催償今稱河閘涸淺淤塞漕船近阻總河朱之錫專管河道因何不行疏濬以致漕船阻滯殊為不合相應請

勅總河速行明白回奏并請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

寒香館

勅沿河督撫嚴徵汛地大小各官合力速將回空船隻呈夜催償南下毋誤新運可也等因康熙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臣猥以庸菲謬肩兩河重任黃河巨浸每患其衝運汎涓流又患其淺且天時水旱往來不齊臣實資負滋懼亦惟是殫竭心力憂勞拮据固敢刻懈以庶幾補塞萬一乃今年運事艱難倍於往昔總漕臣林起龍念切新漕誠恐河水

淺涸回空不前疏請

勅臣併工批濬疏導蒙我

皇上不即譴責

特允部議行臣回

奏臣感激

天慈敢不據實披陳以聽

睿察乎竊惟開河情形上閘啓而下閘閉則淺者可濬下閘啓而上閘閉則深者頗淺故船有定式未有定數啓閉有隨漕之規蓋以來源本徵尾閘易淺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一

寒香館

原非規成江河可比今歲春夏天旱源微臣督司道等官設法疏通終覺艱澁及五月得雨之後於七月十二日止南漕過濟者共四千四百三十八隻然重運少遲回空自是不能甚早臣方憂惕靡寧不意五月末旬淮黃交漲尾船八百餘隻天妃關水高溜湧致碍打放尾船之後又有咨報六七月過淮江漕二百餘隻迨至六月末旬水勢少平始獲陸續多方牽挽嗣於八月二十四日過董於九月初五日過濟南旺以北別無支流而江漕又

皆船大倍載較之如式淺船積水須多費時必倍  
臣恐其阻壓專委標營副將譚捷元尾催仍諭以  
設法起剝幸即於九月二十三日盡數過臨查與  
歷年自濟過臨之期原無遲滯但是時北來空艘  
陸續抵臨重運在上開閘蓄水下閘之水已洩上  
閘之水未來空船暫待自是不免惟是時序入冬  
回空亦不容緩臣於十月初一日兼程至臨幸重  
船先已出口

袍船兵船亦皆相繼北上因念河內專行回空用水有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主

寒香館

限通行南旺以北各閘止下閘板四五塊動啓少  
間接濟下流又值今歲結冰更早臣復飭催預備  
船隻罷具節節敲送除江西尾漕過淮原運併津  
德落後零船另疏

題明外查總漕臣

題報過淮五千一百八十七隻於十一月初七日止  
除雇募及各項事故外過臨舊船併康熙四年分  
新船共五千四百八十隻於十一月十八日止除  
東兌水次及各項事故外共過濟船五千三百一

十五隻至十二月初八日止續過濟雜幫零船二  
十三隻共過濟舊船三百一十四隻康熙四年新  
船五千二十四隻通共新舊船五千三百三十八  
隻於十二月十二日止除徐邳水次不應出口及  
各項事故外據宿遷縣報到已出董口舊船三百  
零六隻康熙四年分新船四千八百三十五隻二  
項共船五千一百四十一隻又據臣差官仙養志  
稟稱志蒙差往董口催償回空晝夜無停至十二  
月十二日止共出口新運空船四千八百三十五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主

寒香館

隻口內並無空船隨於十三日自董口一路迎回  
至黃林莊韓莊止只有江寧左等衛空船五隻逐  
汛交割南下其韓莊至濟並無南船方敢回濟銷  
差等情臣查出口船數與過濟不符據邳宿同知  
解機回稱新運回空至十二月十二日止共出口  
船四千八百三十五隻外有大燬撞沉船五隻又  
兌邳州糧米在泲口船二隻其餘各衛買補民船  
俱隨大幫出口例來不報再查舊運回空至十月  
初七日止共出口船三百六隻外有南昌衛民船

八隻俱隨大幫出口例不入回空之數總漕臣疏  
稱天津道揭報回空過津三千二百四十九隻過  
淮僅有九百餘隻并所指顧家墳梁家卿西河嘴  
等處皆在東昌臨清境內今臨清以南濟寧以北  
四百餘里之內止有南漕船一隻原因漏損停泊  
壽張縣境其過臨大幫應赴南兌各船五千三百  
三十八隻盡已過濟南下並無阻滯則東臨河道  
原無淤淺固已顯然易見矣臣前者接閱卽抄錄  
職掌所關不敢緘默已具有開河啓閉有時等事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四

寒香館

一疏備陳原委茲奉

旨回奏謹將前疏內確實情形併過臨過濟過董回空

船數日期逐一開列具

奏仰祈

睿鑒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四年十二月

日題

旨

題補揚河通判疏

題爲循例

請補管河廳官以裨修防事據濟寧道方兆及呈稱蒙  
臣票爲行查事仰道卽將濟寧州州同潘得榮出  
身履歷歷俸年月日期任內薦錄幾次見在有无  
註誤各案檢閱節年冊卷備細查明具文報院以  
憑查奪毋得遲悞取咎未便等因蒙此隨行兗州  
府查取去後今據該府申據濟寧州申稱查得州  
同潘得榮年二十八歲係鑲白旗李顯桂固山陳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五

寒香館

謨佐領下於順治八年十一月內本固山咨送國

子監肄業順治十年十二月內禮部考中咨送吏

部考選咨送戶部歷事卽委管太平倉事務於順

治十四年十一月內咨送吏部考定州同於順治

十八年六月內選授今職本年八月初八日到任

至康熙四年九月初八日連閏共計四年兩箇月

任先蒙總河朱部院委看運河廳印務

題薦一次又於康熙元年四月內本府轉詳委署嘉

祥縣印務署篆未久所徵錢糧無異隨經交代明

白又於康熙三年十二月內本府轉詳委署滋陽縣印務任內經徵錢糧俱經造冊申報外其餘盡行蠲免並無未完等項錢糧亦無東人註誤及盜賊緝案任內薦一次加二級紀錄八次獎一次俱經在案再查自順治十八年至康熙三年止任內經徵本州漕糧及鹽課鹽引盡行通完案查署事鄆城爲密題請

古事緝拏于七案內罰俸三箇月並無違碍九稱盡職今蒙查取擬合具文申報據此又據嘉祥縣申稱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六

寒香館

蒙此查得潘州同原署嘉祥縣印務任內並無未完錢糧亦無未結緝盜之案今蒙行查擬合具文回報據此又據鄆城縣申稱查得潘州同蒙委署鄆城縣印務自康熙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到任起至康熙三年二月十四日離任止凡任內錢糧除康熙元年分所遺新丁銀七十兩八錢一分零臨米腳價銀三十兩六錢八分零係前任周知縣任內未經徵完並二年分新丁銀七十兩八錢一分零自奉布政司冊報之後俱經卑職代徵起解外

其餘俱已完足亦無奉有緝盜未結之案今蒙前因擬合回報各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知府彭繩祖查得濟寧州州同潘得榮屢經委署任內並無未完錢糧亦無未結盜案又據各州縣查明前來擬合據實詳報等因到道據此該本道復查得濟寧州州同潘得榮屢經委署任內並無未完錢糧亦無未結盜案茲據該府查明前來相應呈報等因到臣該臣看得管河廳官選擇

題補歷經奉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七

寒香館

旨遵行在案揚屬河道乃四瀆歸墟之地兼之本境湖面數百里一孤汪洋宣洩隄防事任綦重原任通判周道東以病休致其任內有無未完錢糧盜案臣已行司道查明業經另疏具題查該屬高寶江三州縣一帶湖堤垂三百里去歲因颶風湖壩衝衝殘甚多非得勤敏練達之人亟爲乘時修築轉盼桃汛水勢再發收拾愈難誠有不可時刻緩者今署事同知秦尚忠復以別案革職而揚屬附近各官皆有錢糧緝捕之責仍多罣誤

難以議補若專候部選又恐到任無期不免坐誤  
臣查得濟寧州州同潘得榮請贍河務屢經臣委  
督大挑決口素著成效堪以委辦且本官俸序已  
減節經薦紀加級銜缺既屬相當任內復無呈碍  
以之

題補前缺旬日之間即可受事庶修防有藉而急工  
無誤所裨良非淺也臣謹循例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八

寒香館

康熙五年正月 日二月 日奉

吉吏部議奏

查覆楚省漕船疏

題爲楚省漕船盡在運河守淺新協江運無船轉應  
仰請

題明以免遲悞之咎事康熙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准  
戶部咨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本  
部題覆湖廣巡撫劉兆麒題前事等因康熙四年  
六月二十九日題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日抄出到部該臣等

查得楚撫劉兆麒疏稱楚省協濟江西漕船自康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九

寒香館

熙二年三年并康熙四年正月盡數發協至今並  
無片帆回空恐悞新運請

勅部亟行總河諸官星速催償等因具

題前來查楚省康熙二三年回空船隻並無片帆到

彼皆因沿河大小各官催償不力之故漕糧關係

重大豈容遲悞相應請

勅總河總漕一面嚴檄沿河各官星速催償外其康熙

二年三年船隻於何處延挨應將催償不力汛地

各官指名

題奏以憑議處併請

勅江西巡撫俟楚船回日將新運糧米通融撥兌速開  
依限抵通再請

勅楚撫將在楚滿料船四十八隻何以未經配造船隻  
先將錢糧用過每年報部開銷應速行令造冊送  
部以憑查覈將此船四十八隻責令該道依限發  
協江西速濟新運如違限期即指名叅處可也等  
因康熙四年八月初八日題本月初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移咨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主

寒香館

到臣准此隨行沿河鎮道廳將各官查催去後續  
據濟寧道方兆及等呈報到臣該臣看得江西省  
至淮共計水程二千零四十里自淮至張灣共計  
水程二千三百九十里逆溜緯挽開河守板積水  
更與淮南不同故江西重運舊例定於二月過淮  
然後歲內可以回次受兌近來湖廣協運江西糧  
船多在七八九月過淮甚有冬月方過淮者無論  
北河天氣倍寒結冰更早回空必致守凍即重運  
北上已不免於凍阻矣湖廣撫臣劉兆麒疏稱楚

省協濟江西漕船自康熙二年三年并康熙四年

正月盡數發協並無片帆回空恐悞新運部覆請

勅臣與總漕臣嚴檄沿河各官呈速催償其康熙二年  
三年船隻於何處延挨將催償不力各官指名叅  
處等因奉

旨咨行到臣遵即嚴督查催去後續據各該鎮道等官  
皆稱凡遇回空過汛隨即催償南下並無在境延  
捱孰肯容其停泊自干

功令臣復檢查節次文揭除康熙二年楚省糧船黃州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主

寒香館

等衛原於四五月內并七月初十日過淮者即  
於二年內回空南下訖又岳州衛於九月過淮者  
回空亦於三年六月內南下已久其康熙三年楚  
省糧船有武昌左衛淺船五十三隻係五月內過  
淮者抵通回空即於三年十一月內催出董口南  
下外至於荊州武昌黃州德安等五衛所回空船  
一百一十九隻并江西吉安等衛所船二百八隻  
重運原係七八九十等月陸續過淮更有冬月過  
淮康熙四年正二月方進董口者其三年進口之

船來非其時正值回空盛行又湊遇各路兵船同時北上開河之內原難兩舟並進在於邳宿境內暫讓兵船回空過畢時已冰凍及至四年二月開壩之後因上源閉板借水北注臣於三月內親馳邳境目擊江廣船大倍載恐致阻壓全漕一面牌行如式各船乘便開行一面覓船剝償江漕嚴催前進臣曾於重運籌抵臺莊等事疏內

題明在案嗣於五月之後俱各陸續過漕抵灣回空各船已於九月內相次南下各有入境出境日期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三

果香館

可查總因重運來遲回空自難如期飛協新運實非沿河各官催償不力之故既經各鎮道回報前來臣復查明無異相應具

題再照此案扣至正月二十七日限滿臣因北赴臨清南赴董口查督大挑工程至二月初一日方得回濟繕疏是以逾限二十四日理合一併

題明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五年二月二十日題 月 日奉

旨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三

果香館



忠疾日淡疏 已繕尚未拜發

奏為微臣患疾日淡重任益虞亟負額懇

天恩特准解任調理以無誤河漕事竊臣一介庸非猥  
荷

世祖皇帝拔擢俾總兩河復蒙我

皇上格外殊遇寵加宮秩璽罕重寄十載於茲矣積咎  
彌多受

恩愈重夙夜省循雖捐糜頂踵尚未足仰酬萬分之一  
何意蒲柳之姿天稟本弱兼之才力謏薄綆短汲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三

寒香館

漢每當天時水旱南北奔馳憂悸內積久感怔忡  
病症自去春來心火上炎跳動不止飲食減少恍  
惚多驚終夜之間臥起三四不能成寐及後閱歷  
夏秋前病日劇偶於八月二十五日由虞城督工  
回署檢閱各屬公文痰火上衝忽然眩暈傳醫馬  
伯龍投以薑湯硃砂等劑移時方定此皆本處官  
役所聞見而共知者時方火工緊急空重盛行  
勉辦理不敢輒以私情噴陳自干規避之罪迨至  
今歲正月初四日北赴臨清勘閱大批回齊之後

又於二十一日南聞夏鎮八開邵宿一帶加以感

冒痰嗽過服發散之劑迄今月餘寒疾雖退而頭

暈非常心胸躁動批覽少久則耳鳴目緊眩臂難

支兩膝以下寒冷作酸至不可忍歷傳醫生馬伯

龍鄭國柱等診視調治皆云血氣內損非得歲月

靜息未易痊復臣思人臣以身許

國雖鞠躬盡瘁義所應爾倘馬疾病何足上贖

宸聰但河道事務關係

國計民生何等重大河工形勢變遷百出錢糧夫料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三

寒香館

頭緒紛紜何等繁劇在臣駑鈍之質平時猶懼債

轅當茲精神耗竭之餘若因循緘默日復一日則

所係軀命者雖微有關軍

國者甚鉅萬一頃軋貽誤臣罪滋大此臣所以輾轉

思維而不得不披瀝於

君父之前者也查山東總督臣祖澤潯河南總督臣劉

清泰俱以患病疏

請調治蒙

恩俞允臣謹援例冒昧籲陳伏乞

皇上軫念河漕重寄臣抱病之身難以勝任

特准解任調治

勅部速推新督接管受事則臣未隕之年皆

皇上再造之賜也臣不勝懇切額

恩之至

河防疏畧

卷之二十

十六

寒香館

河防疏畧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朱之錫撰之錫字孟九號梅麓義烏人康熙壬

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河道是編卽其治河奏稿也

以上  
專集

# 赤城論諫錄十卷

〔明〕謝鐸 黃孔昭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王氏柔橋隱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赤城論諫

錄十卷》提要

## 赤城論諫錄叙

台為州萬山中羣賢出多能立光明俊偉事業以驚動人世而其論諫亦往往達治體識事幾忠愛誠懇明白剴切足為後世諫官法程甚矣台之多賢也蓋他州莫之或先也成化十五年冬瑛入京師台有仕於朝者若吏部黃先生世顯翰林謝先生鳴治相與來視瑛翌日出赤城論諫錄屬瑛叙之瑛奉而卒業焉蓋皆二先生輯錄其鄉先輩正自宋左司諫陳公輔以下十數人奏疏共為一編者其意將以詔告天下後世而與謀人國家者共之不但成其

論諫錄序 止 一

鄉多賢之譽而已也顧瑛謏薄何足以叙羣賢之言雖然瑛嘗聞之天下之事有幾有勢有形幾善惡也勢輕重也形治亂也幾動則勢趨勢趨則形就故幾動於善則天下皆趨於善矣天下皆趨於善善重則而惡輕及其至也而治成焉幾動於惡則天下皆趨於惡矣天下皆趨於惡惡重而善輕及其至也而亂成焉夫治亂固有形也而其始也係於善惡之幾知其幾者其天下之至明乎用其幾者其天下之大勇于故謀人家國而救其幾者上也救其勢者次也救其形者又其次也當時羣賢論諫或在於革

昧之初或在於治平之後或在於存亡危急之秋其所數陳非迷於幾也所值不同也所值不同而猶汲汲以救馬者此愛君憂國之至者也後之君子有志天下事者讀其書體其心審其幾而用之天下其永安哉此則二先生集書之意亦當時羣賢惠澤及人之餘也是歲己亥冬閏月甲寅後學甫田周琰叙

論陳錄序 止 二

亦城論陳錄總目

侍郎陳公三首

公名公輔字國佐臨海人宋徽宗政和三年上舍及第欽宗靖康中為左司諫論事剴切疾惡如仇嘗忤時宰斥監合州稅高宗即位特起用之極攻王安石學術之禍天下且請官陳東以作士氣竟與大臣異議不久留官終禮部侍郎所著有奏議曾範集凡十數卷事見宋史及諸臣奏議今從祀鄉賢祠

陳獻肅公八首

論陳錄總目 上 一

公名良翰字邦彥臨海人宋高宗紹興五年進士孝宗時官至敷文閣學士與王十朋齊名平盜獻肅公予稱公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為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為重隆興中華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蹙不振不幸為小人所間比其復來則事已異前日而公亦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所著有勁正集十六卷事見宋史及朱子大全集今從祀鄉賢祠

侍郎王公七首

公名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宋孝宗淳熙十四年進士始官太學輒陳慨論事及在諫垣益盡言不諱尋出為郡守諫洞獮降汀寇卒立大功再宗嘉定中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卒贈少保宋史稱公宅心空明待物不貳又曰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所著有方巖集十卷今從祀鄉賢祠

杜清獻公十七首

公名範字成之黃巖人宋寧宗嘉定元年進士理宗端平嘉熙間立朝風采屹然為天下重輕天下之人

論諫錄總目上二

至候其出處以為休戚滿祐中始拜右丞相未幾卒謚清獻史臣黃裳謂端平大壞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策辦方條陳更革乃才八十日而終其所開條何如哉公生有令質至行親得朱子再傳之學於其從祖湖陽方山二先生而金華王魯齋柏實相與師友故其道德勳業有如此者所著有雜文奏稿凡三十卷事見宋史今從祀鄉賢祠

司業陳公一首

公名耆卿字壽老臨海人宋寧宗嘉定七年進士官

至國子司業嘗從葉水心遊水心極口推許一時及門之士莫之與京南渡以來稱文章家者水心之後惟公為適派號寶翁所著有寶翁集數十卷事見赤城續志今從祀鄉賢祠

王峯車公一首

公名若水字清臣黃巖人自其祖敬齋隘軒二先生講明理學至公復從清獻公遊與王魯齋實相師友益有得於朱子再傳之學者隱居不仕自號玉峯山民所著有道統錄宇宙略紀玉峯允崇諸書事見一

論諫錄總目上三

統志今從祀鄉賢祠

郭正肅公一首

公名嘉卿字子奇仙居人嘗與趙公幾道輩從朱人公遊登宋甯宗嘉定七年進士理宗端平初拜右史與杜清獻公徐元杰等號端平六君子風采凜然以論史嵩之憤不得伸鬱鬱而卒帝軫念特謚正肅詔立正諫坊以旌之事見赤城續志今從祀鄉賢祠

秘書戴公二首

公名良齊字若甫黃巖人宋理宗嘉熙二年進士官

至秘書少監公以古文鳴而尤精性理之學著述最富  
有禮經辨諸書草廬吳文正公嘗師之而得其說  
事見郡志及始豐稿今從祀鄉賢祠

布衣葉公一首

公名兌字良仲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  
卜筮之學元末仰窺天運有歸乃以布衣獻

太祖高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言取天下大計

太祖奇其言欲留用之公力辭遂賜銀幣龍衣以歸後數  
歲削平天下其規模次第悉如公言事見洪武修史

論陳錄總目上四

事實

僉事編脩二鄭公二首

僉事名士元字好仁海人洪武初以進士為懷慶  
同知遷湖廣按察僉事所在民皆望風思服而去輒  
思之編脩名士利字好義僉事之弟也以布衣上書  
翰作江浦永樂中累官翰林編脩事見遜志齋集

分教葉公一首

公名伯巨字居升海人洪武初以國子生分教山  
西平遙縣適星變

詔求直言公應詔言三事坐死獄中事見遜志齋集  
脩撰王公一首

公名叔英字元來黃巖人洪武初起仙居訓導遷洪  
陽尹尋擢為翰林脩撰歲壬午以脩撰募兵死廣德  
楊文貞公士奇實公所薦既歿為表其墓且曰先生  
學臨行正子道臣道終其身無一毫之苟所著有靜  
學齋集行于世今從祀鄉賢祠

遜志方公十九首

公名字海人洪武中被召為漢中教授歲

論陳錄總目上五

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公自幼得考亭之學於其  
父濟甫先生既長從金華宋太史公遊太史得之喜  
且不寐曰吾道台矣一時名士如蘇公平仲胡公仲  
申皆竦立起敬而公之學初不以為足也自題其  
讀書之所曰遜志齋所著有遜志齋稿三十八卷

吳康肅公

公名節字明可仙居人宋高宗紹興二年進士官至  
龍圖閣直學士卒謚康肅朱子謂當紹興之季年天  
子慨然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

為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所著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事見宋史及朱子大全集。

### 葉信公

公名夢鼎。字鎮之。齊海人。宋理宗嘉熙元年。上舍釋褐。度宗咸淳末。官至右丞相。封信國公。嫌與賈似道共政。力引疾。堅卧不起。益王即位於閩。召為少師。道

論諫錄總目上六

梗不能進。慟哭而還。卒於家。所著有西澗集。卷。事見宋史。今從祀鄉賢祠。

### 赤城論諫錄卷之一

#### 上欽宗條畫十二事

陳侍郎

臣近者兩蒙聖恩。召對親奉玉音。事平之後。當急於圖治。此實天下幸甚。臣不勝踴躍抃蹈之至。臣聞之聖人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凡興事造業。扶危救衰。要當勇於力行。敏則有功。烏可以後時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天下延頸舉首。伺望新政。遲遲未聞。民惑罔矣。況今宗廟垂休。神祇降福。陛下聖德所感。強兵宿將。皆願盡力。軍聲大振。虜氣已奪。欲和與和。欲戰必克。事之可平。在旦暮矣。然則陛下圖治之計。宜早定睿謀。以慰天下之望。不可緩也。臣自念平昔有致君澤民之志。有犯顏逆耳之言。無路而不得進。今幸遭遇陛下。慨然願治。容受直辭。乃臣自效之秋。臣不避萬死。條畫十二事。皆今日治所宜先者。預以奏聞。伏乞聖慈。貸臣狂愚。少賜睿覽。謹具列其目。一曰審因革。臣聞聖主立法。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可則因。否則革。未嘗拘於一而不知變也。國家祖宗之法。善矣。至治平而稍弊。故神宗皇帝革而新之。凡以隨時之宜。適民之欲耳。比來專以不變熙豐之法為紹述之孝。不問時之所宜。民之所

論諫錄

上

一

彼者曰以不變為孝則是神宗自不當變祖宗法蓋法無必因亦無必革惟其當而已今吏員猥多賦役煩重政令數紀網羅壞以至養兵取士取吏牧民皆不如古法至於此而已弊矣尚何紹述為哉臣願考祖宗之法與今日所行善者因之否者革之詳求博取精思熟慮擇其至當者著一代良法不必拘拘以紹述為名而失其實也二曰論大臣臣聞天子所與共天下者七八大臣得人則朝廷正百官治海內和平四夷效順苟非其人天下不安豈可不論哉傳曰人主之職論一相相之難其人久矣古之論相

論練錄

上

二

必曰才足以有為識足以有明量足以有容三者固難全矣有一於此亦可任焉乃若以道事君以公滅私則難其人矣惟以道事君則自任以天下之重毀譽得喪不以動心聲色富貴不以累志可則行之不可則止唯以公滅私則孤忠自許不立朋黨所以鈞陶天下進退人才一付以至公未嘗有意於其間也本朝惟李沆韓琦為真相焉近時此風無復存者陛下承變亂之後將大有為必得賢相共圖治功臣望陛下詳擇而審攷之則必有名世之才為時而出者至於樞密之地政事之本綱轄之任亦必擇其

真賢實能人望所歸者使無其人自可棄之不必備也三曰辯邪正臣聞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自古治亂必主乎邪正古之人君所以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唐太宗知士及之佞德彝之姦而不用至房杜王魏則任之不疑所以成正觀之治明皇之初委任姚宋以致太平至於末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自此分甚哉邪正不可不辯也然邪人乘間窺伺揣合主意阿順貴持祿固寵故人主易以信正人責難於君不務苟且直道而行無所附麗故人主易以疑此唐德宗所以於裴延齡輩則委

論練錄

上

三

任不移於陸贄則佛然以讒倖逐也臣願陛下於易信者不可以輕信於易疑者斷之以不疑庶幾可得其實也四曰明賞罰臣聞賞當賢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賞罰者人主之威柄安可以不當哉國家承平既久萬事姑息故爵賞太濫典刑太輕貴游子弟雖乳臭小兒聯班侍從應奉官吏雖蒼頭奴隸躡取顯仕兩府太學而身不任責直閣待制而眼不識字伶倫嬖倖醫卜伎藝身被朱紫家盈金玉豈非爵賞太濫耶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廢表固有之矣



近時大臣懷姦誤國天下疾之乃令閒居都城坐享厚祿其他朋邪諂佞之徒姦賊狼籍罪惡昭著方且結交權貴與之營救或貸而不問或朝亂夕召豈非典刑太輕耶夫爵賞濫則人多僥倖典刑輕則下不畏法此所以至於危亂也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愛惜名爵不輕以予人明正典刑不失其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如天地之無私則天下之治舉矣五曰廣言路臣觀自古人君苟不至有大惡如桀紂者未嘗不欲納諫然卒至於言路壅塞天下潰亂者皆權臣蔽之元帝之初聽蕭望之劉向所言及恭顯用事

論諫錄

上 四

則不能容成帝之初數下明詔求言公卿奏議可述及外家擅權則不復聞矣國家祖宗之時大臣皆公心直道故朝廷詔令有未便者臣下得以直言雖天子震怒大臣方極力救之至熙豐以來用事者欲新法必行恐人異己故排斥羣議有出一言則謂之沮壞良法必逐之而後已諫官御史以其黨為之觀望成風無復公議方太上皇帝詔求直言言之不中亦不加罪及蔡卞乃盡治言者如陳瓘等皆當世端人損死不用士論痛惜臣觀今日其弊極矣大臣樂軟熟而憎鯁切臺諫之官與夫縉紳之士相習一

律閒居議論無敢及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沈望於人主前爭足非利害耶所以上下欺罔誕說無所不至而召天下之亂也臣願陛下以前日為鑒擇臺諫官責其言事不稱職者凡政事法度有可議者詔臣下集議各獻其說無令權臣壅蔽聖聰則人人皆願明目張膽效區區之忠下情不患不通矣六曰勵風俗臣聞士大夫者風俗之所繫朝廷用賢士大夫以職業成政事以行義率風俗則民德日歸於厚矣近時士人以剽竊記聞為讀書不能行其所言以纖黠浮巧為能文不能先以器識以傾險變詐為有材

論諫錄

上 五

不能持以義節士之所尚如此而在位大臣亦以此為用人之先故奔競成風巧偽相扇禮義廉耻沒以凋喪而天下日流於薄也臣願陛下稍革此習令廟堂之上選公忠廉退純實篤厚之人用於朝廷其浮躁銜露傾邪險薄者黜之示以好惡則天下之士皆相率為善可以革浮薄之風成忠厚之俗也夫忠實文之政三代所以相救臣觀今日禮法度數失於太繁聲名文物皆非實用習俗淫靡人情澆偽可不救之以質樸七曰收權綱臣聞太阿之柄不可授於人人主之權不可移於下漢自昭帝之時大臣秉

權宣帝承之信賞必罰總核名實所以收威權於上而威中興之功及至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故漢業衰焉臣觀太上皇帝本以寬厚曠達之性在位日久不防姦邪浸以欺惑故羣小狙狎權移於下而威令有至於不行臣願陛下深鑒此弊排斥羣邪奮然獨斷使威權皆出於人主則綱網廢紀可以復振而天下之治無患不成矣八曰抑宦寺臣聞柔吏傾意佞諂盜漢唐禍亂皆原於此不可不知也然此曹蠱惑人主皆以其嗜好入之今陛下勤儉之德出於天性聲色狗馬觀遊宴樂皆所不近彼因無所

論陳錄

上

六

肆其巧矣然尚有可戒者不宜崇其爵位任以事權蓋崇其爵位則志得意驕任以事權則作威作福唐太宗時內侍不立三品不任以事惟開門守禦廷內掃除可謂深鑒此弊矣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瘠疽環孟子不畏臧倉聖賢君子寧沒身不見任用豈肯附麗幸臣耶其所以害緣干進者必朋邪險薄之小人也懷姦之臣皆倚之以為重卒亂天下可不鑒之哉九曰治財賦臣聞古者制國用皆量入以為出是以祖宗盛時鉅取有經用度有節無虛費無妄與故常賦之外未嘗一取於民

間而聚斂興利之臣亦不得容其姦矣比年費耗百出征求無藝聚斂興利之臣專以上供為名侵漁百姓無所不至州縣率掠民不聊生陛下今日雖已盡罷御前供奉所須之物奈何軍興之時財物窘急於取民者尚或未已臣願事平之後詔有司以一歲經費立為定額常賦之外如茶鹽法刻民尤深者一切講究取其中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使海內富庶如祖宗時國用亦無患其不饒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十曰崇儉約臣聞儉為德之共侈為患之大帝王所以訓天下未有不以儉德也比年承平之

論陳錄

上

七

久海內富庶驕侈不期而至故尊卑上下內外遠近皆以淫靡相勝衣服飲食極其珍異車輿屋宅飾以金翠聲樂玩好觀遊宴樂其費不貲而物價騰踊細民窮苦蓋不可不節之也上之所行下之所效陛下在東宮儉德著聞今日臨御專以敦朴為天下先夫楊紹人臣也以清德在位能使人減騎徹御罷去聲樂況以一人而躬行者乎然羔羊在位節儉雖以化文王而有刑威之政存焉臣願陛下明詔四方痛革前日侈靡之弊有不懲者寘之以法自京師貴近始則此風可清而天下富足矣十一曰重外官臣

開監司天子外臺守令民之師帥監司得人則一路受賜  
守令得人則郡縣被澤此不可不擇也近時除擢監司或  
出資倖之門或繇宰執親黨不觀才能不問資格至於郡  
縣尤不擇人侍從之官得罪朝廷乃付以民社食饗之吏  
千求權要乃得除郡士人以縣令為俗吏不肯注受吏部  
以縣令非要官不加銓擇故為監司者人微望輕不能舉  
善懲惡為守令者囑官慢法不能承流宣化上下蒙蔽肆  
為姦欺窮困之人無所告訴臣願陛下謹重外任之官凡  
監司有闕選卿監省郎藩府有闕選侍從官所以均其內

論郭錄

上

外更其勞逸其餘郡守之闕盡歸吏部如祖宗時以分數  
資望依格授之以久其任無令數更易至於縣令雖有吏  
部選格更令侍從官舉充其有治狀優異委監司御史考  
察以聞特加陞擢使人知郡縣為重不敢不勉而四方萬  
里皆蒙朝廷德澤矣十二曰修武備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治天下國家未有能廢此也祖宗盛時邊備尤謹比  
來委任非人故守衛中國禦戎安邊之策一切壞盡是以  
夷狄一旦前驅而前良可駭嘆臣願陛下深鑒前日之弊  
以武事為急內自京師外至郡邑講求兵備盡如祖宗之

時況今金寇雖已出境秋冬決須復來河東河北兩路尤  
當備禦亦宜早為之計糧不可不積兵不可不募將不可  
不擇城池不可不固車馬不可不脩器械不可不備臣料  
此等廟堂講究熟矣不復具陳姑舉其略而已緣臣所論  
十二事其次第雖有先後然皆今日之急至於武備議者  
必曰當在所先而臣獨後之者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  
宋徽以下治外至於宣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今日  
雖夷虜深入禦之為先以臣觀之朝廷若法度修舉大臣  
得人賞罰無私風俗歸厚以至下情付通權綱不失大略

論郭錄

上

九

如臣前項所陳則天下國家無有不治矣彼夷狄自當懷  
德畏威望風遠遜豈足憂哉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孟子曰王如施仁政可使制挺挾秦楚堅甲利兵  
臣所聞如此陛下不以為迂闊不勝幸甚

靖康元年三月  
上時為校書郎

上欽宗論致太平在得民心

陳侍郎

臣比緣奏對特蒙聖慈諭臣親自擢用之意令臣協心助  
成太平臣惶恐感激臣誠何人獲聞此語臣固當展盡底  
蘊以補報萬分之一然臣自愧學力智識皆不逮人但有  
樸忠而已惟陛下下情之臣嘗詢諸朝士大夫皆謂今日國

家夷狄之患未除。太平之治誠未易致也。然以臣觀之所  
以勝夷狄者。必在於治中國。所以治中國者。必在於得民  
心。陛下無以臣言為迂濶。而不切於治也。孟子嘗曰。得天  
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  
矣。然則民心烏可失哉。臣嘗原先王所以得民心者。無他  
莫先乎有德而已。善易感者。存心難忘者。盛德。唯聖人躬  
行於上者。既有感民之盛德。故百姓欣戴於下者。斯有愛  
上之誠心。非特如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惡而去之。皆所  
以得民之心者也。是故善政者。民之所欲也。虐政者。民之

論陳錄 上 十

所惡也。君子者。民之所欲也。小人者。民之所惡也。善政行  
之。虐政除之。君子用焉。小人去焉。此因所欲而與之。因所  
惡而去之。民心其有不得哉。臣不敢遠引前古。請以今日  
觀之。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出於天性。聰明本乎  
生知。愛民之誠。未占有孚。動民之行。不言而應。盛德之至  
固足以感民心矣。及乎一旦即位。遂取其政之善者。略施  
行之。政之虐者。畧除去之。忠良之君子。以次召用。姦惡之  
小人。以次竄殛。於是天下翕然。莫不仰戴聖明。如重陰蔽  
天。初見赫日。如大暑執熱。初濯清風。豈有不得其心者。故

雖金冠之兵。圍逼京師。幾四十日。而都城百姓咸願固守。  
無一人有離心。四方援兵。不日皆集。無一士有叛志。以至  
於州縣之間。人情帖然。盜賊不敢乘間而起。此何以致其  
然哉。實有以得民之心而已。陛下誠能效大禹之克勤。體  
大王之節儉。至誠以行之。不倦以終之。檢身不及從諫。如  
流。孜孜圖治。日謹一日。則其德愈盛。而不替矣。民心焉往  
而不歸哉。然後與宰相。相與講明。求其善政。盡舉行  
之。凡所謂虐政。盡圖害民者。除之。唯恐不盡。擇其君子。盡  
召用之。凡所謂小人。盡圖害民者。去之。唯恐不至。則所以

論陳錄 上 十

得民心者至矣。夫民心既得。則中國無有不治。中國既治。  
則夷狄焉有不服哉。此太平之治。所以可圖也。昔齊宣王  
畏諸侯之侵。孟子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  
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滕文公以小國問於齊。楚。孟子獨  
告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孰謂  
陛下以一人之尊。有天下之大。尺地無非王土。一民無非  
王臣。區區以夷狄為畏哉。臣願陛下勉之。但思所以得民  
之心。彼誠不足畏矣。時康元年上

上欽宗乞迎奉皇上皇駕其孝心

臣恭聞道君太上皇帝聖駕將還臣不勝鼓舞欣躍之至此陛下孝誠所感而宗廟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議者皆謂上皇左右有懷姦之臣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切怪之竊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緣疾伏作過深康萬機欲行遊禪陛下至誠篤孝感泣退避以至慈諭再三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星變答天戒遂欲傳位太子皇懼入請其事類矣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靈武哉是宜父子惟好之情雖數千百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更改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宗廟社稷為念

論諫錄 上 十二

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罪己之詔豈有異志邪縱使姦臣離間百端而上皇慈仁陛下孝愛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之哉且父子天性上皇於陛下親邪於羣臣親邪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致陛下於上皇自有所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睿智寬厚豁達不防姦邪沒以疑惑今既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未遜位前已下哀痛之詔追悟宿愆盡革弊事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無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皆奉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

臣深恐前日所遣如趙野輩不能為陛下感激敷陳以解上皇之疑臣愚欲望更擇一二重臣前路迎候仍齎陛下親書為問具上皇罪己手詔與今日奉行之意使釋然無疑然後迎奉上皇備加禮數內自后妃諸王帝姬外至公卿百官士庶皆出闕門使聖意知前日之去急遽如彼今日之還光艷如此非陛下承付托之重賊兵遠遁京師復安政事脩舉人心惟快能若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若夫還宮之後一切供奉之物陛下過為儉約上皇務加隆厚著於令式風示四方以

論諫錄 上 十三

勸天下之孝仍乞于宰執侍從臺諫中選有學術行義明忠孝大節者分日請見上皇以備顧問開諭聖意庶幾究性命之至理以通其優游無事之樂顧不遵哉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陛下貴為天子有父可尊此人間莫大之樂伏惟為其孝心使誠意昭感無纖介自疑則天地神明保佑聖躬所不至臣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而上皇享萬年天子之養國祚延長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不任言責妄意論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惟聖慈裁之不勝

上書  
上時為校書郎

議虜人索舊禮及歸正人

陳獻肅

臣聞夷狄為中國患世世無之在人君應之如何爾周宣王修政事以攘之漢高帝講和親以結之世宗窮兵甲以討之劉規謂周得上策而漢無策良有以也今陛下以敵

論諫錄 上 十四

人索我舊禮不忍以中國為夷狄出中原歸正之人源源不絕恐納之則東面有限之物難於盡給上勤聖訓臣謂此雖二說其實一事陛下若還其舊禮卑下而承事之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不必納納之則他日彼必見索我復遣之徒為紛紛而重傷中原向化之心陛下若有一定之謀先於自治和與不和付之泛應則中原歸正之人在所必納億或憚我煩費而阻却之曾非勞來安定還集之義將無以慰億兆來蘇之望孰謂堂堂大國而肯自屈於夷狄者乎中國天下之首夷狄天下之足顛倒而莫能解賈誼所以流涕也爰自先克聖壽太上皇帝上為親屈不憚卑辭厚幣結以約誓垂二十年逆亮敗盟驅封豕長蛇蹂踐我淮甸蕩折我生聚屠戮我人民神人共憤未幾自亮

晉王篡立畏我問罪汲汲修聘太上皇帝姑棄容之遣使

報復不謂將命之人臣先自沮却而虜酋得以驕倨援書隨至要我舊禮益有以致其然也恭惟陛下躬睿智神武之資員剛健文明之德初政之臨正金夜洋厲以恢復自任之時也少有屈抑則萬事解體矣若謂屈己修好則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昔日之盟質之神明彼一日不顧如此詎保後日之盟終始而不渝乎今當定我之規模審彼之情狀斯可以應敵耳何謂定我之規模請以形勢言之川蜀之險可以折關陝之衝荆襄之中可以趨韓魏之郊江淮之師可以持青齊之壘陛下當委重臣以經綸之矣

論諫錄 上 十五

當明賞罰以嚴將帥嚴紀律以齊士卒修築要害之城儲蓄糗糧之備明斥堠謹封疆先為堅守不可勝之計則觀釁而動待時而發無施不可如是則在此自治之策得矣何謂審彼之情狀請以虜人常態言之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此其常態也折衷之議當出於我首澶淵之役射殺趙瞻虜人方議請和真宗皇帝不忍窮兵與寇爭議令命曹利用使之平戒利用歲幣之數不可妄增卒如我約元昊之叛西師久不決契丹以我為怯聚兵境上要我開南十縣仁宗皇帝命富弼報聘弼宣以威德諭以禍

福廣商感悟至於獻納二字反復數四卒修舊好近者虛  
人內懷慕立之憂外當敵國之患朝夕惴惴惟恐人之謀  
己先遣使人來通和好使我之報使與之曲折辯論晚利  
害之所在必未敢肆大言而妄有要素此機一失彼得以  
虛言聳動我遂至望風沮抑陛下盛德雍容若未忍驅赤  
子於鋒鏑之下不欲遽逞其詐偽之情當以敵國之禮移  
文對境諭以聖意彼若我從然後遣使聘之不然則吾封  
疆既固邊備既修出而應之何所不克陛下下驟從權宜  
之策受屈辱之名必至弛我邊備還彼折衝損宗社之威

論諫錄 上 十六

靈增敵人之氣誠非臣之所知也臣備員臺察謬蒙聖問  
輒竭愚忠無任戰慄之至

九月十日  
集賢錄上

論剛德

陳獻甫

臣聞天以剛德為主故轉運而無窮人君法天以剛德為  
主故應變而不匱聖人之作易於乾卦有曰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乾之七德以剛為首故於天則曰行健於君則曰  
自強人君將欲大有為於天下可不取法於斯乎恭惟陛  
下沈潛之志得於天縱果斷之誠發於自然動靜語默容  
與道會可謂見天地之心通神明之德矣臨莅之初正聖

人作而萬物觀之時也其恢張治具當先以剛德為主然  
後賞罰由茲而可明風俗由茲而可正財用由茲而可節  
號令由茲而可一何謂賞罰可明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  
惡揚善順天休命本乎其德剛健而文明慶賞刑威人主  
之至權也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臣下畏倘名器濫  
而冒賞典刑輕而畏法鮮將何以勸善而禁非故烹阿  
而封即墨威王所以大治也何謂風俗可正易之履曰君  
子以辯上下定民志本乎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蓋士農  
工商皆民也而士尤為風俗之本倘為士者不安選舉之

論諫錄 上 十七

法而望速化從宦者不安州縣之職而望超遷奔競成風  
巧偽相扇將何以厲廉隅而化庸懦故聘嚴光而起卓茂  
光武所以中興也何謂財用可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本乎剛柔分而剛得中今也州縣之吏星大  
而急征求祠廟之官安居而食厚饌或增秩以加俸或起  
例以添差故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李吉甫所以陳省  
併之說也何謂號令可一易之渙曰渙汗其大號本乎剛  
來而不窮茲發號施令安危所繫今也令之弛張或由臣  
僚之奏陳陳法之苛細或自有司之申請議論則未精思慮

則未審遠著之令也。我之續降本末并逆首尾銜銜更替為政民聽愈惑故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疏為令杜周所以被刻深之議也。故凡此四說者本乎剛德則可行行之而能久也不本乎剛德則未必能行之未必能久也。洪範曰沈潛剛克繼之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中庸曰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繼之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剛之不可已也如此臣願陛下專以剛德為主核名實之當示黜陟之公則賞罰明矣進廉靜純實之人退浮躁銜落之士則風俗正矣嚴得節之制去充食之員

論諫錄

上 十八

則財用節矣除繁密之禁申簡易之條則號令一矣持之以堅行之以久將見朝廷之政穆穆而進衡海隅之民皞皞而擊壤中興之業自此可成矣臣不勝管見惟陛下裁察

議選人改官

陳獻甫

臣竊謂善採弊者塞其弊之源而已矣不塞其源而障其末流法日益變而弊日益生亡益也保舉之弊在今日為甚蓋亦究其弊之所從起而治之于議者欲變其法以通之殆見其徒為紛更未見其有補也夫任滿六考舉足五

員此後改秩此祖宗法也祖宗之法非不善也行之既久不能無弊非法弊也人弊之也此所謂弊之所從起者安得置而不議是故責長官之賢者而用之則其屬之不賢者不容冒舉也不擇其舉者而求所舉之賢是立曲木而求其景正之喻也貪者不能引廉淺者不能識遠改者不能容直理勢必至又何疑乎故以擇長官為先內之六部卿監長貳外之監司太守皆所謂長官也可不重其選乎故長官得人則其他可以次第理也且今日所謂保舉大弊非托於權要則出於貨賄也以貨賄取與固有之矣

論諫錄

上 十九

然稍有識知冠裳而曰人者己羞薦之托於權要則雖中人以上皆不能免況其下者乎今欲革貨賄之弊則當革賊罪以定法與之者及受之者隨其多寡輕重例真典憲則雖黷貨者亦少戒矣冒進者亦少息矣今欲革權要之弊則自宰執臺諫侍從與夫左右近習之人皆不得有請於舉官嚴立法禁以為之防則所謂權要者亦有辭於人矣擇長官以清其源嚴請托以防其姦保舉之弊十去五六也其間節目猶有未盡者請得畢陳之保舉之法有云如後犯人已贓甘當同罪其法固存而不行也非不行也



有自首以原之也。同罪則太重，自首則太輕。太重而難行，固也。太輕則彼亦何所忌哉？謂宜折輕重之中，為之制，以示必行。如曰：所舉犯入已賊者，降一官，停一任，不得以首免。赦原則舉者知有所擇矣。舉者有所擇，則為之屑者莫不強勉脩飾以求上之知。貪薄當自此始。若曰：用年勞而不必舉主，則孤寒者愈困，而權要者得志矣。孤寒者得志，則舉主待次數年而後赴權要者，今日罷官而明日有所處矣。故孤寒者若任當不足，而權要者有餘。此年勞之說，所以不可行也。若曰：寬改秩之歲額，減舉主之員數，以振

論諫錄 上 二十一

淹滯，則是益啟僥倖之門也。往者權臣用事，改秩進士之路，官無正員，往往兼攝諸路職司，多不降人。故改秩者一歲不過五六十人，今則不然，每歲改秩者近百人矣。視其時已倍，又可加乎？此減舉主寬歲額之說，所以不可行也。抑又聞仁宗朝，選人當改京秩，雖有司引對法所當與，亦自察其當否，乃可之。至和、中，判吏部銓賈黯引對，雍丘縣主簿陳諒請不降有司，第與職知縣而已。其後，通海軍觀察推官胡宗克嘗坐以官舟假人得公罪，已除落而奏舉，當改官奏入，御批與存安，判流內銓。歐陽修面奏帝曰：吾聞

州縣多循私請，欲因以是懲之。今若於引見之次，遵用祖宗故事，審度人才，出自聖斷，庶幾名實相核，有以彰聖朝得人之美，不勝幸甚。

論諫錄 上 二十一

赤城論諫錄卷之二

應詔書條其闕失隆興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陳獻甫

臣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陛下親天象之變因臣僚之請命侍從臺諫條其當今闕失以聞仰見陛下嚴恭寅畏務得應天之實也臣竊惟仁宗皇帝慶曆六年三月朔日有食之謂輔臣曰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利安之是年六月星變又謂輔臣曰國家雖無天災當常自脩德況因謫見乎荷與傳錄茲仁皇所以享年有永時臻太平而澤

論諫錄 上 二十二

遠後嗣也陛下嗣膺大寶于茲二年過者六月庚申日有食之七月上旬太白晝見水災飛蝗損苗害稼為患滋甚靖惟災異之來誠見上天仁愛欲舉戒陛下凡厥臣庶因此以仁祖望陛下也陛下惟欽崇恭若夙夜抵懼儆精神於堦陛際天人於和同然脩德之驗必於人事見之蓋人事盡而天理得人事廢而天理違必然之理也今天下之事多矣臣未敢縷舉以涸天聰臣願陛下先正心誠意端己防躬謹邊防以保兩淮之民推恩惠以消乖戾之氣以為應天之實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兩淮之億兆皆陛

赤城論諫錄卷之二

列聖其下必有言

下赤子今以邊防未備日夕惶惶如魚在沸鼎可不思所以安之乎臣所以欲謹邊防以安兩淮之民也然謹邊防之說有三藩籬不可不固也委任不可不專也恭府不可不擇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爰自艱難以來緝清蹕於臨安學如堂與大江之險則門戶也長淮之阻則藩籬也辛巳冬虜犯淮甸蹂踐我疆土殘害我民人太上皇帝命將遣師驅犬羊之羣掃腥膻之氣而兩淮以清陛下天臨首命張浚以經理之浚初以恢復自任志在伊吾之北而兩淮區處之方未遑也自符離之潰方行措置今其規模

論諫錄 上 二十三

要害之地則屯重兵低窪之地則為陂澤平漫之地則破清野然而事未就緒民心皇惑指以秋高望空噬臍臣願陛下嚴賜戒飭併惜分陰以圖之淬厲將士其於勢必使隄防森密斥堠嚴明靜有難犯之形寧有必勝之計庶乎藩籬固矣議者謂兩淮延袤秋高水落人馬可涉恐未易保不若退而防江嗚呼是何言之不忠也春秋書鄭棄其師言自棄也紀侯去其國言自去也議者之言何異於是況長江之險本吾內地若與虜共何以固圍川廣荆湖之網運通泰兩川之監利萬一選阻害將若何使其策室反

耕與吾對壘其禍可勝言哉臣所謂藩籬不可不固者此也任賢勿貳疑謀勿成陛下用張浚於眾言淆亂之時付以督府本兵之柄可謂之任專矣未幾浚輕用庸將之謀馴致宿州之敗常情已謂有指縱之失陛下獨明其勝負兵家之常再用不疑責其成致視邨之敗而不廢前伯敬之恥而猶用孟明無以異矣通者兼督府便宜朝廷姑欲殺其專或謂難以責致疑則勿用則勿疑不可不察也況江上之兵分屯淮上保淮守江權不可分陛下初下視師之詔繼命楊存中為御營使先為江上之行未幾

論陳祥 上 二十四

中服天下莫不仰欽陛下聰明睿斷不惑如此今也視師之舉少緩而存中使名未服中外疑之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近聞朝廷以三十萬貫委用存中曰易然曰易之事其弊甚多役漁商祿脫刑細民翔揚物價偷瞞官稅欽怨於公上繼富於私室蓋者太上皇更化之初嘗一切罷罷之後軍中稍稍人行今來委存中以回易是可已而不已者也臣願陛下將存中使名及回易并賜罷罷庶乎張浚知責成之力而後致可圖臣所謂委任不可不專者此也戎幕委佐實謀 幕中之畫堂上之奇而三軍

是賴裴度用韓愈而成淮蔡之功房紹用劉秩而有陳清斜之敗其為利害不相侔也如此今張浚幕府之用人皆不逃聖鑒然其間高談有餘濟務不足者臣願陛下命二三大臣遠選實材為時倚重者以易之庶幾軍務有濟誠非小補臣所謂參佐不可不擇者此也此三說皆保淮之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則兩淮之民有真枕之望矣豈不謂應天之實乎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求所致之祥異繫人情之慘舒東海殺一孝婦猶足以致旱況人情有未便可以干和氣者得不思所以揀之手臣所以欲推恩惠以銷乖戾之氣也然推恩惠之說有四當告之授可殺也勞役之民可卹也海舟之實可優也出戰之實可核也國家開暇之時常賦之外未嘗科歛及其多事白色軍須出之民間惟官告之需科歛太重告之上者五七千緡次者亦不下二三千緡豈人間有力願就哉雖存勸誘之名實有剝削之害訟謀紛紜日至廟府臣願陛下特降睿旨行下各路州郡截日住賣庶幾民力可少紓矣臣所謂告之授可緩者此也

論陳祥 上 二十五

浙之民牽挽舟船般運 之民陸運

抵極邊不拘老弱不問寒暑

未有

以及之得無胥怨臣願陛下詔

州郡改役使之籍持

與蠲免丁稅一年仍須更番役使務在均平庶幾德意徧

及臣所謂勞役之民可卹者此也昨者李寶焚賊舟於膠

西以清海道糾合福建浙東海舟以成此功瀕海之民以

舟為生官司使索津發遣出情願論經營則廢其漁業持

駕則仗其篙師出戰窮年辛勤亦甚後來奏功上各補一

守闕進勇副尉而已今則措置海道又復發遣人多怨言

深慮未便臣願陛下命樞密院將前來膠西出戰船主再

論諫錄 上 二十六

行討論量加賞典此臣所謂海舟之實可優者此也前日

宿州之潰由主將失律非兵之罪有重傷輕傷之兵有臨

陣陷敵之兵諸將各以新兵補填遂派其逆使被傷者如

苦而無告戰沒者銜怨於九泉臣願陛下詔宣撫司疾速

盡數核實來上或官其子孫以慰忠魂或給其財帛以酬

勞苦臣所謂出戰之實可核者此也此四說皆推恩惠之

急務願陛下斷然行之將見和氣橫流兼為太平矣豈不

為應天之寶乎臣又聞王者繼天而為子其興事造業建

功立勳非上承天意為天所保佑何以有濟乎共惟陛下

聰明如帝堯智勇如成湯側身修行興衰撥亂如周宣王

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資如漢光武誠能兢兢業業所行

必正道所近必正人凡一施為一注措無不以合人心承

天意為念去其華而務其實國其始而要其終自然福祿

日來休祥日至何患夷狄之未平疆土之未復哉

論脩德

陳獻甫

臣嘗觀天下之理有以德勝有以力勝以力勝者必亡以

德勝者必昌昔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執敵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宇內自謂當傳萬世未幾一夫作難而七廟隳為

論諫錄 上 二十七

天下笑此以力勝而亡者也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

布其德而兆其謀故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此以德勝而

昌者也振古以還未易縷數臣請以辛巳冬江上之事明

之點虜肆兇長驅封豕舉國南下直有吞噬之意太上皇

帝事脩德以應之內則政事無不舉外則備禦無不至我

方以道德仁義為主彼專以誅殺屠戮為事上天之應當

如何哉宜聖主不待感感而自覺也德之與力豈不明甚

恭惟陛下以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而臨莅天下知尚力之

失鑒脩德之驗故嚴精神以應天示寬大以惠民陛下之

心與太上皇帝之心可謂昭合而無間矣通者星天重見  
尚未消伏飛蝗蔽野尚未殄息上天所以出災異示陛下  
者欲陛下祇畏而益加脩省也臣區區之願事以脩德為  
言者蓋脩德之實當顯於人事者也昔成湯之遭旱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耶民失職耶宮室崇邪女謁盛邪苞苴  
行邪詭夫昌邪即是以自懲戒以脩德矣而旱米不為  
災宋景公憂災恐守心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則曰相豈  
股肱可移於民則曰君若待民可移於歲則曰歲飢民因  
于韋曰天高聽卑君之言善矣災惡果為之退合由是觀

論陳錄 上 二十八

之人君脩德足以應天豈不吉者哉恭願陛下兢兢業  
業日思政事之有未至者或民瘼之未求刑獄之未卹實  
罰之未中浮費之未省詭佞之未去公忠之未進凡可以  
干和氣者日與三三大臣詳議而講求之況今夷虜未平  
干戈未息謹自治之策以安民和衆嚴邊防之備以保大  
定功皆脩德之實也既足以合人心自足以當天意將見  
銷災起福於冥冥之中而國祚永宣矣彼區區尚力者豈  
可同日而語惟陛下裁之

論風俗委靡

陳獻甫

臣竊謂天下風俗之弊亦云甚矣學士大夫以偷合苟容  
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曩日有符離之役則爭陳保江之  
說近日有講和之議則競贊賂地之謀但知為進身之梯  
媒曾不卹國家之大計無事之時既養諛而導佞則利害  
之際詎能仗節以捐軀委靡之俗相師成風甚可畏也蘇  
軾嘗論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務大略元成之間公卿  
將相安於祿位顧其子孫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杜欽谷  
永輩又相與彌縫其闕焉緣飾之故其衰終以不悟此言  
誠不可不監也然欲革今日之弊莫若求天下忠直之言

論陳錄 上 二十九

進平昔寒謫之士養臣下激烈敢言之氣如是天下之風  
俗不勞而革矣恭惟陛下登臨大寶之初首下求言之詔  
凡搢紳之士與夫窮荒之賤皆得以囊封投匭上達聖聰  
諒其所陳無非朝政之缺遺生民之疾苦邊方之利害雖  
降付後省看詳未聞施行其言旌賞其人者臣願陛下於  
清閒之燕時則省覽有議論勁正可裨治道取其尤者施  
行而旌寵之自然嘉言日進妄言日退矣臣昨因奏對乞  
賜收召忠諫之者舊按權樞之臣察已蒙陛下可其奏  
矣然尚未聞收召拔擢之命則德望之臣雖有惓惓不忘

之忠直諫之士雖有寒寒匪躬之節付自撫發邪臣願陛下詢訪者甚早加收召募聽言時賜拔擢自然公忠日進諛諛日退矣風俗一變實國家根本之福也臣擬以虛庸設言責輒聲孤忠竊冀天威惟陛下赦其狂愚

論恢復志略

陳獻甫

臣聞立天下之大志就天下之大業者不可以常道拘也觀諸往牒英齊之君當經營規畫之時其深沈之度經度之謀秘而不露故勾踐報復之志維持上下未嘗一日忘吳而吳弗知也高帝懷鄒侯之謀隱忍入漢中而楚弗知

論陳錄 上 三十

也先武值伯升之變戒鴻吳無妄而更始弗知也是時躊躇顧待時而動如猛獸之欲搏也欲擊一舉成功而天下始知其無敵也仰惟陛下規模宏遠如高帝沈茂先物如先武期於報復如勾踐可謂成大志就大業也每念王業之艱難問中原之淪沒非不能長驅直搗以復祖宗之境土然而宵衣旰食專尚人事之脩以待天時之定講和好以交隣非不法也裕吾力也築兩淮以據險非勞衆也固吾圉也擇將帥以守邊防厲軍律以壯士氣整軍業未嘗自暇自逸視前古大有為之君何以加此臣

聞昔人有言陽與之和陰為之備言陽所以顯言陰所以默虜使之造幣帛之特固顯諸仁矣備禦之方經理之策蓋亦藏諸用乎臣願陛下監勾踐圖吳之志倣兩漢興王之略自然動靜之間因不知志而大業可就矣

論中興當為持重之計

陳獻甫

臣聞天下有至難之事非大有為之君不能圖也古之為創業之說則曰創業難為守文之說則曰守文不易是固然矣然而創業之君一意恢復拓守文之君一意於持守而已惟中興之君則不然居守文之世而欲圖創業之功鎮

論陳錄 上 三十一

之以靜則墮委靡之習而國勢幾於削弱發之以剛則因動靜之幾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視創業守文豈不兩難哉恭惟國家藝祖太宗以神武定四方真宗仁宗以恩澤洽天下聖聖相繼積累厚矣自靖康之後京邑淪於異域衣冠汙於腥羶太上皇帝南渡以來剪除強梗捐摩翊療每以自治為急陛下尊神聖之資負英武之畧抱大有為之志嗣膺大統于今九稷日以故疆為念誠社稷生靈之幸然今日之事極前古之所難將欲如唐文皇之恢復天下專事征討耶彼取他人之所有而經營之故得以銳進而

直前陛下席祖宗基業之厚荷太上付托之重其可輕為之乎將如晉元帝僅全吳楚以苟歲月耶彼之志蓋安於江東坐視生靈塗炭而不知恤陛下方以版圖未復為念國恥未雪為憤又可但已乎二者事之至難陛下處之必思為兩全之計可也臣愚欲望陛下當無事之時則念中原百餘州淪於左雉而日為宏遠之圖當謀事之際則思祖宗二百年宗社付托之重而每為持重之計庶幾盡聖人經綸之美得帝王萬全之道矣惟陛下留神

論知人安民

王侍郎

論陳錄

上 三十二

臣聞皋陶以智為帝謨古今之進言者無以尚矣意其必有非常卓絕之論今致之書其大端不過曰在知人在安民而已自今觀之豈不類老生之常談哉臣嘗反復思之自昔聖明王之治天下未有過於斯二者後世循之則治反之則亂蓋信皋陶之言亘萬古而不易臣敢發揮其意為陛下陳之夫人之難知非君子之難知也惟小人為難知耳佞者似忠詐者似信許者似直急於求用則隨時好尚巧於迎合則同聲是非苟推知之不審辯之不早待其名位既高罪戾既積然後從而疎遠之龍斥之豈惟衷

用朝廷之名器其於國家之利害所係不已多乎陛下思知人之難則選任之道不可輕也國家自累聖以來養兵日多民力日困先正斥逐固已詳論之矣逮駐蹕東南供億愈廣賦取愈繁致財用之入輕經費之出益非祖宗之舊矣今田里空虛州縣匱乏歲幸中熟猶有愁嘆之聲間有聚斂者專事掊克貪墨者肆為賊汙罷軟者縱吏為奸則民不聊生矣不幸有旱乾水溢之變何以保其不為盜乎陛下思安民之難則惠養之方不可緩也選任之道莫若明詔大臣攷覈其名實而參酌乎眾多之論謹重於用

論陳錄

上 三十三

捨而期合乎好惡之公則誠實者有以自見而虛誕者無所容其欺斯可以昭陛下知人之明矣惠養之方莫若明詔大臣講裕民之策擇循良之吏節浮冗之費弛無名之歛使休戚有以相關疾苦得以上聞斯可以達陛下安民之心矣夫人不知則官廢職民不安則國易危此君道之大端在陛下可不亟圖之乎陛下誠留意焉則有虞之治庶幾可復皋陶之謨不為空言矣臣不勝悚懼之愚取進止

論大異當脩實德實政

王侍郎

凡聞災變之作天所以警人君也自古遇災而懼則天意可回災變可弭遇災而委於天歸之於數不為思慮預防之計則自茲以往寧無可慮者乎近者熈熈為天京城之內太半煨燼天災若此不可謂無自而然也向使大備素脩號令素明舉樂喜之政行子產之事軍兵不最懷幸災之心起觀賞之望思用其命各宣其力則亦不至若是其甚也國家自南渡以來大災未有酷於此時者在陛下可不思是天之威而敬厥德乎軍兵非不多資乎非不厚而減裂急情曾無塗徹之功致勤宵旰之憂煩廟堂之慮

論陳諫 上 三十四

在陛下可不思倚患之道而立厥政乎陛下減膳避殿發庫賑給罪己以慰人心抑奢以厚風俗天下仰望聖德之新聖政之舉而被火之民知陛下念之漸有生意而臣倦倦之愚則願陛下自今以始脩實德立實政而後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願也陛下思積累之舉念付托之重開言路決壅蔽公天下之是非辯天下之邪正居之以剛健行之以中正則實德脩矣陛下追究既往臨事倉卒若將若兵無以足倚仗正紀綱明賞罰有罪者誅有功者用儲養人才為國遠慮則實政立矣實德日進實政日舉行之

有常對越無魏則成湯之六事自責宣王之側身脩行不通是也信能行此則足以和同天地而延社稷之福也狂言逆耳惟陛下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博節財用減汰冗費

王侍郎

臣聞時有緩急事有變通處艱難多事之時而不知權宜變通之術是猶拯危極之疾而不用苦口之藥未見其痊愈之効也今師旅暴露於外日費千金總領之臣屢以乏告州郡之財平時猶患不足況當招募剋發之後百費倍於常時獨有節允溢之財可以濟緩急之需爾豈可循於

論陳諫 上 三十五

人情而不知變乎軍興以來督視有司宜撫有司分條設屬辟闕創置因軍興而設官者不知其幾時固不可免者今内外官司不甚繁切而繁冗者固且併省而兼攝也今天下之財賦總於戶部而又有國用一司何邪豈有為戶部不能理財必為國用司而後能理財邪不知自有國用司之後官吏俸給月費若干天下財用增益若干亦當稽考及此乎臣慮其無益也今天下之法令厯代成書初令格式條目明脩燂如日星守之勿失亦已足矣今復置勅令一局何邪縱有奇請他比刑部自當隨事申明春秋頒



降何至專局置一司豈法令有日更月改之事乎官更俸  
給日計不足歲計浩繁若此等費臣知其無益也且節察  
防團等使祖宗之時固有限也今比之舊不既多乎縱曰  
已予者不可復奪平居坐享厚祿多事之時固宜體國除  
見今管兵之外其餘俸給權議減備不亦可乎官有常職  
職有常員今內而華殿之下外而州郡諸司添差之員不  
知其數向也止於戚里今不止於戚里矣向也未嘗廩務  
今則類多廩務矣厥今何時而捐此不急之費可不痛加  
裁減乎凡此之類不可悉數如前所陳俸取而省節之

論詳錄

上 三十六

計見今內外支納之數權令解發以供軍需之用豈不有  
助於一時之大計乎年歲之後規模必定百官調度漸當  
無闕然後可以復舊矣人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當國多  
事之時捐軀喪元有所不顧倘併省其冗官或借其冗保  
而有利於軍國之用亦孰敢歸怨哉臣之所言蓋一時權  
宜之策如有可采欲乞睿旨降付三省詳酌施行取進止

論今日莫急於禦戎

王侍郎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莫急於禦戎然自用兵以來建議不  
一臣竊憂之自古中國之待夷狄不過戰守和三策而已

大抵以守為主而以和戰為權惟其能守故可戰則戰而  
戰不至於危可和則和而和不至於屈以吾之所以待之  
者素有其備故也臣觀近日之事則不然言戰則無必戰  
之聲勢言守則無必守之規模言和則無必和之成說三  
者之論久而未決是豈可不原其故哉國家自南渡以來  
其為失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議者不知邊防失策之由  
而輕言兵事抑何不思之甚也自紹興和議之後沿邊不  
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候不明當時所建城邑始於和議之  
際收復殘破鳩集其民而居之初非有意於審地利相形

論詳錄

上 三十七

勢謀為異時解盟敗約金城千里可戰可守之計也縱或  
有之亦不過因陋就簡漸為經畫而已而其實可以憑藉  
者十無二三異時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往往掣於  
開邊生事之戒日就苟且莫能加意況自紹興以來內郡  
之民利其荒閑謀往居之生息日蕃車馬屋宇漸擬內地  
後生晚長不見兵革益自辛巳逆亮之來邊民始嘗未幾  
脩好如初武備復弛自時厥後非無深謀遠慮之人逆知  
今日之事每謂沿邊城壘其不可守禦者有幾沿邊之田  
其可使官兵留屯者有幾計非不善也然城郭既立則難

以復還請佃既久則難以復奪而況虜人耳目隣近雖有改作官吏隄防縱有欲建長策為國遠慮之人孰敢遷移一城邑以據險要奪一民田以便留屯哉所以守不足恃和戰費力及至前日戎馬侵犯邊境沿邊之城疎缺甚矣淮襄州郡之蹂踐太半足見沿邊素不為謹守之備用兵之道進則可攻退則可守斯為善計苟惟不然但知道以謀人不知人之謀己進以圖僥倖之勝退不知自保之策為謀亦已疎矣臣聞虜人一入吾地脩城掘堦便為守禦之備豈有我國家素有之地平時無事不曾修治險阻一

論陳錄 上 三十八

旦用兵但為長駐之計畧不思保守之策考其源流利害之迹灼然可見今也置督視宣撫諸司而未有太舉之日遣和議之介而未有必和之報竊恐和戰猶豫計慮狐疑倉卒有變必誤大事倘使虜人果能聽命求和使瘡痍之民稍稍息肩豈不是幸然虜情多詐固測豈可盡信彼或知吾固之未固而我人屈意以議和彼必有難塞之請朝廷自度能悉從之乎臣知其不可也議或不成虜必再來事不在遠不過三數月之間爾夾淮之戰不可不急為之備也或曰若此則和議遂可已乎臣曰不然古者兵交使

在其間亦何嘗因戰而廢和哉惟我之形勢先立可守可戰彼自度不能以必勢而後有可和之理我無必守必戰之形而屈意以求和彼必驕蹇而還索此和之說所以未易議也何謂可守可戰之形如揚州之堡寨真州之六合若和若楚若襄陽皆以城壁稍堅虜人屢來屢却亦足以見有備無患之小驗如安豐如潁梁如滁陽如儀真如光化如襄陽等處中以城壁不堅遂至虜人蹂踐其地而無所忌憚及今和議未定百事可為兵少處便當益兵地險處便當增戍城壁可遷者即遷可脩者即脩凡百守禦之

論陳錄 上 三十九

策次第脩舉縱未能逾淮前進亦須使敵人稍知疑畏斷不可玩敵弛備以待和也倘吾之形勢漸立兵勢漸振守禦之道無闕異時欲和則和欲戰則戰無不在我機會所在固不容髮此廟筭所當先定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用兵當以感勵人心激昂士氣為先

臣聞孔子之言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孔子之意蓋譏宰我一時之失言非謂天下已成已遂已往之事皆不可以復言也俗人不察聖人之旨意見時事之難言往往以是為藉口然自為保身之計如此之謀則可何取

於盡忠謀國之義哉向者朝廷舉恢復之師贊之者有人矣沮之者亦有人矣今馬用兵期月或勝或負已往者固不可復咎未來者豈可不說不諫哉向者小勝則賞用兵者而沮兵者獲譴近者小却則往往咎言兵者而諫用兵者錄用小勝則督之進討小却則戒之守禦倘守禦無功則又策將安出今日欲攻明日欲守今日欲行明日欲止議論紛紜說無定說何以示天下之定向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勇氣使天下謀議之人模稜兩端皆不敢慷慨論議不過揣摩時勢以求迎合而已非有斷然明白之謀

論陳錄 上 四十

也今兵端已開矣邊釁已成矣或迫咎用兵之說或追悔沮兵之罰皆無益於事功譬如已發之舟中流遇風相與協力求濟難危可也豈可悔恨而縮手坐視其悠揚謂此舟不可行於風波哉況用兵之道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國家全有江淮兼有吳蜀地不可謂狹兵不可謂寡也亦緣和好以來兵久不用將不知兵兵不知戰舉事之初當試而用敗衄無功固其宜也今馬屢戰之餘某將為勇某將為怯某人為能某人為愚大畧亦可見矣為大將者或不能盡道諸將當議黜陟可也拔卒為將自古有之況用兵

之法實不論時罰不論日或當罰而實當黜而陞何以感勵人心何以激昂士氣今虜騎侵授淮甸而要害城壁皆未嘗破如和如楚如真如揚虜人屢索虛部皆未嘗得志於吾地今兵少處只當增兵地險處只當增戍未可謂淮不可守專為保江之計也政緣國家和議之初沿邊不屯重兵險阻不修斥埃不明此為失計久矣今既絕和好百事可為或屯重兵或修民兵仍諮詢沿邊諸將不問偏僻小校但有計謀盡令投獻今日准如何而可守江如何而可進某人曰可某人曰不可參兩其說擇而用之某人

論陳錄 上 四十一

曰可則用某人假以事權責其成效且禦且守自此以往春水漸生長江以北水深土厚非戎馬驅馳之時少待數月以一州之長用一州之人守一州之地要害去處建立寨柵州將教閱民兵軍將教閱禁兵使之守將協和軍民輯睦吾以熟人守熟地彼以生人攻生地人與地不相得客主之勢一可當十彼負糧而遠攻吾儲糧而待敵以逸待勞功力百倍城攻於守審勢待時則吾軍濟矣前日之亟戰既失之輕舉若今日之亟於退保其失人甚於亟戰臣愚言狂直欲濟於事而已欲求效驗於將來而已若揚

特勢以國司命以幸進用於一時愚臣所不敢也亦愚臣所不能也書生妄議如此惟陛下留神未擇取進止

論諫錄

上

四十二

赤城論諫錄卷之三

乞誅巫韓侂冑陳自強

王侍郎

右臣至愚極陋初之寸長陛下過聽推居諫諍之列臣辭不獲命龜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隆天厚地之恩惟遇事盡言始為無負爾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冑罷平章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公道開明天下幸甚杜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於丘山而司未陽其毫毛雖曰朝廷姑存體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喁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為陛下陳之侂冑始

論諫錄

上

四十三

以肺腑資緣真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益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開之春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廷勅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語笑徹開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當誅忽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御前金牌祖宗專法諫內侍省而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

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  
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相亞職取美官不問  
流品名器僭濫動達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  
啓南北生靈壯者死於鋒刃弱者填於溝壑流離凍餓骨  
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屍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  
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覆載之所不容國  
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位以仁厚保  
民無聲色玩好之娛無燕遊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  
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而天亦知之不惟中

論諫錄 上 四十五

國知之而夷狄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  
而侂冑猶制中外固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皆其私  
人莫敢為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  
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為得策甚矣侂冑與曠  
結為死黨假之斧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曠之叛逆罪將  
誰歸使曠不死侂冑未可知也人皆謂侂冑之心無有限  
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  
權外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  
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燹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何以

昭國法何以示後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  
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況此者小使之遣虜帥  
嘗以侂冑首謀為言是虜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於陛下  
之意也使誅戮侂冑而虜不逞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  
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  
感人何人不奮臣尚謂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負罪  
止於竄斥未嘗誅戮臣竊謂侂冑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  
位至公師平章軍國者皆東班元勳臣德而後有此未有  
如侂冑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閣自知閣而徑為平章太

論諫錄 上 四十五

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冑始乃亂法之姦臣非  
朝廷之大臣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  
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  
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越授徑至宰輔不思圖報  
陛下之恩惟侂冑之意是徇侂冑始雖怙權猶奉內祠凡  
所施設尚闕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  
冑驕恣但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固藉庇以營私驅虎狼  
為之前導而狐狸舞於後自強之為已計深矣姑以大者  
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

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閭閻  
即饗發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以其姦險附屬國亂經  
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臣愚欲望陛下奮發威斷將  
侂冑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速責速處以  
為為臣不忠朋奸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更化治本當以侂冑為戒

王侍郎

臣仰惟陛下奮發乾剛剪除姦惡朝綱清明下情無壅此  
誠千載難得之時也轉不為泰易危為安正在今日然臣  
私憂過計竊謂古今治本亂階更為倚伏相去不遠以治

論陳錄 上 四十七

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譬如人有  
胃腹癰疽之疾累年堅凝膠固而不可去一旦力加箴砭  
幸而病除然氣血久耗百倍調護方保全安所謂調護之  
方者何也元氣不可不寬外邪不可略侵今日國家之勢  
何以異此謂之元氣君子是也謂之外邪小人是也今元  
山既殄陛下躬覽萬機屬精更化萬萬無此然事當戒於  
未然之初不待論於已然之後一治一亂皆有明驗人主  
公聽並觀則治偏任私信則亂政事歸諸外朝則治歸諸  
內廷則亂問諸百辟士大夫則治問之左右近習則亂謀

諸大臣則治謀諸小臣則亂人主以一人之身應萬幾之

繁裁處事幾有所未決虛心任下何損威德雖克弁之聖  
未嘗不資人以下問然公朝之事當與廷臣公謀之不當  
有私人以議公政也臣惓惓愚忠伏望陛下當此更化之  
初豫防險倖之進聖體懽懽之已失杜來事於未萌躬親政  
事委聽輔弼每日於退朝之暇或於內殿或於經筵時賜  
宣召執政大臣共議國事凡臣僚之章奏邊陲之便宜郡  
國之申明相與諮謀而付外施行之庶幾政事紀綱方當  
人心不出多門或所行有所未當則臺諫給舍得以辯爭

論陳錄 上 四十七

正救於下不至如曩時有掠權植黨害政誤國之事矣若  
用人稍誤則舊病復在是一侂冑死一侂冑復生也臣一  
介疵賤伏蒙陛下拔於疎遠付之言責深惟官以諫為名  
事關治亂之大不敢不蚤為陛下言之惟陛下裁赦

論從逆議等人不許敘理

王侍郎

臣聞人主所持以御天下者惟曰賞罰二柄而已使天下  
之人不愛其生而愛吾賞不畏其死而畏其罰而後可以  
為國不然雖堯舜不能以自治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而解經者以為忠厚之至功罪而至於有疑則罰當從

輕賞當從重而後為忠厚之事若功罪本無可疑而欲為忠厚之事則是濫賞失刑適以自壞吾法而已未有法壞而可以治天下者近者逆賊之事神人共憤所賴宗廟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投首謂之天幸可也一時士大夫之在蜀者或棄城而遁或離職而歸國家平時不受高爵重祿以待士大夫正望其緩急捐職致命若委而去之則國家何賴焉縱曰聖朝家法仁厚不欲寘之重典亦當量其罪狀而加責罰今也或與之遷便或與之遷任不知他日外而邊境內而州縣脫有風塵之警盜賊竊發之事誰不委

論諫錄

上

四十八

而去之以全軀保妻子哉當是時而欲行吾法必有指今日之事以為例而議吾之不平者矣今朝廷以寬大為意姑曰恐為偽命所汙遂宥其罪宥之猶曰可也使之復職遂任可乎夫偽命未汙望風而遁乃設辭以自解可乎魯語有言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士見危授命當此之時惟有效死勿去而已禍未及於已事未至於危而乃竊身速避脫使兵刃在頸豈有如顏杵卿之罵賊者乎今也逃遁之人復使之遷任其亦何顏以見吏民彼已棄城而復使之守城彼已離職而復使之任職他日忽有事變又將委

而去之手此猶可也如當時已受偽命或上表稱賀或領兵撫諭其背國從偽罪惡昭著之人尚復使之生於人世不知背國從偽而得不死則當更有何罪而後可死哉若背逆之罪置而不問何以教天下臣子忠義之節今虜寇在境兵備未撤惟以賞罰信必而奔走天下之人臣愚欲望聖慈奮發英斷將西蜀從偽之人悉置之辟其望風奔走之人且行罷黜庶幾法令精明人心振起臣忠憤所激但知國法不可廢弛不敢有所顧忌惟陛下留神省覽取進止

論諫錄

上

四十九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瑞元二年秋杜清獻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適遇聖明幸新庶政一介滯遠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受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利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於上卑與下苟止則為盛

盡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乎天下治之象其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由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治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為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利而欲復大變極弊而為盛之時耶三四十十年權姦擅國百歲交濟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於此矣而紀綱之廢弛者未脩政事之訂訖者未飭風俗之類

論語集注 上 五十

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機樞物貴國臣民貧軍伍千紀而連通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漂漂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提出有不可調治之憂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為張皇以慮患為過計以振職為生事以持正為好名天下大勢如寄扁舟於驚濤駭浪之上維柁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動也朝廷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觀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沒不如舊之憂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敎條易新風聲難新視聽易新心術難以

一時之教條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漏以丹雘丹雘雖新而屋猶舊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雖何由而治而不否泰利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於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原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達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惡異好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毅有執而果於徙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於兩可公則確意倚實以圖事功私則苟焉徇名以為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為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蓋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十十年之蠹習至於沒清黃染日深日腐潰而為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攷論其故雖不止一端推究其源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通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而痛加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於病臣兩年間所親聞者雖未必盡然而愚臣不敢有

論語集注 上 五十一



隱試為陞下一借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怨之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悅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親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之意未孚紙尾押勅事不與聞同堂決事其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逢未開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

論諫錄 上 五十二

頒徒為虛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備默而充位處彌綸省閭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錄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吏奸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之得守令無撫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遺陞之寄者視資實之表而不以實上聞誇稱提之能者飾積勞之直而惟以虛取譽上下相蒙顯皆欺罔至於軍之相關者則提提詐以啓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妬以謀沮害朝廷方視以為屏蔽而彼乃自為仇讐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

文自禁為人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為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為保身之術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為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夕變屢行而輒止無益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於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嚮也以具文致弊而今也以具文革之向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

論諫錄 上 五十三

弊也何革之能為是以上輕於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於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於上人事乖於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己寡欲側身修行不以富貴為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為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一毫繫累之偏廣德聽以防壅蔽採衆論以定是非屬篤實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徇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況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

以行公道脩明此紀綱政事以大布公道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扶持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牽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訌鎮定緩輯惟在輔相既同心於忠愛亦何分於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雖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修廢補弊以公利害扶顛持危毋有纖介之嫌以來挽回交關之口毋為形迹之避以雍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

論諫錄

上

五十四

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任悉歸於堂除又有堂除撥下者亦占為堂差此姦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之塗因仍不改以至今日潰亂朝綱滋長吏蠹莫甚於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既縱未能遠跡前憲亦宜近攷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準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治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

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虛獎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徇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中後甲之義圖其始必先其終視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盡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剝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入臺奏劄

杜清獻

右臣一介迂疎誤蒙聖恩拔從庶僚竊之臺察自惟力綿責重兩具控辭天聽弗回詎翅拜命既在言職其敢顧私

論諫錄

上

五十五

畏縮以貨陛下親擢之意抑區區有當先陳者臣竊見曩者權姦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洛變王遂為臺諫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殿聽易視於旬日之間蒸蒸然有向治之意然舊習猶未盡去意向猶未昭白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馬利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頓揚者日以殫而朝廷紀綱昔之

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今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任風憲之責蓋欲一新臺綱以仰副屬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好俯默備位是自壞其紀綱自塗其耳目聖朝圖治夫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意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以伸敢言之氣以折姦回之萌臣當誓竭愚忠以上報君父億萬習未除是非不別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黜者雖衆天下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於治惟陛下裁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諫錄 上 五十六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

臺中上瑞平三年春

杜清獻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大患有三夷狄之憑陵財用之匱乏不與焉夫二者關於天下之安危存亡其大患宜莫急於此而臣獨以為不與者固非敢為是迂緩不切之論以罔陛下蓋本強則末應綱舉則目隨否則飾精彩於衰殘飽口腹於肌肉非惟無益祇以實害所謂三大患者國論之未定也主威之未振也人才之未作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國論者所以一意向方今隄虜不道蹂躪荆蜀寒驚江淮襄陽重鎮而道梗援絕江陵孤壘而力困事危隨東德

安蛇豕為食光黃又告急矣而議者慮兵財之不支則主於和憂豺狼之難厭則主於戰廟堂籌邊未有一定之見督視開闢未有一定之規因循歲月苟且施行精神何由折衝將士何由用命不特此也至於進君子矣已有賢者無益之疑退小人矣復懷徂詐可使之意使君子桎梏而自危小人扇搖而伺隙設節用而或嫌其流於儉陋欲懲惡而或謂其戾於寬仁凡此等類不止一端自更化以來所以無一事之可立無一弊之可革者實由於斯臣所謂國論之未定者此也主威者所以厲風俗方今百度積弛

論諫錄 上 五十七

萬事交盡上輕於出令而羣議之易搖下輕於玩令而人情之不肅王法屈於大臣之親故主柄移於政府之調停姑息之政尚多苟詭之習猶在將帥驕蹇而漸有難制之形士卒怨傲而常有易叛之勢脰大幾於如股身微難於掉尾朝廷不尊威令不行有甚於此時者如是且不可以控取中國況能以制服夷狄乎則其所憂不惟在韃虜而且在蕭牆矣臣所謂主威未振者此也人才者所以興起治功自權臣竊命三四十稔勢利以消天下之氣節縱貪墨以昏天下之智能自古才難而加以挫辱沮喪是

牛山之木牛羊斧斤之餘其不濯濯者幾希矣方今多事  
沸集非才不濟眾弊全積非才不除內修外攘苦無任責  
之彥宵衣旰食常有乏使之憂凡參錯於職位者惟以議  
論為事以文移為紀綱上下相蒙習為常道一旦有急則  
束手顧驚求其首公辦事以身殉國者無有也其將何以  
排國難何以寬主憂臣所謂人才之未作者此也此三者  
實為當今之大患亦在陛下主張之綱維之感召之而已  
臣願陛下清心寡欲兼聽博採與三三大臣講明可否利  
害之實而施行之審之於先而斷之於後事毋輕發令毋

論練錄 上 五十八

輒變則國論定矣法天剛健行以夬決彰善斥惡以植風  
聲信賞必罰以示懲勸毋率制於小恩毋輕戮於大柄則  
主威振矣人才之生何世無之布於目前者雖未滿人意  
其沈於下條隱於山林者不乏也臣願陛下並降手詔內  
而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外而帥臣監司守倅令長舉所知  
不限其數以其才之所宜悉以上聞其餘職事官苟有欲  
為士者許其於廟堂入劄軍帥亦令舉將士陛下與二三  
大臣擇其被薦之多者詳加搜訪而錄用之其績效可稱  
者從而尊顯之必有自奮於功名者出為陛下用矣陛下

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國論定而意向以一主威  
振而風俗以厲人才作而治功以興如是則雖夷狄憑陵  
財用匱乏豈足為陛下憂哉臣不勝悚惶

邊事奏劄 臺中上

杜清獻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懷近憂者其國危至於玩目前  
之憂則固非其國矣自韃虜南寇蕩析數郡積骸千里今  
襄報雖寬而先固已急勢迫漸黃昏震江面可謂憂在目  
前或者曰春氣已深虜當自退又曰韃虜已退其搶攘於  
荆淮者皆其投降戶及德安叛卒爾此皆容悅幸安之論

論練錄 上 五十九

不足深信臣聞前歲韃虜滅金之時追逐而南自汴京而  
應天自應天而蔡城皆盛暑之月荆淮風土與中原亦無  
甚異是殆未可以畏者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降戶及  
德安叛卒今為韃用與韃等耳韃雖退不遇宿師近地以  
為之聲援其衝突之計意實叵測又況秋高馬肥屈指數  
月去歲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苟且因循守備無備一旦寇  
至束手驚惶今若幸其苟安虛過日月則劉漢荆淮莫非  
創殘之地邊塵一警望風驚遁設不幸有一騎浮江而南  
陛下能晏然玉食於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於無事

否乎靖康之初金虜三月退師九月復至臣子所不忍言其覆轍可鑒也臣每念及此不遑寧居然熟觀今日之事上下宴安無異平時至廟堂之上其所施行皆不切之細務其所關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孚猜防已甚遇風於同舟而相救之不聞截車於絕險而將助之無有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關外之寄奏劾細事亦且稽於報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風責其禦侮之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視如此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赫然震怒汲掃舊習為憂勤之念以身先之奮剛果之斷以身行內而宮

論諫錄 上 六十一

掖凡遊飲之娛匪頒之費外而親屬戚族凡土木之侈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恩務從省節日與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急務使之同心體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情而廢公議毋以小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為事功毋飾其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厲將帥以蔽遮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衝突仍令條具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毋或稽留昔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

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問之曰吾為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而請報不速何也曰呂夷簡為相特別置司專行邸延事故速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以呂夷簡為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參與區處而速報之毋視為泛常使之朕望而疑解也臣激於憂愛之忠傳塵聖聰惟陛下裁之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杜清獻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

論諫錄 上 六十二

觀今日事勢其佔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難今則不止難矣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吞食千里為墟羣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帥臣所恃以為腹心者忽反戈而為仇陛下所恃以為干城者乃棄申而達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况藩籬失守迫近風寒其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奪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顏色想夫日不暇食夜不甘寢思祖宗付托之重

念天命保守之難深源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中興側身脩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於聖慮而未形於設施惟繫慮於聖容而莫聞於政事且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夫移易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燕居閑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於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於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己足以優

論議錄

上

卷四十二

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此誠論治之格言實為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尚仍繼體守文之舊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之不足也故威斷失於優游權綱紊於姑息聰明惑於牽制政事盡於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為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緩於邊陲廷號先及於肺腑間巷之人亦相與竊訝之而大臣方止為固位持祿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

書信名

之憂且其好善之心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為私之情一身之廉不足以益一家之食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處於其位視顧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違之其終也模糊而罷之徒有丘山之費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違臣之撫養北軍殆如騎子不為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於怨而生於易被誠見夫朝廷之批政外令不足以服

論議錄

上

卷四十三

書信名  
臣等謹將  
臣等謹將

人邊陲之庸將弱卒不足以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繁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則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譬之斧斤之屋棟宇撓傾牆壁頹圯日懼覆壓而徒以帷帶障飾之具燕笑其下雖甚愚者固亦為之寒心也豈若去帷帶之飾罷燕笑之歡而相與盡力為警飭之計哉少康以一旅興夏回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為一旅一邑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也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招之德盡破拘牽

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屬精總憂唐憲宗之剛明果斷以肅  
 憤而革偷以黜浮而抑誕獎直臣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  
 財計用實才以集事功明諭三三大臣協一心以體國盡  
 血誠以慮患國杜稷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蠱種之  
 治越王猛之治秦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  
 悉從罷去毋牽於人情毋役於虛譽毋聽於其人之使朝綱  
 一新精采振發則遠近改聽而姦冗革心此古人所謂折  
 衝樽俎固有在於臨陣却敵之外者至於重江陵之鎮嚴  
 沿江之防臣與昌言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大措置當  
 救焚拯溺之時而尚為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  
 有憂而百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召對其所論奏謂人  
 主悔過則上天降禍欲乞陛下肩自切責下罪己一詔臣  
 愚謂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  
 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以  
 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假擾之變心已渙離動  
 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於天下以求濟難之  
 策以招遠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見可以潛  
 消其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為陛下用者

加清獻奏議

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願陛  
 下以篤實惻憫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憂而天下有復  
 見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遠而事直惟見根本之未  
 強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染浸微之勢不識忌諱聲竭誠  
 惻為陛下言之倘察其微忠賜以采擇其於內修外攘之  
 政不為無補自犯天威不勝預越惟聖明裁之

第二劄

杜清獻

臣竊謂御史之職不止按察人許言事自唐以至本朝雖  
 有樞權之臣私意變易尋即復舊其官雖異其職之要與

拾遺補闕等臣以疎賤小臣官當要職日夜思念惟欲以  
 先朝臺諫所以事祖宗者事陛下雖至愚陋期自勉竭  
 讀先朝名臣奏議臺諫論事必先體要彈劾必先貴近非  
 徒立一身之名節茲將以振朝廷之紀綱其職業在斯雖  
 寵辱不悔故有論大臣而至八九疏者有留直臣而至十  
 餘疏者有納勅復還而再論者有召至都堂宣諭而不從  
 命者豈其好為紛爭而惡安靖甘於取禍而棄寵榮不近  
 人情若是哉當時朝廷尊嚴嘉謏畏龍足策書之光垂萬  
 世臺諫之聞於人間也如此殆非他官比也自權姦擅命

數十年來穢濁風憲圯裂紀綱至紹定極矣瑞平更化稍復振揚然舊染已深難於盡革雖無納簡聽命之風而簡亦不廢於往來間有直節敢言之氣而言終歸於調護臣向者已深為聖朝惜之不自意肩膺其職方開口而有言已轉喉而觸諱不能堅初志以求遂又復聞上命而輒止有負所學為親懼之羞怛怛于心跼蹐自惜近者徐清叟以言去職力辭新命橫被出關此數十年所未見而士大夫多有訛其輕出者蓋習於近年脂韋之風而未聞古臺諫之體也臣已與吳昌裔累疏留之未蒙報可義當與之

論諫錄 上

卷六

俱出通鑑試事屢滯留半月不獲嗣請已聞陛下宣召清叟委曲面諭清叟不獲已供常卿職矣自非聖朝崇獎直臣以護國家元氣則一清叟之進退顧何足惜而乃上勞宸念勉留此耶臣聞蘇軾嘗言於哲宗朝謂臺諫論回河不當從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論卿溫伯不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從而言者亦獲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策不為美事今清叟之除亦頗類此使清叟以

罪去職則不當既去職而復得美遷使清叟以賢而遷則不當未及三月而遽奪其職所以人言未辨實緣上意未明今陛下委曲勉留且俾之經筵仍舊是陛下已察其無罪而欲進之矣始也雖以其言之過實而出臺終也倘以其言之忠直而俾復臺職則聖心豈不明白洞達聖德豈不日新又新漢高刻印銷印無我之量何以過此若羈縻以虛名而閼畧於實意徒使天下疑其諱過便私陛下亦何利於此臣聞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御史中丞閣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員諫已為治平蓋

論諫錄 上

卷七

之令中丞虛位不知幾年而臺臣闕長久已一月未聞除命僅有二御史豈不為瑞平之羞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選清叟臺職以昭示容直好諫之意仍多選動直忠篤之士增御史員廣布耳目以共扶社稷式振紀綱如臣之選悞不堪任且疾病侵陵實難以當風憲之責欲乞聖慈畀以祠廩或在外小小待闕差遣容臣安分養病以為陛下他日之用不勝大願

瑞平三年五月奏事

杜清獻

臣竊聞天下之忠莫大於持一偏之見以幸一時之功古



人有言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終者事之極也復者事之反也思其終則已盡矣而又思其復焉益人情多囿於期必之中而事變每出於意料之外思其得不思失思其利不思其害則為備不預患至莫禦行之一身尚且不可而況為天下國家者耶繼之善奕者一舉棋而全局之勝敗已瞭然于胸中蓋其反覆思慮知己而復知彼也曩者邊臣邀功生事經營河洛以至一敗塗地此其不思復之禍蓋不可追悔矣謀國者懲創前失圖靖邦家優顯職以出臺臣起私人以守國事誠豈得已夫中國和戎

論陳錄 上

卷八

治世所有雖漢文之盛猶且屈意為之況今日之財不足於用而兵不足於戰耶正不必陽諱其說陰主其謀徒取掩耳盜鈴之譏也然臣竊聞之先為不可勝而後可以言和有備無患而後可以言和紀綱修明將士戮力而後可以言和糗糧充積甲器精強而後可以言和使今之議和如魏絳所謂邊鄙不聳師徒不勤豈不甚幸然反其事而思之萬一如途之求和於金金之求和於難厥鑑昭昭悔其可追且靖康之禍百年之痛未瘳也夫和之為義春秋謂之成以其兩不相加而彼此利於息民耳倘以勢窮力

弱昇辭求和以偷旦夕之安則與投拜何以異彼方恃其無敵之勢以陵我我以卑屈之禮而有求焉則彼之索愈高而我之應愈難力不暇應將有不可勝諱之憂矣且聞間諜之報降卒之供與夫逃歸之言皆謂甌人不歸草地分駐河南造艦治兵期以八月大舉入寇今上下宴安無異平時以言其紀綱則未見其修明也以言其將士則未見其戮力也以言其糗糧則未見其充積也以言其器甲則未見其精強也荆襄不開經理之方江淮不開守禦之計敗證悉見何以為不可勝之形搏手無策何以為有備

論陳錄 上

卷九

無患之術臣未知其何所持而和也竊料謀國者不過以史嵩之孟珙曾與僭蓋交通甚密使之議和必無不可議之可也必之其可乎曩者不思其復倚范葵以攻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安以趨於危今若人不思其復倚一嵩之以和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危而趨於亡矣豈不甚可懼哉臣一介腐儒不曉邊事採之公論不敢不言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思終思復計安計危毋循偏見毋求幸功如極邊土豪當乘機而號召已破州郡當乘時而經理團結戰艦招集水軍不可以文移而為實

數江而置屯諸州和糧不可以因循而致後時凡國困之計委之邊臣各令任責必加精覈以行誅賞使和議幸而集則內外相安不集亦可以無恐天下之勢常如泰山之安而黠虜之強不足畏矣臣不勝惓惓

論陳錄

上

此片

赤城論陳錄卷之四

論重臺職劄子

杜清獻

臣一介猥隨誤蒙親擢處以臺職強顏祇命七閱月矣刀小任重災累隨之累疏丐祠求之愈力而聖恩未俞戒之愈嚴臣懼漬天威扶疾就職竊伏自念臣之不足比數而陛下所以勉留至此者豈非以臺諫進退關係國體故不以人微而輒去之耶臣近者恭聞陛下諭宰臣曰徐璠更方去國杜某又豈容輕去亮言一布人心胥悅咸謂陛下重責以扶綱綱開公論以護國脉者其聖慮至深遠也

論陳錄

上

此片一

臣不佞抑有疑焉夫臺諫亦朝廷一官耳所以獨重於他官者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孟軻有言曰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法家拂士今之臺諫是也凡君德之過愆朝政之差繆廟堂之壅蔽臣工之邪慝人所不敢言者臺諫皆得以敷陳而劾奏之是以朝綱振舉國勢尊嚴發人斂手而畏憚遠夷聞風而驚服此臺諫之所以為重也故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得李勉而朝廷始尊非以其人也以其言也非以其言也以行其言者也臣學識淺滯不足以明當世之故受命以來勉自罄竭凡所奏陳皆采之公議不敢

一毫有負於陛下方入臺之初未暇他及首言回護調停之弊然奏墨未乾而舊弊滋甚緩彈章之未報以丐祠而先行方劾去之未幾而除用之已竣事有掣肘則委曲調護言有違忤則節去全文臺諫不敢避怨而大臣乃因以市恩嘗以臣昨所論奏而默計之所上便宜皆成空言所有彈劾多已擢用論何炳而見疑於大臣論衛樸趙汝擇而其文於雋降論趙澧夫喬幼聞而獨升祠原論史宅之而不改於予郡若合臺所奏者又視之若無有矣使微臣內愧而首縮委實有愧而嗔侮若是則風采日錄已不足

論諫錄 上 卷十二

取重於人果亦何益於國體而陛下重於去之若此也如臣清吏所陳三漸皆憂國之至論但聞陛下深惜其去不聞陛下深信其言使陛下思其所言三漸者折其芽於未長撲其莠於未熾遲其端於未成雖清吏已去班行猶侍黼展倘陛下溺於親愛之情而長其驕狃於狎暱之素而熾其姦玩於窺伺之謀而成其計雖古清吏日侍清光亦復何益臣固疑陛下之所以重臺諫者名也非實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於飾虛名而廢實用為尚道以事美觀紀綱所以不立政事所以益蠹風俗所以日壞者皆由於此

知邇日以來天文屢變人事益危已迫防秋之期茫無固圉之備危亡之勢憂在旦夕近史嵩之申上擒獲韃兵劉馬兒所供韃虜已擺布兵馬分路入寇約以七八月會合于大江不知大臣亦嘗奏聞而與陛下憂及此乎聞之人言謂宮庭之間土木之費未戢燕飲之樂猶故而大臣又不能同血誠以慮國惟植己私而異心今何等時而上下玩易若此惟有公議一髮僅存而陛下徒以臺諫之虛名而牽制強留之使之不得其言又不得其去意氣消沮名節頗喪臣竊深潔自懼又竊為陛下憂之也臣愚欲望聖

論諫錄 上 卷十三

朝推重臺諫之心而求其重臺諫之實扶植直言之氣培養公議之脉以振朝綱以定國是或其言不合事宜徒忤上聽即乞聲其罪而斥之或因其請而從之雖祖宗盛時益亦若此庶使是非別白意向昭明毋徒畏其去臺諫之名而曰姑留之而已臣不勝大願

太常少卿轉對劄子

杜清獻

臣竊拙不才用過其分官處臺職無補涓埃陛下未忍即加之罪而擢貳奉常祇服恩禁陽為內懼適當轉對竊有向之所欲言而未盡者敢為陛下言之臣嘗讀抑之詩曰

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過  
變方此古人內修外攘之政也夫中國不競四夷交侵則  
謹飾武備以捍外侮誠不可緩若使廷內未加酒掃之功  
紀綱不明表儀不正雖士馬強壯兵革犀利蠻方未易遏  
也而況兵力素弱事力日困之時耶苟卿所謂堂上不真  
郊草不瞻曠云內治之急蓋有甚於外攘者臣竊謂天下  
之勢如人之疾病外證雖甚危使其病不在心腹猶可為  
也今日之病在心腹矣所謂心腹之病莫如於賄賂交結  
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裂四出矣向之形於紙題者

論陳錄 上 七十四

今潛達密致而不可數計矣苟蹊曲徑競馳奔趨小黠大  
痴共為姦利名位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為固寵之圖宦  
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為進身之計邊方帥臣黃金不  
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行伍而以交通勢  
要飾女子之麗以阿好獻珠玉之珍以取憐撥支軍旅之  
費大糜國帑盡歸承受之手分賄權門築局已成而公為  
市易肘腋既掣而易於取携以致貿亂是非顛倒賞罰敗  
壞紀綱慢蔑威令使股幾於如要臂難以運指罪貶者拒  
命而不行棄市者巧計以求免此方憂慮國之禍彼乃貪

此等文字不可不讀

拓地之功下制其權上縱其欺提提兵者召亂而肆掠當  
重寄者怙勢而奪據下至禁旅騎驍難制迫而監軍度聚  
割為藩無治紀動成亂階此皆廷內不允為民章以至此  
也雖使四方無虞邊塵不聳猶恐浸成魚爛之勢況虜情  
叵測人心不同必將卒有瓦解之憂此通國之所共知而  
迷於利害之間者未必盡知也臣愚欲望陛下念投鞭之  
危存履薄之懼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  
廢大義毋以私情掩公法嚴制宮掖不使外言得以入於  
閫禁約閹宦不使諂諂得以售其姦親親以禮不使近屬

論陳錄 上 七十五

得以招權為政如是則陛下之廷內酒掃矣明諭大臣盡  
血誠以思孔聖持危之言室私徑以嚴姚崇竊理之戒清  
中書之務以凝志慮省堂除之閑以歸銓曹塞姦邪之路  
以安善類如是則陛下之廷內益酒掃矣若臣同德廟堂  
協恭一以社稷存亡為憂而思所以濟難保邦之計一念  
所形天心昭格人心丕變上有肅清之象下無弛慢之形  
國政軍政皆可以次第而舉內患外患皆有所恃而不足  
慮則天下未有不可為者惟陛下玉圖之

殿院奏事第一劄

杜清獻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躋登朝列已當官肩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勞陛下委曲調護臣慄不自安屢控利請聖朝寬大緩其罪斥還承奉常尋長秋府又進之經筵其濫恩倖位未有甚於此者臣退省震懼方欲俟遲還稍緩即申前請今又復以向所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臣固辭不獲命龜勉就列當懷然以思中夜不寐不知疎遠小臣何以上簡芥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尚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遜慙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為可取臣敢不勉竭自効以報

論諫錄 上 七十六

隆恩如以為易於調護則臣向也執守不固已為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飾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臣實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正臺綱天下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弊其所彈擊多牽制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至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

異於班行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間陳止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貼而文理不全或至易為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承奉豈無中間之曖昧恐非清朝之令典徒虧大道之公行不意聖朝之時而其相仍之弊一至此極也陛下以為言不可用則疎而遠之亦可矣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入者其出也不為從官必為卿貳其入也又因舊職而陞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於朝廷之紀綱設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崇獎臺諫之為

論諫錄 上 七十七

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可以蓋其實者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虛心求言屈己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以開忠直之路容通言以防蔽欺之姦凡臺諫之所奏陳亟降付外廷與三三大臣詳議而亟施行之凡向來回護調停之習節貼易為之弊一切革去或其所論未盡事宜所彈未合公議即乞明正其罪輕者左遷重者貶斥使是非昭白黜陟彰明其於朝廷之

政誠非小補

殿院奏事第二劄

杜清獻

臣恭惟陛下繼承丕緒又安海寓而兩年之間干戈日尋  
境土日蹙自去歲難虜南寇興汚破陷均房蕩析隨襄  
沒先信震驚今歲之夏襄城重鎮鞠為盜區歷秋而冬興  
城不守荆郢相繼委棄荆襄諸郡十七其九未幾虜透大  
安入閬果分三路以破成都遣四散以焚郾也骸骨壅川  
肝膽塗地西蜀諸路四失其三彼方據建瓴之勢我日有  
解瓦之憂夔峽單薄江陵孤危雖聞已退之師寧保不測

論練錄

上

七十八

之計聞劉之傑所報謂其一旦拙去重兵意圖他路攻入  
湖之南北與蜀道通或有為之向導者出我不備持我腹  
心陛下其將何以為計又況兩淮諸郡處處受敵史嵩之  
蔽和議而且肆為誕欺趙葵守備雖嚴而亦先為畏怯陳  
韓事權不專兵少財乏雖有忠赤而難以展布江面無備  
一葦可航萬一有數百騎浮江而南突入內地陛下又將  
何以為計高宗皇帝固亦備嘗險阻艱難矣今之時非曩  
時比也其時東南之力尚強今已竭矣三軍之心尚一今  
則離矣百姓羣聚方望治今皆思亂矣陛下亦當憂及此

乎臣每惕然而思凜然而懼其憂痛之懷不能一朝居也

以臣區區之忠而竊料陛下聖慮思祖宗付托之重念生  
靈塗炭之苦其必宵衣旰食之不遑也其必悔過自咎之  
甚切也其必側身修行之弗怠也其必臥薪嘗膽之如越  
也其必向師而哭之如秦也咸仰惟新之政期以感動人  
心興作士氣自聞蜀破之後已一月矣而上下苟安如平  
時而或者之言謂陛下臨朝聽政則歛容憂思至退朝暇  
食則軟美之言交進而難虞之忘已忘至有妄為之說謂  
昨者誤聞蜀師捷報陛下幕帟張燈俾畫作夜此等謫言

論練錄

上

七十九

固無足信然所以致謝抑豈無由且登元老而居上相海  
內顛顛以望興復而蓄縮畏懦畧無施行朝紳之危言激  
論日聞而廟堂之玩歲愒日自若想其德創往事專為審  
重之規模而不知已迫危機徒重他時之痛悔臣嘗得近  
日合臺之所奏而讀之又得朝臣之論對而讀之其間忠  
懇之誠剴切之論豈無當今可行之策借曰易置淮帥重  
事也如一路之監司當自朝廷選差亦何憚而不取借曰  
合帥江淮重事也如郭渚置帥公安置屯亦何憚而不為  
借曰估籍駐史今已後時若論賊殲之家借助邊之費似

非虐政借曰嚴核軍實昔已生事若出無用之宮女省尤  
員之閑官似亦易行如痛下罪己之詔非若財用之難辦  
也痛節浮泛之費非若邊需之難省也不知何乃優悠卒  
歲使人朕望若此此臣所未諭也臣惡欲望陛下赫然奮  
怒斷自宸衷毋溺於左右之近諛毋玩於曩昔之天幸明  
諭大臣強勉有為革去蠹習凡不關於安危社稷之故者  
一切緩之毋以惑亂聰明凡有司所當奉職者一切付之  
毋以妨官大政如臣前所陳數端與執政大臣詳議斟酌  
亟賜施行則天下之事未有稍而不強制而不可振者惟

論諫錄 上 八十

陛下留意焉取進止

論災異劄子

杜清獻

臣聞周宣王之中興序雲漢之詩者夫之曰遇災而懼側  
身修行又曰百姓見憂夫天以災變懲戒人主其玩視而  
不知畏者固亂亡之道苟知畏矣惟恐懼貶抑而不能修  
省於躬行厲飭於政事則雖有隱憂百姓將何見焉欲以  
感悅人心興復治功其道無由也臣讀國史竊見高宗紹  
興二十一年春正月雷發非時而雨雪繼之殿中侍御史  
陳俊卿進言謂魯隱公八日之間再有大異孔子謹而書

之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故陰出而為害  
以類推之是夷狄窺伺中國臣下玩習威權之象也可不  
懼乎迺者立春之三日雷震連夕而繼以大雪陛下惕然  
祇畏宸稱躬之儀罷詣拱之宴一念所格轉陰為晴自天  
基誕節雲霄豁開數日以來天宇清晏天之仁愛陛下可  
謂甚至蓋以易感之機而開陛下非以可喜之祥而急陛  
下也陛下亦嘗以陳俊卿之言思之否乎夫天秉陽若德  
也洩以非時而使陰惡之氣出而乘之陵某肆虐紛不可  
止則代天職而為天子者亦盍知所以自警矣徒曰恐

論諫錄 上 八十一

懼貶抑而已而不思振厲奮發以昭布剛德以整飭弊事  
則是有負於上天示戒之意而不足以動百姓見憂之喜  
治亂安危實分於此夫外而夷狄內而臣下皆陰類也方  
今難虜不道蹂躪荆蜀所至殘毒蕩無遺類江面震驚旦  
暮凜凜固不止於夷狄窺伺而已督視之遣中外想望而  
費不預備行且滯留所辟幕府未厭物論若為規畫已啟  
玩輕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亟降御筆諭之倍  
道疾馳以慰荆湖軍民之望廣其聽納以來智謀審其事  
宜以謹號令詳其體訪以別能否嚴其誅賞以示勸懲使

風采可畏愛而將士咸盡死力則可以坐收振却之功而  
寬西北之憂矣下之事上分也今也上之體稍輕下之分  
莫守權綱不振多抑法而濫恩命令方頒已沮格而振變  
將帥騎驎而難馭士卒怨激而易叛指強無可使之勢尾  
大有不掉之憂固不止臣下玩習而已廟堂之上惟事覆  
護殆類掩耳而盜鈴志在苟安何其惜勞而害稼臣恐陽  
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法天剛健行以夫決謹審於未  
發之初堅守於既行之後彰善而瘅惡以植風聲信賞而  
必罰以昭意向則紀綱振明觀聽一新而率作興事矣至

論陳錄 上 八十二

於宮掖之間謂之非陰類不可也事關禁衛固非外庭所  
能悉知臣得之傳聞謂女謁之根固固而宦寺之權或行  
以陛下聖智固非此輩所能蔽惑然易狎難制漸不可長  
臣願陛下日召二三大臣與夫經筵講讀之彥從容吁咈  
講明當今急務而汲汲施行之玉堂夜直以備顧問此祖  
宗舊典曠廢已久亦宜時賜宣召以裨聰明庶幾見士大  
夫之時少接宦妾之時少志慮清明鮮與日益以為消變  
召和之本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陛下誠以足三者深思  
而力行之則遇災而隴非徒有懼之之名側身修行而皆

有修之之實令出而眾聽乎本強而外患弭則無愧於內  
修外振之道而中興之功可以度越周宣矣臣不勝奉奏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 杜清獻

臣一介陋愚絕無他技晚誤睿知躡蹤要近君恩未報  
病已侵抗疏丐閑養病故里伏蒙陛下念舊履之舊起守  
死陵已書下考曾幾寸效方將投誠君父乞并祠原修叨  
召節再覲清光因復自念粵從去國以至于今三蒙收召  
始則以在家臥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命而後至揆  
以行不俟駕之禮盡坐傲上從康之誅庶幾獲譴而趣旨

論陳錄 上 八十三

愈嚴疎速徹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以其愚朴之腸懸  
愚之論不識避忌恐足仰裨府筭之萬一耶臣感極涕零  
罔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志隱情惜已不惟上負聖恩抑恐  
下玷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急者愚為陛下言之不自知  
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陛下視今之時為何如時耶  
早曠藉臻民無粒食積薪輒輕物價翔湧行都之內氣象  
蕭條左瀕近輔殍死盈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  
之政內地剝掠相習成風已聞弄兵之端是內憂既迫矣  
新興大戎乘勝而善聞中原產盜假名而崛起持我已蜀



據我荆襄投我淮陽近又由夔峽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  
棘雖以春漲而引退並保秋風之不來疆場之臣肆為賦  
欺因其歛兵則張皇言功飾無為有至有敗劾則拊腹不  
言以有為無上字日感撤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為  
飲馬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人主上所事  
者天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  
諉曰天心仁愛將示懲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曰  
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邇者星文示變妖言吐犯王良  
絡紫微方久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

論諫錄 上 八十四

於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為怒也人死於干戈死於飢饉  
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截路等死一萌何  
所不至則其驚疑已轉而為怨也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  
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  
且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臣歷觀古昔締考興衰大  
抵人主所以致危亡之釁者昏闇也怠荒也濫刑重斂也  
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威靈唐之  
信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明邁古洞察事幾未嘗有昏  
闇之失日親庶政靡憚勞勩未嘗有怠荒之愆哀矜庶獄

雖偵軍失伍類從未減未嘗用一嚴刑歲竭帝祖雖國用  
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一橫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  
罪諛佞者無所售其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  
幾無所投其姦以此數者論之陛下曾無致危亡之隙今  
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為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  
為陛下詳其故益自曩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君  
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惑陛下之心術而廢置主殺一  
切惟其意之所欲為旋至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  
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

論諫錄 上 八十五

養痼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元號為更化天下忻忻有  
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翦蹊邪  
徑捷出爭馳敗壞汙穢殆有其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  
倚仗方且不以彼為離而反以為德不以彼為罪反以為  
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  
者叛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固旨酒有歲緝熙有記文  
義樂然環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以無負列聖付  
托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在於外  
朝親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喜之際名為任

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聞政若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降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托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志慮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陛下之所以臨照百官者既失其所以自強則而象之宜其滄滄訛訛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蓋復計一身之利活其相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忘同心協慮以濟康平乃今徇國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盡其求勝之私其深交密

論諫錄 上 八十六

計豈皆社稷之至慮其持正沮難或非黜陟之大公外若為寅恭之同中實有畦町之異當言而不敢言當行而不敢行以有為之歲月而虛度於兩持莫可之中且所職者何而顧為是睽異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止有賴風采之振揚亦何取循默以苟容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臺諫方入朝而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招集而每示意向以充位論或切直則譏其好名彈及權要則罕曾付外於是或強起而輒告病或辭職而遽過歸中外懷

疑莫知所出必至於以侃侃為戒以容容為能立見成風而威柄下移邪論之熾殆莫知其所終矣至於內而百執事居一官者當任一官之寄守一職者當盡一職之責靖共爾位好爾正直可也今乃習為偷惰之常態以苟安於燕幕其或以國事為念者亦僅能弊眉於平居無事之時而未嘗盡瘁於趨事赴功之際其視紀綱陵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而邊陲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古人之常法也今乃徒能浚竭朝廷之事力朘削生民之膏血以為大言擅利祿之資不為唇齒

論諫錄 上 八十七

之良圖而猜忌橫生未有橫草之寸功而爵位已顯其視軍政不修邊脩廢闕未嘗恤也此磨如人之一身內外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為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絕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為之醫者識標本審虛實而時進其粥食容輔以良劑庶幾萬有一焉可冀其回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改而羣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餌束手相顧而莫之投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嘗謂今之自上而下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色容而惡甄別由是官無內外人無賢不肖皆得博取陛下之高官美爵

以飽其欲而於陛下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而已爾以若所為施之安平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可循此軌轍以悠悠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社稷之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惑方士事上太窮兵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剋責主曰朕向所為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於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漢業復安唐德宗志平藩鎮禁旅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之詔至曰積

論諫錄 上 八十八

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伐之勞苦天變於上而朕弗寤人怨於下而朕弗知於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二君其悔過之心皆未及施於有政而一念之發出於真實遂亦足以導迎善氣通還亂源實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陛下以目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詞旨最緩無異平時人以此覲陛下徒為減膳避殿之虛文而無反躬修德之實也臣愚以為今日之計非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內以禦外臣恐日復一日沒以淪胥噬臍無

及矣伏望陛下奮發宸慮堅秉精誠以災譴屢形天怒未釋為大害而常懷戒懼之心以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為大恥而常勵修攘之志必側身修行使百姓之見憂如周宣王必臥薪嘗膽使種蠡分任如越勾踐誕下明詔責躬自厲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大臣以協心為國共濟艱危而無事形迹之嫌責臺諫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為調護之舉博求良實忠純之士列真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陲以張形勢取建隆開初與紹興興役之規摹而力行之直言可用者

論諫錄 上 八十九

不徒外為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觀者不徒陽為尊嚴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不有實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困愚民整軍經武之事不為自一人之勤以至於內外大小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於六宮貴戚內外臣庶無不恪循製節庶幾國勢強而夷狄知畏民情悅而天意自回於以連續景命肇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更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易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為補綴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畧賜采擇而用之則雖以

狂傳受鉞鉞之謀亦分之宜詩曰毋彼舟流不知所留心之憂矣不皇假寐臣不勝奉奉取進止

八月己見劄子

臣聞自昔之為天下國家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其國危且亡唐虞君臣初天命惟時幾其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國成王之于時保之弭變於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修行百姓見憂遇變而知懼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國厥鑒昭昭其在簡策陛下亦當念今

論陳珠

九十

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於海陬不及見高熙之治為嘉定進士客於京師見市井喧闐文物富麗人謂已非高熙之舊至紹定瑞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非瑞平之舊今纔四閱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灾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庫盈竭月支不繼上下凍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湧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朝罕炊烟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

嘉定進士客於京師見市井喧闐文物富麗人謂已非高熙之舊至紹定瑞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非瑞平之舊今纔四閱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

折閱昔固有之古非微闕錢出楮長而物價及增人以病病昔所無也愁嘆之聲相聞怨怒之氣滿腹里巷聚議首問糧食之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乃於道投於江往往有之軍伍竊竊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最大之區也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稿兀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虛河漲斷絕哺聚割掠所在相提會稽常鄉白晝行劫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輔客過之地也江淮諸郡大抵皆旱江西間有稍稔豈能苟給淮民流離極負相屬朝廷以時遣使不過

論陳珠

上 九十一

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例以盜賊待之使有枉莫訴欲歸無棲道路狼狽見者憫痛其治於沙上者使連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為一虞騎衝突彼特千萬為存存避南來何有過截或擇拒之已甚必懷等死之心相携從虜為之向導已蜀之禍尚可鑒也豈不深為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內飢勢各為一有策點者鼓倡其間侵犯州縣又豈不為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以早告自淮以北乃以檢閱虜有齊糧之資而無清野之阻似聞邊警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為使江之計何以禦之又況要門要地付之一

食穀殘暴之夫專上流之計者安坐邪諸迫之莫逆朝廷  
無根以為之助入將收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之食  
已之皆無固志萬一虜騎復尋去年已聞之蹤歷以重兵  
覓何鼎沸震動湖南人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之為計  
而南詔復有假道之傳矣如多病之身惡證俱見元氣已  
消有金奄漸盡之形已壞之屋棟樑戶牖傾蠹無餘有稟  
稟欲歷之勢臣中夜以思惻然而起為之痛入骨髓繼以  
太息流涕以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處弗皇然宮  
庭宴賜未聞其有所損也左右嬖孽未聞其有所放遣

論諫錄 上 九十二

也紹瑞近習未聞其有所斥逐也女冠請謁未聞其有所  
屏絕也朝廷政事未聞其有所修飭也庶府積蠹未聞其  
有所搜革也東園鉤者惟私情之拘主道揆者惟法守之  
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輟行命  
令朝頒而夕廢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  
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已  
合而風離之雨欲垂而虹截之避殿減膳僅行故典並禱  
羣祀見為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宜有油雲需雨之望皇  
天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占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已迫而

恐懼之實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為甚其將安坐而委海內  
於鼎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於溝壑乎其將暇逸以聽  
夷狄之侵陵乎其將因循以聽盜賊之蜂起乎其將優游  
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社稷之獲亡乎臣又  
為之痛入心腎繼以痛哭哽噎也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  
陛下念漢祖之創業高宗之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  
繼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所望者謂何天意之所屬者謂  
何人心之所仰者謂何而使世變至此為之震懼自省為  
之奮勵有為命二三大臣同心徇公戒舉朝百執事同心

論諫錄 上 九十三

徇國詔中外臣庶思當今之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  
而可解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正價糴本若何  
而可辦細民饑饉荒政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  
而可定諸閩專利茶鹽若何而可收虛情巨測邊圉若何  
而可固上流無備軍政若何而可修凡關於目前之至急  
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其有濟時拯艱之  
才沈於下僚隱於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于上三三大臣  
推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決行之訪其可  
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責事功去虛偽如

衛文公之定難越句踐之後雖毋崇美觀毋飾大體毋信  
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總核名實之政天下庶或可為不然  
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倘以臣一得之慮或在可采屬積  
政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為鈍繼之以死如以臣言為  
張皇因惑上聽即乞重加貶竄以懲不忠之罪臣區區之  
愚幸於此矣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論諫錄

上

九十四

赤城論諫錄卷之五

辛丑四月真前奏劄

杜清獻

臣聞憂治而慮患者其治常無窮幸安而玩危者其亡不  
可救易否之六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蓋  
六五君位當否之時常有危亡之憂而有苞桑根固之計  
此否之所以休大人之所以吉也聖人繫之辭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此其幾相  
為倚伏特在人上一心之運而已矣自古言治者莫盛於  
唐虞成周觀其君臣更相告語不過曰儆戒無虞兢兢業

論諫錄

上

九十五

業敬天之休無疆惟恤而已自帝王心法不傳後世常以  
天位為樂溺燕逸而弛憂勤習因循而忘戒懼怵迫於事  
變之方來喜幸於變亂之僅息幸心一啓玩心隨之幸愈  
多而玩愈甚至於天變人災層見間出人皆有漂漂旦莫  
之憂而君臣之間相為慰藉曰昔固已若此矣以痛哭流  
涕為張皇以危言激論為好名甘受佞辭惡聞忠諫天下  
之勢浸微浸削至於滅亡而不悟此皆幸與玩實為之三  
代而下其亡未有不若此者陛下聖德天縱聖學日新固  
將繼帝王心法之傳以追隆古致治之盛然天運未泰國

勢未盡而或者妄疑陛下憂勤之慮不足以勝燕逸之私  
戒懼之誠不足以變因循之習而幸之與玩猶未免有累  
聖心也蓋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變不知其幾矣未聞  
有戡定之大功綏靖之善政而紛紜未幾身復帖息驚擾  
方甚旋即教誨詩書之垂訓幾成虛語臣子之獻忠類若  
過言此固幸心之易啓而玩心之易萌也且二十年間變  
故之小者不暇論姑撫其大者言之山東逆酋輒肆反噬  
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澤而殞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沃  
卒蔭突頤洞日莫已莫保而彼已服刑而順令矣此幸之

論諫錄 上 九十六

二也輕啓兵端大檢寇孽巴蜀之禍所不忍言荆襄兩淮  
彌望茅渚一江之限未足深恃國勢岌岌矣而兩年以來  
騎哨亟退狼烟暫息廟堂之上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  
野有令鴻雁載塗數千為羣肆為剽劫焚蕩城邑其勢益  
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眾未幾解散困餓沙洲不敢  
猖獗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湖失道摧陷撞擊浸淫之勢已  
迫城闕幾不可以為國而怒濤復殺沒安故流民用盡止  
此又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則喜心勝而懼心忘規其所可  
畏將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所必至也然變至今日極

矣去歲旱飢京輔為甚田野小人斃糠粒以延旦莫之命  
糠粒不足取草木根實以繼之根實又不足弱者則殣於  
道填於壑所至穢積無異荒獸強者未甘飢死而相食之  
風盛行始不過剽劫遺胥以贍枵腹甚則不待氣絕已施  
利刃又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而且其妻妾哉此何等  
氣象而見於畿輔之間也陛下為人父母其得不為之動  
心乎盜賊公行所在劫掠道路險阻行旅不通被害橫屍  
往來習見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市民  
聞之而不敢救官司知之而不敢問尸不及堂棄擲於江

論諫錄 上 九十七

日日有之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輦轂之下也陛下為  
民父母聞此得不為之動心乎然臣竊見上下通論皆謂  
今日之可憂在黠虜耳百姓流離死亡非所甚憂也去冬  
小沈邊拆而漸講彌文之事則是朝廷意向重於外患而  
輕於內憂已可樂見況旬日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  
價稍減死者漸稀道塗之間寇盜亦少予遺之民粗回生  
意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惟天下幸之而朝廷尤幸之也  
臣所深慮懼其幸之而至於玩也古人未亂而制治未危  
而保邦今日之勢幾於亂且危矣苟喜幸於一時而苟玩

於平日則亂證已成乃狎之以為常危形蓋見乃忽之以為安上下嬉嬉恬不知懼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功木蠹弊日甚而溢富尼之恩私使今歲果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蘇壞病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國庫無可儲之粟浙右無可糴之糧上無以餉軍屯下無以濟飢羊揭竿一呼羣蠻趨和當是之時其將坐視而弗顧也尚可幸而安之耶此其蕭牆之變而邊境之虞不與也又況難虜多詐姦謀叵測去歲邊塵不起豈無其故斥候

論諫錄 上 九十八

不明傳者多端或謂其聚眾河洛為搶淮麥之謀或謂其備眾近邊為誘流民之計拾麥不過為一時之擾而流民無歸怨氣滿腹使果以粟誘而招之將誰趨之不暇是皆吾仇也豈不甚可慮哉且天之仁愛陛下亦甚矣赤雨暈星冬雷春雪日蝕地震水旱荒飢災異之見無歲無之至於去歲之旱則前此所未有也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社稷真有累卵之危而今夏麥事大熟天下咸欣欣焉有願治之思是天欲陛下知世道尚可扶持而益存聖心之兢業使幸而玩之不能有所振刷而垢弊

日滋是違天也違天者其能久乎欲保天命莫大於回天心欲回天心莫先於懼天變玩視天變苟安愒時而欲回天心以保天命未之有也陛下遇災而懼上同周宣顧安有玩視而苟安者然人言籍籍或謂陛下宮中之宴飲不節而排當日聞左右之好賜不省而內帑日虛嬪嬙之請託不戢而御批日出臣每侍經筵言及世變輒憂見天顏豈應有是而傳播中外大累聖德然近有內殿修造破漆五千斤而費外帑十五萬緡此臣所親見非得於傳聞漢文帝欲造露臺百金之費尚且惜之今修造之漆不知為

論諫錄 上 九十九

露臺幾百金自漆之外又不知為幾百金有限之入乃耗於無藝之支錫銖之取乃散於沈沙之用以此一事言之則前者所聞能掩人之議乎陛下固以為此特宮掖之常事不足以係社稷之安危然當天變人窮之時戒懼之實意未著憂勤之實政未彰而縱欲奢靡之聲乃聞于外玩天變以違天意朕人望以拂人心其如宗廟社稷何臣愚欲望陛下念誕保受命之為難思遺大投艱之不易天示譴戒則惕然震懼若子之獲罪於父母也民生困窮則焦然不寧若父母之無以育其子也省躬思咎痛自貶抑益



加剴勵當人情喜幸之時而常存儆戒之意若禍難之迫乎其前也罷宮庭之燕賜節內帑之浮費禁請謁之私杜斜封之漸日與執政二三大臣講求扶顛持危之大計毋為應變飾美之虛文明示宰輔以大公存心以血誠憂國正朝廷之大綱而不獎精神於細故明爵賞之大權而不植除授之私恩博求賢俊進用忠諫擇監司以肅吏治選守令以紓民力廣勸業論亟為來歲軍糧民食之備毋使一時束手又行去歲之下策上自宮掖下至百司庶府其所宜省者何可勝數專置一司條其事宜務在節約以豐

論諫錄 上 一百

帑庫之儲其邊方之所當飭者及此閒暇亟為之備毋使一時倉卒上下狼顧庶使厄運可扶亂階可遏而休否之吉庶乎可致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經筵已見奏劄 辛丑十一月

杜清獻

臣聞上天之愛人君如父母之愛其子慈而撫之愛也怒而呵之亦愛也休祥以順應之愛也變異以警懼之獨非愛乎迺者瑞雪愆期陛下宮中精禱醮事未幾而飛霰已積一念潛格其速如響豈非休徵之應然次日之夕電光再燦繼以雷聲都人震恐此殆非小變也陰方凝而散陽

方伏而泄咎證之形抑豈無其故臣惕然而懼端居以思豈非邊塵初收臘雪之應喜心一騰輟逸易生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又豈非廟堂已幸籌邊之功朝廷方舉雪之宴上下相慶以樂忘憂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周成王之頌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人主之事天固當無時而不畏也況天變甚異天戒甚明若不應之以實意之側修而視之為屢年之狎見是玩天也是慢天也為人子當父母之呵怒至於玩且慢則其獲罪也何止於呵怒而已哉數年以來天變屢形其呵怒不知其幾今又

論諫錄 上 一百一

有冬雷之變繼於臘雪之後臣竊意陛下宵旰憂勤必有修省之實君臣吁咈必有戒飭之言祖宗故事必有講行之節恭觀審聽皆未之見聞也豈懼災之心不足以勝喜瑞之意耶不知大臣進言以告陛下退言以咎其身否耶使晏然坐視無異平時是幾於玩且慢矣臣竊憂之昔高宗皇帝以正月雷震謂臣曰去年未交正月節雷忽發聲後有雷劉之變朕與卿等宜共脩德以實應天今太史所占類是矧當此國勢艱危人心渙離之時易於動搖率多陵侮苟非君臣脩德力行革政痛除汙吏其何以安疲俗

而遭亂前之歲十有二月雷電震京師去歲遂有星墜之變以至尸骸遍野相食成風今存者皆溝壑之餘也倘非今夏麥大稔今秋小稔則變亂之形已非今日所見然其民生之困未蘇國用之竭益甚氣象之凋殘事勢之危迫未有極於今日者設不幸嗣歲未保有秋其將何以為國亂亡之證近在目睫言之寒心此正君臣慄慄危懼之時未可以屢年狎見而忽之也臣愚以為今日之弊莫大於意向不白無以鼓動天下施行不實無以信服人心賞罰不明無以作興臣庶上以苟且為政下以偷安為習淪

論錄錄 上 一百二

一世於委靡頹廢不可支持之地強開得以遙制朝廷強豪得以侵敗王法盜賊公行姦宄陰伺其欺毀我國家者不止於強難而已臣願陛下嚴虞舜救天之戒脩周宣懼災之實夙夜低畏毋使天下疑其有宮庭之宴酣也政令由中書毋使天下疑其有嬖倖之私謁也除授以公議毋使天下疑其有親黨之與政也明諭大臣推誠布公毋使人疑其尋實紹之舊轍也篤志用賢毋使人疑其親而情疎血誠憂國毋使人疑其周防以固位也明諭臺諫正學直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勢也彈劾必審毋使

人疑其未過愆於舊籍也風采必振毋使人疑其釋封狼而問狐狸也以至侍從給舍存臣百職皆使之洗心易慮竭節首公毋懷利以事君毋循枉以干進毋便文以自營毋合汙而墮職上下同心以謹天戒以回天意庶幾轉冷為祥豐登可兆人心可安亂萌可遏矣虞書曰庶明勵翼又曰率作興事人心敬慎惟在陛下與大臣率作之而已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簽書直學士劉壬寅

杜清獻

臣一介妄庸謏劣春擢至樞庭自愧無補毫髮以稱任

論錄錄 上 一百三

使抑有區區愚忠願一陳於前而准鴻鑒焉竊以為急不敢妄進書生迂闊之談近者至日之朝雷電大變上下駭驚陛下祇懼天戒亟降御筆以導人言臣何敢不竭其愚以效微忠竊謂數年以來災異頻仍雷發非時歲歲有之未有發於陽復之旦若是其震厲可駭者也占驗之書臣所不識妄意推測雷在地中而為復今乃在天上而為大壯其不為旱乾之災乎關方閉於人戾乃發於天其不為疾疫之厲乎陰陽未定當靜而動其不為危亂之兆乎陽不勝陰迫而輕發其不為兵寇之擾乎是必有大恐懼大

修省大黜陟大變更以大慰乎人心而後足以消天地之大變不然徒應之以威徹之常禮求言之具文適以重天怒而益其變也陛下懷懷承休其其昭事向符商周當此非常之變宜有非常之應中外盼盼朝夕引頸以觀朝廷之設施或玩視之以為常循習之以苟安則變不虛發其何以上答天譴此實關於安危存亡非細故也寇躡兩淮通川不守其餘僅保城壁而井邑村落雖海角湖渚至僻遠之地悉遭殘虐焚蕩為墟被虜者死於干戈流離者死於飢寒冤痛徹天若成沴氣生聚既空國何以存且津流

論諫錄 上 一百四

要害在虜目中若食無厭之心恐非一江所能限也朝綱不肅蠹弊成風吏治不清姦食塞路疾視輿說動形誦譏危心無賴每倖禍災國步日蹙邦計日虛生民日困盜謀日啓危亡之證壇壝可憂使無天變之駭猶當朝思夕慮求所以拯衆扶顛者而況天譴昭昭若是尚可優游恬阮以度歲月乎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間也敕天命以謹時幾畏天威以嚴夙夜此念所存何莫非天賞曰天命刑曰天討陟降厥士亦曰天監若私怨之宿非天也私恩之酬非天也私暱之爵非天也私謁之行非天也私救

之降非天也私財之貶非天也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剝復之機特在陛下一念轉移天意人心皆於此乎觀之臣愚欲願陛下以懼災之實心行弭災之實政奮然勵精痛自咎責降詔罪己如漢輪臺之詔如唐奉天之詔以動天下感悅之心以開天下忠直之氣穆然以思二十載之間有蓄疑而未化溺愛而未克遇恩而未裁揆之天秩之常天道之公或有未合而向也羣臣固嘗屢言而未從者一旦舉行之斥絕之易置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致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然有望治之

論諫錄 上 一百五

想明諭宰臣進退百官黜陟在位一揀天下之公言抑諛進直扶正黜邪以植國家之元氣至於臺諫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係焉而近者習於和平之說流為迎合之私毛舉細微猥及閑遠以應故事凡君相之所信用而未察者皆不敢畧有所言風采不振莫甚於此而尤不可不激厲而更張之也虜寇雖退姦計叵測來歲備禦所宜急作規摹江而諸郡莫非風寒藩屏重鎮所宜急選才望鹽政已壞宜急變更以循舊法和親方行宜急措置以贍軍儲楮價益下宜急扶持以助國用凡內脩外攘之政所當施

行者皆宜隨其緩急而為之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庶人心悅豫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消矣不然臣恐憂未歇而禍方大也祖宗之大業社稷之大計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憂國之心輒貢狂言罪當誅斥謹鞠躬以俟命取進止

相位五事奏劄

杜清獻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遠佞倖召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似起之家食擢昇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懼弗堪臣聞更天下之治易疑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機括所在至

論陳錄

上

一百六

可畏也聖人於易發之夫矣而止為蠱蠱環之象也而象辭乃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藏福也乾坤交而為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福之藏禍也今陛下乘大權下移眾弊膠轕之後一旦發憤而改弦易轍薄海內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為喜而愚臣獨有隱憂焉蓋懼是耳臣不敢遽撫往事姑以陛下臨御以來近事言之且端平當改紹定矣而弊反甚於紹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於端平淳祐又重改

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蓋端平失於輕動嘉熙失於徇情而淳祐則失於專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徇情者其私在掠美專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於私而專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卷曰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為害而以諸葛亮所以治身處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敢不盡忠竭節捐私徇公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陛下克去己私動徇公理相與扶植世道迨絕亂原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撫五事為陛下

論陳錄

上

一百七

獻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之地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書為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出免擇其忠與賢者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德裕始得自盡其才削平澤潞麾制河北諸鎮幾致中興大抵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若懲下移之弊而欲悉出諸己則一人之腹心耳目無所於寄左右近習得以乘間而竊取之名為獨斷實出多歧是安可不慮哉漢武帝廣田蚡之除吏於是宰相徒取充位而嚴助吾丘壽王

得以制外庭宣帝戒霍光之專政於是宰相止總眾職而  
洪恭石顯得以縱己欲武宣尚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仁祖  
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仁祖曰事正不欲中出不如  
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  
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所攬權  
綱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廢置子奪一切與宰相議其可  
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  
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二曰肅宮閣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至成周太平之

論陳錄 上 一百八

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閹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宰其  
意益甚深遠也今固難與古並論然人主一心攻之者眾  
外庭遠而易疎內廷近而易親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  
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密檢柅之不至則淫忿奇褻之習  
進得以汨亂其聰明私謁請托之風行得以干撓於政事  
或托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不敢問而令甲為  
虛文矣陛下春秋既尚歷變多而閣理執固未必為此曹  
搖動然其間乘隙伺隙狐鼠憑附已不能掩或者紛紛之  
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

動之微一顰笑之頃皆左右近侍所售以為欺者也或潛  
聽殿廡公受賄賂或陰排姦諂固報怨仇於是士大夫之  
無恥者從而趨附之其門如市徒使陛下蒙誦於天下是  
安可不深為之慮哉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  
天下惟我祖宗家法最為嚴密程頤常深嘉而屢道之臣  
願陛下嚴外內之限絕干請之私縱未復成周六典之舊  
而諸葛亮所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者是亦布公道之大端也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  
通患其善惡賢否明白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姦似忠大

論陳錄 上 一百九

佞似直者亦未暇論其均是善人也均為君子也而長於  
治民者或不長於治兵優於聽訟者或不優於理財惟各  
量其能而器使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才必  
至敗事於是小人之有小才者執以藉口謂善人君子但  
能空談無濟實用而兇悍生事之流惟剝奉上之術得以  
售其姦矣最不可不謹也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  
緝熙聖學其任至重今率為兼官講能並退仍其本職程  
頤所謂積實意以感動者何在哉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  
如程頤范祖禹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言之

精其助聖德之光明為益多矣給會宣讀任繼駁彈奏之責其選尤不為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觀望風旨沒以成俗今陛下親洒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於除授必出聖意是固得收威柄之大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濡岸謹默英懦無立者不與焉則朝廷施設資其正救者多矣至於內而侍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司一路舉刺之權亦難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實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

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之彈奏如是則政事大壞  
法理之士咸猜其能而天下之治舉矣四曰借名器仲尼  
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爲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  
之有貼職武臣之領開衛皆朝廷以是優擢勲功而非賢  
與功者不在此選祖宗朝於此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  
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臣徇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  
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能免百官當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  
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於  
此乎在若朝廷不以為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

戚之子弟親故遷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請軍功勳踰萬數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徇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尚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蓋已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甚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用度視紹興乾道之間已不翅倍蓰況邊戍未徹芻輓之費至夥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急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官振始自貴近始凡侯王邸第之

營繕妃后墳廟之供給宮中非時之宴賜一切減省以助  
邊儲然後取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勾較其出入補窒其  
罅漏攷鹽法楮幣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  
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為惟區處有方而人不以為疑庶幾  
上下兼足之効可以旋致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為慮哉  
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  
之耳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臣聞天下非大弊極壞之不足憂而小康之可懼孟軻曰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夫同一閒暇爾聖主乘之則自修庸主乘之則自肆果自肆也雖大治且不保況小康哉臣仰惟皇帝陛下兢業勤儉配古帝王踐祚二十有三年而更化且七年矣曩時權姦內誣據我乾斷今無之曩時僭叛外訐撓我坤維今無之曩時寇盜起於南楚鋤不息今無之曩時戎虜亂於北竿結不解今無之人孰不曰此閒暇時也陛下亦當思之乎昔之於虜也惟憂其不亡而今也反憂其亡憂其不亡者恐其盛而與吾角

論陳錄 上 一百十二

也憂其亡者恐其休息忽盡而有崛起者之為吾鄰也然則外若閒暇而中有隱憂之勢焉及是時而自肆可乎臣之所以告陛下者非止曰寇兵選將高城深池為備禦之也自治一語今為書生常談而自古聖賢未有能舍是以躋于理者要其大較曰用人聽言而已用人如資耳目股肱聽言如通脉絡脉絡壅底則股肱耳目有作而不隨之勢自更化以來求言凡幾進言凡幾去歲小大廷紳慷慨激烈爭言時政或以為指斥太過臣曰未害也惟聖主為能受盡言之足可謂國家福言之非可為國家賀賀者

非賀其言之已甚賀其言之雖甚而上之人能來之且容之也雖然其甚者宜容也其切且當者不當止於能容或謂陛下不酌可否榮而容之聖度雖寬物望未愜夫亦於羣臣奏對之間擇其稍可行者次第施設以收士大夫之心可也至若用人一事陛下與二三大臣權衡於上擬聞公道痛絕私諂有德者用之有才者亦用之正與翁愛數施同一軌轍而上之意向雖測下之體認易偏用一精明之吏則有以苛察迎之者矣用一剛強之吏則有以峻刻迎之者矣用一能理財之吏則有以聚斂迎之者矣見影

論陳錄 上 一百十三

疑形見葉疑根上未必有是而下不以為無是此又公朝所宜察也臣愚欲望陛下更與二三大臣籌度仍降睿旨布告中外俾知所以招徠諫直獎用忠厚之意庶幾上而朝廷下而郡國莫不曉然向方以惟上之聽脉絡既通耳目股肱既運元氣既固夷狄益客邪邪爾惟陛下垂圖之

光緒七年八月十五日奉 硃批 一過

赤城論疎錄卷之六

上范昭文書

車玉峰

某東南太平之民也幼知讀書究天下之義理閱方冊之世變慨然有念於斯世之故甚懼其不得為太平之民也顧卑居草茅事不至乎憂思之極徒能以一言非有得時行道之大人君子以行之則又無益於言雖有大人君子得時行道而素不見知者則又無所投其言昨大丞相以元樞參大政于時樞堂下之衣裳不以寒賤遐棄進而實之飲食教載之末可以言矣會永國在位以言之盡出於

論疎錄

下

一

己而後為奇謀以人之盡出於其門而後為奇士雖有以投之將亦無益也前歲秋永國以禮釋政柄聖天子事新庶治下從民望而大丞相與杜公實當周召之冊人神胥賀山川改容而某方私憂過計以為天下安危之機正在於此也杜公之薨天下不能無疑於天而天下之事猶可及救者亟亟以告吾大丞相可也夫論嘉定寶紹之事莫不曰小人之弊天下也然某徒見立君子小人之名而君子小人初未見其明驗也小人之弊天下者從古矣小人之弊之君子救之可也奈何君子初不知救之往往於既弊

之餘又加劇焉則端平之事是已端平更化取嘉定寶紹三十年之積蠹期一洗而新之賢才之久損者悉之於朝不肖而倖進者投之於遠權歸之君嘉定之專行無有也事謀之同僚嘉定之專斷無有也清議還之臺諫嘉定之上副封無有也天下歡然如水斯濯方將洗耳刮目顓顓然以俟更化之設施然而朝廷之大議論大典禮故相之所閱抑而更化之所當伸舉者端平不能行焉至相持洛而挑虜釁而邊事以棘約御閱而典軍情而禁士以橫出精金而易楮帛而國帑以空皆端平諸君子之謀而嘉定

論疎錄

下

二

寶紹之所必不為也然而天下不怨且詢者其事則疎其心固有辭於天下也自嘉定懲開禧之覆轍置金人於度外南遷之亂可一掃游魂盡刷祖宗之恥而方且閉關之不望將帥士卒知權門之威而不知君上之恩餘三稔至於楮幣成價以通之半價以易之雖出於一時之權而有司愧矣三者皆端平之所當圖也圖之不審乃成迂誤自古君子行乎國政身任天下之重周未聞率意輕為而吾心僅有辭於天下而遂已也且衛王鎮靜天下三十年之久於社稷實有大功百姓安之而陰有以壞士大夫之



氣節喪天下之廉恥而胚胎後日無窮之艱難者惟賢者能察之耳至端平之誤則舉天下婆娑孺子知之矣永國鎮靜之量不及衛王而連捍之術殆似過之衛王雖專實畏事也永國不同也杜公嘗言每與議邊則以書生為不足與聞然則永國之以書生視同列久矣一旦失政百聞填胸諸公方且明目張膽而共非其前日所為渠豈不翹首企足而同今日諸公之所為何如哉蓋承永國之後誠難矣無以洗癰濯瑕改紀其政則無以新天下之望焉徒銳意近名一切反之而後為快祇恐無益而適為之地也

論諫諍 下 三

蓋今日之事尤難於端平昔衛王寔寔之已定也今永國春秋之方盛也彼方翹首企足以伺諸公之缺而諸公或有以副之則上孤主知下奪民望雖後有以君子小人之說嚶於時而尚奚證哉君子小人之說終無以有證於其時而後天下之事盡去矣且今日更化固有可作新者亦有可仍舊者永國無宰天下之度而精於吏才其所施為未必盡不善特其不以忠信長者之意行之而天下盡以為謫要之即永國之法而不行之以永國之意亦良法也如嚴復試之制謹銓開之防杜進納之尤結軍功之冒抑

奔競塞僥倖妄如此之類永國能不恤訕議以身任之近世富國者每好泛濫家國之思以賈私譽能如永國之定見罕矣其所以異者抑奔競而奔競於其門者不抑也塞僥倖而僥倖於其門者不塞也苛於其小而縱於其大纖悉於其人而闊畧於其身天下之不心服者此耳今大丞相公清無我忠信長者名實素孚斷斷而行之可以無弊可以無謗凡此仍舊可也 日之當作新者三馬正風俗也脩邊政也裕財用也而有最大且急者皇嗣未定無以繫人心聖君賢相宜有定慮非草莽之敢知則某特言夫是

論諫諍 下 四

二者可也脂韋括囊責說投諂而縉紳之道喪矣腹人之膏血而以為能刻人之肌膚而以為戲而天下無守令矣庠序者禮義之出也而浮言薄德尤工於市井縉黃者山林之適也而頑爭狠訟每半於齊民強凌弱富吞貧剛拳力挾恣其所為而冤者無告矣高而冠冕而襟珠鮮錦耀僭擬於上而民無中夜之儲矣子生方孩而棄之水親死未寒而投之火父兄不肯挾及子弟隣里戲罵詬及父母子孫嬉遊而老翁病婦負戴於道路年歲豐穰而游手無賴願幸於凶荒有司不之罪有識不之議耳濡目接玩為

尋常世故日多人情日下不早正之他日無父無君亂盡  
敗倫將不勝諱矣正之道豈有秘計多言哉上好仁則  
下興孝上好義則下興弟上好禮則下興遜上好儉則下  
興廉和之則不偷裕之則不濫長民之吏必求忠厚師儒  
之職必用老成旌異行舉逸民凡係於教化者吾篤之而  
已耳於乎執政者言政不及久矣人謂無關於國脉也非  
吾大丞相尚誰與論及此哉難人之乘銳不遜甚矣山東  
餘集且托之以生事而邊臣又張皇以為欺朝廷之經理  
西北二邊不勝其多計也而士卒無死戰之心邊吏無死

論諫錄 下 五

守之節寇至則望塵而狼顧寇退則誣功而覲賞芻粟之  
飛輓日勞楮券日增緩紙日濫東南之民日困朝廷日虛  
而壤地日以蹙矣何不以郡縣治內以封建治外且邊外  
之地我不能有而非難所能有者茫茫皆是也愚聞邊外  
民有不死於兵自足啣食自雄村落者有私割據者流民  
有桀黠者東南之人有悍勇多貲功名自好者何不募其  
自聚結自屯田自食其食而取其利能據一縣者以一縣  
封之能得一郡者以一郡封之能開拓者以其開拓者增  
封之許以子孫世襲或分封焉虧之周之緩急救之彼得

假吾之靈聲吾之援土地視為己物而能以死守不數年  
間而吾之藩籬已固豈特固吾藩籬而已奉吾之正朔行  
吾之號令則邊外之地即吾有也昔建炎初李綱議於河  
北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當是時河北亡矣而綱之  
所陳蓋此意也況建炎之河北正爭奪蹂踐之地而今之  
邊外乃廣莽寂寥之場爭奪蹂踐則建置難為謀廣莽寂  
寞則經理易為力在建炎猶欲行之於河北則今日豈不  
能用之於邊外不然則他日萬一有豪傑生於其間耕非  
己之上食非己之食生聚教訓非己之人民而假靈夷之

論諫錄 下 六

節度以為吾不遜尚可勝侮哉至於用財之說其門實繁  
尤吏也朝廷浮費不與焉建言者有曰天下之財三分也  
軍耗之宗室耗之楮幣之拆閱耗之愚以為邊外封建之  
言行而耗於軍者庶幾廖矣宗室之耗其耗可稽楮幣之  
拆閱非楮幣之罪也今宗室孤遺之原以某天台一郡觀  
之其孤遺又何能遍及也哉宗室雖多廩額有限一人死  
始得以一人代其籍益有力者捷而得之而孤遺固無告  
也最有可議者孤遺之法一人能仕則孤遺盡廢夫宗室  
固有貧而方仕者矣豈不可念也今其富者不必有官而

田連阡陌貧者雖小官而不給於朝暮夫田連阡陌其腰  
妾之弘多子孫之蕃庶勢力足以自榮而顧以無官占孤  
遺之請其得太倉之粟奴婢走厥其陳腐有不食者矣  
貧者困而無賴雖有官不知自愛於路奪市攫飢寒害之  
無所不為今宜考之租賦其田有登三項者縣官無得給  
予其不能半頃雖有官亦周之既可以資貧而養廉而宗  
室之費有經矣至於楮券之低昂此理之易見者朝廷省  
浮費免耗盜絕民間之偽減茶場之溢錢不洩於番舶不  
壞於坯銷而楮自重矣今救楮而不救錢咎之民而不咎

論陳錄

下

七

之官不以出之汙漫為非而以折閱為罪殆不知本之論  
也熙寧中諸治監錢歲收六百餘萬今之所收歲纔數十  
萬治熙和會子歲不得過三十萬今之印造月且千餘萬  
夫楮權錢者也有錢斯有楮可也錢日銷而楮日益欲其  
價之無輕不可得也楮之輕未患也錢之價因楮而輕矣  
何也物價之騰湧由於楮之稱提也稱提不能以重楮而  
能以重物價今夫謹民悍吏市價以一楮其直三百尋  
以官價強於商人其直倍有半商人壓於稱提之威不得  
聽而其勢不能不於物價加重也物價加重則雖以倍有

半之錢亦不容不授以三百之直何也錢之價不敢與楮  
之價異也曩也楮以錢而重今也錢以楮而輕朝廷以十  
錢之費而成一錢半錢之用豈不惜哉愚知楮價之低昂  
非稱提所能令也必欲稱提亦當自有司始今州縣之入  
納未嘗肯用全楮也有用楮者矣未嘗肯用官價也如吾  
州近日絹足之折錢為舊楮亦十貫有奇為新楮十二貫  
有奇以見錢推之蓋四倍於熙寧黃州之價其他折納大  
率皆然則州縣之官自未嘗以錢視楮也而欲以官價稱  
提於民不已悖乎杜公嘗與愚議火錫錢曰番船無所愛

論陳錄

下

八

鼓鑄無所用某嘗對以為然今而思之甚難也夫錫錢誠  
無漏泄坏銷之患而今日自不能以火錫錢何也夫欲為  
朝廷謀無窮之利惟無一毫謀利之心者能之是以火錫  
之議惟杜公為能人品難齊智慮各異錢非舊銅矣銅非  
舊價矣噉噉然較目前之虧贏而杜公之議格矣此錢楮  
之大畧也嗚呼末節而已今之州縣無餘儲而朝不足於  
用者非冗吏耗之貪吏盜之耶今日冗吏何其多也昔仁  
宗之世蘇公嘗病員多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去者一  
人至者一人而俟之者又一人夫當方裁任子之恩且親

策進士不過三四百人而土地西至於靈夏北至於河朔東漸於海南極於朱崖而猶有員多缺少之病今之土地不能以半也三歲之間進士五百人特科六百人僥倖而超遷僥倖而改官而任子常滿天下又有獲賊而改官者其為寬濫尤不忍言天濫軍功而得官未嘗殺人而欺朝廷者也濫獲賊功而改官妄殺人而欺朝廷者也殺人者死奈何反賞之哉村民之有力者皆可以仕選人之有力者皆可以京官巧倭者得先達簡重者沈下僚以罪去者不失祠祿之康以倖進者重有子孫之寵泛員愈盛添差

論諫錄 下 九

愈繁祠原愈多縣官之支吾愈不給而人亦無恥矣固宜貪吏之出於此也昔建隆開寶間猶存古制宰相止賜一子官太廟齋郎歲不得過十五人餘可例想太宗置審官院遷秩者文臣五年武臣六年又嚴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何今日如此之易也近世門生視舉主若路人然蓋有勢劫之者有賄之者有交相賈者有報父兄恩者如真稔其人而拔之無幾也曩歲在京師見在外執政親故推薦剗來鬻為楮六萬才得預書文移悉具錢滿則署而投之而百里之命不日寄之矣自漢以來薦舉不實者俱坐故

何武左遷頗延年貶秩而唐陸贄奏重舉之罰凡舉而累皆罪也本朝祥符間止令犯贓者同罪舉主餘不問法意良厚然自是并犯贓者不問矣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今一切泛濫如逆全之故吏至今猶高官大爵以寵之而況其餘哉今不必追漢唐之制姑遵祥符之詔其自犯贓以上必坐舉主謹於擇人而人亦謹於舉主之擇矣其源必清其流必長他日將為國家之用豈特不糜耗祿廩而已哉且雄藩重鎮體貌威崇事務繁夥於是千有餘縣以分其勞今一小郡之間舉食無數

論陳陳 下 十

郡守辟於所愛信私以無名之祿寄之耳目臥治千里足非于奪惟貪廉之為聽貪廉位卑官下安一男子皆得拍其肩拊其背而關節行焉政以賄成十事九舉確乎有立者能幾也夫固有寄耳目於吏者矣吏賤人也貪廉郡守之愛信者也於是孤寒之民無所憑告矣昔五代之季郡守領節旄者多武人不能知書或自補親吏代判太祖既有天下悉知其弊下詔絕之今四方之郡守非貴領節旄也非情不知書也而亦辟舉貪以代判何哉且一郡之間六曹盡具郡守亦可以為政矣天子以千里之命寄之郡

守郡守而才則民受利害吾將親聽之不才則又何守焉  
今宜下諸郡除尹京及大藩府始得用僉廳自餘州事民  
訟並令郡守勤勉詳審躬親裁決不得以僉廳書擬混郡  
政不但無名之祿可以不濫庶幾郡守干托者家民有以  
舒其情矣彼特科之設國家矜士恤滯之盛心也然以其  
數十歲燈火之棲遲幸而注一丞尉曹掾亦已老矣而閑  
年需次之淹千里奔馳之苦緣斗升之祿勉其疲老投之  
風塵往往而斃者良可憫也況其鍾鳴鼎食日暮途窮朝  
廷孤陞擢之期上官惜薦舉之墨利可謂得何愛於名者

論陳錄 下 十一

儒碩學真有義理以養其心者絕不可得見而即之饒然  
觸之頑然話笑不恥按劾不顧者往往而是也不若盡歸  
其鄉州縣之學以職事祿之三年而代其學問類異踐履  
真絕者許州縣監司以實奏薦殊其升擢與進士等彼州  
學前師之虞視尉曹掾已優且使筋力衰廢之人無需次  
之淹奔馳之苦亦其所便也然後并天下之泛員而冗官  
殆不勝減矣今貪吏滿天下而世不以為怪終年宦遊無  
終年之囊橐者世共笑以為愚也故朝廷錢幣以犒軍被  
自領軍而半奉之矣度牒以助費彼且繼黃其鄉里之人

矣語物以實功而酬吾直者莫不有功矣鹽經國之大用  
也當則浮鹽以攘之何卹乎國計之虧楮幣惟恐不貴也  
見任官自昇僂以錄之何責乎民間之市以至互為開閉  
交相贈遺千弊萬蠹不知紀極且建炎軍興以來民之常  
稅視東都加重矣而不肖之吏巧需苛征陰增酷算鞭撻  
所至一孔不遺民不聊生怨謫及國而方夷猶容與歸為  
妾媵僕馬亭榭園池之歡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  
有盜臣則聚斂之害昔人既切齒之矣然昔之聚斂以歸  
其國今之聚斂以歸其家昔之聚斂者與盜臣而為二今

論陳錄 下 十二

之聚斂者兼盜臣而為一下枯百姓而導之怨上困朝廷  
而滋其謫他日萬一有不虞之變則斷斷乎其自食其始  
也今莫若增天下養廉之俸專設舉廉一科應天下郡守  
邊將下至州縣之吏有能以廉稱者自宰執而下至於侍  
從監司郡守皆得舉其所知朝廷優異其禮褒詔殊擢以  
風於四方仍遴選監司責之按劾其有貪墨無狀明具職  
實以聞監司不劾而為臺諫風聞者并監司有罪昔仁宗  
之世配知秀州錢仙芝于沙門島以其職也監司王琪邵  
飾並從責降以按劾在諫官之後也此法可不行乎今小

人有斗粟之資負販魚蝦以營朝暮而關津之吏執而征之至於高筭大匣滿裝盛載綿亘數里謂之官檐而要商大賈且托於其中行者避道場者避窺庫喘入關津莫敢正視嗟夫仕有限之祿也何官檐如此之綿綿也豈官檐耶斯盜賊之匿交遊于途既不能稽之又不能征之固宜無忌憚者之不可禦也先王之法商者征仕而商者加罰焉況仕而盜者乎苟減未能行先王之罰姑識其多寡而收其征與商者同既征簿而書之監司時取而閱之則廉貪之吏粲然可稽中人有恥無已甚者矣或曰何其待士

論諫錄 下 十三

大夫之薄哉愚應之曰有司懲賊吏稽其家流其人而世未必懲三寸之管握關津之小吏而不能以不懼涓涓之室橫流之救也是之以厚待士大夫也夫使天下之財不耗於冗吏不盜於貪吏而猶曰州縣無餘儲且朝廷不足於用非所知也凡是三者言之無奇信之有功大人君子出而相人國家而國家之士皆吾之所軒輊其或因循逡巡與世浮沈亦固未見目前之患而他日之憂殆不及我也苟念聖君簡寄之專天下顛望之篤今日極弊如此之輟輟則當如救焚拯溺一日之不可度矣愚竊默觀

大丞相之門冰淨霜潔士大夫之來者禮貌而已禮貌雖優往往殆無人焉有好脩者拒從之勤亦不過清癯枯淡文字佔畢之話未見其足用亦未見其我用也而永固之門勢收利拾生盟死結一偏一曲之類見搜拔無遺下至鷄鳴犬盜不乏也夫鷄鳴狗盜誠不足齒士有環岸奇華誠治通務一日窘步而俛仰其門者足矣朝政既新臺網方振黜之惟恐不亟去之惟恐不空輿論良一快也夫自三代之教學不明人有區區之才類多急於自耀而不能以自立其弊久矣今皆跌宕無行奸偷詭譎拜塵膏臆之

論諫錄 下 十四

徒朝廷既次第其罰矣自餘非有大過不得盡廢也一轉移之功則其為懦弱為無斷為柔佞者可使為順為英為慈而其為猛為強梁者可使為義為直為嚴毅為堅固如是皆通用之才也朝廷有轉移之道而人才出矣且大丞相與杜公同德而不享杜公之名與永固異見而不為永固所忌其度雅器合先養晦猶綏綏徐馭不汗而千里此真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而愚昔嘗告人而固預期其今日也今歲更化而不改元四方有識者舉首加額曰吾賢君賢相之慮深矣之德盛矣生民庶其息肩矣蓋經國自

有實政豈必赫赫然哉一時之圭角哉每見學館忠義之士四方憂憤之人聞永國之名皆裂髮立塗叱咤罵柳比媚興其心術之未必至者極筆形容之噫此草茅之名而非世之福也瑞吾教化立吾法度明吾政刑和氣薰陶上下咸若而舊相之去國者自體貌之於外國不勞草茅之任怨甚其怒而激其禍也夫人言不必盡無用也言事者不必盡生事也昔趙韓當國廳事後置一大甕取四方投利害之書貯而焚之而文靖公為相亦棄之不行以為報國且當咸平景德間天下安平四方無隙則謹守成憲勿

論陳錄 下 十五

徇人言以感動之此誠宰相事也國初天下甫定割據者未平平者未盡法度未立當國者正宜吐哺之不暇覽中之言未必盡不可行奈何一燎而共棄之哉史稱韓王寡學術多忌克意者覽中之言韓王固采之人而掠之已耶今日非文靖時矣亦非趙韓王經掠之時矣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大計出位者猶兢兢在位者無泄泄也竊嘗論近世大臣受國厚恩專者惟恐持握之不固而謙者惟恐謝免之不亟好專者誠非而徒謙又何益也吾足以任天下之重則任之可也不足以任之則即日而不拜可也吾足

以任矣既任之矣而盛德大業不可不暴白於天下蓋有其德無其位雖孔孟之聖天下所不望也有其位無其德雖管晏之得君天下所不望也有其德有其位天下斯望之矣身倚天下之望亦必有以答天下之望也豈曰今日居之明日去之虛糜朝廷一時之榮而謂之高哉愚學迂知淺無所取能天下蒙人知士成就聲名以矜持於斯世者皆不敢以自信而輒當妄意於本朝之史以為曾氏隆平書局縮無味使本朝君臣光明碩大之業屈於其筆略而不章王氏東都事略李氏續通鑑博求閭取有意鋪張

論陳錄 下 十六

揚厲而筆力衰下規體散漫皆不足成一代之紀錄衡茅郭屋可以證古名山大澤可以藏書古人所謂誅姦諛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竊不自揆而杜公畧許焉近緣脾疾不良於思而此典給良尋又加之憂患胃中所儲耗失盡矣猶念圭華之賤去清都太微不知幾億萬里而此心之靈亦覆載間之一蠕動也世故既極不得不懼思尚有可救者且幸大丞相含容之素故輒僥陳其愚所冀君子登庸明驗籍籍乾食水飯不至恐懼庶幾獲附於太平之民耳萬有可采或得為覽中之言則某未為不遇也

論俞天錫將現狀

郭正肅

臣聞鵠鵠入林則鳳凰遠去豺狼當道而麟自藏不仁者而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羣賢以興至治而股肱之任喉舌之司使雄邪朋跡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臣切見俞天錫諂交權勢請取科名有德有言之莫聞惟內惟貨而罔極原筮匪由於顯比彙征成親以冥升其嘆元稹之蠅遽入於此咸謂劉與之賦近則汗人揮去未幾而復來愚得既深而愈躁斗筭無取舟楫豈堪攷其素則耕獵並務祭所安則心門俱市紙鼎鷄

以論陳錄

下

十七

犬亦既逾涯和美鹽梅安用此物將現早謂廉平晚陳節守心匪端而好勝故多暴其氣學匪正而好奇故多離其辭謂苦口為惡聲定甘心於善類佞邪莫掩徒誇張禹之魯論貶刺非公有甚親收之穢史既乖正地躡登之望而有仰天竊歎之聲忠報全虧義方莫有曲木之影無直碩苗之惡莫知星履納言既幸惠簡履趨勸講徒惑聖聰臣於天錫本無違言現之於臣嘗舉自代既公論之交沸豈言責之敢私圖報在斯莫其次臣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奏劄第一

戴秘書

臣一介寒微綴員右學屬當班次獲對清光區區平日愛君憂國之微忱其敢不一敷露而以上欺君父惟聖明之肅聽焉臣恭惟陛下欽崇天道實畏天命宗廟群祀罔不祇肅惟天惟祖宗監觀在下實我宋無疆之休臣拜手稽首敢以祈天永命之說獻臣切聞之詩書大訓曰天難誅命靡常又曰命之不易毋違爾躬此商周盛隆之世宰衡大臣所為切劘其君者如此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自昔治世未有不以危亡禍亂為戒及至末流未有不以危

以論陳錄

下

十八

亡禍亂為諺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足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而況於履衆危之日乘治亂之幾不為之戒惕震厲戰戰恐懼于民生之不耦至之無日思所以祈天永命者哉昨歲旱川原人心皇皇風景大異人曰是危歲之餘孽而害氣也昔冬應春雨雪時降民氣稍蘇慮若更生人曰是危歲之既往而善氣之將應也頃歲以來莫不以丙午丁未為危歲而今也則歲運而在矣億遂可以幸無事也國庶矣乎抑臣切惟天地氣化譬

舟車之下附於郭石生  
鈔本也之何中書

國下和初等是也



之寒暑之運其極也至折膠鏢金而其變之漸也微矣  
氣化推移非遽能截然於一日之進退也夫豈必丙午丁  
未之為厄歲耶天道六十年一變則固有常運矣宋興以  
來垂三百年而中興以來再六十年矣建炎丁未變復之  
會也又十餘年而國勢始立兵革始息自是國家殷富而  
乾涸適當其盛涸照丁未會昌之際也又十餘年柄始下  
移王室始強自是國家靡弊而聖朝適當其艱十餘年來  
山劍丘墟淮海荼毒難之所殺吾國之民數百千萬喋喋  
遺黎顛沛無所而吾之國事日棘財力日困物產日耗民

論諫錄

下

十九

生日感風俗日靡姦宄日滋凜然朝不可以謀夕之慮而  
昨歲丁未遂有枯涸之祥十數年又均一歲數耳非  
必乃歲而後為厄歲也氣化推移其亦往而復耶其亦或  
未易致詰者耶而陰狡之虜飄然無常既田河南以使入  
哨又方歲從事於西南夷規欲陰肆擄虛之計南丹賊突  
頃又告矣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一日迸裂勢將安支外弱  
中乾下與上正天時人事憂虞萬方賈誼可為痛哭流涕  
韓琦直為晝夜泣血以今準昔當何如耶書曰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今日毋亦惟德是用務乎輯回氣數消弭

禍亂以安定於嚴家其幾豈不在於陛下陛下有欽明  
天之資有豈弟近民之實有憂勤惻怛圖治之慮致寬而  
禮下有仁祖之風沈潛而能斷有孝宗之畧可謂盛德矣  
而時未易然也則所為增脩於盛德以對天命者宜何如  
臣聞先聖之訓固有崇德修惠之目德之有未崇惠之有  
未脩也德者此心之正義理之公而常易以汨惠者此心  
之孽意欲之私而常易以勝夫惟虛明應物之地不使一  
物留於胃中而粹然一出於至正主敬以行義體信以達  
順而私意不得作私欲不得明則德日以脩而治可保矣

論諫錄

下

二十

故臣之所願於陛下者惟崇德脩惠以為祈天永命之本  
而以四事為今日獻其一曰懲姦臣聞義者正之本利者  
姦之原義克利者治利克義者亂是以君人者昭德塞違  
以臨照百官而後足以正軌度弭姦惡頃者大姦涸天下  
利原開天下利路以擅之一身御下蔽上以成其私天啓  
神斷一日斥去而正路清矣而陰邪之徑貨利之蹊焚夷  
蕩崇不可斷絕賂行於幽陰而私謁可得也賂行於章布  
而公論可雜也氣野出沒上薄太清於是命德討罪之義  
或得而撓好善惡惡之意或得而移而九天非時之旨諭

亦或可以時而得也聖學高明枉直畢照豈孽幸邪氣所  
敢干哉而姑思寵以竊威福納賄賂以行請謁終有不得  
以盡絕者其居勢然也語曰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毋曰胡  
害其禍將大陛下毋以是為細事而可忽也賂之一字泥  
莽祿山嘗用之矣令宣得以進祖珽力士得以固林甫嘗  
是物也比日偽書乘隙叩關得亦無為之內應者乎此制  
治清濁之原也伏惟陛下深軫憂畏而痛懲之清明在躬  
一絕利源振飭宮闈一正左右則紀綱可肅森邪可息而  
治化可成矣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此崇德

論諫錄

下

二十一

脩德一事也其二曰勸賢臣聞天下不可謂無人也作之  
則振消之則靡惟上之人焉耳方端平初豪傑才俊如林  
而起一時精明號小元祐于今凋謝相望晨星晉明帝有  
言欲無復十人如何斯言可深畏哉恭惟陛下即位二十  
餘年之間君子亦或見棄而未嘗不卒於專用小人亦或  
見用而未嘗不卒於棄斥用舍此心卒歸於正天下固有  
以服陛下之無我然而歲月浸遠意緒銷鑠人方日靡國  
且謂何輔弼大臣宜使日夜討論大經如天章閣故事而  
後足以盡其才而聖意或幾於少怠朝廷綱目宜得天下

英俊俾之分任以裨政本而後足以當其才而聖意或幾  
於徇私周行接武人才實難皆進今亡項背相望非其得  
罪而去則或遠引而去矣其間豈無亟當召用之士而聖  
意或幾於違忤之未忘萬邦黎庶共惟帝臣作而用之曷  
非心膂如天如地何容何私陛下盍亦以天下而顧使之  
得以議國家今百度垢坑庶事壅滯朝廷之勢未重縉紳  
之氣少衰望端平已不易及如國初何伏惟陛下恢經綸  
志屏意欲之私明識察之量公任用之道明詔大臣振舉  
綱維齊一統類以正朝廷而正百官則天下英俊疊疊

論諫錄

下

二十二

勸皆足以佐下風而立治道矣詩曰罔雖靡止或聖或否  
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父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  
崇德脩德二事也其三曰保民臣聞設官分職制官詰禁  
無非以為民也今天下之民其不幸而陷於寇戎之域者  
固已無逮於仁矣其得為天子之民以戴陛下之德者豈  
非仁聖之所隱哉郡縣之政民所託也今或一大縣而無  
良吏或比郡而不得一賢二千石貪冒之人間且覆出其  
間而猥弱昏謬交為民蠹莫之勝汰也重之賦歛亟而督  
責之莫紓版籍籍壞而趣辦之可哀官職壅而寃滯之不伸

藩籬破而藩折之靡定非陛下德澤振救之安所歸命乎  
所宜精按察之選重州郡之任嚴職吏禁固之罪寬督責  
之征復經界之法脩勤恤之政料簡牧守委任責成其事  
然任職者旌以內職等之朝列而因任之且使監司守貳  
歲中各任其屬經考滿替必使批書保任無有貪縱不勝  
任職私等罪必有保任乃聽參選而痛嚴其他日發覺同  
罪之罰科別其宜斷之必行如此則凋敝之民庶其有蘇  
息之望矣邊圉之事非愚臣所敢妄言然通國所共疑而  
不敢及者督視一大事也夫備禦之事建遠大臣行遠如

論議錄 下 二十三

慶曆故事可也而猥置大幕府以隆虛名事固已無及矣  
然今督視不過兩淮則既歸之一制閫矣制閫將何為乎  
抑但使之為一城主已乎慮邊城之事力空內郡之儲蓄  
賦調盡矣科需極矣取之錙銖用之泥沙固何以堪乎嘗  
陶侃都督八州千里盜不拾遺此一大帥府事也若有入  
寇之警則都督征討中外戒嚴聞無寇乃止未聞於無事  
而徒自感也今難未減也備禦不可一日懈也督視之建  
則將何時而可已耶陛下盍亦慨然遠覽聖思所以處置  
之宜不然賊剽未已凋瘵不復臣恐江之為淮矣腹心之

憂所必慮也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意此中國以綏四  
方今方內之民病矣西南之證兆矣維持安固之謀不可  
不重慮也此崇德脩恩三事也其四曰理財臣聞財者民  
與國所繫命時務之尤急者也始者姦相欲盡民以為國  
天下乾耗累歲幸而脫免而繼是迄今曾未及大為之疏  
理已而為國用所已而為田事所其欲以紓吾國甚至臣  
切以為未也且方建紹之際外逼離虜庫益干戈搶掠  
然煩費方其時非有內府百年之儲非有南庫四方之積  
非有日造千萬之權一時倉猝猶足以支而今上下皇皇

論議錄 下 二十四

然若不足者何也渡江之初國家草創華崇儉節自上  
躬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采芝之盛無宮室臺榭之觀  
無鐘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費無左右宦寺之蠹是  
以能支持於內外多難之秋而今也則既襲承平宴安之  
弊而不可振矣此大本大原也而政事其次焉昔唐德宗  
庸主也猶能出內帑歸之有司後唐清泰極亂時也猶能  
捐三司三百三十八萬今以陛下明聖國家猶為閒暇時  
而何遽至於不可為也哉在陛下為之與不為耳陛下上  
為皇天所子金付所覆率土之濱孰非天子之財豈若臣

庶私之誼而後為己物哉況今內府不屬之士大夫其  
表盡之弊殆有不易言者而國家何利焉今若力屏嗜欲  
力崇節儉力割弊例有無益之費放成周司會國初三司  
使以凡中外府藏盡主之版曹使得以替其存亡通其利  
病御史皆得以時察之而總之大臣昭示大公立政之事  
核名實除冗濫紀綱軍國以制用度如此國可以少紓楮  
可以少振宗祖破分之法可以復而國家亦可以治且安  
矣昔乾淳間士大夫以多藏為恥買田宅者不敢自為之  
名乾治既遠風俗大壞借此一貪夫禍至於今未弭凡今

論諫錄 下 二十五

天下之財往往偏聚士大夫之家古田廣者或乃至百夫  
千夫之地其為無道至矣彼豈有毫髮憂國憂民之心而  
陛下何愛焉陛下縱未能誅其以減天下租賦之半減  
勿氏以濟京口饑困之民亦用限田之遺意以濟括田  
之所不及先經之以限田之法故其不義不法之罪而酌  
量其數使之自効於國以歲中和糴若干之數分之於名  
田之家公其權度使歲各以其力自致此不過一出令耳  
令之不聽正之以刑豈不至簡至易足以大減糴本之費  
孰與膠膠擾擾勞而少功者比哉若任事者能以身率天

下此亦毀家紓國昔賢之用心也孰敢不聽獨所慮者不  
能斷之以為耳戴耀謂齊宣王曰王太仁於薛公太不忍  
於諸田臣切恐陛下之過於仁而不忍也夫不忍之於此  
而顧慮感於國弊弊於民豈不甚可恨哉詩曰池之竭矣  
不云自瀕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今天下真有水涸魚死之  
勢非可以牽繫之私付之不治而聽國與民之俱感也此  
崇德脩惡四事也天下之事不可勝原以臣至愚何有一  
得妄陳四事切效愚忠仰瀆天聰不自知僭萬分有一足  
補大猷惟陛下垂聽而亟圖之陛下毋以時事之粗定危

論諫錄 下 二十六

歲之既往而忽不慮也動靜之相乘變化之相顧理數之  
相勝是有不可得而知者今年以來邊遽稍息來年呈瑞  
疑得天人之祐助矣而北方春中兩雹震電越二日大雨  
雪陰盛陽微其證特異往建炎三年之春紹興三十有一  
年之正月其異亦皆類此當時證應今可親矣可不為之  
危懼耶而況於氣化之屢遷人事之已極江浙之郡間已  
苦旱歲復一歲可為寒心寧少須暇而遂可以幸無事耶  
經曰惟德動天無違弗屆又曰惟命不干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矣臣以為古今國家惟崇德脩惡以為祈天

永命之本其惟本朝以至仁一天下聖祖仁宗一念昭假中更禍亂國既卒斬而大命復集于我宋以迄于今天孰非祖宗之德乎且以其一二言之建紹初海水震蕩人謀顛錯陷於危亡而卒能挫百勝之虜以紹配天之基此祖宗之德也紹熙之末乾棟傾軋萬姓睽睽履歷是懼卒獲展宗臣之力以辦取日之勳此祖宗之德也至若完顏亮氣吞江南下至全騷動淮海非其自斃豈國家之力能制其死命乎此祖宗之德也祖宗之德不可恃安危之幾不可忽培而植之固而存之以基我宋無疆之休豈非陛下

論諫錄

下

二十七

下之責與陛下克己求治則綱領振矣虛心用賢則才俊出矣懲奸黜敗則風俗變矣修政明刑則事功立矣務悅民心感召和氣則國家之勢固矣詩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而傳稱之曰武丁能舉其德以至於神明崇德脩恩是在陛下此一心之神明耳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赤城論諫錄卷之七

奏劄第二

戴秘書

臣既以崇德脩恩之說為陛下獻敢復申言古者君臣所以交脩之義臣聞昔武丁之命傅說也曰爾交修予罔予棄修之為言治也治其不善而使之無不善之謂修交修云者凡所以脩輔厥后非一事而已亦非一言而止也譬之玉人之事既切矣而復磋之既琢矣而復磨之交修之義然也夫古聖賢端此一身以治其國家不啻足矣而何孜孜於人之言其不憚煩若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念之差真有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苦自不知者又況羣臣萬民四方之廣欲其無有壅蔽之患豈一人心術智慮所能周哉道之使諫宣之使言而不敢以憚煩者非務容納為美觀也理勢然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毋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以武公之德豈其猶有不足則其所貴於交修者切矣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工執藝事以諫命百官箴王闕凜然此身規諫之中而後得以立

論諫錄

下

二十八

於無過之地下至齊威晉文猶曰近臣諫遠臣誨與人誦以自誥也而後能以成伯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交修之義顧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哉共惟陛下始初即政竄竊姦惡擢用賢良諫爭之路為一開矣及載更化凶黨四斥善類再合諫爭之路又一新矣而年歲以來廉諱之意浸加於前復護之俗浸成於下往往好同惡異近于惟予言而莫之達臣切以交修之義顧如此恐非所以為國家之福也聖度恢宏容德覆燾凡在臣子視如手足雖草茅狂斐未嘗一有幾辱之事顧豈不能容一二違忤之臣

論諫錄 下 二十九

而或反以滋天下之惑臣知其說矣自古言格君者必曰惟大臣能之何則其德誼素孚其學識素明正身無屈言皆可法懇實之意格於上下以其正己之學而為格君之學固將不待於有言也而況於言乎今也有所論刺而或自不免於偏頗有所矯拂而或自不免於疵議其所陳說論辨又或不免於詞旨之失中人品之不類宜其未未足以動九天之聽也雖然君明則臣忠君仁則臣直此非陛下陛下盛德至仁海涵天覆亦孰敢直為嬰拂以自取戾其言之有失得也詞之有遜悖也人之有純疵也要自其

身之責而非吾事也獨所宜急者顧其言之足以中吾過否耳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石之粗厲物之至賤者也而玉得之以成器焉豈復以其粗厲而棄之耶夫其言之果足以中吾過也是明主之所欲急聞也吾而改之其益大矣而又何尤焉書曰小人怨女讟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細民之謗誹聖人不敢惡焉而惟日省諸己敬德之為務況其有列於朝皆得以自獻於上而樂以違忤去豈所以彰陛下之盛德也哉近者諫說尤駁物聚事有未審竊一獻疑又已亟遽而驟去之矣

論諫錄 下 三十

天下之事與天下成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職在諫爭固不當是非可否其間耶臣雖至愚切為陛下惜之豈徒以將順之為是而正救之為非豈徒以遜志之為賢而逆心之為罪豈徒以恕己量主之為忠責難陳善之為有邪心耶切窺時意似有好同之弊夫去和而取同此宗周之所以弊而史伯之所以敬啟也故曰和如羹美同如濟水若以同裨同豈乃棄矣夫好仁同己而惡人異己則其弊必至為詭隨為迎合為附和為拱默雖存亡安危反覆手間亦且結舌而不敢發豈不殆哉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

福也陛下獨不觀之於端嘉之際乎方其初旌摧忠鯁樂聞直諫一時治象為之翕然不數歲而臺諫給舍往往相繼以言而去中外能言之士無慮亦以是而汰斥於是太奸掉臂而入莫之敢格而國事幾至於不測賴陛下亟悔悟耳此事也豈不為深戒焉而又宣使再誤而再悔耶側聞孝宗皇帝嘗命近臣隨事規諫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又嘗謂唐文宗仁弱顧省而嘆曰朕不獨有數於文宗益亦以漢成靈自警而陳俊卿直引成靈以諫游獵不特不以為忤而遂登用之一太學正奏對數及王忤

論諫錄

下

三十一

之惡即日斥忤在外不為固吝此孝宗皇帝盛德事也又豈非陛下所宜法耶矧惟今日雖粗有安靜之形而實有危逼之勢左馮右胡多思朝議所以弭亂持危保邦之道恃諫爭一路耳若意獨少差順適是與望風相戒不敢忤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則是使人主自聖且孰與其憂天下之事也哉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默默以亡臣不勝大願惟陛下以頃歲近事為戒以孝祖前事為法淵澄大慮砥勵初心振飭臣工交修不逮聞忠諫之路開不諱之門不

以人廢言不拂於從諫不吝於改過毋以切直難堪之言而自為盛德之累則天下忠哲志義之士皆得自盡以佐其上而陛下為克己從諫之聖主豈不盛哉昔者仲由問事君於孔子謂之曰勿欺也而犯之由之果毅不難於犯顏之諫也而聖人猶以是戒之何也則犯顏納諫之為最難而有恨不敢言卒不免於欺君者臣子之通患也君臣之義天地之經也臣至疎賤言不敢傳然幸獲一日之登對不敢不動其拳拳之忠惟陛下幸察取道止

上

論諫錄

下

三十二

太祖皇帝武事一綱三目策

葉希衣

漢高祖之開基也以蕭何為丞相何進養民致賢則天下有可圖之策光武之中興也鄧禹有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語是知取天下之際懷民心柔服遠邇莫先於求賢賢才歸則民心歸矣故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欽惟華運中興當胡運之既終乘應龍之有歸國公連百萬之眾所向無敵開金陵控制萬里金鼓一振諸郡悉平夫閣下既膺上天之寵任收高光之功業所以攬英雄致賢才者非閣下而誰乎是以方晨義之徒莫不歡呼奔走

而況南方之人久淪異

夏變夷軍速種

義之鄉仰慕忠悅之私又如何最思欲道焉以抒所蘊又  
矣然遠方卑賤之人墮在泥塗草澤之中無由自達於王  
公大人之門所居去金陵二十餘里又貧窶不能自至  
遂漸東行省左丞徵麓光之士求親直之言謹北向再拜  
投所上書及武事一綱三日之策持以轉達以聞閣下  
未見其面觀其文足以知其心矣特賜函仁朱錄而振發  
之以勸將來則天下咸招致賢才自院始而四

方風動莫不歸心建國家萬世之洪基同符湯武豈止如

論豫錄 下 三十三

兩漢之功業而已哉伏祈 鈞察

武事一綱

用兵之要冒中不可無一定之規模也規模素定則舉言  
不能惑循其序而行之則可以建功立業矣古之君子如  
韓信孔明之徒雖在談詠之中已有定見特仕而後行其  
志耳韓信初見高帝直取天下之策如指諸掌及為大將  
所言無一不酬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曹操取劉璋因蜀  
資以爭天下終身皆行其言此豈試為而悅伴其成哉冒  
中有一定之見故也今一定之規模宜北絕李蔡罕之招

論五字批語五字

誘南併張九四之僭據督方固珍之歸順取閩越之土地  
即建康以定都拓江廣以自資進則越兩淮規中原而取  
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顧詳陳之昔漢祚既微羣  
角逐曹操扶天子今諸侯以自濟其私今之李蔡罕是也  
然劉氏乃中華之主承高祖之餘澤氏未忘漢故曹操倚  
之為重特以成其志耳今元以夷狄之種僭據華夏民厭  
腥臊思得真主一洗其苦久矣而李蔡罕上不知天命之  
有歸下不察人心之厭胡亦欲效操之所為跡雖同而實  
則異 周公欲用夏變夷李氏定於夷者也而可乎哉

論豫錄 下 三十四

崛起江東未有定謀操曾其來降者質其子策士如張昭  
者尚勸權從之況其下者乎惟魯肅初見之時即廓開大  
謀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難足江東以規天  
下之勢勸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有之然後  
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是謀獨出眾人之表  
故孫權常比之鄧禹後其言皆驗夫長江天堑所以限南  
北也自古名將莫不喪師於此陳友諒盜武昌今江南  
大勢必歸版籍張九四僭據蘇杭等處如彈丸黑痣破亡  
可待方國珍據台溫慶如機肉釜魚計延殘喘福建兵脫



城隨持義帥未臨耳建康昔人以龍蟠虎踞有帝王之氣稱之誠東南之都會也建都于此守淮以為藩屏守江以為家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為基藉其兵力資才進則規中原以取天下退則保全方面而自守不失作孫權也李察罕敢窺吾之疆域哉且江之所備莫切於上流而義兵去載已克江州藩屏之勢愈固昔魏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力爭而魏不能有魏又以晉宗守蘄春欲以謀吳吳遣賀循襲取晉宗而蘄春屬吳夫皖與蘄春魏必欲取吳必欲爭者誠以上流之地喉衿之所也按皖與蘄春皆在江州之北境也既平江州足以蔽全吳矣兩淮之地自安吉歷廬和州以至廣陵皆入化內既足以遮蔽建康又足以襟帶江州而安豐已為重鎮之地足可守江以為家戶守淮以為藩屏矣又況張寇傾覆可坐而策則通奉高郵淮安諸郡亦將來歸江之下流又得其全蔽自此前進固可以併李氏而取中原孫權不足為也况解在遠方竊聞李氏妄自尊大欲書於國公如曹操招孫權此言雖未知虛實敢效曹肅懷國家之大計此一定規模之綱領也

論陳錄 下 三十五

武事三日

一取張九四

張九四據平江為巢穴蔓延杭紹為兩浙大梗跨涉通泰為江北殘寇自古智謀之士莫不以傾人之巢穴為先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搆祿山之巢窟與李郭不謀而同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欲先傾賊之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而自潰矣今宜先舉兵進攻平江援將無眾期於必克聲言一面欲掩取杭紹湖秀以分其兵力此李愬攻蔡不取吳房之義也倘城

論陳錄 下 三十六

堅守固難以遽拔則以鎖城法守之鎖城法者却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於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絕其內外之音仍設官分治所屬州邑務農重穀撫字居民收其稅糧以贍軍士彼守空城亦將安用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城中之糧積於公私者有限城外之糧產於土地者無窮以無窮待有限彼將安往此正合兵法城小地大則先收其地之利得人則我之尺得寸則我之寸也今義師圍之不克或數月而解或半載而罷或攻或輟屢圍屢解適所以長彼

之志蓋彼之備也故當圍之之時則嬰城固守及圍既退之後則運糧輓粟復為防守之計是皆不絕其內外容其出入之故也倘內外懸隔糧無所入食盡兵疲內變將作一舉殄滅矣平江既下巢窟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彼巢穴遠在平江而跨江涉海遠據紹興於勢不便義士所以遠攻而不克者以彼運糧自三江斗門而入也苟一面以大兵攻平江則不及運糧矣一面攻杭州則不及赴援矣夫糧絕無援必然可破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正合兵法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

論陳錄

下

三十七

然後進兵攻杭唇亡齒寒勢必傾覆杭城既拔則湖秀望風而畏矣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巢穴必傾則江北之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張寇一剪基本永固息兵則無侵軼之虞遠攻則無持虛之患進可以越兩淮而規中原勑可以併福建而制江廣折衝萬里混一天下此取張寇者正當今之急務也

二取台溫慶

戊戌年冬大兵克取婺城已亥年春方國珍即奉書納款送子為質是後信使往來講結舊盟未嘗闕也然狼子野

心豈有馴狎之性養虎遺患必有反噬之禍庚子年春命夏博士陳顯道招諭進疑不允其反覆不忠而懷二心可見矣辛丑年又遣使從海道詭報殘元謂國家欲舉土投降以中原路阻特委吾由水道納款計差張昶資詔來宣於是遣燕叔義為說客欲說國公奉詔叔義至大朝啟口而還夫前日彼欲投降於我今反招我投降於彼足大不近人情者固宜興問罪之師矣然彼上計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挈家出海岸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寇掠備東掩西為巨害東南勒捕則涉鯨波招安則損國威夫

論陳錄

下

三十八

上兵攻心彼自燕叔義回後已震攝踴躍即遣人招致陳顯道歎曲縫總欲其復進言於國朝俟杭越既平即當納土將以款我師耳其心如此攻之之術宜乘其機不可緩也彼方仰陳顯道又畏我舉兵可即命顯道督其歸順以九月一日或十五日限之過限不從命則興師以征不服如此脇之彼必聽從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義也必以九月為限者彼畏我秋高馬肥又禾粟方登足充兵糧也宜速不宜緩者速則不暇為意外之謀緩則遲回而計生一者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膽已先喪二者自燕

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三者方思陳顯道令為調  
說顯道大誇兵以恐之責其反覆以罪之可謂善於說辭  
者矣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宣諭之後宜易官吏更  
年號甦民瘼慰民心收其稅糧散其冗兵革其濫官拘其  
船隻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如此則台溫慶三郡不  
勞隻騎而自服不可失時以長智也竊聞有人傳至李察  
罕與國公之書彼人遣人至李處結好意外變不可不  
防以勢觀之惟及早督其奉命潛收其權以消未然之變  
是為上計兵尚詭道不俟其審兵法謂幾事未成而外泄

論陳錄 下 三十九

者敗更乞朝廷深秘此文蓋方氏若知所言之人則家  
無噍類取莫大之禍尤不可以不秘也命陳顯道宣諭之  
時併乞國公賜之書曰華運中興孤命師恢復江南所  
無敵戊戌年冬大兵克取婺城既與台溫慶三郡接壤足  
足下遣使投降送子為質監此誠心特為足下真知胡運  
之已終天命之有歸也夫何歷今四年延訓歲月弗奉前  
命年號尚從其舊海道運糧復奉殘元設謂不忘舊主而  
然情猶可恕今載復遣人結好於李察罕其心謂何往者  
詭蒙殘元詔書以招安孤始也足下投降於我今也反欲

使孤投降於彼足下反覆之心何異漢之隗器哉本欲待  
秋高興師問罪尚念始初送款之誠又憫鋒鏑之下玉石  
俱焚故特命顯道宣諭設官易制足下昆仲官爵不失元  
盟截自九月為限汝聽與否皆在此日若又如前延引歲  
月問罪之師其得已乎葉恭欲報東門之役喜山欲紆  
伍員之忿無分水陸動成藩籬公孫述徐道覆今如何哉  
孤不食言善自為謀毋蹈後患此草創也討論潤色尚有  
待於當朝君子云

### 三取福建

論陳錄 下 四十

福建舊為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開風  
必懼宜遣辯士說之彼必心計江浙四道三近既已歸順  
吾獨孤守一道將安歸哉必然聽命此李左車下齊之策  
也如或稽於送款自貽天討則進兵一路自處溫而入一  
路自海道而至衝其關隘二道並進夾攻福州勢必從風  
而靡福州既下餘郡莫不迎刃而解矣既平福建威聲已  
振乃移兵進取兩廣猶反掌耳豈非千古之英偉哉

上

太祖皇帝十策

一願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 鄭僉事

臣聞堯舜禹古之大聖人也其相授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曰精曰一曰執則生知安行之聖而亦不可廢夫學與持守之功也漢光武自平隴蜀之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與諸儒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日是夜父未嘗少怠自古聖哲之君知勦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終日乾乾不敢怠惰以為治心脩身之道理亂得失之跡可師可鑒其在典冊是故古人謂開卷未嘗無益伏惟 陛下聖德天縱經

論諫錄 下 四十一

緯地之文戡定禍亂之武固將上配堯舜禹而邁漢唐則平日與諸儒講明工夫非待臣言而後進勉 臣願 陛下崇置經筵又延天下之真儒有道德有器局有學問有見識者日相與處其講明必期於力行切於實用夫然後有補於聖德且垂定式以為聖嗣萬代之法

二願容納諫爭以盡天下之智

臣讀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而孔子亦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為大智夫舜禹聖人也孔孟不以其生知安行為大智為大

聖而以其不自用取諸人與屈己以受天下之善為大智為人聖子路於聖門之中稱為好勇使其志氣盈溢剛愎自用亦奚取於勇哉惟其間過則喜勇於自脩是以令名無窮然則古之聖賢不以無過為貴能改過之為貴也臣嘗讀漢書見高帝輕士善罵至於溺巾騎項之事想見其無禮縱放與麤豪無賴之徒何異而能報洗問計於長揖不拜之狂生築壇具禮於金法當刑之降虜謙卑畏服若弟子之遇嚴師然非天下之大聖大智大勇其孰能如是哉是知能受人之廷辱能納人之切諫聞義則服改過不

論諫錄 下 四十二

吝者謂之智謂之聖謂之勇非智無不知威無不服而行無不得之謂也古者自公卿大夫以至農工商賈無得言無不得諫至漢而特置諫議之員歷代因之其法愈備於是臺院之職內外之臣下至草茅疎賤皆得言事是以殿陛之間有排闥扣柱之臣引裾折檻之士則以為人君之盛德朝廷之美事抑臣又聞之昔高宗之為太子也在太宗之側見朝臣論事終日不絕及即位首責羣臣以不諫若太宗其真創業垂統之君也哉以高宗之賢而亦能求言如此由太宗為之法也臣伏願陛下比德舜禹取法漢

唐致理於今垂則於後

三願帝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

臣讀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至考古帝王治亂得失之由與國統修短離合之故知聖賢之言至明至當至親至切真可為萬世法而非迂也夫以始皇雄材大畧僅能建二世之秦而高帝以寬大長者乃卒能就四百年之漢天下至大也能合而一之者固難能守而不失者為尤難然則匪合而一之為貴能守而不失之為貴也合而一之者智力或可能守而不失者

論陳錄

下

四十三

非智力之所能聖人知智力之不可以守天下也是以存不嗜殺人之心以救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難夫惟不嗜殺人而後天下可以合可以守是以禁止屠掠鎮撫父老約法三章降秦許政高帝之所以定天下也漢景詩書以愚黔首任用殘虐毒害生靈始皇之所以并諸侯也天下既定諸侯既并守之以文景棄之以二世抑豈非二君嗜殺與不嗜殺之所由分也秦漢之跡具於史策開卷在目故凡論三代而下帝王者必首及之繼漢而有天下其興亡脩短之效亦莫不然臣每讀史則深以孟子不嗜殺人

一語為帝王取天下之上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伐罪弔民臣生遐僻久仰聲教過者大兵來莅鋒鏑之下無一完民若廖平章湯大夫王駙馬來參政之儒皆慈祥寬厚不妄殺人雖鄧禹曹彬之為將不能過臣雖在萬里之外有以見陛下如天之仁宜其風雲龍虎將相大臣同心同德以定大業濟大事將見立山河不拔之基享有天地無疆之休矣臣愚伏願陛下擴充此心每於命將出師之際必丁寧戒飭諸將以平定安輯為功勿致屠戮妄殺若漢光武之救馮異責吳漢則陛下仁德所濟愈博而天

論陳錄

下

四十四

下生靈所活者愈眾矣

四願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

臣聞天下之大兆民之眾係乎一人繼志述事在乎太子故古之善處天下者不惟其身之安為安而以其子孫之安為安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夫太王非文武則未必能興周始皇非胡亥則未必能亡秦周秦之興亡固係乎太子之賢與不肖太子之賢與不肖固在乎教養之正與不正耳是故內有聖母外有師傅者周之所以教太子也委之閭閻教以法律者秦之所以教太子也有天下者其

可不以是為明鑑哉是故太子者天下之本太子賢則天下之本正天下之本正則人君無復有可憂之事矣伏惟陛下誕膺天命建大明一統之基立萬世無窮之業登極之初東宮已定天下四方皆知陛下有志於重天下之本臣願陛下宜立師傅選正人以佐太子訓之以聖人之正學道之以先王之正道徵之以歷代得失之由廣之以下民艱難之事輔其材能養其德性若夫詞章技藝無益之文刑名武力凡戲之習不正之色非禮之聲姦回邪佞之人驕侈淫佚之行請一切禁絕勿使汨其聰明亂其心

論諫錄

下

四十五

術

### 五願責任臺有以致天下之賢

臣聞天以天下之大付之天子天子以天下之大付之天下之賢然則天子治天下無他道用賢而已矣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蓋皋陶執法法行而惡自去伊尹為輔輔正而賢畢登然則天子之用賢無他道執法為輔者得其人而已矣今之宰相伊尹之職也今之臺憲皋陶之任也宰相職在於用賢而臺憲任在於彈劾宰相得人則內外之

武治軍牧民百司眾職無不得材而無賢惡倒置之患臺得人則朝廷上下省部司院郡縣遠邇莫或容奸而無善惡混淆之患宰相者天子之股肱憲臺者天子之耳目所以運動四海措置庶務無不得宜者股肱之力也昭察遠邇別類妍蚩無或壅蔽者耳目之達也昔蕭何急於追韓信而祭遵敢於殺舍中兒高帝先武能因而任之是以濟事臣願陛下委臺宰相責以求賢崇重憲臺期於彈劾優其禮而作其氣天子之用賢豈必人人而用之舉其綱植其本惟此而已

論諫錄

下

四十六

### 六願脩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

臣聞學校一事寔有天下者之大政聖王之治道於是乎明民之彝倫於是乎著世之賢才於是乎出風俗淳厚於是乎興禮樂制度於是乎定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庠序學校之設五品三物之教其法甚詳而其事甚重世道日降聖學不明自焚坑之後歷漢唐之治學校之設非不盛也然其冠帶縉紳園橋門而觀聽與諸弟子弟數篋而升筵者徒以誇耀於一時未必皆古聖王所以教也趙宋之盛亦不過因襲前代之舊夫習文藝以干仕進德行不

脩真儒不有廉恥日喪奔競日興治道之所以愈微風俗之所以大壞也古聖王之所以教豈如是之謂也哉陛下開基勦業有志復古崇儒術重實行舉賢才脩法度天下生民想望至治臣愚欲望陛下脩明學校一準宋儒程明道之言必求德業充備材良行脩者以為師其教必自小學至於大學知行並進課其業而復察其行縣升之州州實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其法之詳見於程氏文集陛下來取而行之則聖學明而真儒出治道日隆民風日厚其端不闢而

論諫錄 下 四十七

自息奔競不抑而自止政教不嚴而自治矣

### 七願限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

臣聞自秦皇開阡陌而井田廢田歸於私由是富民日兼并貧民日趨於溝壑蓋古者十而稅一猶慮有飢寒之民今則十而則稅七矣民安得不窮且為盜哉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井田之制雖難卒行而限民名田之法今可必行此千載一時之會不可失也昔者董仲舒師丹何武及唐陸贄等議欲行限田而卒不得行者蓋以時民已富庶貴戚權豪不便恐致紛亂行之為難故先儒謂井田限

田之於高祖定天下先武中興之時人極土廣行之為易今陛下開基勦業法令嚴明內外文武大臣皆廉儉忠正為國無家而海內權豪富民亦皆消沮退讓縮首屏氣所謂貴戚權豪不便已無其心今征戰之場千里茂草不過分毫補疎移東就西委任守經其疆理制其什伍薄其稅斂勿奪其時衣食既足禮義自生不出二十年天下生民必敦龐富庶風俗丕變唐虞三代之盛可復見於今日矣此天以斯時授陛下陛下若篤意即行因循數載貴戚權豪盤固勢不可得行千載之下有遺恨矣

論諫錄 下 四十八

### 八願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

臣聞天地之生財也有限而今之用財也無節於是財匱民貧以至於濫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昔者商紂以暴虐之君欲為象箸而不得漢文富庶之時欲作露臺而不忍今天下無問貴賤峻宇雕牆金衣玉食窮奢極侈無不得為而不以為惟古之聖王制為典馬宮室飲食衣服祭祀之節至於山林川澤雞豚犬豕亦為之制而不取暴殄蓋傷財之源在乎用度之無節用度之無節在乎貴賤之無等貴賤之無等在乎禮制之不脩不可不察也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惡衣菲食躬履節儉為天下  
先脩明法令貴賤品級各有定分不敢或逾一洗前元奢  
侈之弊此誠古先聖王阜財之本臣愚更望陛下於佛老  
二氏宮室田園奉養之具亦宜裁抑而為之制以保其清  
淨寂滅之風凡天下之民貴賤不宜藝漬天地神示古今  
聖賢之像為脩為祈福之事以糜費有用之財夫清脩苦  
行持鉢乞食者佛老之真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祭各  
有定分者先王之大禮予以務民事定民志息邪說距跋  
行大有補於風化非特為阜財一事而已

論諫錄 下 四十九

九願禁妖淫聲樂以新天下之聽

臣聞今之歌曲即古之歌詩可以察民情驗風俗自中國  
衰微音律大壞妖淫之詞哀怨之聲滑穢澆薄之習移人  
德性民風不古亦此之故臣愚欲望陛下命稽古儒臣攷  
訂音律制作典雅正聲泰平正樂命教坊習熟先之朝廷  
以化天下凡民間哀怨妖淫之音請一切禁遏其瓦子娼  
妓亦不得習演淫亂澆薄之戲以蕩民情以敗風俗孔子  
以放鄭聲為為邦之要務此之謂也

十願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

臣聞之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自前元混一之後中  
國衣冠漸染變化漸失古制華夷不分貴賤無別臣愚欲  
望陛下明著臣庶服色之制使天下貴賤各服其服無相  
侵亂凡大小衙門官員坐聽莅政亦各服本品公服以章  
威儀為風化之首如此可以新天下之視使天下知中原  
原真主有興禮樂之漸

論空印書

鄭編修

前月九日欽遇陛下渙發德音廣開言路此二帝三王之  
盛舉也側聞邇來中外臣民大有所陳惟考較錢糧事未

論諫錄 下 五十

有言者意者當陛下赫怒之餘故人容容各自重耶不然  
何其宜言而不言也臣等野布衣聞見淺近政事之得失  
生民之利病臣等能知惟考較錢糧得聞一二謗所謂耳  
聞不如目見向非臣等兄士原為先任懷慶府同知考較錢  
糧事斷發工役臣等亦蓋不知也自詔書之下臣等欲言之久  
矣特以臣等兄之故恐陛下以臣等為假公營私者不敢言欲  
進復退者累一月既竊自念以為當陛下求言之急豈惡  
直言之士若乃畏首畏尾避嫌遠疑是忠臣義士之心不  
白於天下也輒不自揆故僭言之亦不自量已昔有野人



食芹而美者則欲以獻於其君區區愚忠政與此類陛下幸垂察焉夫考較錢糧用使空印自昔已然非至聖代而然也陛下即位已九年矣詔條之內不見禁革而律令之內所不該載上下承習以為當然天下之人咸知之惟陛下未之知耳一旦生事之人披拾此事致使忠良老成被害臣愚請試言其故夫考較錢糧各府貴將丈卷赴行省攢造千百宗卷攢於一冊卷中無差錯故曰寸寸而度之至丈必繆銖銖而數之至石必差是以必須空印無弊也向使有司官吏欲偷盜那移埋沒作弊當預於本處丈卷補完然後赴省部攢造豈不藏鋒斂鐔便且易耶又何必用空印至省部旋補而旋生弊也又況出納錢糧各府州非奉省部不敢專擅一絲一毫之出入其原皆出於省部故省部卷中所有府州丈卷不能損也府州丈卷所無省部卷中不能益也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特散漫於各卷末之歸一查照攢造之間不能無誤空紙所以為筆誤差錯之設無弊也且各省府至戶部里路遠者半年餘近者亦不下半月攢寫之際倘有差錯理須扣換填補若待復至本處衙門用使印信即非旬日可及省部置

論諫錄

下

五十一

局督併攢造如有星大若是展轉迂迴豈不大誤事耶是必須空印無弊也今行移丈書除張縫中印信外後面必有年月年月之簡必有註語然後官吏僉押於年月註語之間用使印信今考較丈冊下面張縫印信雖多而後面年月之簡註語已定又止一印信向使接與欲假此空印行移丈書潛謀不軌下面張縫固有印信可徵而後面年月即無印信又無封皮不知復可作何行移而何處不曉法律鋪兵使與承接遞送而何等庸愚官吏即便憑信與之施行空印之不可以行移遞送亦明矣臣竊述前世興亡之故大抵親賢人遠小人以興而親小人遠賢人以敗未嘗以空印也空印之不能為國家患益明矣陛下以天縱之資日月之明豈不燭此情理然而盛怒未解者意者左右之臣未嘗以此言進歟臣愚竊以為考較官吏止可坐之以不勤之罪而不當坐之以重罪也況所犯在律令頒行之先乎空印既不可以行移丈書又不可以那移作弊免死杖一百工役終身前此復有充軍者假使偷盜那移潛謀不軌不審陛下復加之何罪陛下必欲禁革空印不過罪一二人下半紙詔書明諭天下使天下後世之

論諫錄

下

五十二

人知懼而不敢犯是矣何必率校引受罪及各省府耶夫  
人材之難自古為然十年長養十年教育十年應練至于  
四十血氣既定見識已明然後通用故曰人惟求舊今內  
而尚書外而參政等官先所謂國之重臣功能俱茂者也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縱有罪過臣猶謂得與八議之科今  
乃俱為考較錢糧有不保首領復追俸者有斷發工役改  
發充軍者中外老成蕩然一空並使晚進後生布列中外  
未審孰為陛下查此策也使彼在任之內所言所行果皆  
考較錢糧事耶抑亦有忠國愛民之事也如果俱係考較

論議錄 下

五十三

錢糧固為得罪若有一斑半點為國為民亦可絕長補短  
短以功掩過三年之俸亦不足為國重輕也而追之是導  
天下之人而為貪汙也奚補哉今犯賊私者工役而用使  
空印者亦工役復終身焉彼富裕者固不復憂而此貧乏  
者則受苦楚其平日賊私者至此自為得計臣竊恐自是  
之後廉謹者愈無所勸矣昔秦穆公赦食馬之徒厥後猶  
得其死力考較官吏非歧人比也陛下幸赦之又豈  
特得其死力而已哉古人有言曰人之有言不得已也臣  
尤已斷發工役固不敢辭而甘心輸作以贖罪矣臣復懇

懇懇不避斧鉞為陛下言者非不知觸忤天顏罪在不  
赦顧以朝廷大體當務從平恕不宜持法過當有累聖  
明盛德益亦不得已言耳固非為臣比一人之計而言也  
言辭粗鄙不能回護陛下倘以臣為草野疎愚不識  
朝廷忌諱恕其狂瞽而納用其言又豈特考較官吏感恩  
無窮天下之士必皆鼓舞惟忻而樂於仕進矣謹於中書  
省投進以聞干冒宸嚴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論議錄

下

五十四

赤城論諫錄卷之八

萬言書

葉分教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 龍賜令教山西書仗自開學以來聲竭所聞訓誨民聞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無以上報 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

聖詔有曰欽天監報五星奎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惕惶無所措手足惟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懼呼雷動皆曰此大禹成湯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論諫錄

下

五十五

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 詔書之求況臣愚蒙久承養育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

聖主詳擇之臣歷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

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邇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

天命真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略四海英雄生致闢下沙漠絕微罔不臣服方宵夜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漢晉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有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

論諫錄

下

五十六

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天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見可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論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

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

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蹈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道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封分使諸王各有封地以樹藩屏以復

論議錄

下

五十七

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統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惠或者謹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修所謂大牙相齧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

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

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後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手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

論議錄

下

五十八

孫謂力小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結於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

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深於民之肌膚而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守之而久 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

論諫錄

下

五十九

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 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手大公至正可也而用

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致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眾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諳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 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 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 後制刑之政而後有

論諫錄

下

六十

圜圉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需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叢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律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執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消乎居官舉  
動一跌于法苟免連獲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  
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不顧惜然此亦豈人

主樂為之事哉彼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謀  
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之人不懼法哉  
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  
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急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  
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  
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  
論議錄 下 六十一

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  
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手  
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真之法手苟取其長而舍其所  
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  
其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  
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 其身子致使今之居  
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  
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拮克以備  
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

世嘗聞從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  
充斥國邑朝廷知非所以恭承

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  
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者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  
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強敵盡則揚精銳奪  
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偽四大王突  
龍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討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  
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棄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  
論議錄 下 六十二

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而我輕行與之較死生則  
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眾孰肯 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  
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極  
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  
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  
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開田  
野開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  
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是已起  
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

知所為散言驚動沈太原諸郡外邊鄙民心如此甚非  
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諸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  
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折籍在官乃見遷徙不  
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一舉而遷之我其先受其殃乎  
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  
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亂皆煩刑所  
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  
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  
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風陽屯田之

論漢錄 下 六十三

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  
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  
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  
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  
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  
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  
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  
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  
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今下而詐起故

紀元上元獻有以

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彼獲者有之乃至  
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  
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  
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  
氣發生上脉微動和氣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  
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厚民以義而  
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  
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  
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

論漢錄 下 六十四

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  
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  
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使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  
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  
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  
之為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善使化咸  
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  
口錢糧簿書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  
為虛文而置之不問特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

紀元上元獻有以

春州縣下一丈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  
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  
資之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其員  
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  
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名所習課業如是  
之詳今之社學富市鎮城郭或但置一門牌遠村僻處則  
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  
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  
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

論陳錄

下

六十五

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鬪爭之俗成奸詐之風  
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  
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  
至於聽訟獄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  
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閒耳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  
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  
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  
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  
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

文獻堂  
左文獻作

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  
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  
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  
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  
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  
學使應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一洗應代舉選之陋而上法  
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數月遽選入  
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  
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奉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

論陳錄

下

六十六

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  
常法雖賈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閒闕以來選舉  
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  
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  
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  
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  
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并城  
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  
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汙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



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恥之環，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今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懼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大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

論事錄 下 六十七

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施，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像，位而可以塞觀觎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明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清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隣其愚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嘉言日聞於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 資治策

王修誤

序曰：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唐宋而已。漢高祖起布衣，順人心，除秦暴，此最得其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亂，雖以周臣代其位，然出於人心所推戴，亦得其正者也。唐高祖雖隋臣，亦因人厭隋政，以除其亂，亦庶幾得其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傳之也遠。自漢唐宋之外，無足數者矣。惟我

論事錄 下 六十八

太祖高皇帝當元政衰亂，群雄競起之時，以布衣提三尺掃除僞卒，成捷夷狄，安中國之大功，創業之跡，方之唐宋尤無慙德。真可與漢高祖並稱矣。是則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漢與我朝而已。然自高祖之身已受挫於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開廣。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於武帝窮極兵力，而後夷越以定，匈奴漸衰。豈若我

太祖皇帝疆土漸闢，夷戎咸賓，身親致之，其功比之漢高益益隆矣。且漢高又以過愛寵姬，欲廢嫡子而立庶子，後雖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終非出其本心於

德有損而我

太祖皇帝無有偏寵私愛立子立孫必以家嫡比之漢高尤無遺憾是以天下有識之士觀我朝創業垂統正大陸厚如此以是上知國祚富有萬年之永非漢唐宋之遠可比隆也今

皇帝陛下繼承大統誕脩大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內若臣若民罔不敬慶萬姓一辭咸謂聖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復見於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願仕於當時天下之人莫不願生於斯世罔作靈長之符已

論諫錄 下 六十九

可驗矣天下人心娛樂若是何以於今日始見之蓋

太祖皇帝除姦剔穢抑強鋤梗不啻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者也夫急於去疾者或傷其體膚廢於去草者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夫體膚疾去之餘則宜養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

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於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於陛下今既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羣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娛樂見於今日也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屬豈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臣竊以為得

人心於一時者易得人心於永久者難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猶淺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蓋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為堯舜觀陛下今日所發號施令而措諸天下者固皆本乎堯舜愛民之心矣安知異日之治不能匹儔於堯舜而臣為是言哉誠以其身已能而不厭乎人之告戒者堯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堯舜之臣也稽諸虞書可以見矣臣學術疎淺才無一長固不足以為堯舜之臣然獨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自許平居每思當世之務時有

論諫錄 下 七十

管窺蠡測之見私竊自顧處職疎賤欲以上陳則有出位之嫌恒恐碌碌無分寸補益當世與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堯舜之道為己任求賢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徵召爰自聞命以來且喜且懼所以喜者以獲觀聖顏庶可陳其平時素蓄之志所以懼者以才術疎短不足以應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識各有短長臣之事君惟當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廢其所素知以為不知者於是輒自奮勵而最陳其夙昔微見於陛下也臣聞帝王之

治無他求以安民而已蓋為治之道必本於脩身必在於  
親賢親賢而後可以任官任官而後可以立政立政斯可  
以安民安民則雍熙之治可以馴致矣臣今謹陳資治策  
八條其一曰務學問其二曰謹好惡所以脩身也其三曰  
辯邪正其四曰納諫諍所以親賢也其五曰審才否其六  
曰慎刑賞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  
以立政也立政則民安矣伏惟 陛下自繼位春宮日與  
儒臣講求理道固已體諸心而見諸行及即位以來凡所  
設施無非順民之心而不私於己則於學問不為不務好

論諫錄

下

七十一

惡不為不謹矣日以進賢退不肖聽言用諫為務則於邪  
正不為不辯諫諍不為不納矣俾內外大小之臣各舉在  
位賢否賞不僭而刑不濫則於才否不為不審刑賞不為  
不慎矣開利必舉聞害必除若而為令布之天下則於利  
害不為不明法制不為不定矣是則凡臣所陳皆 陛下  
之所已能者也知 陛下已能而猶不已於言亦庶幾追  
慕乎堯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 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納  
其忠愛之情而 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  
至則於久安長久之道未必無補於萬一而人心可以永

得天命可以永膺矣謹陳其策如左

一務學問

昔傳說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  
乃有獲事必師古乃克永世臣以是知為人君者不可以  
不學而所以學者必於古訓而後可蓋古訓者先王已行  
之法載諸方冊而其善惡治亂之效已章章乎可驗而不  
可誣者後世君臣雖有賢聖所言所行豈能過之故為人  
君者誠能於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為法惡而  
致亂可以為戒者體之於身驗之於當時而力去取之則

論諫錄

下

七十二

於治天下不難矣臣竊觀三代之善惡治亂載於經漢氏  
以下善惡治亂載諸史 陛下如欲師其治而鑒其亂宜  
倣前代置經筵以有識儒臣為經筵官聽政之餘使之朝  
夕以經史善惡治亂之說講陳於左右 陛下聞一善行  
則宜反而體之於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乎無則脩  
之有則加勉可也聞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體之於身曰  
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如  
是則吾之行無不善矣不獨於行然也聞一善政亦宜反  
而驗之當時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乎無則舉之有

則守之可也聞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驗之於當時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是否乎有則去之無則益脩可也如是則吾之政亦無不善矣行無不善而政無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臣言為然也亦惟在乎勉強而已矣

### 二謹好惡

臣聞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趨人君之所惡天下之所棄

論議錄

下

七十三

是故上好仁則人皆興於仁上好利則人皆興於利上好忠則人皆興於忠上好佞則人皆興於佞譬之形立則影隨聲發而響應固自然之勢要不可以不謹也凡人惟豪傑之士為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從化於上者昔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矩於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為忠而為佞於唐非不能佞也以佞非唐所好故不為佞而為忠夫忠之與佞固若並猶冰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變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則知臣之善惡惟視君之好惡何如耳君陳之書曰凡民違上所命從

厥攸好又曰爾為風下民惟草皆言為人上者不可不謹於好惡如漢之張釋之蓋亦有知乎此故其於文帝善善夫之口辯欲超遷之而釋之不奉詔因言於帝曰恐天下隨風而靡為口辯而無實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措不可可不審帝善之而止釋之可謂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賢烏能從之今陛下之好惡固未聞有不得其正者可謂皆謹矣惟願謹而益謹焉耳謹而益謹之道何如必也於一舉動之間內以度其可否於心外以質其是非於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於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者無不得其正矣

論議錄

下

七十四

### 三辯邪正

自古人君身脩而天下治未有不由親正臣而遠邪臣者身不脩天下不治未有不由親邪臣而遠正臣者稽諸史傳可見矣故周命之書曰后德惟臣劉向之言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當乎正臣之得君也正臣固得以邪臣為邪而去之及乎邪臣之得君也邪臣亦得以正臣為邪而去之甚矣邪正之難並立究觀前代朋黨之

禍良可哀也。人君固未有好亂而惡治者，然而往往易於親邪臣而難於親正臣者，何哉？蓋邪臣志在於利身而務於從君之欲，故人君悅其適己而易得以親之；正臣志在於濟時而務於格君之非，故人君惡其違己而易得以疎之。世之庸君不足論，剛明英武如漢武，猶不能不惑於公孫弘而汲黯董仲舒亦以弘之譎計疎遠，邪臣易親而正臣易疎如此，可不慎哉？觀武帝當時所以任弘者，豈不以弘賢於汲黯與仲舒乎？及淮南王安謀反，所悍者惟黯，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公孫弘如發蒙振落耳。由是觀之，邪臣雖見親於人君，乃為天下之所輕；正臣雖見疎於人君，乃為天下之所重。為人君者，焉可不致辯於邪正而決於用捨哉？辯之道當何如？平居察之，在廷之臣凡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推賢讓能，直言極諫，必在致君澤民者，正臣也；凡其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妬賢嫉能，阿意苟容，志在竊位懷祿者，邪臣也。此其大略也。苟能即此而察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邪正之辨亦庶幾矣。

#### 四納諫諍

臣聞傳說告高宗之言曰：維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

論諫諍 下 七十五

可以見人君不可以不從諫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納諫而治，拒諫而亂者。奈何為君而拒諫者，常多為臣而能進諫者，常少？何哉？蓋適意之言，常情之所好；而逆意之言，常情之所惡。予人以所好，則喜；投人之所惡，則怒。不欲人違其意，而惟欲順其情，務欲得人之喜而不欲取人之怒者，雖朋友之間猶然。況君臣乎？是以諫諍之言，自非忠臣義士能忘身徇國者，不能進之於君。非有仁君聖主能捨己從人者，不能受之於臣。古昔聖哲之君，知人臣之難於進諫，也是以開誠以求之，和顏以納之，厚賞以勸之，故行有過則必聞，事有失則必知，身無不脩而政無不舉者，凡以此也。故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庸君不然，雖有忠正之臣，不使之立於朝，雖有骨鯁之言，不使之入於耳。接邪佞之臣，則悅聞諂諂之言，則喜是以行有過而不聞，事有失而不知，身不脩而政日亂者，凡以此也。故曰：人君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非獨庸君難於納諫也，雖以唐太宗之賢，號為善聽諫者，尚亦不能保終如始。至於魏徵數諫為廷辱而不能容之，曰：會當殺此田舍翁。非有賢后主明臣直之諷微，亦幾於不免。而太宗亦

論諫諍 下 七十六

不得稱賢矣夫賢如太宗保終如始猶有不能是則人君受諫之難可見矣然則曷為而能受之哉必也察其忠愛之心毋惡其抵牾之意而後可伊尹告太甲之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可不法哉

論錄

下

七十七

各當其職而已欲使才各當其察之於既用之後可也凡官之繁有簡而人之才有廣有狹有廣者斯可以任大狹者惟可以者惟可以任輕以敏而任簡是之職固不得其當者也或以狹任繁是以不足之才而授之難才必當其職則政畢脩而天下以治才不當其職則政不脩而天下以亂要不可以不審小之臣各舉所知而又令政憲謂審矣臣愚以為未得其要也苟宜令內外大小百職各舉一人使

論錄

下

七十八

之當否者加之賞罰又令或他有舉其才可任何職舉而當者量其加賞舉而不當者亦量其人之多此則百官不敢不多方以舉人而者人君用人之職責在宰相宰相以得人為人君者不憂乎百職之無人惟憂乎宰相之不得人而已今既無宰相之職則用人之職宜責之吏部之大臣吏部大臣之職必明足以知人公足以用人者然後任之今宜得其人矣然今天下大小之官數以萬計部大臣之所能盡審宜限之自四品以上諸職及七品以上要職若府州長佐縣令之屬則尚書考其能否而任之矣五品至七品非若府州縣要職及七品以下至未入流官分屬各清吏司郎中員外主事考其能否而任之考之得其者則得以為功考之不得其當者紀以為過如此則吏部之官不敢不盡心於審才而所用之才庶盡其職矣既用之後宜令諸官各以上下之事分屬考察如方司政憲兩司之官稱否則責之六部及都察院大臣如各府州官稱否則責之親臨政憲兩司

長佐之官如州縣官稱否則責之於

長佐之官其餘

大小百職皆倣此例盡責之於其所轄上司若首領官稱否則責其本衙門之正佐官考察之當者亦得以為功其有不稱職而考察之不至亦必量其人之多寡及任之大小而加之罰如此則凡為上司及正佐官者不敢不用心於考察下司官及首領官而賢不肖庶不至於混淆矣賢不肖不至於混淆則大小百職庶乎各當其才矣大小百職各當其才則天下萬事無不理矣萬事無不理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任官之法如此亦可謂得其要矣雖未必能盡於得人亦可以得其什六七矣

論諫錄

下

七十九

### 六慎刑賞

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在刑賞而刑賞之用惟在乎明信而已用之不信則人將視其令為虛文用之不明則人將視其法為虛器詩曰不愆不濫刑賞明信之謂也古昔明哲之君賞一人而能使千萬人勸刑一人而能使千萬人懼者以是而已此刑賞之用所以不可不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惟聞有恤刑之令而無濫刑之失惟聞有大賞之恩而無撻賞之過可謂慎矣臣愚以謂操刑賞之柄固在

乎君而佐刑賞之用則在乎臣然而為臣者多欲示其奉

公之能而常欲避其徇私之嫌故往往於人之有罪者則必深文以明其當刑而於人之有功者罕肯正義以明其當賞是以有罪者多受罪外之刑而有功者多失功內之賞為人君者雖有明信刑賞之心而不得施率由於此今日在朝之臣宜無此失更願陛下時發德音謹諭佐用刑賞之臣使無蹈前失復令在朝羣臣不限官資大小凡遇朝廷用刑行賞之屬或致過差苟有所見並許奏明如此則刑賞之用不患乎不得其當矣

論諫錄

下

八十

### 七明利害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蓋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道未有至焉耳富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大學傳之十章言治國平天下之事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大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歛未平而田多荒萊

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汙雜之衆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末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官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末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末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衆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末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

論諫錄

下

八十一

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舊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至今不行故富強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而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所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故賦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輕惟係於官者其賦重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為瘠賦當

富強之文獻

重而反輕者有之以瘠為肥賦當輕而反重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遠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人有可輸租賦之餘而又不可制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棄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有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

論諫錄

下

八十二

果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托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

平脫句

由是為之者果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然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於吾聖人之教乎其



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為生無有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其徒者足以獲福且報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眾而資食者少是由於此此僧道有污雜之眾可除省助農而未除省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每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眾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氏往往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生業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付其一家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誠以務末恒勝而務本者常負之故也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眾者乎古者天子不過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天下精兵亦不過二十萬以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

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内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内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冗員而有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亦由於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末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浸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其役民歲亦不過一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諸役不給丁丁當差亦有男丁有故而役及婦人者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奉其時民稀州縣既奉其時又盡其力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為之末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汚池而魚鱉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欲急近利者衆

故其入汙池多以數畧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而常時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多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時勸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其法令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衆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制婚姻喪

論諫錄

下

八十四

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禱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凡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至於齋醮則有累日之設費用至數百千緡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以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有婚姻之事往往貸假於人務為浮奢以資觀美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或窮竭家貲設作齋醮以杜外議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諸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貲而致衣食窘

乏者有之或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有用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乎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偏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難行也陛下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有不難矣

### 八定法制

臣聞先王之治皆因時制宜無非求合乎天理以通乎人

論諫錄

下

八十五

情而已然合乎天理者未有不通乎人情惟徇乎人情者未必能合乎天理何則天理無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大抵人情之公者即合乎天理而人情之私者則違乎天理君子當循公而棄私不當徇私而廢公觀乎先王之制因革不齊無非因時制宜以為久安長治之計初不以人情之私而害天理之公也今欲繼先王之治必當酌古今之宜定天下之制亦惟合乎天理以通乎人情可也豈可顧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哉臣於古今所宜之制畧陳於利害之條矣陛下如欲擇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損

益使不違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則無不可行者若徒顧人情之私則必違乎天理之公矣其何以行之哉今姑以制恒產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難猝行若徒如後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於今者論者必曰奪富民以予貧民雖可以得貧民之心而足以致富民之怨殊不知民之所當益者貧也所當損者富也此天道虧盈益謙之義乃出乎天理之公者固不可避富民之怨而不為也如欲避富民之怨而失貧民之心則是徇乎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況天下之民貧者眾而富者寡又豈可忘其寡者而忽其眾者乎以此推之則於法制可得而定矣伏惟  
陛下謹擇而毅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論諫錄

下

八十六

赤城論諫錄卷之九

深慮論一

方遜志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壹天下而其心以為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為郡縣方以為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為諸侯以為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而其亡也皆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夷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益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

論諫錄

下

八十七

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志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能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論諫錄 下 八十八

### 深慮論二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制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人身未嘗有疾也疾之生也必有致之之由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而慎察於喜怒悲樂之間以固其元氣而調其榮衛使寒暑燥溼之毒不能奸其中雖微藥石固不害其為生泄敗之壞傷之而恃藥石以為可免於死此死者交首於世而不悟也夫天下固未嘗好亂也而亂常不絕於時

豈誠法制之未備歟亦害其元氣故也夫人民者天下之元氣也人君得之則治失之則亂順其道則安逆其道則危其治亂安危之機亦有出於法制之外者矣人常知拘拘焉盡心於法制之內而不盡心於法制之外非惑歟聖人之法常禁之於不待禁之後而今之於未嘗為之先故法行而民不怨欲禁民之無相攘奪盜竊也必先思其攘奪盜竊之由使之有土以耕有業以為有粟米布帛以為衣食而後禁之則攘奪盜竊可止也欲禁民之無為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也必先為學以教之行道以化之使之

論諫錄 下 八十九

浸漬乎禮讓薰蒸乎忠厚知暴戾詐偽不率倫紀之為非然後可得而息也欲其無相淫亂也必先使之無繆戾怨曠之思欲其無貪黷也必先使之知畏幾辱而重廉恥夫先使之可以無犯乎法而猶犯之者此誠玩法之民也玩法者非特法之所不容亦民之所不容也故刑罰加於下而民視之如霜雪之殺雷霆之擊以為當然而不敢以為非故民曉然知上之法所以安己也非所以虐己愛戴其上而不忍離卒有至凶極悍之徒萌無上之心亦無由而成事以其能固民之心也不能使之安其生復其性而責

其無為邪僻禁其無為暴亂法制愈詳而民心愈離欲保國之無危是猶病內鑠之疾而欲求活於針砭及其死也不尤養生之無道而責針砭之不良嗚呼曷若治其本邪

### 深慮論三

繼世而有天下者必視前政之得失而損益之知其得而不知其失懲其失而盡革其舊此皆亂之始也夫有天下遠者至於數十世近者百餘年而後亡其先之政必有善者及其子孫一旦而敗之亦必有不善者苟去其不善而復其善增益其所未足而變更其所難循求其宜於民情

### 論諫錄 下 九十

則可矣奚必使其一出於己而後為政哉三代以降昏主敗國相尋於世者非他皆欲以私意更其政而無公天下之心故也舜繼堯未嘗改於堯之政禹繼舜守舜之法而不敢損益焉湯之繼桀武王之繼紂反桀紂之所為復之於禹湯之舊損益之而已未嘗敢以私意為之也以私意為天下者懲其末而不究其本者也周之政可謂善矣本於唐虞二代之為而損益於武王周公二聖人之心後世雖有智者豈能過於二聖人哉暴秦起而繼之見其子孫敗於削弱則曰周之政弱於是更之以強周之刑過於寬

於是易之以猛而不知周之法未嘗過於寬與弱也當國之衰國自為政苛刑繁禁四布而百出武王周公之遺意掃蕩無遺民不堪其主之暴虐於是亡六國而為秦則周之諸侯以強與猛而亡非過於弱與寬也秦不知其故不反武王周公之舊而重之以強濟之以猛於是天下怨苦而叛之非民之罪也更變之道非也夫政譬之弓然日用之則調越逾旬而不用之則敝善治弓者見其敝則櫟之使其調而已不善治弓者則折而棄之而更以朽株敗絮為弓以射射而不中乎禽豈禽之過哉棄良弓之過也天下之弓不能必其良否惟羿之弓不問可知其良以其善射而擇之精也後世之政其得失未可定也千載之後舉而行之而無弊者其惟武王周公之法乎

###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

### 論諫錄 下 九十一

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為畜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將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苟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為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間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已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道興而脩明

論諫錄 下 九十二

之諸侯有不欲祚而朝者乎故周之弊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疎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其弊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守守法之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況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弊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為天命秦隋漢唐雖為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已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為法之過

也世之為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偽盜竊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內之獄不為少止豈為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為暴亂貪猾詭偽盜竊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為也聖人之為法常治之於未為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敢為故為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為亂易曰積豕之牙吉積豕非無牙也豕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

### 深慮論五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

論諫錄 下 九十三

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民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憊而無力以鹽醢為食不至於腐腸裂吻而死豈遂止哉人性非好死也常趨死之道而違生者告之者非也夫仁義禮樂之道非虛言而已必有其實舉其實而告之人豈有不知其美者乎仁義禮樂之為人忌於世者由夫虛言而不為事實者始告之以為仁而不告之以為仁之故彼將曰此虛言耳奚可用哉告之以為義為禮樂而不告之為之

之事彼將曰此特其名耳安足信哉此聖人之道所以見  
棄於世而不振也特叙據者而謂人曰我善聞人必信之  
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聞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  
先示之以其事聖人之為仁非特曰仁而已也必有仁之  
政欲民之無飢也口授之田欲民之無寒也教之桑而帛  
麻而布欲老者之有養孺童之有養也教之陂池而  
魚鱉牢柵而雞豚欲民之安也不可苛役以勞之欲民之  
無天也不為刑以虐之親老子獨者勿事胎育而貧者  
有給以至於獵而不傷靡靡而勿斬萌孽皆仁也其為

論語錄下 九十四

義也必有義之政上之取之也有常用之也有節均之也  
有分疆界也以防其爭隣保也以治其輟車服也以昭貴  
賤衡量也以信多寡飢寒也其力役之征畧其婚娶之  
儀學於問也使其知長幼之序書於鄉也使其知善惡之  
效推而至於安生而達分尊上而趨事皆義也為禮之政  
而使民自揖讓拜跪酬之微各極其敬以至於五倫叙  
而三綱立為樂之政而使民自咏歌搏拊蹈舞之事充而  
大之至於和樂忠信不怨不怒而易使聖人之用是四者  
持之以堅凝而守之以悠久如待獲於秋涪泉於深必得

三代之時有是禮也  
而後世之民不  
知禮之義也  
故孔子作春秋  
而後世之民  
不不知禮之義也

其效而後止四者之化成天下之民膠結而不可解有不  
齊者從而以法令之則令之易服而治之不難故三代之  
民非易於後世之民也後世之民常好亂而三代之時未  
嘗有一民為亂者治之者異也仁義禮樂入其心民雖知  
可以為亂而不能實刑誅動其心民雖欲為亂而不敢  
不能者有所恥而不敢者有所畏也治天下而能使人恥  
於為非雖無刑罰可也恃法威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  
及其衰則不畏之矣三代以下雖有賢主而不足致治者  
欲使民畏而不知仁義禮樂之說也故為治不可以不察  
也

論語錄下 九十五

### 深慮論六

智者立法其次守法其次不亂法立法者非知仁義之道  
者不能守法者非知立法之意者不能不知立法之意者  
未有不亂法者也古之聖人既行仁義之政矣以為未足  
以盡天下之於是推仁義而寓之於法使吾之法行而  
仁義亦陰行其中故望吾之法者知其可畏而不犯中乎  
法者知法之立無非仁義而不怨用法而誅其民其民信  
之曰是非好法行也欲行仁義也故堯舜之世有所不誅

誅而海內服其公以其立法善而然也夫法之立豈為利其國乎豈以保其子孫之不亡乎其意將以利民爾故法苟足以利民雖成於異代出於他人守之可也誠反先王之道而不足以利民雖作於吾心勿守之可也知其善而守之能守法者也知其不善而更之亦能守法者也所惡乎變法者不知法之意而以私意紛更之出於己者以為是出於古之人者以為非是其所當非而非其所宜是舉天下好惡之公皆棄而不用而一準其私意之法甚則時任其喜怒而亂予奪之平由是法不可行矣蕭何曹參世

論諫錄

下

九十六

所謂刀筆吏其功業事為君子恥稱焉然何之立法參之善守法後世莫及也當秦之亡其患不在乎無法而患乎法之過嚴不患乎法廢而不舉而患乎自亂其法故蕭何既損益一代之典曹參繼之即泊然無所復為參之才何之所畏非不能有為者也特恐變更而或致於亂不如固守之為萬全爾夫天下磨之寶玉然法磨則韜藏之罷然善為寶玉計者罷既成則藏而置之勿動可也日持而弄之携之以示人挾之以出遊失手而墮地不碎則缺璽矣故國有治於疎畧而亂於過為之計過計者未嘗不笑疎

畧者為愚而不知疎畧者為智大也故用智之為智眾人

### 深慮論七

謂必積德而後王乎漢唐奚為而有天下謂天命可以偶致乎項籍李密奚為而不有天下此世儒難通之論也然匹夫之家致千金之產其先必有忠信之人謂王者而不由於積德固不可也漢唐之高祖或起於龍蛇或興於世

論諫錄

下

九十七

族非有數十世之積累如周之先公而傳數百年之久謂不由於天命亦不可也然則安所決乎有累世之積而又



之以寬而推之以恕澤之以大德而結之以至誠使其心服於我而不能釋然後天命可得而保矣今牧人之牛羊者欲其久而不易必蓄息之長遂之使其人喜悅而不忍易斯可以久牧矣苟鞭箠之飢渴之死亡其所授而欲求其不已易豈可得哉欲知天命之永與促視乎創業之主可見矣創業者之仁不仁天命民心之所去就也創業者不患法制之不脩刑罰之不嚴而患乎教化不行風俗不美誠能施教化美風俗其後世雖有冥愚暴悍之主天猶容而不遽絕之周自文武以降更足以亡國者數君而不亡豈天私之而然哉思創業者之德而不忍也夫既無先人之積可恃以不亡又不及己之身脩德以庇其後而曰天命在我何往而不為秦隋五代之歸哉

### 深慮論八

驍勇之士多死於鋒鏑聰明之士多敗於壘蔽天下之禍常起於人所恃而出於意之所不慮其故何哉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匹夫持挺而立於責育之前責育變色而不敢動非畏之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法也使人號於責育

論諫錄

下

九十八

秦穆公

之門曰我勇蓋天下責育則咲而殺之耳何哉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而驕人謂聰明者智足以盡萬物之變才足以通萬事之要而心常欲然夸辭不出於口怙色不形於面以旁求於當世之人故能謀者獻其謀有力者効其力凡一藝一能之士皆為之竭盡而不敢欺之以其所處者謙所求者廣而不自恃其聰明也夫苟自恃其聰明未有不敗於其臣者也蓋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見聞既狹於是奸諛之徒謬為昇謠以媚適將順之於內而竊其威柄妄行賞罰於外於是國家之大權漸移於下而禍亂乘之以起皆自恃其聰明之過也唐德宗之於盧杞宋高宗之於秦檜方其任二臣也自以為聖賢相逢驩然共政而不疑其時雖告之以為壘蔽彼固以為妄言而不信矣孰知為計之愚適為奸臣之所咲哉然則其所恃以為聰明者乃愚之甚者也故人君不貴乎智而貴乎不有其智不貴乎才而貴乎不居其才不貴乎聰明而貴乎取眾庶之言以為耳目不如是而好於自用者未有不敗於壘蔽者也

### 深慮論九

論諫錄

下

九十九

秦穆公

世之言治者亦難矣

可以治則二世之任趙高  
平之任王莽光宗之任李林甫皆以任之太過而亂以為  
自用可以治則秦始皇隋文帝皆以自用而致滅亡然則  
果何由而可治乎任人可也不得其人而任之不可也躬  
政可也自用而不用人不可也四海之事固非一人之所  
能知也君人者能正一身以臨天下擇世之賢人君子委  
下脫夏

論諫錄 下 一百

深慮論十

為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作其好大喜功  
之氣好名喜功之人守常之主之所惡而創業垂統之君  
所願得而樂用者也舉世之才未必皆賢未必皆足用善  
用人者拔一二於千百而使千百之人與之俱化而不自  
知此作氣之術也王良之馬豈皆騏驎哉當良執轡馳車  
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  
驚劣下才者也雖驚劣下才者皆化而騏驎當其化也馬  
不知其筋力昌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  
不知其馬何為而頓異也獨良知之爾馬之材質得於天  
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耳故以驥待馬  
則馬皆驥也以駑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為善免  
舜之世其人豈皆素習行義而盡遇於人哉所以作之者  
異也人有好名而強諛直諍者有好名而脩廉潔敦信讓  
者自其人言之則好名信非善事矣自有益於國言之取  
其有益於國斯可矣烏顧其出於好名哉善用人者因其  
所長而用之而不奪其所好彼好名也吾因而予之以名  
則天下之好名而願行其道者無不至而吾之才不可勝

論諫錄 下 一百一

用矣彼喜功者能治民則喜因治民以立功能用兵則喜因用兵以立功能興禮樂理風俗則喜扶其所以立功然使各盡其才而如其所欲則其所立非彼之功乃有國者之功也用一人而使喜功者皆至於國何損乎此之謂作氣之道不能用才者則不然恐人之好名而不肯假人以名恐人之喜功而不肯使其立功甚則抑挫之傾壓之使其氣消沮頹靡而不振然後授之以位於是百職廢而天下無奇才百行隳而天下無善士非真無其人也不能作之而然也此其為術至愚為計至私非豪傑之主其孰能知之

論謀錄

下

一百二

君學

方遜志

人若不忠乎無才而忠恃其才以自用不忠乎不學而忠挾其學以驕人邈乎無為澹乎無謀以任天下之才智而不與之爭能則功之出於人者猶出於己也持其偏長小數以與臣下較銖兩之優劣使才智之士不獲盡其所欲為是曷若不學之為愈乎漢高帝推懷廣厚於學無所知然其聽言任人與知道者無異陳叔寶楊廣好自矜伐以為羣臣莫已出而其所以自負者適足以取敗蓋聖賢之

論謀錄

下

一百三

君職

方遜志

學不傳人君既不知為學之道而復不能用其學歷之近戈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為盜豈戈與矢之不善哉挾其邪之器而不能用未有不為大禍者也況彼之所得皆聖人之所棄者而恃之以驕人則適可變以害其身而已學至于近世雖而為四言性命者得其本其失也過高道政事者得其用其失也過禪文辭之習華而鮮實制度之辯勞而少巧人君欲如學士儒生兼窮而並索之豈惟勢有所不能而亦安暇事於此古之聖王為學之道雖殊然其大要不過敬天仁民別賢否明是非數者而已而必皆以正心為本正一心以對天下智者為之謀仁者為之守勇者為之戰而藝能才美之士咸以其術自奮何患有所不知哉學之不正而欲徒務乎學以之治身且不可而況天下乎

於是置為爵秩使之執貴賤之柄制為賞罰使之操榮辱脩短之權位乎海內之人之上其居處服御無以大異於人不可也於是大其居室彰其與服極天地之嘉美珍奇以奉之而使之盡心於民事故天之立君所以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然而勢不粟米布帛以給之者以為將仰之乎其曲直除所患苦濟所不足而教所不能不可不致夫尊榮恭順之禮此民之情然非天之意也天之意以為位乎民上者當養斯民德高衆人者當輔衆人之不至固其職宜然耳矣可以為功哉後世人居知民之職在乎

論諫錄

下

一百四

奉上而不知君之職在乎養民是以求於民者致其詳而盡於己者率急而不脩賦稅之不時力役之不共則誅責必加焉政教之不舉禮樂之不脩強弱貧富之不得其所則若罔聞知嗚呼其亦不思其職甚矣夫天之立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安其安而明其性故使君治之也民之奉乎君者何也亦以不能自治與自明而有資乎君也如使立君而無益於民則於君也何取哉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脩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重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自脩又從侵亂之雖誅

削之典莫之加其曷不畏乎天邪受命于天者君也受命於君者臣也臣不供其職則君以為不臣君不脩其職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抑將怒而殛絕之耶美為而弗思也天與人其形雖殊其好惡去就不甚相遠也使君命一人焉而治民而困踣之厲虐之其有不怒者乎怒而能舍其祿位乎天之於君雖不若君臣相接之明且著然未嘗不明且著也幸其未形以為無憂幸其未至以為愛己嗚呼其果可恃也乎

論諫錄

下

一百五

赤城論諫錄卷之十

治要

方遜志

無法不足以治天下而天下非法所能治也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威服於是寓革裁劇暴之意於疎緩不切之為使民優柔揖讓於其間而莫不兢然有自重知恥之心未見鈇鉞而畏威未見鞠訊而遠罪潛脩默改於閭閻田里之中若有臨而督之者彼豈恃區區之法哉法之為用淺陋而易知民之為情深詭而難測以難測之情視易知之法法已窮而其變未已未有不為竊笑而陰誹者也善用

論諫錄

下

一百六

法者常使民間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民知吾法之果可畏夫人祇天而懼帝者以未嘗

其誅極者必不

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梓人而繫之則愚夫鄙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乎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答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答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答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謔笑犯法不為之少哀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

身害名之事慎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

肆馳遂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聖人之治不恃斯民畏吾之法而恃其畏乎名不恃其畏乎名而恃其畏乎義夫 纓冠素紕元冠結武與坐之嘉石而畫其衣施之人身非有毀形傷膚之慘也而使隨遊之士不齒之人與麗乎法者服而坐之則慙悔陷恨與被木索嬰金鐵者無異此何又刑哉加之以其辱聞甚於刑矣孝友睦姻任恤有學先王以足數者勤天下之民非能家說而人誘之也而人以能是為榮不能是為辱書之黨

論諫錄

下

一百七

正族師之權如受命於王庭而就刑於司寇其心達乎義故知畏乎義而惟恐或違之也事固有類乎不急而至要為用甚微而為化甚博者聖人常以是為夫御世淑民之精意使民奔走慕悅無所厭倦而不自知其由世俗不之察以為迂遠而不若用法之有功則道矣人主莫不欲民之興於孝悌禮讓也而人不免悖德而後教莫不欲吏之奉職而循理也而吏不免怠肆而汗解則法果何以禁之乎法加人之肢體而不從而謂虛名可以服其心其事若不近

之情而理有所宜然者不可不察也

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筆提為怒自其原  
者以言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示其怒者雖異而其為怒  
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發乎面其畏畏。且  
恐與筆提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辱莫大  
於不得同於恒民觴舉坐以酒而飲一人水其愧於刑及  
其身恥為解酒所輕笑也良淑之民皆冠緇布德為民  
所尊者加識別之行為人所卑者使不與恒民齊則民莫  
不脩其所可尊而去其所可卑者矣吏以廉稱者歸則  
服其服不能以義退者異其服以愧之則各思盡其職矣

論諫錄 下 一百八

推是類也等其田土別其室廬使民無貴賤德之高下為  
貴賤仕無崇卑以政之廣狹為崇卑有罪者始則異其冠  
服次則殊其里居如是而不後則誠不可與為善矣然後  
刑戮加焉人知刑罰果出於不得已而行於果不可不怒  
也必能自重其身知麗乎法者可為恥而禮義之俗成矣  
夫苟可以變易風俗雖有甚難至遠之事先王之所樂為  
也況其易者乎易者忽之以為疎而不屑為難者重之以  
為高而不敢為則是聖人之道終無適而可行也悲夫

官政

方遜志

欲天下之治而不脩為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為治之  
法而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為要人次之二者  
俱存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存焉則危世末嘗無人  
也然取而用之與用而責成之無其法則猶無人也今祿  
而仕者無虛位求其知職而不愧乎祿者無幾人法非不  
也而貪暴者不止鄙者不加畏聞其不振者頑然  
食乎其間而不以為非其患在乎取之過難持之過急待  
之過賤而黜陟不明耳奚謂取之過難可以治人者必有  
以過乎人也過乎人之人居恒人之中固已屹然有異於

論諫錄 下 一百九

眾而為眾之所服善用用者取其為眾人所服者而用之  
故人服其上之知人而嘆受知者之稱其任各勉於自脩  
而無有僥倖乎祿位之心使無以過於人而用之於治人  
之位則人必以上為而以得位者為貴莫不自以為可  
用而有賤輕祿位之意曰彼猶吾也而何以治吾彼與吾  
等也何以聽吾之曲直於是處士以不仕為高常人以得  
位為宜而仕者之勢不尊威不行而令不信於下知不為  
眾之所與也則益不自重而為毀廉蔑恥之行何謂持之  
過急待之過賤蓋人必有樂乎位也然後思固其位安其

身也然後自愛其身知其身之當愛位之當保然後凡可以戕身而僨位者畏避而不為可以得名譽華寵者暴發而為之馭之以不得自專之法加之以非其自為之罪役之以非其所能之工富足則佚樂而獲存廉節則死亡莫之救欲其有士之行焉可致也何謂黜陟不明天下之所尚視乎上之所尚漢文好寬厚而人多化為長者宣帝好能吏而吏多以善治稱四海之內仕者之眾不可謂無才也而不聞卓然以才稱者以非上之所好故有才者鬱銷沮而不能自見妄庸之人苟且操竊而不知愧恥誠使

論諫錄

下

一百十

擇異常之才居四方之大位俾各察其屬之才鄙廉否言其狀于朝而進退之果才矣自縣而陟之於州於府加賜祿秩以旌之果不才矣可任則姑試之以事不可任則歸之於民處已誠廉矣則厚其祿雖有過再宥三宥而後加以罪勿辱其身勿役之以小人之事取於民誠貪矣則收其祿役其身俾不齒於士上之好惡如日月之昭明人豈有不化者乎利乎報而為善者君子以之存心則不可然欲化舉世之人皆為君子不先示之以得失之理未見其遽化也言治道者不求其本急近功則謂德不若刑務教

化則謂刑不如德皆近似而不然也一任乎德則為惡者苟免一任乎刑則為善者無所容皆不可以致治惟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使恩惠常施於君子刑罰常嚴於小人則寬不至於縱猛不至於苛而治道成矣

民政

方遜志

治天下者固不可勞天下之民以自奉也然不能使天下之民知道而易使亦豈足以為治乎當昔之未有君臣也民頑然如豕虎狼狴狴則食飽則奔跳擲而不可制欲馴之且不能況欲使之乎聖人者出知其最滋放恣無所

論諫錄

下

百十一

屬統非久安之道也於是制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禮俾賤事貴不肖聽於賢由胥吏以至乎公卿大夫由于男以至於諸侯各敬其所宜敬而各事其居於上者猶以為未足也復制治民之法使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為黨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以屬於司徒五家為隣五隣為里里四為鄰鄰五為閭以屬於司馬手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書其善以作其氣罰其惡以折其驕六畜車輦旗鼓兵器之稽可按籍而知老弱壯少可任

論語集注卷之四  
陽貨篇第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與否不必問乎民而其上有所興作則出一言而暮已集  
進之則前退之則却其民常知恭順忠愛事上為當然不  
敢少有忿怒違縮之意三代之時非不役民也而未嘗有  
一民敢發不遜之言豈其威力足以制之哉其法素備其  
教素明民皆知道而易使故也戰國之君不知先王之用  
心務為苟簡之術以為不必如先王之煩密過慮亦可以  
為治斥絕道典而師心自為既已失矣而秦又并燒除刻  
絕之不復有為治之法而徒任刑罰以劫黔首磨之去悍  
馬之羈勒而臨以鋒刃彼有蹄齧騰躍而走斗女能以可

論語集注 下 百十二

生之身蹈必死之禍哉故斯民至於秦而後興亂後世亡  
人之國者大率皆民也其禍實自秦始秦之民即三代之  
民在三代之時則尊君而附上當秦之時則驚狼虎度視  
其君如仇讐豈民之過哉無法以維之無教以淑之而不  
知道故也二家之童一自幼教之以拜跪順悌其一恣其  
詈言諍語而不禁他日犯上而賊倫者必自幼不教之人  
其知教者必不至乎有過也治天下者未嘗顧天下之不  
治而不脩致治之法猶顧無死而不食也致亂之由非一  
端莫甚於治民無法治民之法既定世有叛將亡卒桀姦

而聲譽繁而殺之易耳亂亡所以相踵者無賴者為之  
倡好亂之民皆起而從之也使斯民皆知君臣之義或有  
狂夫恠民出乎其間眾縛而告於司寇何亂之能成茲從  
復井田行周制如先王之時固難也獨不可稍取先王之  
意為之法乎今之役民雖不能歲止於三日亦未至於厲  
民也終歲休於家縣官役之以數日之事已若為所不當  
為發憤懷怨而就道甚者或逃匿而不從上之威令方行  
而民已如此設使不幸而城令有所不行何望其從上之  
命乎此治民無法教民無道而不知君臣之義使然也為

論語集注 下 百十三

人父者未必皆無過舉然子不敢逆其命者以父子之倫  
不可悖也人君之政豈能皆合乎民心苟不知君臣之義  
少不嫌所欲則攘袂而起其危亦甚矣烏可以為不急而  
不務哉欲民易使莫如儆鄉隣節鄙比閭族黨之制執其  
中而用之為之正若長者月申之以讀法開之以古訓春  
秋合之以祭祀和之以飲酒導其忠順之道罰其不率令  
者遇有徵發以趨事為先者為上而厚賞以勸之以訕訐  
敗類者為下而屏黜以愧之上之人又能躬行以成俗立  
學校以明教則民可漸化矣然必制民之產使之無死亡



之憂然後可苟繼不能自存之民從吾之今雖免舜之仁  
周公之智有所不能況三代之舊法乎故民易治也在乎  
治之有法法可行也在乎養之有道

### 成化

方遜志

寓控制天下之道於迂遠不急之法使人陰服乎上而不  
自知者周之所以得民也欲人之服從而炳然示之以服  
人之具其服也必不堅有意於服人先以養人者示之使  
天下咸化而歸己此誠能服人者也秦漢之君未嘗不笑  
周以迂而其為治之具固周之所笑以為拙陋而不為者

論諫錄

下

百十四

也惡夫升竈而食糜必高其址而峻其隅使無所躡而升  
則可矣不能預防之因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  
糜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大於釜之類也其於民也未能  
教之知義而禁之勿為亂未能教之知孝而禁之勿悖性  
視斯民冥頑愚僻與熊羆麋鹿無異不少置之於心而為  
之計及其麗乎刑則三族誅滅之典斷然行之而不顧威  
令既立使人視斧鑕如就几席而無所避豈不可畏哉豈  
極而玩玩極而怨有時而不畏矣故以刑罰為威者威既  
衰而亂生以禮義化民者俗既成而分定能使民畏禮義

如刑罰而不敢犯之則刑罰可措而不用矣周之盛時是  
也五家置之長二十五家置之胥百家置之帥五百家立  
之正其事似乎不切也歲時則讀法春秋則會射蒐獮考  
其善而書之糾其惡而戒之民之得休息者寡矣其事似  
太煩也然則周卒以此而治孰謂果煩而不切也哉周之  
成法具在今欲為此不難也而民必以為甚病夫變其所  
久習而併為其所未見非特今之人病之雖周之民亦然  
武王周公以至仁易至暴宜其悅而順也然殷民紛紛思  
亂久而後定者以法制之驟行而然也蓋殷之政亡久矣

論諫錄

下

百十五

周驟以禮義繩之俯仰揖讓於規矩之中而不勝其勞則  
思其縱逸之安固恒人之所同然者況於今之世承大亂  
之後乎然先王之道所以利民而上無所利能為之以漸  
可不擾而復也稍揆其當損益者而疎略之民可以不甚  
病也宜定其制曰民家十為睦睦言相親也十睦為保保  
者言相助也十保為雍雍者言眾而無爭也雍咸屬於縣  
雍有長以有德而文者為之保有師以有行而文者為之  
睦有正以忠信篤厚為十家則者為之同睦之人月之吉  
咸造睦正之廬正中坐餘立而侍老者坐侍令少者一人

詩古嘉訓已正為釋其義戒勸之眾皆揖而聽一人讀邦  
法已正立而宣敷之眾皆北向跪而聽讀既正書眾名於  
冊列其所為於側善惡咸具無惡者為上善多者次之善  
惡均者為中惡多者為次中無善為下正飲眾酒位皆以  
其行為差下者不舛酒不命坐三年而無惡者告於縣而  
復其身三年而無善者罰及之異其服不齒改者免之其  
善之目曰孝曰弟曰親隣曰恤貧曰助同睦曰敏好學其  
惡反是保有學以教十睦之秀民四時各一會如睦制而  
略其教之法取其孝弟忠信之行取其端莊和敏之德取

論語錄

下

百十六

其治經而知理射而中習禮樂而安知書數而通用月試  
而升黜之升則于雍雍亦有學其教如保而加詳雍試而  
善則升於縣而復其家黜則于睦傳家之脩脩而有聞則  
復教之而復升之凡睦之民有未達則問諸正正未達則  
問諸學農而暇則惟學之遊以諮善言以法善行同睦同  
保過相揖作相助語相讓飲食相命召若族雖非同睦行  
族禮童子則學於睦之正取其羣而和睦正保師雍長縣  
歲考其績而升易之為者其家復凡民力征相先粟賦  
相率上之所令胥勸而趨葵死而絕者食病而宴者敬德

而文者執強悍慢而敗類者棄好佞而巧者此其要也持  
而循之使不至於壞謹而察之使不至於弊而朝廷都邑  
皆以禮為治民甯有不化者哉由是道也近者十年遠者  
數十年周之治可復見矣嗚呼周之盛至於今二千年矣  
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有願治之心而治卒不如古者以  
其不法古之道而失先王之意也道之行豈非難哉然為  
為天下者患乎無志有志無難為也患乎苟安苟安無難  
致也患乎畏事立事無難成也舉而措之如斯而已矣

明教

方遜志

論語錄

下

百十七

天下非無才也聚數萬之人養之十餘年而未見有一人  
可稱者養之無其漸而教之無其法也古之善育才者豈  
能益人以藝增人以智哉為之之具素備能使人以不成  
才為病不若人為恥各思勉為君子而不可止也故自其  
少時居於閭族而閭師族師不責之以敬敏任卹則責之  
以孝弟嫻睦之學其本固已美矣及其漸升於太學求之  
以六德以觀其內試之以六藝以觀其外行完而德備藝  
成而器良然後措之於用蓋其詳且慎也如此後之所望  
以為才者執子弟於販鬻之區蒞牧之場被之以衣冠而

納於郡邑之學終歲期月太學有徵焉則又納於太學計其所習曾未知拜跪之節興俯之容而已肆然有爵祿之心太學舉而教之者人不越乎誦書業文挾弓矢角觚力恒人之淺事歷時未久有司有求焉則以應之卿大夫之位有關焉則以為之為之者既不自知其不可而命之者亦不責之以其所學於是學者以習恒人之淺事竊祿位為得計莫不相勉於恒人而自謂不必脩君子之事也太學之所聚郡邑之所教咸有苟且之心無賴之行冀其才之成矣可致哉夫國之立學所以養才必不期其至此

論諫錄

下

百十八

也為學者雖無志於道德亦必不自望為恒人也而卒不能有成者非他用之速而教之疎也古之六德智仁聖之事顏閔之所不能及六藝禮樂之度數節文孟子之所不能詳射御之工杜預羊祐之所不能兼書數之法君子猶有所未習今欲責學者皆法古人而盡備之宜其未易為也然不法古人而惟弓矢膂力是效誦書業文是為亦未見才之可成也然則何由而設教乎蓋聖人之取人德不求其全而取其不違乎道藝不求其備而貴乎能致其精唐虞以九德待士而有三德者亦併為大夫有六德者亦

併為邦君聖人豈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哉以其求人大全則天下無全才不若因德命官之為無失也皋陶未必能達禮益稷未必能知樂而益稷皋陶所為之事伯夷后夔宜亦有所不能然而數子為邦各稱其位而成名於後世以其精而不以其備也人惟行可以自圖若才與藝則有能而不能欲強而通之非惟不足得其所不能且將并其已能者而失之故善立教者莫如本之以六行餘則因其質而設其科人有剛毅而重厚者有慈良而順愛者有疎達而明斷者有強識而通敏者有沈勇而有威者有多

論諫錄

下

百十九

力而任武者此六人者使曲徇眾人所能必不能堪苟因其所固有而教之於成才也奚禦剛毅重厚也必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則因而教之博通古昔之政教周知海內之得失觀其損益折衷以驗其為勿使色厲而偽者得參之則大臣之儲也慈良順愛者必可以治民則可以教之乎賦施惠之方振災恤患之道辯邪察獄之事理俗興化之要勿使柔佞而詐者得參之則牧伯之儲也疎達明斷者則百官眾職之儲也強識通敏者則文學典禮之儲也沈勇而有威多力而任武則將帥之選疆場之所恃也各以

其所當為者教之而皆不使近似可說之人得與則所用無非才而所為無僨事矣此太學之政也而為師者非極才德之美不可也太學推其法行之於郡縣俾亦以六科為準郡縣之取弟子貢也必問於其宗族鄉黨皆言其為行而好學則取之而復其家田百畝入太學則倍復仕而有政則皆復學於郡縣者與郡祀與燕會禮異之使殊於恒人縣每科四人三歲各升一人于郡郡每科十人三歲各升三人於太學太學每科百人為率以應上所任用郡縣既升而闕則即充之庶之也宜厚教之也宜詳試之也

論諫錄

下

百二十

宜嚴用之也宜富人知學之可仕也則不急於自脩知各因其才而用之也則必謹於自立而天下之異才咸思有為於世矣為治者不患乎無才而患乎聚天下之才而不能教用天下之才而不能擇教之而能成其德用之而能不達其器則才何可勝用哉胡貊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棄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乎無才天下亦安所患哉

正俗

方遜志

行於一人之身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故風俗之所成至微也其效至著也所係似小也所由甚大也不可忽也昔者楚靈王好細腰舉國之人皆約食束脅引而後能起憑而後能立伊川之民被髮而祭智者知其變而為夷風俗之端可不深察哉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其先之所尚傳之數十世而不變守之至於國亡而後已其俗素已定也故商之不能為忠猶周之不能為質也周公豈不知文之不若質哉

論諫錄

下

百廿一

至於商之末質漸散而繁文興矣周公知其其可及也故因而文之恐其趨於浮薄也為之禮以節之作之樂以和之惟其如此故能至於七百餘年然其後亦已不勝其弊矣戰國之世游說之士僉聚蚊合以誦言邪說唱諸侯傾動天下誠二代之所未有也由是生民日流於變詐豈非文勝之弊哉及秦懲其病遂坑殺儒生舉先聖賢之遺文條法一火而盡燔之曾不師古而任其深刻巧苛之律不旋踵而遂亡其所尚非道故也漢興務以寬大更之法疎禁閤四百年之基用此以立然其時朝無人不知以禮義

為俗其所因仍大半皆秦制也烏望其如三代哉至於近世惟宋之俗為近古尊尚儒術以禮義漸漬其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官顧養廉恥雖云綱紀未備其所崇尚遠非秦漢以下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嫡后少主既已就虜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為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且夫秦皇帝之死未久而其黔首相與奮挺而呼籲食其肉漢唐之衰皆過於其

論諫錄

下

百廿二

篡弑之臣而奪之而宋乃獨若此者何也秦秦禮義漢唐不知以禮義為俗而宋風俗淳美故也假使宋無夷狄之禍尊其前世之俗國安遽亡哉以是知風俗之至急也宋亡元主中國者八十餘年中國之民言語服食器用禮文不化而為夷者鮮矣其初尚得一二賢者教之參用宋法而亦頗以寬大為政故民亦安之然而莽戾貪鄙用其族類以處要職黷貨紊法終以此亂其俗大壞以至於今譬之弊鐘漏鏡非重鼓而鑄之其音不可得而調也夫破因亂國之俗而致治雖聖人不能也勢不可也俗之既壞則

日甚而歲滋耳無以匡持之豈遂止哉今北方之民父子兄弟同室而寢汗穢褻狎殆無人理孟飯設匕咄爾而呼其翁對坐于地而食之為學之者其頑不知教其於大倫特棄若此甚非國家之便也上下有則乃所以導民故古者士民不非其大夫今小民得以執郡縣之短長搥鼓而訴之闕下弟子或訟其師子姪或證諸父禮義不立昌所不至哉法令非不明也有司按四方之罪非少怠也而犯者不為其止黠胥巨吏開口肆然徵取於人而不問之則曰行且輸作不取何以為資哉或曰身死而妻子何所

論諫錄

下

百廿三

仰食姑取之以自給耳其設心自以為明達見執貧守法者眾且羣指而笑之而其人亦不幸卒無故以死於是益堅貪者之心小民轉之窮苦割膚剝骨需產賃室以奉其無厭之欲非特為此也國之大柄可以貧富者惟寶鈔為然無賴之民聚徒勒板而偽之御史中使國之廉察天下者安知詐男子假其衣冠符印乘傳而橫行夫偽鈔偽官之律至重也而若不愛其死而冒之者豈誠不愛也哉彼見死者之多而死不畏也且人雖至愚奚不畏死彼誠見生之不足樂也知生之足樂則安肯言死哉頃者富民

受挫辱於官府或褫其衣而跼或庭投而詬罵其心大恥掩面而不欲見人家中弔者填其戶殺羊為酒而後除之其人亦終身以為病況犯有名之律至於死地哉今人則俱不顧矣鞭一百杖而出於外揭其瘡以示人笑謔而道之人亦不以為怪一百之刑曾不直舊時之詬罵刑愈多而人愈不知恥則刑之不足化民亦明矣故欲民之重死而難犯法莫如省無用之刑而以禮義教之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體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散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

論諫錄

下

百廿四

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為忍犯之哉俗之不美至此甚矣少進而不變法令將不足禁之不可不深計也三代之變俗各視前代而變之元之俗貪鄙暴戾故今宜用禮義為質而行周之制今周之制亦有行者矣學校非不立也鄉飲之禮非不脩也然而俗尚未善者未嘗灼然示之以所尚也夫示之以禮義者朝廷之上皆不言他而以禮義御史出行郡縣不以擯擊人責之而責之以禮義化民之事守令者考覈之等不以興利增戶求之而求之以刑罪息學校興歲舉其孝弟忠信之民而尊

異之使小民皆知朝廷之意在乎成俗而不求利在乎德而不任刑則信讓立而廉恥興廉恥興而民重其死然後取先王防範天下至於七百年之法舉而盡行之三代之俗必復見而成康之治不難致矣世嘗謂古與今不同俗豈其然哉今也民啜菽飲水與三代之民同養老育幼與三代之民同獨人君不可行三代之政乎用元之法而欲致古之治猶食烏喙而望其引年附獨木而濟大川也

明辯

方遜志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為善言也乎曰其

論諫錄

下

百廿五

謂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為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雷霆霜雪誠施寒暑晝夜之序誠平物之圓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為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物之生者不以生為恩死者不以死為怨以天地無意於生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義誠備五刑五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為公卿為大夫為士為刑為剕為墨為宮為大辟非聖人責且

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為。脩一善行則欣然自喜。必其君之已知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察人視而使之然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為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施於萬物。豈足為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過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操狙詐之道。盱眙焉。瞞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驚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驚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為。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眾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為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喪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為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千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

論諫錄

下

百廿六

憚之有乎。故謂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為隣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矣。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為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為明。而禍天下。故辯之。

論諫錄

下

百廿七

題論諫錄後

鐸既輯吾台先正諸君子言行為尊鄉錄又輯其文與詩  
為別錄既又謂其繁而猶或莫之備也乃與文選黃君世  
顯取其文之有關於治道者為論諫錄蓋古之君子脩德立  
言得以摠發所蘊以告于其君以成其功業於天下者莫  
先於此禹皋之謨伊周之訓皆是物也三代以降不獨君  
鮮以此望其臣而臣之所以告其君者亦異乎是故漢唐  
上下數百載間卓然自立若董仲舒賈誼陸贄者僅僅可  
數惟有宋諸賢一時論諫之風號為極盛以至於我

玩芳

論諫錄後序

一

國初猶有存者觀之吾台一郡而天下可知矣然或者於  
諸君子猶有不盡用之歟夫諛之言不用於文帝而行於  
武宣之後贊之言不用於唐至宋之世乃有舉以告其君  
者然則諸君子之言又烏知其不用於

今日哉噫予小子則何敢知此固諸君子倦倦不盡之忠  
有待於天下後世者也足錄凡在宋者十人在我

朝者六人為文六十六首總之為十卷其出處之槩具見  
於右讀者庶得因言以考行間有得其行而不得其文若  
吳康肅公葉信公者則亦存其人以俟錄既成乃從僉憲

林君一中鏡梓於閩以與天下之士共焉  
成化己亥冬十一月朔晚生黃巖謝鐸謹識

論諫錄後序

二



赤城論諫錄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謝鐸黃孔昭同編鐸字鳴治天順甲申進士官

至禮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諡文肅孔昭字世顯

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工部侍郎諡文毅事迹具明

史本傳二人皆天台人是編哀其鄉先輩奏議自

南宋至明初凡十四人文六十六篇又吳芾葉夢

鼎二人在宋末亦以言事著稱而奏稿不可復得

亦附名於後畧載其出處行事以存其人焉

# 大儒大奏議六卷

〔明〕邵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八年王德明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儒奏議

六卷》提要

## 大儒大奏議序

儒者之學達則行於天下夫天下豈能自行哉致乎君而已矣告君之言固君子所學之蘊而不得不盡心焉者也孔子之告魯君中正弘大孟子之告齊君明快警惕切觀於其言而所以充舜其君者可得而窺矣漢氏而下以天下為志者代有其人然或學而非儒儒而未大故形之章牘不過隨時論事興滯補弊各極其說而全體大用往往缺焉欲望古人致君之功不亦難哉宋程朱三子學紹孔孟為天下大儒平生敷對建請有書有疏

有劄具載文集其原叙體要得孔  
子之純其分別事情得孟子之辨  
蓋於天下綽有餘地雖功業未究  
而人臣告君之法孔孟以後舍是  
將焉取哉昔蘇子瞻表上唐陸宣  
公奏議譬之經效鑒方謂使聖賢  
相契如臣主同時而歸于能自得  
師君子以為有識實嘗以授學者  
而又欲其進於是也故有斯集曰  
大奏議者不盡錄也雖然程朱之  
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堯舜之  
道也身親見之人孰無是心哉實  
與諸生圖所以自為夫固宜自近  
始區區芹曝抑有若蘇氏者在雖

懼備瀆尚願

獻焉

弘治乙丑秋八月既望中憲大夫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勅總理學政無錫邵寶序

大儒大奏議目錄

卷之一

明道先生程純公題

論王霸劄子

上殿劄子

論十事劄子

乞留張載狀

論養賢劄子

請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諫新法疏

再諫新法疏

卷之二

伊川先生程正公題

上仁宗皇帝書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為太中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為太中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卷之三

伊川先生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求昭陵疏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論冬至稱賀劄子

又上太皇太后疏

又上太皇太后疏

論開樂御宴奏狀

卷之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題

壬午應詔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戊申封事

卷之五

晦庵先生

己酉擬上封事

甲寅擬上封事

癸未擬上封事

癸未出使奏劄二

癸未垂拱奏劄三

辛丑延和奏劄一

辛丑延和奏劄二

辛丑延和奏劄七

卷之六

晦庵先生

戊申延和奏劄一

戊申延和奏劄五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行宮便殿奏劄二

乞進德劄子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乞脩三禮劄子

奏採荒事宜狀

乞脩德以弭天變狀

大儒大奏議目錄

大儒大奏議卷之一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霸如砥礪之於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巨也故仲尼之於無道威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氣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

先聖之言察人<sub>事</sub>之理<sub>知</sub>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sub>極</sub>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sub>其</sub>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

大義錄卷二

二

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

後世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難之政所牽制<sub>一作</sub>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惑<sub>一作</sub>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聰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sub>一作</sub>之風未乎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sub>一作</sub>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大義錄卷二

三

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以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識流之長今姑欲循名而遂廢

其實此則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僕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驟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

大率議卷上

四

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存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

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堯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墮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

大率議卷上

五

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必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用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措手不可費度

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魚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

大義議卷一

五

父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便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

之說哉惟申明裁擇

乞留聖裁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一作試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

大義議卷一

七

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況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謹具狀奏聞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



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  
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  
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  
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  
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  
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  
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極致優禮視  
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凡有政治則  
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繼以奏陳而治  
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  
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諮以治道可觀  
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  
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  
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  
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  
於天下矣取進止

論脩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  
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康  
服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

大奏議卷一

九

九

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  
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  
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  
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  
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  
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  
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  
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sup>一作</sup>之士朝廷當  
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闊之宇  
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  
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  
教自小學涵濡應對以往脩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  
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  
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  
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  
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  
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  
其優游往來以終其行其大下率教者所之從後漸自

大奏議卷一

九

九

大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  
于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  
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  
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  
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大學大學又舉而教之其  
學不明行不脩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學師之罪  
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  
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  
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大學者  
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  
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  
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  
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及學衆推之在大學  
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  
無或與其私苟不以實其懷發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  
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

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  
分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  
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  
陰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  
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  
司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  
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  
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  
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脩進中於  
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  
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  
考蔡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  
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  
之大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  
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  
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  
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  
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  
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諫新法疏

臣等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平  
額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  
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  
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  
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睽爭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  
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勝而近日所  
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  
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  
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  
惟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臣敢由柄

再諫新法疏

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謹欲遂行必難  
然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  
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  
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  
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  
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功者未聞轉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  
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為者也况於措  
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  
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  
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  
之風寢衰元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  
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脩察人事  
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

大奏議卷之一

十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二

伊川先生

上仁宗皇帝書

草莽賤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即直諫博采衆議故視益明而聰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聰益塞紀綱廢而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于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嘗害一忠臣戮一正士群臣雖有以言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

大奏議卷之二

桀紂暴亂殘賊忠良然而義士不顧死以盡其節明聖在上其仁如天布衣之士雖非當言責也苟可以裨聖治何忍默然而不言哉今臣竭其愚衷非有斧鉞之虞也所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取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愚而膽不見首竟成徒為此臣之所懼也懷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聖人賢者由之為賢者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而下

而不行其為之屬去之遠甚漢唐小康行之不醇自漢之末及而考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閔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為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竊惟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竭衣食不足春耕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為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此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

責諸路轉運轉運非則出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為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屢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強敵乘隙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為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于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

本奏議卷三

三

本

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為今日之計乎則夫邊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尤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聰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彼庶民者饑寒既切於心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

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屢起僣橫撲滅必多應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釁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為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為如何亦嘗置之慮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雖我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亂不戮一人自古無之非漢唐可比固知趙

本奏議卷三

四

本

氏之祀安於泰山然而損陛下之聖明陷斯民於荼毒深可痛也臣料群臣必未嘗有為陛下陳王道者以陛下聖明豈有言而不行者乎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由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嘗以一嘉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入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為盜賊化則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

非政之罪歟則何其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邪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邪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

太泰錄卷二

五

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

又論以累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

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得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詰謦者以五色之鮮詢聾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

太泰錄卷三

六

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為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為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光祖考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

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庶  
指政治之闕但明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  
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而天顏罄陳所學如  
或有取陛下其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  
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亦不虛受陛下爵  
祿也陛下問群臣群臣必謂寒賤之士未可使近上側  
自臣思之以為不然臣高祖羽太祖朝年六十餘為縣  
令一言遭遇聖祖特加拔擢攀附太宗終於兵部侍郎  
顧遇之厚群臣無比備存家牒不敢繁述臣曾祖希振  
既以父任後祖通復被推恩國家錄先世之勲臣父昀

本奏議卷二

十一

又蒙延賞今為國子博士非有橫草之功食君祿四世  
一百年矣臣料天下受國恩之厚無如臣家者臣自識  
事以來思為國家盡死未得其路爾則臣進見宜無疑  
也或者更為強詞言其不可此乃自負陰私懼防詆訐  
者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勿徇衆言以王道為心以生  
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  
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策隋文笑漢武不  
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  
陛下亦嘗笑之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  
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

勝幸甚陛下特留意焉臣愚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  
臣願昧死頓首謹言

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論濮王典禮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之臣奏章交  
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  
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  
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宗陛下之  
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  
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

本奏議卷二

八

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咸矣陛下  
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  
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  
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  
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  
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  
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  
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  
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陛下有過之地失  
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



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守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

大奉養卷三

九

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次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罕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躋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

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際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其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最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夔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

大奉養卷三

五

以太子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宇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為親舍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群情訥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



心胡為以不止無益之稱使使兆之口指斥謗  
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  
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  
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  
藩陛下既為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  
王豈不側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  
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  
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  
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  
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

大奉議卷三

十一

名光於萬世矣夫茲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辭害義  
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此不無徊徨百計搜索務  
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微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  
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  
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  
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幸陛下察而  
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  
大願

為太中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臣珣言伏觀八月八日詔勅以比年以來水潦為災

月庚寅大雨應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  
當世利病此蓋皇帝陛下承祖宗大業嚴恭天命祇畏  
警懼之深也天下士民欽聞德音苟有知見孰不願披  
忠瀝懇上達天聽臣雖至愚官為省郎職分郡寄敢不  
竭其區區之誠以應明詔惟陛下寬其狂易之誅賜之  
省覽則天下幸甚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  
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  
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眾論求所以當天心致  
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  
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政

大奉議卷三

十二

行德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今  
陛下嗣位之初比年陰沴聖心警懼下明詔以求政之  
闕誠聖明之為也然臣觀近古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  
言亦世有之其如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  
豈復有如商之二宗興王道於既衰者乎臣願陛下因  
此天戒奮興善治思商宗之休實鑒後代之虛飾不獨  
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求保丕基於無窮伏觀詔旨時政  
闕失當世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母有所諱臣  
竊惟今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  
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

之弊而副陛下勤求之意也所謂安危治亂之機臣請條其大端所謂安且治者朝廷有綱紀權持總攝百職廢務天下之治如網之有綱表之有領舉之而有條委而不紊也郡縣之官得人而職脩惠養有道朝廷政化宜達于下也百姓安業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從勞之不怨心附於上固而不可搖也化行政肅無姦宄盜賊之患設有之不足為慮蓋有殲滅之備而無響應之虞也民心和而陰陽順無水旱蟲螟之災雖有之不能為害蓋倉廩實而府庫充官用給於上民食足於下也武備脩而威靈振變夷狄無敢不

大素議卷三

十三

服雖有之不足為憂蓋甲兵利而儲備豐備謀而士素練也此六者所謂安且治者今之事一皆反是朝廷紀綱汗漫離散莫可總攝本原如此治將安出郡縣之官選不以道更易之數雖時謂才者尚莫能稱其職况庸常者乎循常苟安徂以成俗舉世以為當然政治廢亂生民困苦朝廷雖有惠澤孰能宣布以達于下所與共理者如此天下斯可知矣百姓窮蹙日以加甚而重斂繁賦消削之不息天下戶口雖衆而自足者蓋寡司牧者治其事爾非有師保左右之也其善惡勤惰趨利避害或昧而反之一從其自然而困之陷之之道又非

一塗人用無聊苟度歲月驅之於治則難裕率之於亂則易搖民惟邦本本根如是邦國柰何民無生業則慮生不漸善教思利而志動乘間隙則萌姦宄逼蹙殍則為盜賊今茲幸無大故尚爾苟安設或遇大饑饉有大勞役茲推一呼所在必應以今無事之時尚恐力不能制况勞擾多事之際乎天下安危實繫於此保民之道以食為本今自京師至于天下計平時之用率無蓄者百無二三因衣食者十居六七統而較之天下虛竭可知矣豐年樂歲饑寒見於道路一穀不稔便致流

大素議卷三

十四

轉卒有方數千里連數年之水旱不知何以持之姦盜蜂起於內夷狄乘隙於外雖欲為之末如何矣戎狄強盛古未有此歲輸金帛以脩好而好不可恃窮天下之力以養兵而兵不足用尚幸二虜無謀厭小欲而忘大利故我得以紓朝夕之急若其連衡而來則必興數十萬之衆宿於邊境饋餉不繼財用不充將何以濟乎驕情之兵縱無奔潰之患曠日持久終有窮極之虞又况征斂興發而民人轉亡饑饉愁怨而姦雄競起事至於此興衰可知以此觀之天下之勢安乎危乎凡此數端皆有危亡之虞而未至於危者不識朝廷制置能使之

然則亦天幸而偶然邪幸然之事其可常乎  
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於今歷時既已久言者既已  
多朝廷遂以為果不足憂也可以當然姑維持之而已  
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為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  
於是乎今天下尚無事朝廷宜急思所以救時之道不  
然臣恐因循歲月前之所陳者一事至則為多晚矣中  
人之家有百金之產子孫保守不敢不念陛下承祖宗  
大業可不懼乎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  
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脩武備也明教化也  
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為所先者有三焉

大業議卷二 十五

請為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  
嘉謬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  
非責任宰相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  
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  
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本君志立而天下治  
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  
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  
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謂也夫以一夫之身  
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  
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

以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  
為或惑於眾論之多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  
臣觀朝廷每有善政鮮克堅守或行之而天下不從請  
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  
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  
丁寧然而當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為自後所舉果  
得其人乎曾少異於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  
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有應詔  
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邪苟誠無之朝廷負生  
民不已甚乎且以為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

大業議卷二 十六

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柰天下不從何如此則是政  
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  
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強大諸侯踴躍應命亦將  
震懼莫敢違也況州郡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為  
先如臣前所陳法先王之治稽經典之訓篤信而力行  
之救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為生民長久治安之計勿以  
變舊為難勿以眾口為惑則三代之治可望於今日也  
若曰人君所為不可以易易而或失其害則大臣以為  
不然稽古而行非為易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法  
先王稽古而將大有為而致敗亂者乎惟動不師古苟

少讓辭卒至危亡者則多矣事機昭然無可疑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責任者夫以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羹惟益梅其相須倚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

太泰議卷二

十一

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功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

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若舉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且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曰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難知之惟難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臣以為知人誠難亦繁取之道如何爾臯陶為舜謨曰在知人禹吁而難之及其陳九德載采采則曰底可

太泰議卷二

十二

績蓋詢行考實人焉度哉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廷節見於事為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反致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為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迹其由蓋取之不以其道也大率以言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害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揚明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卑夔伊周之比亦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願陛下如前所陳既堅求治之志則以責任宰輔為先

待之盡其禮任之盡其誠責之盡其職不患其不為患其不能為不患其不能為患其不得為蓋不為者可責之必為不能者可勉求而能惟不得為則已矣所謂不得為者君臣之志不通懷顧慮而不肯自盡此由失待任之道也今執政大臣皆先朝之選天下重望在陛下責任之而已臣願陛下召廷宰執從容訪問今天下之事為安為危為治為亂當維持以度歲月乎當有為以救其弊乎如曰當為則願示之以必為之勢詢之以所為之政審慮之力行之時不可失事不可緩也如曰非不為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

大宋議卷三

十九

廷之上豈無英豪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觀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病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為之而已如曰無妄為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思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漸奪大十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為治矣史冊書之可為明鑒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願陛下不以臣之疎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所謂求賢者夫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

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非正者撻伐不登於用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乎自昔邦家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爾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爾求不以道則得其賢問或得其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虞賢俊之棄遺于下也果天下無遺賢邪抑雖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為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自治而不乏邪臣以為治天下今日之弊

大宋議卷三

二十

蓋由此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興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為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所稱之君有不以求賢為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臣以為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

果此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澤之所止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為任己可也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為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

本奏議卷三

三十一

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繁上之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

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檢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據小差衆議訾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為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效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選擇期於得人爾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為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為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願陛下不以臣之踈賤而易其言則天下幸甚臣前所陳三者治天下之本也臣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遠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可以為陛下陳之願三者不先徒虛言爾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願陛下以社稷為心以生民為念鑒苟安之弊思求世之策賜之省覽察其深誠萬一有毫髮

本奏議卷三

三十一

之補於聖朝臣雖被妄言之誅無所悔恨昔賈誼為漢文言治亂漢文不能用百世之下為譏病願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狂瞽之言惟聖明裁恕于冒宸嚴臣無任兢皇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為太中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月日具位臣程珦皇恐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孝莫大於安親忠莫先於愛主人倫之本無越於斯人無知愚靡不知忠孝之為美也然而不得其道則反害之故自古為君者莫不欲孝其親而多獲不孝之譏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負不忠之罪何則有其心行

大宋議卷三

十三

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德承洪業以大孝奉先帝聖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踈賤復敢區區冒萬死以進其說者願陛下以至孝之心盡至孝之道鑑歷古之失為先帝深慮則天下臣子之心無不慰安所謂歷古之失臣觀秦漢而下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永慮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策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徇已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東陵暗於大體奢侈過

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亦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他眾議難違人情所迫爾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可以見明君賢臣所慮深遠古人有言曰死者無終極國家有廢興自昔人臣當大事之際及以興廢之言為忌諱莫敢議及如此苟循人情辜負往者不忠

大宋議卷三

十四

之大者也臣竊慮陛下追念先帝聖情罔極必欲崇厚陵寢以盡孝心臣愚以為違先帝之儉德損陛下之孝道無益於實有累於後非所宜也伏願損抑至備深為永慮承奉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模盡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須皆以瓦木為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塋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是則陛下之孝顯於無窮陛下之明高於曠古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為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為不然天下既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唐無有完者雖昭陵不犯陵



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  
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欲  
厚其親而臣反欲薄於其君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  
此者也遺簪墮履尚當保而藏之不敢不恭況於園陵  
得不窮深極遠以慮之乎陛下嗣位之初群臣畏威臣  
苟不言必慮無敢言者陛下以臣言為妄而罪之則臣  
死且不悔以臣言為是而從之則可以為先帝之福大  
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示萬世之法斯補豈不厚哉臣  
哀誠內激言意狂率願陛下詳覽而深察之天下不勝  
大願臣無任踰越狂狷恐懼之極臣等頓首謹言

大儒大奏議卷之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三

伊川先生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勅以禁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  
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又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閑  
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怖恐懼  
脩省之意草萊之人尚思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又  
忝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  
前史所載堯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  
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  
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豈非政之所致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  
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以作  
而順天在陛下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  
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布新臣願  
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  
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  
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何嘗不遇  
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  
而不足以自辨也視是而為非以邪而為正敗亡至而



集天亦不能或豈其惡存而好亡懼治而喜亂哉所  
惑而不能辨爾臣以為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  
肯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  
後質之人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矧所以應天  
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肯己之存心者人  
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  
之心視之如傷動不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  
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恃所據  
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條綱為可喜以富國家  
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

大義講卷三

二

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  
適足以致負一作敗風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  
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其心有迫於是者乎  
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一作察也所謂考己之  
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  
正而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一作志者察其非為  
致焉懼或失也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  
偏信而害明謂彼所言者吾之所大欲也悅而  
而惑之至於甚惡而不察愆欺而不悟推是而  
以為焉矣願陛下考己之任人有迫於是者

天之所成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  
有所偏主好惡取舍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  
賢之者衆矣進之於朝亦多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  
合而去之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  
議論無遺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  
天下之公乎一己之私乎自論議無違之後逆耳拂心  
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  
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無失  
然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臣暮隙則有一作無窮之罪  
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

大義講卷三

三

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  
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  
歡悅乎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  
之乎為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  
爾苟有不察則天下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  
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  
為憂而至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  
多矣願陛下平日自處以天下為如何聖心所自知  
也苟有憂懼之心常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

通惟恐不聞天下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為已安且治所仕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於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為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而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又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

大宋集卷三

四

日利害之問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莫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下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之異二王以為懼而脩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之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則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復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疆天下

上

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論永昭陵疏

臣弼伏觀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聞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勝大願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壤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

大宋集卷三

五

喪臣始則不知其詳後則無以為計士民之間有知之者無不痛心飲恨況老臣之心乎況陛下之心乎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議者竊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爾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合葬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禮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於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法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與親之禮而後日之聖訓於聖心勿循浮議奉太皇太后神祇昭陵之禮而後日之聖訓於聖心勿循浮議奉

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水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既合禮典又順人情雖無知之人必不敢以為非是但恐有以陰陽拘忌之說上惑聖聰者在陛下容斷不難辨也不遵聖訓不度事宜而規規於拘忌者為賢乎為愚乎且陰陽之說設為可信吉凶之應貴賤當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婦莫不同穴未聞以為忌也獨國家忌之有何義理唐中宗庸昏之主尚能守禮法盡孝心責嚴孝思愚惑之論卒附乾陵其後高宗子孫歷世延求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將八十復何求哉

太奏議卷三

七

哉所保者名節而已肯以不是事勸陛下取譏於後世乎復恐陛下謂臣心雖忠切而識慮愚暗不能曉達事理臣誠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經典之訓遵藝祖之規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於太皇太后極崇奉之意豈獨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試以臣之所陳訪於群臣必無以為非者若以臣言為非則是使仁宗遺骨聖體碎於巨石之下而不恤乃為是也凡有血氣之類孰肯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至宰相聲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於始已為大罪今遇可為之時若更惜情願已不能極言天地神

靈必加誅殛死何面目見仁宗於地下且陛下不知則已今既聞之在常人之情無可忍而不為之理況陛下至仁大孝乎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則天下不勝大願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聖聖之

太奏議卷三

七

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

亦未敢便乞類出但時見講官又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

大奉議卷三

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在軍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

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尚非知道畏義培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比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勤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

大奉議卷三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置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其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疎畧如此欲乞未御經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

太皇太后

十一

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不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而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

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

太皇太后

十一

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上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

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  
可以借勸誦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  
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  
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  
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  
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  
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  
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  
與周公輔養成王之追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勿且  
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

太妻議卷三

十三

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  
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貼使益耳充牣  
父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  
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  
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  
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  
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  
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  
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  
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

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  
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  
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  
君開邪拂遠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  
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  
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  
夫家子弟亦不肯便經時累月不親儒學初秋漸涼臣  
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  
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  
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

太妻議卷三

十三

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待  
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  
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  
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  
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  
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  
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  
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者承不得暫  
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  
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

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  
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  
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疑  
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  
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  
上欲游其志得手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  
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  
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人侍崇政殿  
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  
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

太學議卷三

十五

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  
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  
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  
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  
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  
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  
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  
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  
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  
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

人亦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  
心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  
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  
幣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怨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  
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  
戒潛思存誠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  
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  
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  
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

太學議卷三

十五

之大人主之重要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  
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  
知朝廷以為重聖示以為開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  
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  
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  
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親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  
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  
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



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然  
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  
誅死臣愚不任懇惓惶懼待罪之至

論冬至稱賀劄子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為節序變遷時思  
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  
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  
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  
止

貼黃

本奏議卷三

十六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  
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益前  
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  
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  
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  
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  
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  
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

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  
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  
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  
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  
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  
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  
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  
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  
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自聽政罷  
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

本奏議卷三

十七

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  
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  
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  
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  
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  
再言此事者蓋輔導之間有常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  
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  
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為  
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  
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



後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  
慈采納天下幸甚

又上太皇太后書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  
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  
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  
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  
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於臨之言在臣自可  
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為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  
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

本義錄卷一

十一

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  
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  
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  
之論易入道之義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  
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  
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為心致  
孜孜求治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  
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為簡策所無  
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  
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

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前  
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  
道為迂以稽古為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  
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  
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為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  
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為愛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  
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眾  
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  
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  
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

本義錄卷一

十一

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  
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  
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  
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嫌於明肅  
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家義豈獨子孫當以  
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  
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  
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  
置崇政諒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  
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設官也

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  
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  
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  
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  
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  
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  
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  
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  
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  
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

未嘗議卷三

十一

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  
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  
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  
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  
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  
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  
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  
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  
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群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  
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

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  
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  
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間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  
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  
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  
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執聖賢之事  
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  
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  
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  
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  
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  
避也萬一以臣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  
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  
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  
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  
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  
懼待罪之至

未嘗議卷三

十一

論開樂御宴奏狀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  
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



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  
府幾三十年不遜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  
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  
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群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  
深慈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  
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廷登  
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貢  
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  
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  
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

奏議卷四

十一

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  
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  
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涸聖聽至若陰拱默  
然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  
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自貽哲命孟子之言  
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  
之漸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  
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  
傳誦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  
嚮慕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

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黜恥未除戎  
虜之姦譖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  
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何如哉然則今日之事  
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  
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陛下者我宋之盛主而  
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焉則祖宗之遺  
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臣愚死  
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  
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  
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

奏議卷四

十一

意也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  
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  
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  
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  
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  
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統德之初親  
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  
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  
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

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矣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及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哉易所謂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始終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順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武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前

奏議卷四

四

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與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成而或得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訪其衷則我之所大款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

奏議卷四

五

憚而不為哉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夫復讎討賊自強為善之說見於經者不啻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請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延宕之可已則人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滿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

奏議卷四

本

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與明矣若曰以虛禮賙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

忌憚耳觀其不來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損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後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是則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蟻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驕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

奏議卷四

七

我以假汲汲欲和而智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十四年虜人專恃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知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解嚴未幾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為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已歲及擄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異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矣若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可以



使彼仇讐之虜得以制其子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遽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讐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不肖竊為陛下羞之夫

奏議卷四

八

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中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途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榮感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

可追也願陛下時咨大臣總攬群策鑒失之由而正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遣還使人苟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專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禦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

奏議卷四

九

和諸地苟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臣則以為繫守令之賢不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若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之利為民之休其害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

臣以為以正朝廷為先。若則其患可不日而自去。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通必棄。毋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為是稽。則朝廷

奏議卷四

廿

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所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黜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人何足以勞聖慮哉。苟非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靡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所以寬賦優備賑濟。禁流捕。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

臣竊以為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辭言者之眾。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

奏議卷四

十一

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效。則亦終於困憊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又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威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臣愚竊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失而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啟聖心。使盛德大業始終純全。無可非聞。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中興也。是實於此三術。而優省而亟圖之。以順天



人言以陛下之聖明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  
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弗親志  
臣竊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臨  
御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事變  
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冬夏之  
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於  
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履脫萬乘而不以為難者由  
是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  
學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讐啓土以增光

奏議奉  
十二

祖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  
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謀燕翼之聖  
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  
偶然之跡一二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  
以事物有形之粗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  
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  
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  
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舜不以為嫌  
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虞書孔子錄之  
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

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其所貴而恣更置之  
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  
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無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  
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  
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致於已試不流戍兵直  
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  
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  
測傳聞凶訕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  
然是一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係呼繁俯仰之間未足  
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

奏議奉  
十三

學頃感冒昧群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  
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  
氣益衰精神益耗屏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  
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汗疎狂妄不識忌  
諱忤犯貴近切劇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  
釋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  
素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内勸農  
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鋪通角借緋臣朱熹謹齋沐奏疏

市向再拜時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觀三月九日陛下  
可議臣之奏中教監司郡守脩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  
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  
值仁聖求言願治不問踈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  
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  
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摘  
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國聽言  
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  
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  
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

奏議卷四

十四

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  
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  
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  
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而後能言也然欲  
知其憔悴困窮之極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  
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  
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  
人民稀少穀賦農傷困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  
之他處或相倍蓰民困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

足於養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  
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  
幸遇豐年則賤糶木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  
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  
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  
奏貽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  
司乞為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  
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  
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  
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接壤江饒等

奏議卷四

十五

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  
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為蠲蠲深加隱恤雖  
復時於其間少有緩舍如以杯水拯一車薪之火恐亦  
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而不  
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  
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  
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  
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  
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  
之一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

入益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懸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賦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三稅之外別作名色乃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八斗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三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移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一切取之於民耳

奏議卷四

七

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處東南恢復之勲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墾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舉皆膏粱駁子所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為能苞苴結託為事物望素輕

既不為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剋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剝削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搜括短小生

奏議卷四

七

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垂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為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營軍虛糜迂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以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者亦皆倚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為誑設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

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  
陛下惟務追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實往往誤加獎寵界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嗾歎以為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

奏議卷四

十一

立勞効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包苴請託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寬闊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心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秩而多與之田因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為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

何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緡數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敷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以寬恤歲課而時藉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數之弊

奏議卷四

十一

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困窮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矣其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矣今請昧死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

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開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客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史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

奏議卷四

十一

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耆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

引誘播弄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播弄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擬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持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

奏議卷四

十一

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耻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惟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間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闇自知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牽留不得祇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至於如此而不能指生出死一為陛下言之是陛

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官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憂思稠疊。有

奏議卷四

廿三

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永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數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充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裴回前却。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

事上聞。而又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為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顧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岩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思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

奏議卷四

廿三

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方有造為飛詔。以中害善。良唱為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以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鑿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虛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為之滌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



覺其可寒心也。臣聞常樂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暇。朕疾不瘳之語。意誠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具。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

一奏議卷四

史記

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其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聰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有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

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而若宮闈之內。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廷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一不出於正。而治道

一奏議卷四

史記

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一以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豈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頃刻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眚。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而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甘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隳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而居九重之邃。而

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  
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駁而其遺風餘烈  
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  
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  
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  
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觀其內  
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  
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懲之家者恐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  
當仕者淵覲說并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

奏議卷四

二十六

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憐憫開譬然臣  
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  
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藩巧於內以蕩上心立  
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共有才無才有罪無罪  
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  
且如向來主管喪事飲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  
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  
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  
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邪刑餘小醜不比人類  
顧乃懷戴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

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  
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  
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  
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  
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  
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  
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  
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  
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

奏議卷四

廿七

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  
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  
亦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  
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  
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  
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  
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  
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  
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  
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



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

奏議卷四

卷四

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寵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

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茲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憐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

奏議卷四

卷四

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詒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訓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

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閑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

奏議卷四

廿一

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貴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

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傳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緘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

奏議卷四

廿一

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綿萬世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佐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真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

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友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悞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

—奏議卷四

世三

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雜議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

用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

—奏議卷四

世三

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

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賊所不法聞者矣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紀綱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賊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

奏議卷四

四

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與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爵闕

梗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捕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紬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群逐隊排連備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

奏議卷四

五

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肺醢以契券為詩文字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幾如崇宣之間所謂元初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

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後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

奏議卷四

七

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其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誠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述遠果州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此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

又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脩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

奏議卷四

七

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與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止其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使使版曹經費

關乏日甚督趣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

奏議卷四

卷八

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

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非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官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勵士卒以疆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及藉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

奏議卷四

卷九

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為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察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強其不能者以徃至也則假塞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兩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徃徃亦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



然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

奏議卷四

十一

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技可使不煩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

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末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

奏議卷四

十一

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歲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歲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但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嚮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萎靡而已凡

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細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諷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志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情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忌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與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顧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

奏議卷四

聖

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倖侍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綏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擬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

奏議卷四

聖



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体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創激靈通虛靜明妙等語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者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關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

奏議卷四

四十五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暇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荒誕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臣實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及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簡

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異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悞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

奏議卷四

四十五

言非臣所為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為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類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遠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興隆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為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土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為國家之計而不

敢自為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適過如  
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  
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  
言竒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  
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二語有感  
而重自悲乎身伏銜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  
之誠敢冒萬死剴瀝肺腑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  
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  
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喜誠惶誠恐昧  
死再拜謹言

奏議卷四

五

大儒大奏議卷之四

大儒大奏議卷之五

臨庵先生

已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嘉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  
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  
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  
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  
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  
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  
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

奏議卷五

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  
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  
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  
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  
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  
我初服雖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  
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  
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

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舉藝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奮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

奏議卷五

二十一

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汚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

苟非講學之功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

奏議卷五

三十一

之得失又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乎上妻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

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

秦議卷五

四

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廢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

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蟻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

秦議卷五

五

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順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儼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

情而狹之度固已使人惻然有不服之心而其  
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  
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  
橫加官當宮府寮屬得褻遷固不問前例之是  
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  
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  
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誚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  
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  
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為王

奏議卷五

六

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  
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  
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  
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識雄  
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  
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論禱得福  
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

之生實受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  
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  
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  
欲辟惡鬼以來貞人亦無所益又況先王制禮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  
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  
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  
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  
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  
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為巫覡妖人

奏議卷五

七

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行則其為禍  
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  
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  
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  
據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  
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  
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  
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  
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

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誦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  
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  
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  
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  
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  
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  
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

奏議卷五

八十一

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  
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  
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  
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  
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  
下也當誦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  
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  
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  
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  
聞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

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索屬具負而無  
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  
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  
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  
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  
垂創之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  
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  
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  
則天下幸甚

奏議卷五

九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  
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  
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為  
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  
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  
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  
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  
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  
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  
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

莫知以為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  
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  
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  
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  
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  
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  
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  
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  
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  
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

奏議卷五

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  
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  
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  
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  
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  
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  
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  
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

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  
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  
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  
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  
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  
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  
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  
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  
宰執臺諫有不得入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  
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

奏議卷五

十一

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  
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  
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  
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  
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  
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  
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  
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  
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



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湏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聞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

奏議卷五

十三

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撫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寅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人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

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按前總目此處當一自備政事以與奏狀一併今缺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偕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

奏議卷五

十三

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未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而肅持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奮銳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盡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迂愚雖欲捐驅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己有不吝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請者不過尋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



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

奏議卷五

十四

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抹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謗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立山諧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殊無少過諧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寢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既有

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闊方問際之將萌群臣不能抹之於早反形跡

奏議卷五

十五

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聰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群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切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幾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廢陛下或急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

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後并陰謀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謀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譴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問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群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四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時大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百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

奏議卷五

十六

邪之人雖復鬱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

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待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無難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慙所激不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熹昧死百拜

癸未垂拱奏劄

奏議卷五

十七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

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

奏議卷五

七

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下牒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慙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問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

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切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然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二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

奏議卷五

九

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為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實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騁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

臣聞之天高地下八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  
之道不出乎剛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  
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  
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  
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  
父子之性者發於至性而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於  
一己之私也恭惟國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  
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言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  
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爲樂一旦舉而付  
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爲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

奏議卷五

五

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  
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分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爲矣間  
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爲邪議以笑惑聖聽至遣朝臣持  
書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竊恨陛下於所不當爲  
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且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  
之言而姑爲此邪抑直知和議之成而爲此邪以爲姑  
爲此也則既爲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  
可以苟爲也且爲而爲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徒  
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爲也以其欲和議之成  
也則議者所謂屈已愛民蓄力禦侮疑敵緩師者爲失

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  
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  
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  
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  
順此理而無所違焉耳今釋怨而講和弗屈已也乃違  
理也已可訕也理而違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  
數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遠而天  
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  
之豈愛之之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  
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爲政以

奏議卷五

五

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順而民無所措其  
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  
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  
吾之君臣上下所爲風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  
因循廢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  
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者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  
名分之素較皆得以歸咎於我蓋不待兩兵相加而吾  
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驟見  
虜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  
講和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

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必加意焉體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

奏議卷五

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後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國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既得則天地之和氣自當所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下擇焉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蓋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燦然復與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既知當為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脩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為計臣獨以為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最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尚壅按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開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佞邪

奏議卷五

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母其未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臣疎遠賤愚震懼天威未敢釐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舉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滿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

奏議卷五

十四

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述前事而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廢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

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瀆發德音布告中外及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庶民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聞陳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

奏議卷五

廿五

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編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蒼百姓無不蒙沐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懼俟罪之至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

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疾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其膺受付託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有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徇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

奏議卷五

其

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親使令之賤無得以干其間者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蔽於其間則其志廓然大公儼然上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不公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

黨反側無間猜嫌固日優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譏惡叢脞眩瞽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親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訢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

奏議卷五

三

憚而不敢肆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常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彀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



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無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據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茹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毒命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漓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廢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群小相長也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慘惻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詞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須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

奏議卷五

其

已而遠屏之以求除後日蔽濫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群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憂君憂國之誠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純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陛下之幸實天下之幸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訾笑以為恠事臣誠

奏議卷五

其

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其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三年有勅重修仍襲先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傾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



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謂固未必皆如讖  
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  
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  
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說  
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  
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  
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  
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  
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  
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  
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群心又以丕  
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大儒大奏議卷之六

晦庵先生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  
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  
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  
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  
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  
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  
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  
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  
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  
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  
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  
論刑者不知此出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  
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  
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  
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

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即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於父子之親若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而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

太秦議事六

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曲直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獄亦不計輒用擬貸之例又詔諸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畧知古先聖王所以教與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邪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常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常立矣然其若是何邪臣誠

太秦議事六

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聞蟻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未絕所謂人欲者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憂勞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父竊廟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

計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  
安之計非不欲愛養士靈之財力而或不免於嘆息愁  
然之聲凡若此類下一而足是以所用雖未至盡非其  
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  
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即至於不定志氣蓋嘗  
小立而即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  
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  
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誠不  
以此為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  
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

大妻議卷六

四

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  
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  
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矧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  
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緣之黨知所懼矣  
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  
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  
置諫員并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  
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惑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  
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  
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並巧

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卿倣使希冀壯圖宜若  
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  
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賑原綱租重禁科  
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  
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起本即是數者  
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  
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  
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  
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  
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邪間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

大妻議卷六

五

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  
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  
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  
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  
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  
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  
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  
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相益四代之禮樂而又中之  
曰故曰聲遠使六鄭聲淫使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  
法之要其所以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  
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  
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  
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  
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  
而不知有所謂實禮之原動則徒以應酬無礙為達而  
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  
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

宋秦議奏

本

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  
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  
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邪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  
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  
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慮其力之過  
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  
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  
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

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  
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  
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  
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  
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  
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  
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  
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  
靈未有依托萬邦黎獻未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所言大意與此畧

宋秦議奏

七

同辭不別白旨不明曾不足以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  
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釋  
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  
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  
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  
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  
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  
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

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  
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立未可  
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  
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夫  
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故天  
變為之見於上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惻憐憫  
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  
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  
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未及號令之  
間不越頃刻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

大奏議卷六

九

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  
盡弭君親之心未體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  
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  
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  
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  
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  
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  
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  
也誠即是心以克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憾

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  
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  
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  
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  
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  
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  
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  
私之奉服食器用之湏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  
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  
乎萬乘之尊事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渚發

大奏議卷六

九

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  
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  
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二日而一至以至乎無一日而  
不一至焉俯伏寢門然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  
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泯  
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  
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占先日與大臣講  
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  
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私情以蔽私  
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待言矣

前不得其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慮  
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  
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  
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愚不識  
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  
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  
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  
誇多以為博顯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

大奏議卷六

十一

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  
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  
之不力者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  
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  
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  
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  
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  
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  
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賢貴賤之殊

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  
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  
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  
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  
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  
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  
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  
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大奏議卷六

十一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  
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  
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  
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然之  
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  
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  
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  
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  
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速成  
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

計總進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歟能深信自得常久  
不厭以異於彼之意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此所謂  
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  
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  
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  
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  
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  
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  
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  
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

太素議卷六

十三

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  
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  
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  
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  
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  
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  
獨布衣常帶之士所當從也蓋帝王之學殆亦無以  
易之時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靡士大夫間聞此等語則

謂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從自  
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  
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  
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  
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  
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  
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  
之勉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  
哉千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太素議卷六

十三

###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竇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  
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  
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  
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  
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蒼之  
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  
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



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資固已不能如堯舜之  
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克己而復禮  
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克舜之  
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  
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  
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  
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  
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  
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

大義錄卷六

十四

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盡用力焉初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  
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廣  
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決洽貫通聰明日間  
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  
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  
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  
本迂庸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石

之峻自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  
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  
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嘉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  
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  
則在陛下萬一莫景迫入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  
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  
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  
聽臣無任惓惓激切之至取進止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大義錄卷六

十五

臣迂愚衰賤無以禱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之近侍  
之列處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哉意者必以其  
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眾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  
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  
采納如增添講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  
臣竊不自知以為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  
負於陛下所以收錄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內朝實  
以從容諷議為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不敢輒同外臣  
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當面奏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  
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



時臣等下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  
省察然但碌碌隨群解繹文義時時陳說一二細微以  
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之意亦豈愚臣  
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  
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  
居處服用且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教僕御恩澤亦  
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盡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  
脩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

太泰議卷下

十

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  
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邪  
抑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私心  
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  
不當興此大役以弗謹告教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  
餓流離貼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  
脩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  
能然則愈切以生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  
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聖皇在殯園山未卜几筵之  
奉不容止他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然在

意言之中養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  
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忽然委而去之以就安  
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扞腕而不平者矣前監未  
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  
永巷園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  
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榮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  
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  
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  
意有未盡也今聞通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  
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遠適舒緩無

太泰議卷下

十

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  
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聞而  
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恃太上皇帝之意  
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  
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  
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  
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  
子之間上慈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  
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永安而四方觀聽亦莫  
不而國亦將何事哉是以生事者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有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事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絲會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入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諫諍者方驟進而忽正使貴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議然亦不為治之體以修序未二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

一其林議奏六

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善於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謂一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自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素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斷孰與壽皇更練孰熟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

言之為大懼也至於嬪宮之下而聽臺史膠固謂言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僭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寧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類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

一太恭議奏六

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威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群下窺觀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仲肩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太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

更使營廟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  
霍然雲消霧散而惟意決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  
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  
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  
貴長久之計其害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  
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  
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  
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  
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  
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

本奏議卷六

二十一

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  
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  
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  
山陵之下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  
名具奏今更不敢煩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  
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次  
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  
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  
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  
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

臣愛君憂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  
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率多  
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一再面奏所  
陳數事有未蒙深察者今因入侍敢復冒昧輒形紙墨  
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  
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又侍清問之燕矣臣無任瞻戀  
懇切皇恐侯罪之至取進止

乞脩三禮劄子

本奏議卷六

二十一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  
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  
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  
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  
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  
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亦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  
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  
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  
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  
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  
為關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

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家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御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稿賞

太奏議卷六

十一

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陳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所以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台明號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饑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親回思去歲南康之歉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嵎縣早及

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損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浙婺州通融撥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饑等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戶乏食而士子官族第三等人戶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貨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賤而以得售為幸與貧則車戶無錢舉貸則上戶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無所售魚鰕螺蚌久已竭澤野萊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齒饑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無人色扶老携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群見之使人酸辛怵怖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克用給歲亦資隣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小積穀者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戶先已匱乏是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歉自五分以下猶

太奏議卷六

十一

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  
活今以虛之郡而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  
下倍之人而戶口甚多所關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  
能補助者臣所見心思兼詢訪士大夫老者既如此  
復約蠲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  
計其歲入六縣為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  
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按劉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  
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  
蕭山相去不遠絕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  
劉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

大奉議奏

二十五

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  
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四十萬計給歲所  
欲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  
日計猶不能及二井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者既信而  
有諸矣又約六縣所蠲放分數以計今歲民間所收不  
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約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  
收止四十萬關之數目如此浩濬則所謂補助無策者  
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  
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  
申刻已無見在又指留五萬貫均給諸州以過其新米

八萬二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總而計之不及  
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  
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  
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  
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  
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  
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  
當為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  
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父母覆載生育  
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揀護之切撥賜之

大奉議奏

三十五

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  
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  
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饑餓顛非  
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  
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  
切言無倫次臣惶恐俟罪之至

乞脩德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下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  
省乞為賑奏早作防備近准省劄已蒙聖慈特所請

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覲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頓效愚忠願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俾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謹告已深今日之災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農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

本奏議卷六

十一

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精神感通轉禍為福其次則唯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而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觸

犯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地分一作

本奏議卷六

十一

大儒大奏議卷之六

書新刊大儒大奏議後

二泉邵先生奉

勅視學江右惓惓焉唯以求真才於  
正學爲已任其所以教誨諸士子  
者悉本程朱而宗孔孟間取二程  
朱子三大儒奏議集其大而要者  
將以爲諸士子經濟之具爰屬學

訓董君遵編而錄之書旣成德明  
廼同二學諭李君相趙君遷本學  
訓盛君杲黃君奉黃君昂輩請刻  
學宮以求其傳而德明寔董其事  
工畢謹識歲月于簡末嗚呼是書  
明體適用之學著矣致君澤民之  
術備矣先生作人之功於斯至矣

諸士子其究心焉

弘治乙丑冬十月戊午南昌府  
學教授慈谿王德明拜手謹



2072178

S  
2121.5  
16a



ZW 21181000514263

大儒奏議六卷

江菴巡撫  
採進本

明邵竇撰竇有左臚已著錄是書取宋二程子及  
朱子奏議彙抄成帙蓋竇督學江西時所刊然三  
子以道學傳不以經濟見也